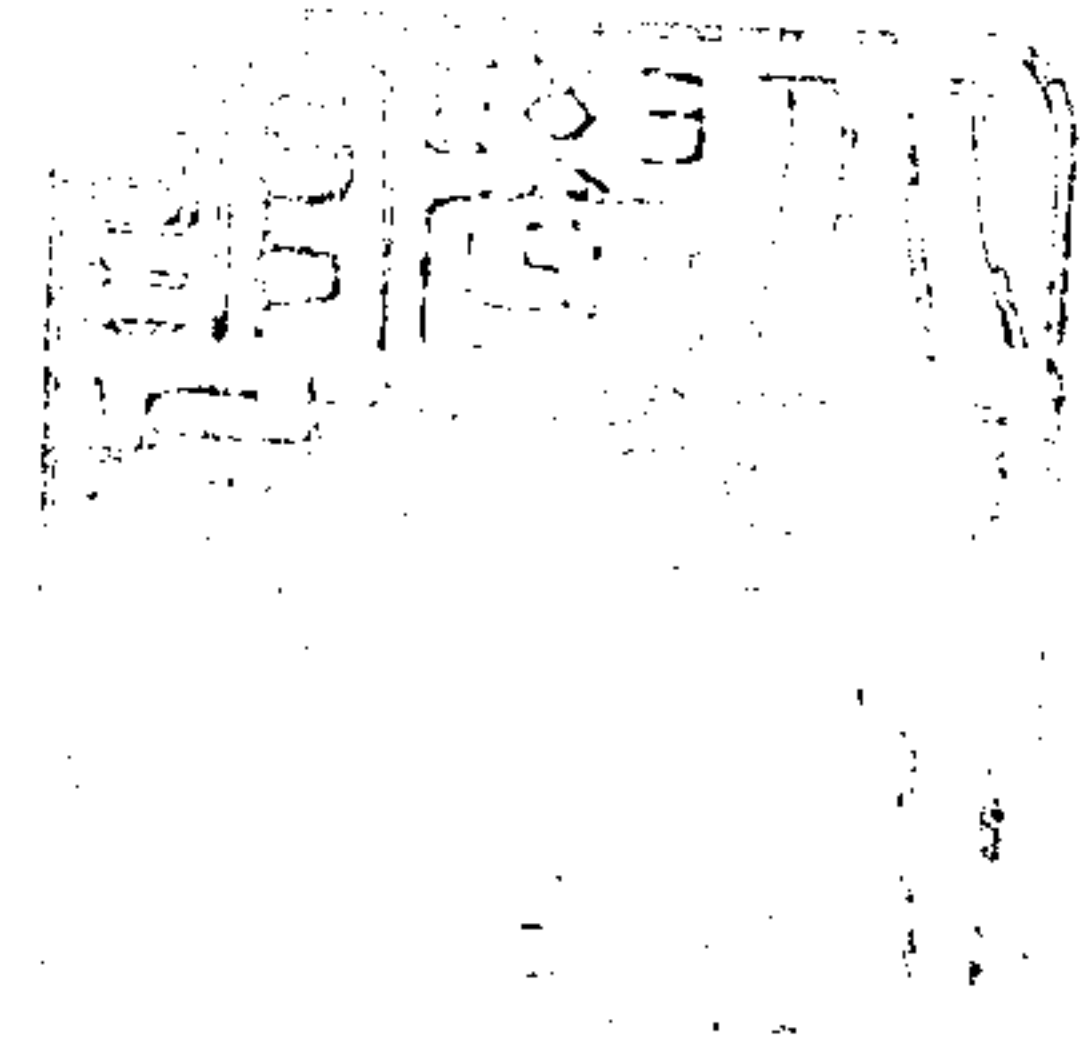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五九・子部・雜家類

- 經史答問四卷〔清〕朱駿聲撰……………一
- 蘿摩亭札記八卷〔清〕喬松年撰……………七七
- 管見舉隅一卷〔清〕王培荀撰……………一八三
- 菘友蛾術編二卷〔清〕王筠撰……………二二一
- 癸巳類稿十五卷〔清〕俞正燮撰……………二五九
- 癸巳存稿十五卷（卷一至卷四）〔清〕俞正燮撰……………六〇七

# 經史問答

光緒甲午  
葉于金陵

經史問答

先君著述數十種說文通訓定聲一書葉行最其  
餘攷訂經史皆以六書母穿精義未葉之稿尚多  
從嘉定錢竹汀宮詹游故往往述其語又與朱先生  
右曾友善先生所著逸周書集訓先君亦與商訂後  
與夥汪先生文臺俞先生正燮程君鴻詔及弟子程  
朝鈺朝儀等質疑問難有經史問一編亂後頗有  
散失今存四卷李君宗熺喜讀先人書屬子蘊貞訪  
求遺稿請次弟葉行嘗謂彰曰先公論方言古音一

經史問答

條如壹戎衣注謂當從康詒作殷衣殷一聲之轉今  
徽州夥縣人語猶如此其說精矣鄙人因推斯悒如  
吾夥謂大風之聲曰喟按即颶字說文颶大風也吾  
夥謂激雨曰雨毛叢按即霽字說文霽小雨也又曰  
雨毛斯按即霽字說文霽小雨財零也讀若斯吾夥  
取新一束曰一蘭柴按即葉字說文葉小束也讀若  
蘭吾夥謂穀廿斤為一弔當即說文杓字禾穗也引  
申為穀數之總名吾夥豬肉店中記帳曰亥幾斤說



文云古文亥與豕同豈非夥諺合于許書乎又曰先  
公論漢書三劉刊誤朱子文辯正淺陋當削去如劉  
攽謂常當作嘗宋祁謂已當作以不知常嘗段借字  
已古字以乃俗字故所評多妄鄙人亦推斯指如項  
羽傳馬童面之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按如此說  
則面之二字亦贅豕謂面段借為面少儀尊壺者面  
其鼻說文作面段氏玉裁云訓鄉亦訓背如廢置祖  
存苦快之例離騷面規矩而改錯王逸曰面背也賈  
誼弔屈原文面蟻獮以隱處應劭曰面背也因知從  
背訓為長攽說亦非劉向傳為其人微象宋祁曰微  
作微按即黥布傳使人微驗之微說文微訓隱行隱  
隱先見其象于文甚順或借為賤亦通何必改為微  
字惜不及見先公一質證之未知然否彰曰君說皆  
是也他日刻就斯編於坊君語當亦先君所許未稭  
月稔成而君父子先後謝世善彼蒼之難問惜善人  
之云亡於乎傷矣光緒甲午夏五男孔彰謹識

經史答問敘

二

經史答問卷一

元和朱駿聲筆記

問詩不屬於毛毛古人皆以髮言於誼不順曰愚嘗  
疑表字之誤表篆作表

問孟子闢然媚於世闢然果取寺人閉藏之誼乎曰  
闢然媚態也此單詞形況字猶媯然耳

問五禮通考以小雅于彼牧矣證鄉遂之不出車其  
說是歟曰非也詩次章即有于彼郊矣之文皆泛

言之且即牧字亦何不可解為牧田牧田正在遠  
郊之內矣況就其說祇足證鄉之不出車而適以  
見遂之出車也

經史答問

一

卷一

問孟子朱注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何解曰此殆  
因周禮遂士有掌四郊之文而誤

問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上言六服羣辟此言五服且  
與周禮大行人不合何歟曰周官偽書不足據然

愚恰有一說唐虞以四方分諸侯每年一方來朝  
至第五年巡守夏殷以五部分諸侯每年一部來

至第五年巡守夏殷以五部分諸侯每年一部來



朝至第六年巡守周以六服分諸侯每年一服來朝至第十二年要服不朝而天子巡守則當卽於方岳朝之所以恤遠人也不言六服一朝者以十一年中五服皆再朝惟要服止一朝耳不然要服於第十二年朝第十三年又朝於方岳連歲道勤非懷柔之義矣

問田有九等何謂也曰禹貢之九等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此以彼州比此

經史答問

二

卷一

州其大較相差如是周禮之九等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左傳之九等衍沃隰皋原防偃豬疆濼滄鹵京陵藪澤山林也

問孟長卿六日七分之說鄭取以解七日來復立論甚巧然歟非歟曰其實非也凡物之以成數舉者或所少無幾或所餘無幾如詩三百十一篇可云三百而不可云四百說文一萬五百餘文可云萬字不可云二萬也今每日作爲一百分之八十

分而六日之外所餘祇一百分之七分只可當六日何得爲七日夫孟喜卦絜一日八十分是一周七十二候爲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分此數本屬憑虛立說且凡渾言分數而不言母數則必爲十分中之幾分今屬於六日之下而曰七分卻是四百八十分又餘七分衡以每日之數乃八十分又餘七分而直以六日統之文義未貫如其言當云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耳然則六日之六與七分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之七兩數全不相涉既無母數卽云七十分七分七分亦無不可安得取孟氏約分之數以七分數大可當一日據以解復卦耶若以古法之日周一萬分言之則六日七分猶云六日又八百七十五分以今法之日周一千四百四十分言之則六日七分猶云六日一時零六分大抵不及每日十分之一也

問朱子注詩以下文無正意者爲比下文有正意者



為興然歟曰愚謂詩言鳥獸草木大半記時有與正意關合者亦不必關合者興多而此少

問先生以八佾篇關雎為合樂之詩所謂關雎之亂前人有是說歟曰此駢枝之說余以為巧切而取之然夫子論詩於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猶季札觀樂於周頌曰樂而不荒哀而不愁太平之頌二南之成也

問全胥房胥之名左胖右肱之別其詳可得聞歟曰

經史答問

四

卷一

凡牲先解七體脊一脅二肱二股二所謂全胥也次解二十一體脰脊中 正脊前 橫脊後 為三長脅中 代脅前 短脅後 左右為六臂中 肩 上 膈下 左右肱為六肱中 髀上 髀下 左右股為六所謂房胥也七體乾之為腊或用於俎乃折為二十一體其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膾即 髀之下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般不在正體之數膾惟耐祭主婦以下俎用之般惟主婦俎佐食俎用之周制牲體貴

右吉禮皆用右胖凶禮皆用左胖凡左右皆用謂之合升有用十一體者脊三脅三肩臂膈肱也少 有用九體者去正脊長脅也 有用七體者又去橫脊短脅也 有用五體者正脊橫脊長脅短脅臂也有用三體者脊脅之外或肩或臂或膈或肱或髀也 肱不用惟祝俎用之以近竅而賤也 有用一體者或脅或髀也惟四蹄不用

問士虞禮祝俎髀脰脊脅是有用四體者歟曰愚以

經史答問

五

卷一

為脰字乃短之論後脅謂之短脅則後脊亦可謂之短脊大約牲體皆用奇數即以祝俎言之少牢之橫脊短脅髀也 特牲之脰脊脇髀也則此實與少牢同耳惟羊或用四體少牢左肩左肱前脊前脅是也至鄉射禮記有釋獲者之俎折脊脅似二體而不言何脊何脅則亦難以臆斷 問周語纂修其德下即云脩其訓典連用二脩字似復曰愚以為纂脩乃循字之誤耳



問周語農祥晨正房星名農祥未見他處曰據說文農房星也或作晨又晨早昧爽也則農祥當作晨祥晨正當作晨正因房星爲民田時卽作農祥亦通

問左傳昭公二十年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書無此文何歟曰此苑何忌之言猶云在康誥所言父子兄弟之罰未嘗相及曰字不宜讀斷非約引尙書文也

經史答問

六

卷一

問毛詩稽古編引下泉序伯字竟作霸是歟曰非也明王謂周京賢伯謂郇伯州伯之伯非桓文之霸也下泉思霸之說未見詩詞中

問經多用他日字皆後日歟曰左傳他日請念後此之時也採樵者異於他日前此之時也有二義

問陳啟源譏漢唐宋諸儒解詩先祖匪人爲詈詞然歟曰愚謂匪人者猶言人則不能教子先祖是神靈當可相救何忍而不救乎然究以王肅缺一祭

之解爲正

問六笙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似與篇名無涉曰陔疑古作誠有戒義然六詩序皆就篇名取義不能無傳會之疑

問鄭氏箋詩似遜三禮曰鄭箋有斷難從者如亦既覲止之爲媾精言從之邁爲自殺永矢弗諼爲誓不忘君之惡有害於義

問陳啟源以彤弓之受言藏之爲藏於家然歟曰當從鄭箋出藏之反入爲允

問陳啟源辨美孟庸之非鄘國姓矣然其言鄘女不應見鄘風如衛言庶姜鄭言孟姜不及姬陳言淑姬齊姜宋子不及媯然歟曰鄘國豈無異姓之世臣

問射之正卽擊鳴征鳥厲疾之征也曰此從鵠字例推其實非也正是本字象方形故文反正爲乏乏見儀禮唱獲者所以避矢

經史答問

七

卷一



問左傳季蘭尸之杜注然否曰蘭當是季女之姓召南大夫妻也後世漢蘭廣晉蘭維梁蘭欽或其父族之苗裔但他無證據與桑中之孟庸同

問毛詩稽古編典核可傳歟曰是書卓然可傳惟信偽古文尙書與信夫子刪詩三千爲三百又信西方之教此三蔽也

問詩補亡始於東廣微歟曰夏侯湛已曾饌六笙詩其後唐皮日休又有補九夏歌

經史答問

入

卷一

問毛西河以孔子稱文王無憂證詩之其德靡悔然歟曰實無當於詩旨

問詩稱褒姒曰懿曰哲何歟曰齊子愷弟風亦以稱文姜華服飾醜女愈形其惡也

問書詩文武連言不配以王不近於不敬歟曰文武二字古人頌揚常語非斥言文王武王也顧命文武大訓康王之誥惟周文武昔君文武洛誥揚文武烈文武勤教誕保文武受民誕保文武受命文武

侯之命不顯文武肇刑文武皆言文德武功至偽古文如君牙伯冏所稱則乖於義矣卽詩文武維翰謂文王文武是憲謂申伯文武吉甫謂吉甫文武惟后謂文王文武受命謂召公皆非斥言先王也惟魯頌至於文武以稱先王魯爲侯國且春秋時年世已遠左傳文武成康之稱不一而足則後人省文無足怪耳

經史答問

九

卷一

問成康二字亦常語歟曰然詩不顯成康自彼成康皆言武王也猶成王亦常稱書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顯詩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俱非王誦

問稽古編解大明保右命爾句以爲得之然歟曰鄭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謂台位三五也命之爾爲句爾蓋指太似亦推本言之陳君以命之爲句非

問朱子以旱麓爲文王詩豈以遐不作人一語與棫



樸同歟曰當是如此然旱麓併無太王王季一字而序云云益知其必有師承未可輕議也

問毛公分章謂之故言當從歟曰如太任有身二句文王嘉止二句屬下非

問詩無然泄泄是忘緩之意歟曰非也泄讀爲噍說文云多言兒爾雅制法則也是謂紛更也孟子曰猶沓沓也

問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齊人果乞人數曰禮記正

經史答問

十

卷一

義士有一妻二妾北齊元孝友傳古者士一妻一妾然則齊人必能求富貴利達一旦失勢爲正人君子所不齒者

問論語犁牛犁訓雜文是歟曰此讀犁爲黧黧黑黃雜色也按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春秋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趙策秦以牛田則牛耕之教不始於漢趙過也犁與耕同訓

問蔽冕之蔽是蔽膝歟曰蔽膝之蔽从韋友聲古作

市从巾一指事黼黻从帛繡於裳如兩弓相背形蓋以衣裳統冕左傳以黻冕命士會是也

問太宰如周禮之冢宰歟曰春秋時周魯鄭宋楚陳吳皆有之惟陳吳宋爲卿他皆大夫

問論語駢邑三百何謂三百曰以四井爲邑計之則其地方三十四里有奇爲田一百八萬畝以一乘名邑計之則其地方一百七十三里有奇爲田百七十億畝均未免太多左傳晏子曰惟卿備百邑

經史答問

十一

卷一

伯氏何人而三卿之邑乎孔注食邑三百家此明言邑不同於左傳所云歸我衛貢五百家之言家也與原思粟九百皆當闕疑若伯氏齊大夫名偃見皇疏駢邑邾邑也見左莊元傳又應劭說奪邑當是管仲執政行罰之人事人也上疑脫一字

問劉履恂秋槎日記云匏瓜有甘有苦苦者不可食惟繫以渡水夫子言己將用世非若匏瓜之不能爲人食義似明暢曰究與下文焉能字神理隔礙



當從星名解為是

問詩以先啟行即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之啟歟曰先啟猶左傳之先驅也傳啟與肱對則左翼也

問吳有西吳北吳之分何謂也曰吳即虞也周章之

弟虞仲封於河北為北吳又吳王封虞仲之庶孫

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皆虞也周禮雍州嶽山注

吳嶽雍地近西戎齊語西服流沙西吳注雍州地

趙策黑齒雕題鯁冠秣縫大吳之國也然則句吳

經史答問

主

卷一

為東吳雍州為西吳皆非虞之為西吳北吳

問春秋繁露云儻溢員儻溢方儻溢精儻溢衡何謂

溢曰溢即八佾六佾之佾雙聲段借字也漢書郊

祀歌亦作溢

問射不主皮主皮即貫革歟曰非也考工記往體寡

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甲革樞質左傳養由

基射七札是也此軍中之射所謂貫革周禮鄉大

夫用鄉射之禮詢眾庶眾庶卑無侯且兼較力張

獸皮而射之故三曰主皮記主皮之射勝者又射

不勝者降是也此眾庶之射所謂主皮鄉射賓射

燕射大射四者張侯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

蓋取容節比於禮樂不尚力也此習禮之射所謂

不主皮至凡祭祀取所獲禽陳於澤卿大夫相與

射而取之無侯亦當張獸皮或竟射死禽則惟大

射之前有之非主皮正解按皮侯者布侯而節其

中三分之一采畫之為正又棲皮於中為鵠侯側

經史答問

主

卷一

以熊虎豹麋之皮飾焉大射用之大射者天子將

祭選士射於西郊虞庠也采侯者或五采或三采

或二采畫布為正侯側畫以雲氣賓射鄉射用之

賓射者諸侯朝王王與之射於朝或諸侯相朝而

射鄉射者州長會民而射於州序也獸侯者畫布

以熊麋虎豹鹿豕之獸形為正侯側皆畫雲氣燕

射用之燕射者天子諸侯燕其臣於寢或與來聘

之臣射也賓射鄉射燕射無皮固不主矣大射雖



有皮而亦不主皆所謂射不主皮

問書州十有二師晉書地理志云堯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則師以地言歟曰師者達也衛也每州十二人九州則百八人也地名不見於他經

問天子駕四歟駕六歟曰據書顧命布乘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圍則四馬為常乘六馬不常乘也易六龍詩良馬六之韓詩外傳朽索馭六馬大戴六

經史答問

古

卷一

馬之離列子六馬可御春秋緯皇伯駕六龍則古自有此說

問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始封者何人曰周公八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治東郊三子伯齡封於蔣餘無攷

問退食自公公食伊何曰據玉藻天子少牢諸侯特牲則大夫當特豚又左傳云公膳日雙雞

問周禮大司馬春火焚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而詩云彼茁者葭彼茁者蓬校人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而詩云壹發五豝何歟曰壹發不盡殺騶之仁也不以火田虞之仁也皆文王之仁也騶養馬之官虞山虞也

問毛傳小曰橐大曰囊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漢書顏注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其同異何從曰左傳僖二十八年橐籩宣二年實諸橐是橐小秦策子胥橐載是橐大公羊傳哀六年巨囊是囊大燕策

經史答問

古

卷一

藥囊史記錐處囊是囊小要皆通名

問禮記定猶與猶犬屬見爾雅尸子說文水經注與疏云象屬何據曰與讀為豫也豫大象見說文然說文有麇字似鹿而大或即與字也至顏氏家訓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不息斯乃猶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此本爾雅猶如鹿郭注而小變其說而不知前定之豫乃敘字之假借次第之意非本訓也其實猶豫乃古



疑慮常語雙聲連字不必穿鑿

問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何也曰禮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春秋時行此禮者惟斯一見

問玉藻元端而朝日鄭氏破端為冕是歟曰郊天之時祭日則服大裘而冕親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則衣冕春分祭日則服元端也若元冕乃羣小祀之服

經史答問

去

卷一

問虢國公羊作郭何歟曰郭是正字號是假借字若城郭當作壘度也民所度居也

問陳啟源謂詩天命不又惟天子受命於天然歟曰此即左傳劉子人受天地之中數語意

問明朱謀璋詩故一書頗有可采歟曰其解詩似皆為賦體比閒有之興則全無也

問車牽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說是歟曰愚以好友指幽王也言幽王雖無道不堪配淑女且假作歡

悅以博王之寵庶幾可進諫而聽從也未信則以為謗已故先欲得王之歡心而思夫有德兼有容者也鄭箋似疎

問采芣三四章箋謂賦當時之事後儒謂追想在家之事集傳謂望其歸後之事宜何從曰鄭說似於情事不合凡征役久而不歸勞苦之事不能從容於狩於釣也集傳較圓

經史答問

七

卷一

問易雲龍風虎何謂曰徐季龍以龍為大火虎為參星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陰陽之盛化亦一說也

問嘉魚烝然罩罩鄭解謂遲之也何意曰此即孟子所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之意

問小弁之詩公孫丑引高子之言問孟子而毛傳作高子問孟子大旨則同而越人兄弟兩喻則設意

大異孰為長歟曰射之字孟子是射他人毛詩是射我我即宜曰也於情事為切於義為深摯北



魏書引古語義亦如毛作我也至孟子所載則高子之言惟小弁小人之詩一語餘皆丑所問毛傳所引則全是高子語亦微有不同

問惟鵜在梁鵜何能在梁歟曰施士丐說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人所得之魚喻人日無善事攘人之美其說頗優

問白駒於焉逍遙於此乎於何乎曰於何爲允

問國語夏之興也周棄繼之禮記夏之衰也周棄繼

經史答問

文

卷一

之一興一衰何刺繆歟曰疑禮記字誤國語文順與左傳自商以來祀之之說原不悖也國語繼之是繼能植百穀百蔬禮記繼之是繼稷之祀據祭法文當云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乃順

問腓字詩凡三見采薇生民四月也毛詩兩訓避四月訓病易凡二見鄭訓腓腸何政異若此曰易是正字脛腓也蘇俗云膀胱腸子是也詩是假借字

訓避者借爲非非隱也訓病者借爲非非風病也問朱子取六笙詩插入詩什易其篇第殆非歟曰編詩之次與奏樂之度本不必同然鹿鳴四牡皇華證諸儀禮左傳及六月小序皆勞在先遣在後與詩次同亦不能無疑

問子貢詩傳朱竹垞經義考斥其僞謂所采之詞多在子貢後然歟曰魯賜詩傳與申培詩說大同小異余以爲魯申培弟子有東海太守碭魯賜明嘉靖中豐坊所作僞書二種一詩說一詩傳非托於衛端木賜乃託於東海太守培之弟子耳後人以訛傳訛遂以爲孔子弟子子貢也

問宋設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諫議明因之皆以左爲上右爲次今左右侍郎等亦然而又有左遷右文之語何歟曰此猶行古之道也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爲右職仕諸侯國爲左官右丞相第一左丞相第二

經史答問

文

卷一



問梁鴻傳舉案齊眉霍后傳奉案上食案者古椀字然歟曰非也木器如槃置椀於其上所以上食者說文椀几屬想亦有足考工記夫人享諸侯案十有二寸古尺小當今七寸許耳若椀以盛羹捧則炙手不可舉也惟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當是椀字

問三國志漢壽亭侯其說不一曰漢壽地名亭侯爵名漢有亭侯鄉侯通侯即徹侯也或曰漢壽亭在今四川敘州府

川敘州府

問漢書衛青傳人奴之生得無受笞罵足矣何解曰人奴之斷句

問易震用伐鬼方震者擊伯之名太任父也書巧言令色孔壬共工氏孔名壬詩簡兮簡兮簡為伶官之名皆古有是訓歟曰新說見高淡人天祿識餘所引

問漢高之父何名曰名端一字執嘉見世本又後漢

章帝紀注

問漢書九流何以謂之流曰猶濫觴也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流字當屬下句讀

問朱子孝經刊誤刪去章末引詩以為後人附會然歟曰非也匡衡上疏云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此禮記表記坊記之比何可輕議

問禮記檀弓有縣亶家語字子象一作縣豐今雍正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二年增縣亶從祀文廟何前代未之及歟曰縣亶即鄒單也史記鄒單字子家鄒字古作鄒故誤縣單亶同聲豐亶形近象家亦形近實一人也今既增縣亶而仍祀鄒單不考之故耳

問漢宣帝詔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池藥何物曰藥乃藥字之誤藥說文作藥或體作藥

問王進士崧說緯一卷內有舜家門之難篇以孟子書所述舜各事次其前後酌其情節於理有當歟



曰惟以瞽瞍爲虞國之君則與側陋及有齔在下之語究屬不合

問北魏主稱赫連勃勃爲屈丐或作屈丐孰爲是歟  
曰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中作屈子晉書載記同  
魏書列傳亦作子監本誤作子音義末頁居列反  
甚明而字又誤作刁則屈丐之當作屈子無疑凡  
形容之詞非疊韻卽雙聲屈丐雖亦疊韻但戰國  
時有楚將屈丐魏主方鄙薄赫連必不特襲此名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也至若通鑑之作屈丐音沔則於聲義不合定是  
字誤後儒不察耳

問主充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  
夜哭夫言雨粟鬼哭實也言其應作書虛也然歟  
曰粟豈在天鬼安得有聲亦不實

問論衡藝增篇云武成言血流浮杵周殷士卒皆齋  
盛糧或作乾糧無杵曰之事然歟曰牧野有人民  
則有春杵不必殷周士卒所攜

問論衡刺孟篇云數則時時則數矣然歟曰時數二  
字不同數者聖出必有期時者否極則當泰

問論衡談天篇云云其說然歟曰所論皆繆仲任蓋  
不明天學者如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  
大不知日中正射人頂出入時則在東西凡人之  
視力視平遠之物大視高遠之物小譬之紙鳶之  
放施線長短不異而平遠則大愈高則愈小非其  
明驗歟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問詩序是孔子子夏作否曰非也雄雉男女怨曠中  
谷有蕓凶年饑饉無衣不與民同欲北山已勞於  
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采綠刺怨曠皆顯用孟子  
語怨曠字若不讀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二語其誼  
難憐矣至首句之下絲衣明引高子則必非春秋  
時人所作可知或曰漢沛人鄧彭祖字子夏曾  
作周易傳者疑子夏卽此人  
問周禮正歲年以序事鄭氏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然  
歟曰夏曰歲周曰年周兼用夏正故云歲年不言



殷之祀也凡言正歲歲終言春秋冬夏者皆夏時言正月之吉則周正也

問濟盈不濡軌其說不同當何從曰濟濟水也言濟水雖盈滿乎於道路則不相涉故曰不濡軌

問光被四表光是光明歟曰當讀為桃桃充也見爾雅及說文六經俱借闌木之橫字為之今俱借殿大屋之廣字為之此借明也之光字為之

問兵農分於何時曰春秋時管仲參其國伍其鄙其法已分晉一軍二軍三軍三行五軍六軍新軍之制魯作三軍舍中軍之征非其證歟

問齊景公女於吳事見他書否曰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此吾蘇典故唐陸廣

微吳地記云齊景女嫁吳太子終纍夫差之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名北門曰齊門後死葬於虞山

問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謂重文即元元也其說

是否曰此與百六陽九同古有此語必非元元之謂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平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遭元二之轍軻人民相食又陳中傳自帝即位頓遭元二之厄疑安帝即位時一實事若論衡元二之間嘉德布流則謂元年二年與此無涉

問疑人必於其倫論語季氏富於周公似不倫且周公之富僅見於此曰孔安國注謂王朝執政之周公愚謂周乃君之誤

問惡微以為知者古注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似較勝曰鈔义取猶掠也曲禮毋勦說以勦為之此義實較伺察為長

問張良為韓公族避亂易姓蓋忠於韓者然歟曰當食其勸立六國後而良諫以為不可其為漢謀則忠未見其忠於韓也

問檀弓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與吳之嚭同官同

經史答問 卷一

經史答問 卷一



名歎曰此傳寫誤到也陳行人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下文太宰嚭亦當作行人儀耳

問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將軍之名昉於何時曰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檀弓衛將軍文子是周末之官而秦因之

問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報於宣姜而殺前子詩亦詠之果可信歎曰衛宣立於魯隱四年十二月卒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於魯桓十二年十一月凡在位十九年姑以卽位之初使成烝亂伋卽生於次年仍十五而娶卽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愬兄壽已能載旌代死必非十歲以下兒所爲然則十九年中如何歷歷有此情節而詩春秋傳確鑿言之殊不可解

問平王之孫毛傳以平王爲文王然歎曰殆非也平王之孫爲莊王之姊妹據春秋魯莊元年王姬歸於齊時爲齊襄公十一年又書王姬歸於齊傳言

共姬時爲齊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問路史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耶氏耶氏何見曰定公十三年傳次於垂葭實耶氏當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春秋時衛地也疑古本皆作耶今南北監本亦作耶後儒以爲誤字

問書弼成五服有作衣服解者見於何書曰王充論衡語增篇云五服五采服也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何官室衣服不相稱也甚新奇而實違誤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問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云其可威者以爲容服何解曰此威借爲衣字同聲通用也

問仁和趙坦以卞莊子卽孟莊子左襄十六年傳齊侯謂孟孺子速好勇注獻子子莊子速也十八年孟莊子斬犛以爲公琴注孺子速也卞當爲孟氏邑速守之故曰卞莊子至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方屬季氏然歎曰季取孟邑無明文傳云守卞者將叛不可謂指孟莊子據韓詩外傳所記卞莊子



事則非速也

問漢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其書篇第始主言三十九終易本命八十一何也曰愚以為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即大戴禮記中選篇也故大戴目闕四三四四四五六一六七五篇重七十三一篇實三十九篇合戴聖之四十九篇為八十八篇而哀公問投壺篇目同曾子大孝即祭義三篇則兩存耳當合為

經史答問

卷一

无

八十五篇復戴德之舊大戴北周盧辯注小戴則漢鄭康成注今皆存惟盧景宣所注祇二十四篇不可解也

問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監止何人曰監止即闕止即子我此文與齊世家所紀乖異亦與弟子列傳乖異皆不合於左氏春秋傳

問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

存問也何解曰儀禮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偶疏曰以人意相存偶愚按說文偶桐人也桐人乃相人之誤字相人者像人也史記殷本紀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正義偶對也以土木為人對象於人形也孟嘗君傳見木偶人與土偶人語酷吏鄧都傳匈奴至為偶人象鄧都淮南繆稱篇

經史答問

卷一

无

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誘注偶人相人也意古制偶必以對故字從人從耦省亦名俑字亦當從人從踊省埤倉云木人送葬設闕而能跳踴仲尼曰始作俑者謝惠連祭古冢文撫俑增哀孟子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即相人古語以相人偶為耦俱諧合彼此親密之詞故鄭曰以人意相存問仁从人从二耦俱之誼也曰意相人偶曰以相人偶為敬亦同相人偶三字連絲古有是語賈公彥儀



禮疏改存問爲存偶失之矣

問檀弓事君方喪三年朱錫鬯以爲四方之方然歟  
曰事君宜通凡爲臣者言之四方於侯國爲近是  
若卿大夫士似不得以四方爲義當從孔氏比方  
之說也

問急就章消渴歐逆欬瀝讓顏注讓大便節蘊積而  
利也此訓他書可有證否且於六書之義何居曰  
此讓讀爲釀六書之段借也醞酒曰釀故藏酒亦

經史答問

辛

卷一

曰釀切雜亦曰釀而凡蘊蓄積滯皆得曰釀而此  
讓讀如內則駕釀之藜之釀又釀之轉注也

問汗簡鑿音戚古周易鑿字應準今周易何字曰郭  
忠恕采輯字傳出古周易者凡十名跋頤無異文  
亢作亢見乾允作覩見升豐作豐見豐氲作盞見  
繫辭傳皆本說文是出孟喜章句也惕作惕按夫  
惕號莫夜鄭元荀謂九家王虞俱作錫無作惕者  
惟說文惕下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是擬其聲郭雖

不傳說文疑因說文而誤矣瞿作瞿當爲震卦視

瞿瞿字雖不見他書所引古本然以誼求之瞿自  
當爲正字瞿瞿皆借字也又歸藏有瞿散愚按即  
睽卦則古易自有瞿但不得稱周易耳其遜作夔  
夔音戚二字最可疑遜遁也古只作孫遜亦後出  
字遜逃也易鄭本作遠夔忿戾也說文引周書有  
夏氏之民叨夔今多方作憤疑汗簡周易乃周書  
之譌或即遜卦之段借亦可備一說夔者說文讀

經史答問

辛

卷一

若戚周禮眡瞭夔愷獻杜子春讀如憂戚之戚亦  
疑周易爲周禮之譌也或文言荀本由變之不早  
變也夔爲早之借字歟抑說卦傳九家震爲鼓鼓  
字有作夔者歟以上二名擬議如此俱無左證不  
敢質也

問淮南繆稱篇子曰鈞之哭也曰子子奈何兮乘我  
何何以解之曰乘者猶加陵也子子疑卽子我齊  
闕止字孔子所述當是陳逆被執而哭之語文不



具耳人閒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  
二子者甚相憎也史記同按宰子即子予宰子一  
聲之轉故梓从宰省聲古文尙書籽材以籽爲之  
古宰子同讀例得段借非謂孔子弟子宰我也太  
史公誤高注淮南亦誤孔子言此謂憤怒而哭與  
悲惻而哭不同故鴻烈引以證哀之異

問五音集韻更下云太上作見亳州老君碑此碑何  
時出何書可考今時可有行本否曰更字正字通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云卽炳其說雖遷就可通至五音類聚張道忠注  
乃云从一从內从火以字體傳會元門取坎填離  
龍從火出之意殊嫌詞費韓書此字實猶極隲  
等爲俗人杜撰其言太上作見亳州老君碑稱老  
子爲太上音讀爲燒均俗不可耐凡此類俱不足  
深攷也今安徽潁州府亳州有老子祠流星園其  
碑云有星突流於園遂誕老子按宋大中祥符七  
年真宗幸亳謁太清宮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

皇帝疑此碑卽丁謂等所建必非漢石尊處有潁  
州府志否可一查要之不足據也左傳云太上以  
德撫民又太上有立德曲禮太上貴德道德經太  
上下知有之太上皆謂太古上聖之人也漢書望  
於太上如淳曰太上猶天子也卽眞誥甄命授云  
太上者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眞人爲老君之師  
又曰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亦不以太上爲老子而  
韓君乃云太上作是何言歟

老子祠在亳州東天  
靜宮南按史記所云

經史答問

三

卷一

苦縣括地志云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  
及廟廟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眞源縣地

問相字从困或作从困當以何爲正曰唐韻集韻及  
宋庠國語補音並切苦本玉篇切口本集韻一切  
苦隕玉篇廣韻皆有相無相也凡作从困者皆傳  
寫之誤何以定之困字古切去倫區倫或切巨隕  
困字古切苦悶或切苦昆或切苦卷去區巨皆與  
困雙聲苦則與困雙聲困困二紐不能通轉廣韻  
凡从困之字多在軫準吻三韻从困之字多在阮



韻此顯而易見者按捆字亦作捆孟子捆屨織席是也左哀二哀八傳之麋即屬廣雅釋詁三之圖皆借麋為捆管子小匡之擗即擗與齊語作捆異房注收拾則謂擗本字亦通凡段借之例有疊韻兼雙聲者如儀禮大射儀捆之借捆是有疊韻不兼雙聲者如左隱三傳著之借蓋是亦有雙聲不疊韻者如禮記王制衮之借卷是捆麋同部例得通借而捆之音與苦為紐則本字之从困聲可知

經史答問

音

卷一

若廣韻之輶此漢後俗字不妨从困惟切力準讀如倫之上聲則困困二音皆不與力為紐當依集韻切巨隕其實即捆之誼不煩沾字也

問孟子四端端字何解曰此端之段借字也朱注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當改云猶草木根在土中而題見於外也

問逸周書王會及閭何物曰如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者

問左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喻意若何曰言主人捕盜將暴其罪故盜反憎之上司治民可辱其身故民亦惡之直言招人必許其短故人將難之也

問祭統尸謬音縮起也他處少見謬何也曰愚亦疑謬為餒之譌字所謂尸亦餒神之餘也

經史答問卷一終

經史答問

音

卷一



經史答問卷二

元和朱駿聲筆記

問古人一字有數讀何歟曰非字有數音也

如易彖象是陝西音彖傳象傳是山東音推之經

史百家皆然而各家之注經史者如韓嬰盧植今

順天人賈逵西安人京房大名人孔穎達冀州人

陸續蘇州人包咸韋昭鎮江人朱子徽州人褚少

孫鳳陽人劉恕瑞安人沈約吳均湖州人虞翻紹

興人王應麟處州人鄭樵興化府人習鑿齒襄陽

經史答問

卷二

人服虔蔡邕開封人應劭陳州人許慎許州人向

秀懷慶人何晏南陽人于寶汝甯人董過陝州人

田何伏勝濟南人孔安國匡衡何休仲長統兗州

人鄭元萊州人衛宏王肅顏師古沂州人郭璞絳

州人班彪班固馬融趙岐杜預西安人司馬遷同

州人楊雄成都人李陽冰重慶人秦言楚言絕不

相蒙即隣近百里之內輕重疾徐長短各操土音

不能齊同大約近者一聲之轉當可揣測遠遠迥

隔并非雙聲疊韻之所得而馭矣淺儒狃於今拘

儒泥於古於是音類之書汗牛充棟成於今日閱

數十年而清耳著於一隅馳數百里而棘口徒費

兔册無解狐疑也

問論語子欲無言章朱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

殆因列言語之科而輕之至惜乎其終不喻也何

妄斥聖門弟子如是曰子貢能悟性與天道夫子

亦語以一貫亦何所見其終不喻宜毛西河於樊

經史答問

二

卷二

遲粗鄙近利之類痛詆朱子也

問中庸索隱究宜從何說曰素猶空也所謂純盜虛

聲者

問顧亭林謂爾雅肅肅敬也雍雍和也詩本肅雍一

字而長言之猶毛傳沈沈武也潰潰怒也然歟曰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詩固有重字

問舞用雉羽而詩云值其鷺翻何也曰舞有二羽雉

羽舞人所執名曰翟文舞用之詩右手秉翟是也



鷲羽導舞者所執名曰翻翻導也爾雅作纛蓋指  
麾舞列以爲節度文舞武舞皆用之詩左執翻是  
也

問學記術有序陳可大改術爲州何據曰術當讀爲  
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月令審端徑術左氏春秋  
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管子云百家爲里里十  
爲術術十爲州注術音遂

問焦里堂循謂君送賓大門內亦用交擯傳辭問君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問大夫勞賓介然否曰不然果有其禮則鄉黨復  
命何足誌且欲不復命而不能矣

問臺門與觀闕其制同異若何曰觀卽闕也卽所謂  
象魏也天子中門有兩觀夾之故望之門反陷下  
而名之曰闕猶伊闕山兩山相對望之如闕而伊  
水流其間也臺門者門上起臺左傳晉靈公從臺  
上彈人邾子在門臺臨廷是也諸侯三門皆當臺  
門無兩觀

問李巡注爾雅謂正門內兩塾間爲之何歟曰此詩  
俟我於著之也若門屏之間則在門之外屏之  
內非此 漢有宦者李巡

問虞氏易屯九三注幾近張惠言云詞也何謂曰據  
張意則近字當爲近字之譌詩往近王舅

問虞氏易注或稱動或稱發或稱變何別曰陰爻稱  
動陽爻稱發統稱爲變

問玉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大戴保傳篇趨行二字

經史答問

四

卷二

互易宜何從曰采薺乃堂上之歌詩當接武而行  
肆夏爲堂下之金奏當布武而趨大戴是也

問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何解曰此  
句讀誤也上云故聖人制之爲句以道鄉人士君  
子爲句道猶引導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  
以下序其禮事

問玉藻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何解  
曰此亦句讀誤也二爵而言言斯爲句禮已三爵



為句而油油以退也

問月令無燒灰淮南作燒炭是歟曰是也樹木方盛母伐薪也

問月令耕者少舍少舍果稍休之謂歟曰非也仲春東作之時耕者皆出在野少息止之農也

問月令審斷決獄訟句似重贅曰此句讀誤也命理瞻傷察創為句視折審斷為句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

經史答問

五

卷二

問七月斯螽莎鷄蟋蟀果一物歟曰斯螽即螽斯亦名蚣蛸莎鷄即天鷄亦名絡緯蟋蟀即促織亦名蜻蛚截然三物

問特牲饋食禮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西南不太遠歟曰西南當據下文作西面

問有司徹主人其祭糗脩張滄云其祭當作共祭然歟曰是也猶上文之兼祭同祭也

問少牢饋食禮置於膚北釋文作直於膚北宜何從

曰從釋文

問國語今夢黃能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人殺何謂曰此俗言人死有殺之始

問孟子千里而見王自鄒至齊似無千里之遠曰古之百里當今六十二里則千里亦六百里耳

問六鷁退飛何也曰余疑其交也鳥有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者鷁之類是也

問左傳謂之饗饗杜注貪財為饗貪食為饗何據曰

經史答問

六

卷二

字皆從食則財食難分按饗饗一獸名食人未盡還自齧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鴟者也

問鄉黨山梁末節與前文不相類何歟曰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乃行覩雉飛而歎也因為雉噫之歌即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云云可備一說亦見法言五百篇

問先進暮春者以下或又言當時瑟曲然歟曰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者以其曲道說一通如左傳



師曹之歌詩而又誦之也亦可備一說

問微子篇不施其親或謂廢其族為施則以為借作  
弛字然否曰余嘗疑其是也然細按之終以殺而  
陳尸為允左傳秦施翼芮晉施邢侯晉語為大戮  
施山海經殺而施之莊子長宏弛字亦作弛作施  
釋文剝剔曰施蓋如內則施羊施糜之施耳 本  
朝之圈禁宗室深合古訓

問韻書以廣韻為最古其分部尚合於周秦漢韻語

經史答問

七

卷二

故可貴歟曰是固然矣其可貴者尤在引古書數  
十種皆今所無然其乖誤亦不少如離字注孟子  
門人有離婁斐字注左傳晉有斐豹肥字注引左  
傳有肥義盧字注引孟子有屋盧子昆字注國策  
有齊賢者昆辨乃兒之譌圭字注孟子曰六十四  
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乃注中語又辨字不當云  
上同辭留留二字不當云同舊如斯之類不可枚  
舉

問康誥乃服惟宏王下又云助王不似重複歟日記  
一說云宏王王字當作大左傳引周書而曰康叔  
所以服宏大也可證

問鄭注儀禮以士冠書卦為筮人事而特性又以書  
卦為卦者事何歟曰書寫皆卦者事執示主人乃  
筮人事士冠文不具耳

問孟子則不得亟見之核其文義無屢數之意何也  
曰亟疾急也如經始勿亟之亟今讀去吏切非是

經史答問

八

卷二

問作詩傳者毛亨歟毛萇歟曰大毛公亨魯國人作  
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見陸璣詩疏

問見古笏一上題魏徵瓠旁注貞觀六年以瓠為笏  
有可攷否曰笏瓠二字形聲義俱隔疑瓠乃瓠之  
誤也漢地理志河東郡瓠縣師古曰即執字而王  
子侯表瓠節侯息注又曰即瓠字史記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瓠譚侯扞者徐廣曰音胡索隱曰縣名  
按字當作瓠从孔从卒聲今作執也孔旁誤作瓜



旁因有胡音又謂卽瓠字并卒旁又誤作夸旁耳  
瓠字不見說文自是誤體說文卒下云一曰俗語  
以盜不止爲卒讀若瓠按此瓠字卽秦漢俗字瓠  
之譌

問狼跋詩以周公比狼似不倫曰愚以爲狼比四國  
言流言而公不損也舊解似誤

問商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古今所未有歟曰春秋杞  
桓公在位七十年止少五年若前古伏羲在位百

經史答問

九

卷二

一十五年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子臨魁在位八十  
年少皞在位八十四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堯在  
位一百年則皆未可深信耳

問儒有席上之珍潘岳曰席上敷珍用儒行歟曰南  
部新書云席敷陳也上上古也珍善道也謂鋪陳  
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備顧問也此說甚好

問易震億喪貝億字何解曰以下億死喪象曰大死  
喪推之當訓大

問易繫辭開而當名辨物而字何解曰此天字之譌  
篆文相似

問詩白華念彼碩人稱褒姒爲碩人何乖謬歟曰此  
正指申后也詩言碩人皆美詞

問子路直躬者或說石奢何出曰見韓詩外傳

問易小過勿用永貞永貞亦勿用歟曰勿疑利之訛  
利古作勑

問詩應侯順德應如丕應之應侯維也似與下文不

經史答問

十

卷二

貫曰下武之詩多難解或疑有成王字當爲康王  
以後之詩愚按通志應氏侯爵武王第四子今汝  
州葉縣故應城是也可備一說

問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與字何解曰與當  
讀爲歟絕句如論語道之將行也歟同

問論語三思朱注三則私意起而反惑是貶文子歟  
曰此美文子以勉人慎思言安能盡如文子之三  
思能再思則已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



三思卽左傳所謂始衷終皆舉之也

問論語唐棣之華章何解爲長曰此美詩人以勉人思言惟思而後見遠人誤看朱注耳

問小人反中庸是小人性惡歟曰反當訓復讀如反古之道反身不誠之反君子是生知一等人小人是困知一等人舉兩端以包中人卽性近之謂所以勉小人勵中人也易反復其道書惟官惟反詩福祿來反論語不以三隅反孟子反其旄倪皆此

經史答問

十一

卷二

反字非背畔之意

問宰告曰難解曰此曰字或是日字別爲一節序告擯者期之事下質明行事冠日之事序擯者告兄弟有司及邀賓之事未知是否

問鄉射禮握素謂何曰素不刊也

問燕禮降公許又降席下奠爵二降字難明曰疑降公許當作公許降也降席下奠爵當作席下奠爵降也

問特性禮曰送爵皇尸卒爵此尸獨稱皇如詩之皇

尸載起何也曰此當如聘禮入門皇之皇連上送爵讀

問詩啟明長庚古義謂爲辰星是歟曰水星小而黑在日前非人目所能常見當是太白且東暮西也

問周禮小宰贊玉幣爵之事與太宰同歟曰此玉疑作王小宰職卑不當與太宰同

問鄉大夫各憲之於所治之國鄉大夫豈有國歟曰

經史答問

十二

卷二

古本治下無之字當從之國字連下讀

問禮記二名不偏諱據鄭注偏當作徧孰爲長歟曰徧字義分明偏字雖亦可通非也

問曲禮諡曰類注謂請諡然歟曰類當是祭名既得諡於天子告其先君之祭也故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問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少儀長則曰能耕矣何以不同曰曲禮所言當是士無田者少儀所



云是有田者

問檀弓孔子少孤一節殯母於衢路似非情事之所宜曰此殯字如今之權厝但古人亦埋於坎惟較淺耳孔子喪母既度墓地於防山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其墓者父墓也此十字當連讀言人皆以為葬問耶曼父之母然後知為殯而非葬也其慎也慎字讀為填古文作實从宀謂知而啟其坎實殯也注以牽強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問古不修墓何謂也曰殷禮墓而不墳無崩壞之虞故不修喪服四制云墳墓不培即不修之意孔子殷人非不欲從殷禮特以周流四方不可不識耳防墓之崩非築土之不堅門人敦事之不謹新土為驟雨所齧即時可修則崩亦未甚也孔子所以泣然者自悼不能從殷禮也

問檀弓出母孔子伯魚子思三世皆出妻斯亦奇矣曰或云如今言生母乃庶出非嫡出耳此可備一

說然子思之生母後適庶氏亦不可解

問檀弓寢苦枕干盾雖兵器然不足以闕枕之何為曰干疑草字或由字之訛下文不反兵乃言以兵器自隨耳

問檀弓于則于注訓于為廣大何據曰當讀如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之于紆曲煩重之意

問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注以大饗為祫何與下文所言不貫歟曰此大饗當與郊特牲大饗尚殿脩仲

經史答問

西

卷二

尼燕居大饗有四同饗諸侯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陔夏一節旅幣無方一節即此

問郊特牲入蜡曷為及昆蟲害稼之物曰此祭坊與水庸祝詞及之非祭昆蟲也當分貓虎為二經文明言之

問內則八珍或去糝食而析炮之豚牂為二然歟曰取豚若將將非牂之借字若將猶言若干也下文

以付豚無牂字若析豚與牂為二珍則擣珍之牛



羊麋鹿麇亦可分爲五乎愚謂糝至煎之二十七  
字當在其臂不蓼下糝配合爲一珍八珍珍在烹  
不在物也

問喪大記禫而從御注謂從政而御執事然歎曰非  
也御是御女從就也就之而仍返也故下云吉祭  
而復腹

問坊記所稱子云是孔子之言歟曰凡弟子稱其師  
皆曰子當是弟子記師之言篇中引論語三年無

經史答問

五

卷二

改又引魯春秋記晉喪大約與喪記緇衣同出一  
手或公孫尼子所作歟沈約云三篇皆取子思子  
要之非孔子之書也馬驥釋史列坊記於孔子垂  
訓中非是

問月令鳴鳩拂其羽或云當作鳴鳩然歎曰爾雅注  
鳴鳩牝牡飛鳴以翼相拂時正三月也他鳩羽不  
相拂可備一說

問論語子路終身誦之節謂一時之言子何以知其

將終身誦而甫許之即貶之也謂記者追書之終  
身二字又甚費解曰終身上直是脫一誦字耳猶  
請事斯語之意

問孟子奕秋其人見他書否曰北齊劉孔昭名書著  
新論一書有云奕秋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  
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  
暴深情有暫聞笙指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  
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

經史答問

六

卷二

以三五則不知也與孟子少異

問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子思有兄歟曰疑是原  
憲非孔伋也

問漢書博負進又償博進進字說不一宜何從曰荀  
悅漢紀作遂是也蓋杜遂人名

問閔宮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箋翦斷也當是時太  
王果有不臣之心乎曰太王自邠遷岐據竹書在  
武乙元年三年錫命賜以岐邑二十一年直父薨



當是時拜戎不暇而遑闔干天位乎雖當武乙之暴虐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孟子所謂未久亦非裔北一小侯所敢覬覦剪者前之借字也前先也字當作弄猶曰德勝於商耳曰或據爾雅剪剪勤也訓為勤勞王家可乎曰亦非也爾雅之剪借為剪是芟除灑掃之勞本字之轉注不得用為勤勞輔弼之意蓋祖類以上亦少衰矣太王復修后稷公劉之德民咸歸心遷岐後日有强大之勢此其

經史考問

七

卷二

實事耳記又有剪齊也之訓謂齊于商亦非

問漢書本於史記其文孰優曰史記之遠勝漢書卽一韓信傳而知之信行營可置萬家一事史公在贊中敘之紀其佚事在可疑可信之間所云視其母冢良然者當是信已貴後所置人或傳會不必辨耳班氏乃敘於傳首居然以為實事試思寄食時復安能行營且欲其旁可置萬家耶尙論無識往往有此余故謂史漢同者讀史不讀漢可也又

俛出稭下蒲伏蒲伏二字亦不可少漢書節之減精采

問詩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尸字訓主否曰尸祭祀所主以象神當作實字讀此季女所祭者之適孫婦也

問樂記賓牟賈賓牟覆姓無考是賓客歟曰有牟祝融之後未見有賓牟姓當是他國之儒於孔子為後生小子故侍坐也

經史考問

六

卷二

問檀弓行并植於晉國并為專權植為自立迂曲難通曰晉語作行廉直於晉國是也廉字誤兼因又誤并耳

問詩深則厲淺則揭厲揭之訓宜何從曰厲讀為砾說文砾履石渡水也戴東原段若膺之說皆非揭讀為竭說文竭負舉也蓋據其裳聳其肩高其足指趨而涉之如負舉物也詩所謂褰裳涉溱之意問書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詩自土沮漆漆之別可



詳歟曰書漆沮既從二水名此涇西之漆合沮水  
涇水以入渭者出今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  
至耀州合沮入渭也又東過漆沮則一水名此涇  
東之漆入洛者實卽洛之下流也詩自土沮漆漆  
沮之從猗歟漆沮亦二水名亦涇西之漆合杜水  
岐水雍水以入渭者實與禹貢漆沮既從之漆無  
大異也

問論語子所雅言下又云雅言似嫌重沓曰鄭云讀

經史答問

九

卷二

先典法必正言其音其義乃全下皆雅言也古本  
作雅音謂不以俗音讀經也

問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豨杜注訓艾爲老無  
論宋朝不可謂老凡豕牝牡之配牝者宜老牡者  
豈宜老歟曰此艾字與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國  
策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  
楚詞從長劒兮擁幼艾皆當讀爲外字也古稱女  
曰內男曰外故有內嬖外嬖婁豬讀如公羊昭二

十五年傳牛馬維婁之婁猶繫也實樓字之借猶  
言既定爾內牝盍歸我外豨耳

問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好與慕不重複歟曰禮記  
如好好色下好色卽此好色字當如字讀也凡人  
知識初啟先慕男色以習狎者必在同儕女色尙  
別遠

問先生以離字本訓鳥名附麗分爲遭羅三離字俱  
假借可謂覈矣然詩雉離于羅非羅于羅乎曰此

經史答問

十

卷二

豈足怪也凡一動字一靜字連用甚多如詩言授  
之繫以繫其馬景行行止行彼周行如塗塗附薪  
是穫薪載輸爾載非其例乎或曰然則何不作兩  
羅曰古人寫書亦隨其便詩于時廬旅不用兩廬  
論語求善賈而沽不用兩賈也

問通志一書視通典通考孰優曰鄭漁仲詞章之學  
略可觀覽其傲睨一世自命不凡者由其天分甚  
高涉獵該博精力又自過人惜乎學未邃養未醇



也二十畧果事事深造豈非千古一人哉即如六書一略淺陋乖舛師心立說之處如同囁語未入門庭而反訶詆叔重不亦妄乎

問漢書楊賜傳康王晏朝關雎刺之然則非文王時詩歟曰當是康王晏朝賢臣詠關雎以諫也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齊魯韓三家俱謂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康后不然詩人歎政衰而刺之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羅泌路史云康王一晏

經史考問

五

卷二

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張超云畢公作或曰蔡邕亦云劉向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合眾說觀之斷為康王晏朝畢公詠文王關雎之詩以風諫畢暴二字形相近宜為畢公耳

問趙注孟子杞柳引北山有杞然詩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是枸杞非木也曰北山蓋南山之誤引小雅

南山有臺之篇

問孟子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與撫劍疾視同耶曰此疾字是穆公疾之舊注誤也

問易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毛傳虛者虛也兩字相同曷以明其誼曰下一字蒙即冢比即匕剝即朶虛即止

問論語師擊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始首也何解曰鄭本始字當是作治故鄭釋之曰治理也首蓋理字

經史考問

五

卷二

之誤因下文首理字而致譌耳治本訓水名凡經傳治字皆理字也

問孟子興發補不足興發二字重複且倉廩可謂發不可謂興亦有說歟曰愚嘗疑發字當讀為癡民之辛苦墊隘猶瘖聾跛蹙而起之如解倒懸也如生死而肉骨也民病甚矣癡言其重者不足言其輕者

問爾雅舅之子為甥妻之舅弟為甥姑之子為甥姊



妹之夫爲甥平等相甥何也曰此就其子言之舅子爲甥卽今內姪也妻昆弟謂甥謂子婦之昆弟也姑子爲甥卽今外甥也姊妹之夫爲甥卽女婿也其立文猶曰舅之子吾父謂之甥耳餘放此若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妻之昆弟爲婚兄弟姊妹之夫爲姻兄弟豈有異侮

問詩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傳謂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程卽畢郢路史言王季徙程逸周書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宅程三年遭荒作大匡竹書周大饑自程遷豐程豈文王徙都歟曰程在岐山之東今西安府咸陽縣阮在岐山之北少西今平涼府涇縣兩地不相涉當是出師時在岐下駐兵少息將涉渭水也與遷程時無涉

問惠半農易說雲從龍風從虎雲出天氣風出地氣然歟曰非也風雲皆地氣而起於空中者乾熱之氣爲雲則散而爲風如竈突之烟也濕熱之氣爲

雲則降而爲雨如蒸籠之水也謂空中爲天可也強分天氣地氣不可也

問立政其在受德啓受德或以爲紂名然否曰呂覽云紂同母三人長微子啟次日仲衍次日受德說蓋本此然古無以兩字爲名者漢始有之

問汪中周公居東證一篇斥鄭遵王謂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官府之事竟將誰屬其說是歟曰非也無論後此東征三年官府之事亦非無所屬且公告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愚以爲君爽一篇卽諸諸付託召公之詞細玩前後語氣在我後嗣子孫云云正指管蔡非克有正猶魯隱告羽父曰爲其少故也言攝而非正也小子同未在此亦此意此篇丁甯告戒如見當日公欲避去召公慮患亦思退老而公慰留之以輔成王其言羅觀如不能終忠愛之忱纏綿無已也當時召公亦自有應答之言錯雜其間而史但記周公之語正未



可定至書序孔子所作其文已顛到錯亂鄭氏亦疑之愚謂且有闕文如君夷為左右下必有流言後周公欲避等語文不具耳曰先生所注尙書何不以此立說曰此是私說不敢質也

問偽書蔡仲之命以仲為蔡叔度之子然歟曰偽書因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之言而擬之此篇古文原第在罔命之後費誓之前當是穆王時蔡君為度之孫若曾孫古諸侯世子嗣位必錫命於天子此

經史答問

書

卷二

序之蔡叔非度蔡仲非胡也即費誓亦非伯禽乃穆王時君序言伯禽宅曲阜者追敘始封之地因嫌於君陳分正之東郊故詳記封地也此與三監及淮夷叛作大誥乃兩時兩君兩事史記則誤合為一耳

問周語公行不下眾宋本無不字是致敬於眾猶式負版之意歟曰宋本非也蓋公行則人宜下車以避有三人則下車較緩且恐仍不及避以致罪也

此曲體人情也

問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小人以位言可歟曰有恆心者惟士為能欲君子知小人之依也二語以德言似粗淺

問漢志云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是丙子為實測而甲寅為虛名古人亦何取於虛名紀年乎曰爾雅太歲在甲太歲在寅云云其時自以

經史答問

表

卷二

實測之歲星在亥而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也歲星所合之辰即為太歲然歲星闕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實在丑太歲實應在子詔書以太初元年為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敘不能頓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為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為歲陰以庶幾名實不悖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者謂干為陽謂支為陰非



如後人說也如今道光十四年甲午用爲厯元是年歲星在酉太歲當在辰而太陰則在午若以太陰紀年而以紀年前二辰爲太歲之支以紀年之後二千爲太歲之干當曰道光甲午紀年不云開逢孰牂曰太歲柔兆執徐不云丙辰曰星在大梁不云歲次何干何支則以今名當古太陰以古名合今太歲亦豈非通人哉凡木星所次之辰以其合爲太歲如木次寅則太歲爲亥也太歲之後二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辰爲太陰如太歲寅則太陰爲辰也

問爾雅所載軒轅十二次名義若何曰周語云帝嘗能序三辰則十二次當爲所定但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應古宮之傳不必施於今也無已則寅宮當

以尾爲識而用楚語之龍虺卯宮可用左傳闕伯之虛

問易經爻詞俱與象通而不與大象通何也曰爻象通者公宗文王之旨也不與大象通者公非豫爲孔子釋也爻詞爲占易者言大象爲學易者言

問王夫之周易稗疏解臨八月竟作兌字得無牽強歟曰成兌何以便凶殆以秋爲肅殺也然非秋四時不成非殺不生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問毛西河易小帖云離爲飛鳥者以離正南當鶉火之次也若小過飛鳥則取巽值鶉尾位東南也其說明通歟曰此蓋本歸藏辨貞之說愚謂此亦一說耳坤位西南獨非值鶉首乎何不聞有鳥象也問雜卦傳明夷誅也孫奕示兒編謂誅乃昧字之誤然歟曰其言近理但昧晝不協韻

問王夫之解蹇利西南謂險山如崑崙崑嶺我眉險水如蜀水流沙皆西南也然歟曰就中國域內觀



之崑崙葱嶺弱水流沙恰在西北王又云東北青  
堯平衍千里然東北亦多有大山不獨秦岱也

問易小帖謂朋字從來不作好字面故曰天下字皆  
正惟朋字未正然歟曰此劉晏借以諷諫之言不  
足以當字詁朋者鳳之古文象形其為朋友者借  
為朋輔之朋也詩朋友攸攝周禮聯朋友論語有  
朋自遠方來獨非好字面乎

問稗疏解后不省方一條然歟曰然則十有二月朔  
巡守何以言之

問艮卦六爻皆以人身取義何也曰艮字為人目不  
相比古時讀此字自有人義毛西河謂艮卦畫象  
似古文人字非也

問易為最古之書而開卷易象象眾說紛拏宜何從  
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此易讀若覲下文周易  
之易是易之誤字讀若陽夏后首艮故曰連山商  
人首坤故曰歸藏然則周人首乾故曰周易周者

經史答問

无

卷二

知之借字言帀六爻皆易也象者據也言取慮義  
之畫而緣飾以辭也象者像也言想像虛義之意  
而說之也易為萬字周象象皆段借字

問大學絜矩按說文絜麻一耑也鄭注禮記絜猶結  
也絜也矩法也謂常執而行之朱注絜度也究當  
作何解曰鄭讀絜為絜自是明通愚謂義尚未備  
朱子蓋本管子版法篇六舉而絜知事變注圍度  
也此絜本字之轉注可從周髀算經云圓出於方

經史答問

手

卷二

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  
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  
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  
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夫  
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為耳此圍度之義也  
問偽古文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用荀子語同  
今解否曰據荀子解蔽篇危是戒慎恐懼之謂微  
是優游涵養之謂



問安邱王筠說文釋例云目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象形此賈氏謂當屬戊己之已部也已篆作己則屈己之尾以入其腹是意已實之象也如己意之己仍是己午之已則己者蛇也蛇之意其實不實那可知此說是否曰如此解字真可發一大噱賈說目字乃謂蕙苾之實也象其形耳上已字復舉本字也意以即蕙苾也實即仁也今亦謂之米仁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問大戴千乘篇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董征庶虞草庶虞草何解曰草疑連下文方春讀也四代篇云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董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涸地傾水流之又少閒云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  
問大易一書有謂文王始益八卦爲六十四者有謂文王得赤烏而演易者有謂文王拘羑里作卦詞周公作爻詞者有謂爻詞亦文王作者何是何非

曰子言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言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以此證之則彖詞爻詞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大氏西岐之人生於殷之末世於小畜小過言自我西郊隨言西山升言岐山知之而彖爻之旨不同必出兩人之手也此千古所不可言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不必以文周重文周之聖亦不必以易重何妨明目張膽言之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問孔子十翼自成一書彖曰象曰文言曰之類是門弟子所記歟曰彖曰象曰字鄭康成所加也文言曰字王輔嗣所加也  
問明董守諭卦變考略一卷專以六書言易可歟曰此如鄭氏之爻辰孟京之卦系納甲皆說易之一端也愚謂上交爲天即六書之指事頤損益言龜小過言飛鳥即六書之象形  
問虞仲翔易義之外稱往之內稱來之說可爲通例



歟曰未盡然也凡言往猶應也不然睽上之往蹇五之來又何說乎

問未濟象傳亦不知極也無韻何故曰極疑拯字之誤拯正聲之轉也

問羅山黎世序河上易蓋擬於朱子發之漢上易立名其立論有可采否曰此亦倣虞氏而岐其理謂日月為易故坎離為易則本於魏伯陽參同契之旨也然六十二卦不變既濟即變未濟大奇大奇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且因坎離交媾之義視爻象為男女居室之事居多究屬支離余觀後儒治漢易者大都竊虞氏之說而理更乖益歎虞之精細苦心孤詣實絕後超前惟易之為書本無達例未免有斧鑿痕

問焦循雕菰樓易學以九章之正負比例為易意以六書之假借轉注為易詞亦有心得否曰此亦倣虞而推演之耳其傳會難通者十居八九吾賞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固所謂有辭而無理者

問易爻三言禴萃二升二既濟五是也其誼同否曰萃之禴范長生本作躍升當同孚卯孚也大約巽為孚而坎兌亦有孚象萃則四孚三二初升則二孚初卯中動躍陽道充實萃二尚未變故象傳云中未變也升二孚之故象傳云有喜也與既濟之禴祭異

問子言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言天地以順動又言地道卑而上行地何能行動乎曰泰西有天

經史答問

書

卷二

靜地動之說於推步之法全無窒礙此亦古今之疑案也孔子數語似先發之若至靜而德方靜與方皆言地之德非言其形也

問易西南東北虞說與諸家不同何歟曰馬荀以方位言虞氏以納甲言故不同其實西南謂岐地東北謂紂都易言利西南西郊西山西隣皆猶汝墳父母孔邇之意

問說卦傳艮為狗易象爻中未嘗一及聖人何以言



之曰愚疑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拘或狗字之誤犬曰羹獻亦享祭之品隨二三四互艮也而於上言之

問乾何以當爲西北之卦曰中國之地面在全地東北一小隅故視北極不動處在西北此天體之最顯者乾爲天故取斯象諸家所說似皆不根之談問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畧祖顓頊而宗堯然則中庸以宗廟饗之爲舜之大孝於誼云何曰史記

經史答問

蓋

卷二

以舜爲黃帝八世孫不足據幕見左傳國語自幕而上蓋不可考按天子廟制周以前皆五廟舜當以幕爲始祖窮蟬敬康句望喬牛爲四親虞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馬融注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然則瞽瞍升祔窮蟬當祧也祭法所云是配天之祭非宗廟之祭

問咸有壹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然則天子皆七廟歟曰此僞古文不足據也呂覽論大篇引商書五

世之廟可以觀怪怪當是德字之譌僞書正用之改五世爲七世耳按唐虞夏皆五廟殷自雍已之世不祧成湯故有六廟周自穆王之世不祧文共王之世不祧武故有七廟且周別立姜嫄廟謂之閔宮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是也

問旅酬下爲上朱注是否曰愚謂下爲上專指嗣舉奠後旅酬之先兄弟之子舉解於其長一節言與賓黨弟子無涉注當云旅酬之禮兄弟之子舉解

經史答問

美

卷二

於其長而後眾相酬也旅酬後行無算爵然後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解於其長別是一節儀文稍簡矣余別有旅酬通釋一篇

問論語賢賢易色章吳氏以子夏抑揚太過然歟曰此節盡倫專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僞一等人說卽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有明文事君致身亦非必如龍比卽召忽荀息皆是今之爲時文者好作闊大語實非此處神理也孝子不匱如舜之大



武周之達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豈不學者所能為哉此章當與夫子所言見危授命人要不志參看至首句是指夫婦一倫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首列之若賢為賢人可該朋友一倫內皇疏誤也

問大學致知在格物鄭注格來也是本詩神保是格毛傳朱注格至也是本詩神之格思毛傳或謂當讀如扞格不勝之格知誘物化之物是本公羊疏格拒也之訓然皆不能怡然理順究當作何解曰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古書多借字故六書段借之理不可不講求也格本訓木長貌經典無用此者經典之格皆借字愚謂大學之格物借為度今讀入聲緇衣之言有物而行有格今讀去聲蒼頡篇格量度也皆是若來也至也之訓借為假書格於上下格汝舜是也公羊疏拒也之訓借為格逸周書窮寇不格注鬥也是也推之小爾雅止也之訓孟子格君心之非是閣字也書格於皇天論語有恥且格是感字也感

格雙聲之借逸周書復格藻稅注累芝栢也是格字也廣雅格謂之桎

問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注甚明朱子何以忽生異解總之犬馬可以比人子斷不可以擬父母此可一言決者曰禮記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朱子之誤所由來也不知養字古文作莪見說文廣雅養使也易說卦傳兌為妾為羊鄭氏虞氏皆訓女使蓋以羊為之

經史答問

三

卷二

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傳廝養也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疏男女養疾禮記文王世子齋元而養注養疾檀弓左右就養有方法不可侵官管子輕重乙五乘者有伍養韓非子內儲說上豎牛因獨養之又外儲說右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後漢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宦者傳易以役養皆即菽字也愚謂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論語惟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孟子娶妻非爲養亦皆教字服勤之義也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束皙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唐書馬周傳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知朱子以前無作養犬馬解者又有調停其說謂一家自妻妾子女奴僕下而至於犬馬皆待我而養故徒養不足爲孝然至於上添出許多字眼究非詰經之體愚又按說文養教二字實當分教爲正篆教从支與

經史答問

弄

卷二

从食誼別

經史答問卷二終

經史答問卷三

元和朱駿

問論語令尹子文文章兩言未知似不成句若朱注添出未知其心本文無之不能無疑也曰兩知字鄭氏讀爲智漢書古今人表師古注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況未智乎按子文所舉子玉卒以敗國是無知人之明如仁者之能好能惡也文子去亂踰年而復歸齊及慶氏禍作曰吾其何得豈爲明哲故皆曰未知

經史答問

卷三

問子在齊聞韶說苑史記果可信否曰皇氏疏云聞齊君奏韶樂之盛而心爲痛傷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按韶者盡美盡善之樂故後世多冒以爲名夏啟之九招周穆之所招齊景之徵招角招皆是也其時必有敖辟喬志之音而樂亦名韶者故夫子聞之心爲痛傷不知肉味憂之深也曰不意韶之爲樂至於此極慨名是而實非耳爲字陸德明經典釋文或作媯



問子所雅言鄭注正言其音也然否曰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其音雅之為言夏也猶今言官話耳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雅即夏也執禮者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又周禮大史大祭祀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大朝會執書以詔王古故以執禮稱禮經也

經史答問

二

卷三

言似乎不倫曰錢辛楣夫子云當讀為袒免之免亦喪服之輕者按冕魯論作纁是也鄉黨篇無衣裳字

問雅頌各得其所何謂所曰所者處也所有三不知夫子何指耳雅頌之體如黍離揚水非雅則降為風泮水闕宮非風則升為頌七月一篇鄭君分之為可雅可頌是也雅頌之音如九夏則宜金奏南陔六詩則宜笙樂鹿鳴之三鄉飲曰工歌國語曰

簫詠是也雅頌之用如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諸侯燕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其燕羣臣及大夫士之禮皆升歌小雅而合必以風是也

問鄉人飲酒即儀禮之鄉飲酒歟曰非也此如周禮族師春秋祭醑之時不得公酒故曰鄉人飲酒不曰鄉飲酒也若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此諸侯獻士于王之時鄉大夫飲國中賢能此鄉大夫獻士于君之時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此蜡祭

經史答問

三

卷三

之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一歲再飲者以上四者出入皆有一定禮節必非此記

問君祭先飯是禮食否曰凡臣侍君食而有膳夫則非禮食也臣不得祭儀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無膳夫授祭蓋禮食之小者也君祭後臣亦得祭祭而自食其祭食夫子之先飯則不待君命之祭即食君之祭食若代膳夫嘗食然避客禮也



問子路曾皙章暮春節蔡邕月令章句謂如三月上  
已祓於水濱王充論衡以爲雩祭浴韓愈筆解云  
當作沿歸鄭康成本作饋說孰爲長曰此章次節  
長字老也母字無也以字用也夫子導四子言用  
世之具而反許一不用世之人當時情事豈宜有  
此蓋三子言仕曾皙狂而不仕夫子老而不仕故  
歎息言不仕者吾與點兩人也猶謂顏淵惟我與  
爾有是之意上文言何傷乎亦各言其志神叨顯

經史答問

四

卷三

然仲任雩祭之說亦一家言

問羿善射夏邊舟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夏時又  
有羿夏左傳楚詞竹書皆作澆不能無疑曰愚以  
爲羿帝嚳射官在堯時射十日中其九歸藏鄭母  
經羿善射畢十日楚詞天問羿焉殫日淮南高注  
羿能射十日繳大風殺窳窳斬九嬰射河伯者非  
窮后也夏堯庶子九人之一虞書無若丹朱夏罔  
水行舟者非寒泥子也迺與禹稷並述時代不宜

有參差朱注中滅夏后相亦當云逐夏太康滅相  
者泥非羿也

問知及之章朱子合聖功王道言而十一箇之字竟  
不一例似屬牽強曰十一箇之字皆指民言首節  
如秦政次節如明建文末節如漢高包氏謂治官  
皇疏得失以祿位言亦非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節包注謂賑窮救乏之事今時  
文家皆鶻突浮言何也曰此朱子不引包氏說貽

經史答問

五

卷三

誤不淺

問天下之惡皆歸焉朱子謂惡名之所聚似乎爲紂  
抱冤恐非子貢語意曰惡者惡人也史記云紂資  
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蓋其初不善不如是  
之甚惟費仲惡來輩助之爲虐故至此牧誓曰乃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也

問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稱文王爲古之人何  
也曰孟子即用思齊本詩古之人無斁



問莊暴章宋陳善云皆言悅樂之樂非禮樂之樂惟鼓樂為禮樂其說是否曰此確詰也詩曰好樂無荒是好樂二字出處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是古之樂三字出處鼓樂田獵乃好樂之二端此章正與好色好貨之對同

問雪宮章賢者亦有此樂乎朱注以賢者指孟子豈因下文有君臣相說之文而為是解歟曰賢謂賢君與顧鴻鴈章賢者亦樂此乎正同不得有別解

經史答問

六

卷三

問當路於齊章達乎四境四境是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乎曰此管仲侈言賜履實在境外若晏嬰所云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春秋戰國疆宇大小亦不同孟子時齊之四境東至平陸西至長城南至徐州北至桑邱

問自生民以來亦有可攷否曰泰西云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計六千八百三十九年考中西律法皆以角為宿首者以開闢首日昏時之中星也今以

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為中星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甲午相距二千三百八十六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千餘年

問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居喪三年後追論前事歟曰是也孟子魯孟孫之後故墓在魯孟子五十六歲母仇卒於齊據孟子外書孝經第三云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

經史答問

七

卷三

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纒充虞治槻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哭不止門弟子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此章之言當在孟子五十八歲時周慎靚王六年齊宣王之十八年也嬴地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問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據劉歆三統歷譜當有八百八年何以不合曰後漢尚書令忠云歆不明歷



理妄增三代年數爲三統麻譜江永云麻譜誤以魯煬公六年爲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今史鑑諸書承其誤按據竹書紀年考定則自武王十三年壬辰爲周之天下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也

問必有圭田圭訓潔詩吉蠲爲饎作蠲皆借字本字當作佳歟曰佳善也儀禮士虞禮記圭爲而哀薦之亦佳字也然按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圭

經史答問

入

卷三

者合二勾股形是井田外畸零不成井之田也故王制曰圭田無征亦可備一說今王制讀圭爲哇哇五十畝也

問湯十一征有可考否曰當是韋也顧也昆吾也三  
腹也有洛也荆也温也密須也有卞也合葛與夏  
爲十一韋顧昆吾見詩三腹見書序有洛荆温見  
竹書紀年密須見國策有卞見路史

問孟子言自暴自棄朱子訓暴爲害則與棄無甚別

且孟子無暴其氣子弟多暴趙注訓亂訓惡害訓亦無出處曰愚以爲暴者表暴也自以爲是而誇炫其能至於竊老莊之說非誇禮義者故顏子願無伐善當讀如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之暴

問王者之迹熄是東遷後天子不巡狩故亦無陳詩以觀民風之事否曰非也迹是誤字當作迓說文古之迓人以木鐸記詩言者左襄十四傳師曠引夏書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注道人行人之官采歌

經史答問

九

卷三

謠之言也公羊何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以聞于天子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方言附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采代語僮謠歌戲所謂道人行道人即  
迓人也

問孟子聞文王作興趙注絕句是否曰是也作乃化



之誤字離騷王逸注所引可證

問奚而不知也與下節誠信而喜之不矛盾歟曰愚亦疑之此奚字似當讀為詩亦不夷擇楚詞羨余術兮可夷之夷爾雅夷悅也

問交際章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朱子以為語意不倫豈十四字皆衍文歟曰愚疑所不辭也之辭是異之段借字言速殺無赦三代之法皆同康誥言殷先哲王古先哲王故孟子云然

經史答問

十

卷三

問無有封而不告公羊僖二年城楚邱傳云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是桓公先犯此禁何以命諸侯且周號令不行久矣管子云宋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狄伐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即吳封慶封于防公羊亦如楚邱之說曷嘗有上告天子者耶曰郝京山云封讀為窆葬下棺也按檀弓縣棺而封王制庶人縣封易繫辭不封不樹皆借封為期或為窆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皆至不

告則不會也五命皆睦鄰之事與尊王無涉當從郝說

問白圭見史記貨殖傳然傳所稱在魏文侯時下逮孟子至梁已七八十年孟子稱之曰子疑非此人曰魏策有白珪魏人圭珪同字鮑注孟子稱之者當即其人也

問有事君人者朱子以為鄙夫則豈足與下文三項人同日而語耶曰趙那卿以為苟容以悅君蓋論

經史答問

十一

卷三

語所謂具臣也

問血之流杵武成言前徒倒戈是商人自相殺非周人殺之孟子之言與情事不合何也曰武成古文已亡于東漢建武之際大約如逸周書世俘篇所言故孟子云然晚出偽書蓋用荀子儒效篇紂卒易鄉及史記周本紀倒兵以戰之意而以孟子血之流杵一言傅合之而不知與孟子至仁伐至不仁之語觸背也



問禹之聲章追蠡兩馬之力言人人殊究當作何解  
曰尙文王之聲當讀如夏后氏尙匠尙齒之尙猶  
尊尙也言禹之重樂過於文王之重樂追蠡之追  
當讀爲鏃考工記于上之斲謂之遂鐘之受擊處  
窪而生光者也蠡讀爲斲圻也兩馬之力者夏駕  
二馬謂之麗與殷駕三馬爲駟周駕四馬爲駟不  
同言禹以來千八百年此軌之深豈夏時兩馬之  
力乎以禹迹證禹聲也

經史答問

三

卷三

問禮記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朱子無注當作何解  
曰惡醜貌也呂覽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  
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  
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  
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  
問中庸日月星辰繫焉星辰卽星歟曰經凡星辰連  
文者星皆謂金木水火土五緯也日月之所會星  
爲辰卽十二次二十八宿也或以星爲恆星辰爲

緯星是說反了書撫于五辰謂四時非此

問華嶽山是一是二曰與河海對文則二山也周禮  
職方氏豫州鎮曰華山雍州鎮曰嶽山爾雅河南  
華河西嶽嶽卽禹貢之岍山國語之西吳管子之  
西虞漢書之吳山在今鳳翔府

問使民以時時爲農隙之時是專言講武事否曰三  
日于耜四日舉趾使民耕九月築場十月納稼使  
民穫龍見畢務火見致用使民興築仲夏斬陽木

經史答問

三

卷三

仲冬斬陰木使民樵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  
梁成使民謹出入修橋道故左傳曰凡啟塞從時  
此說極好不記見於何書

問視其所以章夫子述古之言然逸周書官人篇考  
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曰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與周書大同小異有此句當據以補周書  
之闕也

問如其仁如其仁夫子大仲之功而小其器何也曰



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天下之賢人也  
大器也故夫子辨之

問魯禘見于春秋及傳者閔二吉禘莊公僖入禘于  
太廟文二大事于太廟皆在夫子前昭十五有事  
于武宮時夫子當在魯昭二十五傳禘於襄公時  
夫子因魯亂適齊定八從祀先公傳禘於僖公是  
陽貨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時夫子當在魯  
觀禘不識在昭在定日以意度之當是禘於僖公

經史答問

古

卷三

時明年夫子作中都宰

問君子懷德章一說君子為政以德小人惟土物愛  
君子惟敬五刑小人不忘上惠盛世上下交泰之  
象也此解是否曰漢書貢禹傳傳曰無懷土謂戀  
故鄉也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愛民好與曰惠  
也解下二句較皇疏為長

問澹臺滅明史記狀貌甚惡家語則云有君子之容  
何相反若是曰韓非子顯學篇澹臺子羽君子之

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故孔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史  
記殆涉嚴蔑然明而誤蔑即滅也

問執鞭之士是御車否曰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  
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云云按條狼氏下士賤職  
也

問使驕且吝以擬周公似不于倫曰逸周書寤傲篇  
云周公曰不驕不恠時乃無敵故孔子以為言

經史答問

五

卷三

問誅曰之誅朱注以為哀死而述其行之詞然誅無  
禱詞子路何得稱引曰此誤也誅當讀為譎說文  
譎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見於何書曰逸周書  
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  
譎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  
程典以命三忠按此即紂二十年囚西伯美里事  
宗眾也娛悅也奏事上書曰逆勸文王叛商也



問太宰問於子貢章太宰吳宋之外陳鄭魯楚皆有  
此官應是何國曰宋華督向帶鄭石彘魯羽父楚  
伯州犁蓬啟疆皆在孔子前陳太宰嚭見檀弓此  
與下文行人儀互誤吳太宰嚭陳行人儀也問子  
貢者當是吳太宰左哀七傳會吳於郟太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解十二年會吳於橐皋太宰  
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會吳於郟吳人藩  
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見太宰乃請束錦以

經史答問

夫

卷三

行必此三會時矣

問可與立立字何指曰禮記儒行言自立有如此者  
二言特立有如此者一言特立獨行有如此者一  
是此立字

問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孔子時爲司寇而君召使  
擯按上擯相禮之事卿爲之則司寇卿歟曰孔子  
知禮定公召使攝上擯司寇則下大夫也時上大  
夫乃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叔還下大夫乃臧

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與孔子同列

問辭達而已矣此節應就文章說抑就言語說曰公  
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儀禮聘禮記辭無常  
孫而說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當是此節之指

問曾西趙注曾子之孫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  
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孰  
爲是曰古人名字相應名申者多字西經典序錄

經史答問

七

卷三

是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曾子史記吳起事  
曾子兩曾子皆卽此曾申耳

問非義襲而取之也義襲二字注解難通曰古書多  
假借字集義之義讀爲誼義襲之義如字貌也如  
鳴義姦宄之義言非色取行違可掩襲於外而得  
之也朱子格言欲以非義絕句尤非

問必有事焉趙注何以訓事爲福曰趙本事當作富  
故訓爲福富篆文作畝或曰事福古音同部趙讀



事為福也下文勿正心倪思謂正心二字當作忘  
疊二勿忘作文法如祭義見閒史記蔡澤傳刺齒  
論語五十學易一字誤二字之比疊句如無逸云  
生則逸之比

問夫里之布究當作何解曰閒民為人傭者不能赴  
公甸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是為夫布凡宅  
不種桑麻或作為園亭池沼者使之出地稅是為  
里布戰國時非閒民仍有夫布宅已種桑麻仍有

經史答問

九

卷三

里布也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凡無  
職者出夫布夫布非夫家之征也

問孟仲子孟子從昆弟歟曰孟氏家乘云孟子娶田  
氏生子仲子名墨嘗從學公孫丑詩維天之命毛  
傳引其語云子思弟子經典序錄云子夏傳曾申  
申傳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

問畢郢何地曰郢者程也竹書紀年周師伐程戰於  
畢克之又云周作程邑逸周書大匡惟周王宅程

三年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有畢原即程地  
也後世畢氏程氏皆以國為氏

問癰疽瘍醫也癰疽是病治此病者即以病為名歟  
曰毛西河云癰疽雍渠也蓋同聲通借史記世家  
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為次乘說苑載  
孟子文作雍雎

經史答問

九

卷三

問詩二南或以為南方諸侯之國或以為南樂南夷  
之樂名宜何適從曰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  
臣力鈞勢敵周分為二南之國按江漢汝沱間楚  
之與國或即楚詩歸之周召

問笙詩有聲無辭其說然否曰韶主簫象主箏武主  
管雅南主籥以斯例之則主笙者自有詩今亡其  
詞耳

問爾雅言我也詩中凡六十七見皆當訓我否曰我  
本兵器其施身自謂者發聲之詞也則言之為我  
古人自有此語與台予印朕同



問被之僮僮被何首飾曰當讀爲髮若今髮也按首服有三一曰副覆首若今步搖服之以祭祀二曰編列髮爲之若今假髻服之以桑三曰次卽髮也次弟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君蓋鬢之上加首服副以祀也

問召伯所芟文王時召伯未爲伯何以稱曰此殆成王時詩因言召公故係於召南耳僞子貢詩傳則云召康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

經史答問

于

卷三

問江有汜詩集傳待年之說然否曰媵禮自有一定偕行不偕行非嫡所得主況大夫無外交春秋時始有外娶他國之事愚謂之子歸者之子既歸之後也不我以者不以我侍御君子也

問騶虞白虎黑文不見爾雅且以諸侯擬獸似乎不倫曰騶趣馬虞虞人天子掌鳥獸之官禮記射義所謂樂官備也六騶羣騶見左傳七騶見月令山虞澤虞見周禮齊魯韓三家並同此說齊詩云古

有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

問燕燕韓詩魯詩皆以爲獻公時定姜所作毛詩謂莊姜宜何從曰莊姜近是是年三月十七日州吁弑完則戴嬀之歸必在春夏之交見燕託興宜也然戴嬀之歸必力懇於陳此亦情事之易見者何石碣誘之如陳彼州吁者竟愚而未之思乎殆所謂天網恢恢者以下日月終風二詩亦莊姜遭州吁之難而作胡能有定卽左傳厚問定君於石子定字朱子不從序實所不解

經史答問

于

卷三

問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軌以上爲軌似毛本作軌然與牡字不叶何歟曰軌當訓車轍迹濟者齊水名濟雉皆喻衛夫人夷姜言濟雖盈不當濡涂軌雉之鳴乃反求獸牡非常理所宜有也

問簡兮有力如虎二語何指曰此言武舞也當日教舞之制持鸞翽必有繩纆之類持以範人屈伸俛仰者如轡之御馬然或其器亦可名轡未可知也



下文篇翟是文舞

問桑中朱子以為即桑閒然否曰桑閒乃紂命師延所作淫聲後師涓為衛靈公歌之師曠以為此亡國之音也見韓非子則非是詩可知

問河廣為宋桓夫人詩與其姜莊姜許穆夫人皆賢婦人也衛俗淫亂而女子知禮者亦不少曰其子襄公亦孝子也說苑載桓公時襄公請立目夷因已立則不能往衛見母母慈子孝可以風矣

經史答問

三

卷三

問彼留之子留即劉姓歟曰據公羊桓十一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則留是地名後以為氏其地當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在河南府偃師縣之劉別亦與在今直隸保定府唐縣之劉別唐縣之劉堯裔祁姓偃師之劉王季之子之裔姬姓

問叔于田二詩序以為刺莊公集傳以為愛叔段刺

則譏其失教可也愛則竟為叛民居然形之詠歌敢乎曰序意謂詩人作此以風莊公也段使西鄙北鄙貳已時詩人窺其不軌之意詞若美之實訐告狀也仁言其收拾人心武言其多材有勇正欲使莊公知之耳

問論語鄭聲淫朱子注鄭風多為淫奔之詩不從序意其實聲者樂之節奏詩者心之文章兩不相涉得無孟浪歟曰淫者泆蕩過其度也故星雨水刑

經史答問

三

卷三

游觀田獵皆可謂之淫禮記聲淫及商是也若男女之事其字當作姪

問子衿衿交領也禮具父母衣純以青又云士佩璫珉而青組綬青衿青佩自宜為學校中人然東遷後學校多廢鄭何獨以為刺曰春秋時急攻戰而迂教化惟魯僖泮宮衛文敬教勸學猶有先王之遺風鄭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此當為子產以後之詩



問鄭風揚之水序以為閔忽之無臣朱子不從何也  
曰序是也揚激揚也水急流之兒王風以喻平王  
唐風以喻曲沃鄭風以喻厲公突也

問雞鳴一詩春秋時齊之賢妃當為何人曰據史武  
王女適齊為乙公夫人生癸公癸公之子為哀公  
荒淫無道紀侯譖之周周烹之齊紀世仇以此詩  
所陳殆乙公王姬耳

經史答問

詩

卷三

可恥歟曰當其時慶父叔牙季友皆君也莊公以  
十五歲而得立非因君母之貴齊襄之援乎而公  
亦安能制其母乎

問魏風七篇當為何時之詩曰公路公行公族晉成  
公時始有此官則汾沮洳為成公以後之詩也說  
苑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齊桓得之而霸呂覽  
高誘注亦同則碩鼠乃獻公以前之詩也

問車鄰之詩秦仲以附庸入為周宣王大夫國人誇

美之而下及寺人之令何也曰秦以蜚廉惡來之  
裔卅餘世而竟有天下不數年而亡于寺人望夷  
宮之禍秦仲已為之兆矣穆公嘗學于寺人之人  
即寺人則秦之重寺人由來遠也

問黃鳥之詩穆公生不忍殺有罪之孟明豈死忍殺  
無辜之良士此事可疑曰愚以為三子當為穆公  
近臣素所親任者康公為太子時與三子有隙故  
穆死即託于亂命以殺之也左氏收其良之說不  
為信史又晉張載鄴酒賦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  
而棄賢不知出何典

經史答問

詩

卷三

問夏屋渠渠或云食俎猶闕宮詩之大房似與下文  
一貫然歟曰法言夏屋之為畔據家語吾見封若  
夏屋者皆謂大屋蓋讀夏為序通俗文客堂曰序  
也記朱謀璋詩故云夏屋中幕之設采色者周禮  
染人秋染夏巾車夏筴夏幔五色具謂之夏按禹  
貢夏翟亦同此讀夏為華如華開之五采陸離也



三說似皆可通

問墓門詩夫也不良當何指曰序言刺陳佗佗殺兄子太子免而自立其時必有師傅如楚之潘崇者助成其事所謂不良也

問月出詩序言刺好色是刺在位之大夫否曰愚以為刺其君也即通於夏南之事三章皆言舒隱頁徵舒名

問邶鄘為衛詩魏為晉詩而檜滅于鄭武公獨不為

經史答問

美

卷三

鄭詩何歎曰四篇皆其未亡時作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鄆公通乎夫人者莫楚之無知無家無室蓋隱其事而鄆君之淫恣不能齊家亦可見矣

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毛鄭無異詞先生言鄆詩未亡國時所作則西周之世諸侯已不行此禮歎曰前明宗室朱謀瑋云冠禮三王其皮弁素積孟子許子冠素論語素衣麕裘玉藻大夫韠素又緹帶素鞞則素未必是祥服蓋平時服素戎事則否或

厭苦戎馬者所作詩也說亦有理

問幽士節晚而氣寒故與月令不同者有九于相舉趾一也鳴鶡二也續武三也鳴倉庚四也隕蓬五也入室六也獲稻七也叔苴八也鑿冰九也然呂不韋為秦相亦當據秦風土而著月令秦幽總在二三百里內不應寒燠大有不同曰幽詩統時之終月令紀時之始

問赤鳥几几何足形容碩膚乎曰懼或至於喪屨喜

經史答問

老

卷三

或至於折屐豈如公之大度體態安舒

問雅為鳥頰為貌詩之六義當假借何字曰雅讀為謂知也有材智之人也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經傳皆以胥為之周禮大胥小胥大行人象胥皆此字也古文以疋字為之疋形似正故毛詩序雅者正也鄭注周禮大師雅正也皆傳會訓正其實古文借疋為謂後又借雅為疋耳說文疋篆下古文以為詩大雅字可證頌讀為誦



諷也周禮大司樂鄭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禮記文王世子鄭注誦謂歌樂也蓋郊社宗廟山  
川之樂歌故曰誦

問皇皇者華國語以懷誨謀度詢周爲六德左傳以  
咨諏謀度詢爲五善孰優曰左傳是也魯語懷訓  
爲和毛傳因之其實和者私之譌字鄭箋將仲子  
烝民二詩皆云懷私是也周謚也轉注爲忠信之  
意此詩周爰自當訓徧讀周爲躬也

經史答問

无

卷三

問鄂不韡韡承華者曰鄂不者鄂足也是卽今字之  
萼附否曰是也不字有五音最古讀如柎漢音如  
否晉音有敷浮切唐音有讀如弗者宋以後始有  
今音通骨切耳

問飲酒之飫餼禮在路寢之內不脫履升堂立成之  
禮也似與此章情事不洽曰此飫韓詩作醜是也  
醜者私宴飲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謂之醜毛詩  
傳飫私也本爾雅釋言皆醜字

問伐木詩言肥牡饗禮之用太牢也言八簋天子之  
食禮也言有酒清無酒醑坎坎鼓蹲蹲舞燕禮之  
無算爵無算樂也此詩似不專於燕曰禮記所謂  
周人修而兼用之

問朱子據儀禮改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嘉魚南山有  
臺由庚崇邱由儀之次然歟曰儀禮乃奏樂之度  
非編詩之次未免專輒也使合樂之周南召南六  
詩移之于雅可乎

經史答問

无

卷三

問采芑篇申培詩說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  
籀美之然歟否歟曰此出師時詩人頌美之詞非  
凱旋後詩也芑佩金路和鸞皆非戎車戎服末章  
蓋頌之耳或云吳起將戰不帶劔武侯臨陳不戎  
服羊祜輕裘緩帶杜預身不跨馬亦能制勝曰此  
豈行軍之常必非詩所詠也

問有聞無聲何謂也曰陳成子救鄭舍于柳舒去穀  
七里而穀人不知是也



問庭燎箴宣王何意曰列女傳宣王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當即此時與齊風鷄鳴同意非東方未明之比

問讒言其興宣王之英武不宜有是曰宣王三十年後德政漸衰殺杜伯而非其罪則河水非虛言也白駒之伊人所以有遐心歟

問祈父或謂堂蝦名祈父取以名司馬者蟲有斧善怒也此說可通否曰說亦新奇然書酒誥有祈父

經史答問

辛

卷三

農父宏父為司馬司徒司空之官祈自當讀圻不當讀祈也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戎三十八年伐條戎三十九年敗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伐申戎軍興不已此詩所由作歟

問眾維魚矣左傳云微禹吾其魚乎人而為魚何反為豐年之兆曰此眾當讀為蟬即螽字蝗也螽子遇旱則為蝗得水則為魚故為豐年之占愚又謂旒畫龜四游旗畫鳥七游鳥多于龜七加于四釋

名旒兆也說文旗眾也故為室家潦潦之占

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用尹氏尹殆非尹吉甫之後歟曰太師皇父之後有皇父卿士厥父之後有厥維趣馬申伯之後有與犬戎禍周之申侯能世篤忠貞克紹家風者有幾

問日有食之即日月合璧也天行有常度十月之交何以哀日合璧十二月之朔皆是也合璧而不食者一年必有十朔合璧而食者一年必有一朔食

經史答問

辛

卷三

兩朔者偶亦有之而不恆見也此疑一年中食兩朔故曰彼月此日然推步家並推此在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辰時無兩食之說

問何人斯當為何王時詩曰據譙周古文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箴則亦幽王時詩也世本暴辛為墳據宋均注平王時諸侯則平王時子據左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忿生武王司寇其裔蘇公世為采邑今被讒而奪其田以與鄭



也則當在桓王時

問杼柚其空機之持緯者曰杼持經者曰柚柚當作軸乎曰據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是役作而至空置意

問終日七襄毛詩襄反也鄭箋駕也是讀爲騷歟曰此解如兩服上襄之襄也記朱謀瑋云七襄七尺也古布帛匹長四十尺漢人詩五日織一匹夫人故言遲殆以毛訓反爲尺字之譌歟然襄無尺訓

經史答問

卷三

三

惟周禮保氏五射有襄尺之文豈以是而傳會歟問幽王時賦役不均何以東國獨困曰愚以爲大東東方也四月云南國之紀南方也北山北方也小明云我征徂西西方也四方交困能無亂乎

問鼓鐘之詩序以爲刺幽王韓詩謂昭王之時作王安石云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張橫渠云淮水所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朱謀瑋云徐夷偃王僭亂之事也韓非子偃王行仁義

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南書陸地

朝徐偃王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要之當在幽王之世矣此其僭用禮樂之事也數說以何爲確詰曰此難知也聞儀徵阮氏元曰似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而君燕之之詩蓋其意以爲鼓鐘卽金奏時邁也以雅卽升歌鹿鳴四牡皇華也以南卽合樂周南召南六詩也以籥卽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也勺不常用故曰用之亦不爲僭此說甚新亦可備一解按金奏之樂當用晉鼓今日伐鼗宜有役事矣

經史答問

卷三

三

問楚茨宗廟之祭於禮當爲天子之祭歟卿大夫之祭歟曰儀禮特性饋食士之祭也少牢饋食卿大夫之祭也天子諸侯之禮已亡大略同之惟饋孰以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耳此詩合於禮者有十祝祭于祊卽索祭于祊也絜爾牛羊四句卽用牲于庭升首于室也以妥以侑卽尸始入祝謂



主人拜妥尸使安坐也或燔或炙即主人洗角酌  
尸以肝從主婦洗爵獻尸以燔從也獻酬交錯即  
賓三獻畢主人遂酬以獻賓也工祝致告祖賚孝  
孫即少牢禮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汝孝孫也孝  
孫祖位即少牢禮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  
階東面而告利成也廢徹不遲即佐食徹尸俎徹  
庶羞也備言燕私即用主人作俎籩豆及祝尸兄  
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也

經史答問

書

卷三

問信南山第五章與禮記合否曰祭以清酒灌地求  
神也從以騂牡納烹時告肥腍也鸞刀啟毛告純  
也取血告特殺也取脅備升臭也若炳蕭合羶薌  
則在奠熟之後

經史答問卷三終

經史答問卷四

元和朱駿業

問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或云秩當讀為失義似明  
否曰爾雅釋詁秩常也禾之積有次敘故轉注為  
常法之意烈祖詩有秩斯祜周禮酒正秩酒禮記  
內則秩膳周語修執秩以為晉法豈得讀為失乎  
滔于滅燭之昵告諸君王舍人鬻脣之言宣于侍  
宴則常法蕩然矣

經史答問

卷四

問采菽采菽言采其芹維柞之枝天子饗諸侯曷以  
取興曰王饗諸侯以太牢其餽羹用菽以葉為牛  
藿也菹用芹以配兔醢也柞櫟不材宜為薪炭之  
用疑庭燎以之

問黍苗詠召伯營謝何以不入正雅曰黍苗句法大  
似曹風下泉體之變也嵩高亦詠召伯鴻雁雲漢  
皆宣王中興時詩俱為變雅殆其例歟

問左昭元傳趙孟賦瓠葉穆叔何以知其欲一獻曰  
禮有獻有酢有酬為一獻瓠葉甘可以芼羹上大



夫以上庶羞用免舉其至薄者言之

問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胡氏渭辨邠地無沮水王氏引之謂當讀爲徂其說是否曰是也沮水出今湖北鄖陽府房縣景山至荊州府入江此左傳江漢雖漳之雖詩書所言皆是澶水出今陝西鄜州中部縣子午山入洛河邠州無澶也漆水則出今邠州至鳳翔府入渭土漢書地理志正作杜按太王避狄時先往漆水之旁後因從者益多自漆而南

經史答問

二

卷四

踰梁山循渭水達岐也岐在邠東南二百五十餘里

問縣之末章忽言文王何也曰朱謀瑋疑爲他詩錯簡亦有理

問則百斯男左傳定四年祝鮀言武王母弟八人禮記有伯邑考亦止十人昭二十八傳兄弟之國亦止十五人僖二十四傳文昭十六國亦止十六人百男殆猶子孫千億之詞乎曰螽斯言宜爾子孫

則兼眾妾所生育與不育或至百男亦非奇異

問周家多言內助古公之太姜王季之太任文王之太姒武王之邑姜皆屢稱之夏商不然何也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有履帝武敏之異至別立一廟曰闕宮故相承以后妃爲重形諸詠歌耳

問鼉鼓逢逢冒鼓當用牛皮陸璣疏謂鼉皮何據曰愚亦疑鼉是擊鼓之槌刻爲鼉形也如後世刻桐爲魚叩石鼓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問四方來賀賀卽朝否曰西旅貢豪越常獻雉巢伯來朝肅慎來賀皆是也

問築城伊洳考工成閒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洳是城方十里也曰鄭注匠人謂天子城方九里注典命謂方十二里說亦不同

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引之爲聲教訖四海之意按之本詩與鎬京辟雍句不貫何也曰周國中立五學辟雍居中成均在南上庠在北



瞽宗在西東序在東非言天下四方也孟子斷章取義然與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句亦相足五學外又有虞庠則郊外之小學在國之西郊者

問永錫爾類爾雅類善也左傳引以美類考叔似皆非詩意曰國語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蓋猶

肖子象賢之意爾雅訓善則轉注之誼耳

問鳧鷖公尸鄭箋以諸祭分配此篇然否曰凡祭皆有尸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祭太山召公爲尸晉祀

經史答問

四

卷四

夏郊董伯爲尸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祭勝國社稷則爲之尸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酌不酢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絲衣序曰繹靈星之尸皆是也惟以分配各章未免失之鑿

問徹田爲糧公劉遷邠當夏桀之世則徹法先于助歟曰井田始黃帝貢法始夏禹公劉已參用之

問亦聿既毫則抑詩似作於幽王時武公九十有五

矣而序言刺厲王殆非也曰武公歷厲宣幽三朝毫而好學此詩前九章當作于厲王流彘之後至幽王時入相于周使人日誦于側以自警又續於乎小子三章也衛武列侯中一文人故國風二雅皆有詩

問雲漢之詩憂旱災而仍叔反以美王何意曰三十年後宣王之志荒矣廢魯嫡不藉千晦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皆足以召災而詩之所陳但怨

經史答問

五

卷四

天地祖宗羣公先正曾無自責一語視湯之禱旱以六事責己敬肆大不侔矣序所云側身修行於何見之此詩斷在宣王三十年後未必爲仍叔所美也

問崧高列于雅而未章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乃兼頌與風何也曰歌於工爲誦感於人爲風作於有材智之人爲雅而意匠之所司中聲之所比統謂之詩四始一也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亦同



問烝民之詩韓謂仲山甫異姓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其說若何曰當時南有荆蠻故以申伯式是南邦北有獫狁故以韓侯奄受北國東有淮徐故以樊侯式是百辟皆宣王中興大略說頗有理詩詞式遄其歸言速歸其國也惟是時齊當武公厲公文公之時仲山甫未嘗別封一齊疑厲公暴亂之後使監其國耳又按宣王之備東南北方如此其慎而後犬戎之禍乃在于西豈非天哉

經史答問

六

卷四

問淮夷之征宣王一命吉甫再命方叔三命召虎四命皇父何其難靖也曰淮夷去岐豐絕遠倚江漢之險知西北帥士不習于水故難服易叛成王初年與三監叛又與奄叛伯禽封魯又與徐戎叛穆王時徐戎率九夷伐宗周厲王時淮夷入洛虢公長父征之而不克此其明徵也

問南仲皇父程伯尹氏常武詩所言四人皆王命之卿士歟曰記周鼎銘有曰司徒南仲又曰惠敢對

揚天子丕顯敷休是南仲以司徒爲上帥休父以程伯爲副帥皇父以太師爲監軍而尹氏掌册命之史非必吉甫也

問清廟小序尙書大傳僞申培詩說王褒皆言詠文王之德而朱謀瑋以爲清廟四章上章始奏維天之命獻文王維清獻武王烈文燕助祭者其說何如曰周公居攝之七年既成洛邑率諸侯之來朝者祀文武也清廟丕顯丕承卽書言丕顯哉文王

經史答問

七

卷四

謨丕承哉武王烈洛誥稱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可證維清卽武宿夜緝熙文王之典者言續明文王之典也維清二字下疑有關文

問我將享帝明堂祭天當用特性而曰維羊何也曰配享之文王用太牢故得有羊

問執競僞申培詩說謂昭王禘康王之詩而朱子又加成王豈以詩有成康字歟曰成康者成大功以安天下也稱祖無削去王號單稱一謚之理且斥



之曰彼是大不敬也

問臣工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偽申培謂祭先農朱子謂戒農官朱謀瑋謂春省耕當何從曰愚以為亦祈穀上帝之詩故曰明昭上帝

問噫嘻序言祈穀偽申培謂祈穀東郊以成王配享然歟日記徐與喬經史辨體以為祈穀後祭社稷之詩康王時成王主在彌宮祈穀之郊先作龜於彌宮故承卜吉于成王廟而言噫嘻哉我皇考成

經史答問

八

卷四

王既昭格於爾大神矣今惟望率時農夫云云

問有瞽序言合乎祖當為洽祭歟曰雖為禘則此詩應為洽矣但合樂為言五音鼓革磬石祝圉木簫竹管匏與書益稷禮樂記不同因思乃奏者金奏也和鳴者絲聲也實與書禮之言七音非異而皆不及土

問萋苴敦琢何解曰有萋有苴言包匭之盛也追琢其旅言玉帛之盛也旅即庭實旅百之旅可備一

說

問天保定爾古人雖質直以爾汝稱君究疑不敬曰凡詩中言爾皆猶如此也爾者如此二字之合音問敬之前六句羣臣進戒後六句成王受戒偽申培詩說以前言為成王所述然否曰非也此詩人敘述其言也荀子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三卿授策亦終以敬

經史答問

九

卷四

問其鋪斯趙趙考工記注引作搗說文無搗字當作何字曰搗即搗字也廣雅說詁搗刺也此詩毛傳趙刺也搗合古韻

問絲衣寶靈星之尸有可證否曰戊月祭房星祈蠶也蠶為龍精故祭天駟酌兕觥蠶為絲故尸衣絲祭前一日夕時主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士升自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門塾告濯具又往門外視牲反基告充及出門外舉鼎鬯還入基告



潔釋禮輕禮之次也此祭神也兕觥旨酒接口也  
末二句嘏詞

問于以四方何指曰如伐越戲方伐靡伐衛伐磨伐  
宣方伐蜀伐厲之類

問左傳楚莊之言大武與今詩不同何也曰楚莊所  
述似合賚桓武爲一詩共二十句所謂其三乃第  
三句也其六乃第六句也卒章終其章也據此則  
大武之詩先言文王次言武王末總言文王武王

經史答問

十

卷四

亦合周公作詩之體未知是否不敢質也

問儀禮聘禮記賓爲苟敬敬而曰苟此何誼也曰愚  
謂此非從草之苟字爾雅釋詁肅亟速也釋文亟  
或作苟說文苟自急救也從羊省从包省从口會  
意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美善同意古文從羊不  
省按敬字從此詩抑無曰苟矣禮記大學苟日新  
離騷苟得用此下土文子符言篇小人從事曰苟  
得君子曰苟義皆此苟字也或云此字亦誤作蕝

廣雅釋詁四蕝救也左文十七傳又朝以蕝陳事

問魯頌四篇序皆云頌僖公前明朱謀瑋以前三篇  
爲伯禽時事其說可采否曰讀費誓則淮夷之患  
伯禽時已然若僖公事不見于春秋惟從齊桓會  
鹹會淮兩役何足爲頌

問戎狄是膺兩句孟子以爲周公何也曰吳草廬謂  
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當在土田附庸之下今錯  
簡也頗有理

經史答問

十一

卷四

問玄王桓撥玄王爲契謚歟曰謚法始于周契爲元  
王乃後人之尊號殆因天命玄鳥而曰元王也猶  
湯爲武王者武亦定亂之通稱

問詩言蠻荆舒荆楚無單稱荆者何也曰荆有二  
禹貢之荆州在南卽荆楚也雍州之荆岐在西非  
荆楚也故言荆必加一字以別之

問僞書二十六篇夫人知之而毛西河獨信之有古  
文尙書冤詞之著其說不同何也曰僞書有確鑿



可證者如堯典二十有八載四句孟子明引之今分在舜典中一也禹謨引左莊八傳德乃降降乃奉服之奉此魯莊公語而誤引之二也五子之歌乃太康仲康武觀等兄弟五人淫溢康樂遭羿之亂須于洛汭史臣傷時憂世而作今以為太康有母弟五人皆賢述禹戒而作歌古書所未見三也仲虺之誥推亡固存四字乃左襄十四傳中行獻子語而連用之四也湯誥敢用玄牡數語用論語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墨子兼愛篇略同然論語真孔注謂墨子引作湯誓而墨子則以為禱旱之詞五也咸有一德將告歸按太甲復歸之後伊尹本無告歸之事此仿周公復政明辟之意鑿空撰出者六也旅葵葵讀為酋豪之豪西戎無君稱疆大有政者為酋豪今乃以犬高四尺之葵當之七也周官六服羣辟又曰五服一朝按禹貢五服周禮九服且前後矛盾八也又不學牆面用論語正牆面而立使不讀論語

牆面二字不知何語九也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用論語而割去上孝乎二字以周語令德孝恭代之不知孝乎惟孝四字為句自有偽書至貽誤後人并論語亦誤讀十也又爾惟風下民惟草用論語然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今割去此句其誼難明十一也君牙夏暑雨四句用禮記緇衣然緇衣夏日暑雨資冬祈寒作對資讀為至也今以怨咨連文而去上文一日字增下文一咨字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妄行改竄十二也此斷非冤獄

問宅南交下鄭康成謂有日明都三字摩滅其說似乎無據曰尚書大傳中祝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則宅南下當脫曰大二字大交亦山名南方交趾之地也可備一說

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按荀子云傅說之狀身如植籜想有異表可識歟曰傅巖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濱于河為通道河



水壤道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之工作故孟子曰  
版築也說蓋武丁居河就學甘盤時布衣之交無  
逸所謂爰暨小人者夙昔深知其賢作其即位欲  
舉而相之慮人心不愜故託之于夢殷人尙鬼然  
也莊子云文王知臧丈人賢欲以爲相而恐羣臣  
眾庶之不服乃假諸夢而稱先王之命以臨之其  
事正同黃帝之于風后力牧亦如是耳

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今此篇既

經史答問

西

卷四

戊午以下顛倒錯亂不似他篇之完整何也曰書  
敘伐殷之伐當作代往伐者孟子所謂滅國五十  
也歸獸者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遠之也逸周書  
世俘篇是其情事雖未可卽以當武成然大略如  
此故有血流杵之語不如僞孔所云也後儒乃復  
取僞書而考定之其亦可以不必矣

問洪範皇極取詳八政五紀取略疑有關文曰吾吳  
有余燾者上書欲以王省爲歲至則以風雨繫于

五曰歷數之下謂九疇皆有闕文惟四五紀不闕  
爲給諫所彈不果施行余宋人

問大誥敘云三監及淮夷叛鄭氏以三監爲管叔蔡  
叔霍叔然否曰此鄭私說也三監者武庚封邶管  
叔封鄘蔡叔封衛也周書作雒篇商子刑賞篇以  
蔡叔爲霍叔此誤字亦非

問君奭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  
不說周公作君奭按史記云周公踐祚召公疑之

經史答問

五

卷四

故不說馬融云周公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  
爲公貪寵故不說後漢申屠剛傳太子賢注周公  
還政宜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三說不同當何從  
曰愚以爲周公留洛二載成王正位于西京召公  
輔之其時王之左右近臣有與召公不合者故召  
公不說而欲去位周公留之作此篇也左右如立  
政所言王左右公或因是而作立政歟書序相成  
王絕句爲左右絕句爲猶因也不然周召賢聖何



至相疑書編弟在多士無逸後必非居攝之始矣  
問呂刑訓夏贖刑是穆王輕刑恤民之意歟曰穆王  
車轍馬迹遍天下其時絀於財用故申虞書金作  
贖刑之法名為施仁實亦足用也

問文侯之命劉向新序馬遷史記皆以為襄王命文  
公重耳亦可通否曰重耳不聞有義和之字為此  
說者以秬鬯彤弓與左傳合耳其實非也

問逸周書多有關文曾見足本否曰未也惟先君子  
有手書於簡端者凡闕文悉為補足而不署名未  
知所據何本抑即先君子擬筆疑弗能療也今先  
將書序錄出奉覽閱恤凶年作糴匡文王作大武  
大明武小明武三篇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  
大匡文王率六州事商作程典程廨文王康民立  
政作秦陰九政文王為西伯作九開武王既克商  
建三監以救其民為之訓範作大匡文政武王觀  
殷作大聚武王勝殷祀廟告俘作世俘武王秉天

經史答問

六

卷四

下論德施賞而定位以官作考德武王有疾詔周  
公屬小子作武敬復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  
五權晉侯尙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將  
復王位作太子晉以上似非臆造惟詔字秦始造  
以當詰字詔周公一語不能無疑其商誓篇所補  
何父殷侯尹氏又庶士御事及太史比又今予其  
來尹師之敬諸戒又明祀上帝克集於享又恭帝  
之來革紂之命又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亦  
惟紂敷虐于爾庶邦淫酗無度罔顧于商先誓王  
天大降威畀我有周爾冢邦君無敢又予其往追  
商紂又予則虔劉滅之又亦辨百度厥才美左右  
予亦無罅漏餘各篇皆有補見予周書簡端記不  
能悉錄

問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一書可傳否曰必傳之作  
也予又為增校數十條寓書往來再三商定未審  
今改刊否朱君作守滇省音問契闊今擇予說之

經史答問

七

卷四



精確者一二爲吾子陳之如常訓篇困在空空當  
作金古法字卽下文言萬民無法也繼匡篇企不  
滿壑三句企亦金之譌壑乃輕之譌當以三字爲  
句作四句讀也武稱篇美女破舌舌當作后祭公  
篇所謂嬖御固莊后也允文篇賦均田布布當作  
市均田卽周禮均人之均地均市卽司市之均市  
也又綏用士女當作女士乃合韻十五謂女子十  
五以上也夏小正綏多女士詩釐爾女士家語孔

經史答問

六

卷四

子曰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越語句踐令國  
中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漢書惠帝紀女子  
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凡皆蕃息人民之政  
也鄠保篇族乃不罰罰當作詈讀爲離合之離也  
合韻世俘篇王遂禦循追祀文王禦循當爲絜捐  
之誤卽詩之吉蠲也度邑篇汝幼子庚厥心庚續  
也讀如西有長庚之庚實爲庚字也武備篇細書  
命細當作紬讀爲紬史記之紬也五權篇克中無

苗苗讀爲貌如芮良夫云王貌受之之貌呂刑惟  
貌有稽說文引作緇此苗見通段之證也時訓篇  
咎徵之咎下咎字當作蒙恒風故地不凍凍蒙爲  
韻也諡法篇治民克盡曰使使當作嚴孔晁注克  
盡無恩惠也嘗麥篇宗揜大正昔昔者大正名也  
又紀于大帝帝當作常僞君牙正用此文也又厥  
巢其猶有枝葉巢當作槩字之誤也官人篇不文  
而辯文當讀爲素也又華廢而誣廢當作庖字之

經史答問

九

卷四

誤也又懼不盡見于眾而貌克下文獨而弗克從  
容克易三克字皆當作充克易之克大戴則作謬  
也王會篇解隃冠冠字故書作寇孔晁注亦奇魚  
是解隃爲地名與下文隃冠異也太子晉篇非舜  
而誰故書誰下有能字能與財熙爲韻也又木當  
時而不伐夫何可得按當連下且字爲句且吾爲  
韻言適遇明智當及時問也詩狂也且椒聊且蓋  
詞助也周祝篇榮華之言後有茅茅當讀爲矛也



又為天下者用牧牧當作壯易曰君子用壯乃合  
韵孔注失之又不善故有桴桴當作格讀如格君  
心之格乃合韻孔注失之又維彼幽心是生包包  
當作孕乃合韻也

問儀禮士昏禮用雁注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順陰  
陽往來婦人從夫似之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  
雁注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是謂用鴻雁之雁但  
雁之為物不可多得即如六禮須用五雁帝都之

經史答問

字

卷四

內一歲而昏者萬人可云極少然五萬隨陽之雁  
何自而來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物此何以故曰  
雁當讀為鴈鵝也昏禮用鵝今俗尙爾詩雖雖鳴  
鴈正作鴈鵝如鷄司晨故曰旭日始旦而毛亦以  
為鴻雁之雁古人說經有師承不敢立異其實於  
理難通必是鴈字野鵝曰鴈家鵝曰舒鴈周禮醢  
人鴈醢禮記內則舒鴈翠即此鴈也

問士冠禮賓字之冠者對注對詞未聞不識將何為

詞曰愚按對者應也無詞

問士相見禮何其略曰此篇疑皆是記經已闕

問夏小正鷹則為鳩傳曰則盡其辭也謂鷹為鳩變  
而之仁故盡其辭鳩為鷹變而之不仁故不盡其  
辭其義若何曰小正言則者凡十有三若皆以盡  
其詞例之實難強解

問小正三月執養官事傳養長也何解曰此養字當  
訓使也古文作菽與養日養夜之借為彙字者異

經史答問

字

卷四

問小正四月取茶傳曰以為君薦蔣是謂即七月灌  
茶之茶何以四月可取曰愚以為爾雅之檟苦茶  
茗飲也若云今蘆花之類則取非其時

問小正八月玄校傳讀校為玉藻絞衣之絞謂婦人  
未嫁者衣之似難通順曰校鄉學也夏尙玄言鄉  
學則國學可知

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皆有隕麋角之文傳不云又  
言之如五月菽糜何也曰乾鑿度鄭注引小正十



二月鷄始乳周書時訓篇大寒之日鷄始乳小戴  
呂覽季冬之月皆言雞乳淮南作鷄呼卵疑隕麋  
角爲鷄始乳之誤文也十二月乳故正月桴粥

問大戴禮所存三十九篇惟夏小正有傳是戴德所  
撰否何以獨釋此篇歟曰傳疑出公羊穀梁二子  
手筆與春秋傳相似非延君著作也萬用入學傳  
稱今時大舍菜夫大舍菜禮秦漢寢已不行所言  
今時宜謂春秋時矣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問大戴武王踐阼篇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喙口  
戕口詞與机誼似不相涉曰聞洪頤煊云机當作  
机古文盥字大有理

問踐阼篇擾阻以泥之何解曰愚謂擾當作擾塗也  
卽莊子之郢人阻讀爲觀視也

問勸學篇如日參已焉何解曰當作而日參省已焉  
問公冠篇成王冠詞使王近於民遠於年何解曰年  
當讀佞

問漢昭冠詞嘉祿句何以不合韻曰祿當作福也  
問推遠稚免之幼志稚免何解曰免當作孺以需旁  
古亦作寫而誤也

問詩潛雖伏矣潛伏是重語歟曰潛當讀爲稌積柴  
水中以聚魚也以其積柴曰稌以其投米曰糴糴  
卽糴字同實而異名同事而異字也

問論語無適無莫專主不肖二義似言君子之於事  
不是君子之於天下矣曰適本讀爲敵卽詩無然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畔援也莫讀爲慕卽詩無然歆羨也就待人接物  
說

問可爲仁之方也已方本訓舟相竝此當作何字曰  
方字多段借四方借爲傍方圓借爲仁比方借爲  
仿方行天下借爲旁方苞借爲房方表借爲望方  
命借爲妨方始借爲當此方術之訓則借爲法也  
方法一聲之轉

問干戈或揚或毛傳訓鉞揚史記樂書弦歌干揚索



隱謂與錫同則威揚二字似難連屬曰毛訓威為鉞鉞變聲也非斧戍之戍愚以為威讀為越發越之誼揚本字舉也與弓矢斯張句法一例

問論語是知也可讀為智字否曰說苑雜言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據此知與仁對亦可讀且疑論語脫其半

問戰國東西周曰平王東遷以後所謂西周者豐鎬

經史答問

西

卷四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蓋考王初立封其弟桓公揭于河南為西周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公沒亦諡惠愚按考王之十五年桓公之曾孫班已可封則必非幼歲可疑一也父子皆諡惠可疑二也

問東周秦興師章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劉向曾鞏本盡字作畫是否曰禮記祭統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作畫可通下文得九鼎厚寶也按寶當作實

問東周周最謂金投章是何計之道也道字何解曰道當作過

問秦謂穰侯曰章為君慮封苦於除宋罪重齊怒曰苦於除絕句除者去故官就新官也見漢書景帝紀注苦快也見方言二

問齊田忌亡齊章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經史答問

五

卷四

復於齊曰當相齊絕句

問齊欲伐魏章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犬兔俱罷各死其處似非事理曰此與鵠蚌相爭漁者得利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同喻

問齊宣王見顏觸章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曰宣王左右嬖倖取多孟子王顧左右而言他左右皆曰賢正是人主受病處又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按是非字相應猶言是邪非邪



語本老子

問齊靖郭君善齊貌辨章或作昆辨曰貌古作兒誤昆也嬰之貌辨與文之馮諼作用又不同

問齊韓齊為與國章韓同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曰同當作因

問齊楚王死章無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曰當是闕文又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按當故字絕句

經史答問

美

卷四

問齊孟嘗君將入秦章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挺可疑曰挺當作延又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按降兩句絕下淄水當謂與時水澠水交合處其流大也

問齊孟嘗君舍人章若臣不肖也注是否曰當與下文輒以頸血前足下矜連讀蓋以言刳之注非也舍人與公孫宏唐睢輩同一伎倆

問齊人有馮諼章券徧台赴矯命合赴謂何曰赴字

當作起屬下讀

問齊孟嘗君逐於齊章君滿意殺之乎何謂滿曰滿意猶言欲得而甘心也燕策所云得志亦同

問蘇子說齊閔王章其說甚善曰言皆不詭于正特所謂不戰者做人以自強非罷兵息民意耳

問齊田單將攻狄章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曰箕頤能邱為韻下壘者言逗遛不進也又結處三乃字寫田單正極寫魯連

經史答問

毛

卷四

問齊魯仲連謂孟嘗君章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于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曰下養字當在陽得上誤倒二公謂周公太公也不然何不云二子

問楚江乙說於安陵君章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曰此小人之言也何得為君子

問楚荆宣王問羣臣章果誠何如果即誠歎曰威王



問莫敖章子孰誰也賈誼亦云猶尚如是古人自有複語

問楚張儀之楚貧章乃召南后鄭爽而觴之何禮曰古固有夫人獻觴之禮特饗大賓客耳

問楚張儀為秦破從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何解曰之適也

問楚王后死章曰大略與齊策薛公獻七珥同

問楚襄王為太子章曰此篇文字警快絕倫不可不

讀

經史答問

卷四

无

問長沙之難章秦恐齊之敗東國曰敗是收字之譌

問楚有獻不死之藥章曰齊威燕昭秦皇漢武皆入

海求仙方士之惑人時已浸盛此中射之士欲悟

主而以身試法忠何如之鮑彪之論悖矣

問客說春申君章曰賦語如讀離騷然與荀子賦篇

大同小異

問楚或謂楚王章曰此篇絕似荀子

問趙智伯從韓魏兵章韓魏之君曰云云曰韓上當有為字不詳其人

問趙張孟談章曰孟談有陶朱公之智而忠則過之

問晉畢陽之孫豫讓章曰趙襄子廁上不殺豫讓有君人之度又豫讓眾人國士之言施報雖不可語于君臣之際要亦天理人情

問趙蘇秦為趙王章吾所苦夫鐵錐然自入而出夫人者曰以鑽之出木屑喻人中傷之也

經史答問

卷四

无

問趙武靈王平晝閒居章曰此篇純用排偶時文之金鍼也

問趙燕後胡服章曰春秋有夷言之主戰國有胡服之君正同

問蘇子說李兌章土梗曰此與秦策桃梗土偶同喻而此言土梗木梗土言梗奇語

問秦趙戰長平章尉係死曰秦獲都尉尉係繫而死也



問秦攻魏章吳師道注代諒毅對秦云云何如曰此迂而不能行也使秦無轉身處急則敗矣況秦亦知勿與政之必不能也姑爲此說以受幣耳一切領之何害

問建信君章尺帛之喻曰猶孟子巨室璞玉之喻與下客言買馬亦同

問馮忌請見趙王章接手挽首曰挽者俛字之誤此與范雎見秦王別是一副筆墨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問魏樂羊爲魏將章曰吳起殺妻樂羊食子功名之士無聖賢之心使其投羹而殺敵亦必成功英雄輒作此態非人情不可近宜文侯之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中山君乃效紂之烹伯邑考亦獨何心

問魏公叔痤病章爲弗能聽勿使出境曰爲字猶卽也若也

問魏秦將伐魏章而臺已耀游已奪矣曰臺已耀游疑魏地名然無考

問韓齊令周最使鄭章史舍以犬喻君策士無禮如是曰左傳臧武仲亦以鼠喻君則故觸其怒耳

問韓公仲使韓珉章已而秦王昭曰此昭字當是旁注

問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又何新陽人敢索曰新下脫城字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問韓相公仲章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曰權當是權之借字伏卽上文伏於山中之伏三字連上讀非人名

問燕文公時章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曰桓因蔡姬蕩舟伐蔡遂伐楚召陵之役遂以定霸故曰名益尊也注皆非又吳諺云渴不飲鹽滷此策曰饑不食烏喙正同

問陳翠合齊燕章曰陳翠不如觸讐之婉而簡



問燕王噲既立章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曰此安得為殉國邪

問張儀為秦破從章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注裁處裁也曰注非是裁即才語詞也與纒財皆通用

問燕蘇代自齊使人章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曰振當讀為軫收也又戰不勝不可振也振當作拯救也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問燕太子丹章曰荆軻把秦王之袖時秦武陽能一臂之助則事成矣乃立陛下不動邪猶之死也何其愚

問宋公輸般為楚設機章與墨子所載異曰竊疾之喻其說尋常詎遂足以止攻宋哉墨子所記為近是

問衛衛人迎新婦章曰此章當是衛嗣君病章君必善子下錯簡喻言之貴以時也

問中山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曰以一杯羊羹亡國蓋如鄭之龜魯之鼃口實之微皆足以致怒而召既古人謹小慎微以此

問中山司馬喜三相章趙使者來屬耳曰屬連也言來之數也

問漢書張耳陳餘傳贊責其勢利之交然歎曰愚謂二人皆不失為賢也皆忠于趙者然耳代趙耳少媿耳

經史答問

三

卷四

問陳平傳大王資毋人師古解資為天性曰非也當讀為皆

問灌仲孺傳嬰媿為資使賓客請何解曰按當資字句資藉也以前之過夫而強與俱夫藉嬰而往也問丙吉傳長安士伍尊何解曰按伍氏尊名非如師古說

問李尋傳翼張布舒曰張亦宿之一不如張晏說也問儒林傳孔甲為涉博士師古曰名鮒而字甲曰甲



是魚之訛

問漢武帝元朔四年詔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何解曰  
內長文乃大肆赦之誤晉灼張晏師古注俱強解  
問漢書紀匈奴斬內地人每祇云數百斬匈奴人動  
云萬級數千級豈軍情上聞亦如後世之不實歟  
曰元狩二年李廣既殺匈奴三千餘人何至盡亡  
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乎

問始皇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王綰等議于海上曰

經史答問

書

卷四

林者狀字之誤也

問英布之禍與自愛姬生于妬媚何謂妬媚曰媚字  
當作媚義見世家

問李廣傳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從音縱張晏與師  
古說孰是曰上文已有使中貴人從廣張晏說是  
也而諸妄校尉以下妄實部字之譌張晏說非也  
是時廣軍幾沒當絕句下罷歸為句又史記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下有去病與青有親句班書削

之義短

問漢酷吏趙禹傳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  
之請曰當于報謝絕句不如師古注也

問綱目新莽地皇二年太子臨莽子何以稱太曰不  
宜稱太是以帝子莽也賢臨尤不宜稱太也又毀  
漢高廟高下宜增帝字

問漢食貨志下賈誼曰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  
古曰詳平也曰詳詳古通用將甚當絕句

經史答問

書

卷四

問漢郊祀志上羨門高最後師古曰最後亦人姓名  
共五人然歟曰四人耳言羨門子高之顯最後也  
問漢郊祀志上末其春公孫卿至采藥以千數六十  
一字曰似是衍文

問匈奴傳曰王莽改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以同  
聲字改歟曰王莽傳則曰改匈奴單于曰降奴服  
于又互異

問王莽傳下虎豹股栗何解曰是時巨毋霸驅虎豹



以戰也師古云言戰懼甚非是

問漢書凡言如發蒙耳即禮記昭然若發矇之義歟

曰非也蒙猶童穉也如誘童穉言易也

問楊敞傳山郎曰自是出郎之謫張晏解似非

問古人多字孟字季然歟曰此非字也其行第也相

呼如是

問孔光傳封為簡烈侯名實相副歟曰簡則有之烈

安在耶

經史答問

美

卷四

問史丹傳撻鼓何解曰自是撻鼓之誤

問漢書三劉刊誤朱子文辯正二書有可采取否曰

劉攽朱子文於古文句法字法全未夢見所評至

為淺陋亟宜削之即如高紀高祖常繇咸陽攽曰

常作嘗按經史多段借字不能盡注也以告之諸

侯攽曰之字衍按左傳告之字不可勝數也使人

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子文曰於文多室家

二字又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子文曰多漢王二字

按狂妄之甚也使舉兵畔楚又果使畔楚子文曰

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按何其妄也

合諸侯子在關中者攽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按

諸侯之子也與下詔不同漢王起行勞軍子文曰

多漢王二字按妄也萬民與苦甚攽曰與讀曰歟

助詞按繆甚也殊死以下攽曰殊自死刑之名按

殊為死刑而非刑名也軍吏卒會赦攽曰有罪者

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按如攽說則會字為贅當

經史答問

美

卷四

從如消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攽曰諸侯子總謂

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按此亦謂諸侯之子也

此所以為我禽也宋祁曰此下疑有其字按妄也

此東西秦也攽曰多西字按妄甚也死罪已下宋

祁曰已當作以按已以同字已古以俗也署行義

年攽曰義讀為儀謂儀容貌按義容貌也書鳩義姦

究是也儀圖度也詩我儀圖之是也何得以借字

改正字乎於是上媢罵之子文曰於是二字宜去



之按何其妄也與其將曼正臣子文曰多一與字  
按下文云與匈奴共拒漢知信與其將立趙利也  
紀傳皆不誤又景紀祖有功而宗有德效曰有功  
者亦稱租商祖甲是也按應顏說皆是商質非例  
其餘見予漢書簡端記

問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何謂也曰王氏農書云  
卽江南之架田也一名葑田葑卽菰根以葑泥附  
木架上繫浮水面葑根繁而善糾結刈去其蔓便

經史答問

美

卷四

可耕種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郭景  
純江賦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  
挺目然之嘉蔬當謂此

問魏書文帝爲夏侯愔於鄴東城門發哀孫盛非之  
曰禮天子哭同姓於廟門外是歟曰太祖父嵩雖  
有夏侯氏子之說究未可謂同姓況夏侯曹氏世  
爲婚姻乎

經史答問卷四終







鸞孔盤雲呂揚采文之  
 華也而野鶩瓦雀亦具  
 毛蘭檀從風呂流芬香之  
 至貴也而芭蕭蕞艾亦有  
 臭味世之老師宿儒說經  
 鏗鏗才人墨客道古媿媿  
 者固已多矣固已精矣如  
 僕陋劣乃復伸眉搖筆振  
 振有辭斯誠醯雞并鼃之  
 見哉然而穿穴群言差勝  
 博奕勒成一編可佐譙譚  
 或者得如凡鳥小草之被



色滋榮與所謂靈禽嘉卉  
 同游並茁於六合之內亦  
 未可知也若謂覬附於作  
 者之林則僕何敢  
 同治癸酉季春塗水  
 喬松年自識





羅摩亭札記卷一

徐溝喬松年



今人墨守講章見持古義者則訝而譁之宜為通儒所笑然漢儒拘墟膠執如師丹因劉歆移書博士請立左氏至乞骸骨此等見識與今之章句鄙生何異

容齋隨筆謂易中所言魚皆指巽

易羣龍無首無首戒以勿先也即無為禍始無為福先之意

宋均曰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博羅張萱疑耀

夕惕若厲 說文 趙景真與稽茂齊書注 漢書王莽傳

後漢書謝夷吾傳皆以四字連讀

羅摩亭札記卷一

女子貞不字謂不孕育非謂不許嫁古人無以許嫁為字者

毛西河說良是

袁楷曰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誤雜入繫辭中當

移出附於文言後說雖新而極有義

胡船明易圖明辨謂天地之數易與洪範共之大衍之數唯

易為然洪範不得有之言大衍者不可雜以洪範此語尤精

先天圖無所依據有識者多指其偽愚按作此圖者借說卦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四語立意但其

圖天南地北恐未得為定位水火仍相對未為不相射於此

四語亦未符合也愚意說卦此語但泛論其理並非指為方位當如此若因此語而為圖以實之則誤矣

卦變圖及筮儀皆非朱子所作門人妄增耳

古文尚書朱子疑之而未昌言斥之明梅氏鸞作考異乃力

攻其偽盡發其覆本朝閻百詩作疏證以申其說王西莊鳴盛

又作尚書後案及後辨以竟其義後出之書以前人之書為

基繼長增高益詳且密故王書尤精此外通儒多同此議史

遷親從孔安國問故今之古文若果為安國所學史遷不容

不見乃史記所襲用尚書之文皆今文而無一句古文是史

遷並未見此古文也則非安國所學明甚據此一節即可斷

羅摩亭札記卷一

其為偽而無疑史遷所述有在今文尚書之外者疑是安國

所受真古文矣西莊後案既開東晉古文之偽又蒐討鄭康

成注於羣書而彙存之其為功於鄭學洵大

毛西河謂古文不偽作冤詞以折梅闕此亦愛古守舊之意

與其輕疑不如過信亦未可全非特作偽之顯而易見者莫

甚於割堯典以為舜典增出二十八字彼姚方輿者何所受

之直臆造而已臆造而割裂之致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堯之

事未終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入於舜典矣孟子引此語

而曰堯典真鐵案也必不得已而欲強分為二或於月正元

日舜格於文祖以下別作舜典而刪去粵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固亦無稽猶勝於從慎徽五典斷章也 王西莊後案  
曰姚方輿祇妄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其  
濬哲文明以下十六字則劉炫所妄增蓋據陸氏釋文以言  
之釋文曰日若至協于帝十二字爲方輿所上或此下更有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立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陸氏之意似謂二十八字之異本姑亦  
行之但王肅無注蓋陸釋此音用王注也是此濬哲文明十  
六字王子雍無注毛西河讀此乃以聊出之於王注爲句無  
施也爲句謂此十六字出於王本之據如毛說則無施也一  
句不可通矣西莊以毛說爲非西莊是也西莊指爲劉炫所  
羅摩亭札記 卷一 三

增者因炫有偽造古文孝經之疑而炫舉此二十八字割爲  
舜典請列學官故斷爲炫增 西莊後辨錄數條於此臯陶  
邁種德德乃降左氏莊八年莊公謂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  
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杜注於臯陶邁種德下曰逸書也  
於德乃降曰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是德乃降是莊公語非  
書也 襄十一年臧武仲謂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  
上所爲民爲之乃其所也引夏書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  
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  
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由  
已可矣此蓋與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同

意僞傳及疏皆非也 五子卽是五觀楚語堯有丹朱舜有  
商均啟有五觀古今人表啟子五人號五觀列於下中五子  
之歌當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非五子能作歌述祖  
德感時君愚按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孟子引葛  
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  
大悅當是湯征之文不應入虺誥又引僕我后后來其蘇復  
有書曰兩字必別是一篇古文乃以接於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之下謬矣愚按孟子三引此書皆曰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古文尙書減去二字  
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羅摩亭札記 卷一 四

朕躬孔安國注曰此伐桀告天之詞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  
今文以此數語入於湯誥而孔傳不援論語以爲解同一孔  
安國果其見此湯誥而爲之作傳豈注論語遂忘之顧乃旁  
引墨子曰爲湯誓哉周語內史過引此亦以爲湯誓韋昭注  
亦以爲伐桀之誓 湯誥逸文見史記殷本紀凡一百二十  
六字愚謂此是史遷  
受之孔安國者伊訓逸文見於漢書律曆志所引曰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 緇衣引尹吉卽尹告又引太甲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  
三句緇衣目爲尹吉古文乃入於太甲 桐是地名非湯墓  
所在劉向告成帝曰成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因行水



乃得之在薄 孔安國時安知湯之葬處孔傳曰經營桐墓立  
 官非也 咸有一德史記及鄭注皆列于湯誥之後太甲之  
 前自是成湯時作古文乃列於太甲之後偽孔傳目為戒太  
 甲不可信愚按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甲仲虺作誥又曰湯  
 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是  
 作咸有一德繫承既黜殷命必是與湯誥同時所作乃見天  
 君臣咸有一德之義今指為戒太甲而為追溯之詞謬甚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  
 子引書如此以上文引詩例之則此引書當至武王恥之皆  
 是書語乃斷以此武王之勇也與上文此文王之勇也相配  
 且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所以見武王之勇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五

古文改為余何敢有越厥志便與孟子說經之意大不合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親而不忠則誅之管蔡是  
 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今偽孔書傳乃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  
 家之少仁人正與論語注大相反豈有出一人手而彼此互  
 異如此者 今朕必往湯誓有此語蓋湯之與師民猶有疑  
 故湯告以必往若武王則八百諸侯畢集無疑無沮而襲湯  
 以爲言豈非夢語 哉生魄謂月之三日月初生也鄉飲  
 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說文月部霸字云月始生霸然也周  
 書曰哉生霸承大月則二日承小月則三日此以下所引說文語止  
 是西莊  
語旁死魄謂二日即哉生魄之前一日也劉歆以死魄爲朔

生魄爲望或以爲望之次日皆非也偽古文乃增一哉生明  
 之旨既欲以月之初生爲生明則必擠生魄於望後而不知  
 其戾於古訓愚按班書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  
 與說文不同而哉生明之目總屬妄造 昭  
 我周王天休震動史臣言之則可武王自言則不可 牆面  
 襲取論語字放心襲取孟子字 以上皆王西莊語

說文霸字下日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  
 書曰哉生霸 白虎通日月三日成魄 此兩條以生魄爲  
 在朔後之二三日 漢書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武  
 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二月庚申  
 朔甲子陳於牧野一月之朔或是庚寅或是辛卯  
 旁死魄或是初二或是初三 孟康注旁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六

死魄日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 志又  
 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  
 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甲子王乃泚沫水 天保正義孔穎  
 達曰月至三日始死魄而出謂魄死而月生  
 即孟康之意 此數條以死  
 魄爲在朔後以生魄爲在望後兩說相反未審孰是 律歷  
 志又謂月采篇曰三日曰朏近人王筠說文句讀改許君承  
 大月承小月兩語曰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  
 三日謂之朏此亦強爲分屬無所依據西莊謂旁死魄即哉  
 生魄之前一日恐亦未合也

遠典皇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  
更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右今文益以  
泰誓白魚入舟為二十九篇梅鷟曰二十九篇謂二十八篇并序  
為二十九篇偽泰誓出自民間不在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  
內愚按梅說是也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  
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  
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 右古文二十五篇又析堯典之半  
作舜典析皋陶謨之半作益稷析盤庚為三篇析顧命之半  
為康王之誥并序凡五十九篇孔安國序以此論之則二十九篇一篇是序明甚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七

任鈞白曰今文二十八篇多方在多士之前多方曰惟五月  
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多士承之曰昔朕來自奄語意相  
貫祇一伐耳古文以多士居前多方居後作孔傳者遂謂伐  
奄有三亦因膠執多方篇中至于再至于三故謂是言夫至  
再至三本非實數意謂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  
將大罰殛之耳任謂多方在多士之前蓋本梅氏鷟所序然  
史記多士在多方之前而王西莊孫淵如所序目次亦以多  
士在前蓋本書序也不知梅氏所據在何書當再考之 梅  
氏之序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爽  
尚書後辨說命下入宅于河辨內引白公子張不記出於何

書當檢之

任鈞臺曰漢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實武帝即位之五十年也  
衛皇后傳外戚世家不及巫蠱事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孔  
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卒  
於史遷之前更不知有巫蠱之獄今其序曰會國有巫蠱事  
顯非實也其意蓋據班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宮  
以為確證不知自班氏乃要其終而言之獻之是一時之事  
將頒於學宮而遭巫蠱不果又一時之事今作安國自語則  
舛矣

崔東壁述曰三苗已竄三危禹何為又征之且以舜之德不  
羅摩亭札記 卷一

八

能格乃舞干羽而遂格此是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允征羲  
和廢職罷斥可矣何用興師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又言既戊  
午而獨不言月無此文例荀子凡引書皆曰書云其引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兩語乃指為道經則本是道經語作偽舜典  
者竊取之

文選注三引放勳欽明是唐人以四字為句後漢書馮衍傳章懷注亦同  
宅南交下鄭注曰南交下三字摩滅故以意補之所補即曰  
明都三字古文南交下別無三字蔡注亦未申明康成之說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  
一句百姓謂有爵有姓者故喪三年四海庶民則不行三年



喪但過密八音而已

說文吳字下引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曰吳此引虞書當是說書之語非經文也必是說欽若吳天之傳今詩傳於吳天有此語而書傳則無之是亦孔傳不足信之一端五經異義以爲是歐陽學之說

五品不遜謂父母兄弟子非中庸之五達道淮南子則云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此略與中庸之達道相近

史記殷本紀述契商頌正義引書皆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後漢書鄧禹傳策順帝注亦同唐石經五教下重文尙可辨

蘿庵亭札記 卷一

九

今本脫五教二字

王嘉封事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咎繇謨之詞愚按今作無教佚欲蓋傳寫之誤而孔傳亦以無教逸欲爲訓是以疑孔傳爲僞

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愚意七始詠尙可通來始滑則絕不可通 古文七作奈其形近來而致誤 安世房中歌有七始華始之句

堯舜固稱帝禹亦稱帝有夏一代之君皆稱帝史記可接也目爲王者蓋後人之意若果當時史臣斷不敢不以帝號予禹今大禹謨不曰帝禹而曰大禹知其非實矣

王西莊曰蔡邕獨斷漢明帝詔有可采臯陶篇製冕旒此指余欲觀古人之象數語也可見彼時益稷並不分篇又揚子法言至孝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爲忠謨合臯陶之爲嘉是則稷契亦必有贊帝之言載於益稷篇中子雲猶及見之而非僞古文割裂臯陶謨爲之者

任鈞臺曰臯陶謨無曰若稽古四字吳草廬曰伏生本無此四字梅賾所增華蟲傳曰辨也愚按考工記方土圖火山龍鳥獸蛇鄭康成於鳥獸蛇下注曰華蟲也與書傳異

書傳以作會宗彙斷句蓋以宗彙爲酒尊謂畫山龍華蟲於宗彙而截去日月星則不成辭矣孔仲遠以日月星辰山龍

蘿庵亭札記 卷一

十

華蟲六章爲在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析粉米爲二至于陪尾漢書作橫尾

宋傳寅禹貢說斷力駁鳥鼠同穴之說以爲只是山名無同穴之事見亦陋而固矣

皇帝清問下民古文作君帝柁榦栝柏古文作榦榦栝栝今本尙書多從古文獨此兩條從今文

李善注越石勸進表湖南暨聲教五字作一句 益庚序將始宅殷東誓謂是將治毫殷孔仲遠謂東說非序是也

微子我舊云刻于孔傳刻病也子謂微子王充論衡引此文



云我舊云孩子謂紂時卽性惡此解甚新而人匙引用  
秦誓數紂之罪罪其官人以世三代皆世官未可爲罪也以  
是爲罪蓋執後世以律往古此亦作僞之一節乎  
鴻雁箋引書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未言何篇或是  
真秦誓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於民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新序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盟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  
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此與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  
有越厥志語意相合

蘿蘿亭札記

卷一

十一

召誥凡言越幾日皆從本日計數起如戊午社於新邑越七  
日甲子自戊至甲共七日也畢命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自庚  
至壬共三日也惟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自丁至  
庚蓋四日矣則所謂越三日除去丁未一日愚意當從召誥  
畢命召誥是今文定不誤畢命雖古文而此語出自律歷志  
亦不誤武成惟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此數語采於律歷志餘是僞作其越幾日之數  
不可從也  
武成逸文漢書律歷志凡三段作僞武成者但襲其一而忘  
其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僞古文襲之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厥  
劉商王紂又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  
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鹹於周廟此  
二段僞古文遺之

中吳紀聞曰余憲改正洪範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移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日月三日四曰星辰五日  
歷數之下意固相貫但六經不可擅爲移改卽洪範內惟辟  
作威數句似與高明柔克不連又當移置何處耶  
陸士衡弔魏武文李注引尙書高明柔克而解之曰高明謂  
日月也

蘿蘿亭札記

卷一

十一

旅葵馬融謂葵作豪謂會豪康成注亦然謂西戎遣其會豪  
來獻見於周  
惟爾元孫某臨文不當諱此諱之者是成王發金縢而讀之  
史臣讀至此爲成王諱康成說  
康叔之康乃國名非諱也康叔先封於康後移封於衛故祝  
佖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若是諱無緣錫命時以爲名也  
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是其地矣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  
康所作酒誥梓材是成王移封康叔於衛所作三篇非同時  
也  
文選張峻爲謝詢作求置江東孫氏守家人表李善注引尙



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 今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  
革夏俊民甸四方李注以俊民作駿命連革夏作句文義勝  
於作俊民但李所據不知何本

任鈞臺曰武王十五年有誥沫土之誥見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又

有明大命於沫邦之誥故舊本首言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

之誥蓋史臣追唐孔穎達謂無稱誥之理刪去成字蔡氏乃

並康誥三篇皆目為武王矣梅鸞以為成德之訓不及任氏

之解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伏生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

若曰致啟蔡氏之誤仁山此言不知何據

論衡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三

多方臣我監五祀按竹書紀年三年伐奄五年遷殷民於洛

營成周七年周公誥多士於成周愚疑此多士即是多方竹

書誤記耳此與臣我監五祀恰合 孫淵如謂伐奄一在誅

武庚時一在營成周後恐非 任鈞臺解臣我監五祀謂武

王十二年立武庚成王元年武庚叛王伐殷以十三年十四

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計之合五年尚恐非是

班固典引蔡邕注御東序之秘寶句以流其占下注引尚書

曰顛頊河圖雜書在東序解之曰流演也雜書皆存亡之事

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愚按此所引於今本大異且申言

雜書則雜書二字定非衍文梁蔭林曰顛頊是天球之誤愚

謂四字音形相去甚遠不得謂因近似而誤此與張士然請  
為孫氏置守冢表注內所引革夏駿命同是漢時別本耳

鄒陽獄中上書司馬喜膺脚於宋注引呂刑日曠者脫去人  
之曠也今呂刑無此語注亦無此語

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

伯禽弟禮坊記孔疏謂君陳是伯禽弟殆本於此此外不知

尚有可據否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前儒論

成王教臣歸功於己非賢君之言愚按坊記子曰善則稱君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四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引君陳此語以為證此理以君教臣則

不可也以臣教臣則可也故就君陳論之則其言有弊自坊

記論之則其言無弊排古文者謂古文皆采摭經子所引逸

書以成文愚按於此一節其采摭之迹即顯而可見者坊記

固無臣人咸若時一句偽古文既欲用作君教臣之詞則不

能不益此一語若果有此語坊記必不刪之也

若有一介臣釋文馬曰耿介一心端慤者公羊十二年亦作

一介文選注亦屢引作一介

公劉為后稷曾孫書武成詩大雅疏並同愚按此之曾孫對

先祖而言凡裔孫皆可稱非以祖父子孫曾孫五代計數而



言也國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宿失官蓋棄爲后稷而世其官故曰世后稷也及夏衰而不宿失官其距棄固已數代史記誤以不宿爲后稷之子若是后稷之子何至遠失其官且其時夏政未衰也公劉是不宿之孫劉敬傳曰周自后稷十有餘世公劉遷邠斯言得之 燕周古史考已疑史記之誤

春秋繁露引書厥辟去厥祗

歐陽尚書說曰蟻猛獸也見曹子建白馬篇詩注

尚書大傳沈四海鄭曰祭水曰沈顏延之郊祀歌注

詩之標題先題毛詩國風次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

蘿蘿亭札記

卷一

五

鄭氏箋孔疏謂周南關雎第一及詩國風是太師舊題詁訓傳是毛公自題毛之一字是河間獻王所加鄭氏箋是鄭自題此亦臆造如周南關雎第一六字爲一句是太師舊題毛公何肯於其中竄入詁訓傳三字河間獻王喜毛學亦未必增此毛字大抵此題乃東漢學者爲之未可定爲出於何人之手至鄭氏箋尤不容自稱爲氏或謂雷次宗所題雖不可信猶勝於謂爲自題也

陸德明釋文曰舊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余按朱子詩說載自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以此一段目爲大序而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直接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目爲小序是以前後兩段爲小序中一段爲大序不知何所據而斷之如此

陸德明釋文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略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愚按陸氏此言意謂序無大小之別意良是然前

蘿蘿亭札記

卷一

六

儒既有此目亦當求其說陸前謂舊說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至末謂之大序此但謂關雎也自葛覃以下三百四篇之序當名之曰小序耶當名之曰大序耶在先儒似概指爲小序愚意三百四篇之序雖長短不同而非出一人之手前人或謂子夏作序而毛公踵爲之或謂毛公作序而衛敬仲踵爲之序或與傳異義自非毛公所作文選錄詩序題爲子夏作固以序在毛公之前然愚細審序語其發端一二語或至三語發明大意者則古序在毛公之前者也其推闡之語則後儒衍之或卽衛敬仲所附益後漢儒林傳謂衛宏爲詩序當指此耳四庫全書提要



論亦如此 釋文所引鄭詩譜今詩譜不見有此語其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極為難解小序在前大序在後豈在前者月漢兩朝合作在後者乃是本文耶其意或以關雎序為大序餘三百四篇序為小序乎 絲衣序曰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謂鄭志答張逸曰高子之言非毛公所著以是觀之則序後推闡之語為後儒附益無疑

三百四篇序其後儒附益之語與毛傳不合者鵲巢傳但云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而序乃曰德如鵲鳩乃可以配鳥不應一人兩義若作序時先立德可以配之義其作傳必

羅摩亭札記 卷一

七

發揮之今兩說不同知傳是毛作而序非也陳風宛邱鄭風羔羊曹風鵲鳩衛風君子借老序與傳皆不相應

詩序起語縱非子夏毛公作而詞句簡而有要後儒附益之語便多枝蔓即關雎首章變風變雅蓋穿鑿之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殊不切於情事又解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尤不成文理將謂臣工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抑謂宮人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抑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此只錯綜夫子所云哀樂傷淫四字湊逗成文隔塞不通既曰憂在進賢而又曰哀窈

窈窕豈賢之別名耶而無傷善之心疏謂無傷害道之心尤不可通予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以聲音言之樂記所謂聲淫及商即此淫也絲聲哀即此哀也序以性情言之大誤此亦後儒附益之語 毛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是明以淑女為后妃鄭箋乃迂曲其說謂后妃之德和諧則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厥妾之怨者謂三夫人以下是以一則字代是字謂后妃自為后妃淑女自為淑女詩遂為后妃求淑女所作而又以好匹君子為和好厥妾何其紆折不近情也 鄭以哀窈窕為哀窈窕亦

羅摩亭札記 卷一

六

以窈窕無可哀也但序意以哀樂淫傷錯舉非衷字之誤孔穎達又覺不淫其色於語氣不合乃謂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如是曲解可謂支離 朱子解詩多誤而於關雎尚得大意亦曰作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已失其旨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人或謂展轉反側即是哀而不傷琴瑟鐘鼓即是樂而不淫解亦良得然如此遂可謂性情之正則壯男渴欲得妻者皆能之矣 愚謂關雎之詩原無深義文王為世子娶婦此是宮僣侍臣贈詩如後世之催妝因而被諸管絃以付樂府迨累仁積德



既受天命追溯所由遂以冠諸詩之首但以爲言言非以爲理語孔子所贊指其音節非謂詞句說詩者就詞句以求義理斯舛矣朱子謂宮人試思當爲何人之宮人耶王季之宮人則非體文王未必於未娶之先置宮人以爲侍故愚斷爲宮僚侍臣所作寤寐反側是假設之詞並非事實所謂善謹不虐者

楊升菴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無由知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愚按此所引伊川先生語不知出何書以大序爲聖人作豈以爲孔子所作耶前儒以未有此論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九

雅頌皆入樂二南亦入樂獨國風不入樂耳漢儒混二南於國風於禮之胥鼓南詩之以雅以南皆不敢謂爲二南乃指爲南夷之樂其誤實甚獨宋程大昌斷爲卽二南之南最爲卓識然必欲移易毛傳篇題刪去國風二字則又非矣左傳明言風有采蘩采蘋豈可刪哉二南雖在國風之中而可入樂餘風則徒歌而不入樂南自是樂名漢儒未達斯解乃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蓋萬古如長夜也周南召南正如大雅小雅

呂氏春秋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候禹於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

黃東發曰抄曰王雪山云南是樂歌名卽大夏也黃是朱子弟子雪山名質

漢儒正雅變雅正風變風之說迂而不可通其說以爲雅者正也至幽厲之詩不可言正則又目之爲變雅果使幽厲之詩不得爲雅則何如不編於雅乎何必既列於雅而又別之爲變雅乎王風與變雅又何所區別乎蓋雅之異於風者以音節不以文義不以美刺如今之唱曲同一曲文或爲崑山調或爲弋陽調如就字句以求其所以異者則舛矣宋程大昌曰南與雅頌皆合於樂其餘諸國之詩皆徒歌不入樂又曰詩有南雅頌猶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各有其體非命名卽有優劣也此言最爲得之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十

南陔六詩有序而下綴有義亡辭知作序之時此六篇未亡毛公作傳之時此六篇已亡而衛宏亦無從附益序語也古語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刺此謂取美詞以諷之作謂作樂之作周公居申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候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卷耳之詩求賢審官其訓已久朱子解爲后妃思文王於情得矣而於起化致治似無與也儒者或疑后妃不當預聞國政不知邑姜太任太姒皆所謂聖女非可以唯酒食是議概



之者對之聽婦言者惡其惟其言之是從後世所嘲婦唱夫  
隨故有執雞司晨之戒若后妃有違見卓識知求賢才以助  
國斯固贊君德而非奪主權妻道也亦臣道也曷為而不可  
乎 所謂我者非后妃躬駕訪賢亦非指使臣奉使勤勞但  
設言賢者之難得爾 楊用修曰陟岡陟祖若后妃思文王  
而登山飲酒殆傷於義此蓋代文王設想陟岡陟祖文王之  
行役僕是文王之僕曷能是文王飲酒若後世詩計程應說  
到梁州非后妃自道升菴此意頗新然是就朱注衍之耳非  
經旨也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毛傳於季女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三

解作徵主即與序不合鄭箋引昏義謂婦人始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而祭牲用魚芼以  
蘋藻與季女字相合而又曰季女設奠則非禮也斯又鄭君  
之迂左傳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苟為非禮左傳何故舉  
以為美詞耶朱子仍指為大夫妻恐大夫妻不得稱為季女  
箋又曰季女不主魚俎魚俎實男子主之此只据特牲少  
牢俎皆男子主之一語而推其意別無所憑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列女傳謂召南申女許嫁於鄭夫禮不  
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因作是詩按今之爭財禮而  
稽婚期亦可援是以自解乎

野有死麇無感我悅無使厖吠貞女拒狂且之詞元人王柏  
乃以為淫奔之詩視朱子曰鄭風多為淫奔尤無情理柏又  
謂關雎男女之事不可為篇首益迂而妄矣此所謂陋儒乃  
得從祀兩廡予所不解

一發五豮凡十二箭為一發猶覺象

抱衾與禡疏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專夜餘八人姪婦六人為  
貴媵二人為賤二人一夜五夜則周而復始夫人不須別設  
帳餘夜二人故抱帳往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如初一日媵之  
姪婦抱帳往初二日二媵二人初三日夫人姪婦初四日夫  
人姪婦御畢便抱帳還初五日夫人專夜則與君同帳也至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三

十六則夫人專夜十七則姪婦二人抱帳往十八姪婦二人  
十九二媵二人二十媵之姪婦亦御畢抱帳還 所以用帳  
者其意謂一人同君宿一人當別一帳則雖兩人實抱一衾  
一禡也又以此五日一周言之若值小建則姪婦缺一夜之  
侍矣此實仲遠自造典禮公羊以左右二媵為貴  
詩小星鄭箋解抱衾與禡是諸妾肅肅然行或早或夜以次  
進御禡者牀帳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洪咨齋曰宮  
嬪何至抱衾而行况於牀帳非一人所能致此詩蓋行役使  
臣之詩愚按洪君此說亦如朱子之臆斷耳官人抱衾後世  
不廢斯制未可非之至牀帳謂牀上之帳非謂抱牀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宋戴岷隱曰洵誠也言我心甚誠而意不得申也岷隱名溪

騶虞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宋嚴華谷謂騶是騶御引七騶虞是虞人

深則厲說文作砮謂積石以渡此解良是有狐之詩謂在彼淇厲是矣若解作褰衣則淇厲不可通也

出宿於沛飲餞於稱宿當作縮謂縮酒稱謂祖稱之稱是遣女告廟之事惠松

飲餞於稱稱當音彌集注稱字下注音你勿讀時嘗疑之後見釋文引韓詩作坻始知朱子於此音蓋有取於韓詩然從

蘿藤亭札記 卷一

三

其讀而不改從其字何耶

六珈之制見漢書與服志

蒙彼縞絺是繼袷也鄭箋謂當暑袷延之服語不可解正義以袷延為熱氣尤非是以朱子解作束縛蓋繼即縲繼之繼

袷類羈絆之絆以此生義然夏日服絺而束縛之恐無是理愚按說文褻字下引詩作是褻袷也褻但作私服解袷字下

解作衣無色也以此解之只是以絺為褻衣而不凍染如今人之著本色夏布汗衫耳 段懋堂說文注謂袷延是漢語

蓋指摩汗澤之意亦是臆度 愚又按蒙彼縞絺是以展衣蒙縞絺非以縞絺蒙展衣則縞絺只是褻服無疑若必於繼

字之義求之則子虛賦有綸袷之語袷即繼也亦綸袷之類 綸袷婦人服見史記索隱

朱子注詩彼黍離謂苗似蘆高丈餘誤矣似蘆高丈餘者 秣也俗語謂之高梁院黍與稷相似故詩人謂以為黍也乃

是稷耳謂心憂而目眩若是高丈餘之秣不至與稷相溷 揚之水是嘆平王微弱不能使侯國奉職轉勞王人出戍若

謂刺平王不仇申而內德之乃為之戍非也明言三國非僅 戍申詩中彼其之子即指應戍三國之侯猶曰夫已氏云爾

顧氏棟 高說

襄二十六年七子賦詩獨伯有以鷄之責責見斥子展賦將

蘿藤亭札記 卷一

三

仲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未嘗以淫詞責之昭十六年

六卿賦詩子壽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韓起亦未嘗以媒瀆譏之是爾

時說詩實如小序之意而非如朱子目為淫奔也野有蔓草 小序曰思遇時也語最耐涵泳而又曰民窮於兵革男女失

時思不期而會此即為朱子開其說矣若實指為男女失時 思會所作則何堪賦以贈答故是以愚指序末之語為後儒

附益也 子太叔賦褰裳小序曰思見正也以見韓起為見 正固無不可但其詞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毋乃近傲且狂

童又誰指乎然韓起乃日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似



不可解愚為之解曰狂童指楚子太叔謂晉不邇鄭鄭將折而入楚然楚實狂童非我所樂從也韓子善之者善其言之切於事理鄭不入晉即入於楚耳

詩齊子豈弟鄭箋作團團謂開明也與下之發夕相對為文謂方明即行也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固夸美之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使用奄人宜終致趙高之禍

兼葭之詩李天生曰此是周民思其故君

無衣之詩管絃若曰此詩之作蓋豐鎬之民望平王中興復伐西戎如南宋之初中原父老望旌旗耳所謂王指周天子

羅摩亭札記 卷一

五

而言非秦君也晨風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周民念君之詞月出詩第二章舒懷受兮受字從丈與從又之受字不同其音本讀作到不煩改叶今本皆作受誤也惟宋葉呂氏讀詩紀不誤 此詩皆取險僻之字為後世詩人晦澀一派所託始揣其必當用受字不用受字也特懷受與天紹殊不得其解耳

天天是椽張衡曰速速方毅天天是加是天天當作天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且為啟明夕為長庚泛謂明星不指為何星孔疏啟明是太白長庚不知為何星鄭夾際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然則今人以長庚為太白者誤矣

與雨祁祁顏氏家訓引作興雲祁祁於義為長

管絃若世銘以時文名世其說經謂姜嫄是無夫而孕商頌

天命元鳥當是元鳥氏非鳥卵也此二解雖是創論頗合事

理管是武進人嘉慶中官御史

大戴禮謂帝嚳四妃姜嫄生后稷簡狄生契慶都生堯常儀

生摯 江鄭堂滯曰鄭箋謂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

妃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堯去嚳世甚遠是堯稷契皆非嚳

子也為高辛世妃蓋謂高辛後世君之妃也鄭堂又謂有邵

乃姜嫄母家嫄感帝武而孕必是其夫不以棄為子并令嫄

大歸故棄長而即有邵家室迨奕世滋大遂祇推本於姜嫄

羅摩亭札記 卷一

五

之德特為作廟不復追祀其夫以情度之理或然矣 馬融

以后稷為嚳之遺腹子亦以周人只主姜嫄不主帝嚳故為

是說如為遺腹所生為之子孫者豈能忍置其祖不如江鄭

堂之說為近之也 稷契若是堯弟斷無堯不肯引以為佐

而待舜命官之理以此可破其誤 置之隘巷平林寒冰皆

欲棄之而勿字也故名之曰棄鄭箋乃曰天異之故姜嫄實

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是姜嫄知置於寒冰必不死

也烏有是理哉毛傳以履帝武為從高辛以行語固平正然

無解於隘巷平林耳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

祀序先妣於先祖之上先妣謂姜嫄先祖謂后稷



不曰成之謂不程課以時日韋昭國語注如此解

昊天有成命之詩成王不敢康先儒之說皆謂卽是文武韋昭注國語亦然愚按詩明言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明是二后指文武成王指武王之子成王誦卽周語亦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循周語意義解之豈得以成王卽指文武二王哉朱子定爲成王誦良是

詩稱亦右文母毛傳以爲文王之后太姒馬融解有婦人焉遂指爲文母宋邢凱坦齋通編曰文母猶之啟母卽文王之母王季之配太任也漢書杜鄴方正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

蘿摩亭札記 卷一

毛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文母謂太姒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愚按邢劉兩說爲長

詩在泮獻誠在泮獻功或以泮宮講武爲疑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謂告后稷也又謂郊學也是類宮爲郊學且祀后稷因其祀后稷故告武功小學在郊此

曰天子以小學爲辟雍郊特牲王立於澤鄭注澤澤宮也按澤宮必卽是辟雍王制獻誠於學固無可疑齊有彗星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新序雜事第四

中庸引詩衣錦尚絀而釋之曰惡其文之著也按詩無此句

但有衣錦裝衣鄭箋曰裝禪也禪穀爲之句中衣裳用錦而

上加禪穀爲其文之大著也 愚按穀是今之亮紗加於錦

上猶見錦文但不大著非全不見錦故有合於中庸之道半

詩此句下鄭箋是庶人妻嫁時之服碩人詩此句下鄭注此

是道中之服至國乃易法服翟裼是也則裝衣固非禮服孔

沖遠正義引衣錦裝衣爲衣上有衣之證誤矣 單穀卽是

今之亮紗者洛陽令郭珍每當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

毅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吳主使伎女羅毅裸體蹋鼓歌寶

皆笑以此兩事觀之知單穀卽是今之亮紗見太平御覽

黃之紀曰太王翦商翦勤也謂勤王家意本爾雅釋詁然釋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天

詁曰翦籌勤也郭注未詳其義則勤之解猶未確太王雖不必有翦商之志而周室開基推本太王亦子孫歸美先人之道正不必爲之諱而曲爲之說

左傳解詩與小序毛傳相合者如碩人爲莊姜作黃鳥哀三

良桑柔爲芮良夫作以及卷耳四牡常棣湛露彤弓車奉其

解並同也其稍異者無衣之詩序以爲利用兵左傳以爲哀

公爲申胥而賦文王左傳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序無此語

斷章所引左氏之解有與序傳異者宣十五年昭十年兩引

陳錫載周皆以能施爲訓成八年引還不作人以求善爲訓

宣九年昭二十年兩引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至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文三年引之以喻子桑之忠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襄二十四年引之而以爲有令名也夫是皆別出一解非本旨耳 定九年引竿旄彤管似以彤管爲微物與毛傳亦稍不同宣十二年引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謂爲怙亂與箋同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謂爲忠也亦與箋同

楚詞注引詩諄于不顧廣雅引詩歌以諄止諄告也卒或作卒與孔略似故說作訛

尚書考靈曜五穀稗熟注引詩植稗菽麥

爾雅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

陳琳爲袁紹討魏武檄引詩無然畔換

蘿摩亭札記 卷一

无

桐城張舜卿欲更定大武七詩之序以於皇時周爲第一天作高山爲第二文王既勤止爲第三昊天有成命爲第四於鑠王師爲第五綏萬邦爲第六於皇武王爲第七左傳引大武只三章與今次第亦不同

朱子解詩有不如序及疏者亦有勝於序及疏者其不如序及疏者 卷耳序后妃求賢朱后妃思文王 柏舟序仁人不遇朱指莊姜愚按孟子引憂心悄悄愠於羣小以况孔子孔叢子曰讀柏舟見匹夫之志不可易則仁人不遇之 雄雉序刺衛宣朱婦人思君子 靜女序刺時箋君及夫人無德故陳靜女彤管之法朱淫奔期會 木瓜序美齊桓朱男女贈答 君子于役序刺王朱婦人念夫行

役 君子陽陽序閔周朱婦人喜夫歸 采芣序懼讒朱淫奔 丘中有麻序思賢朱婦人望所私 將仲子序刺莊公朱淫奔 遵大路序思君子朱淫婦爲人所棄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籟兮 狡童序皆刺忽朱皆淫女 褰裳序

思見正朱淫女語所私 丰序刺男行女不隨朱婦人期男

子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 風雨序思君子朱淫女喜見所

期之人 子衿序刺學校廢朱淫奔 揚之水序閔無臣朱

淫者相謂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朱男女相遇有女同車數賦以贈答定非淫詩風雨子衿古訓相傳尤爲昭著東門之

輝序曰刺亂也其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一語即是衛宏附益之者殆不可信惟溱洧一篇是士女放情冶游然鄭箋謂相與戲講遂行夫婦之事亦可笑 東方之曰

蘿摩亭札記 卷一 无

序刺衰孔疏女拒男朱女就男 晨風序刺康公朱婦人念夫 東門之池序思得賢女配君子朱男女會遊 防有鶴

巢序刺宣公信讒朱男女有私而憂 菁菁者莪序樂育人

材朱燕飲賓客 其勝於序及疏者 關雎序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朱美太姒 終風序遭州吁之暴朱指莊公 君子

偕老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箋尊敬之如天帝朱見者驚猶鬼

神 葛屨傳以好人爲女子卽縫裳之人朱以爲卽褊心之

人 伐檀序貪鄙無功而食祿朱美不素餐者 葛生角枕

錦衾傳謂齊則角枕錦衾箋謂夫雖不在婦自齋而行事不

失其祭正義謂夫既不在妻將攝祭乃出夫之齊服而觀之



朱皆不取 衡門序誘掖僖公朱隱居自樂 株林箋以胡  
爲乎株林從夏南爲國人責問之詞以匪適株林從夏南爲  
靈公諱抵之詞蓋以兩句爲一句不得謂章四句矣朱以四  
句皆爲民相語之詞 陽有甚楚序疾君淫恣朱人歎不如  
草木 七月女心傷悲傳箋女子感時而思嫁公子謂女公  
子言與女公子同嫁朱不取此說 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箋婦之新來時甚善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以戲軍士朱  
不取此說 伐木舊作六章朱作三章 黃鳥序刺宣王朱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 我行其野序刺宣王朱民適異國失  
所依 十月之交序刺幽王箋刺厲王孔疏亦謂厲王以豔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三

妻爲剝妻朱以豔妻爲褒姒 楚茨信南山 甫田 大田  
序皆刺幽王朱公卿有田祿者 瞻洛 裳華 桑扈 鴛  
鴦 頰弁 車牽序皆刺幽王朱諸侯美天子天子美諸侯  
天子燕諸侯諸侯答天子燕兄弟親戚燕樂新婚 賓筵序  
衛武刺時朱武公悔過從韓詩說 魚藻序刺幽王朱諸侯美天  
子 采芣序刺幽王朱天子答諸侯 黍苗序刺幽王朱召  
伯南行 生民履帝武傳從高辛行朱履大人拇迹用鄭箋  
履大神  
之迹 民勞板序皆刺厲王朱同列相戒 崧高序吉甫美  
宣王朱吉甫送申伯 烝民序吉甫美宣王朱吉甫送仲山  
甫 韓奕序吉甫美宣王朱詩人送韓侯 江漢序吉甫美

宣王朱詩人美名穆公 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孔疏以  
爲文武朱子以爲成王誦 執競序祀武王朱祭武王成王  
康王 臣工序諸侯助祭朱戒農官 噫嘻序春夏祈穀朱  
戒農官 雖假哉皇考箋指文王既右烈考箋指武王朱皆  
指文王 閟宮朱更定章次 有舊說本誤而朱子循之者  
有狐綏綏箋謂婦人寡而憂是子無爲作裳者朱從之  
凱風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朱從  
之

詩序自小弁以下至何草不黃皆以爲刺幽王朱子惟於鼓  
鐘白華兩篇取序說餘皆不取愚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蘿摩亭札記 卷一

三

頰弁車牽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采芣黍苗諸篇皆  
不見有刺譏之意惟魚藻但言王之飲酒安居或近於刺耳  
朱子目鄭詩以淫奔是望文生義其詞句固近似也唐朱餘  
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  
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本朝商寶意詩曰託買吳綾東何須問  
短長妾身君抱恨尺寸細思量若不知作者何人不知作者  
何意但望文生義則洞房固新婦之詩吳綾固寵妾之詩誰  
曰不宜朱子目鄭詩以淫蓋類此孔子謂鄭聲淫非謂詩也  
儒者總混詩與聲爲一故關雎之不哀不傷鄭之淫皆誤屬  
之於詩關雎何幸鄭詩何冤



蘿摩亭札記卷二

徐溝喬松年鈔撮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伯或作帛以為裂縞之字也然古鼎銘有云單子伯者是子伯原有此稱但不可解耳若以為裂縞而比之內大夫終是無理

左傳初獻六羽是侯國用六也公羊則謂公用六侯用四魯侯國而用六僭也然魯固稱公或可用公禮

左傳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揮之謂懷贏揮之蓋先則奉匭沃盥後則悔而揮去之謂揮匭與盥器奉匭沃盥是妾媵之事見儀禮 懷贏欲以匹耦自處故揮去之疏謂揮匭也謂以濕手

蘿摩亭札記卷二

洵其衣是誤為重耳揮懷贏於情事不合

左傳天子經略注聚土為封曰畧謂經營此畧書曰申畫郊圻經是申畫之意畧是郊圻之誌今用方畧智畧則因六韜三畧之畧而衍之

舟鮫守之陳詩庭曰說文作澤之目御御之重文作鮫疑當作舟鮫

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杜注謂思歸愚謂魯方睦鄭豈得明言思歸此蓋傷時之無霸

左傳襄十年臨于周廟杜注謂文王廟此注誤也周公為祖魯公為宗周公廟為太廟魯公廟為世室此外惟有姜嫄闕

宮若別有文王廟則魯頌與禮記何故不一及之耶 趙伯循曰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更為率臆自造典禮即援杜注文王之廟以解之亦不相合伯循之意若以為杜注所言文王有廟是也則何不就文王廟行祭乃迎而令其下就於周公之廟耶若謂本無文王之廟但於周公之廟增祀文王而令周公退處於側毋乃不情乎伯循此語本無所據集注不當采之

春秋子野卒左傳謂毀也方望溪顧棟高皆謂是季氏所弑故書法與子般子赤一例誠能於數千年後上窺聖心 按顧又引趙木訥經筵黃若晦通說趙又引趙存耕之語此數

蘿摩亭札記卷二

書子皆未見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謂書其弑逆於簡冊傳之萬世不能改用以為懲此外如天王狩何陽齊豹書盜之類就舊史之文修之所謂大義數十者其餘或曰或不曰或稱字或稱名與夫尋常朝聘會盟皆是恒詞說春秋者動謂有一字之衰一字之貶遂疑夫子執筆如後世作書發凡起例先立科條愚竊以為不然夫子謂述而不作又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乃肯自剝格律以為予奪耶其書王或曰天王或曰王正如後世或稱皇帝或只稱帝非有他義而以王不稱天為貶天子以侯國之臣而貶共主之王先為戎首又何以杜亂臣



乎必不然矣爲此論者總是以私意測聖人疑夫子所爲筆削者別有深文與義大異於人者而不知夫子祇據事直書別無奇特也卽如書許止弑父自是弑矣左氏謂飲其藥而卒太子奔晉直是進酖行弑耳否則胡爲出奔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揣彼時必止先委咎於藥旣不能掩然後出奔君子此語正是因其委咎於藥而逆折之非曲原之也若以爲正論則凡爲臣爲子者皆不可進藥於君父矣焉有是理公穀乃謂止實不弑書弑責其不嘗藥又以書弑爲聽止書葬悼公爲赦止語如兒戲穀梁至謂止哭泣歆飢粥噓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果其如此而日以弑君夫子豈不

蘿蔭亭札記

卷二

三

酷於張湯哉 漢儒解經迂謬類此者多宋儒固亦有廓清之功

公羊精於言理而不善於比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通義而以論仲子桓公則疏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毋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後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論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父不受誅子復仇是也施之等夷乃可非所

論伍員之于楚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亦是也家庭則可而非所論於衛輒之拒蒯瞶故專言其理未嘗不精而所指之人則謬戾無當此管緘若之言誠切中公羊之失世之儒生但能言理議古而不能斷事治今皆公羊之類也

十三經疏惟公羊疏不題撰疏人姓名小學紺珠以爲唐徐彥作今殿刊本從之

敖不可長謂游遨也長當讀平聲謂不可恒游於外若傲爲凶德當絕去之不但不得滋長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當作一句讀今以作字絕句作兩

蘿蔭亭札記

卷二

四

句讀非也 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與此句法正同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容而入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爲一句主人言已當先入敷席方敢延客入是以客辭卽辭其先入敷席也鄭注固辭又讓先入似以主人請入爲席爲序事之詞真入而爲席乃出而迎客客所辭乃在讓入失其意矣集說亦未釋及

奉席如橋衡說苑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衡者此上之橫木蓋桔槔之軸耳

去齊尺謂以手握衣著手之處距衣下一尺蓋太下則須俯身太高則提掇不靈距衣下一尺乃爲合宜非謂距地一尺



蓋搯衣但不令絆足以致傾跌不煩限搯至一尺之高也解  
作去地尺非也 攝齊升堂之攝則當訓攝為整治蓋恐衣  
之散緩若以去齊解之謂為搯衣亦非也

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句承上文解履不敢當階而言就  
履跪而舉之是狀解履之事屏於側是釋不敢當階之意至  
下文鄉長者而履方是退而著履集說以就履為著履其意  
謂以人就履恐非 以就履跪而舉之釋上文則六字作一  
句讀若以就履為著履則就履二字當作一句跪而舉之當  
作一句

嫂叔不通問鄭注問相稱謝也集說無問遺之往來愚謂不  
通問者只不身自問答耳豈使人相問而亦不可哉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五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正義之解不可通陳氏後一解曰此祭  
謂臨食之祭父不祭子謂父食子所進之食則不祭夫不祭  
妻者謂夫食妻所進之食則不祭似可從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集說曰側席獨坐一席  
也一說偏設之變於正席也專席單席也席有重數居喪則  
否愚意專席乃是獨坐一席耳側席謂不正鄉而旁鄉非側  
身坐亦非移席令偏偏設之解未安

或謂曲禮牛曰一元大武一節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此句乃  
後儒孱入余按蔡邕獨斷引此全文正無稷曰明粢一句然

則謂是後儒孱入者信而有徵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不再嫁者故伯魚有服子上之母  
出而再嫁者故子上無服此亦臆度之詞不如周亮工謂出  
母者所出之母猶之所生母也左氏康公我之自出是出字  
之義謂伯魚子上皆庶出伯魚為所生母持服子思則不令  
子上為所生母持服此論最愜大勝先儒

檀弓防墓崩一事江慎修曰殷俗不合葬周俗合葬孔子從  
周古者墓而不墳周人作墳孔子以己為東西南北之人亦  
從周會而而崩孔子悼其未從殷而從周意謂若仍從殷制  
則不煩慮此耳無他意義若新墳值雨而崩既崩而門人修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六

復皆恒情無足訝者 門人後蓋因雨止修墓而返故後也  
可以意得之否則門人徒以墓崩告而孔子曰古不修墓豈  
任其崩而不顧耶無是理也

高郵孫遜人雍正甲辰舉人其論檀弓不知其墓殯於五父  
之衢一事為古人所未到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  
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為倒句蓋殯淺而葬  
深孔子父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知其詳但知植彼  
而不知其為葬為殯至是孔子母卒欲合葬於防而以父葬  
之深淺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葬如其葬而深也  
則體魄已安必不遷矣問於耶曼父之母灼知其為殯乃啟



遷而合葬於時蓋聖人之慎 蓋殯也直是倒裝句法耳  
孔子父爲邾大夫邾曼父之父必是邑子襄殯事者故其妻  
知之確也 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定是仍用殷禮墓而不  
墳雖知其處而不能灼指方位必詢舊人乃知之假使無可  
詢者亦必於斯地前後左右發而求之矣 先儒乃謂孔子  
不知父之葬處但殯母於五父之衢豈理也哉  
縣責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末之卜  
也鄭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愚謂此是公慰兩人之  
詞謂戰未先卜倉卒而敗末字是末字耳蓋古人必卜御與  
車右惟公以此語解二子之意而縣責父仍自責爲無勇故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七

公誅之若公既責以無勇則不必再記責父是無勇也一語  
矣禮文只言責父之死而注乃言二人赴敵而死不解何故  
檀弓于思哭嫂爲位自必有兄然孔贊子謂一子相承以至  
九世是子思無兄此兄或是孟皮之孫孔蔑之子與子思爲  
同曾祖者或疑子思有兄而先亡見鄭志  
蓋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  
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謂  
正寢之中大故謂喪變正義周禮國有大故謂寇災戎禍又  
謂外爲中門之外聖室愚謂居於內是指家室居於外是指  
堂室此大故是謂有寇戎禍或有他變故與家臣子弟謀慮

之若謂聖室未聞家家作一聖室於中門以外以備治喪也  
蓋古人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此家室也所謂內也堂之兩  
頭亦有室此堂室也所謂外也是有疾不可出外則居於內  
之家室有大故不暇入內則居於外之堂室顧或疑致齋當  
寢婦人何故亦居於內然室固是東西房夫婦固可異處正  
可閉戶自精若在堂室則猶嫌焉矣 天子六寢諸侯三寢  
大夫之寢無明文愚疑當有兩寢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  
寢疏曰適寢猶今聽事處既曰適寢而以聽事處比之則亦  
必有燕寢所謂內者或是燕寢所謂外者或是適寢總不得  
指居外爲中門之外有聖室耳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八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或解之曰從謂有以副之也無以副之  
則哀爲虛哀負此一涕故必脫驂以副之愚按劉孝標重答  
劉涖書有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則是舊解  
吾子欲之則瑗請前請前謂我欲先得之伯玉謂文子欲奪  
瑕丘我先欲爭之言此見人苟有所爭則他人皆可相競集  
說謂前行以去非是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鄭注與及也是以聖人之葬  
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十四字作一句讀謬甚漢儒之拙僂於  
此等處可見一斑  
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此是一事舊說析爲二事非



子思之母嫁於庶氏未知其為被出耶抑伯魚卒而改嫁耶  
檀弓又有子上之母死一事人遂謂孔氏三世出妻愚意子  
上之出母謂其生母耳非其母被出也江慎修則謂先君子  
喪出母即指夫子謂叔梁公先娶施氏無子而出之乃娶夫  
子之母顏氏後施氏卒夫子猶為之服非伯魚之母施之被  
出不知何據  
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謂一跪兩叩也然則尋常之拜  
乃每一叩必一跪若再拜則須兩跪矣  
子姓即子孫也 儀禮鄭注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也賈公彥  
疏子之所生則孫是也

蘿摩亭札記 卷二

月令其蟲倮鄭注謂虎豹之屬淺毛其蟲毛乃注云狐貉之  
屬愚按虎豹明明有毛有文豈得曰倮亦獸也豈得與狐貉  
分類原鄭之意蓋以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求倮蟲而不  
得強以虎豹當之考之大戴禮及樂緯稽耀嘉皆謂倮蟲三  
百六十屬聖人為之長然則倮蟲者謂凡人也人固無羽無  
毛無鱗無介所謂倮也人貴於羽毛鱗介四物故居中央凡  
人以聖人為長猶之凡鳥以鳳為長凡獸以麟為長也或疑  
凡人未必有三百六十種未思人類不同夷也蠻也閩也貉  
也戎也狄也苗也氏也羌也長人也僬僥也穿胷也僮耳也  
交趾也以及後世之羯也鮮卑也蠕蠕也僞也蛋也沙人也

狔猪也倮獮也吐蕃也迴紇也黎也狼也狔也今之倮也白  
人也黑人也緬人也此外若泣珠之鮫人日南之野女徼外  
之馬化皆人也細析之類亦夥矣試就鱗蟲觀之只龍與魚  
兩種耳便可指為三百六十人亦何不可析至三百六十耶  
特因家語落一聖字但曰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鄭君必  
但見家語而未尋求大戴與樂緯故強分淺毛之獸為倮蟲  
淺毛之獸又豈能滿三百六十哉且麟鳳龜龍皆神物必聖  
人乃可相提並論若尋常昏愚之人豈可與麟鳳龜龍抗行  
乎 聖人為凡人之長不但謂中土之義文周孔即釋迦亦  
彼土之聖人也即馬哈默特耶穌亦彼土之聖人也 吳草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廬亦謂倮蟲即人  
禮記中之月令即呂氏春秋之四時紀亦即古人所謂明堂  
月令也漢紀永平二年詔曰其班時令注謂月令此是漢令  
非謂禮之月令 魏書李諡傳隋書牛宏傳述明堂而皆稱  
作大戴禮盛德篇是隋以前目為盛德篇唐以後乃以明堂  
篇稱  
母燒灰當是母燒炭觀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可見且  
古人用聖尚未有今之石灰若棄灰於地之灰則不可禁也  
嘗疑七十二候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閉塞而成冬  
為一候強分為二於文為割裂於事為穿鑿後讀五禮通考



已指其謬

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以為別嫁別娶古今無此情理宜毛西河詆之毛謂使人請壻弗取為一句蓋女家若為辭讓壻則仍娶此女而后嫁之是仍嫁此壻義勝於疏然鄭注請成昏是請字必應斷句愚意既云不得嗣為兄弟有可以他娶之道壻弗取者謂壻不肯他娶女家仍以此女嫁之禮也兩字兼指壻家女家 江慎修謂女之父母使人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十一

請壻家取之禮之常也萬一有他故不欲娶則女氏亦不能強然後嫁之此禮之權宜似亦未得經意江又謂不得嗣為兄弟此語正是不欲其嫁此解恐非若此語是不欲其嫁則候至除喪更萬萬無弗取之理矣

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注為南夷之樂四夷皆有樂何以獨取南樂夷樂亦何以教世子此正當是二南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即詩之以雅以南也詩中小雅與南皆可入樂風焉即此南也若南是南方之樂則季子便視為土風矣明堂位味東夷之樂在南蠻之樂若是南夷之樂則當云胥鼓任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注不言夏從春可知此臆說也禮文明言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與書者詔之是春夏之先師為一人故夏則不煩再奠也

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計此禮尙在孔子之前或專指周公第如專指周公則何不即謂為周公而泛謂之先聖劉氏 莒曰虞庠以舜為先聖夏學以禹為先聖殷學以湯為先聖東膠以文王為先聖任啟此固揣測之詞然亦見先聖必非一人矣

不臺門疏謂門外有臺按禮器謂臺門以高為貴則是門在臺上如今作門之有重階乃是以高為貴若別作兩小臺未能高過門也孔疏於郊特牲臺門下疏云兩邊起土為臺臺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十二

上架屋

三老五更當據蔡邕獨斷以更為叟觀俗書嫂字作媮可見或謂老之與叟其義無別竊疑三老是國老五更是庶老故漢以桓榮為三老李躬為五更其各用一人者猶公孤之不一必備也鄭康成謂原各一人以老人更知三德五行則合老更二字串解近於牽強

五味六和五色六章舊說謂五味益滑為六和五色益立為六章愚竊以為不然和者兩味相劑章者兩色相儷六和當是甘與酸為一和酸與辛為一和辛與苦為一和甘與鹹為一和鹹與苦為一和鹹與酸為一和六章當是青與白為一



章赤與黑爲一章青與赤爲一章赤與白爲一章白與黑爲一章黑與青爲一章若甘與苦甘與辛鹹與辛酸與苦皆不可以和也六章以考工記推測之六章鄭氏取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以下爲六章則是方土圖火山龍鳥獸蛇爲七種矣

何敬祖雜詩注引德產之綴也精微

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此殺乃降殺之殺非殺戮之殺注疏皆以爲殺其大夫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非也

大蜡八注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愚按經文當以先嗇司嗇爲一而以百種爲祭之一郵與表嘏當分爲二經文於祝辭言昆蟲毋作言祭並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未及之當云先嗇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四表嘏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鄭注祭百種句謂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意謂祭用百種耳

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焦弱侯曰軒疑是幹之訛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證

月令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管子皆有之王冰注素問引七十二候與今不同易通卦驗亦有之愚按後魏始以七十二候入歷

內則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此爲相對之文謂冢婦毋怠介婦介婦當敬冢婦即兄弟恭之意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作一句讀毋

字貫下謂毋怠介婦毋不友介婦毋無禮於介婦也鄭注非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集說謂前後各十有二旒非也當是前後各六若前後各十二則重不可勝司馬彪漢書儀服志采周官禮記尙書之文制冕天子白玉珠十二旒公侯十旒皆有前而無後恐是臆造

登席不由前爲躡席疏曰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此蓋以爲字讀去聲登席不由前作一句謂登席不得由前爲躡席爲一句乃釋所以不由前之故陳氏集說既謂疏說明白而又謂八字當作一句登席當由前與疏正相反陳於曲禮毋踏席亦謂登席當由前殆非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四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乘以拜賜句服以拜賜句皆當爲句鄭注敬君惠也四字注於服以拜之下是以乘以拜爲一句服以拜爲一句而服以拜賜之賜字一字乃作一句矣不可通也

裼襲之制孔穎達疏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別孔謂襲衣之上尙有正服者以鄭注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襲也詩曰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据此因謂襲衣之上尙有正服是裘之外尙有三重衣子竊疑其不然頃見杭



大宗世駁續禮記集說辨之謂禮經正文皆未嘗於褻襲之外別言正服蓋裘上加褻衣卽是正服以其露見裘故曰褻于褻衣上又加一衣則全掩其裘使不見美故曰襲別無正服此論近是且錦衣以褻之與下文元緇衣以褻之絞衣以褻之之字指裘言非指衣言不得名此衣曰褻衣鄭謂袒而有衣曰褻正謂裘上著衣而仍見裘故注又謂衣必直領以見裘也若襲則全掩裘然愚意更謂只此一衣開之則爲褻掩之則爲襲大宗謂褻衣上加一衣爲襲恐猶未是前儒之意謂褻爲至敬襲爲敬之殺義亦未安兩者各有取義未可以襲爲殺於褻觀無事則褻弗敢充也一語可見若襲輕於

蘿藤亭札記卷二

主

褻則不應用不敢二字予謂此如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蓋有以褻爲敬者有以襲爲敬者服之襲者充美也注充覆也謂覆其美也意欲與上文見美相對然充字訓覆它無所証此充字仍是充滿之義蓋多加一衣是充滿其美褻裘以見裘爲美觀其意似今之反襲裘以多著一衣爲盛服其意如今之意各有取非僅爲覆其美也衣錦綉衣二句按箋云襲是單殺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殺欲其文之大著庶人之妻嫁服禪殺蓋今之亮紗此特嫁服不可執以訓褻襲遂謂衣上仍有一衣裳上仍有一裳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孔疏謂裘與葛之外有褻

衣褻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褻衣謂之爲褻孔意蓋謂裘之外有三衣愚謂孔疏非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君子狐青裘元緇衣以褻之之字指裘謂以衣褻裘著衣於裘之外而又令露見其裘故曰見美也古人裘之孔曰袒出其褻衣謂之爲褻是僅見此褻衣而不見裘蓋不悟衣所以褻裘而誤認此衣自爲其褻經文本無褻衣之名孔自造此名遂至誤解而褻襲遂判爲二衣愚謂裘之外一衣開之則曰褻掩之則曰襲至其解爲左袒出其袖義亦未安執玉奉君之際右臂則著兩三衣左臂乃去其正服之袖是此

蘿藤亭札記卷二

末

袖必虛垂於旁而無所麗當對越趨踰雍容俯仰之際而一袖虛垂於腋側似非禮容或者束此袖於帶間勝於虛垂然行聘時忽而褻或而襲斯須轉變使臣既手有所持必不能又自上下其袖卽在授玉之後而時而貫袖於臂時而擡臂出袖亦豈美觀乎愚謂此只是開其衿以露其裘之正中不與左臂相涉衿固可以反折向內舒卷皆不甚勞也又按疏中中衣孔意既判褻衣爲二則此中衣自指襲衣不知褻襲只是一衣此際不須別立中衣之目至中衣見於郊特牲疏未指爲何等之衣愚謂當是裘內之衣既非禮服亦非褻裘之衣也孔疏又謂葛亦有褻衣東漢陳氏亦從其說愚意



又以為不然裘之褻者欲見裘之美也葛則何美之欲見乎且如孔之意裘外有三衣則葛之外亦將三衣且葛之內必有親身一衣是夏日凡五衣古人恐不至如是之拙滯愚謂禮經固曰裘之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服蓋別乎裘而言則凡春夏秋之衣皆以襲為貴無事於褻也葛而襲者則紵絺絺必表而出之是也表之即襲矣且所謂表者愚意是著於內者絺於外合之近體之袒則夏日三衣庶合於人情或謂表而出之謂以帛若布為裏似今之夾紗殆非也不涉裘而言褻者禮無其文不但葛無褻衣即凡衣服除裘之外皆無取於褻耳 吳草廬曰直其領而露出褻衣為

蘿蘆亭札記 卷二

十七

褻曲其領而掩蔽褻衣為襲江慎修以吳說為非蓋主孔疏左褻之說愚則謂吳說近是但吳謂露出褻衣猶之孔疏之誤而曲領直領所褻者亦太少似不如愚意開其襟則曰褻掩其衿則曰襲之為得也 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鄭注曰父黨無容孔疏未及而於內則服之襲也充美也下發其義曰事父以質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褻揣鄭孔之意皆以袒褻為文也蓋泥於褻裘為文飾而為是言夫褻裘所以為文者文在裘而不在褻今此之袒褻乃尋常之袒褻非謂褻裘故曰不敢即如鄭孔之意然明著一袒字袒是肉袒經文別無他解而並指為文天下豈

有肉袒而可目之為文者乎先儒之拙乃至於此蓋不敢袒褻懼褻也若當父母而有敬事則亦袒褻如祭射則有袒雖當父母而袒亦可也不敢袒褻敬之常袒褻敬之變而為敬之大譬如今人相見以科頭為不敬以冠為敬然臣之於君民之於長官又有時以免冠為至敬試為之說必當日不有大故不敢免冠以此意解不敢袒褻之文斯為得之江慎修乃主孔疏拘矣 蜀李雨村調元謂小衣是襲衣大誤又謂中衣但得襲襲衣不得襲褻衣亦不悖又近人范曾輝四書辨注疑褻裘是毛向外襲裘是毛向裏尤可嗤 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以復綴以崇

蘿蘆亭札記 卷二

六

為一句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為一句按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當為一句夾振之而駟伐當為一句蓋樂以象治上文既取象於左周右召故六成取象於尊崇天子崇乃尊崇之意夾振之而駟伐亦謂樂人之夾振豈謂天子之夾振哉於文義或可言夾振之而肆伐天子盛威於中國也斷不得以天子冠於夾振之上 禮記樂記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並言武王下車即封微子於宋史記則謂成王封微子於宋梁蔭林曰武王封微子於宋為侯迨武庚既滅成王乃進微子為公而承殷後愚按梁說 是微子賢人也武王必不置之閒地俟成王始授封蓋封微



子於宋者尚賢也立武庚於衛者承紂之統也迨武庚自作不靖乃以微子之旁支爲殷後

白虎通引樂記曰塙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鐘兌音也祝致乾音也

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此所謂外指君之寢所謂內指夫人之寢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專就君言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君之燕寢二者皆謂國君與大夫不同大夫則宿於內而異

旅酬下爲上鄭注曰旅行也此注今本無之

哀公問政見家語博學之以下則子思所益非孔子對哀公

蘿摩亭札記卷二

九

袁子才枚謂孔孟每借泰山爲喻以泰山在邦域之中就近取譬也中庸乃言載華嶽而不重明是漢儒在長安就近取譬斷無子思居魯衛而思及華嶽之理此雖創論臆解却精確不易其揣測說經處尙多不能悉合理矣

緇衣引葉公問命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疾莊后母以嬖御疾莊士汲冢書祭公解亦有此三語

格物之格訓來固非也訓至亦非也訓拒亦非也明穆孔暉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格字之訓最古者玉篇廣韻皆作此解又釋典經論有格量功德

及如來德何可格量皆唐以前語亦解作量度愚意格物之格當從此說

格物致知朱子所補之義誠爲空廓故陽明以格爲格其非心之格訓爲格拒以物爲外物然此物字承上文物有本末之物而來未可指爲外物也愚意以度量解格謂致知必須度量事物之理詩曰有物有則禮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皆是此物乃品節條理之謂非飛潛動植之謂自治之道至致知而止致知在格物是爲致知下一注脚非如身心意知之遞加層次無論良知見知聞知皆惟恐其不合於事理必須就事物而度量之期於允當此爲善其致知之用非於致知之

蘿摩亭札記卷二

三

前別有功夫故但曰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也度量既審斯致其知而無弊故可曰物格而后知至也蓋惟聖人自誠而明學人皆自明而誠誠意求其誠致知格物則求其明是自明而誠之道耳朱子用力於大學中庸乃所補致知格物一傳殊不足以切理鑿心不但改大學古本及三綱領八條目之非也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是教人逐物意移也惟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天下惟因知有未盡故理有未窮今乃倒言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所謂極者是何境界一事有一事之極萬事有萬事之極一事之極則作詩必李杜作字必鍾王



乃爲極也萬事之極則必窮神知化如孔孟乃爲極也學者何從致力又何能得當耶及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萬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尤不可解學記論學以年計功孔子自述亦謂與年俱進此乃期之於一旦若禪家頓悟之旨且何者爲表裏精粗何者爲全體大用皆不可指名卽用力之从四字亦殊誤人當如何用力耶勢必卽飛潛動植勞心苦思陽明以格竹不得遂斷爲格其外物實朱子誤之學者果依朱子所補此傳用力未不自敝其精神者且如所言用力之从至於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直是聖人地位豈可以概

羅摩亭札記卷二

三

學者且必待有如此學識乃可言正心修身則曠日持久無復正心修身之候矣若曰格致誠正原是一氣並進不分先後則著大學者何必區其先後耶 愚意自覺與朱子並不大悖惟朱子語似驚於高遠令人驚怖其言猶河漢其窮之一字尤爲誤人今就朱子原意擬爲之辭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求其理也蓋人心之靈爲知而事各有理苟於事理未審則其知猶未精也是以學者於凡天下事之至吾前者當反覆揆度所以然之故與所以處之之宜必期無所差忒而凡事皆得曲當則達於理而不誤用其知矣此謂致知在格物如此似平易淺近學者可以共

喻 或言大學者大人之學固當於高遠求之不當出之於平易此殊不然所謂大者乃在治國平天下若齊家以至致知皆儒生本分無大小之別倘以格物致知爲神化之境則是先神化而後本分斯悖矣聖賢之言平實後儒執一句一字卽強自爲神奇實其受病之處呂新吾謂伯夷伊尹柳下惠只格得一半然則世無孔子卽不必言格物而並正心誠意亦不暇及矣平心思之作大學者果歸重格物至於如此乎譬之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詩中固流露此意錢牧齋注杜乃句句裝入此意爲讀者所憎奉聖言而妄爲深求或故爲張大皆此類也 愚又揣朱子之意亦祇是前人優而柔之

羅摩亭札記卷二

三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四語之意特措辭近於支離遂覺隔閡凡詞人學人立言皆有習氣理學亦不免讀之幽深元遠思之實不切於事情愚嘗謂朱子言語頗有以今之時文言之爛然成章可觀可聽而殊無實際不但有不可行者且有不能講者 又揣新吾之意是誤解知至至字又震於朱子所謂卽凡天下之物而益窮之一語故重視格物以爲非至聖不能當未思至雖訓極而窮極與止極其用稍異知至謂知在此耳非謂窮盡天地萬物也愚且謂至卽是致字而脫其半古文往往不用偏傍卽事有先後之後與而后之后便不同



縉蠻黃鳥毛傳縉蠻小鳥貌朱注鳥聲不如韓詩章句縉蠻  
文貌 韓詩章句之解見文選景福殿賦及王融曲水詩序  
注

切磋琢磨分屬骨象玉石朱注以切琢爲淺以磋磨爲深非  
也以角代象亦非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孔疏曰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  
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己之先是爲慢  
也謂輕慢賢人也此解極合於理今解不能先爲不能早舉  
誤矣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母則拜即在內謂子拜母而母答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三

拜非謂母拜子而子受之也然卽是子拜母而母答拜似亦  
太過余意九拜固有輕重高下之不同或者子則空首母則  
爲手拜以答之乎朱子論婦人之拜謂古人有母拜其子姑  
答拜婦者蓋只跪坐在地但下手如今時之揖耳與余意正  
同

昏義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康  
成據此以注周官內宰寺人九嬪世婦女御諸職謂女御卽  
御妻愚謂昏義之說不可信夫人乃諸侯正妃之稱天子后  
之下不聞有夫人之稱妻者齊也從未有以爲妾之名者此  
內惟九嬪是天子貴妾而亦統於太宰其職曰各帥其屬以

時御叙於王所此謂九嬪分率眾妾以時進御於王也至世  
婦女御皆是女官不可以侍王寢者女御之職曰掌御叙于

王之燕寢用一掌字與九嬪所帥進御者不同蓋如掖廷令  
記長信昭陽之事非身供幸御故知爲女官而非侍寢者天  
官世婦經無人數注謂有婦德者春官世婦經謂每官卿二  
人下大夫四人疏謂以奄人爲之春官以奄人爲世婦則天  
官之世婦亦必是女官而亦非侍寢者且其職只在帥女官  
而濯漑祭之日陳具與內羞又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其非王  
之眾妾可知原昏義爲此言特欲以后與王相對王有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遂撰此語以與相配其實並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三

無依據且又云王后聽天下之內治蕩天下之陰事試思王  
后豈能盡治天下之閨門乎萬無是理則斯言但取其與天  
子聽天下之外治蕩天下之陽事相對爲文而已此文既是  
虛撰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其爲但求儷  
於公卿大夫士之數而別無典故從可知矣鄭君信之而以  
之注經殆小誤乎

昏義謂王立天官三公九卿語亦大誤六卿卽是六官合之  
三公則謂爲九卿豈得複出而並舉之耶詳觀此條乃漢人  
妄說耳

頭陀寺碑注引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



蔡邕明堂論曰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事有不同各有所為論者合以為一取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宗廟之中當幽隱清淨而使學者處焉饗射其中俘囚截耳死生交錯人鬼媿瀆非其理也蔡說為短袁說為長

天即上帝也然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歎求其故而不得遂有感生帝及耀魄寶之說

後儒說明堂之制多乖迆蓋取明堂陰陽以為說故語多不經明堂陰陽亦緯書之類見藝文志及魏相傳 盛德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義也仍是大乙下九宮之法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周禮鼓人注曰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鼓兩面鼓也聶崇義三禮圖畫八面者一鼓而八出六面者六出四面者四出于甚疑其不便於擊且無意義宋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猶八枚六枚四枚謂以幾枚同奏為節此語極得其解范鎮東齋記事亦主是說周禮酒人奄十人鄭注曰奄精氣閉藏者未明言為官刑王安石新義遂謂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若以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况於王乎安石之意蓋謂擇不男之人為之也顧安得如許不男之人以為奄耶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衰拜肅拜注稽首

謂首至地稽留頓首謂首空地而不稽留空首謂跪而俯首至手上而不至地此三解皆是也振動謂兩手相擊肅拜若今之揖近似而未全是也吉拜謂是拜而後稽顙凶拜謂是稽顙而後拜奇拜謂是先屈一膝或謂一拜或謂倚物而拜衰拜謂是兩拜又謂是持物而拜此數解則皆未是蓋振動如唐宋之舞蹈既拜而又振動焉吉拜謂尋常之拜凶拜即稽顙稽顙近似稽首而以顙搶地尤為迫切奇拜即是半跪謂屈一膝非謂先屈一膝再屈一膝衰寬大也謂鞠躬深揖也肅拜如今婦人斂手之拜非如男子之揖書傳凡單言拜者皆吉拜其拜當是跪而舉手如揖又引手至地而俯首以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至手上視空首多一舉手鄙見如此後讀宋人愛日齋叢鈔論拜大畧相似左傳文六年注頭至手曰拜手即今之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鄭注三后六宮孔疏曰十二人也愚謂若此則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士后宮之官不太多乎此每官當是謂王與后兩宮王之宮兩卿四大夫八士后之宮亦兩卿四大夫八士庶合事理周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九御之名正與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相應此九御乃進御於王者與女御不同也韋昭注九御九嬪也九品九卿也鄭



君解以時御叙于王所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自朔至望先卑後尊自望至晦先尊後卑是后與王同寢只在十五十六兩夜三夫人在十四十八兩夜其餘則九人共二夜若小建則在末之九人便虛一夕後儒頗以爲譏謂王亦安能一夜御九女哉然鄭君但謂其進於王固未謂王必盡御之特鄭君此言無所憑依以意爲之誠亦不足爲訓

天官有女史八人春官世婦下亦有女史每宮二人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明乎九嬪九御是王之妾若世婦女御則不待內宰之教豈非以其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三

爲女官耶

內宰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古人前朝後市以朝爲陽市爲陰也然由古及今未嘗有后妃干桑孔之利者惟潘淑妃爲市正由於東昏之戲耳

鄭君既臆讓進御於王之法又臆撰夫人以下分居六宮之制謂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尙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一人從后唯其所燕息是后無定居率此三十三人周流於六宮尤非情理且又不爲三夫人作計何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此所謂內人固是王所幸

御之人蓋庶妾也鄭謂女御爲昏義之御妻注此因以內人爲女御愚意女御是女官非此內人

周禮官刑鄭注男子去其勢婦人閉於宮中尙書孔傳男子去勢婦人幽閉尙書刑德放曰宮者男子割其勢女子置之宮中不得出也大雅昏椽靡共箋謂毀陰書呂刑椽黥孔傳亦謂椽是毀陰蓋指男子而言非指婦人史記目嫪毐爲大陰人男子之勢亦曰陰也惟尙書大傳甫刑鄭注乃曰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椽其陰此解殆誤矣 又孔氏謂宮是淫刑鄭氏謂是男女不以義接之刑此亦臆造於事無徵古之制官刑與剗刑相同非專爲淫夫而設寺人孟子太史公豈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三

淫夫哉

周禮言王日一舉白虎通言王自旦至暮四食

月令其蟲倮鄭君解爲淺毛虎豹之屬愚已辨其非矣原鄭君之意因大司樂六變致神物有羸物與羽鱗毛介並舉又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膏者脂者羸者羽者鱗者緣此遂以羸物當倮蟲而以爲虎豹也愚按說文於羸字曰獸名象形於羸字曰但也卽也重文作裸然則羸物之羸正當作羸倮蟲之保正當作羸兩義本自判然特因羸物訛作羸物遂牽入於羸而滋誤羸之本字爲果羸無袒裸之義乃既誤以羸爲羸又誤疑羸卽是裸故展轉謬解耳康成在祭酒後當以說



文為準 羸物之解以考工記言之即是獸以大司樂言之與毛物並稱不知作何分別下之象物鄭君以為四靈亦恐未是 桑扈羸行豎者解衣般磻羸皆當作羸形近而訛也般磻羸之羸字典引之曰或作羸蝶羸之羸或作羸可見從羸之字易於混淆 羸象獸形二徐皆未釋及愚謂此字之上疑非從亼從口當是從去蓋倒子也取其突出之意肉則象其壯孔則象其抵距羸物當是有角者未敢以為必然 王莽作大泉其文曰大泉五十見漢書食貨志周禮外府鄭注曰王莽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注語如此謂其文為

羅摩亭札記 卷二

三

大泉其值則抵貨泉十五也錢文本曰大泉五十而鄭注但曰大泉偶遺五十二字於義固亦無害賈疏乃曰王莽大泉直五十鄭君言十五者誤也是賈誤以大泉直十五為一句若作此讀則下貨泉二字不詞矣且大泉五十中間亦本無直字 士喪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禪褻愚按此謂婦人於明衣之外益以中帶非謂設中帶則不設明衣也惟釋文寫作禪褻則有可疑婦人之喪不陳褻衣見於禮經胡為設禪且明謂中帶豈可指為禪與褻耶賈疏謂明衣之制鄭不明言當與中帶相類其意蓋誤謂有中帶則無明衣

故疑二者必相類也然必非禪周時猶未有禪陸德明誤以禪為禪耳

大戴禮之注朱子以為鄭康成作王伯厚以為盧辨作戴東原曰注引魏晉人說是盧辨也辨字景宣禮亦題為辨注四庫提要亦定為辨注矣

禮身為大夫者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也皇侃論語集注兩引吳氏曰賢賢易色大德小德不知為誰朱子門人有建安吳和仲姓新安吳叔夏和臨川吳仲方琮臨江吳伯豐必大吳微吳大年吳伯英

羅摩亭札記 卷二

三

旅於泰山古讀旅如臚音見後鄭注又漢書敘傳大夫臚音師古曰臚旅聲相近 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夫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嘗疑此言必為哀公而發非為宰我宰我既為弟子言而不當固宜教而正之豈得因其失而遂其非乎孫履齋示兒編云哀公之意謂弗用命者戮於社將謀去三桓宰我語蓋勸之而夫子則以為三桓之勢已成未可遽去故以為不說不諫不咎也哀公不能從卒致適越此解實獲我心使民戰栗洪容齋以為哀公之語此意雖未是然亦以為哀公欲以越伐魯不成而終失邦其原蓋出於此是亦以為公



意在去三桓也 何休注公羊傳栗猶戰栗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馬融謂為太姒宋劉原父謂子不可以臣母以邑姜代之王伯厚謂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原無臣字然宋本此兩書亦有有臣字者若無臣字於義難通也就使無臣字而舉其母與羣臣為儕終是不倫固不繫於有臣字與無臣字顧以邑姜代之亦有未安列女傳歷舉賢后周室上舉太姜太任太姒下舉宣姜獨不及邑姜惟大戴禮言邑姜有胎教於他無聞尋其迹殆不足媿太姒化行於國之美固不可與周召諸公比烈是則婦人當為般人無疑蓋周才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不免借之於殷乃於唐虞之際義相發明前儒固有此論而曰為膠鬲則又未安鬲未嘗外事武王克商亦無大勲愚意殷人乃指太公望耳太公高年未入周以前固殷人殷才周用也其餘九人則周公召公畢公毛公榮公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 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兩公不可缺一也 王伯厚曰石經論語有殷人焉注謂膠鬲十亂中之榮公不知其名亦無事迹可見惟晉語云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 合兩條觀之知榮公毛公皆與周召為儕不可去

其一也 呂氏春秋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注以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蘇忿生此是以臆為之不足為據

論衡曰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是以於斯指周而言集注謂惟唐虞乃勝於周固非古訓子見南子或以為南蒯昭公十二年南蒯叛計孔子之年不過二十二三歲子路又少於孔子殆非也子畏於匡或以為衛地或以為宋地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於承匡杜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在衛者名匡在宋者名承匡孔子所厄當在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衛不在宋 莊子說苑韓詩外傳皆謂在宋殆不足據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被耳明見說文被字下朱注誤認為衣摺非近人有疑為今之短衫者謂一身有半是一身之半此尤妄說 今之短衫古謂之襦 古人引鄉黨多著子曰兩字 禮記曲禮注引當暑絺絺絺玉藻注引素衣麻裳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儀禮既夕引素衣麻裳論衡祭意篇引雖疏食菜羹南史顧憲之傳引菜羹瓜祭李善注文選引君召使擯又引狐貉之厚羅願爾雅翼引不得其醬不食或著子曰或著孔子曰崔子玉座右銘李善注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不得其



死然作子曰不作子樂

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以用也言我年長於汝輩今已衰老世無用我者矣王符說

北齊石動筭戲謂孔門七十二賢當是已冠三十人未冠四十二人蓋以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作諧語也然漢舊儀載

祀舞人七十二冠者三十人童子四十二人恰與動筭之言朱程大開合呂說漢人注風乎雩謂雩祭且謂浴沂取象龍出水

中其以三十與四十二分舞人已冠未冠之數正取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之義

論衡曰魯設雩祭於從水之上暮春謂四月既成謂四月之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服成也冠者童子皆雩祭之樂人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

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也饋祭也歌而

祭也此謂周之四月蓋夏之二月時尚寒安得浴於水而風

乾身乎夫子善點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

論衡孔子不能決公叔文子之然否心怪不信問公明賈以

知其情是王充以問公明賈為心怪不信既問之後乃知其

情則未嘗以豈其然乎為疑詞也

召忽死於句瀆史記集解引賈逵注故曰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溝瀆

即句瀆乃地名非推而納諸溝中之溝後漢書應劭傳昔召

忽親于糾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人莫之知是固專指召

忽矣兩條是沈匏廬所說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韋曜博奕論引之以為懼名稱之

不建也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皇氏義疏曰生時無德而多馬故民無所稱譽今作得

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兩事對舉顯見匏瓜不食是謂人不食匏瓜猶井渫之不可食謂非匏瓜

不能食物也 翰注匏瓜為物繫而不食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蓋循論語鄭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

仕而得祿然語尚渾融固未明指匏瓜不能飲食也朱注闡

蘿摩亭札記 卷二

三

鄭意遂謂匏瓜不能飲食矣

放言包注曰放置也蓋謂默不言也

論語不施其親施謂刑而陳之見左傳不施其親即骨肉之

親祭而不殊之意

周有八士邢疏鄭康成謂成王時人劉向謂成王時人國語

文王詢於八虞韋昭注八士也則又是文王時人

初學記二十七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巨

論語集解序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今相承寫作帝王之

王此是玉字作帝王之王誤矣逸論語所云玉祭之璆分其

璆猛也又曰美哉璆璠云云皆問玉篇中語也



班史食貨志引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為訓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萬鎰謂其貴重言有貴重之玉而不敢師心自彫必以付於玉人治國乃師心自用是如雕玉而不聽玉人矣何異猶言無異也教玉人雕琢玉謂令玉人聽我教以雕琢之法也此亦易解乃朱注誤謂萬鎰為價之賤者而講家又解末句何異於教玉人為何不同於命玉人全非語氣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引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班固答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五

賓戲皓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雪賦縱心皓然亦引此注趙岐注曰天氣也或作大氣也

曾人獵較蓋將以供祭左傳襄三十年惟君用鮮獻給而已獵以作祭僭矣故夫子先正祭器則獵較自止

孟子屢無夫里之布當是泉布非布帛也

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議兵篇曰彼可作者路直者也楊倞注路暴露也孟子謂若不通工易事則無衣服而體露無宮室而露處矣 集注謂奔走於道路固非舊注肅困之路亦誤句中並無肅困之意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節蠟

食實之實在李字下將食之作將而食之文義似勝於今本孟子百姓若崩厥角趙注曰麗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元長曲水詩序即注引並同今孟子趙注作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 愚按有叩頭二字是此是漢人語故用以釋經若稽首二字已見經文不煩再舉

九河故道在滄景間而碣石在永平河由滄入海不過百餘里何故又折而北入碣石此當再考

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當作怨於父母 何瑋說謂唐本如此

孟子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唐以前所引多作貪夫廉文選注後漢丁鳴傳王暢傳列女傳注袁宏後漢紀韓詩外傳第三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五

論衡率性篇

鄭語曰昆吾為夏伯大彭豷韋為商伯于按五霸當據此文又益以齊桓晉文為是今以桓文及秦穆宋襄楚莊為五霸見於鄒陽獄中上書李周翰注

劉熙孟子注曰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五十畝為大畦

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孟子卒於周赧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或謂孟子生於定王三十一年或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 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故稱惠王曰王



王稱孟子曰叟蓋此時孟子在五十歲外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即至梁是時惠王未為王孟子未為叟也

國策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是報元年事取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皆相距不遠說者或謂伐燕有二前則宣後則閔集注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皆抵牾不合

李陵報蘇武書李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此語不知果是孟子逸文耶抑李善櫟括孟子之意而為之也

日本孝經始不足信 庾亮讓開府表李善注引孝經鄭注 蘿摩亭札記卷二

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唐元宗注亦有不必要到戶至蓋元宗亦採鄭注疏所謂明儒於先儒注中撮其義理允當者用之是也日本孝經謂是鄭注乃無此語足徵其偽

孝經有今文古文之別石臺孝經今文也較之古文惟少闕門一章二十二字其餘則字有增減章有分合耳 此庶人之孝也下未引詩宋人所謂難倒司馬君實者有一本下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丞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殆後人所妄增

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趙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

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愚按孟子注不若援神契之精孝經分章黃石齋謂分章本屬後儒妄斷以理度之自仲尼居至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為一節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為下文數節總冒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為天子章之起句至蓋天子之孝也為一節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至蓋諸侯之孝也為一節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至蓋卿大夫之孝也為一節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蓋士之孝也為一節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至蓋庶人之孝也為一節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慮不及者未之有也為上文總結蓋以所引詩書為每章起句此解甚新而

蘿摩亭札記卷二

美

確不煩移易章句次序以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為總冒以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三句為總結條理貫注實勝於相傳之分章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界卜陽子也台朕陽之子乃子我之子賚界卜乃賜予之子奚可同類並舉耶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愚謂即是土戴石之崔嵬

爾近也雅正也疏訓如此相傳至今愚按詩彼爾維何疏爾麗也然則爾雅者麗而且雅耳

爾雅釋樂重敏經迭柳離灑樂和之類於他書無徵蓋彼時方言如說文解草木多以俗名釋之





蘿摩亭札記卷三

徐溝喬松年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者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者赤道外謂之左旋然中土之自東而西者何以名之為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為右旋乎當正其名曰東旋西旋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西也西旋者自中而西以及東也天之為體冬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即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西陸南陸東陸皆在

蘿摩亭札記卷三

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正則極天樞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聖人有道謂之執中亦曰建極 段懋堂說

雷公電姥甘氏星經有之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而上皆天也楊倞注荀子曰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佛書所謂天者多指人世  
日月五星高下之次土木火日金水月  
斗七星樞為雍州璇為冀州璣為青州克州權為徐州揚州

衡為荆州開陽為梁州瑤光為豫州見博雅

駸子陵與光武帝宿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事固巨信然就其義解之只謂忽有一星非常見者無可指名故謂為客星非此星遂名為客星也桑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為災凶之星鑿而迂矣

杭州許周生鑑止水齋文集一條云西士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按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日月荷邏侯西士所新得者其即荷邏侯歟 予按今之星實多於古愈窺則愈出西士於五星之外復得一星理

蘿摩亭札記卷三

容有之然未敢定其名大集經所謂荷邏侯恐與辰之羅喉相近而誤且大集經列八星其七星用中國名一星獨用梵語殆亦未足據也

紫蓋黃旗謂氣似蓋與旗非真物也 薛道衡隋帝頌紫蓋黃旗之氣

漢武帝太初元年史記以為焉逢攝提格是甲寅通鑑以為攝提格是丁丑班書則曰丙子 由是言之今之干支但以紀年終未知其是否彼以干支推祿命者亦何所憑哉 玉帳在月建前三位正月建寅則己為玉帳

淮南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己為平午為定未為執



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此言建除之始張華荅何劭詩注引之

西洋指日十二躔次白羊卯金牛辰陰陽子巨蟹子獅子子

雙女酉天蠍酉人馬午磨蝎午寶瓶酉雙魚見李之藻澤蓋

通煮 磨蝎之形羊頭魚尾

寶瓶 磨蝎 人馬 天蠍 天秤 雙女 獅子 巨蟹

陰陽 金牛 白羊 雙魚 此十二宮回回治歷亦用

此名與西洋同

同回歷法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以三百

五十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

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

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

子再會歲之為義從步從成回回歷法自白羊宮推起白羊

成也蓋取從成之義黃瑜數槐歲鈔

西洋謂天地間有四行水也火也土也氣也

五嶽衡山去中國絕遠常以為疑前人固有兩說一謂是湘

南之衡一謂是瀋之霍詩傳書傳周禮大宗伯注皆言南岳

衡山而未指其地周禮大司樂注乃曰衡在荊州此謂湘南

之衡為南岳也爾雅霍山為南嶽郭注曰即天柱山瀋水所

出說苑亦以霍山為南岳此謂瀋之霍為南岳也風俗通曰

衡山一名霍廟在廬江瀋縣隋書開化縣有衡山開化即瀋

瀋

所分則是霍山一名衡山詩毛傳書孔傳固未目為湘南之

衡安見不即指瀋之衡何必定以屬之湘南乎揆鄭康成注

大司樂指為在荊州者殆因爾雅又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

岱河北恒江南衡一條心疑衡之為嶽既在江南則非瀋之

山矣故以荊州之衡當之不思此條但舉其地之名山並非

指以為嶽此五句內即無嵩山可知非舉以為嶽何必以湘

之衡代瀋之霍耶自康成有此語孔穎達作書疏詩疏遂承

其意謂是湘南之衡漢武移其神於瀋之天柱且以為景純

所言凡九十四字支蔓繚繞似闕似信語意不僚爾雅郭注

只即天柱山瀋水所出八字那得如許煩言然穎達於書疏

詩疏禮王制疏皆著此九十四字不知何所本而言之賈公

彥作周禮大司樂疏中亦著此九十四字而其末案語則曰

瀋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或曰荊州之衡

山亦與廬江瀋縣者別也是公彥尚未肯決定其於大宗伯

疏乃曰霍山即唐時霍山在壽州公彥此語小誤衡山今在

廬州是公彥亦指為在瀋之霍矣大可怪者邢昺作爾雅疏

正當發明郭注乃於霍山為南嶽條下轉引孔穎達疏全錄

之亦未思穎達所說郭云二字有何依據以偽郭解真郭不

亦使景純抱冤乎 史志漢書廬江郡瀋縣有天柱山有祠

長沙國湘南有衡山有祠晉書瀋有天柱山有祠湘南未言

瀋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三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四



有衡山隋書華陰有華山嵩陽有嵩山恒陽有恒山魯郡博  
城有岱山衡山郡有衡山而未加以岳名開化縣有衡山天  
山開化卽瀟也至唐書乃曰華陰有嶽祠登封有嶽祠乾封  
有嶽祠卽博城衡山有嶽祠霍山卽開化但言有霍山而未言有  
嶽祠是唐人始定湘之衡山爲嶽也唐志於真定不言有恒  
山不可解 愚按漢文時分九江爲衡山國卽今六安廬江  
之分境霍山在其境內旣以衡山名國則是霍山一名衡山  
炳然可知穎達謂漢武移湘南衡山之神於瀟之天柱因郊  
祀志漢武登禮瀟之天柱山號爲南嶽遂以致疑別無移神  
明文又揣六朝偏安江左必以爲瀟之衡霍在北於方位不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五

相稱湘之衡山在南又有康成一語可循遂指湘衡爲南嶽  
唐人不加察遂移於湘中湘中之衡固是名山荆州之鎮但  
未必是南嶽正義又謂湘中之衡一名霍則於他書無徵不  
如瀟霍之一名衡爲有據也

左傳襄三年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衡山在義興烏程縣南  
此又一衡山括地志會稽山一名茅山一名衡山則又一衡  
山矣

洛陽爲天下中而登封尤爲至中歷代測景皆就陽城作臺  
陽城卽今登封

大禹之世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

里受水八千里博本朝陳厚耀謂地徑二萬二千九百十八  
里地周七萬二千里  
鄒子謂中國九州之外別有九州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  
也在秦漢時頗疑其說之誣以今觀之則海外復有九州之  
說殆不虛耳

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

黃帝陵在橋山漢之陽周今之中部縣也或者謂在媯州今  
宣化懷來縣亦有橋山謂是黃帝葬處蓋以魏書太宗紀泰  
常七年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廣寧今宣化  
地也愚按此文言祠而未言冢黃帝都涿鹿卽今保安州地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六

與懷來相近廣寧橋山或有黃帝祠而祭之耳若冢自在上  
郡陽周之橋山不在廣寧之橋山也

橋山者山海經云其山下水流通行故謂之橋山漢書上郡  
陽周縣南有橋山山上有黃帝冢莽曰上陵時水經注走馬  
水出陽周故城南橋山魏書陽周有橋山亦如漢書寰宇記  
貞寧縣卽古陽周亦引此語按漢陽周屬上郡爲今延安府  
安定縣地後魏移其名於趙興郡爲今慶陽府貞寧縣地寰  
宇記誤以魏之陽周卽漢之陽周以橋山屬之貞寧故作志  
及考據者皆沿其誤漢陽周地廣今安定縣爲陽周故治而  
橋山實在鄜州之中部縣黃帝冢載在祀典其在貞寧者名



子午山其山脈亦與橋山相屬而非黃帝葬處也近人類書列橋山於

曲沃亦有喬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太行之支山有軒轅祠山

中有洞其深無際山覆洞上如橋狀出五朝志隋書地理志

亦載之寰宇記則未列此山 余按封隆之斛律金傳圍喬

山之寇當卽此山此非黃帝所葬而亦有軒轅祠蓋傳會爲

之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懷戎縣此又一山東青州府亦有喬

山喬山懷戎乃後漢上谷之潘縣

帝堯陵相傳在濮州乾隆四十五年錢籛石侍郎載上疏以

爲在平陽部駁其說再疏辨之終格於部錢疏大意謂史記

蘿摩亭札記卷三

凡古帝王書葬地者皆非崩於所都之地也不書葬地者皆

崩於所都之地也堯都平陽卽葬平陽特自呂覽造爲堯葬

穀林之語以致劉向皇甫謐沿其謬誤至鄭道元水經注歷

叙諸家之說謂堯葬濟陰成陽者而斷以書疑志疑蓋道元

不以諸家所說堯葬濟陰之言爲是乃後人轉引水經注以

證諸家實爲大誤當據王充所言定爲平陽云云予按錢說

頗爲近理較之移北嶽於渾源之論更爲允愜北嶽獲從所

請而堯陵未獲釐正亦事之不平者也乾隆初年修一統志

於平陽府下亦載堯陵備臣按語云前人皆謂堯陵在濮州

惟塚墓記謂在平陽家墓記雖後出然都平陽卽葬平陽亦

其宜也故存之此論與錢侍郎閣合矣 唐人祭堯於平陽

但未明言是陵墓所在 王充論衡堯葬冀州必非今之濮

州也伏滔述征賦則謂在城陽

竹書紀年舜五十年帝陟沈約注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

葬焉今海州 海州人謂帝舜葬於海州蓋據此立說

帝堯陵在平陽舜葬在安邑本朝錢太史會疏言堯墓實在

平陽請正其事爲部議所格明張萱謂舜無南巡之事當從

孟子卒於鳴條爲今之安邑無疑其地猶名鳴條岡也又引

徐鑿說曰山海經謂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夫

蘿摩亭札記卷三

舜以唐封丹朱地與安邑相近若蒼梧爲零陵之山則丹朱

何緣亦南巡而葬彼耶蓋地有同名者或鳴條一名蒼梧且

舜葬蒼梧出於禮記禮多漢儒流傳之言恐不如孟子之可

信也 予按竹書紀年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沈約

注曰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因沈約有此語海州人遂謂舜

陵在其鄉予意海與解音相近吾鄉之人讀解與海無別沈

約所謂海州恐卽是解州之訛耳困學記聞引九域志謂海

州有蒼梧山海州人許喬

林作海州文獻錄 呂氏春秋謂舜葬於紀是又一說

則疑而未信也 禹穴自以會稽爲是蜀之禹穴是古之石紐只是禹生之地

非謂禹葬之地也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即秦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隸涿郡兩上谷不同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誤以唐之上谷為漢之上谷

漢之朔方郡在北隋之朔方郡在西即今之寧夏在漢則為上郡也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誤以隋之朔方為漢之朔方

黃帝時涿鹿城在今保安州東南四十里非今之涿州也涿鹿山亦在保安

北嶽恒山之祀舊在中山之曲陽今移祀於渾源州論者或疑之宋呂頤浩燕魏雜記謂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是宋人已有此論 廣博雅曰舜巡狩北嶽至大茂山值大雪不能上乃遙祭之忽飛一石墮帝前祭畢又飛至曲陽遂於曲陽立廟此說不知出何書 晉書上曲陽有飛狐口唐書飛狐與靈邱並屬蔚州則飛狐一路將千有餘里渾源之恒與曲陽之恒山脈相連固亦一山耳

孫淵如謂嵩高山即是放謫兜之崇山不知何據 孫說見一切經音義

吳語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注江謂松江去吳五十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九

里又三江環之注謂松江錢唐江浦陽江

禹貢三江漢為北岷為中浙為南新安金修撰禮箋說名榜

禹入裸國則釋冕蔽未言裸國為何地論衡曰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任昉述異記則曰桂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

新論云呈衣冠於保川謂海上有裸人鄉 西方亦有裸

舞出前溪歌憐子夜前溪在德清縣大唐傳載謂彼時尚多習樂者江南聲伎多出於是今則不聞矣

西塞山前白鷺飛西塞是浙之西塞非楚之西塞也 浙之西

程縣楚之西塞在西陵縣

任昉述異記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一說香水在并州

蘿摩亭札記 卷三

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 吳亦有香水謂是西施浴處

杜詩石壕吏石壕即今硤石驛 見九域志

晉書并州名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

程恩澤曰國策魏策又取蒲衍首垣此蒲乃衛蒲邑非舜都之蒲坂鮑注河東蒲坂誤

宋太原城即三交城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 名勝志

永嘉元年劉淵築鵝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

有二鵝飛出蒼者衝天白者止此淵以蒼者高舉為北部騰



上之象築城應之

晉祠在太原西山下古臺駘澤也齊神武詣祠盡禮

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祠唐叔虞在晉陽縣西南十三里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并州製銘并書勒石在乾陽門街

又明皇有御製起義堂碑亦在乾陽門街 今太宗晉祠

銘尚存明皇起義堂碑則亡矣

洞澗水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

西流至壽陽縣界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榆次東十五里

合流村台大涂水又西五里合洞澗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

北流注於洞澗又西與原澗水合入汾又西南為淳湖涂水

注之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十一

渾源五臺皆出硯淡紫色保德出硯綠色垣曲出硯黑色垣

曲者差良秦武域辨香錄

吾縣驛名同戈蓋洞澗之訛然余嘗疑水名何得作地名後

閱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注有府十八此謂軍府內列洞澗之名乃

悟以軍府之名名之耳

吾徐溝本清源縣之一鎮見元豐九域志金大定二十九年

乃割其地立縣治 國朝乃省清源併入徐溝是徐溝從清

源分出而轉併清源故清源人至今不甘山西省志以清源

為古梗陽城以徐溝為古梗陽鄉似近於理 廣輿圖於徐

溝列古地名目為清平榆次晉平於榆次列古地名則目為

晉陽中都涂水

郡國志煮眉間赤之地在臨汾縣 眉間赤事御覽引列士

傳孝子傳吳越春秋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唐語林謂太原以北晨行煙霧之中見雉堞如海市今則未

聞有此異

自井陘至平定有關曰故關蘇詩故關黃葉滿行轡當即此

關也

今獲鹿井陘之山路在唐謂之土門口即太行八陘之第五

陘見太平寰宇記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十一

黃龍府在開原縣境五國城在寧古塔境

寧固塔即金會寧府去黃龍府一千五百里金曰上都有故

城城西南角有天會年斷碑正書吳漢樓說

塔子溝東南三百里有瑞雲山遼於其地設海濱縣改隰州

隸來州金皇統廢隰為縣仍隸來州後來州改宗州又改瑞

州元廢縣為鄉

遼金元之利州在熱河塔子溝通判所治東北七十里俗名

大城子 又呼為小三座塔利州即古白雲地

興中故城人稱為三座塔元時屬懿州

古北口外地於金元時屬興州宜興縣在承德府東南四十里開平縣



有界石元時北開平縣界東宜興州界興州有興安宜興二

縣 國朝設黃旗通判治之後仍改開平縣

遼時有兩炭山一在歸化州即今宣化府萬全縣境一在後

魏之滑盪縣即今獨石口外興和故城東北土人或謂為黑龍山或謂為黑

老遼史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又有清暑炭山射虎

炭山之文皆謂興和城北之炭山其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

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則是歸化之炭山也

癸辛雜識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五國城也

關帝初封漢壽非蜀之漢壽乃武陵之漢壽也昭烈得蜀乃

改葭萌為漢壽以封帝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十三

漢衡山郡為秦九江郡所分蓋今之六安州非楚之衡山也

晉成都王穎所封之成都乃割華容監利江陵豐國四縣地

別置成都非蜀之成都也見晉書荆州序

丹徒有地名諫壁 葉奕苞金石錄補載宋臨澧侯劉使君

碑秦始有葬於丹徒練壁之語在碑陰是當作練壁不當作諫

壁

宿遷有地曰峒崕置巡檢司通鑑乾祐二年徐州將成德欽

敗唐兵於峒崕鎮胡三省注峒達貢翻

誅紂伐奄奄即曲阜漢儒所謂淹中

吳駕部名唐林因生於崑崙取古地名以為名也然荆州亦

有唐林見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注

北道刊誤志君子從多魚龍菱茨按此即是今之趙北口

河間有縣曰任邱說者謂是任君之墳葬此因以名縣非也

北道刊誤志引舊圖經三郡記曰漢元始二年中郎將任邱

築此城故名是任邱乃人名因以名其地也

秦晉之交黃河岸旁有大鐵牛初以為前人作之以鎮水患

能改齋漫錄曰河中府有中潭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

為浮橋鑄鐵為牛埋之地中以繫橋纜是牛乃唐物今則不

復能作浮橋於黃河矣

趙州石橋甚工綴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闌皆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十四

石也並為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謀者盜二獅子去天后大

足年默啜破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

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朝野僉載 張彧有銘見文苑英

華

河朔訪古錄載趙州平棘縣石橋名安濟乃李春所造橋上

片石有驢足迹世傳神仙張果老所遺果為平山縣人距趙

州近也或云驢迹乃匠者之戲有永通橋視安濟差小石工

尤精 二水合流於橋下是汶沙雨水也 橋旁有碑乃王

革撰又有小碣刻橋圖并時人題詠

自張家口至科布多凡設驛站四十九以通斥堠傳羽檄後



裁定為二十九臺

狼居胥山趙璞函文哲曰似今所謂杭愛山者而非漢書右

北平之白狼山也此山在喜峰口東北

漢書刑法志景帝元年詔曰當笞者笞髻如淳曰先時笞背也則禁笞背不始於唐太宗矣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金繫者或以掠辜飢寒死獄中當從如淳注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瘵故下又云以掠笞若瘵不復言飢寒也

其開籍田應劭以為典籍韋昭以為籍借臣瓚以為籍籍按以左傳籍稻論之則瓚說為長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五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大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因引雲漢詩為證竊意武帝好大天漢者蓋比漢於天也非雲漢之謂

太和元年開城門大搜當從李奇說搜巫蠱也師古謂此時巫蠱未起前元光五年不已因巫蠱廢陳后耶二年大搜亦當從晉灼說為搜巫蠱觀上文禁巫祠道中可見

太始三年禮曰成山登之朶浮大海山稱萬歲世知嵩不知之朶

本始四年詔曰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宰為烹殺也按宰是官名省宰謂省此膳宰之官

高帝數項羽十罪前人謂先數負約後數弑義帝為失輕重今按其語氣固是由輕而之重非倒置也

張良傳狙擊秦皇帝說文狙字訓一曰犬暫噬人者蓋突然之意應劭徐廣訓狙為伺非也

漢書食貨志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疎濶師古注曰莽以漢家制度為太疏濶而更之令陋小此解非也蓋言莽謂漢家制度為疏忽寬濶而鄙咲之以為陋小故易單于印貶眈眈皆所以示其尊大嚴密耳

高祖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注天子出行放人令觀非也謂高祖縱意觀之耳 大者王小者侯謂大則昇以王爵小亦昇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六

以侯爵師古注謂大者為橫小者其徒屬亦非 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謂諸侯新受封未能圖功自効故不習法令而致刑也師古注新立謂新即帝位失之矣 朕之不明與嘉之意謂以朕之不明尚能供養高廟已為可喜也嘉猶言喜耳如淳晉灼師古三解皆非

後漢書無以十一月十二月盧囚蓋以冬至後當助陽抑陰也今乃以冬至決囚古今不同如此

漢惠帝以舅納甥為后後漢章德寶皇后東海王疆之外孫女也肅宗為東海王之從子而以寶為后亦以舅納甥也

時遭元二之災或謂是元元兩字二乃重文或謂是元年二



年當以元年二年為是

班超表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其語意謂酒泉距長安近而玉門距長安遠也注謂玉門去長安三千餘里酒泉去長安八千餘里誤矣賢曰去長安二千四百里得之

古封爵皆以地無以美名者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以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此乃美名之始趙封李牧為武安君以擬白起亦美名之意

宦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中官封侯之始

元帝時多稅政然求直言重民事拳拳致意猶勝後世之暴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七

虐自雄者是以班氏謂其號令温温有古之風烈

潘濬謂樊由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通鑑胡三省注侏儒優人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此注非也侏儒謂短人一節謂身之一節如四支或一指之類謂以其一節之短便可見全體之短耳淮南子說林訓曰見象牙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正是此意

趙高生而隱宮注曰刑皆顯於市朝餘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此說非也隱宮謂生而不男俗謂天閻者

孝文本紀陰安侯頃王后定是兩人一高帝伯兄之妻一高帝仲兄之妻非一人也

少帝及其三弟孝惠子耶呂氏子耶疑莫能明恐平勃迎立

新君概誣為呂氏子而殺之耳曲逆無後亞夫餓死或天道歟

孝武紀北發自是國名晉灼說是

武帝以征和建元應劭謂征伐四夷天下和平意終迂曲愚意征是延字篆文互似不隸書誤作征沿至今而不改

哀帝紀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蜀除之謂赦令之外皆除之非謂此制書非赦令而除之也

項羽傳殺羽者五人有王翳呂勝而功臣表作王翳呂騰又功臣位次有闕者有複者必有舛誤當求善本校之 曲逆在四十七留侯在六十二亦不可解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六

百官公卿表博士下謂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此語應置於奉常下誤置於此

郎中令下顏注五兵謂弓矢戈矛戈戟蓋弓矢為一兵也典屬國下御羞如淳注揚雄傳謂之御宿愚按宿有秀音與羞相近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汲古毛刻只分作十二章非也當從古詩紀以大孝備矣為第一七始華始為第二我定厥數為第三王侯秉德為第四海內有姦為第五大海蕩蕩為第六安其所為第七豐草萋為第八雷震震為第九鄰邦遂芳為第十馮馮翼翼為第十一磴磴即為第十二嘉薦芳矣為



第十三皇皇鴻明為第十四孔容之常為第十五承帝明德為第十六然猶欠一章不知漢書十七兩字誤耶或者大孝備矣七始華如此兩章當分作三章以三韻為一章亦可通也毛刻將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作為一段又將馮馮翼翼四韻截開皆誤其都荔遂芳下之桂華二字馮馮翼翼下之美芳二字皆側注是曲名耳毛刻乃作正文連綴致不可通尤大誤也五禮通考將皇皇鴻明之俊則師德四句截作一章以合十七章之數

郊祀歌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詩曰消選休成在惟泰元篇九夷賓將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乃誤將消選休成四字提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九

寫於天地篇天地並况之上又匡衡奏罷繡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在天地篇神夕奄虞蓋孔享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亦誤將肅若舊典提寫於日出入篇日出入安窮之上此亦大謬初學讀之必為所誤萬麻問錢唐鐘氏刻本與毛刻同 卿生說漢高據成皋有杜太行之道據飛狐之口之語太行猶近飛狐則遠矣不知何故連及之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引魯自明解云內長文三字蓋而肆赦之訛而與內形相近長乃肆之半文乃赦之半此極有理

作史最難其文工者其事疎其事詳者其文冗史漢之文雄奇而紀或失實傳多不備後人作史於事詳矣而文不足傳準古酌今惟當取法歐陽五代史簡練綜核亦可稱良矣元人修宋史多腐語其論事亦多迂見而不切事情略舉數則 陳安卿之言曰太極只是理本圖故太極之體渾淪猥陋而不可通與今之八比調語無異 單煦捕二盜治之不承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不下咽者訛之果殺人者 此亦偏見不可為訓凶悍之徒既殺人已拚一死亦可從容飽啖良民被誣愁懣急迫容不能食如謂不能食者必是畏罪情怯恐大誤 明鎬巡邊軍士多挾娼者鎬欲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二

驅逐恐傷將士心會有忿爭殺娼者吏執以白鎬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軍士挾娼嚴治之尚恐其不畏豈微詞示意便能戢之且鎬既不治矣彼娼又尚肯散走哉此尤不情若今之治戎者效此所為則軍士益將橫恣 宋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者久不決定子指一人之契為偽其人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契內何得書嘉定元年正月其人語塞 按此語雖可折其爭但於事實尚非愜尤蓋詔書未到之先民固已知改元即可以之書券不必定候詔至也 趙開領四川財賦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有司議以死開白張浚曰相君誤矣



請加宣撫司印引即為真是相君獲三十萬之引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沒稱善遂如開言 此乃極可咲譬有人冒稱職官事發不治而從而冠帶之謂朝廷多得一士此人亦免於咎冥可乎不可乎

宋史何郊傳石介死夏竦謂其詐下京東體實謂體察虛實宋人恒有此語殿板考證乃疑為有誤胡宿傳舉將小絳吏議舉將即是舉主之意謂之將者指方面為帥者言之考證亦疑為有誤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權發遣彼時固有此稱考證亦疑為有誤此三者皆考證之陋也校勘時諸臣各分卷帙學識不同亦有舛陋如斯者 獬傳有按問新法四字

蘿蔭亭札記 卷三

當是倒置應作新法按問

淮南子謂秦使蒙公楊翁子築城備胡楊翁子當是楊端和武帝令越巫詛董仲舒仲舒無恙而巫死見風俗通唐令胡僧咒傳奕正與此相似

漢高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是孔聚費將軍是陳賀西京雜記謂假為名號陋矣妻敬所因之虞將軍則不知其名

史記律書黃帝合而不死 不死謂其法不滯

高帝四年今天下祭靈星此謂祭龍星 以行雩祭

田蚡與韓安國共載怒之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

端注以秃翁指寶嬰殊無意義當是蚡謂與安國同是秃翁當相援重秃翁謂老而髮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干支一格於共和元年上著庚申字下訖敬王四十三年著甲子字此殆後人讀史者附益為之非史公之舊

漢賜民爵一級每戶一人得爵故可轉鬻於人非盡人賜以一級也記或云賜民爵一級或云賜民爵一級文有詳畧耳

越勾踐滅吳後盡有吳地與齊魯接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哀公欲以越去季氏亦必以其相近也左傳哀二十七年越使

蘿蔭亭札記 卷三

三

后庸來正邾魯之界范蠡變姓名居於陶為陶朱公陶為今之曹縣亦相近也然古今目淮北淮南皆為楚地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子意越非不能正其土字必勾踐亡後國勢或衰為楚所奪而不能爭但書傳無文不能知在何君之世耳

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是趙氏之廢由於莊姬史記乃為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之說不合於情理史公好奇誤采曲說宋人自以為趙衰之後乃封程與公孫兩人可笑也

韓非子曰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度穀似是人



名而不可考程嬰則可為史記添一証佐

史記又謂鄭相有徐擊在子產之前此亦無稽之語采自小說家與程嬰公孫杵臼相類

漢書瓚注引汲冢書三殷皆不見於今本丹鉛錄

漢書高紀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晉灼以為衍文李奇謂

是繼母按楚元王交傳謂是高祖同父弟也若是庶出可云

庶弟今只言同父明乎異母而非庶出或高祖竟有繼母李

奇之說不為無見張雲璈亦持此論

母弟謂同母弟也史記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注布之舅也是

以為布母之弟但漢人多同母異父者如田蚡衛霍之屬是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也其為布母之弟耶抑同母之弟耶當再考之

後漢書孝和帝名肇李賢注曰大可翻此大誤也肇字從無

此讀通鑑亦承賢之誤而未改

蕭何封鄼侯鄼禹亦封鄼侯見范雲辭吏部封侯表引東觀

漢記

技巧六廡官技巧六廡各為一官師古謂以技巧之徒供六

廡誤矣 六廡自是常供芻草

主爵中尉注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下有缺文

越騎校尉愚按越人不善乘馬此只是以胡越對舉但謂夏

人非真用越人也

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謂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

子在殷周之間

五行志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此事謂是成帝廢許后

之應則建昭當是建始誤始為昭

項籍傳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注曰南方之老

人也愚按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是南公實有其人

非泛指老叟且南公善占非怨詛也

杜欽傳視二宮之喪膳謂景帝之王皇后此時稱太皇太后

元帝之王皇后此時稱皇太后一則成帝之祖母一則成帝

之母也章昭注成太后與成帝母也成字上落一昭字景帝

蘿摩亭札記 卷三

王皇后又稱昭成太后

藝文志詩類列經故傳共十四種而總之曰凡詩六家不知

如何分屬亦無注解愚意當是魯齊韓后孫毛為六家

齊王肥尊姊魯元公主為齊太后其時張敖尚在也夫為宣

平侯而妻為王太后固已可怪惠帝又以魯元女為后以舅

納甥尤可怪

高后謂劉章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注乃父謂高帝愚謂是

指齊王肥顏說非也

燕王旦傳謂旦上疏告霍光霍光傳則謂上官桀使人詐為



館陶公主以董偃自侍武帝呼爲主人翁雖可笑然公主卽是陳皇后之母此時陳后已廢而帝待館陶恩意不衰不失爲厚

二疏告歸祖道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歎息可也何至下泣耶

楊惲報孫會宗雖有怨意而無怨詞何至腰斬殆別有讒之者非闕此書若就書求之惟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此語觸諱

章昭注國語曰燕召公之封姬姓

周語率狸姓注謂丹朱之後丹朱何故改姓狸春秋時亦未

蘿摩亭札記卷三

三

聞有狸姓之國

羊舌氏見於國語蓋公族也姓氏書謂本姓李因不食盜羊理之其後發視惟餘羊舌遂以爲號望文立說荒唐不足據吾鄉姓員者讀若運唐世語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知唐時固已讀員爲運矣 伍員之名則讀若雲

水經注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此姓亦希有

朱文公門人曩淵曩音緩晉有曩清見困學紀聞所謂曩清不知在何書當再檢之

楊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土會以范文子自謂唐杜氏取杜之半也語甚新而亦甚辨然予不敢以爲是

菽園雜記謂廣西有度姓吳中謂以兩手度物曰度余不知廣西今有此姓否而直隸實有之

僻姓容齋五筆卷一引風俗通 異姓見丹鉛錄卷十

吳橫鄭注坊記引燕義

董子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語新而謬古之姓皆從女非獨姬也

古人有以太公爲氏者不知何出太公謂太公任

明人有猛如虎此氏不見於前代惟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猛子閻昭二十五卷可爲此氏之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江東矯庇子疵爲駢臂子弓之弟子漢

蘿摩亭札記卷三

三

書魯橋庇子庸爲駢臂子弓之師子疵當卽是子庸文小誤爾史公雖在前似不及孟堅留心於諸儒源流後儒亦多引班說無引史公者當從班說爲是橋仁治禮爲梁國人去魯猶近當是子庸之族若江東人傳易則吳人必於言游之後首屈一指東晉以來茂爾無聞知彼時亦不以史公之言爲是也

揚倬注荀子中之子弓曰仲弓也王弼解子弓則曰朱張字也其道與孔子同故孔子舉逸民於張不置議論韓昌黎曰子弓當是駢臂子弓傳易者

唐時先儒從祀孔廟者二十一人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



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  
盧植鄭康成服慎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 見皮日休請  
祀韓文公於太學書

唐以前孟子一書猶居諸子之列皮日休曾有書欲列孟子

於取士之科見亦偉矣其時莊列於科而孟子未得與唐人之列於科猶漢人之列於學官也

公羊高穀梁赤世或疑古無其人謂其姓不他見也禮雜記

有公羊賈是有公羊矣

唐蔡鵬著說謂子路不留其身以事夫子而輕徇孔悝之難

當罷其從祀亦怪矣哉文見文苑英華

劉勰新論九流以晏嬰子思孟荀卿同列儒家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三

史記於孔子世家謂弟子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如濁鄒之徒

乃弟子列傳列七十七人而濁鄒不與何耶正義曰濁鄒不

在七十七人數內蓋以濁鄒屬下句頗受業者甚取為一句

也世家又記公良孺為人長賢有勇力解蒲人之難而弟子

列傳乃列於公孫龍四十二人無可紀述之中亦疏也或以

為已叙入世家不煩復見耶若孔忠字茂說苑謂孔茂宓子

賤同時仕茂自謂有三亡史記但列茂名而此事未載說苑

在史記後或別有所據耳茂即孔忠是孟皮之子孔子世家七十二人

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曰家語亦作七十七人惟文翁孔

廟圖作七十二人正義曰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則七十二

人當是七十七人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按二

十七人以史記校之當是顏子閔子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

有季路子游子夏會子有子子張公冶長子賤南宮适樊遲

公西華原思漆雕開巫馬旗司馬牛澹臺滅明顏路曾皙高

子羔公伯寮而琴牢陳亢申振似皆不與以史記未列作弟

子也特公伯寮愬季路於季孫恐非及門之士序又云古史

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按所謂二

十七人如依史記則滅明已在其內不應複出若二十七人

本無滅明在內則不知應以何人補之且以陽虎為弟子視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三

以公伯僚為弟子尤可咲所謂古史考當是譙周所作陳亢弟子

見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

史記有而家語無者 公伯僚 秦冉 鄒單 申黨 鄭

國 顏何 史記共七十七人

家語有而史記無者 琴牢 陳亢 懸直 申績 薛邦

家語共七十六人

懸直即鄒單也申績即申黨也薛邦即鄭國也此三人皆

可去一留一公伯僚定非弟子史公誤列耳琴牢陳亢漢

儒指為弟子當退公伯僚秦冉而錄琴張陳亢其顏何一

人索隱曰家語字稱是古本家語列有此人當錄之仍合



七十七人之數 漢儒亦以公伯僚為弟子本於史記

宋時臣僚奏請以歐陽文忠司馬文正蘇文忠范文正配享

孔子趙衛公謂范歐不若司馬與蘇後又有請以十人從祀

者乃指胡翼之孫明復邵堯夫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

川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蘇子瞻事皆未果今則周茂叔張橫

渠程明道程伊川皆以先賢從祀胡翼之邵堯夫范希文司

馬君實歐陽永叔皆以先儒從祀獨遺孫與蘇兩人

孔門十哲之目始於唐元宗開元八年其時孔子為先聖顏

子為先師進會子於十哲

申棧史記不在弟子之列但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續或作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五

申續亦字周以是知家語之申續即史記之申黨漢碑有羔

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申棧為申棠棠與黨近以是知申

黨又即申棧故鄭康成謂申棧為即申續蓋棧也棠也棠也

續也續也實一人

漢書滅明是弟子見大戴禮將軍文子篇顏涿聚是弟子見

呂氏春秋

史記謂顏濁鄒為孔子弟子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之大

盜也而學於孔子淮南子曰顏喙聚梁父之大盜為齊之忠

臣左傳哀二十七年賞顏涿聚之子以其父死於陘之役陘

之戰被禽者顏庚也是顏庚顏涿聚顏喙聚乃一人漢書古

今人表顏濁鄒一本作濁鄒師古曰涿聚子也是濁鄒非即涿聚

說苑正諫顏濁鄒趙進諫景公晏子春秋燭鄒主鳥皆別是一

人非此顏濁鄒正諫當以顏濁為名趙進二字相連為文下

姓阮文達謂濁鄒涿聚喙聚燭趙鄒固只一人殆小誤也

阮語見經籍纂詁涿字下韓詩外傳謂顏鄧聚主鳥

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

山庭斗繞口故子貢至孝愚按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

語

汪文端由敦議鄭康成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當仍從祀

聖廟本從祀明黃勉齋幹方正學孝孺王文恪蓋湯文正斌

蘿摩亭札記 卷三

三

陸稼書應其李文貞光地皆當從祀黃湯陸皆得祀方王李

則未得與論者謂湯文正之學近於陽明陽明已從祀矣

故文正亦得之

前明廢聖廟堦象余竊以為不然菽園雜記謂開元八年改

十哲為坐像則唐以前已為像矣成都學有文翁琢石像則

漢時已有像矣且尋常細民必瞻對神像乃生肅敬之心若

只見一牌則漠然不以關懷是不若堦象之為得也今闕里

孔廟堦像乃雍正間奉旨復堦者超越前明遠矣

駢符子弓之弓是之變文即是玄字故與臂相發非弓矢



蘿摩亭札記卷四

徐溝喬松年鈔撮

錢竹汀養新錄曰說文解義首句有連大文篆字讀者如昧字下爽旦明也當是昧爽旦明也離字下黃倉庚也當是離黃倉庚也參字下商星也當是參商星也離黃一讀顧甯人參商一讀顧甯人未察其故是以譏許公釋參為商星殊不知參商是連文為二句星也乃釋義為一句此解新而確所舉尚有脾蠻布也湫隘下也豚嘉善肉也燧燧侯表也詁訓故言也類癡不聰明也數條 又按偃字下佺也當連大文曰偃佺也薑茅亦當連大文讀曰復茅也

蘿摩亭札記卷四

說文訓伐曰人持戈也訓成亦曰人持戈也成當訓人荷戈龍逾手鑑於成字注云從人荷戈疑說文成字之持戈是大徐誤改 說文皿部盃黍稷在器以祀者太平御覽引作黍稷之器以祀者御覽是也說文在字誤耳 說文趁字趁趙久也久是父字之誤廣韻玉篇可証汗簡中有引顏黃門說文之語黃門謂顏之推也豈之推亦有說文耶

段懋堂曰說文璵赤玉也當是亦玉也承上文玨字璆字玉也故此字曰亦玉也詩中璵字極多傳注無一處訓赤玉者故雪賦有林挺瓊樹之語惟陸德明張守節皆見誤字說文

以為赤玉致雪賦蒙譏實不爾也近人王筠曰赤玉是美玉之訛赤之古文為𠂔與美相似說更勝於段解

余按詩木瓜瓊瑤左傳瓊弁皆無赤玉之解弁下且曰亦玉也蓋對玉纓而言李善注雪賦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亦玉兩字本不誤而以爲瓊樹恐誤則亦玉二字當作赤玉方合語意然予所見文選宋刊明刻凡三本皆是亦玉非赤玉余疑善注本只亦玉也一句後人耳食妄增瓊樹恐誤也一句於其下

說文偶桐人也當是相人之譌見玉篇及中庸注國策鮑彪注 相人有二義一謂象人土偶木偶是也一讀平聲相目

蘿摩亭札記卷四

以人乃成偶也則匹偶之謂少時讀仲子有文在手曰魯夫人心疑夫人二字或可成文魯字筆畫繁多詎能成文於手耶後知古文魯作𠂔乃悟手文或能如是

說文娵妓皆訓婦人小物不知為何物陳詩庭謂是寫下複著之物蓋以屐推之於妓以躡履推之於娵也詩有屢舞娵娵之語

說文於玫字曰火齊玫瑰也其字從文不從支禮記璠玫亦是此字集韻兼列兩字以玫音文以玫音枚然說文有玫無玫後人遂以集韻玫字之音繫於玫下誤矣



道書摩利支天支从支音撲非支也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轉注之義釋者雖多而終不得其解戴東原曰轉注卽是互訓此語簡而切當從其說

聞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孫淵如說

說文人部但字下解云襦也衣部袒字下解云衣縫解也是漢時但襦不作袒襦音書有但馬謂馬之不鞍者意與人之不衣相類猶用古義

說文旁字引司馬相如曰淮南宋蔡舞旁喻此定是凡將篇句 明嘉靖本如此汲古刻本則舞字上增一誥字剗補之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三

迹顯而易見新刻小徐繫傳亦有誥字且錯謂是上林賦之文愚按上林賦乃巴渝宋蔡淮南干遮非此語也蓋何忘司馬相如作凡將送以上林當之又妄增誥字毛刻解字初本不誤其後見繫傳從而增改轉爲誤矣康熙字典所引亦無誥字

顏氏家訓謂蒼頡訓詁反稗爲道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勿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孟字林音看爲口廿反音伸爲辛集韻以成仍宏登合作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并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丞此類其廣必須考校 按稗在集韻讀旁卦切又步化切

是當讀作罷也今人皆讀作敗作薄邁切卽之推所讀通賣反也洪武正韻從之 集韻娃讀於佳切與於乖反尙相近

勿之音免殆因免可讀問而致然蓋讀免爲問因以爲勿音也 諫讀作問固不誤此問謂問斷之間非中間之間也

戛讀作棘皿讀作猛許君自注余謂勝於後世之反切不可因後人讀戛爲夾讀皿爲閔而斥許君爲非 以系音并誠誤今無此讀讀乘若承雖誤而今頗有作此讀者

家訓璣璠之璠音煩江南則音藩岐山之岐音奇江南則音祇神祇祇北人多以舉莒與矩同呼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四

矩必不同呼

集韻璠附袁切藩甫煩切是兩字異音然今人讀此兩字則作一音藩亦作蕃作蕃則音附袁切是藩之作甫煩切本爲難通岐祇二字皆是巨支切而謂讀岐爲奇則不可曉 舉莒皆居許切矩俱雨切故謂其音不同然今人讀此三字則作一音無能差別謂莒是開口呼未審厥旨

家訓又謂耶者未定之詞天耶地耶是耶非耶之類北人呼爲也字誤矣 按今世北方鄉曲之士尙有讀耶爲也者

戴東原曰魏孫炎叔然樂安人康成弟子初立反語顏之推家訓陸德明釋文史記正義皆言之而後人乃謂出於僧神珙反紐



圖乃珙所作附玉其自叙曰昔沈約勅立紐字之圖又言唐有陽寧公釋處忠撰元和韻譜是珙為晚唐人遠在休文之後乃世目珙為北魏人陋矣然珙圖尚無字母之說惟五音尚論列字四十類於今所謂三十六字母者亦附玉篇末指為珙撰也至玉海乃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其人又在珙後凡中唐以前之書有反音者皆孫炎之學非神珙序乃後人偽託珙實在前當再考之

丁杰曰華嚴字母橫讀之四十二字字母也縱讀之十四字韻部也隋書經籍志謂之婆羅門書以十四字書一切音此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五

書本單行後散入華嚴而以華嚴字母名矣單行橫讀則母異韻同琅然可聽散入各卷則或三母或四母有縱無橫韻異而聲不諧母同而口易踏矣亦可以守溫之三十六母分配之

錢竹汀曰漢末孫叔然勅立翻語音人以釋西域釋氏之言釋氏竊為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而忘也

楊升菴曰榮與融同音後人讀作榮誤入庚中引淮南榮與窮叶越絕榮與終叶

斗字古與府恭叶周禮注設斗供其饗也斗音主愚謂當讀如堵字耳

有鸛雉鳴鸞今讀如稊戴東原曰釋文鸞音以水反仍讀如唯廣韻誤認以水為以小收入三十小韻中且改為以沼反乃大誤也

銅陽漢書地理志孟康注曰銅音紉紅反乃廣韻誤讀音紉斷句遂讀為紉而收入四十四有真可怪也

谷風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不叶韻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或者古人讀怨亦可作入聲耶

孟字依切韻在映韻莫更切其音近於命然舉世皆讀如夢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此則與動叶而讀如夢矣

守溫之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為韻設錢維城與東原書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六

東得與蒸通耕青清不得與蒸登通東得與江通陽不得與江通侵亦不得與蒸登通蕭得與尤通真諄臻文殷魂不得與侵通亦不與耕青清通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南本音讀作泥心切穆如清風以慰其心風本音讀作方金切皆不煩改叶 肱弓同音戴東原說

愚嘗謂四聲分配五音乃天然對待宮為上平商為下平徵為上羽為去角為入但苦無依據未敢自信後見紀容舒唐韻考引徐景安樂書所言正同乃自喜有先得我心者

皋繇之繇讀作遙人知之鍾繇之繇亦當讀作遙人或不察也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蓋以其父諱戲之可見爾時正讀為遙也



過秦論周最李注引字林曰最才勾切

旂說文曰從斤聲自當讀如斤或如芹詩小雅言觀其旂與庭燎有輝叶魯頌言觀其旂與薄采其芹叶可證也陸德明釋文誤音為渠希切遂沿誤至今

填箎以喻兄弟樂器亦多矣何獨取此為喻耶張萱曰凡樂一器自為五聲如宮磬鳴則徵磬和不籍他器獨填箎二器共成五音填為宮而箎之徵和填為商而箎之羽和此所以喻兄弟也

輕經兩字多有當讀作去聲者人恒忽之

楊用修謂膚如凝脂之凝當作仄聲讀歷引詩詞為證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七

說文昇晉人或以廣隊楚人昇之杜林以為騏驎字騏驎之語殊不可解祁文端曰騏驎是昇之訛昇古文弁字杜林謂昇字借作騏弁之昇此解極確 刻本有作麒麟者尤誤宋人皆講學問而不講事功獨歐陽公善於決事蓋自作夷陵令以來深知讀書不解事之弊蘇氏言事皆臺臺可聽宜為歐公所賞

柳子厚文字雄視百代而言有極迂者其時令論疑月令非聖言謂毋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豈必在於孟春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豈必在於季春豈非孟春便可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非季春即可作淫巧耶此亦如虎頭之癡矣又

謂管子四維言禮義廉恥不如言仁義且於管子言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又疑之而謂義若絕則廉與恥亦不存何其拘牽字句乃至於是古人文字但期不悖於道不似後世字梳而句櫛之且諸子此例亦夥矣奚可泥執耶

隨園詩話謂古無志書類書三都兩京一出而紙貴者直是家置一編當類書郡志讀耳近人謂三都賦序明言稽之地圖驗之方志笑隨園迷於目睫然隨園之語是詞不達意若言是吳淑事類賦之先聲故人爭願先睹則得之矣但亦只可以言三都若兩京則體大思精不在比事也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八

李于麟謂王少伯之秦時明月為唐人絕句壓卷王元美則推王子羽之蒲萄美酒王貽上則推王摩詰之渭城李太白之白帝王少伯之奉帚王之渙之黃河詩人之高下不繫乎此宜沈歸愚譏為旗亭優伶語然就數詩論之終當以白帝黃河兩篇為勝渭城次之餘非其匹

太白之烏栖曲詞超而意深烏夜啼則詞俗而意淺賀季真所謂可泣鬼神者定是烏栖曲或以烏夜啼當之真大妄謬近見選家且有取烏夜啼而去烏栖曲者盲人豈可與道黑白哉

沈存中筆談譏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為



不合事理然詩人之言惟意所至固不必拘於尺寸作算博士耳

杜老推重庾子山然庾不及杜李謫仙推重謝元暉然謝不及李

建安以後惟鮑明遠可稱作者其高才健筆固嶄然出羣杜老以擬太白其氣骨誠相類也宋人謂俊逸鮑參軍一本作豪邁尤為切當

王介甫曰詩為寺言此誠得作詩之旨自南宋以來詩格日降卑靡瑣冗有著戲謔趨之者動嘗介甫之言且為之詞曰頌不如雅雅不如風何可以寺言釋詩不知風詩固亦采之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九

輔軒用之宴享又何非寺言也夫子論詩舉禽獸草木而先以興觀羣怨誠萬世定論蓋氣骨詞藻兩不可缺若近時自託晚唐或如小兒之學駢儷或如村嫗之話米鹽而欲命為詩人其亦風雅埽地哉 元遺山論詩曰諱學金陵猶自可却將何罪廢歐梅斯言允矣

元白並稱元不及白溫李並稱溫不及李蘇黃並稱黃不及蘇白真切元瑣碎而已李峻整溫綺麗而已蘇豪縱黃木強而已

李昌谷詩鉅釘成文無復義味觀其篇題當著議論者即無一句可采則知其中無所得矣昔人目為鬼仙儕之太白真

是過譽其才正當在溫岐之下耳溫有文藻猶能以意馭之李不能也

李杜亦多率意語在作者本屬戲筆以代話耳後人貪於博收遂登於集晚唐以後專務此體謬矣

俚語不可為詩腐語亦不可為詩晚唐多俚語南宋人乃兼之

今世有好為古詩者流俗或譏為優孟衣冠譬如三館鈔胥自矜其作字之工轉嗤善大篆者為摹倣依傍有識者其許之乎

清平調三章第一章是言明皇悼念武惠妃第二章是言惠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十

妃既歿幸有楊妃代之雲雨巫山枉斷腸謂惠妃借問漢宮誰得似乃謂楊妃第三章乃全謂楊妃而解釋春風無限恨仍挽到悼亡之意若以三章皆指楊則枉斷腸釋春恨語皆隔膜而羣玉山頭瑤臺月下近於捉迷藏矣

清平調曰飛燕倚新妝官中行樂詞又曰飛燕在昭陽有意耶無意耶宜為妃所憮也妃以壽王妃為帝妃此外卻無穢跡金錢洗祿兒雜說家言不足為據然太白詩中雪謔一篇乃詆為淫昏而指目食其嫖毒且曰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則妃真有如赤鳳來之歌耶

西清詩話載蘇子瞻譽王介甫句云積李兮縞夜崇蘭兮炫



書謂屈宋歿後曠千載乃見此介甫曰非子瞻見誤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按此誠耳食之論是句淺薄不足稱介甫優處固不在此

古詩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信謂伴使也杜詩有使即寄書無使長迴首正襲其語乃注杜者或謂上使字讀去聲作使人解下使字讀上聲作使令解大誤

韋穀才調集格卑詞陋七律內如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七絕內如莫學二郎吟太苦年纔三十鬢成霜無端鬪草輪鄰女更被拈將金步搖等句惡劣不堪此等選本彼時風尚所趨譬猶今人選時文阿世好耳得漁洋簡汰乃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十一

可讀

趙士麒官泰州同有詠舜陵絕句帝子昔南巡云王漁洋極賞之山右詩鈔載其詩數篇皆卑淺不足道乃知片言

單句固不足定優劣也趙是晉人漁洋誤記爲秦人

近人施姓注元遺山詩刻之惟取中州等集畧爲詮次詩中之人於時事尙多闕畧其註釋故實尤爲疏陋又論箕山詩降衷均義稟四句均爲腐語染宋人習氣可以刪去論雪香亭詩金水河頭好墓田改唐人山光爲河頭無味按降衷四句必得有此一段氣方排弄若竟刪去接落便不合法且此等語是少陵宗派非宋人所能到金水句原爲亡國之感不

在瑣瑣字句亦非襲唐人舊調此君可謂妄論惟纂年譜一卷差有功耳聞翁覃溪亦纂有遺山年譜惜未得見

蘭亭詩嘗疑其何故皆寥寥短篇今按柳誠懸題云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乃知非全詩特誠懸所節取爾右軍爲四言之序孫興公爲五言之序誠懸於四言五言詩皆裁而掇之

體如山上雪題作白頭吟無所依據蓋宋人黃鶴杜詩注誤以此爲卓文君作也如玉臺新詠太平御覽皆無此文

昔有霍家奴玉臺新詠作霍家姝董嬌嬌玉臺新詠藝文類聚皆作嬌饒嬌字音乃小切無平音毛晃增入宵韵非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十二

古也

樂府解題玉臺新詠皆以盤中詩爲傳休奕作至嚴羽乃以爲蘇伯玉妻不知何據

岑之敬烏栖曲明月二八照花新富鑪十五晚留寢回眸百萬橫自橫原詞只前兩句載在樂府解題後一句乃楊升菴妄增題作當德曲詩紀誤取之後人皆夢夢矣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遼主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近日有刻遼詩者未知收入否詩見老學菴筆記

近有閩人張際亮號亨文明有詩人張滄州亦字亨父



世傳李太白憶秦娥二詞相傳得於鼎州滄水驛樓殆晚唐  
人附會為之不足信也

姜南墨畚錢鑄載廣東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  
過皆春樓下駐行窩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鬟玉樹歌自  
昔瓊花祠后土於今荆棘卧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東  
風綠更多無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珠簾十萬家春風  
吹盡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酬蒼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  
沽美酒著釐觀裏看瓊花我來漫憶曾游處立盡斜陽一難  
嗟此是明初人詩爾時揚州雖亦遭兵尙非至酷若見今日  
揚州不知當作何語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三

有朝鮮使臣以詩見貽用封字作仄聲予以為疑其人以其  
國詩韵相示封字果兼收入仄韵余終以中國前賢未用為  
仄聲海外讀字未足為據後讀庾子山詩徒勞看蟻封無事  
祀靈星則固讀為仄聲前人竟未論及又竹林千戶封甘橘  
萬頭奴似亦作仄聲讀  
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僕誠不解佳處安在賈自  
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園秋僕  
更不解此兩語何為三年方得也  
傅元詩鶴五氣所補籠四足所支鶴氣不知所出  
王介甫謂李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此不

能變也至於杜老則發揚欽抑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緒密  
而思深非淺近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後來無繼歐陽  
文忠謂杜之於李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 僕謂兩說皆稍  
偏不若以杜為詩聖李為詩仙其論為平以學養論杜優於  
李以才氣論李優於杜杜之精詣猶可學而能李由天縱不  
可學而企也

詩有作意深求而轉失其意者至尊含笑催賜金困人太僕  
皆惆悵只謂賣馬奪真馬之寵耳乃解云困人太僕知念先  
帝肅宗不能詩中那有此意

稱名好喚雞蘇佛迴味宜稱橄欖仙是蘇子瞻詩然陶穀清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古

異錄列為陶葵詩但以稱名兩字為生涼耳葵則在蘇公之  
前矣

杜之秋興八首李之清平詞三首予深所不解近讀田山薑  
集亦謂三十年來不辨其佳處安在

蘇公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翠謂鮮明乃蜀之俗語非翠  
色也宋人謂蜀中染紅經久不渝至今猶然韓略亦言之

蘇詩羅趙前頭且炫書 韻語陽秋書之不工者曰羅趙按  
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張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  
有餘謂崔瑗杜寶羅叔景趙元嗣 叔景名暉元嗣名襲  
羅趙兩人列庾肩吾書品為中下與陸機王洽陶宏景同品



龐德公於忽操乃宋王遂源所擬作名廣陵先生集

程大昌考古編曰代以樂毅論為王右軍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啟梁武帝乃曰心疑近事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為梁世模本梁晉相去絕近既不以為真則誠偽矣

快雪時晴帖愚以為直是松雪所作非右軍真迹

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一詩五臣注以為征夫之婦懷夫之作其注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曰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注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曰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命家童殺而開之遂得夫書此兩解皆於情有未安蓋泥於飲

蘿蘿亭札記卷四

圭

馬長城必為征戍而作故為此解亦自覺婦人有兒不韻改為家童安有家童而目為兒者愚謂樂府詩不必皆如本題如後世填詞但取其律調不定賦本意也此詩蓋託朋友以思若之詞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借羣婦競媚於夫喻羣臣競結於君而不為同僚作計也客從遠方來乃謂友人贈我書以彼之念我正見我之念彼也他詩多以夫婦喻君臣此獨以朋友作喻耳漢詩尚不易解况三百篇乎 枯桑知天風雨句五臣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不知天風海水不凍不知天寒李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李善之語精於五臣遠矣說詩當以李善此意為法

潘安仁悼亡詩通體對句

潘安仁悼亡詩獨無李氏靈任彥升哭范雲詩何時見范侯六朝雖文勝猶有此拙語後人則不爾也

崔融代皇太子因太平公主下嫁進食表稱伏見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嘉辰降嬪公族妾李二字一何贅乎

洪容齋曰杜詩天永秋雲薄今誤作天水愚按此句今作天際

白樂天有夜聞歌者一詩在琵琶行之前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又名羅敷豔歌歷述美人顏貌穠麗被服藻采雀翹瓊佩而中有濯足洛水之語古人臨流濯素

蘿蘿亭札記卷四

六

足蓋不以為嫌

石季倫思歸引序曰尋覽樂篇有思歸引此曲有絃無歌有絃無歌即笙詩之有其義亡其辭也

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為宗貴於齊死生忘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非彼時之所貴也故文選棄而不取後人乃疑絲竹管絃連用為詞句之類不知絲竹管絃連用前乎逸少已有之所見抑何隘也

孫楚詩莫大於殤子老彭猶為天此詩極拙而昭明收入選中可見棄取之所在矣



宋書樂志七哀詩四句一解共七解此七哀所以命名歟

魏文帝登山遠望篇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見初學記飛龍篇

忽逢二童顏色鮮好說者乃以橋順二子當之不知何據或

且謂二子服飛龍藥致仙蓋因飛龍篇而傳會之也

王摩詰詩境高淡殊不類其為人正如潘安仁解作閑居賦

而實躁競

白香山固有近雅之詩特好為淺近語以動時俗殆近於為

新聲以悅婦人者

蘇詩得力是從昌黎化出雄深雅健獨出冠時至其流宕飄

逸者亦只是有意炫動流俗不足尚也顧至今讀蘇詩者仍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七

多忽其至美而以不美為美故遺山嘖其門無功臣

漁洋茹古之力極深其履饋於漢魏六朝既久乃能脫窠臼

而標神韻非可以空疏舛陋為之者儉腹子搔頭弄姿便以

為漁洋法乳在是去之遠矣

袁子才詩為通人所詬病此亦是故為折楊皇考之曲以傾

下里之聽貶節干譽意與樂天正同但求諧於俗耳不顧乖

於雅音然此兩君非不能為雅音就其集中擇十許篇不落

凡猥之作朗朗可誦世之學兩公者大抵無一篇可采 趙

雲松譏袁如通天老狐時時露尾誠肖其狀然袁是故作此

態非欲匿而不能

陳白沙摹杜醉自然并其蕪累詞句亦力摹之則成詭擬符

也 劉長卿在中唐最為傑出賈浪仙直是浪得詩名

鍾譚敗壞風氣即如袁子才鼓動流俗皆詩教罪人幸世不

乏知詩者力遏其流披猖尚未甚久其饒近稍息矣

翁覃溪王蘭泉兩先生金石之學皆極博而翁尤精予見其

跋一漢殘石楊本是漢劉梁碑可辨者二十餘字有博覽春

秋字又有百人字似是言弟子百人也銘有云國之裔兮旁

大刻三年辛酉翁云是光和三三年也此石為人穿作門礎見

後漢儒林傳翁有兩漢金石記此石未列入記中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六

唐人碑版婦人書者絕少惟石壁寺鐵彌勒頌是房麟妻高

氏書 行書在交城縣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蒲州有黃旛緯書唐明皇霓裳羽衣曲

碑今不知存否

金石萃編載劉氏經幢前刻尊勝陀羅尼後乃贊曰彭城夫

人母儀欽則王蘭泉謂劉氏不應自贊當是其子造幢歸美

於其母余謂幢末有女尼妙口之名此尼無識妄為劉氏作

贊耳

代國長公主碑陪葬橋陵孝也王蘭泉云凡書碑之例皆云

葬於某原禮也此云孝也與諸碑例別愚按此因陪葬橋陵



故云孝也若他碑用之則舛矣

孔紆墓誌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王蘭泉不得其解愚按清甲謂清門甲族耳

記金石者言隋羅君墓誌君名靖而其父亦名靖父子同名

為不可曉見洪容齋隨筆或乃引夷羌父子同名者以為証余終疑

中國初無此事雲麓漫鈔云碑乃其子紹嗣善佐所立其三

代就紹嗣善佐而言文中之父名靖者即墓誌之名靖者蓋

其文拙故爾非靖之父又名靖也得此釋然符載自作妻

墓誌而稱孤子因方持母服乍讀之亦可訝正與此相類

凡碑帖必得全文乃可據以為斷若只半文或展轉抄寫則

蘿摩亭札記 卷四

九

疑益滋疑 舊搨賢於新搨固矣然僻地僻碑初搨時工人

藝不精搨或不全數十年後得良工搨之所得之字或倍於

前榻此理亦不可不知

顏氏家訓所載秦權銘其詞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

侯歎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則不盡歎

疑者皆聲明之凡四十字此拓本予見之諦審歎疑之歎蓋

是嫌字其女旁在右耳

漢碑臚出錢者姓名目之曰義士今之出錢施僧徒者刻石

以志則曰信士宋太宗諱義或自宋改此稱乎

陶淵明季子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觀此語則季子十字

碑其傳已遠

鍾繇戎路帖載古刻叢鈔平津館叢書有之其有戎路兼行一語者

乃賀捷表非戎路帖見續古文苑

瘞鶴銘或以為王逸少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况或以為

皮日休謂是王陶兩公者定誤矣為顧為皮尚難決也

近人李君云瘞鶴銘是陶隱居撰其弟子孫文昭書見寶刻

叢編未知信否當再考之 近吳子苾學士所刻鼓編闕揚

州一卷

秦中時有隋唐墓志出土而作偽者亦多書皆拙

字極妍秀頗行於世人謂是顧南雅通政少年時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十





蘿摩亭札記卷五

徐溝喬松年鈔

紀文達筆記載介學士贈詩有鸚鵡新班之語未知出處按鸚鵡班見元遺山詩

今俗方春繪春牛像醫之牛旁芒神像為一童子名之曰忙兒極為可咲五代史補羅隱譏宋忙兒不放牛何名忙兒是此語亦古

京師無賴有譚名李逵者取梁山濼盜名也因憶後漢書有李逵與許劭同里

先醫廟從祀列伊尹初未知何據繼乃知出於墨子然墨子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乃設為喻言若傳說和羹之意非謂伊尹真能醫也呂氏春秋亦有伊尹湯劑之語此似割烹之意亦非謂醫

俗以釧為鑄字當作銳見歐陽文忠奏事錄韓嶽兒事唐人謂之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宋人謂俗本訛作形天無干歲蓋傳寫之誤 錢竹汀云唐等慈寺碑在

縣有云念形天之魂久淪長夜疑山經竟是形天後人轉為天耳 予按此說近理刑天形天皆可解天字則不可解也

若錢說是則宋本形天兩字不誤矣周必大二老詩話謂形天二字不誤 周禮肆長注即今行頭

陶令閑情賦謂防閑其情繁主簿定情篇謂止定其情定者止令不動皆抑情之意人誤以閑為閒適之閑又誤以唐明皇釵鈿定情作此定情大乖原義張平子有定情賦即繁詩意

萬姓統譜紕陋特甚齊明兒良是兩人也乃以齊明兒為一

人名隋將張須陁乃截去張字以須為姓其後又有取之為尚友錄者年代舛誤或以劉宋為趙宋以郭周為宇文周以

宇文為三代尤可笑門姓內既收門文愛文姓內又列文門愛誤甚

今潁州府潁上縣志謂管仲產於其地蓋據史記管夷吾潁上人也但史記所謂潁上非今之潁上今之潁上在春秋時

為胡子國在漢為慎縣史公所謂潁上但謂潁水之旁非地

蘿摩亭札記 卷五

名也如太公望則曰東海上人也亦是海濱之意潁水有原南委相距千餘里今之潁上潁水之委仲所產地當在潁之

上流定為鄭人樂史太平寰宇記列仲於潁州人物引史記之文蓋亦忘潁上縣名乃隋所置不應以證史記又於青州

人物亦列仲則又疑以為齊人矣在太平寰宇記當列於許州乃為得之 莊君械曰管仲姬姓韋昭國語注自是管叔之後

故管城在鄭州境亦與潁水相近可斷為今之鄭州人斯言允矣

俗書鳳皇皇字作鳳絕無所據蓋避皇王之皇姑仿鳳字之形而臆造之耳然鳳字乃鳥上加凡今鳳字只加几雖仿亦



誤也此字若避皇王之皇當書作鷓字劉聰作鷓儀殿

元孚貌短而禿宇文泰於酒垆上加帽戲之孚見之乃曰吾

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因持酒歸泰大咲此事類書或作阮

孚大誤秦身未即帝位記此事或記為文帝諱者不察將以為君之戲臣

尙書之尙並無平音姚錄夢溪筆談皆言讀平聲者之非

蓋爾時土音如此讀也今學人乃有讀為常以示異者誤矣

惟周禮彙人下注若今尙書陸德明釋文音常又時亮反

此德明之誤

子張學干祿學是問字之訛史記可証好學近乎知學亦問字之

訛漢書公孫曹交乃鄒君弟非曹君弟曹亡已久山徑之蹊

羅摩亭札記 卷五

問徑當作嶮法言可証皆李子文先生說子文名雲章大興人子名嘉瑞者官安徽巡撫

任昉辭奪禮啟李注則引作子張學干祿唐時已作學矣

隋文帝惡隨字从走改為隋文人譏其不識字蓋是本非走

而隋字說文訓為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為裂肉

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

肉蓋說文古文柴字从隋省作積柴者積柴加牲而燔之詩

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

正解

鷓鴣本从母三國志注引鳥名鷓母未聞鷓父至狄仁傑對

武后曰鷓者陛下之姓則字又从武揣其从武似因从鷓而

變然則本从母耶从母耶

軍中司饋餉者謂之糧臺人或稱之曰檣臺蓋因說文解精

字曰糧故謂糧為精然精自是祭神之精米非尋常糧米也

不知許祭酒此解本自何書

古人杜撰之陋說而流為丹青者如足下之解為晉文公之

歎介子推也不借之解為鳳子之草履不肯借人也律令之

解為雷部推車鬼也

不借按釋名言其賤易各自有之不待假借於人

春秋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禮含文嘉以慮戲燧

人神農為三皇尙書大傳以燧人備天道伏羲備人道神農

羅摩亭札記 卷五

備地道為三皇見風俗通是知天皇地皇人皇之說為謬言也

焦弱侯筆乘謂揚子雲未及仕於新莽之朝班史誣之全謝

山折其不然愚按全氏之說是焦氏之說非也子雲作甘泉

賦在成帝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則三十餘年以班史贊中

謂雄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至天鳳五年正七十餘年謂其

卒時七十一歲於事實近若焦氏則亦據班贊內王音奇

其文雅召為門下史以為音秉政當在建始之初雄是時四

十餘自建始至五鳳又七十餘年則子雲當在百歲外班既

謂子雲壽七十一則莽僭位時子雲已早死矣而未思王音

於陽朔元年方為侍中建始初年豈得開府召士即以陽朔



元年計之至天鳳五年亦不過四十二年耳班史之文本明不煩曲為之說至桓譚新論謂子雲作甘泉賦夢腸出明日遂卒是子雲一賦甘泉即死將羽獵河東皆非所作並不得有七十一年之壽是詎可引以為證哉 法言篇末謂漢興二百一十年未有若漢公之懿者此是元始五年方在頌莽其去莽之襲漢亦不過三年 愚按子雲仕莽不煩曲為之諱班史之意謂如劉歆輩以文人而附會符命子雲乃獨不然恬淡自守不營求進取為已加人數等蓋古人論人想後儒論人苛如蘇武窮荒十九年一世詫為奇節然居然與胡婦生子而為單于牧羊特不肯為其臣耳後儒論此猶以為

羅摩亭札記 卷五

五

遺憾在彼時則祇有推重而絕無苛求也子雲事亦如此班史與朱子綱目各行所見不必為子雲回護亦不須力詆之也 狄梁公反周為唐報國之忠為後世所共信然以前明氣節之士處之則必不肯為必上書指斥痛詆為武后所殺乃為忠然而所成者小矣 新莽時王浩王嘉奔其官見李業傳此固高出子雲之上又胡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薛方逢萌莽徵不至 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為時絕遠此殆為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還之族 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有披裘負薪者季子令取彼金披裘

者曠目拂手而責季子此事固荒忽不可信然為此言者意謂季子令彼薪者取此遺金以自贖非謂季子欲取此金而令薪者代為之役也論衡辨之曰季子必出有前後車有附從既不恥取金何不使左右而煩披裘者是以為季子欲自取其金也大誤矣

晉語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與膠鬲比而亡殷褒姒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以伊尹膠鬲與虢石父並論誠所未解夏侯太初樂毅論曰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毅傳無此語且以文義度之當指惠王乃曰昭王誤甚

羅摩亭札記 卷五

六

王伯厚謂御史大夫嚴延年女為昌邑王妻袁子才謂是執金吾嚴延年之女當再考之一字次屬 昌邑王妻十六人有嚴羅紉即延年紉與敷同音當是彼時女子美稱或名羅紉或名羅敷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為羅紉不知何故蓋阮亭亦未悟羅紉為羅紉之誤而羅敷可寫作羅紉也特秦羅敷與嚴羅紉固是兩人耳 泰山無字碑前人謂碑文在內而外加石函予謂此是祭時為之主耳非碑也 道家所謂急急如律令是漢時文牘結語如今之劄到毋違張道陵二十四治治民治神皆用此語耳



李小湖通政好雲樓集謂應劭風俗通有孟蘭盆之語予檢之不得豈所見本不同耶然孟蘭盆恐非漢魏所有

句讀二字讀字讀如逗見於集韻按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引說文曰投與逗通逗止也句之所止也則今之所謂句讀者當作句投而音逗袁簡齋說又按周禮天官小宰官正注鄭司農讀火絕之戚讀如本音徐音豆然此仍是誦讀之義非謂半句也

今士子所祀之魁星當作奎星論者又謂天官書奎亦不主文事不觀孝經授神契乎授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仿象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倉頡視而作書此奎主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七

文章之證且今之陟清華授巍科者必取辦於楷書則士之祀奎星尤其宜也

授神契又謂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妄人或以俚鄙之詞託爲名人所作後人或信而收入全集李太白集中僞託者最多尤可詫者撥開白雲見青天四句因思有人刻東坡雜文列猪肉頌有爛煮熟時他自美之語酒肉正堪作對 或者曰李好酒坡嗜肉當獲此惡文字之報然坡公屢言蔬食之樂非嗜肉者 繆字或讀作謬或讀作穆或讀作謬之平聲無妙字音也今

姓氏之繆皆讀爲妙於古無徵正字通云繆姓讀若妙非古音也然則明世已讀作妙矣 哈字讀鄂合切蓋入聲也萬姓統譜列哈姓九蟹則讀如海字今北人讀作孩瓦切與萬姓統譜又不同

維陽之維從各從佳魚參謂漢人忌水作維乃後人謂佳名二字合文大誤 博物志亦謂漢忌水從各從佳魏土德不復忌水

宋元人謂猛獸爲忽律此正是毅字見爾雅 或謂俗謂飲曰喝此字有所本否曰淮南子一哈水而甘苦辨矣當是此哈字

蘿摩亭札記 卷五

八

或謂俗寫搽字有此字否曰此當作塗字耳塗有茶音凡塗金塗粉皆當讀如茶也

俗寫之至字當作尙說文口戾不正也唐韻在十三佳噉字流俗作叫呼解按揚子狄牙能噉不能齊不齊之口注噉嘗其味也蘇子瞻河酌亭詩用之

今俗謂有力曰有勁凡挽強弓輒論其若干勁矣按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卽作力解亦見淮南子

濟甯太白酒樓有太白與任城賀令兩像詢賀令之名或以四明狂客對非也賀監未嘗爲任城令此賀令太白集有之而逸其名 杭葦浦謂太白與孔巢父等飲於任城則任城



之樓宮爲六逸作

李陽冰之冰向讀疑字錢竹汀云其兄字堅冰則皆當作冰霜之冰

孔子夫人相承作开官氏錢竹汀據漢韓勅禮器碑宋祥符追封詔元至順册封詔之上石者皆爲并官以爲凡刊本作开者皆誤

今俗謂皁色曰立青而謂皁之兼紺者曰天青誤也皁之兼紺者正當名爲立青立乃赤黑色立烏是也俗又謂之燕尾青則近之矣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殊不知所出後檢穆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九

天子傳云封膜畫於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則膜畫乃是人名畫記漢魏善畫者列諸葛亮不知何據

拾遺記曰烈裔工畫可兒可人六朝人通用蓋兒字古讀聲近泥人字江南人讀近甯泥甯雙聲故人與兒通用

蟹之將糖蹂擾彌甚嘗疑蟹未可以糖漬老學菴筆記云唐以後始有沙糖唐以前皆飴糖若糖蟹則皆糟耳理或然也

孫奕示兒編曰魏相漢書不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

不音不可作平聲讀愚意不以爲是當再考之

洞簫之洞當讀平聲說文簡通蕭也

今大名府古魏州也蓋取左傳魏大名也之語易爲大名然畢萬之魏乃今蒲州之永樂鎮後爲永濟縣若大名之魏乃魏武侯別都與畢萬之始封無涉

袁枚隨園隨筆謂古男子裹足引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愚按箋謂如今行膝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此只是今

之裹脛非裹脚也隨園乃解之云行而緘足故曰行膝邪而纏之故曰邪幅以爲男子裹脚之證蓋臆造妄說隨園又謂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必赤足乃爲有禮蓋

蘿摩亭札記 卷五

十

必有邪幅纏足此尤謬言書不云乎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非赤足乎即褚師聲子鞮而登席下文明云臣有疾異於人

若見之君將設之頭是不鞮則赤足故恐君見而設也若之有纏足布則聲子不去鞮之罪更無可辭矣又案孔穎達詩正義謂自足至脛足即脚跗也玉篇跗足上也儀禮士喪禮

注跗足上也疏謂脚背也合數則觀之則邪幅在下明是從足背之上纏至脛不併脚指脚心同纏若脚心則古人謂之跣或作跣孔穎達倚注爲足謂跣方是纏足今明指爲脚跗豈可便謂纏足耶 少儀祭無跣燕則有之是燕恒跣也

許瀚曰哀矜之矜當作矜而讀若鄰不當讀若兢其說甚詳



然愚不敢信

王伯厚謂韓文公曹王臯碑云搏力勾卒羸越之法勾卒見左傳越王爲左右勾卒哀十七年三月秦之搏力未見所出愚按王

翦伐楚投石超距卽所謂搏力矣

衛宏漢儀太史公位丞相上明于文定筆塵曰位者朝著之位如唐宋記注官在人主左右非謂其官在丞相上也

袁枚曰史記龜策傳夸而目巧教爲象卽注引許慎曰象牙卽也象牙卽不知何官愚按卽卽廊字之省文觀下文自見謂以象牙飾廊袁疑爲官名誤矣

周從不啻計昭穆至文王十四世爲穆則文王是穆也武王

蘿蘿亭札記

卷五

十一

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則文王又是昭也

趙李相經過或是趙季李款成帝時陽翟大俠見漢書

袁枚曰龍陽君高誘注幸臣鮑彪注幸姬鄭櫻桃世傳男寵

十六國春秋謂是女姬愚按鮑彪注龍陽君仍是幸臣吳師

道注乃謂是幸姬以魏語觀之當以幸臣爲是幸姬之說非

也鄭櫻桃當從十六國春秋爲石虎之后世謂男寵者蓋據

晉書載記石季龍優童鄭櫻桃而言

石鼓有以爲秦文公時作有以爲宇文泰時作汪師韓謂是

宣帝時作建德二年二月宣帝爲太子曾獲白鹿於岐州是

以鼓中屢稱鹿又楊柳靈雨皆春景也文內旣稱天子又稱

嗣王天子謂宣帝嗣王謂靜帝當是大象初年侍從之臣追

紀其事而刻鼓耳

開元時得默啜首者郝靈筌也白樂天新樂府折臂翁詩自

注云郝雲岑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蓋用說苑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

梁王之意

楚辭悲回風施黃棘之枉刺愚按秦楚先盟於黃棘後懷王

再會於武關遂被執必是黃棘之會有失策耳

王右軍父名羲子名獻古羲獻字相通斯亦疏矣

蘿蘿亭札記

卷五

十二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此謂習水耳索隱正義兩說皆非

楊升菴以墨子曰西子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

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謂越沉西施於江以死

隨鴟夷者指伍子胥先盛鴟夷以死今以西施隨子胥也而

謂西子隨范蠡者爲非愚謂越之入西子於吳原欲惑吳而

亡其國今吳旣治矣在西子於越爲有功烏喙雖寡恩亦何

至轉以此罪西子哉升菴之說殊非情理至墨子謂沉其美

者謂晦迹耳鴟夷仍指范少伯

云爾二字古人卽作如此二字解一種二字古人卽作一樣

二字解今人用云爾及一種似與古人稍異



徊徊兩字見五代史王處直傳段徊徊人名

棹楔之制見五代史李自倫傳

五事思曰睿董子作思曰睿蓋容與容相似而致誤然董子竟以寬大無不容解之則大誤矣

蔡邕琴操曰楚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李善注盧諶覽古詩引此善曰瑀古和字

詩伐木鳥鳴嚶嚶未嘗指為鶯也唐人則目為鶯矣張平子東京賦曰睢鳩麗黃關關嚶嚶蓋以關關屬鳩以嚶嚶屬鶯鶯即鶯也此為鶯言嚶嚶之始

漸離 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上林賦鮪魚漸離說文漸離龍無角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三

愚按高漸離之名當取此義

財主兩字見夢梁錄

修字見魏都賦

驍門逃軍皆見穀梁

劉逵蜀都賦注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蠶蟻

羽獵賦追天寶李善曰天寶陳寶也引太康記曰秦文公時

陳倉人獵得獸若兔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積而述積而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思按積而述之名甚奇大似蒙古語又似海外語太康記乃晉人所著明刻文選有三本校之皆作積而述定不誤也

史記索隱引列異記作此名爲媯太平御覽雉下引列異記作此名爲媯或作媯者誤也

楊朴詩數箇胡餅徹骨乾此謂胡餅字義摠畧謂是牛項下垂皮蓋誤解胡字詩句鄙淺不足言亦不煩考證特字義摠畧此解經字典采入故辨之

焦山當作樵山通典太平寰宇記可證阮文達辨之甚詳今名之曰焦

而以焦孝然實之孝然是河東人不應隱京口寺中藏宋封勅則目爲焦光更屬無稽且謂三詔不起作三詔亭誠是杜撰故實

甯馨之馨當作軼見說文

蘿摩亭札記 卷五

四

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余以爲不然御當解作用也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如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北俗自稱曰咱蓋方言不典然癸辛雜識已有此語續集下磅唐 見長笛賦

顏氏家訓引風俗通曰高漸離爲人傭保聞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今本落去無字遂費解 伎癢字出此史記作

徘徊非 射雉賦善注引風俗通與家訓所引正同

孟子之慎子趙岐注名滑蓋然戰國有慎子是慎到或疑慎子當名到而字滑蓋本文慎子自呼爲滑蓋古人未有自稱其字者此不可通或又謂慎子乃禽滑蓋之弟子滑蓋所不



識蓋謂雖其師亦不謂然也毛西河則直以爲禽滑釐謂慎  
是禽字之誤愚按慎子爲禽滑釐弟子記載無之或謂出於  
莊子天下篇固無此語

左右佩劍相效不休見唐書而不知唐書又出自何書 周  
益公題跋亦有左右佩劍之語則以爲騎墻兩可之意

蘇詩蟬螿碣書作培或疑坡公之誤 按應劭風俗通林麓  
京陵邱墟阜培八者平列則培固不誤 晉語壘培並舉

李德林刑獄對曰臬陶之類恒問黃沙郝連楚刑獄對曰固  
狂空虛靡怨黃沙之罪劉藏器往代刑罰是非對曰典午承  
曹建黃沙而肅物 黃沙未知出處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五

左傳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今或誤作疆場然陳後主詩馬革  
報疆場固已誤矣

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漢武故事以爲  
鄭茂

太平御覽引太公諸書筆之書曰毫毛茂茂硯之書曰石墨  
相著而黑此非周人語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  
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同學記開

公孫龍字秉莊子曰儒墨楊秉秉謂龍也  
文子姓辛即計然蓋蘇所師

魯連子曰宿沙翟子善煮鹽

唐制度人服黃

皮傳 楊子方言強語也漢書張衡傳強相附會也  
皇侃論語疏內有印可字鈍根字

接輿 說者謂其迎車而歌故謂之接輿此殆不成語楚詞  
涉江篇接輿髡首桑扈麻行伍子逢殆兮比干菹醢戰國策

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由是觀  
之接輿確是其名無可疑者若皇甫謐高士傳謂其名陸通

則決非春秋時命名之法且陸氏出自田齊當孔子時斷無  
氏陸者

蘿摩亭札記 卷五

六

回回宋人說部無言及者輟耕錄乃言之元楊瑀山居新語  
亦有二三處 鎖鐵胡不思 自譚不似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

遼人之蕭氏蓋蕭翰之子孫蕭翰或書作小漢契丹人非真  
蕭氏也鈞儀立談以爲江南諸蕭之後誤矣

童子所誦三字經兎園冊子也有王相者注之謂是王伯厚  
所作宅無所徵凌揚藻蓋勺編云乃南海區適子所撰適子

字正敬宋末人入元不仕見廣州人物傳  
義和主日常儀主月儀可讀俄故訛爲嫦娥而誣以羿妻奔

月然說者又謂羲和是帝俊妻是生十日浴日於扶桑是羲  
和亦有婦人之目不獨常儀矣



大明之詩有篤生武王之語蓋武王以後之詩汲冢書世俘解乃謂籥人奏武王入進獻明明三終明明即大明豈武王自稱其謚哉

鄭人以夫子似喪家之狗見白虎通而夫子受之姑布子卿以夫子似喪家之狗而夫子辭之見韓詩外傳姑布子卿所謂是有喪之家所陳之芻狗夫子明言之矣鄭人所謂似是指失家之狗與子卿所喻不同

韓詩外傳譏醜女而引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此似不可言醜亦不知出於何書

偽書劉炫作連山易張弧作子夏易傳王士元作亢倉子張

羅摩亭札記卷五

七

商英作三墳吾邱衍作晉乘楚檣杭豐坊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楊慎作雜事秘辛姚士粦作天祿閣外史

拾遺記曰昭王淪於漢水兩姬延光延娛夾擁王身而同溺江漢之人祀之於江湄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織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此事正與弔屈原相似

文選所載詩撰人姓名與玉臺新詠不同梁陳相去不遠乃作詩人之名氏即不能得其詳蓋古書皆寫本易至舛互玉臺新詠有徐孝穆詩是後人附益

唐詩貫珠有胡宿詩宿是宋人貫珠誤認爲唐元遠山選唐詩鼓吹已誤以宿爲唐人

中堂見湘山野錄

唐人畫鍾馗嫁妹圖羌無故實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阿毗達摩俱舍論珠摩王條下注謂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誠如所言是閻羅王有妹勝於鍾進士妹之無稽

今人立馬於前一躍而過之謂之曰騙馬語似俗而出於佛典一切經音義引騙馬凡四五見特作騙耳

鸚鵡賦注引歸藏殷筮也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

羅摩亭札記卷五

六

今所傳三墳無此語蓋今所傳固偽書

馬編中華古今注俗說七月七日烏鵲爲橋渡織女俗說非謂流俗傳說乃書名也沈約撰俗說三卷見隋書經籍志背鬼有兩解一謂是酒器一謂是團牌

千字文首曰勅周興嗣次韵或疑梁時未以詔命爲勅此實不然詔命雖未名爲勅而上之令下多用勅字固已久矣顧凱之小字虎頭見歷代名畫記能改齋漫錄云世說謂凱之爲虎頭將軍子檢世說無此語漫錄殆誤記耳

王導小字阿超

唐簿尉不免受杖杜詩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是也或爲



之說曰此謂簿尉捶撻罪囚俗雜可厭引韓詩云棲身法曹  
掾何處事卑賤何况新扞獄敵榜發奸偷以爲證此詩固是  
捶囚然杜牧之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勤一語不中治鞭  
笞身滿瘡此爲捶囚耶自被捶耶囚之語不可責以中治不  
中治也

吳會能改齋漫錄曰吳聲歌曲多以歡儂對舉初以爲歡乃  
婦人儂乃男子後讀通典序常稱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乃  
恨讀書之寡愚按古詞華山幾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明  
是歡爲男子吳君何其鈍也至儂則男女皆可以自稱吳曲  
之儂亦皆女子自謂後世女子自稱曰奴即儂之轉耳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九

昆蟲 說文蝻字其音如昆本字應作蝻而借昆耳禮記上  
蟲未螯鄭注昆明也不如夏小正傳曰昆衆也

盧郎八米或以爲入采謂八米者十穀得八米爲嘉穀也謂  
入采者五木之戲玉采白入爲貴

犀首司馬彪以爲魏官名予按國策屢言犀首而史記以題  
列傳似人名而非官名若是魏官名不得稱魏官於齊策亦  
不得以官比於人題列傳之卷也國策魏又有犀武當與犀  
首爲一族殆犀首其名公孫其族衍則其字或犀首爲字亦  
未可定也司馬彪又舉漢虎牙將軍以例之愚按虎牙將軍  
當謂畫虎於牙旗如牙門將軍之類非謂虎齒 邱遲與陳

伯之書李注梁有虎牙幢主蘇隆既以之主幢更知爲牙旗  
矣孫奭孟子疏謂公孫衍號曰犀首又秦本紀惠文君五年  
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其爲人名非官名無疑

徐堅初學記載喬道元與天公牋未言何時人宋高似孫緯  
畧載吳道元與天公牋而以爲宋人是道元乃六朝之宋人  
也然其氏乃喬與吳不同楊升菴譚苑醍醐曰古有吞道元  
初學記載其與天公牋今本訛爲查予所見初學記凡三本  
皆作喬不作吞亦不作查未知升菴所見何本竊意本是喬  
字訛脫爲吞高似孫所見必是吞字而又疑爲吳字之誤改  
而作吳耳吞雖亦氏除氏族畧吞景雲外誠不再見也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三

燥火或謂非蒲藻之藻乃畫火作圓狀耳尙書大傳作燥又  
曰燥火赤也是燥火乃圓火爲一物非藻與火爲二物也  
陳希夷河圖見康成大衍注但當名之曰大衍圖或名之曰  
天地生成圖或名之五行生成圖皆可也特不可指爲天球  
河圖之圖洛書乃易緯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毛西河說  
韋昭曰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  
張博母也焦仲卿詩曰丈人故嫌遲是嫗亦可稱丈人  
論語太宰問孔子於子貢以列子証之當是商太宰商即宋  
也

鄭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曰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



也謂乾首坤腹震足巽股離目兌口坎耳艮手左史倚相所讀者豈卽此耶殆易之類矣

今武職有都司之名宋尙書左右司謂之都司見陳叔方類

川語小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是晉亦有春秋楚語申叔

時言教太子之法曰教以春秋是楚亦有春秋

晉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此將軍之始

晉語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康與唐對舉明是封

地

同祿之名見於國語或爲之說曰是謂吳同陸終兩人并舉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三

陸轉爲祿耳此意雖新不可從

賓雀老爵也見呂覽高誘注又見昭七年左傳正義

捻卽斂字王鳴盛說 摩笛之摩亦此字

賁桴土鼓謂以賁草爲桴舊說以土缶爲蒯恐土缶不可以

扣也土鼓卽缶之屬耳

八音土器先有土鼓後有塤後世則有擊缶今秦人以挾擊

號樸子能成音節亦土音也樂府雜錄謂唐武宗時有郭道

源僖宗時有吳續皆善擊甌卽秦人之技

宋玉言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孟子舉徵招角招乃宋時樂調

有商角羽而無徵謂徵有音而無調予不習樂不解斯理

樂府雜錄曰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來集之樵書載秦將不見於史者有厲狄見輟耕錄 石固

見紀略 俗稱爲江東王宋賴縣尉傳 屠睢見淮南子 張

璘見瑯環記 柏蘭將軍見名勝志 又謂鎮江辛豐鎮有

廟祀秦辛翼來所見也

武陵漁人名黃道真見武陵記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孫

叔敖名饒見廣川書跋赤壁賦中客有吹洞簫者或以爲楊

世昌或以爲李委 法苑珠林謂巨靈神名秦供海誕而鄙

蘿摩亭札記 卷五

三

矣

齊頃公以婦人笑卻克左傳以爲頃公之母國語無其文但

於齊侯來下記卻克之言曰不腆弊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

諸下執政以慙御人御人指婦人旣曰御人則非母可知

世人指金山下孤石爲郭璞墓殊可笑杜光庭錄異記謂洪

州有郭璞墓

宋龔鼎臣東原錄謂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鏹與古不

同愚按今世俗之稱與宋又異大抵以銀一兩爲一金若漢

時之一金謂一斤也 國策操千金於市高 誘注二十兩爲一金

廣唐宮延生觀石刻宋敕內有該部欽此欽遵字殊可駭笑



此與宋孔傳所輯東家雜記載夫子之歌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閒花滿地愁正堪作對

劉夢得秦娘歌其序謂是韋尚書為吳郡時所得豈即韋應  
物耶

道德經上卷道經也下卷德經也陸德明釋文引王輔嗣本  
所題如此

唐兼官任兩職者曰兼欠一階者亦曰兼此如今見唐職官  
志 其有散官官高於職者曰行之攝也此若今官卑於職者曰守

升署也 凡曰檢校某官者若今之加銜 階卑擬高曰守  
階高擬卑曰行見唐六典宋人曰權曰權發遣曰權主管

蘿藤亭札記 卷五

三

顏子早亡然其年當在四十歲外 史記列傳年二十九髮  
盡白早死髮盡白是二十九歲之事早死別作一句言其不  
壽非謂二十九而死也家語三十二歲而死恐猶非也馬融  
釋史孔子年譜三十九顏子生七十顏子卒本於家語伯魚  
之死在顏子之前故知顏子非早夭者或者乃疑鯉死之語  
為夫子假設之詞聖人雖無忌諱何至詛其子早死哉王肅  
注家語亦疑三十一歲而死為有誤 吳枋宜齋野乘謂國  
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顏子當三十三歲  
告子亡名朱子誤以浩生不害為告子率注名不害為毛西  
河所譏浩生與告固無涉也趙廣漢傳有浩星賜星與生近

此則恐是不害之裔族耳

許瀚曰博古圖乃王楚所撰楚或書作蘊字與黼相似後人  
又誤認為王黼撰遂削其名是楚蒙冤幾於幸我作亂曾參  
殺人

困學紀聞曰文選陳琳為曹洪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  
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  
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愚按之於文選注信然集注謂名不  
害者益見其誤

徐瑋傳瑋得傳國璽還許上之趙溫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

蘿藤亭札記 卷五

三

耶瑋曰蘇武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觀此語則秦璽  
不過方寸後之摩刻於書者多廣至四五寸殆自六朝即失  
真璽皆仿為之而大其制耳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  
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  
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  
之 按本名若水當作本名若冰倪若水亮直當作倪若冰  
倪若水實名若冰當作倪若冰實名若水蓋冰水二字互易  
而差舛蓋倪實名若水不名若冰也  
諸子紀事有絕可笑者謂齊桓公背負婦人以朝桓公即好



色左擁右抱猶可也何取乎背負婦人乎又謂衛靈公與幸  
姬三人同浴史魚進諫靈公以身蔽之而與史魚語夫魚即  
進諫豈即在君與兩姬其浴之時左右亦無止之者靈公以  
身蔽兩姬又如小兒惶急之狀焉有是理哉

糜竺以徐州迎昭烈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州此公四世五  
公可以州與之孔北海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  
何足介意冢中枯骨謂已死之四世五公非詆公路為枯骨  
也讀者疑為斥公路之詞誤矣朱昇曰諸貴人皆恃枯骨見  
輕亦謂時貴謝其先祖為達官與此同意

丹鉛錄謂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愚按

蘿摩亭札記 卷五

美

今本紀年沃丁八年祠保衡而未言伊尹卒於是年其前乃  
有太甲殺伊尹之文惟帝王世紀沃丁八年卒卒年百有餘  
歲此蓋仍本於沃丁八年祠保衡之文而為此說別無所據  
然於是年立祠非即死於是年若伊尹死於是年而斷為一  
百五歲則伐桀之年尹年七十六是亦如尙父之老而鷹揚  
疑無此事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其語蓋本於尸子尸子曰箕  
子胥餘漆體而為厲披髮佯狂以此免也愚按胥餘即胥靡  
之意謂為奴耳豈箕子之名哉

武王封比干之墓而鄒陽獄中上書乃謂封比干之後修孕

婦之墓孕婦誠無辜然亦何必為修墓哉此是古人行文信  
手掇用故凡子書所述不可據以糾經傳 又按書正義引  
帝王世紀謂紂剖比干之妻以視其胎亦因孕婦與忠良連  
舉故為是妄說

君陳是周公子伯禽弟見坊記鄭注說者以為周平公韓詩  
外傳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豈即  
君陳歟

奉道者自稱道民而民有兆民之稱故道士告天自稱小兆  
桓譚新論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尺木不可解乃解為龍角上  
有物名尺木直是望文臆造 余謂尺木當作尺水水木兩

蘿摩亭札記 卷五

美

字極易相溷誤水為木遂不可通試以尺水解之則不煩曲  
說也 俞理初亦有此論

吾鄉人寄書寄物與人好用捎字人以為笑王昌齡觀獵詩  
少年獵得平原兔馬上橫捎意氣歸此可為用捎字者解嘲  
莊子有秋駕之語愚按漢樂府房中歌飛龍秋游上天蘇林  
曰秋飛貌是秋駕之秋亦當作此解

古公直父古公非其稱也公直父三字當連文如公劉耳古  
者昔也猶言昔公直父不可以古公相連此崔東壁說極允



蘿藤亭札記卷六

徐溝喬松年鈔撮

周公謹癸辛禱識謂孔子先名兵後去八名丘 此所謂兵乃古長字非兵戈之兵其字下从八不从八

焦仲卿妻姓劉見本詩序名蘭芝見本詩是合肥人見太平寰宇記

高則誠名明元至正乙酉三甲進士將仕郎處州路錄事會書長興縣學宮碑

孔子途遇程子傾蓋而語贈以束帛程子名子華見袁山松郡國志寰宇記所引

蘿藤亭札記卷六

寶石中有一種名碧璽音即元人所謂紅刺押忽也

十二支之寅讀如怡協恭同寅之寅乃讀如銀

赤壁賦巨口細鱗當是鱖魚 廣韻注鰕巨口細鱗山海經鰕巨口細鱗有斑采

夢溪筆談引諺曰汝州風許州慈老學菴筆記引諺曰濮州鐘按此三句當是一諺而兩書節取分載之

握槊之戲似後世之雙陸文苑英華有唐紹宗一賦又謂之長行皎然格有歌

五之戲則今兒童用黑白棊子跳行以先至者勝或格五之遺意

登徒子名直戰同

周伯琦近光集詩錄剡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樹鐵旗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作此鎮之 今琉璃河側有鐵竿高橋而臥土人目為王彥章鐵篙殆即鐵旗竿耳

北史儒林傳宗道暉任城王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此蓋呼痛之詞今北俗呼痛聲曰阿約南俗呼痛聲曰阿威蒼頡篇脩字訓曰痛而呼也此即今之阿約

古上梁文有兒郎偉之語此蓋彼時俗語兒郎者呼傭作之夫也傭者聲詞也北史宗道暉被鞭乃徐呼安偉安偉即此偉也有音而無義者今吳下尙有斯音

始皇本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此三皇之說差勝

蘿藤亭札記卷六

經史子集謂之四部僧道文史亦謂之四部

元世謂所擄男女為奴婢者曰驅口見輟耕錄及元典章

江西人作祠祀許真君輒目為萬壽宮不知其故元程鉅夫文集有洞陽萬壽宮記蓋祀旌陽即以祝帝壽想從此相沿遂為旌陽祠專名矣

北方呼黑色為青不知何故太平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黑山為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為青當起於宇文之世

雲臺功臣之次第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佑祭遵景丹蓋延鮪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十六人為上列馬



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鍾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邛彤劉植  
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十六人為下列上列者功高  
下列者功薄王常李通竇融功亦高而非帝之故舊卓茂文  
臣故亦在下列司馬溫公通鑑序二十八將次第誤以一一  
一下連綴之是以列作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  
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鍾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  
丹萬修蓋延邛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蓋溫公之  
誤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不在二十八將之中羣輔錄鄧禹吳  
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岑彭祭遵邛彤耿純王霸臧宮景丹  
杜茂朱佑劉隆馬成王梁鮪期蓋延馬武劉植任光李忠萬  
蘇摩亭札記 卷六

修陳俊傅俊堅鍾次第又不同後漢書列傳次第與所敘功臣次第亦異

番僧多不著袴外國婦人與苗疆婦人多不著袴中國人恒  
笑之然今所著袴漢謂之禪周時固未有也經傳言衣服無  
言禪者惟內則童子衣不帛襦袴此袴非今之袴古人以邪  
幅纏脛上覆以裳裳如今婦人之裙裳在下而衣在上亦若  
今婦人之衣必露其裙也若不著裳則著深衣深者長也其  
長至足且古人之以邪幅纏脛當在寒時若暑必去此邪幅  
故深衣謂短毋見膚若有今人之袴或纏其脛則云短毋見  
脛足矣何用切而言之曰見膚乎急就篇漢人所作並列禪  
袴為兩物類注於袴則曰脛衣也於禪則曰合褙謂之禪蓋

本於劉熙釋名袴兩股各跨別也禪貫也貫兩脚上繫腰間  
也以此觀之則禪是今人所謂之袴袴是今人所謂之袂袴  
分著於兩股而不合童子不須待以成人之禮不必著裳不  
稽俗名之日套袴者童子不必纏邪幅而不可以保故令著袴此即兩  
必著深衣亦不必纏邪幅而不可以保故令著袴此即兩  
股各別之袂袴者短衫也即今之童子上身著短衫下身  
著兩股各別之袴蓋省約之意今童子之袴有制作禮記不  
涉不擬明乎擬則見體若衣之內尙有如今之所謂袴者則  
擬衣何傷乎國語紀龍萊事謂厲王令婦人不帷而噪之史  
記謂令婦人裸而噪之是不帷即裸帷者帷裳也又明乎不  
著裳即裸裳之內無禪也自上官后防閑宮人乃令著禪男  
蘇摩亭札記 卷六

子亦漸著之而名之曰窮袴蓋有一種便不必邪幅不必裳

不必深衣誠便於貧人固宜謂為窮袴矣說文袴字從糸度  
其初制亦是以布纏股故從糸其非今之袴益明孔叢子記  
陽由之妻毆陽由鄰人趨救妻不肯釋或發其裳乃得放是  
裳之內必保而無袴也

或謂史記趙武藏於袴中疑春秋時已有合褙之禪余按  
嬰兒雖么細恐難置於禪中勢不能容且將閉氣以死趙  
武之事不見三傳或是史公好奇之言即以置嬰兒於袴  
中言之此中字當是中間之義謂兩膝之間如趙朔之妻  
坐於一榻置兒於兩股之間覆之以裳固為近理若今人



之袴實一嬰兒於其中則坐立皆不可其兒亦立斃矣史記之袴亦是兩胯各別之袴耳韓信出人胯下或阮籍所謂鑽鼻禪蓋合襦而極短者其長僅在膝上望之若鑽鼻然

魏袁翻在湖譙集泰軍爲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時清河王谷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服嘗疑其語未明了不得其解後人率稱蓮子爲湖目蓋本於此然以前載籍並無此名袁爲度辭不關學問清河何用歎服且與上文取洛水乃成亦復何涉蓄此疑者數十年頃見吳興陳錫

蘿蘆亭札記 卷六

五

路所著黃嬾餘譚云湖目之目乃品目之目卽謂湖名也蓋湖名蓮子必多藕藕性散血故血羹不成必別取洛水乃可成也袁曰可思湖目謂可出湖名思之當自得其故此解確切不易古人謂得一義如得珍珠船信不虛耳 明人湘煙錄云洛水洛字恐誤疑當作湖如作湖則更不可通矣 陶氏本草注大官作鮎削藕皮落其中則不凝鮎是血羹也 漢書成帝時乘輿幄座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厥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按此殆是畫作交合之狀故成帝歎其無道至此而班伯以爲不

至如是僅祇是相對宴樂尙不至目爲無道之尤而論者亦不必曲恕之也左傳皆踞轉而鼓琴踞謂坐其上也是踞字之義謂畫紉據袒已身上若以蹲字解之則醉踞姐已四字不成文理

參同契元武龜蛇蟠糾相扶以明牝牡意常相須龜蛇爲元武爾時已然矣

古天子諸侯女無公主之稱魏公叔爲相尙主令主辱已以問吳起此爲尙公主之始

公主之稱如淳謂天子不自主婚使公主之其說迂曲不情愚按優施呼里克妻爲主季康子呼公父文伯之母爲主則

蘿蘆亭札記 卷六

六

主是婦人尊稱謂之公主者公子之意耳

董子曰中者天地之太極汲冢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此言太極無極之始

張茂先答何劭詩李善注引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齊都邑以成愚按此四句見於緇衣而善目爲子思子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子思子二十三篇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子思所作善語殆亦本於沈約矣 先儒有謂緇衣是公孫尼子作者

八比文中常用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荀子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



利害

仙字從山從人淮南王招大山小山之徒蓋山中隱逸之流近於仙矣故世以神仙屬之

袁枚謂周禮鄭注王於夏服大裘以祀天盛暑服裘為不近情愚按服大裘以祀天是冬至非夏至也夏至祀地無服大

裘之文袁誤矣袁蓋泥祀地與天同服一語此同服指袞冕而言豈必用裘

莊子齊物論謂齊眾物又齊眾論齊物二字不可斷讀

服事兩字見論語又見周禮地官司徒陸士衡詩作伏事

五祀白虎通謂門戶井竈中霤獨斷有行無井

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語近於誣然陸機豪士賦序即有此

蘿蘆亭札記 卷六

七

語矣

霍去病為粟姚校尉師古注粟頻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

作粟鶴是兩字皆當作仄讀杜詩用作平聲今相承皆讀平

聲

周禮玉璫注讀如薄借綦之綦此所謂薄借即草履之不借也

庾子山哀江南賦曰聲超於繫表楊用修曰按晉春秋載立象以盡言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

晉春秋已亡僅見類書所引愚按此解繫表良是但不知所

謂類書是何書

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側室乃庶子之稱漢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正謂己身非謂其母也後世指妾為側室非本義

內則妻將產居於側室則又一解亦非妾也

張平子同聲歌鞞芬以狄香楊升菴解鞞為履言履之芬因用狄香熏之也狄香遠國之香

古無脂燭周禮閭人設門燎鄭注地燭也孔疏曰所作之狀

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

顏魯公湖州石柱記長興有謝文靖公墓 宋胡宿集中有

知湖州日為謝安置守冢表表中引吳興錄稱謝初葬建康

梅山為陳始興王叔陵所發裔孫夷吾為長城令即長遂遷

蘿蘆亭札記 卷六

八

葬於長城 愚意長興之墓恐即是夷吾耳

家語世多目為王肅偽造或謂古家語二十七卷藝文志今家

語四十四篇漢人以一篇為一卷以今校之多十七篇當是

王肅入蓋真偽半也或近之 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下

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蓋師古已疑唐時行世之家語非古

書

并辨百金方是無錫人袁官桂所著其人諸生也嗜酒自號

酒民王揚甫 芭孫言

李西涯或自署畏吾蓋京師西直門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

落元太祖時來歸聚處於此以稱村焉蓋與同部相似今則



不復知有此族矣 廉希憲小雲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則以居址相近而署號非畏兀人也

趙簡子殺竇犇晉語載犇侍簡子有盡規之語注曰晉大夫論衡謂吳君高作越紐錄或即越絕書

逸周書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是后字之訛越有后庸或作舌庸可証 秦策引荀息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則又非后義

先儒或謂古無牛耕如二五耦十千維耦耦而耕皆人耕也蜡祭迎貓迎虎而不報牛可見其無與於田功此說固近理但司馬牛字耕冉耕字伯牛則牛耕古亦有之矣

蘿摩亭札記 卷六

九

國語二十四兩為鎰趙岐注孟子曰鎰二十兩鄭康成曰鎰三十兩凡三說

汪容甫曰後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注曰元二即元元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章懷太子去宇文氏不遠如鼓是宇文所造章懷不容不知若知為宇文所造則不能以宇文之制證東漢之文是必在章懷時已目為姬周石鼓乃取以為證也愚按此說良允但尙書孔安國序通儒皆指為偽昭明太子已取入文選中是不悟其偽也焉知章懷非一於其名耶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蘇老泉作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連上由於誤讀趙岐注趙注曰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此注是兩句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爲一句汗下也爲一句老蘇并爲一句故誤

喬道元或作吳或作吞或作查前已言之今按藝文類聚亦引與天公牋而作晃道元是又訛作晃矣初學記所引隸於婢部類聚所引隸於貧部皆分錄節取一段其文不同均非全文也類聚目爲宋人與緯畧同其爲六朝之宋無疑其訛爲晃者必是由吞而作香由香而作晃晃與香爲一氏又由晃而訛作晃愚定爲喬者據明版兩種與古香齋刻初學記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十

也或此人竟氏香誠亦未敢定耳 香炆炆皆音桂其原同出 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五引道元與天公箋而未著姓其文別是一段與初學記藝文類聚不同又六百九十三引劉謐之與天公箋

江南養蠶流俗謂蠶神有大姑二姑三姑輪值一年馮浩蠶神說載之馮意謂西陵氏爲先蠶但不可言姑或是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及馬頭娘爲三人而訛爲三姑耳

黃帝元妃嫫祖先沒祭爲祖道之神嫫母後沒乃爲方相之神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能改齋漫錄引之此是障



唐人擬作西漢詎有此種文體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書賦詩

張說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湜此時年二十七故

說歎羨之若三十八則猶可企也

婦人纏足始見於樂府雙行纏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

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然但言纏不言纖小且曰他人不言

好其為非弓彎可知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

春雲則是長六寸履亦巨矣世傳弓彎始於李後主窈娘或

不虛也花間集慢移 弓底繡羅鞋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出倉頡篇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十一

任昉辭奪禮啟注引倉頡篇曰鎔炭所以銷鐵也

凡將篇有數語在茶經卷末

八桂出孫綽天台賦又張九齡詩分庭八桂樹

參拜字見戰國策 秦王欲見頰弱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佛圖澄姓温 綠珠姓梁 見能改齋漫錄

如意古謂之爪杖初以搔癢其制甚小後世有鈇錄制與如

意相類遂移如意之名於鈇錄鈇錄亦作骨朶 齊高祖賜

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崇王敦

皆執鐵如意 拾遺記吳主見潘夫人圖象以琥珀如意撫

案又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

蘇州城內舊有孔夫子巷載在邑志後人疑之改題為孔副

便巷愚按吳郡志載有孔聖坊則作孔夫子巷不為無據必

彼時此坊有孔廟耳

史記於司馬談司馬遷皆稱太史公談稱太史則遷之語也

遷稱太史則後人稱之惟文選載報任少卿書稱太史公牛

馬走為不可曉遷無自署太史公之理故五臣注以太史公

指談謂遷自言是其父之牛馬僕夫致書於人而自謙謂是

父之下僕其事迂而不情余疑太史公三字乃後人題於篇

首者牛馬走乃遷之自稱傳寫者誤連為一致不可通理或

近之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十一

倚卓二字見細素雜記不以椅棹為是

條脫或作條達初學記卷四引古詩繞臂雙條達

五道將軍見三國典略 崔季舒妻麗見長人巫曰是五道

將軍

陸雲與兄機書記曹公器物有剔齒纖此即今所用剔齒之

牙籤

南子稱釐夫人見呂氏春秋

親戚二字古人皆以指骨肉同氣史記王子比干紂之親戚

又商相如傅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王紂從軍詩

曰征夫懷親戚



陳鱣謂今船人所用鐵錘或寫作錘皆無義理此字只當作  
予而音轉耳兵三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去矛今碇船之矛  
固三歧或四歧也

趙伯循即趙匡是啖助之弟子唐人見論語箋義

李善注博奕論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  
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今碁局縱橫各十九  
道共三百六十一字以符周天之數今制實勝於古但不知  
何時加此二道藝文類聚載蔡洪圍碁賦三百雜羣是晉時  
猶未加也

太平御覽六十三白水引莊子兩神女云云文選於此注

蘿蘿亭札記 卷六

誤神字為祖

十三

滕王閣序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蕭明口與王僧辨書凡諸  
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  
兵龍渠犀甲悉是雲臺之杖丹鉛錄

史記韓生說項羽羽不從生譏羽為沐猴羽烹之揚子法言  
以為蔡生 武帝思李夫人方士為致其形論衡以為王夫  
人

古以漆書未必用硯然相傳孔子有硯廋有吾謝銅筆格啟  
曰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伍緝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廟中  
石硯一枚甚古朴劉禹錫硯詩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窺下

豈天然李賀青花紫石研歌孔硯寬頑何足云王嵩萼孔子  
視賦旁垂積露中含偃波 高似孫緯略亦言孔硯

高麗國大路旁以土偶記里搏土為人長而巨塗以采色書  
相距里數於衣紋中愚按此即是中國之埃子羅隱埃子詩  
未能辭面黑祇是恨頭方又元遺山詩好箇路旁官埃子無  
言端坐看行人可見埃子是象人為之中國廢此制而高麗  
尚用之耳

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以配四方而中央無所取象河圖提劉  
緯以五帝分屬四方配以龍虎雀武而中央黃帝則屬以麒  
麟 禮稽命徵亦以麟與龍虎雀武分配五方麟為土當從

蘿蘿亭札記 卷六

古

之淮南子謂中央之獸為黃龍不及緯書之說

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君之稱梁玉繩曰孟嘗信陵以地稱  
春申平原是美名非地魯頌鄭箋曰嘗在薛之旁田嬰封薛  
田文或先食其旁邑孟乃其字故以為號信陵封邑在陳留  
之寧陵韓子和非篇謂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  
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君是春申平原但為美名不繫於地  
逸周書統牛或作統牛王伯厚曰統與球通

交選安陸王碑文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  
為葦願無怪也今本無此語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今本無此語連珠注又引戰國策白骨疑象



宋人謝表內中謝二字蓋是公共恒用之謝語不以文論其  
刪而不錄但注中謝二字於旁以著其概也但不知此等謝  
語是何詞句文選所載謝表五臣本亦有旁注中謝二字者  
李善本則作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字謝平原內史  
讓吏部封侯  
寧為鷄口毋為牛後固以後為後竅故韓王按劍而怒延篤  
國策音義曰口當為尸後當為從言寧為鷄之主不為牛  
之從斯言固新而雅矣然不足以發韓王之怒也於情事不  
合

文選所載彈文三篇其云某即主臣謹按者某即主當斷句  
臣謹按別為一句洪容齋以漢書陳平之主臣例之謂主臣  
羅摩亭札記卷六 圭  
當連讀愚不以為然

亭長龔壽夜殺女子鬼訴而誅之漢書以為王恠事謝承後  
漢書以為交州刺史周敞事水經浪水注作何敞事其亭名  
謝承作鵲巢亭列異傳水經注作鵲奔亭文選任昉啟李善  
本作鴻奔亭范曄作滌亭水經注又謂女子為蘇施妻名始  
珠

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盲冢祠盲乃育之訛竹書紀  
年沈約注育娥皇名大戴禮謂舜娶堯女謂之女嬭  
今本楚辭次序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  
居 漁父 九辨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

哀時命 九懷 九歎 九思 直齋書錄解題次序不  
離騷 九辨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居  
漁父 招隱士 淮南 招魂 九懷 王褒 七諫 東方 九歎 劉向  
哀時命 嚴忌 惜誓 賈 大招 九思 按王逸章句九章注云  
皆解於九辨中是古本九辨在九章之前無疑今本倒亂耳  
惟書錄解題以漢之招隱士哀時命九歎九懷七諫惜誓序  
於大招之前為不可解

九歌九辨或以為宋玉作焦弱侯斷以為屈子自作大招或  
以為屈子作或以為景差作  
大荒西經曰啟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而下此與唐明皇  
羅摩亭札記卷六 圭

游月宮聞仙樂無異  
浮於淮泗達於荷此是荷澤之荷說文荷引禹貢浮於淮泗  
達於荷許君所見固不誤今禹貢此句作河誤矣  
五臣注選多臆造語喻巴蜀檄李周翰注曰周穆王令祭公  
謀父為威猛之詞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北山移文呂向注  
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采薪謂曰子終此乎人曰吾聞  
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  
兩事皆無所本他類此尚多檄吳將校文劉良注侯成小吏  
亦無所據  
竟安王行狀食邑加千戶語本明晰五臣誤作如千戶濟注



乃曰如于猶若干更可笑

宮鄰金虎王融曲水詩序宮鄰昭泰句下注引應邵漢官儀

比周者宮鄰金虎言小人與君為鄰堅若金惡若虎

陳琳檄吳將校文利盡西海李注引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今國策作四海不若西海之為

當蓋傳寫訛西為四

勃鞞一作履貂見史公報任少卿書李注

諸葛亮或稱葛亮司馬長卿或稱馬卿范雲請為竟陵王立

碑表內稱司馬駿為馬駿

風流風謂風尚也流謂流品也兩字相對六朝以為士之格

蘿摩亭札記

卷六

七

目後世乃專以浮薄子弟為風流蓋名士必是文人而文人

漸多佻達其格日降所施遂異耳若風流而令行則風流而

令行相對為文非此風流

十二肖相見論衡物勢篇

傳韻字蘭石此似今人別號

晏子曰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股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觀此

則推侈大戲是人名記他書有作推移大儀者解謂桀之力

足以舉牛斯誤矣

太平御覽引連山一百三十引歸藏七十八女媧氏下七十

八十四穆王下一百七十七臺下四百七十二富下七百二

十九筮下八百七貝下八百二十一 下八百四十粟下

初學記帷幕內引歸藏

冰井臺因冰室而作臺冰自在臺下而解者乃曰臺上有冰

室豈情理乎劉休元詩寒蠶翔水曲蠶是草中蟲固可生於

水旁特翔字小異注者泥於翔字乃目蠶以水鳥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年四十三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文

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亡

方言疑非楊子雲作以其稱嚴君平也

落條兩字見常袞謝福建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表

唐人目妻姊妹之夫為姨夫見于郇上李尚書書于與李亞

婿也而稱為姨夫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六

汲冢書王會解荀叔不知是何人注謂成王弟丹鉛錄謂薛

瓊注漢引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黜與此不

同

凌煙閣又名載武閣見河間王碑段志元碑

男女起運出淮南子汜論訓許慎注容齋續筆卷十

金翅鳥見符子晏子對齊景公曰有鳥焉名曰金翅

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詩注引說文日出湯為拯今說文無

此語淮南齊俗訓子路澄溺高誘注澄舉也升出溺人也澄

即拊之變文拊即拯也出清為拯見揚子方言

淮南八公名在文選謝朓和王著作詩注內 水經注淝水



一有淮南八公但列左吳王春傳生三人之名  
肩吾出莊子凡三見一與古聖王並舉其二謂見孫叔敖接  
真是兩肩吾也

宋制官著履不著鞞能改齋漫錄記政和之制

小說有謂明太監王振本是教官者史傳中無之初未知其  
何據後見明稗類鈔言亦如此而未注出於何書繼又見黎  
士宏 魏曾 仁恕堂筆記引黃溥古今錄謂永樂末取學官之  
考滿無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  
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乃知出處

宋宰相儀杖中有類牛頭者名爆槩是神之象謂其神能陰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十九

護宰相見趙升朝野類要 按今達官有用龍頭者此之變  
制耳

鳳尾諾者如今之花押作一諾字而其形如鳳尾如韋陟之  
署陟字作五朵雲耳陸魯望乃以為箋文必有褒異之詞且  
疑為織與繪大誤矣南齊江夏王年五歲學鳳尾諾下筆便  
工惟只是押此一字故兒童能學

曹縣冉堦有冉子仲弓墓有冉氏五賢祠山東考古錄謂是  
秦相魏冉墓非冉子也一統志則並列二墓冉氏有二博士  
一在荷澤一在肥城冉堦但置奉祀生而未置博士蓋猶疑  
之也魏冉封陶史記索隱謂是定陶徐廣云封於陰字誤作

陶王劬以定陶為是即以有魏冉墓為證愚按曹縣即定陶  
境故山東考古錄斷此墓為魏冉然定陶彼時屬齊秦安能  
越境取以封冉冉又何能於罷相後越境以就封乎若謂是  
封於陰則他書又無可證水經注曰河水又南徑陶城西此  
陶城在蒲阪城北為舜作陶之地距秦不遠魏冉所封當在  
於此而非定陶亦非陰字之訛不得因誤認定陶為魏冉封  
邑更不得誤認仲弓之家為魏冉之家也 又按水經注謂  
濟水徑魏冉墓前是亦指定陶之墓為冉墓也惟水經注多  
顛倒錯亂前儒已言之此恐是河水之注誤置於此  
耳定陶如有兩墓其一是仲弓其一當是陶朱公也

蘿摩亭札記 卷六

三



蘿摩亭札記卷七

徐溝喬松年



王銓默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冷青以縊抱肚  
為驗趙槩包拯鞠得其奸詐狀並處死而元人百種曲乃有  
斷立太后之傳奇是雖借李宸妃而言且雜劇固亦戲語願  
與孝肅所治王氏冷青之獄相戾爾  
委巷小說嘗謂宋太祖以一棒取天下其言極鄙陋鐵圍山  
鼓談天子講武以二物從一玉拳一鐵棒棒乃藝祖微時以  
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然則委巷之語亦非無因  
伯宗有士曰畢陽伯宗既死樂弗忌之難畢陽送其子伯州

蘿摩亭札記卷七

卷七

一

犁於楚以免害畢陽之孫乃豫讓也祖孫皆以義烈著畢陽事見  
晉語  
死智伯之難者尚有長兒子魚楚之莊善懼而死義與陳  
不占相似而不占獨傳皆見新序  
七賢過關圖乃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以  
開元中冬雪後出藍田關游龍門寺鄭虔作圖  
山居新語曰濶濶歹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平章亡後其前  
夫人之子拜馬朶兒赤欲以高麗為妻高麗不許伯顏太師  
取上旨令其子妻之高麗逃去伯顏乃罪以故違聖旨送獄  
鞫問元世制固如此然但以待國人不以待漢人也

唐宋七夕設摩睺羅所謂水拍銀盤弄化生也見夢華錄元  
人雜劇中尚有此物今則無之貨郎擔頭搏土為人以娛稚  
子若不倒翁亦其類耳摩睺羅蓋取宜子之祥不倒翁則  
無所取義

唐祝甲以藥煮成細片如魚鱗見武備志

今世婦人上衣下裙旗籍婦人則深衣曳地而不幫按儀禮  
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  
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  
色連衣裳似即今滿州婦人之深衣矣愚按周禮內司服經

惟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

蘿摩亭札記卷七

卷七

二

漢人賤贅婿不解何故嚴助傳歲比不登民賣爵贅子以接  
衣食如淳曰淮南俗皆賣子與人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  
為奴婢是則贅者視如奴矣故賤之也  
瘞像焚香以事神蓋古之所無張孚敬遂罷孔廟之像然愚  
意必瘞像乃起人敬仰之心古雖無之可以義起至古人之  
制有不可施於後世者祭祀之尸也以立尸與瘞像相較則  
瘞像像而不必立尸矣周族酬六尸但有男尸而不為列  
妣作尸也若虞祭男為男尸女為女尸則女亦立尸但是婦  
喪則只此一尸別無男尸與之為儷亦尙無所嫌耳  
秦法棄灰於道棄市初但以爲懲情耳張萱疑耀曰馬性畏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灰其為畜馬耶

越絕書紀句踐范蠡文種乃云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又謂子貢發憤記吳越章句以喻後賢蓋欲託聖賢以自重其書然何不舉子游為重耶

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婦人相撲為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此即唐人撥寒胡戲之遺意所謂裸者殆只袒上身非全體亦露耳

蘭亭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乃謝安謝萬孫俾徐豐之薤摩亭札記卷七

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緯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并右軍為二十六人

宋制武臣閣門祇候內殿崇班以上許持父母喪服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服今之制武官二品以上乃解官行服三品以下不解官亦此意也

宋時四大書院嵩陽嶽麓睢陽鹿洞或曰徂徠金山嶽麓石鼓

女子從軍偶一有之即柴紹妻起娘子軍但其妻為軍主非全隊用女子也石虎出獵乃有女騎二千然是從獵終非當

敵猶商子兵守篇曰壯女為一軍使盛食負壘陣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供備是真欺女子為一旅矣

左氏公羊皆謂齊頃公之母笑客致為邵克季孫行父所怨踦閭而謀伐之但左氏作蕭同叔子公羊作蕭同姪子為小異耳獨穀梁亦作蕭同姪子而謂是頃公之母先嫁蕭國所生之女後嫁齊惠公乃生頃公是笑客者乃頃公同母異父之姊矣 穀梁又謂季叔姬與縉子通故過於防使來請語不近情後儒有誣僖公縱女宣淫者惑於此語也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 薤摩亭札記卷七

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鷓覆之人見而收之故名曰無野與穀梁又不同

宋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仍以孔子為先師顏子孟子王安石配享而以古之工於算者從祀若風后大槁隸首谷成鬼與區以至李鼎祚甄鸞等封以五等之爵後又改以黃帝為先師 今制有算學似可仿此制祀先師也

白帖孔帖孔帖孔傳所作即作東家雜記者 呂惠卿有莊子注其書今在楊至堂河帥家 宋刻 容齋隨筆國忌有單忌雙忌之別不知何謂

宋紹興中衍聖公孔玠渡江而東即衢州孔氏之祖



三月不到官出應節風俗通

宋真宗尊九天司命真君為聖祖天尊大帝此似唐之尊玄元皇帝但不知指九天司命為趙氏何人

明金忠善卜而貧家隸軍籍自郵縣被勾為北平衛軍與妻哭別於路旁袁柳庄過之曰好自愛異日尚書也忠至燕遂預靖難之勲果至尚書贈少師諡忠襄子遠方十歲授檢討見黃瑜雙槐歲鈔 傳奇有 卽暗指此事耳

熊襄愍冤死人所悼惜全謝山鮎埼亭集云襄愍入獄持一藤枕夜必陳此枕對北辰焚香叩拜既被斬當傳首九邊求其首則烏有乃一藤枕也司事者駭怪密以上陳而取他囚

蘿藤亭札記 卷七

首以傳焉此與顏魯公兵解事相類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或以為韓退之或以為衛中立

君苗欲焚筆硯楊升菴以為應君苗袁子才以為崔君苗袁謂陸清河集中云登高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巾與帽不同巾以絹或紗包裹頭髮如今婦女以帕裹頭古人以為燕服帽卽冠以竹木為胎謂之帽者謂其肩起也

古人巾上加帽後改巾製加四脚名幘頭其製小殺於帽亦有竹胎取而著之遂免日日對鏡蒙裹之頭此雖非法服遂可以對客凡唐人之巾皆幘頭也四脚二繫於上二垂於後

今俗所 劉智遠將此兩帶橫直之卽紗帽翅也

六朝以前官以乘車為禮以乘馬為非禮唐以後以乘馬為禮乘車為非禮蓋唐自西北起習於乘馬之故

唐時霓裳羽衣曲開元間西京節度使楊敬述所進 白香山 衣歌答元微 之詩下自注

克敵弓卽神臂弓見容齋三筆而程史云和詵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卽邊人所謂鳳皇弓紹興中韓蘄王名之曰克敵弓與容齋之說不同

元朝三元一人王宗哲 元舉

馬嵬坡馬嵬是人名於此築城避難未詳何代人見元和

蘿藤亭札記 卷七

郡縣志

六

宋黨進朝辭忽抱笏仰面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皆笑出後人問太尉何故作此二語進曰我要官家知我曾讀書來蓋唐宋間教童子讀書必先讀孝經且必讀序序之起句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進習聞兒童所誦但改朕為臣殆如今人舉天地元黃以為會讀書故可笑也然今人置孝經不讀並此二語或多忘之毋乃更為黨進所笑

團菓子之戲其為人形者梁山樂羣益也其謂之餅者銀錠也其謂之索者錢縉也謂得某人則與以錢幾萬銀幾錠也



或以一人一餅一索相配後之戲者人與餅索相離非古法  
案舊日人形之上尚署羣盜之名今多去之菽園雜記卷十  
四言之甚詳惟所記羣盜之名與周公謹略有不同 此戲  
余所最惡陶公惡擄捕以為牧猪奴戲葉子誠牧猪奴之最  
下者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謂寡人不幸好色姑姑有不嫁者說苑  
正諫篇鮑叔謂桓公姪娣不離懷祗非文也莊子外篇桓公  
殺兄入嫂是桓公於姑姊妹姪嫂皆與亂也嘻果至是耶若  
然則視齊襄尤厲何為致霸哉疑非事實

蔡伯喈陳留庫上里社碑曰庫上里古之戶牖鄉秦時有池

蘿摩亭札記 卷七

七

子華為丞相 按此人無可考

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由是觀之夫差  
殆有外嬖禍吳者非止西子矣或斥伯嚭為孩童耶

釋名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於口陳  
以丹注面的然可識是日丹的

史記正義引列女傳曰太王謀事必於邑姜

今應試多寄籍雖厲禁而不能止朱子紹興十八年登科貫  
建州建陽縣即寄籍也

今殿試不復黜落雖過差都實後列而已宋張荃翁貴耳錄  
曰省元徐履有心恙殿試卷子畫竹一枝題曰畫竹一竿送

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 按徐履與朱子同榜亦在五甲是  
雖畫竹亦未黜落也

明官制府有推官唐時凡節度觀察招討各使皆有之蓋幕  
職之較崇者 見文苑英華制誥

感應篇見唐藝文志 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惟今之感應篇語甚凡猥定  
非唐人之筆其名偶同耳

俗謂竈神白人罪過於天帝出於流俗之感應篇語固不經  
然陸魯望祀竈文曰說者謂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  
當祀之以祈福祥則唐時固有此說

宋制徒刑一年春杖十三杖刑六十臀杖十三是杖皆以十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八

三為節故有喫卻十三之語

今樂器中有似琵琶者名和必斯即古人渾不似之轉音也  
今應試對策不寫全題但寫策問字南宋已如此 見老學菴筆記

今之火礮宋已有之矣辛雜識載火藥庫焙藥火作砲聲如  
雷地動屋塌

今大臣賜乘馬入禁城而不能乘馬者許坐椅轎即明劉若  
愚寺人小記所謂機机與板也

今儒學堂曰明倫在宋時則皆曰崇化屢見宋人雜記中  
天下太守皆稱黃堂其原出於吳郡蓋春申君之餘迹而漢  
人又塗以雌黃也今蘇州郡廨即以黃堂題額



唐闕隱有鎮座石獅子賦所謂鎮座者即今於大門前作獅子之意文見文苑英華

世俗謂人死有歸煞當避之陰陽生習其說而其書亦甚陋

按類之推家訓云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是此風亦古

今世計書發端必用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語語見歐陽文忠與弟書 歐書內有裹纏錢此今所謂盤纏繞裏也又與子

書目為大哥二哥即今呼子以阿哥又謂為幾哥兒也

今官下文書輒云飛速火速江文通集尙書所下符有飛火字

蘿摩亭札記 卷七

九

今年叙兄弟之誼宋邕州通判鄧容為教授梁應龍撰建學記有年弟之稱

今應選履歷兼供形貌面白面紫微鬚有鬚之類宋已如此

見王明清揮塵錄如云長身品紫紫色有鬚髯大眼面或短小無鬚眼小面癢面有若干痕記之類

今謂水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為馬頭晉安帝時割淮陽當塗地設馬頭郡俗語或本於此宋書地理志

今俗語謂醫士曰大夫輟耕錄已有此稱

今西洋之天主教即唐之祆廟也然秦時海上八祠一曰天主二曰地主此天主教之名最古者

唐武后訶裴伯先曰胡白此即今俗語所謂胡說

今年歲時燕集謂之團拜團拜字見宋崔與之清獻集詩中題曰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尙書率同年團拜於西湖因為西湖之集清獻其蓋也後人以名其集

今俗以天地君親師五者書於一牌而朝拜之大戴禮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此固以天地君親師連類舉之

今人於生日必食索麪且以餉客南北皆同此俗陸放翁家訓謂有姑嫁石氏歸寧見食有籠餅起問是誰生日是宋時生日食籠餅也

滿洲筵宴以餅餌為尙按樓攻媿北征行紀謂遼宴使臣茶蘿摩亭札記 卷七

十

食以大梓陳四十碟此似今之餈餈卓矣

俗有所謂樟柳神者謂左道之術取殤鬼自隨訶察人事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官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是古人已有此事

蘇州人呼女僕曰娘姨極可咲愛日盧叢鈔陳福公在相位營第甚庠曰一兩世後要使小姨媼輩可以開闔則異語亦有所自

今俗語你們我們之們愛日齋叢抄寫作憊此亦以意為之非有義也今宴客進肴將畢必吸粥以終其事東齋記事謂曹瑋發兵以宴客食品為節下某食則某隊發至水飯則捷報至是宋



時宴客亦以水飯終事水飯即粥之類

今之擲賭宋人謂之擊撲

番僧今謂之喇嘛元楊琚山居新話寫作刺馬

金人薙髮結辮見陳規守城錄

今之臭椿樹即樗也見太平御覽九百六十

體已人即今所謂梯已人見山居新話

今公文平行者用咨咨齋隨筆云學士公文至三省不用申

狀右語云諮報尙書省伏候裁指謂之諮報今之咨即諮也

今畫工先以淡墨和粉勾勒界限謂之曰朽子語殊不與王

惲玉堂嘉話曰杭州畫工潘氏寫真不用朽是元時已有此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十一

語

鄙語謂婦人乳房曰奶勝元人所著東南記聞已有此語曰

趙州濁黎大如孀勝

俗語酒色財氣亦見東南記聞蓋宋時相沿之語

王隱晉書趙孟字長舒爲尙書都令史面有疵點諸事有不

決者皆言當問疵面也見太平御覽按此乃麻面之始見者

北人夸人物之好曰煞好乃宋時語容齋續筆序中有此語

詞曲家亦用之

宋陳叔方穎川語小曰俗稱爺爹父也孃媽母也爸爸亦父

也耶罷者爸之轉也娘是少女之稱非母也姐女之長者也

哥聲也無其義今取以配姐爲兄弟之稱 按今世俗稱與

宋時尚不相遠 梁費旭詩不識是耶非人譏其不識父王

純避父嫌名讀論語曰耶耶乎文哉是以耶稱父爲最古

今公牘中用申稟字亦見穎川語小叔方謂申是申覆之義

稟是受命之義乃用作啟白之意非其義也此語良是

流俗之語謂世有儻子平生不聽父言父令其東則反而西

父令其西則必反而東父將死乃故爲謬言曰我死則葬我

於水蓋冀子反其所言而葬於原也父既死子乃曰平生與

父言相反今不忍反其遺命遂投諸水此語極鄙陋然太平

御覽引荊州圖經恨子事大與相類流俗之語固有所本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十一

今俗初娶婦者朋輩羣戲之謂之弄新婦抱朴子已載其事

竊揣人之娶婦正在少年儕輩良多其尙未娶者妒而羨

之無可如何則調其婦以快意其已娶者當其娶時此新娶

婦之人必曾往調謔至是亦思所以報之故其風不可止若

娶婦者交游甚希亦未嘗調他人新婦則娶婦時亦必無此

事也

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姻周制百世不通御覽引愚按

周公此制所以附遠厚別必異姓爲姻則秦越有維繫之情

氣類可通於四海斯爲附遠也不娶同姓則姊妹之嫌更嚴

所以厚別也兩者尤以附遠爲重



選注鮑明遠玩月詩引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此與葉落歸根相似

凡詩文得善讀者讀之倍覺其工前人論詩有幾分作幾分讀之語玉壺清話王丞相沔素善讀卷雖文之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經其讀者多獲高選

顏氏家訓謂江南婦女暑無交游南士車馬衣服齊整而妻子不免飢寒北俗婦持門戶車乘填衢綺羅盈府金翠不可廢闕而士人羸馬頽奴又曰河北婦人織紵組紉之事黼黻錦綉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今則反之何古今不同如此家訓又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

蘿摩亭札記

卷七

三

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愚按此稱無可咲今人皆作此稱齊周時何故笑之不可解

都下生人多無枕骨蓋孩時以綠豆爲枕枕之其腦後之骨漸平而不隆起南人孩稚多枕軟枕故腦後有枕骨非生質不同也晉史謂三韓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極爲可笑烏有是理

今人以端午中秋爲令節古人以上已重陽爲令節自六朝至唐皆然唐代至上已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焉宋葉少蘊夢得詩中謂建康舊俗貴重上已重九諸曹皆

休沐祀神登山蓋猶唐之餘韻 遼人重端午而無中秋見遼史 宋徐度卻掃編記家祭之禮於二分二至外列元日端午重陽七月十五亦無中秋 老學菴筆記寒食重午冬至朝臣賜節料錢酒 南宋景靈宮以奉列聖神御制以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 荆楚歲時記謂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七夕設摩睺羅 唐以正月晦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任百官擇地追賞各有賜錢見舊唐書劉太真傳 荆楚歲時記謂古人於正月七日十五日皆有登高之事 今世俗於十月朔祀其先人而焚紙衣荆楚歲時記謂之黍臚而不謂祀先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四

臘月送竈神或在二十三日或在二十四日范石湖祭竈詞謂是二十四日劉侗帝京景物畧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類歲時記

嘗疑天下孔氏皆用闕里排定行輩命名於理未合卽以鄭子孔與陳孔甯之後而論豈得與至聖同族耶元史孔思誨傳五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元時其裔復欲冒稱聖裔思誨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又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裔益明則前人亦致謹於此矣

今鄉試會試士子中式者許拜考官爲師至殿廷考試不得認讀考官爲師在宋已然宋馬巨濟乃劉器之爲詳定官所



取士巨濟不修門生禮或問之巨濟曰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士得以稱門生殿試則天子自為座主豈得稱門生於他人耶見揮塵錄

夢溪筆談謂歲首畫鍾馗於門與今用之於端午者小異

綴畊錄宋亡後數年江南一士於歲除戲書門聯云一門吉

慶怎生呵四時平安這般者州郡罪其人黜之初不解怎生

呵這般者為何等語亦不解其何由獲罪後讀元典章凡彼

時所奉聖旨大抵有此語怎生呵似今公文中等因前來四

字這般者似今內閣傳奉 上諭欽此二字乃悟此士用此

語以為嘲訕而即以不敬獲罪也癸辛雜識亦載之謂是鹽

蘿摩亭札記 卷七

五

官教諭黃謙之在至元三十一年

鄉志家乘多杜撰說謬大抵好造作官閥稽之於史多無証

佐第唐末軍校多授檢校清街動輒得銀青光祿大夫實則

其職任大者如督撫之武巡捕小者如京城捕盜番子止是

吏職不得比於官戶又爾時亦以輸財進階縣丞主簿可授

柱國修志乘者但侈陳仕宦如本是押衙而但書為光祿大

夫本是主簿而但書為上柱國固未必皆鑿空虛造第不明

古人官制易有此失耳 家乘有寫漢人尚書郎為尚書者

亦不讀書之病

譬今人以白身納粟為將加級得武顯將軍封其人元

不曾服官數百年後其雲祔乃侈謂吾祖曾作將軍考信

者於史策求之那可得耶然遂謂其假冒則又非情實也

紂與微子為同母兄弟微子兄也紂弟也其母生微子時尚

為妃生紂時乃為后議立太子太史終古曰微子妃之子也

庶也紂后之子也嫡也遂立紂紂繆無理可笑可恨漢儒說

經拘執膠固大率類此事見呂氏春秋仲冬紀

漢人以經斷獄傳為美談實不可為訓大抵出於兩途迂儒

不達人情不明事理但執半言單詞以為斷由於拘固儉人

逢迎世主巧於比附借經語為舞文之具者於譎詭兩者之

心術不同而無當於經義則一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六

今宣詔宣制先讀滿文後讀漢文滿文讀之鏗鏘頓挫易於

動聽漢文直讀而已鐵圍山叢談謂宣麻宣赦舊皆為吟哦

之聲政和間詔止之但直道勿吟焉是宋時已有吟哦之制

固是也

三元遞嬗儒者或訾其說然乾隆年間 欽定紀年表固以

三元表冠首乾隆九年甲子實為中元

公牘用查字為稽考之義明末及 國初皆用之高陽李相

國謂是察字之誤奏請於票旨凡應作查字者悉改察字至

今遵用如該部察議具奏是也然臣僚奏章及 諭旨仍或

用查字且有兩字連用者



高陽管問徐仲山華清 仲山以爲查乃在字之誤此語誠是又謂可勿以察字代之當任其誤則其持論偏矣張爾岐 以察代查誤也

古人重嫡出而輕庶出其故何也論者將謂因母之貴賤而然而不止此也蓋古人妾御甚多所出之子或是己子或非己子殆有不能明者故於其子皆輕而蔑之若今之人雖貴官不過兩三妾其所生子皆灼然無疑者固宜嫡庶生子均視而無所厚薄也

古人嫁女以娣姪爲媵亦以庶出之賤者擇用之嫡出與貴妾所出者不爲也天子後宮之媵兼取異姓故禮致女於天

蘿摩亭札記 卷七

七

子曰備百姓 左傳魯嫁伯姬齊人來媵是矣婦人被出姪娣當與俱歸太叔疾出其妻又誘其故妻之娣與之別居必是娣當與出妻俱歸故疾又誘而留之

近有某侍郎喪其夫人娶夫人之姪爲繼室或以爲疑以古人姪從其姑解之論者猶以爲取法太遠 余讀劉跂學易集載任穎士爲黎陽令娶席平之女妻卒以妻兄之女繼室此宋世事也可援以爲據矣

今俗動謂大宗不可無後此謬說也古所以重大宗者重其世爵也若庶人或雖官而非世爵則無所用其必爲後卽有爵之家但有入承其爵則亦不必定爲大宗置後凡以重其

爵不重大宗武王固不爲伯邑考立後重耳固不爲申生立後也

細素雜記謂芍藥破血溲消之詩男以贈女也握椒佐陽東門之粉之詩女以贈男也此解可笑

唐末有軍人割股欲療節度使夫人之疾者宋呼延贊乃割股以療子之疾可謂物必有耦

宋淳佑間名妓徐蘭死葬虎邱邊雲過作銘見癸辛雜識今不知其墓存否

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是優也而亦謂之倡

前明時吾鄉人尙氣節樹功名 國朝乃多商賈崇儉而好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六

咨歐陽文忠試筆一條云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謂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齎資談笑信有是哉 按此則北宋時已謂晉人喜齎矣詩緯合神霧云唐地磽确其人儉而蓄積則又在

元微之會真記蓋其中表兩姨妹也 微之母爲鄭濟女母之妹爲崔鵬妻鶯鶯蓋鵬女鵬卒後值軍亂微之保護其家與女通而又棄之文人無行如此

劇中有墜馬一折蓋出於琵琶記按江南餘載宋開寶間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咲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自喜成名如此是世間果有此事



雜劇中打棋盤事見菽園雜記

本朝葉鳳毛作論疑文姜之通齊襄謂必無其事詩人誣之  
斯亦忠厚失之愚矣 左傳序齊襄通文姜在姜與桓公適

齊之時鄭康成詩箋則謂文姜先與襄公通而後嫁

梁溪漫誌云東坡詠荔枝詩雲山得伴松檜老疑此句太泛  
後聞閩廣人云松檜之外悉襍植荔枝

爾雅山卑而大扈跋扈者謂不由蹊徑雖山險猶欲踰之也  
跋扈字見詩無然畔援鄭箋

夫人城朱序之母也漢書尙有范夫人城李廣利傳

王制雕題交趾注卧則僂疏謂首在外而足相鄉內今野人

蘿摩亭札記 卷七

十九

之卧尙有如此者僂字解亦見考工記兩圭有郟注

西京雜記載趙昭儀賀飛燕册爲皇后上三十五物與外燕  
外傳所載二十六物名各不同

六月六日爲禹生日見蘇詩自注

六月初一日楊妃生日

釋子以孔子爲儒童菩薩道流以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此語見葛洪枕中書

本朝孔莊谷得建初慮僂尺以較大泉五十之一寸二分恰  
相合文人多仿製以度古物然是漢尺也曲阜顏氏尙有周  
尺惜未有仿製者

程子與蘇公同出歐陽公門下而不相能可怪也

明成祖謂方正學曰卿何不念九族方曰便十族奈何成祖  
怒誅及朋友謂之十族愚按韓詩外傳秦破魏求其亡公子

曰匿者罪及十族是古有此目而非以朋友爲一族耳 左

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禮記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  
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己之同族

外間吏胥或不解月朔甲子如正月甲子朔初三致祭則當

云正月甲子朔越二日丙寅乃或以月建書於朔上或不繫  
朔但云越二日荒陋可咲細素雜記已譏之是宋時已有此  
誤

蘿摩亭札記 卷十

二十

倉庚療妒古所傳也淮南萬畢術曰門冬赤黍薏苡爲九令  
婦人不妒

古謂澗渙之水成文章法之爲續畫又七發謂廣陵觀濤今

澗渙之水無文而廣陵亦無濤古今之不同如此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五引蔡廓彈常侍謝察曰應著絳綉而  
察披綉不以貫足有虧常體余思綉如何可披而不貫足思  
之未得其狀

能改齋漫錄猥多而陋如張志和詞西塞山前白鷺飛自是  
湖州乃以黃州當之大誤謂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轉  
以名畫記謂虎頭爲愷之小字爲非亦誤



王充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  
賊男女之性漢書藝文志列房中八家而論之曰房中者情  
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  
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述  
者弗顧則生疾而隕命愚按以班史言之則男女之事非通  
人所諱而交接之際固有道以行乎其間後世恣置諱言殆  
非古人之意王充謂賊男女之性蓋彼時已有如後世之采  
戰者故充以爲譏 又按班書此三樂字皆當讀作喜樂之  
樂不當讀作禮樂之樂所謂外樂者卽指交接而言樂在形  
體故曰外也其所列八家容成也務成也堯舜也湯盤庚也

蘿蔭亭札記 卷七

三

天老也天一也黃帝也三家內房也天一三家內房不知誰  
何黃帝天老容成則雜記皆謂有御女術者務成堯舜絕不  
聞也務成隱士或有此術堯舜長年容亦有之獨湯與盤庚  
爲大不可解論衡又曰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  
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  
周官六夢正義有黃帝問天老語

女閭三百妓之始也先此無徵左傳南宮長萬奔陳陳人使  
婦人飲之酒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流否則良家婦人當不肯  
爲人侑觴也若雜記謂洪厓是三皇時妓事固荒誕且其字  
多作伎蓋人之有伎者若解音樂歌舞皆謂之伎或是男子  
亦未可知不得定指爲後世之女妓也 漢郊祀志祭郊時

宗廟用僞飾女妓則今之裝旦矣

驪山湯泉覆之以屋甃石爲塘然制殊隘陋人指爲華清遺  
迹殆不然也明皇載錄云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  
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上以石  
梁橫亘湯上蓮花出於水際又置長湯數十間甃以文石又  
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爲山以象瀛洲方丈如石蓮花瑟瑟  
丁香山自不能存至今然其池必濶甃石必不改今池不及  
半畝甃石乃常石也其非唐作明甚又旁引一小池僅可浴  
嬰兒乃指爲太子池尤陋蓋數百年來舊迹已荒後人重作  
狹其制而存其名耳

蘿蔭亭札記 卷七

三

明人小說名巨史者記徐海王翠翹事甚詳羅龍文以甘言  
誘翠翹說海出降乃誅海而以翠翹昇土司翠翹憤投水死  
後羅龍文入嚴黨伏誅亦給翠翹之報歟 又言章邱李氏  
乃張士誠之後

方望溪家廟不爲婦人立主以爲古禮如是汪容甫論其誤  
汪說是也

長安慈恩寺塔未爲高峻殆舊塔燬於兵火後人改作非復  
唐塔高似孫緯略謂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是宋時  
己非其舊也

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教言殷亡兵至牧野晨



脂燭古未有脂燭此脂燭之始禮記所謂燭猶是柴燎

今世推西洋人能造奇器然中國張衡造候風地動儀耿詢造渾天儀以水轉之又作馬上刻漏今西洋人不能造也河朔訪古記北齊崔士順作仙都苑堂為三層下層為木人七彈箏琵琶篳篥胡鼓銅鈸拍板弄盤莫不中節中層刻僧七人一執香爐餘皆就鑪拈香詣佛前作禮與生者無異上層作佛菩薩衛士右轉紫雲左轉終日不絕此亦何讓西洋人耶

呂氏春秋謂伊尹生於空桑有莘氏令婦人養之注謂庖人然則負鼎俎以說湯固有由來矣

蘿摩亭札記 卷七

三

蘿摩亭札記卷八

徐溝喬松年鈔撮

蠡海集曰俗謂玉皇大帝生於正月初九取陽數之盛也謂元帝生於三月三日取三生萬物之原也謂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天三地八合兩儀之象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普化天尊生於六月二十四六為陰數四六二十四者陰變少陽以應於雷也

張相公廟南北皆有之或以為張夏或以為張亮或以為張嘉貞來集之樵書謂神名六五乃張亮之裔而非亮也

雙槐歲鈔謂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可以禱除蝗害彼

蘿摩亭札記 卷八

一

地謂神是項託孔子之師十歲而亡號小兒神蓋以彙為託也亦怪矣哉 曹娥僅十三歲為神浙中神固不繫於齒耶吳大勳川主廟記謂蜀之大神為川主詢之吏神為何人以楊姓對大勳斷為李冰余按所謂楊姓者即流俗所傳楊戩也川主卽是二郎蓋子虛烏有之楊戩奪二郎之祀也久矣大勳文中未直斥楊戩而於李冰尙出之於擬度斯亦陋哉天妃為林氏女人皆知之張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祭天妃妃蔡氏為父投海而死後封天妃此或張公誤記耳揚州仙女廟祀杜康兩仙女求與祀典部中詰神始末不能對也余按博物志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怪格



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就其處為廟祠之號東陵聖母

後漢志引之廣陵有東陵亭太平寰宇記謂東陵聖母廟在江都

縣南又謂張綱溝在東陵村東至今張綱溝之名尚存與

仙女廟正相近則杜姓者必即東陵聖母矣斯地古謂之賢

少鎮瑞賢女必指康姓者一時未能得其實當徐考之

祀典列司蝗之神曰劉猛將軍或以為宋將劉錡怡菴雜錄謂景

定四年封神為揚威侯或以為宋儒劉漫塘幸會典定為元

指揮劉承忠蓋據降靈錄然唐有詩人劉猛與元微之倡和後漢

亦有劉猛

道家稱電母曰秀元君凡女神皆稱元君秀之一字初未知

蘿蘿亭札記 卷八

何意後讀真誥謂電母名秀文英乃知是稱其姓也然真誥

於星及天神皆坐以名誣罔不可信

管軫傳有雷公電父之語電父之稱僅見於此

道家南北宗正陽子傳劉操海蟾操傳張紫陽紫陽傳石杏

林杏林傳薛紫賢紫賢傳陳泥丸泥丸傳白玉蟾此謂南宗

呂祖傳王重陽嘉重陽傳馬丹陽任譚處端真長王華陽

處一郝恬然昇邱處機長春劉處元孫不二號一花七葉此

謂北宗以重陽為花

正一盟威之教驅役神鬼流俗駭之然是古人巫覡之遺意

非異端亦不為奇特也楚語觀射父論之詳矣所謂制神之

處位次主是也後世尊之日天師過矣闢之日妖妄亦過矣

麻姑登仙於濟陽山見任昉述異記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葉對江湄衷情欲

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名元圭非純陽子詩

題於石照亭牕上並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或曰即

純陽子別號元圭能改齊

輿地紀勝管歸真年十一遇邊姓點化黃金管曰能無變否

邊曰五百年後當復故耳管曰得不誤後人耶邊賞歎之授

以符法管終仙去今世俗乃借為純陽子遇鍾離先生事

今之小儒壞斥佛老動以孟子闢揚墨自况不知孟子之時

蘿蘿亭札記 卷八

曲學爭鳴揚墨其尤者幾幾化一世而從之故孟子大聲疾

呼以與之角乃能闢之而廓如今中國釋道譬之游士乞人

不足以變亂風俗壅遏聖道也明矣而欲以孟子闢揚墨之

心闢之固亦可以不必耳且如昌黎之排佛亦正以其炫惑

人主四海為之奔走扇動惡其所為而非與之析理也今之

開佛者乃鯁鯁焉與之爭論心性競勝於微眇之中是與孟

子昌黎之意迥殊適足以推其波而揚其燄且國家頗重西

僧蓋藉其力以馭諸藩今之書生固未嘗一言及之也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謂般若波羅密多之心也稱為心經僅

得其半若稱為多心經更誤矣揣其目為多心經者蓋以經



內多言波羅密遂以密字絕句而不知此固以波羅密多連文也歐陽公集古錄亦誤謂多心經蘆浦筆記已譏之然目為心經亦有未妥一切經音義標目題作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後則稱為般若多心經而截去波羅密三字是可取法古人於佛寺必畫九子魔母細民不知九子母皈佛之由見其多子以為宜男而祈子焉至今遂變為子孫娘娘其祀幾遍天下而與佛埒葉少蘊避暑錄話記李戡母夢孔子抱送嬰兒遂生戡而譏之曰豈有孔子作九子母耶是宋人固以九子母為送子者矣

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

蘿摩亭札記 卷八

四

為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能改齋漫錄謂林績作吉州安福令有漢師君三十三代孫張嗣宗自龍虎山來績逐令出境而毀其陽平治都功印愚按此即張天師也陽平治都功印今尚有之未嘗被毀若謂既毀後又重作之亦理所有惟宋時虛靖天師為天子所重勢頗赫奕其雲仍嗣其教者恐非一縣令所得收其印也漫錄之語恐誇張耳

露筋烈女初不知其姓氏吳野人 嘉紀 集中過露筋祠自注烈女蕭姓蓋本於徐文長 渭 荷花詞又顧黃公文集亦謂神蕭姓名荷花徐顛二公之語不知何據 酉陽雜俎但以爲

鹿筋無烈女之說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塚三十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一夕為蚊所食至曉見筋故查慎行詩云昔日鹿筋梁何年祀女郎然米海嶽固有文紀烈女之事今刊置祠中或後人偽託耶 沈匏廬 謂鹿筋梁乃鏡梁埭之誤

張姓之為神者除桓侯睢陽兩公外梓潼帝也英濟王也 山帝鳥 張相公也 張嘉 張仙也四朝聞見錄載宋尚書兵部郎張夏廟祀杭州封安濟靈威公 本朝雍正三年勅封靜安公入祀典與地紀勝孝感有昭烈廟謂神名張并曾與南霽雲同斷一指又同死然江南祀張大帝張王甚多殊不辨

蘿摩亭札記 卷八

五

為何神 余在常州時會旱士大夫請禱雨於張王廟予不謂然後閱輿地紀勝謂宜興九斗山張水曹神曾為梁武帝致雨則張王乃有降雨之功然此別是一張王非廣德祠山之張王矣 楊誠齋詩中有張王廟詩亦在 吳中祠山張王或有以張安世當之者此是求賢人以尸之轉非事實不如目為張渤之猶為有據

鄒竹軒尚書撫粵西時奏其地有陳王祠莫詳何代人其神顯靈助官軍擊賊俞理初癸巳類稿以為當是陳杲仁按杲仁祠祀祇在江南不應至粵西粵西所謂陳王乃陳伯紹六朝時人為嶺南越州刺史陳霸先呼為叔父歿於嶺表霸先



受禪後追尊爲帝令所在立祠見元和郡縣志亦見輿地紀勝謂是臨賀人祿原奏但據賀縣志謂神初封忠佑顯慶侯宋乾道中顯威退寇賜廟額封惠公王象之輿地紀勝利州隆廣府靈應廟卽梓潼廟七曲山圖志云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讎遂陷縣邑徙居是山僖宗幸蜀神於桔柏津見帝封濟順王圖經云姚萇見張亞子之神於長安曰後九年君當入蜀後萇與楊安入蜀今蜀有三大神曰七曲曰廣利曰白崖七曲又謂之梓潼王象之曰通鑑晉義康二年符秦陷蜀蜀人張寧起義合兵五萬圍成都與符秦戰不勝死於梓潼是時姚萇亦爲符秦統兵而來所謂相見於七曲當卽此人惜後人不爲發明其舉

蘿摩亭札記卷八

六

義之節而概以神目之爲未盡耳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唐明皇幸蜀迎於萬里橋封順濟王本朝咸平中封英顯王親仕晉戰死之語則與張育之事合矣李義山詩云下馬捧椒漿幽深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又廟碑乃天寶十年御史王岳雲撰則天寶時已有廟矣子按象之以張亞子張育爲一人恐非事實且育旣死於戰何又以如意與萇耶宋人封爲英顯武烈仁文忠聖王此乃梓潼神言文之始夢梁錄謂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並王之父母妃弟孫姪女皆有封邯鄲道中之仙人是呂翁非純陽子也呂翁在先純陽子在後黃鶴樓之仙人是費禕尤與純陽子無涉沈旣濟枕

中記開元七年盧生遇呂翁于邯鄲若純陽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相去遠矣純陽之先河中人今蒲州禮部侍郎名渭之裔渭孫讓爲海州刺史居海州純陽則讓之後也黃鶴樓仙人宋張舜民畫境集謂是費禕圖經亦言費文偉登仙駕黃鶴於此惟齊諧志則謂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有謂黃鶴是人名者引李邕岳麓寺碑題江夏黃仙鶴刻爲証志記崔顯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矣

蘿摩亭札記卷八

七

通州仙釋條下但言呂先生所度老木精未言是松是柳其岳州仙釋條下則仍言是古松梁溪漫志崔府君廟樓攻媿有記或以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滄陽令遷蒲州刺史失其名有惠政於磁州磁民爲立廟卽葬其地臨安西湖上像設尤嚴輿地紀勝所言略同余按王象之又言秀王夫人夢崔府君攜一羊與之而生孝宗是神有送子之事故毛西河有崔府君廟祈子文今杭州猶有此祠磁州則絕不開矣畫境集又言雙廟祀張許二公也今江北江南所祀都天大帝或以爲張公之祀而許公之祀無聞



范石湖詩謂雷萬春墓在南京城南榜曰忠義雷公之墓

按宋以今之歸德府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

南俗所祀祠山張大帝者見宋朝會要謂神名張勅成化杭

州府志引之錢竹汀金石跋尾亦有祠山鐵像跋像在廣德

州祠山廟有宋紹聖年題字太平寰宇記橫山有廣德張王

祠天寶中封為祠山方輿勝覽橫山張王廟有顏真卿碑其

靈蹟自漢已顯或云張安世也此語不明一統志云王之夫

人李氏

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乃李阿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

平長壽仙葛永瓊八人皆蜀產董亦蜀人非江都相也與之

蘿摩亭札記卷八

同名耳桓譚新論方士董仲舒繫獄伴死目陷蠱爛棄之遠

起卽此仲舒矣 王漁洋筆記已載聊復記之出圖畫見聞錄

元人當陽縣玉泉山關帝廟碑言宋紹聖三年賜廟額曰顯

烈公子平廟額曰昭貺俗呼為三郎荆楚之人相傳公為六

月二十二日生平為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饗遠近輻

輳焉碑是李普顏立石無撰書人 按唐郎士元有關侯祠

詩則唐時已有廟祀今北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帝生日南

俗以五月十三日為帝生日 凡祀帝必侍以周倉於古無

徵惟元人碑記有乘赤兔弓從周倉之語計爾時尚無流俗

三國演義之書或係古語流傳如此又按有習珍者為零陵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雜家類



女仙李騰空林甫之女

馬令南唐書陳陶傳開寶中有一叟恒於市醉歌曰藍采禾  
藍采禾座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還去深厓拍手  
歌時人疑為陳陶

撫州紫府觀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為女子像見老學庵筆記

五通神乃宣和年間所封以通惠通澤等為五名天下祀此  
神者始於鄱陽廟曰靈順 見輿地紀勝饒州古迹

元有木蘭廟碑謂為孝烈將軍又謂其姓魏毫之譙人蓋無  
稽之談

南嶽魏夫人魏舒之女也

羅摩亭札記 卷八

梅銷之女亦成仙輿地紀勝

松江祀黃婆為種木棉之神道光年間題准黃婆事見於較  
耕錄錄謂先有祠而毀日漸泯滅無聞不意數百年後竟列  
祀典也褚華木棉譜載黃婆事

杭州温將軍之神見夢梁錄謂是東嶽所部

唐宋張許二公祠謂之雙廟劉原父公是集雙廟記則是狄  
梁公李愬兩公廟在蔡州 集中又有壺公祠記不知在何

地費長房

城隍神見於李陽冰禱雨記張說亦有祭城隍神文

廣陵蔣生得道化去十四年尸猶温從外寄書與其家人對

公是兄弟皆有詩見集中

二月八日祠山帝誕一作十日 三月三日北極佑聖真君誕三

月二十八日東嶽誕五月二十九日劉王誕劉為東嶽部下

顯安鎮 六月六日崔府君誕封號曰護國顯應 正月初九日

忠惠王 玉皇上帝誕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四月初八日慶佛會

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誕九月初一日崇善王誕 黃大王生

於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終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

今人目北方之白菜為菘此大誤也古人謂南方之菘移於  
北地則為蔓菁今白菜產於北地亦不化為蔓菁不合者一

羅摩亭札記 卷八

又菘有紫菘今白菜無紫色者不合者二又云秋末晚菘今

白菜秋末始出不得云晚不合者三本草於菜部載白菜一

種當即今之白菜古所謂菘當是芥屬

楊子方言蕪關之東西謂之菁趙魏之間謂之大芥注曰今

江東名為温菘以此論之芥即是菘亦

吳都賦平仲君遷平仲即梓也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陳藏

樹司馬温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孺柿

宋周必大有浮園子詩明願清有燈圓詩此即今所食之元

宵湯團宋陳達叟蔬食譜目為水圓

僧鞋菊本草綱目謂之鴛鴦菊羣芳譜謂之雙鸞菊



李時珍本草引王禎農書北方磨蕎麥為麵或作湯餅謂之河漏以供常食元人雜曲中寫作河落

吳白華有荍茄醬詩即今之荍椒

粵東有果曰洋桃即五斂子又名五稜見蘇時合注

今之麩條即釋名所謂索餅隨形以名之

東坡詩中元修菜即今之豌豆苗雲麓漫鈔又以為非是

五色線謂蜀土有給客橙似橘似柚亦名盧橘冷齋夜話應

劬注引伊尹書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焉夏熟也此語

見說文解字許慎所引櫃字下

北方有草其實名紅姑娘見明蕭洵故宮遺錄今北方名豆姑娘者是也

蘿摩亭札記 卷八

主

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藥穀破齊自燕移種於此按穀

遺燕惠王書荀邱之植植於汶篁此棗亦其一矣

雜說中言蜀中張獻忠墓生毒草觸之則肌膚赤腫蓋戾氣

所感此實不然此草名藪草見白居易詩又見墨莊漫錄云

川峽間有惡草名藪麻其枝葉拂人即成瘡是唐宋已來便

有此草

張泓滇南新語載滇之迤西有草名都拉能解百藥雖砒石

之烈近之即無効他藥皆然其形類梔子而黑

沈約詩紫茄紛爛漫此言茄之始詩以茄與瓜菰芋菘韭並

舉知為菜中之茄非蓮茄之茄

枇杷寫作琵琶相傳為笑然琵琶固可作枇杷見風俗通

在謂下酒之物曰案酒亦曰就酒以菜下飯亦曰就飯陸璣

草木蟲魚疏苳菜脆美可案酒蔬可淹以就酒

羅浮蝶人多知之張泓滇南新語謂省城螺山每歲孟夏蚨

蝶千百萬集之有大如輪者有小如錢者三日乃去不知今

尚有之否

越絕書品五穀之次與今大異甲曰黍為上物賈七十乙曰

黍為中物賈六十丙曰赤豆為下物賈五十丁曰稻粟為上

種賈四十戊曰麥為中種賈三十己曰大豆為下種賈二十

庚曰穄辛曰果比蔬食

蘿摩亭札記 卷八

主

西京雜記有顏淵李在魯

芄蘭一名蘿摩 芑是枸櫞

汲冢書王會解方人以孔鳥即是孔雀

波漂菰米沉雲黑菰即雕胡周禮食醫曰魚宜菰亦即是菰

疏曰今南方見有菰米蔬語如此今求此米竟不知為何物

小徐注說文菰字曰即今之菱苗米本草亦謂菱為菰然今

食菱者或食其白或食其莖無食其米者且種菱者云菱固

無米也則今之菱似非菰矣或疑為薏苡與芡實而此兩米

固與菰並見於說文顯非一物愚疑為即今俗名玉米者米

粒附本周環而生又名玉黍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吳錄云臨海縣海中生江蘿正青似亂髮卽離騷所云者此似卽今之頭髮菜矣

小說中獸有福祿者初不知爲何物繼乃知爲西夷所產狀如驪其文白黑相錯也又名福俚

隼卽是鷓見秋興賦李善注

荔挺出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荔草挺出也然則以荔挺爲草

名者誤矣說文荔似蒲而小鄭注荔挺出謂是馬薤後儒以

馬齒莧當之誤也顏氏家訓

嵩陽書院有漢柏二土人目爲大將軍二將軍殊鄙俚後讀

河朔訪古錄乃已有此稱錄曰隨上陽觀唐武后改嵩陽宮

蘿摩亭札記 卷八

古

有漢武帝御井古柏二株蔭數百步武帝皆封五品大夫世

稱大小將軍書院蓋改官爲之

范鎮東齋記事內侍張宗禮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卧

榻坐墩子目爲自然菴 今焦山有菴曰自然

宜大以北有穀曰油麥而非麥也魏書曰烏桓地宜東牆注

曰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廣志曰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

幽涼并皆有之疑今油麥卽東牆也 子虛賦東牆雕胡

湯餅或謂如今之索麪或謂如今之餠飩或謂如今之暉脆

俞理初謂此是今之溲麪如帚切之成片名曰片兒湯者此

爲近之 庾闡賦曰輕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縷白如秋

練此之謂湯餅見高似孫緯略則是索麪

鴉片煙乃鴛粟汁熬成鴛粟湯見清異錄若如清異錄所製

點湯服之或勝於吸煙之濁惡 蘇詩童子能煎鴛粟湯

崔豹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癢駁名曰六駁

爾雅駁赤厚

容齋隨筆以唐昌觀玉葉爲米囊爲山礬鶴林寺杜鵑爲紅

躑躅謂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似榛莽唐昌鶴林特以希

見爲珍愚謂洪說非也玉葉畧似山礬而非卽山礬鶴林之

杜鵑蓋與尋常杜鵑不同若謂因人希見而珍之則潤州豈

非江東耶 瓊花極似今之聚八仙見王惲王堂嘉話

蘿摩亭札記 卷八

圭

薄脆見容齋續筆又名甘脆見高似孫緯略

茶清而雋荔枝清而腴宋人煮茶乃有入鹽者荔枝或作饅

頭與酥酪同食豈爲知味乎 近人魏默深頗謂荔枝以爲

虛得美名此默深之偏見也

七里香卽是山礬見丹鉛錄

顛當是爾雅之蚨蜋

甘肅有果實曰延壽果甜而不適口其本如黃連蟠結以生

卽陳子昂荆玉篇自注甘掖草木之仙人杖也黎魏曾說

北方有魚俗名之曰大頭魚味甚劣而少骨詩正義引里語

曰買魚得鱗不如咬茹謂似魴而頭大魚之不美者則此魚



是鯁也俗又名曰海鯁魚然正義又謂徐州謂之鯁則誤矣徐州以

南之鯁頭大而味美固非鯁之可比

刀魚即古之子魚其字當作鯪今南俗名曰江鯽魚

京城外寶藏寺前董四墓桃最佳魏默深曰其地有東四墓

西四墓皆前明妃嬪葬所訛東為董非人名也見其詩按

景泰陵去此亦不遠或即景泰之妃嬪耶 石窰去東四墓

不遠桃亦佳

姚合有謝汾州田大夫寄茸瓊蒲萄詩汾晉多蒲萄自昔已

然

詩之鴿余疑為即今之鴿蓋詩詠鴿非一必是眼前恒有之

羅摩亭札記 卷八

六

烏除鴿之外無可舉似者鴿不栖木亦惟鴿性如此

鴿似野鴨而稍小

詩禮雖有貓字而子書輒言狸捕鼠蓋溷家貓與野狸為一

而不能辨如周以前不辨馬之與羸

晉書夏統傳采蠅蚩以資養蠅小蟹也蠅則今之海參耳說

文蠅下曰海蟲長寸而白可食

新韭未生圃人以窖火烘而出之其色黃名之曰韭黃宋楊

大年作表有德邁九皇之語門人戲問何時得賣生菜是宋

時已呼烘韭為韭黃

五穀論語五穀不分無注疏亦未釋及孟子五穀不登探夷

疏曰黍稷稻麥菽周禮疾醫五穀鄭注麻黍稷麥豆素問

用月令五氣王食之穀然月令嘗麥嘗黍嘗穀嘗麻嘗稻而

不嘗菽何耶周禮膳夫六穀注稌黍稷粱麥苽食醫六太宰

九穀注鄭眾謂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謂無秫

與大麥而有粱苽愚又按菽與麻皆非可以常餐為飯者月

令謂王食之三月殆未可信以情度之黍稷稻麥可配四季

中央則菽庶尙可通乎

藥草中有紫河車即是蚤休又名金線重樓

諸葛菜謂蔓菁也本草韭類有諸葛韭 別有一種野菜名

竹根菜流俗或以為諸葛菜誤也

羅摩亭札記 卷八

七

蓋通神明非謂天上之神謂已之神明言已之精神藉以通

暢今人有中惡者以薑汁灌之即蘇是即所謂通神明矣

今日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此是望文生義非事實

也花中之木蘭即是玉蘭其樹不中舟材作舟者是椴木一

名木蘭見玉蘭篇

芸香辟蠹此草即今之七里香若香肆所鬻之芸香乃木汁

煮成者殆未可置於書卷中也見正字通

清異錄曰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最佳者名聖

龍筋愚按此即今世所謂白蠟杆也以爲槍甚貴重若卒伍

所持者皆以竹為之



今皖北人所用矛極長皆竹竿也陳眉公見聞錄云高帝御用槍其大者長丈六尺正與今皖北人所用相似

齊書何瑛為太祖設水引餅此當即是今之水角子正字通作餃者是也

唐人食畢羅未知是今何物楊升菴謂卽餠餠餠餠之屬餠字見玉篇

韓詩外傳君子不食鱧魚本草謂鱧卽是鱧集韻則謂鱧卽是鱧鱧與鱧人多不食今猶古也

孔子墓有楷樹人皆知之周公墓有楸樹人多不知今尚存否 皇覽又謂孔墓有窆檀之樹



蘿藤亭札記

卷八

六











也。間述舊聞不泥。了家。而古今。大  
滿。不可不留心者。之。從。曩。日。札。記  
中。摘。錄。數。條。以。用。情。之。心。思。而。考  
索。行。如。故。陳。於。博。雅。士。也。用。如。勸。余  
付。梓。又。以。心。讀。之。諸。論。附。刻。蓋。余。初  
至。蕪。而。喜。院。諸。書。偶。讀。書。義。解。

說。而。筆。之。於。紙。本。無。次。序。所。積。之。多  
原。本。久。失。去。轉。從。諸。書。鈔。錄。者。刪。節  
刻。之。木。管。中。窺。豹。故。臨。名。之。曰。管  
見。舉。隅。云。時。道。先。戊。申。菊。月。下  
潮。濟。南。王。培。荀。雪。嶠。氏。序。

周易論乾

易首乾坤。足括通部。諸卦皆從此出也。  
陽。胚。胎。萬。物。得。其。粹。精。則。皇。極。經。世。所。謂。一。之。八。素。舜。周  
文。孔。子。是。也。顧。此。純。陽。無。人。不。根。於。性。具。於。心。特。鑿。削。而。漸  
微。故。君。子。自。強。復。先。天。之。德。至。誠。無。息。則。天。全。聖。人。所。以。與  
天。地。無。終。極。也。初。九。一。陽。伏。諸。爻。之。下。以。錯。綜。論。即。復。之。一  
爻。在。君。子。遁。世。不。見。知。如。太。公。涓。濱。伊。尹。莘。野。於。人。為。元。陽  
深。伏。務。須。寶。畜。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也。人。不。應。動。而。輕。動  
必。罹。世。患。元。陽。一。耗。百。病。生。矣。然。勿。用。乃。藏。大。用。天。下。文。明  
如。孔。孟。明。道。飛。龍。在。天。伊。呂。佐。湯。武。致。太。平。上。九。亢。龍。論。者  
管。見。舉。隅

比之高貴。鄉公形迹。近似其實。非也。病在一亢字。在昔為桀  
紂。後世則始皇。隋煬。處極盛之時。而暴戾恣睢。非無位也。天  
命已絕。尸居餘氣。與無位同。非無民也。眾心已離。獨夫孤立。  
與無民同。豈高貴鄉公之比。降而項羽之敗。古今豪傑之顛  
蹶。分位不同。要是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耳。故垂戒至深。  
天德不可為首。人謂孔子純乎乾。第乾坤互為根。剛柔交相  
用。純乾而以坤柔出之。所以善用其剛也。老子純乎坤。故守  
黑守雌。顧至柔。莫如水。而決則排山裂地。故云坤至柔而動  
也。剛有謂老子為可畏者。雖未確。亦有所因耳。坤為地。純陰  
也。萬物所歸。宿亦萬物之根。祇聖人洗心以退。藏於密。主靜。



之學以此也。世人心紛紛擾擾，真陰絕而真陽亦散矣。語曰：陰陽有陰而後有陽，以陰始亦以陰終。陰陽屈伸者，天道扶陽抑陰者，聖心。初六以錯綜論，即姤之初爻，姤為五月之卦，不獨無冰，安得有霜？第陽極陰生，一陰初孕，即有彌天際地之勢。武氏之為才人，魏闈嬉戲左右，後來禍敗國家，俱基於此。馴至上六，即此陰也。乾上九之變為夫，有眾陽以決之，揚於王庭，即指其顯揚用事為四海所指目，故曰柔乘五剛。乘之云者，言五陽皆居其下也。坤上六一陰有眾，陰為黨，羽如武氏稱制，忠賢竊政，迥異他卦。泛泛之小人，非無陽也。孤危之甚，掩於羣陰，龍戰于野，于野遠之之詞，深惡而屏逐其

管見舉隅

卷一

血元黃解者，謂兩敗俱傷於義，似未盡陰疑於陽疑之云者。女疑乎男，后疑乎帝，臣疑乎君，此何等世界，可不撥亂反正乎？若云兩敗俱傷，是明示以陰不可犯，長小人之氣，灰君子之心。豈聖人垂教萬世之意，或曰：若是則血字如何解？元黃如何解？曰：血猶言血戰，痛為剷除。元黃者，天地之色，痛戰一番，陰陽分而乾坤定也。垂示明屬望切，意深遠矣。夫乾坤初爻，具復姤此天地否泰之機，世道治亂之源，人心舜跖之分，界于幾微，成于浩大，故愷切言之於上，九上六言持盈保泰之理，轉危為安之道，貴而善下，剛而善柔，治不敢恃也，物窮必反，亂極思治，憂不可忘也。括其始終，天下之理盡矣。故曰

管見舉隅

二卦足包通，部然天下情態萬變，又衍之為六子，通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歷聖之用心深切，所為易多憂患也。乾二五兩爻皆坎之中爻，為真陽最中正得乾之全體，故曰君德在下，則文明在上，則兩施坤二五兩爻皆離之中爻，為真陰最中正得坤之全體，故曰直方大在下，則無不利，在上則文在中，乾坤本卦皆三畫至三爻，則過乎中，故九三戒以惕厲，六三訓以无成，四多懼，以无咎為幸。乾四爻之似躍非躍，善觀時變，坤四爻之括囊，默足以容，然非立仗之馬，其默將有待也，將有為也，否則新法之害，善類激成，甚至黨禍不解，家國隨之已立，矯矯之名，貽禍無窮，君子不為也。然此於

管見舉隅

卷一

學問心術辨之後，世全軀保妻子之臣，胡廣焉，道豈得以此藉口，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乾坤即天地而六爻所言，皆人事，聖人作易為人設，人肖乎天地，陰陽剛柔其理一也。進退消長其機無二也。後世深於言易，索之冥冥，失之昭昭，竊謂易敷衍諸卦，羅列諸爻，雖極錯綜，仍是死格局，如拳法分門路，某譜列諸勢，無不詳備，平日習之，不外乎是，及其用之，則變化不可捉摸，其曰居何地，當如彼，在何時，當如此，皆虛設預擬之詞，如醫書載諸證，窮極其變，然非神而明之，執古方治今病，未有不誤。此夫子所以韋編三絕，學之欲加年也。大衆皆言卦乾獨稱天行健，集韻云健即乾傳寫之誤。



他經言理易獨標象言理則語落邊際舉此遺彼立象則大小精粗無不包括舉一可該萬也來易言象列圖甚多說者謂不出前人所已得汪純翁諸卦對待配合出來易之外家藏抄本無首尾各卦對待配偶皆列為圖又出汪書之外而無不自然非人強為但畧一指點而不盡言非言所能盡也自愧未得真傳扣槃捫籥替者談天乾道成男主剛而以遜為貴坤道成女主柔而以貞為吉乾君象也然貴虛已納諫坤臣象也然貴守正不阿君不下臣而過于自尊言莫于遠矣臣不匡君而太自卑阿諛苟容矣是為天地不交而成否故曰乾坤互為根剛柔交相用

正統北狩全寅占之得乾之初爻言潛言飛定其年月支干無不奇驗所論皆常理并非京房之飛符納甲可知理在而數不能違金海陵伐宋以焦氏易林占之卦詞其應如響數定而理亦從之然尤視乎其人揆乎其事同一占而吉凶殊易不可以占險堅君子之心杜小人之欲聖人不以此為趨避之方而以此為立身安命之準易林昭君等語似非焦氏舊本或言霜在九月非如此拘論夫易即象明理空言理則虛實指象則顯霜不過借用字乾為龍他卦以馬代他卦陽不純而馬亦行健坤為牝馬他卦以牛代他卦陰不純而牛亦柔順

知進退存亡要在不失其正不然詭譎如武仲當時以為聖人矣無恥如馮道後日以為聖人矣察時變保身家豈先聖垂教之旨彼以一隅抗中原盡瘁而死如諸葛不可謂知進不知退也孤軍勤王百折不回盡節燕市如信國不可謂知存不知亡也得正故也得其正則時止時行可久可速如神龍之變化無常孔子是也有以知為知而得聖賢之道有以不知為知而得聖賢之道張睢陽斥賊云未識人倫安知天道聞笛云安知天地心正以不知為知其義微矣夫子學易欲加數年明進退存亡之理以寡過耳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蓋得于易者深也

管子地員篇 卷一 易經 五

坤至柔而動也剛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東坡云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世謂柔能勝剛蓋本此宋僧曇瑩云動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坤上六文言交戰故相雜戰勝則分定乾上九繫詞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周易舉正聖字為愚字文義顯然坤初六象曰履霜下無堅冰二字其較安者亦僅數條勝於今本陰疑釋文荀虛姚信蜀才皆作疑似非乾坤即天地繼以屯蒙於世為鴻濛初關於國為草昧開創於人為童蒙無知又繼以需訟師比六爻皆有坎示人以處處皆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先天坤在北。太陰也。後天為坎。天一所生為水。董仲舒謂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先天乾居南。太陽也。後天為離。地二所生為火。董仲舒謂陽長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蓋陰極陽生於子。以後皆陽。故謂之陽。陽極陰生於午。以後皆陰。故謂之陰。太極之圖。陰陽互為根也。坎以乾中爻為主。離以坤中爻為主。醫書云。男通身是陰。而有真陽。故男為陽。女通身是陽。而有真陰。故女為陰。道家金丹之說。配合坎離。抽換以還先天之原。

上經乾坤變為坎離。先天後天也。五行以水火為大用。晝夜以日月相代。明無水火。日月則萬物或幾乎息矣。其間需說。

師比莫非人事。乾坤一氣。人與乾坤一氣。參贊天地者。人也。下經咸恒夫婦。一乾坤也。既濟未濟。仍是坎離。上經分下經。合上經。剝復。乾坤之綱。紐陰陽之消長也。下經夫婦。乾坤之變動。陰陽之終始也。諸卦皆從此來。人事莫非陰陽。作易教人法乾坤而已。

序卦傳以乾坤始。以未濟終。或疑非夫子作。雜卦傳亦始乾坤。而終未濟。第乾剛坤柔等卦。皆反對。獨末八卦不然。學者疑之。東坡改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相從相反。文義煥然。

上經言天道。而緯以人事。未有言天可離乎人者。下經言人事。而一本天道。未有人而可離乎天者。上經乾坤以後。為屯。有天地。即不可無君。故曰利建侯。建侯不必與師。此獨言與師者。艱難晦亂之時。無論湯武以干戈定四海。少康一成。一旅先滅。寒泥。宣王先逐犬戎。唐肅宗即位。先剿安史。不建侯。不足以號召天下。鎮撫人心。不與師。不足以撥亂返正。從此農桑禮樂。以次而及。人事備焉。夫古今治亂。相循治日少。而亂時多。故以剝復為關鍵。易尊陽二卦。皆一陽。即乾之一爻。故在上。經剝一陽。孤立于上。眾畔親離。國將殆矣。或敵國侵凌。或盜賊充斥。左支右絀。當國者方為一切補苴之計。漢算。

舟車唐稅。間架宋置。公田明增。練餉皆削。下奉上下。益削則上益危。土崩瓦解之勢成矣。聖人憂之。教以厚下安宅。論者或目為迂濶。不知征斂急良民。化為盜賊。賦稅將何所出。但追舊通新。欠愈積。額外多求。而額內反絀。且竭澤而漁。後必難繼。尤可慮者。國有漏卮。冗費冗員。冗兵不裁。中更多侵。漁冒濫取。盡錙銖。用如泥沙。於國何益之有。然後知國欲求安。無出于厚下之策也。於此不謹。一陽剝盡。而為坤矣。上九碩果不食。果無不食。其不食者。核也。核中有仁。兩瓣相合。處一小粒。元氣包孕。種之即生。生不窮。所謂復也。乾之初爻。伏于九泉。古帝王以子為歲首。良以此故。聖門顏子為復聖。不貳。



過不違復也。雖窮凶極惡，有夜氣之存，所謂良心不死于盜賊。以事論有死灰復然，以國家論則有中興。傳云一姓不再興，未可信也。試觀舜之後為陳，陳未滅復育于姜而為齊。夏與周皆滅後復興，漢與宋亦如是。德澤厚根抵深耳。要必固人心，選賢能，勵精圖治，方可維國脉于已絕。迴天心于將去不然。宋齊六朝，唐季五代，何以一廢不振。豈果得之易失之易歟。抑所以自立者無本也。夫由一陽而充之，至于純陽，即變而為乾。堯舜性之為聖，湯武反之亦聖。其次致曲，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立天之道，不過一陰一陽相循環復之義大矣。下經咸恒以後，次遯，突然驚人。不知人先知退步，再計進步。

管見舉隅

卷一 易經

又八

亦必先屈而後伸。天之道，人之理也。伊尹耕莘，太公釣渭，武侯躬耕南陽，若無與於天下，而天下終賴以濟。彼汲汲功名者，豈知此乎。夫極衰之時，而一陽猶在，衰極之時，而一陽初生。乾坤所以不息也。剝復可知。天道極盛之時，而一陰已生。盛極之時，而一陰難除。聖人所以多懼也。夫婚當盡人事，易賤陰二卦皆一陰。即坤之一爻，故在下經。女少其感正，則娶女吉。女壯其感不正，則勿用。娶女惡陰之長也。其初易制，勿溺之則得矣。長則難制。眾陽且為所乘，而俯首委命焉。惟在眾志相結以誠，操心甚危以謀之。此豈可顯言于眾。又豈可喋血殿廷，不得已將相調和，左袒為劉而產祿誅五王協力。

而三思除一不幸身敗受惡名。幸而勝所傷已多。故曰不利。即戒。古人有善處者，如狄仁傑之諷諫，韓魏公之撤簾不動聲色。苟如爾朱榮沉胡后於河，唐明皇尸韋后於市，國體尚可言乎。古今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始能處。又如漢之常侍，唐之中尉，明之劉瑾、魏忠賢，足當此爻。陰處內為主，眾陽皆為所制。不善處則何進之死，甘露之變，以即戒而受禍可勝太息。聖人洞觀千古，垂戒至深。要之陰陽無不動。坤初動為復，變極于剝，乾初動為姤，變極于夬。轉關在初，故慎始成功。在後故圖終。道不外乾坤窮極其變，未可數計，而合盤籌畫。總其始終，則理無不包。故觀玩乾坤已足矣。

管見舉隅

卷一 易經

又九



書首二典序云堯將禪位于舜。作堯典似堯命史作者。顧首句曰若稽古帝堯。將何以通序為偽作。明甚。欽明言心德恭讓。即形于外者而言。末言光四表格上下。言有次第。而以放勳冠之。若以大功解。則與末二句意重。亦非立言之序。或云放勳堯名。或又云是堯之號。蔡註不從其說。而訓放為至。訓勳為功。則曰放勳曰字。無著。孟子放勳曰明。是稱號如庖養神農之類。孟子越今千載而上。必有傳授。後儒乃為異說。何耶。往欽哉。文意未完。故古本直接慎徽五典。晉人取大舫頭所得二十八字冠之。貌似冠冕。而語脉橫亘。且既以為舜典。

管見舉隅

卷一書經

七

矣。明載舜讓于德弗嗣。是堯在時。舜未嘗儼然即帝位。改國號。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足為千古定案。所云祀天巡狩朝諸侯。逐四凶。皆在攝位時。舜之事。皆堯之事。无成而代有終也。凡此皆宜入堯典。趙耘菘云二十八載一節。總結堯典。月正元日以下。乃為舜典。其說誠是。但欲取前二十八字冠於其上。則亦未允。何也。以月正元日起。不若堯典之莊嚴。故取以冠首。不知截去上文。則月為何年之月。成何文理。况元德為晉人口語。上古無此名目。司馬遷為古今良史。序高祖初曰。沛公繼曰。漢王終乃稱帝。精細如此。况古史乎。堯典稱帝曰。無稱堯曰者。明帝即堯也。在堯典皆稱舜。至咨四岳一節。猶

管見舉隅

稱舜曰後。皆稱帝曰明。後此之稱帝者。皆舜也。別嫌明微。史筆嚴矣。則舜至此始即帝位。可知舜生三十一節。總結舜之。一生毫無遺漏。更何能于外。再作舜典。合舜典于堯典。是也。舜之大事。皆在堯時。分之既無。可分而二。帝各立國。號又不宜混淆。故一篇之中。結堯又結舜。極分明。極融洽。古史之精如此。後人無從望其涯。溪乃強分為二。頭外安頭。不知其一而二。二而一也。古今難題目。後世學人才人。無下手處。古人乃毫不費力。是媯皇補天手。嗚呼。至矣。或云舜典二典中。或言四岳。即羲和四岳。或云一人。或云四人。大麓訓為大錄。滔天。或云漫天。六宗多異論。昔有陳言。勿事縷述。獨

管見舉隅

卷一書經

八

三苗多畧而不考。余嘗反覆而有疑焉。說者謂三苗左彭蠡右洞庭。負險恃遠。不服王化。故竄之。夫帝王不務廣。當時若閩粵黔滇。獠獠百蠻。不隸版圖。而夜郎自大者。非一於三苗何。誅吾觀呂刑三苗作亂。則揀揀之刑。殛寡皆有辭于苗。則舜之伐之。以其殘害百姓。非以其不通朝貢也。豈如漢唐諸君。好征討。以誇遠畧哉。獨是禹奉命征苗。始則逆命。終則來格。師遂不出。竊觀今日之苗。人人帶刀。匪昔之怨。挺刃關殺。不顧骨肉親戚。又好劫掠。兇悍之性。蓋由天生。當日雖曰來格。不過稽首王庭。其改化易俗。未可知也。狼戾如故。亦未定也。將就結局。初意謂何。且既格矣。必不竄之。將謂竄在後歟。



是來格者虛文舜殆為所欺而益之言不足恃也將謂竄在先欺攻心為上服之而已帝王之師也修德懷遠返躬而不責人聖賢之道也舜豈智出益下哉彼三苗負固必不束手就逮必將涉險阻鳩巢穴縛渠魁獻諸闕下而後投之遠方何前後之相背耶反覆思之知聖人恩威並用非凡人所能測識何者曰三苗非止一苗若今之紅苗黑苗白苗種類不可勝數各為部落自相雄長故曰三苗三苗非國名果國名豈有舉國而竄之者竄者其酋長不書名畧也我朝剿九股苗與三苗等彼固未嘗以九股苗立國如邊外或稱之為番為蠻為獠自我指目之如此彼豈以此自號觀苗民逆命民

管見舉隅 卷一 書經 九

者微之之詞蜂屯蟻聚結黨抗命其頭目殆不足指數然後知所竄者窮凶極惡之一人其種類仍在蠢動則征之服則舍之帝王之仁至義盡也聲罪除殘惡人不得免焉息兵安民遠人無不懷焉恐幼學讀書不審為分析之今烏斯藏多其遺種

二典授時每節不過二三十字而上觀天星下察物類中驗人事無不精核後遂為夏小正月令所本舜攝政之初祭告羣神天地山川後世人主登極郊祀天地祭告嶽瀆本此問若予采則舉朱問若時登庸則舉驩兜問治水則舉鯀後世廷推會議本此曰汝作司徒汝作司空汝作朕虞後世制誥敕命本此堯帝胄以總叙功德起舜微賤則自有鯀而叙堯

百年禪舜但叙三十八載叙舜自三十至五十是帝王本紀之祖歷叙九官十二牧是列傳之祖至于禹貢沿之為地理河渠溝洫諸志洪範沿之為天文五行諸志立政沿之為百官志又其顯然者矣大而帝王治法次為史家所宗最下亦為文人所沾溉書富如海即此可視大凡矣

二典不紀政績但紀去凶人用賢才二者為治天下之要史官卓識大學平天下章惟諄諄于用人中庸亦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堯典首章克明俊德以明德為本帝王之學也以用人為要帝王之治也大學引書言一个臣利黎民子孫其媚疾則深惡之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管見舉隅 卷一 書經 十

禹皋陶為已憂自古得一人而天下治誤用一人而天下亂秦穆霸王乃見及此其識遠矣故取以殿尚書之末示天下以為治之要也後儒第以為能悔過而孔子取之未免淺視此篇大臣進賢則國治阻賢則國危所見尤卓

左傳引堯典皆稱夏書今名虞書說者以為孔子所訂稱夏書者夏史所修稱虞書者載舜事為多猶隋書修于唐而名為隋書也

淮南子云其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或云滔天指治水言二書大半難信方鳩僝功指治水滔天史記作漫天漫與慢通言作偽慢天也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暮者。十二  
月一週也。每暮三百六十有六日也。氣盈朔虛。學者即知其  
畧而未精詳。吾邑蒲留仙先生有捷法。不過數十語。即百世  
之憲書。可造蓋每歲不必三百六十日。而以今歲立春日數  
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六日。所謂三百有六十六日者。實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舉成數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自今年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  
其所餘之三時。即四分度之一也。月行本遲于日。倒算反速。  
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一歲十二合朔。  
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氣周斷。不以月斷。學者不可不知。留仙

管見舉隅

卷一書經

十一

之書。閏月小進。皆有捷法。逆推頃刻而定。惜未攜其書來。今  
所用百中經。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定月旦甲子時  
刻捷法。亦不過數十語。觀隋天文志造憲書積算之數千百  
萬。茫然莫辨。本朝算學莫精于南方梅定九。北方薛儀甫。其  
書浩博繁密。聰明之士。非親授不得其門。得留仙之捷法。亦  
可矣。  
益掌山澤草木鳥獸。相傳山海經。謂益所著。紀物類多怪誕。  
然後世偶有見者。與書符書亦獨創一格。非後文士所能博  
物洽聞。瑰偉絕特。漢志亦列其書。未著撰人名。第經中有夏  
后啓殷王文王。且有長沙零陵諸郡。非上代之書可知。

古書不可妄滅。不可妄增。今文二十九篇。相傳舜典已亡。姚  
長與得二十八字。冠于慎微五典之上。遂別為舜典。毛西河  
謂堯典終遏密八音。欲移冠月正元日。朱竹垞欲以高堂隆  
所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之。惟嫌建皇  
二字無證。或于舜讓於德弗嗣下。增入論語堯曰咨一節。于  
敬敷五教在寬下。增入孟子勞之來之一段。非後人僞作文  
義亦順然。亦莫之從也。使梅賾獻書時。增入為不刊之文矣。  
四凶舜典。謂共工驩兜。三苗。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  
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  
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謂渾敦即驩兜。窮奇即共工。  
檮杌即饕餮。饕餮即三苗。顧三苗果帝胄。舜典何以不書其名。  
又有謂三苗即驩兜。子何以云縉雲氏之不才子。四種皆惡  
獸。故以此不才子。敦與沌通。莊子所謂渾沌。雖寓言。必古有  
此語。以形容昏憤之人。山海經却山有獸名窮奇。形如虎。能  
食人。神異經西北有獸。有翼能飛。知人言語。鬪輒食。直者聞  
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  
奇音同狸。呂氏春秋云。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  
其身。古彝器止有獸面無身。檮杌。或云惡木。或云惡獸。山海  
經云。人身有翼。錄之以資異聞。其實神異經荒唐之辭。原不  
足信。且別本所載各異。或直以四人之名命之。更誕。

管見舉隅

卷一書論

十一



詩經論二

詩首二南關雎麟趾為王化之本。關雎或有主刺言者。夫開國鴻篇而以後世諷刺詩為開章第一於義為不倫。朱子定為美后妃極是。第謂宮人見太姒初至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詩美之。彼小家女當新婚入門。雖甚放誕。未見謔浪笑傲。雖甚悍戾。未聞姑婦詬詈。低首屏息。莊乎其容。亦可謂幽閒貞靜矣。何以於此時獨美后妃。又追溯未至時。文王思之。至輾轉反側。夫文王深宵輾轉。宮女安得而見。即曰慕其德非慕其色。第人之定婚。聽於父母。任夫媒灼而已。不與聞。愚民猶然。豈文王獨不然耶。假令終不許婚。文王將憔悴以死耶。

管見舉隅

卷一詩經

三

婚未定而思是為邪念。婚既定而思是為淫情。聖人必不如是。夫以少年公子夜間展轉思婦。立言亦為不雅。何至宮人咏之。而子孫錄之乎。葛覃諸詩皆后妃自作。周公錄存以勸儉。示子孫皆淑德之實也。若關雎但言思。但言樂。德於何有。即窈窕二字亦舉似名目。未著其實。且周公編母后詩。如今人輯先人詩集。而以婢僕之作冠其首。成何體制。今人所不為。而謂周公之聖為之乎。然則詩誰作。曰后妃自作也。后妃豈自述其德乎。非也。哀窈窕。思賢才也。美人空谷。賢客猶傷。况后妃求賢。猶以自助乎。哀者哀其不遇。不得進於左右也。大臣為國求助。則為賢相。后妃為己求助。則為賢妃。故錄以

見后妃之德。夫當日後宮必無不備。而賢德為難。其所以求助者。上世制度樸畧。太任洩於豕牢。而生文王。可知當日情景。非如後世黃金閣子象牙床之侈麗也。事蠶桑。治絲麻。理酒漿。製衣服。瑣事種種。非如後世蛾眉爭寵。清歌妙舞。侍君王也。求以助內職。廣嗣續。左右采之。喻求之無方。輾轉反側。言求之甚切。得此淑女。琴瑟鐘鼓。閨門和樂。所以為王化之基也。后妃求淑女。何等廣大。光明。文王思淑女。則詞意許多。滯碍也。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曰。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既得。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仍是解詩之旨。夫舉關雎以括餘詩。不單指關雎言。如樂奏關雎之

管見舉隅

卷一詩經

四

亂葛覃。卷耳。皆在其內。樂哀。主音。非指詞音之嘒。緩和易者為樂。若靡音忘倦。則淫矣。音之清切纏綿者為哀。若聞者至於流涕。則傷矣。詩小序。即非子夏作。先儒謂必有傳授。朱子掃而空之。多勝舊說。亦間有不及。至確乎可據者。朱子亦從之。若此詩小序。所云。固未可廢也。蓋婦人以不妬為大德。戚為人。幾燕。皇孫知漢室之幾覆。娥媚與歌。玉環復繫。卜唐祚之將傾。古今女禍。何可勝言。皆妬。詭怙。思一念基之也。茲斯和集。麟趾繁毓。皆求賢。逮下一念基之也。周公以關雎冠篇。用之鄉國。意深哉。哀猶哀憐。即朱子蓋本匡衡之說。議論正大。而以思屬文王。則義有難安。



序云哀窮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不傷善者不始賢也兩  
意相足呂向文選註哀當作衷楊升菴是之衷字文義究未  
穩不如從舊關雎俗呼魚鷹其窠有

卷耳亦求賢也關雎欲得賢才以自助卷耳欲得賢才以佐  
君婦人有如此見地宜其為天下母佐成王業此詩全是此  
興不盈頃筐喻賢才難得賓彼周行欲得而置諸要路審官  
之說始於左傳漢人宗之朱子不取舊說以婦人不與外事  
夫元祐皇后能任司馬光勿論已主聖臣直長孫皇后朝服  
而賀保全魏徵民家請一先生猶全始終馬皇后以諫明太  
祖彼皆以賢才為念書之史冊以為美談未嘗譏其干預外

管見舉隅 卷一 詩經 五

事也或疑登高酌酒非婦人所宜永懷永傷語意太重求賢  
亦不至若是吾謂無疑也觀文王得呂望曰吾太公望子久  
矣形諸夢卜何其迫切意當日必有臨朝興歎入宮咨嗟者  
故后妃勸之恐有遺賢或入深山以求至馬病猶不必得則  
姑酌酒解憂我謂文王非自謂也設言之以相勸勉其與文  
同心可知若謂文王行役或因美里而作詩思之后妃不必  
無是情然等諸勞人思婦之詞在小民無不可在宮闈則失  
體矣且採民風而登此種詩欲在上者閱行役之久念家室  
之情宜深體恤若后妃思文王至於憂傷播之管絃用之鄉  
國意果何主或以憂傷謂念王室如漆室之女倚楹而歎

管見舉隅

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婦女中固有此遺識第玩詩詞  
亦未見有此意雪山王氏云勞勝妾之歸寧者不知何據

說苑云召公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  
後世思而歌咏之說苑多難信而此說似于理為優朱子云  
召公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嘗聽訟甘棠之下後人思其  
德而作是詩夫厥建諸侯各有分地自明一統之盛陝西接  
院不能巡及湖廣獨封建各君其國可越疆而代庖乎虞芮  
之爭亦彼自來文王未嘗往况民間區區獄訟舍田芸人有  
是理乎嘗見說部有云甘棠至今猶存其樹似枯非枯似生  
非生每萌一芽則其縣必有入相者確在南國真耶否耶干

管見舉隅 卷一 詩經 六

百年事未敢臆斷考地志甘棠在文王封內不在南國  
厭浥行露朱子以為南國女子被文王之化出行慮為強暴  
所污觀下速獄速訟似實有事蹟非空空懷懼夫文王之化  
何獨行於女子而不行於強暴韓詩外傳以為女子許嫁因  
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得婦道之宜故歌之韓去古  
近得遺聞舊事為多列女傳云中國女作夫為國君之女何  
至以不行而速諸獄如夫家囚之非滅其國何以掠其女如  
告諸方伯則文王不難一言而決誰置諸獄朱子不采舊說  
誠有見但謂行路恐遇強暴亦未為得實也毛傳以為召伯  
聽訟作如是則為民間女子觀詩其詞憤其志決似非徒爭



區區小禮。召伯聽之。能平其獄。則是詩為美。召公。陳思王美女篇。前言服飾之盛。容止之美。終言守貞待聘。詞氣何等安雅。標梅一詩。語語迫切。有儷焉。不可終日之勢。沐文王之化。何至如此。

小星序云。夫人無如忌之心。惠及賤妾。朱註從之。容齋三筆。謂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微賤之比。何至抱衾裯行。此詩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按使臣必有侍從。豈自抱衾裯泥其詞。亦未見彼勝於此。况實命不同。命不猶如何解。不如從舊說之為愈也。

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氏訓平王。平正也。武

管見舉隅

卷一詩經

七

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云。平王。平正之王。齊侯。齊一之侯。毛鄭詩家。大宗丹鉛續錄。亦從其說。然字義終費。曲解山堂考索。直以為平王以後。事明陳士元云。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又云。王姬歸于齊。是齊襄公事。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傳云。齊侯來迎。其姬是齊桓公事。齊侯之子。非莊。即桓。以為武王女。文王孫。何所據。朱子云。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夫采詩於文王之世。文王不敢稱王。女公子。顧敢稱王姬乎。解詩者。因經聖人手訂。以東遷時。詩攙入二南。不應凌亂至此。故歸之武王。然二南為文王時詩。以武王既有天下之詩。攙入其為凌亂。又

何以別。謂聖人手訂。不應有誤。彼素以為絢。偏其反而載。在論語。是當孔子時。詩原有此句。而後竟無之。歷世久遠。傳經者不一。入本有者。可以軼本無者。安知不有挪移補入。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八篇。鹿鳴。野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虞。是也。鵲巢四詩。是南。乃列之雅。白駒。變雅。乃列之正雅。求其故。不可解。亦難曲為之說。則固有與今不合者矣。朱子兩存其說。固非無見。

羅氏識遺云。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未詳所出。彼欲據此。以駁文王錫武王九齡之誤。謂年歲不符。不思十三歲生子。豈十二歲娶太妣乎。太妣年又幾何。古人男子三十而娶。女子

管見舉隅

卷一詩經

六

二十而嫁。文王何獨不然。果如是。則輾轉反側之說。益不可通。即太妣求賢。亦太早計矣。其說何足為據。小星篇疏云。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妾媵。夫人專夜。不須設帳。帳為妾設。望前。先尊。望後。先卑。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帳往。賤者抱之。還觀此。知朱子非臆說。設帳者。妾非一人。故以帳隔別。私物不敢常設君所。宋若昭女論語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妬。按婦人妬者。性必剛狠。忤翁姑。制丈夫。骨肉乖親。戚睽。多由于此。名德重。望如謝太傅。勇猛悍鷲。如常遇春。皆受制妬婦。甚至誅殺妾媵。斯夫先祀。然後歎。關雎。樛木之德。不可及也。



觀於詩而後知聖王之教人。普以周顯而切也。他經所言皆出於帝王卿相聖人賢士。故法語凜凜。第莊語聽者或倦。詩則嬉笑言之而不覺其慢也。委婉言之而不嫌其諷也。拉雜瑣屑言之而不譏其鄙也。悲傷流涕言之而不厭其盡也。怒目切齒言之而不惡其直也。即如攘左右嘗旨否。婦依上媚。寫田間之景如畫。有似老農言有敦瓜苦蒸在葉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能代思婦言。至借曰未知亦已。既老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朋友不可顯言者。詩言之。若華星鬻葛藟如繪流民圖。奏疏不敢直言者。詩言之。觀乎此而後知世路之險易。治亂之景象。萬物之變態。無不傾寫于目前。感觸于肺腑。居

管見舉隅

卷一 詩經

九

上則不至蒙蔽。在下則不至迂疏。覺宇宙間一草一木一鳥一魚無在非詩。而含思吟咏無不出于天理人情之至。則亦無在非教也。統觀于詩雅頌之正者。如太廟陳設鼎彝。肅穆如明堂。王會佩玉冠裳。羣公山立也。其變者如幽月哀猿。涼露寒蛩。令人低徊。甚如淒風苦雨。黃草白沙。令人慷慨。欷歔泣下。沾襟也。獨二南如世之淳光。天化日人物熙熙。如時之春花柳無私。而禽鳥和鳴。其沈以摯者。金貞玉粹。亦或如怨如慕。要是菊靜蘭芳。淡欲無言也。詩安得不以此為冠。終以幽風仍遺舊觀。亦物極必反之意。天運循環。亂極思治。聖人用意深矣。

管見舉隅

宋程大昌以南配雅頌。不謂之風。謂國風之說起于漢時。毛氏乃冠之篇首。古無此說。歷引季札觀樂。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及諸國詩。但舉地名。無風字。又以南雅頌皆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借。籥為二南之籥。季札觀樂有舞象。箭南籥者。凡舉雅頌皆參以南。自創名為風。南樂遂包于國風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異議。又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作則純。翕繳。繹有器有聲。非但歌咏而已。顧風有采繁采蘋。左傳有明文。則南謂之風。似無不可。而朱竹垞謂南之不可移為風。猶風不可移于雅頌也。程氏訓為字。亦別有義意。固可取備一解。

管見舉隅

卷一 詩論

下

魯齊韓三家史稱魯最為近之。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雖歎之以為刺。康王而作。已異于孔子之言。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官。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安可。以天子言其於周南召南首尾已謬。王魯齋因朱子謂鄭衛之風皆淫詩。遂刪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野有死麕一篇。而退甘棠何彼穠矣。于王風更有作堯舜詩。易關雎。腐矣。明豐坊偽魯詩。世學移定之方。中于魯頌。移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變篇名為唐棣。夫子所不敢增刪者。毅然增刪之。雖後人亦有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為淫詩者。要當闕疑存而不論可也。



春秋論隱公

春秋存王迹實維萬世綱常之書其時王室微弱諸侯紛爭篡弑接踵生民塗炭人紀或幾乎息矣孔子就國史筆削以明善惡非作也後人因其書可為經與前未修迥殊故以為作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此為定論後人論書法多有發明亦多拘滯固不勝數獨疑是書為公天下之書有據實書者有據赴告之文而書者他國篡弑必書而魯國則否說者曰內惡諱外惡不諱此謬論也夫誰非臣子各欲諱其國之惡在他國則表暴之在本國則隱匿之可謂公乎無怪史通之以此為訾也然則聖人修史果如是私何以垂萬世夫儒者

管見舉隅

卷一 春秋

三

不度勢不察理拘文牽義遂大惑不解孔子匹夫也春秋國史也崔浩以宰相揚國惡猶伏誅况匹夫乎或曰崔杼弑君太史書之趙盾弑君太史書之彼不懼死孔子聖人獨懼死乎曰當官不懼死是謂盡職不當官而觸刑網是謂大愚孔子非史官也諱國惡者非孔子也當時弑君殺適者人以為元兇而君以為心腹方寵任假以威權在彼不肯自揚其醜史官畏死而曲筆君亦樂為隱匿孔子之時其君即弑君者之子孫也彼自諱之孔子安敢彰之不然當日大書于冊如齊晉孔子奮筆改之曰吾為國諱惡則齊晉之太史為罪人矣何以當世重之後世稱之故曰內惡諱外惡不諱此謬論

管見舉隅

卷一 春秋

三

也。以是罪孔子與以是原孔子皆不度勢不察理之言也。或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不言吳孟子事豈非諱惡曰彼以知禮為言我安得曰不知吳孟子事彼未言及吾安得先發或曰在其邦不非其大夫况于父母國之君乎曰固也為國諱惡禮也私相言語必諱與他邦人言必諱自己著述必諱此通義也若夫史天下之公言萬世所考信與此原不一例且諸國分列與一統之世又別吾書他國之事不諱他國書我國之事亦不諱是非自在孔子原難料他國之史不傳也當時晉楚皆以春秋為教其書之同不同未可必即一統時之史當時不書繼世必書即諱而不書不見于本傳他傳或隱躍其詞使讀者可以意會春秋雖孔子修仍是國史孔子即不懼禍固不肯露才揚己揭示天下若無端與弟子講習暴揚國惡又豈所以為孔子然則孔子仍舊史而不敢更動又何以為修曰仍舊者多其改竄處特于文字間畧為修飾足以見義無者不敢增有者不敢去所以為信史春秋始于平王平王東遷此周家一大變局豐鎬之舊既失王綱自此墜如日既夕矣漸漸迫于掩岷沈于虞淵孔子知東周不可為而慨然修史以為萬世監也始于隱公何也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篡弑之禍周公其衰矣元年不書即位啖氏助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公不行即位



禮其讓桓可知桓公乃以篡弒得位天理絕矣然而身死齊國不得正終孰謂無天道耶獨惜魯自此弱莊公亦不書即位閔公不書即位僖公亦不書即位穀梁云凡先君遇弒嗣子不書即位魯之為魯尚可問乎或謂隱長桓幼隱知惠公愛少子有欲立之之意遂讓桓而攝位為成父之惡夫曲體父志泰伯之所以稱孝伯夷之所以稱仁而獨以是刺隱公不亦謬乎所短者未請命天子天子立長則隱公無愧于志立桓則已輔以治國如周公故事後亦不至遭變第千載下論人最難安知隱公欲請于王恐桓不得立無以遂父之志又安知不欲待桓長請于王而立之微曲何能告人元年以

管見舉隅 卷一春秋

後每年不書正月或自取損以明攝也卒之奸人窺伺得行其志鍾巫之禍歸罪為氏羽父弒君之賊安然漏網可勝浩歎書元年以正始書春以定時書王以大一統書正月以奉正朔以重國事此史之舊文非始于後來亦非孔子特筆其餘無關要義者孔子皆仍舊文無煩筆削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情絕因弟而怨及母後遂至于射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適庶之分亂崇母而驕其子後遂至于篡兄履霜之戒深矣鄆書克甚鄭伯亦以甚段也恃母之愛尾大不掉幾如敵國為長兄者不亦難乎宰書

管見舉隅

名甚天王即以甚惠公也恃嬖妾之寵非分邀榮釀成禍端為長子者不亦難乎二事左氏發明書法言簡而精倫莫重於君臣弒君之人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共憤春秋弒君三十八陳恒不與而魯論書之足補春秋所未及即左傳書法亦足補春秋得聖人之心觀其所書而深義見觀其所不書而褒貶亦見此意惟吾鄉孫仲愚先生發千古未發之秘其言曰左傳所紀莫詳於魯宋晉鄭秦楚其君與執政之薨卒皆謹記獨于楚穆王晉趙盾樂書齊陳乞則其卒不書以為弒君之賊得終天年此天道人事之變不可為訓則不足污吾簡冊其餘或見誅于國人見誅于異國見誅于所立

管見舉隅 卷一春秋

之君其未誅于生前而斲棺廢族如鄭子家伏其誅惡疾目出如晉荀偃書之惟恐不詳所以覆亂臣賊子之魄也此論實有功名教將左氏微意曲曲傳出隱死于桓桓死于齊而齊襄旋即見弒此循環之理也若楚圍弒君而不書弒君似倖免矣其殺慶封慶封即弒君之人殺蔡侯蔡侯即弒父之人天若特假之手究竟殺死其君者終于自縊陳乞立齊悼公公使人殺茶書陳乞弒其君似乎冤矣安知非進計于君以絕後患故春秋誅心猶倖保首領以歿書之史冊觀者悚然即觀于天道鬼神之不可逃亦必悚然其他未易悉數也



隱公元年以後不書正月。先儒無議及之者。夫正月為歲首。觀書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朔旦。禹受命於神宗。古者舉大事。行大禮。無不在正月。諸侯每月朔。必頒天子之典。則以特牲告廟。况正月其禮必有隆。於他月者。定公元年書春。王不書正月。公未即位也。隱公在位已久。何以不書正月。管子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其寡功者。諫之。可知正月為發令行政之始。豈有十年正月無事者。殆公自以為攝位。每年大典。禮避不肯行。故史不書。羽父非不知其故。特請殺桓。以獻媚。謂攝位不如即真。除桓以絕後患。若隱公顯然即位。臣民久服。桓為君之介弟。一貴公子。

管見舉隅

卷一春秋

要

耳何須急除。迨隱公不許。羽父懼桓立必害已。故與桓謀弒。夫初用六羽。隱公猶知尊王守分。當東遷後。諸侯即位數年。而王賜命或歿後。而王賜命其不請命者。不止一魯。魯亦不止隱公。難獨責一人。若桓三年後。但書正月。不書王。直待十年。不得已。書王。後亦不書。深著其無王之罪。如隱公則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屢書不一書也。書考仲子之宮。仲子妾也。孟子為夫人入廟。乃別為仲子立廟。書仲子不書夫人。嫡庶之分。見隱公讓桓之心。堅矣。王歸仲子之賄。而魯不致天王之賄。書求人。謂譏周不知正以罪魯。

禮樂論禮

論語上部開章言學。下部開章言禮。學虛說。禮實指。終篇言不知禮無以立。大學中庸聖學之階梯。大道之精微。無不從禮經抽出。孔子終身不踰矩。告顏子求仁以克己。復禮為要。禮之不可須臾離也。彰彰矣。自堯舜禹湯文武順人之性。因天之則。遞相損益。內以修身。齊家外以治國。平天下。無一不具。大哉禮乎。人生舍此莫由矣。春秋時王道不行。禮教漸廢。然而有識之君子。猶能述王制。明是非。以此卜國之興廢。人之存亡。其應如響。然則以禮為迂緩而無用者。觀此可憬然悟也。戰國人尚功利。蔑棄禮法。秦興掃除先王之迹。蕩然無存。孔子所修明者。亦茫然不能確指。今之禮記。大都漢儒所輯。曲禮雜取管子弟子職。篇檀弓作於孔子後。大典如王制。月令。明堂位。皆後儒輯綴。坊記表記等。雖依托孔子之言。以論語校之。精粗判然。聘射燕享冠昏諸篇。似師儒講誦之語。惟喪祭為詳。除曾子問。亦後儒所記。周禮古名。周官如後世史中百官志。多有議之者。儀禮委曲繁重。或以為周末文盛之書。即昌黎亦苦其難讀。後人依而行之。未有不笑其迂。苦其難者。無怪束之高閣。而禮幾為虛設矣。嗚呼。古今治亂之分。未嘗不由乎此也。風俗之污隆。人品之純疵。未有不係乎此也。一壞於秦之暴亂。再壞於晉之放誕。繼以前後五代日。

管見舉隅

卷一禮樂

要



尋于戈上皆以此為不急之務。下則民生日蹙。謀生不暇。何暇知禮義。即有文人畧事詞章。先王之大法壞亂而不救。世運之趨而愈下。有由來矣。然猶幸漢人去古近。老師宿儒。述遺聞闡舊制。掇拾補綴。先王之法不至盡沒者。此也。蓋聖門弟子傳授。散而未絕。書而存之。髣髴可覩。故漢儒之功。與宋儒等。後人高談性命。豈知舍人事無以見天。則孔子答子張百世可知。非禮何以哉。周官自官府朝廷下至鄉里。吉凶賓嘉。化民成俗之方。何一非禮。名周官為周禮。可謂得實由是推之。周官舉其綱。儀禮詳其目。禮記疏其義。雖經秦火之焚。燒後人之紊亂。大儒疏通證明。恍遊於三代之盛。燦然於人

管見舉隅 卷一 禮樂 七

倫日用間者。確乎可見也。嗚呼幸哉。夫慕古代有其人。唐宋諸君父子兄弟夫婦多有慚德。纂修諸書如開元禮政和五禮鄉曲下土。或終身未見明之世宗。慨然以制作自任。頒行天下。然而儀也非禮也。尊本生躋太廟為逆祀。本實先撥矣。求仙術設醮壇。妄舉多端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行禮者固必端其本也。朱子云。古禮不必盡宜於今。誠哉大儒之言。而或泥於委瑣。自矜復古。更以刺人不知其滯。而鮮通為當。世笑夫禮中為貴。時為大堂。不必東階西階。器不必鼎俎。籩豆冠裳。不必冕旒。黻舄尊王制。體聖意。隨處有矩範。名教皆樂地。今試以禮繩人。尊貴者倨肆。謂越禮何傷。愚賤者鄙

管見舉隅

倍謂違禮無害。是亦不思而已。與人論是非。則聞者漠然。與人論利害。則聞者悚然。子弟之飲賭無賴。敗家喪產。為守禮者否乎。疎骨肉。害鄉鄰。為守禮者否乎。甚而穿窬。甚而搶劫。殺人亡命。掘墳放火。皆自無廉恥之一念。由是背父母。棄妻子。抗官長。禍無所不至。其故何耶。而循循自守。雖飢寒不為非。則亦不至於死。是故高者復性為聖賢。出為名臣。在下樹風聲。為閭里表率。人化其德。其勢尊位高者。雖處極盛。而無禮以相將。禍患不測。所自來甚矣。禮與非禮之間。所關大也。聖王制禮。其精微原於性命。其節目著於倫常。其委曲詳於儀文。柔其血氣。束其筋骸。而堅定其志節。不戒以非。而與非

管見舉隅 卷一 禮樂 天

遠不休。以害而與害絕矣。夫拜跪起立。有何損益。而漢高非此。無以馭勳臣。孫吳非此。無以御三軍。人即厭繁重。而周旋於矩矱繩墨。與拘囚於囹圄。展轉於桁楊刀鋸。孰安孰危。非謂離矩矱繩墨。即入於桁楊刀鋸。然天下之入於桁楊刀鋸者。未有不始於畔矩矱。越繩墨者也。然則謂周官儀禮禮記。即救天下萬世性命之書也可。古者禮樂並用。禮者所以勞之也。樂者所以逸之也。不勞則心思放。無以閑邪。不逸則神氣拘。無以合道。樂者天地之音也。莊子大塊噫氣。是謂天籟。過林木而萬竅皆鳴。聖人截竹調以呂律。無非因乎自然。夫人童稚之時。口中亂歌。手足



亂舞無人不然使端坐讀書則以為苦跳躍唱戲則樂可知  
樂本性中自具發于不容已動于不自知故帝王藉以為教  
書有禮經無樂經或于禮記中采樂記以為樂經論樂之  
理精微廣大然祇屬空言先王之樂究未傳也難為專經夫  
子正樂雅頌得所雅頌者樂章也所以奏雅頌者音節不可  
得而知也得所後人亦未能確指不過引齊武子湛露彤弓  
之說引叔孫穆子肆夏文王之說皆列國大夫自抒所見與  
夫子無與且肆夏頌也穆子以為享元侯亦誤正樂正其僭  
如讖舞佾歌雅正其失傳如言大武之聲淫及商正其聲如  
惡鄭聲斥由瑟正其容如大武之致左憲右在時文可以敷

管見舉隅

卷一禮樂

五

行成篇然皆零星補湊至夫子如何正樂雅頌與樂相合如  
何得所條條指明雖通儒亦有難焉者夫周存三代之樂所  
用又不止三代如雲和空桑之琴瑟雲門咸池之舞六變八  
變九變其詳若何韶武夫子與聞知其善後世則不能言嗚  
乎樂之亡久矣雖然帝王之樂亡而樂未嘗亡也天地之元  
音自在也後世杜夔及荀勗皆生而知樂牛鐸之應黃鍾池  
鐵之應蕤賓其理不爽唐明皇嘗使黃幡綽譜羯鼓但畫兩  
耳以進疑而問之對曰有兩耳無須譜可知樂不能亡善乎  
孟子之言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告太師以翕純嘏釋  
千古之樂無以易此是為後世樂官示以準則又曰成于樂

樂固學者急務第後人不但不知樂並未見樂器唐宋學者  
多習琴今習琴者亦鮮則非樂亡之過也夫詩禮樂先王以  
是為教禮束官骸未動乎情詩暢乎情未能入神至于樂聲  
之微妙感天地動鬼神于人則通乎神明即如琴操者能使  
靜戾者能使和鬱者能使舒超乎有形入于無迹人為所轉  
移而不覺平日之無學者猶如是况嘗學問耶况聆樂之全  
備其變化更何如耶揖讓于俎豆冠裳婆娑乎琴瑟笙鏞三  
代人才之盛蓋由于此後世梨園猶得此意雖云粗淺而忠  
孝節義之故事形以歌舞諧以簫管風風動人有欲歌欲泣  
者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况生值 聖代 純皇帝以天

管見舉隅

卷一禮樂

五

縱之聖按工尺將三百篇盡譜入樂樂與詩俱自此得正學  
者如見三代之盛先聖後聖其揆則一可以快然而無憾也  
已  
明王評事石雁云周禮五官非缺也而不知者以為缺攷工  
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為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  
而奇似裁於兩手實出於一手出於一手然各為一書攷工  
非漢人能為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又云周禮以天始而虛  
冬藏冬於地五官之員已足而歸其奇零於攷工非以攷工  
為冬官也攷工之為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語甚新奇  
而難確信



疑周禮者多矣。至謂演亂不經之書。又謂戰國陰謀之書。嘻亦甚矣。惟設官太多。以今考之。惟士多耳。上中下士共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人。駭觀殊駭耳目。獨缺冬官。臨川俞氏廷椿謂司空之官分載五官。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王次點作周官補遺已不傳。同安邱氏遂取五官歸于冬官。六屬各得六十。著為周禮定本。然說者猶謂割截舊文。考工記雖古第所載皆工。不可謂官。錢氏軾作冬官補亡。據尚書大戴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司空后稷農正農師司商甸人火師水師舌人工人舟虞匠師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本諸王制野虞工師舟牧本諸月令。正巧人

管見舉隅

卷一禮論

圭

本諸左氏益都孫仲愚謂補聖人之書僭也。雖然冬官久亡。春秋列國以意設官。周制不可問其間。亦有與周禮合者。如魯之三官太史外史宰人。校人之類。宋之五官校人。迹人之類。又有周禮所不載。如工正隴正農師褚師之類。考其所職無非營繕治田水利。將作則冬官之屬也。因參考左氏內外傳尚書禮記諸書。以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一言為斷。凡得七十餘官。其存疑應歸併者四十官。而確乎為冬官之屬。殆將三十。族大夫卿校諸官。所以居士也。農大夫商夫諸官。所以居農也。司商賈正諸官。所以居商也。工正及考工所載以下。所以居工也。隴正之掌城工司里之授宅第。既

管見舉隅

非五官之所得兼。不屬之冬官。而誰屬冬官之文。附見于天官者。于六典曰事典。於六職曰事職。司會之所會。司書之所貳。春秋太史之所藏。而司空可知矣。於是作補冬官。既不割截舊文。以經補經。突過前賢。大戴禮未見可棄。宋時猶列為十四經。至今小戴孤行。大戴禮遂束之高閣。第小戴中所載漢儒浮誇之詞。如明堂位。儒行。粗疎處。反不如大戴之諄實。何耶。呂不韋令諸儒纂月令。雜取虞夏商周。而間有秦制。何如夏小正之簡質。古雅。又經唐明皇時。李林甫等增損其文。無識賈豎。弄巖宰相。共成一書。儼然與聖經並列矣。王舍人岳請刪禮記。張說上言不可

管見舉隅

卷一禮論

圭

而止。後顯慶間禮書。許敬宗李義甫刪去凶禮。小人無忌憚。鄉黨所記。聘禮私覲與儀禮合。是孔子以前書。周公制作無疑。孔壁中所得本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不得立學宮。二十九篇。遂亡。熊朋來謂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謂此書專為侯國而作。然孔鄭諸儒所引儀禮逸經。有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則天子之禮。必備載。惜後不傳耳。吳草廬取大小戴及鄭氏所引編儀禮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變廟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自中雷三篇。但有篇目。無辭。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公食

一一〇一



大夫義朝士義具見輯禮苦心而刊本絕少顧亭林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張濟陽人今盛行者惟儀禮句讀餘未見昔宋徽宗親定冠禮八篇說者謂不可因其人廢明世宗于禮多所紛更亦間有可取我朝崑山徐尚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朱竹垞以為天壤間不可少之書韓慕廬云讀之自愧一生並未讀書其書徵引浩博考訂確鑿自天子卿大夫士庶凡關乎喪禮者無不畢備不獨可補國郵篇蓋本朝文物之盛遠邁漢唐即此可見矣周禮建都之制不合於洛誥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竊謂洛邑為保釐而建非鎬京王都之比武

管見舉隅

卷一 禮論

善

成諸儒皆以為不可信周官舉其要周禮著其詳至師傅保公孤為兼官不必備故周禮不載非有異也儀禮詳於器詳於揖讓進退之文戴禮詳於義器文末也義其本也宜尊戴禮而朱子以儀禮為經五經無理字萬事萬物莫非理也後儒喜言理言之至精至高而理涉於虛矣夫子之言無理字與人論事論人莫非理也後人專以理言於是有理學之名夫三代帝王卿相豈不明於理者而立法垂世不過朝聘燕享冠昏喪祭事君親和閨門睦鄉隣射御書數之事其不率則有刑皆盡人事而已無高談虛論也故夫子教人惟在下學學者可以思矣

冠禮久廢古禮亦不盡可行如見於母母拜之將為成人遂可受母拜乎禮本人情情所不安即禮有難行縱曰別有所為非拜其子究竟於觀瞻不順又冠而字之此在士大夫則可若走卒販夫豈必字之今日牛醫菜傭一朝積財或自立字或同儕媚之贈以別號有識者無不相笑况三代質樸更無此事然則冠禮為君公大夫士設其在微賤固亦畧矣古者三十而娶顧守禮如孔孟娶時皆不及三十則此禮原不拘定也婚禮不用樂然則關雎之琴瑟鐘鼓非歟周公制禮豈敢違文王之教歟此在士庶家可無樂若君公卿士金石在懸凡燕客必有樂送女必有客亦必有燕何至無樂乎

管見舉隅

卷一 禮樂

善

宋人最泥古禮某帝為太子時將婚宰輔執此禮太后曰小民家有喜事無不用樂况朝廷大典乎特命行之又云婚禮不賀按罕虎如晉賀夫人鄭游吉如晉曰齊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夫妾猶賀而謂娶妻不賀乎自漢公侯卿大夫娶妻或奉天子命往賀古今人情相去不遠耳子云古者墓而不墳自以為東西南北之人故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及夫子自為則曰見若堂者見若房者見若覆夏屋者見若斧者如不墳何以有此等之形豈夫子之言而自相矛盾乎古帝王公卿陵墓存於今者猶巍然也禮古不墓



祭第孟子有播間之祭。左傳被髮而祭於野。曾子亦有椎牛祭墓之語。則祭於廟者其常。貧無廟者亦不徒祭於寢。古者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士一廟。世祿之家其廟常在。春秋官人以世無不可者。後世貴賤無常。父為大夫。子為士。將毀其二廟乎。或為庶人。將盡毀之乎。不毀將以庶人行。大夫之禮乎。抑行庶人之禮于大夫之廟乎。且周公求賢若渴。其立制必不使愚不肖據高位。賢智沈草野。文王世祿不世官。周有天下。取士之法甚詳。必因才器。使由卑漸尊。不似春秋時之弊政。觀中庸父為大夫。子為士。父為士。子為大夫。明示以貴賤無常。而廟制忽更實有難處。

管見舉隅

卷一 禮樂

三

別子為宗。繼別為小宗。得立廟者亦奉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在諸侯則可在。大夫其子孫微賤矣。世世以何禮祀之。又支子不祭。彼大宗為庶民。而支子為公卿。同時而祭。其禮從庶民乎。從公卿乎。從其賤是公卿行庶民之禮矣。從其貴則宗法亂。將何以處。今宗法不講矣。巨族人眾。推賢而貴者將事。雖與古不同。而於觀聽為順。所謂禮從宜。不必泥古也。古者廟正中無戶。故中無階。階列左右。戶在東南。近阼階。主人立於阼階。以候賓。戶在東偏。故以西南隅為奧。而太祖以東面為尊。昭穆分列南北。今啓戶無不在中。自當以南面為尊。門在中。自當于中置階。左右仍置兩階。祭者升降所由。

管見舉隅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是筵大于几也。几一人所憑。筵則可容他人。故延賓肆筵設席。鼎壺俎豆不就席陳也。第筵足亦低。不及今之卓。木旁後。古人坐。無椅也。高則人不能及。且俎豆已高。筵如何再高。漢人飲酒為舞者起。或膝席。其時猶存古意。古人之坐。舒兩足向後而坐其上。有問或致敬。則身直。故跪與坐相近。而稍異。古三公坐而論道。亦如此。古相會。君臣皆立。晏居則君臣皆坐。後世尊禮大臣。許設机。宋羣臣。憚藝祖英毅。乃廢坐論之禮。今皇上前宰輔雖跪。實合古坐論之禮。蓋人對面兩足在前。不雅觀。故箕踞為非禮。近世有椅。有机。有榻。則兩足垂下。為宜。若再跪于上。則危而不安。亦太高矣。隨時隨宜。執古禮者迂也。

管見舉隅

卷一 禮樂

三

夫子與宰我生于齊魯。北方少稻。故以食稻為喪中所難。安若在江浙楚蜀。則食稻為恒居。喪亦不改也。讀書未諳各處土宜。而隨口讀過。亦屬粗疎。世傳戴聖刪戴德書為四十九篇。即今禮記為小戴。而大戴禮不行。所傳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同。保傳篇世言賈誼疏所從出。今考禮管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全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勸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詔辭。殆後儒採集諸書而成。非德之舊也。題九江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是戴聖所歷官。尤徵其偽。



初學讀書宜畧知原委。古易爻象各為一書。晉王弼始合之。程朱又分之。以復古。今坊刻朱子本義復合之。失朱子之舊矣。詩經朱子集傳各篇列小序于前。而列已註于後。今坊本所刻盡刪去小序。讀者但知有朱註。若盡屏前人而獨伸己見者。大非朱子之意矣。虞書夏史所作。如明史修于本朝。而曰明史是也。以夏史修前朝之史。故首節曰若稽古。若舜典曰若稽古一節。前所未有。晉時大航頭所得。其為偽書不待言矣。大禹謨首節曰若稽古。以本朝人修本朝本紀而云稽古。文理尚可通乎古史。官文法精細之至。必不若是謬。其為偽書無疑。今禮記為小戴禮。彼大戴禮久亡。戴德之書不可

管見舉隅

卷一

七

見偶存者亦非真。太學中庸皆在禮記。而坊本因程朱抽出單行。遂刪去不刻。失古書原本鄙陋極矣。初學不可不知。唐以月令冠禮記篇首。不如漢儒編次之精。蓋曲禮自洒掃應對進退小學為入德之門。上達之階。毋不敬一語已括全部要義。而趨于苟簡者。並將喪禮刪去。以為闡中題所不出。狂妄極矣。春秋本自為一書。三傳各單行。後取而合之。以便讀坊間又有所為左繡者。徑沒左傳而自立書名。家傳戶誦。幾令童蒙迷其本原。所解有何高見。不過為時文家計耳。幼學宜知其變亂之非。至論語之註。亦有為後人更動而字誤者。非朱子之失檢。

井田論

後世儒者好言井田。迂論也。斷不可行。雖然。儒者多未察其理。拘于相傳之一二語。依其言不獨今不可行。即古亦不可行。通其意不獨古可行。即今亦可行。夫今非能取田而井之也。而其法可師。說者謂畫田為井。每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二十受田六十。歸田鄉。無無田之人。家足衣食。可無寇盜。民皆為兵。國無養兵之費。聯為一氣。固于磐石。此言誠是。二帝三王所恃以為治也。但知其說而未深悉其法。無論井田既壞。萬不可復。即今現有井田。亦不能行。何也。彼徒知每夫受田而不知有無田之民也。夫古今一理。醫卜巫祝之在

管見舉隅

卷十

井田

民者。今有之。古亦有之。金木土石之工。在民者。今有之。古亦有之。牧圉庖養。廩養與臺。以及造酒縫衣。諸色人。今有之。古亦有之。負販行賈。操舟駕車。下至優伶樂人。執技以食。于四方者。今有之。古亦有之。若皆有田。彼何不務。藉而勞力。為此使盡力。田無此等人。又何以濟。用更有難者。田不加廣。生齒日繁。自明迄今。未五百年。每族或千餘人。四五百人。二三百人。不等。其初遷僅一人耳。而滋生若此。姑以夏論。歷年四百。以小國論。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制即田制。人數即田數。以滋生之少而言。一人行為二百人。一萬二千五百人當增至二百五十萬人。雖提封百萬之國。加兩倍之田。亦不能給。



且軍制有定。若滋生者。按名給田。無論大國。不止三軍。小國且不止六軍矣。豈軍可限而田無限乎。又豈受田者有入軍有不入軍乎。無是理也。然則立國。田有額數。即賦有額數。而人則無窮。斷無每人止生一子。歷世相傳。不增不減之理。是故受田者有定額。而不受田者聽其所為。有充軍旅。有供百事。二十授田者。其常而不盡。授有殘疾。則廢。有鋼疾。則廢。犯法則廢。氣力不精壯者。不授。武技軍法不習者。不授。年雖及而無退田者。亦不得授。六十歸田者。其常而亦不待六十。病則除籍。早卒則除籍。戰亡則除籍。受傷則除籍。犯令則除籍。四時講武。澄汰則除籍。凡此皆勢所必然。漢之屯田。唐之府

管見舉隅

卷一井田

堯

兵明之衛所。皆得此意。不井田猶井田。故曰師其意。今亦可行。若執每夫受田。人日增而田不廣。三代聖王亦勢有必窮。故曰依其說。雖古亦不可行。論古者必有驗于今。古今時勢不同。而有其必同者。以理斷之。無疑。孟子漢書言其概而未言其詳。後儒拘而不化。猶嚙嚙以爭何耶。餘夫即如井田貢助徹。三代異名。同實。第五十七百畝。終為疑案。或云三代之尺。長短不一。故畝之數不同。此臆說也。古者斗斛之大小。權量之輕重。尺度之長短。數皆起于黃鍾。聖王豈以意為尺。如此參差乎。且晦以步。不以尺。周禮載明。至今猶然。然則王者代興。必將改溝澮。畫疆界。無論非一時所能就墮。

管見舉隅

已成之功。費無窮之力。聖王必不如此紛更多事。或曰名不同。猶可說。畝之數不同。將何以解。不知三代非有天下後乃更張行之。已久。既有天下。仍其舊耳。聖王無不因任自然。必不強天下以難行。何言之。公劉徹田。在殷盛時。殷自行助。周自行徹。未嘗以違制罪。周本行徹。有天下後。仍行徹。非改助為徹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詩在瞻彼洛矣。前是東都。殷故地。仍然行助。不以周有天下而改為徹也。奉周法者。莫如魯。有若勸哀公。行徹是魯。後不行徹。由此推商本行助。非有天下。乃更法。夏本唐虞之貢。非禹創行。蓋無不因任自然者。然而畝數何以迥殊。曰無殊也。以今日徵之。山東買田計

管見舉隅

卷一井田

堯

畝。四川買田。不計畝。以山東論。淄川之畝。不同于長山。長山之畝。不同于新城。官之步弓。有定而或呼三畝為一畝。二畝半為一畝。三分之一為一畝。三代即此之比。况封建各君。其國隨地制宜。安能比而同之。特當王者貴。必統于所尊。云某代如此。某朝如彼耳。然則貢助徹取民之法。雖皆什一。其法何以不同耶。聖人豈好自出意見。取相襲耶。曰非然也。論古必驗于今。上取于民。如田主收佃租。江南之佃租。不同于四川。四川不同于山東。各因其便。順其俗。四川定為每年收租若干。不以畝論。江浙定每畝收若干。山東則佃戶出力。田主出牛種。以所收之多寡為分數之多少。江浙四川似貢山東

二〇五



似助微使互易其法必交不便三代取民亦類乎此又何疑焉士不通今而論古于今未詳于古必滯周百步為畝夏商多寡非尺有長短

金震方公鎮在廣西討平八達寨苗乃行屯田法每兵受水田十畝公田一畝旱田三十畝公田二畝存公田租於社倉期年闢田萬頃以都司領之教之技勇得精兵今之四十餘畝古百畝而又加以水田又有公田貢助兼行誠得井田遺意金公父山東登州人走遼東生公

今日井田難行即屯田亦不易漢之屯在邊外邊外多曠土也唐開軍府營田因隙地也今墾田至山頂凡可生物者無不種何田可屯或曰國初承變亂之後千里墟莽便于屯田

曰是時家銀台公嘗請屯田矣當國者因戶口蕭條正供不足議與屯矣貸以牛種籽粒且下令初名為屯後不為兵民終惶懼有司迫逐始有勉強應命者其難如此或曰明有衛有屯因舊可以成事曰明初屯丁即兵後改為運丁而屯政廢有逃亡有竊佔有潛售康熙間逐漸釐剔屯名共八等乾隆間大吏清查缺額者不減徵溢額者加賦而屯病後租盡在官而屯亡北方則衛更入縣不更者祇存空名道光四年許閑散旗民住關外雙城堡屯耕近募內地民往西域墾田得充國之遺意矣

氣數論

氣數之說昔人云天地不能違氣之運自然數之推已定漢唐明之季盜賊蜂起殺戮以千萬計此三代所未有或疑天之降禍太酷余謂天心仁愛甚矣人不統觀時勢而拘於目前持論未有得當者三代封建徧海內聖王在上百度修明德澤下逮昆蟲鳥獸後嗣守其遺制雖中主可獲晏安此封建井田學校三代所以獨隆也然堯舜湯武不能無征伐再傳仍興兵革非盡無事也其後僅以守府方伯之令有不行於列國者矣強侯悍族誅殺無辜天子不與聞強凌弱大侵小日尋干戈觀周春秋時事夏殷可想今歲被兵明歲復仇

管見舉隅 卷一 氣數 聖 視民命如草菅殺傷雖少家人婦子曰不聊生且積歲月計之所殺者父死子繼接踵於疆場特以漸而不覺零星亦不覺耳後世天下既定有百年不被兵二百年不被兵者鑿井耕田日享無事之福父子祖孫終身不見兵革視三代朝不保夕時其安危為何若其積而為劫數則天之不得已也生齒日眾爭奪日滋人心日壞罪惡日盈不掃除而更張之其勢不可終日夫天心非好殺也乖戾之氣所感也戾氣感而陰陽不和於是水旱疫厲死於饑寒疾病者連村比戶情實可憫此特小消息耳國君懼而修政人心悔而從善如大木頭而復起枝葉仍鬱茂及乎積惡難返如秋草之芟刈幸



免者無幾此一大消息也其禍視三代甚烈其數則較三代甚遲斟酌損益大有權衡故曰天心之仁愛甚矣烏可拘目前而論或曰積惡者死於劫數可耳名賢碩德慘遭兵火則又何說曰此亦天心之仁愛也數不可逃固有莫之致而致者然忠孝節烈炳著千秋非死無以成仁殺之所以愛之也三代時天子雖君臨萬邦實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後世則天下一家夫各君其國故禍不相及而禍即生於分疆別界天下一家故禍則徧及而禍即弭於一統之共主古今無成格得失無定局而天心之仁愛則一嘗謂三代之天子治天下逸分其權於各國握大綱而已後世之天子勞殺一人必與管見舉隅

管見舉隅 卷一 氣數

聞故三代時君之德所及有限而後世無人不被君之仁即無人不戴天之仁也然亦惟我朝 聖聖相承德澤淪於骨髓民間五六世不被兵漢唐明中葉民亦難免禍亂特不若末運之酷耳要之三代時所殺者丁壯而老幼無恙後世殺戮或千里無人此則聖王立制之善隆古人心之淳後世日澆日漓毒戾甚于洪水猛獸是當歸咎于人而不得歸過于天也君相操教養之權黜陟明而政務理人心和樂戾氣自消偶有偏災補救得宜如人之一身平時調養氣血天君素而支體舒風邪自無從入聖王治天下亦盡其心於政事豈別有調元贊化之術哉

管見舉隅

書韓文公原道後

韓子原道名雖原道意在闢佛其以老子並論者明聖道不得不並排二氏其實以佛為主朱子譏其不言格物致知似謂韓子遺却入手功夫此未深明韓子立言之意也孟子云論世知人欲知其人必先論世宋世大儒雖程朱初亦從釋氏問途後乃返乎聖學故力辨心性與二氏角唐世士大夫未嘗究心釋學其所以靡然從風者天子崇佛寺重僧徒宮中舍施以億萬計以武則天之驕恣狠毒猶致名僧於廷而跪拜之餘無論也上有好者下必甚大臣爭為布施士大夫無不傾心皈依愚民何所知識富商大賈至於窮黎亦以金錢衣物致送故寺日廣日侈僧日眾日富一為僧則華衣美食安坐而致士大夫貧者往往借債於僧居處擬宮殿富貴過王侯孰不願為其徒究其心為福田利益也懼地獄刀山也非慕其法樂其道也然而人心為之狂惑天下為之困弊彼耗民食故但言人其人廬其廬去一人省數十人數百人言之食即天下大被其福此時惟當痛斥其非何暇與之言性言心其言道德特畧疏大慨然歷指君臣父子禮樂詩書明白切實道德已莫外乎是矣儒之精微妙義無論語之而莫解亦非其意之所存所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不徒勞乎歐陽子本論謂元氣足而害自除此治本之說也朱子辨

管見舉隅 卷一 原道



釋老於毫芒。此平日察脉理辨藥味。未疾而豫防之法也。韓子明大道。挽頹俗。下針砭。去腫毒。此治標之術也。良醫治疾。不主故常。聖賢救世。言各有當。但當原其婆心。不必泥其文字。夫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况釋老超出流俗。即云孔子師之。原無所損。第當人心狂惑。害及天下。雖大聲疾呼。迷者未必悟於此。而倡言孔子猶以佛老為師。是揚波助瀾。添薪助火也。昌黎為物望所歸。此論一出。足為世道之砥柱。後人關佛。乃無病而呻。以為儒者必關佛。而後道尊。最為陋習。當今聖教昌明。鷄衣托鉢。與夫酣飲豢肉之兇。竟不知所為佛。又安用關若夫高行之僧。彼徵逐利欲。號為文人者。方愧服之。

管見舉隅 卷一 原道 聖

不暇。又安能關。故居今而以關佛自命者。非迂則妄。天下未有無流弊。佛以清淨為宗。沿而崇土木。積貨財。甚至入主捨身。公主避路矣。老以虛無為歸。沿而講燒鍊。求飛昇。甚而入海勞民。誣天降書矣。生其世者。公卿迎合。窮民怨咨。有心世道之人。倡言排之。此如景星慶雲。不可多覩。原道論言似粗。疏義實切。要念在君國。為一時計。而功昭萬世。程朱以來。議論愈精。功出韓子下矣。

朱子關佛與昌黎異者何也。唐惑于佛。患在風俗。故辨之于粗。迹宋歧于佛。患在學術。故辨之于性。功患在風俗者。庸愚皆迷焉。言不必深。患在學術者。高明皆溺焉。言不得淺。其世

殊則旨各有歸。朱子不得以之議韓公也。第朱子所關者。禪學而人。以陸子為禪。則非矣。蓋陸子閱人之多。偽規言矩。步修容而不必修德。忠廉節義。求名而不必求實。詩書或為欺世之具。禮樂徒為飭觀之美。心無所為。則為天理。心有所為。則為人欲。習流而忘其源。深中後世學者之弊。王陽明亦是此意。直從本心體驗。加以擴充。蓋苦心閱歷。而得把柄。乃學者紛紛並議為禪。夫陸子為朱子所畏。無論已。忠孝如陽明。事業如陽明。以是為禪。更以何者為非禪。關釋老已屬多事。况關及陸王。多見其不知量也。國初實踐之儒。殊不如是。務名者。乃立說自謂程朱的派。其實行不掩言。特貶陸王以自

管見舉隅 卷一 原道 聖

高聲價。正陸王之所深惡。亦朱子之所不取。



三教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天地之氣以生。理本無異。而氣不能無所偏。金氣多者。英敏剛銳。水氣多者。聰明活潑。火氣多者。激烈奮發。土氣多者。厚重質實。木氣多者。樸茂溫和。有其美。亦各有其弊。非學以化之。或流於惡。或可謂豪傑。而不可列於聖人。蓋氣質用事於理不精也。不獨常人囿於氣。聖人得天地之精粹。亦有不能強同者。聖之任聖之和。聖之清心。各有主行。不相師。上至堯舜禹論者。以為堯濶大舜明決。禹精密。聖各自為聖。要其同於天一也。無他理無異也。世俗所謂三教曰。儒釋老。似得氣不同。而教遂各異。堯舜周孔。居大地之東。東方者春。春屬木。於德為仁。故聖門以求仁為主。仁為天地之心。統四德。兼萬善。全乎仁。則全乎天。而萬物在宥矣。佛處西。得金氣。於時為秋。澄清空明。秋氣也。故佛從悟入。金主殺。故掃淨萬緣。而歸於寂滅。老子雖居中國。而說者謂其全乎坤。坤北方也。於五行為水。其色黑。故老子知白守黑。水性柔而至剛。故老子以退為進。北方者冬。萬物至冬而盡。故老子以無為宗。萬物至冬而盡。亦由冬而胚胎。故至無而涵。至有夫五行同根於天。相制相濟。相生而不相悖。故三教異流。同源在聖人。溫肅迭用。老子有無互根。佛絕萬緣。而志在普濟羣生。原非拘於一偏。而究不易所主者。其教然。

管見舉隅

管見舉隅

卷一三教

聖

也。自其同者言之。老子歛氣存神。遺其一元之本體。佛氏去外物空一切。外去而內自存。我儒克治存養。洗心而退藏於密。欲淨理存。推為治術。莫非一心之彌淪。故聖道能包二氏。二氏不能兼聖道。自其流之異者言之。聖教求仁復性。後世流為記誦訓詁。考據詞章。其書汗牛充棟。雖屬支節。無害於世。儒者務實學。亦多操同室之戈。程朱陸王。至今爭辨未息。在人參合其說。善自得師。無岐途也。佛教入中國。達摩有真傳。其餘以輪迴報應。感動愚民。亦非無補。沿而為刀山油鼎。祈福懺罪。藉以騙民財矣。老子重修養流。為神仙之說。金丹而外。奪胎遷舍。呼喚風雷。至以符水治病。益末矣。然而三教管見舉隅。卷一三教。聖。相行亦迭出。超類離羣之人。二氏究不能與儒術抗者。何耶。聖人在位。修明前聖之緒。無不明備。躋斯民於仁壽。已往之後。遵其遺迹。上可至於聖賢。下可免於罪戾。相維相繫。相生相養。澤被無窮。老氏清淨無為。或遁迹深山。恐人見聞。或溷迹塵俗。傳授僅一二人。安能徧及。佛氏雖號慈悲。開山授徒。所及幾何。且其為道甚難。今之學道者。配合坎離。或學久無成。或節度偶差。致成廢疾。學佛者。尚談禪。豎指舉拂。一棒一喝。其言恍惚迷離。自謂得骨得髓。而實無得者。比比也。我朝列聖紹百王之統緒。貫徹三教源流。純皇帝御製詩文。屢斥神仙之妄。西域活佛。特藉以鎮撫外夷。故當今二氏若

管見舉隅

卷一三教

聖



滅若亡不能與儒術抗學者猶辨二氏不知為害於人心風俗者非二氏也夫三教所同戒者嗜欲今利之一字錮蔽方寸謀利則虛偽之心生虛偽生奸狡奸狡生險毒父子兄弟不相顧鄰里親友不相恤誘騙挾制處處陷弃甚至有為盜賊矣要在除心之賊不必與釋老辨當與吾心辨苟能與心辨何三教之云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又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不過如是而已

或曰南方無立教者何耶曰火氣猛烈古今忠臣義士指不勝屈最著如漢之關帝宋之岳武穆炳日星光天地皆秉火氣為多木與火連成仁取義其理一金與水連虛無寂滅其

管見舉隅 卷一三教 究

迹近故曰人秉天地五行之氣雖至精粹者不能無偏屬朱竹垞云始為三教之說者小人而無忌憚也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創田里樹畜垂詩書禮樂以養以教未嘗有所不足待佛老以濟之也其論醇正無可易更極斥佛老之非其言亦無可議第後世崇土木盛布施此佞佛者之過佛不知也侈輪迴禍福惑人詐財此奸僧之罪難責釋迦涉山海求神仙此貪生之妄老子無與也鍊丹配藥詭行邪說此方士之罪何譏于猶龍竹垞又云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夫居中國而畔聖教此罪無可辭而佛老亦不必

深斥者何耶譬中國何所不有何藉于外洋之物然其羽毛所織亦可取為衣而中國之布帛錦繡自若也耨鋤釜餼中土日用所必須而驗時之表自鳴之鍾未嘗無益于事亦未嘗禁其不入中國也二氏之得並存亦如是而已歐陽公本論貴先自治此為不刊之言何徒曉曉以攻他人山陽阮五山紀 御製詩序云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百千萬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大哉王言蓋得歐陽子治

管見舉隅 卷一三教 手

本之說而其餘不必問矣



為政寬猛論

春秋時子產以區區之鄭抗衡大國。其才未必及管仲而識見學問遠出其上。其言曰：太上以德服民，可謂知政本矣。至論寬猛，猶未暢其旨。彼以寬為難，而云其次莫如猛。夫言德則寬猛統其中，非有二也。無德而言猛，秦之偶語者棄市，隋之盜一錢必誅，皆二世而亡。猛之為禍烈矣。後人不詳思其義，而以猛為政。申韓奉為聖書，炮烙之刑，較畫衣冠者高百倍。漢文帝好黃老，相安無事，天下以治。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而民受其福。一則承大亂之後，休養生息，雖網漏吞舟而無害。一則承劉璋闇弱之後，整肅紀綱，而無敢狎玩。所謂寬

管見舉隅

卷一寬猛

五

以濟猛，猛以濟寬，者信不誣矣。雖然，此皆以德為本，所謂寬猛特其迹耳。漢文德不及三王，要以愛民為心，武侯以大儒作用，與伊呂伯仲，其德為三代後所少，均為以德服民。若云寬在猛上，豈武侯有遜曹參乎？後世以寬猛為二，又以寬不易為而為猛，此法家之說。日熾酷吏如蒼鷹，民何以措其手足？所謂寬者，非煦煦為仁，所謂猛者，非強暴自恣。惟以德為之本，嗜慾清則無誅求好惡，正則無偏私，以身為表率而大法小廉，貴戚倭倖不得邀恩，而倖免寬何如其寬，猛何如其猛。所謂以德服民者如此。初何相濟之有？子產之論相濟為後世言之也。德既不足矣，務為姑息，百度廢弛，政刑顛倒，民

管見舉隅

反無以自全，不如嚴立賞罰，猶得稍靖。此子產不得已之苦心也。商政似猛，周政似寬，商周之德至矣。其氣象有異，非政有異，亦世運之遷移使然。若論流弊，寧失於寬，毋失於猛。魯之弱也，由於不自振厲，而與周後亡，齊政嚴毅，竟為陳氏後人不能效前人之德，而徒沿其迹，故寬猛俱失，究也寬之培國脉者，厚猛則促矣。子產能用猛，以其能知德意也。收眾長去大惡，賞罰明而法度修，生而民歌，死而民泣，孔子目之以惠。又曰：古之遺愛，所謂猛者，特其迹耳。其心實仁，不得其意而效其猛，未有不速之亡者。吾觀後代元魏最強，而移於賊臣趙宋最弱，乃歷遼金元三姓始滅，寬猛之效亦可觀矣。故

管見舉隅

卷一寬猛

五

曰：以流弊論，寧失之寬，毋失之猛，不得以子產之言藉口。然則知治體者，總以修德為本，不必有心於寬猛，而張弛無不得宜。子產原以此為上，至寬猛相濟，其中仍未甚離乎德。離乎德則寬猛無一而可，後世不善用寬猛，先不知所謂德，彼視德為迂腐，可坐鎮而不可與建功，挾私智小術，縱講明法令，烏足以治天下。大學一書，先以格致誠正舍此不圖，徒論寬猛，豈有當哉。此又非子產所知矣。

一一一



天論

天不可見。寓於人心。心不可見。微於事端。事可以假託。而天不容僞。古人行事。盡其心而已。平日養心。所以全天也。行事盡心。亦以全天也。散於萬物。萬事者。皆天之理。天理渾穆。古人著之於禮。所謂天則。範乎人而莫外。古人名之曰矩。與人言天。天烏可知。有矩以示人。盡可循。或以為格套。而外視之。或以為迂闊。而泛視之。甚且以為後起。徒束縛人。而蔑棄之。曰。吾任天而已。嗟乎。舍矩而言天。非狂則妄。上者流為莊列。下則晉人曠達。放恣無所不至。即宋人王心齋一流。亦未免多失。然斤斤繩尺。終不得優入聖域。且為世詬病者。以矩為

管見舉隅

卷一天論

五

矩而不自得於天也。我夫子從心不踰心。即矩矩。即天化乎其迹耳。賢者明知此理。望之如見。臨之已非。蓋天不可強。純熟之後。生於自然。聖學吾不知。嘗即瑣屑事知之。王逸少禊帖。得意之筆。後再書數本。終不及李廣射石。飲羽再射。則不入。其初以無意入。妙後則有心。追摹初則精專。入神後則有心。矜奇。天人之分。存乎幾微。後人為詩文。所謂神來之語。皆無心得之天也。否則極工巧。而不能動人。聖人法天。法其自然。自然不可思議。故但循循乎矩。大匠能與人以矩。而所以然之妙。在人自領。余在館作文。一揮而就。十八九得意。及入闈。反覆思維。志在必售。而終不得售者。失其天也。故不獨行

事有私欲。即作詩文。亦有私欲。然則忠孝節烈。稍有意見。即非天理之自然。不必藉以圖名利也。承制作畫。承制作詩。往往不如其私作。私作天放。任其自然。承制未免著意。處處規矩。而難入神品。其以此夫。然非規矩能熟。而驟語自然。未有不顛躓者。此禮之為教。所以萬世不易也。

管見舉隅

卷一天論

五



正統論

世局之變也。自曹氏以揖讓文奸。取漢天下。衍至唐宋不改。故轍亂臣賊子。以為得計。讀史者不勝髮指。嘗憾造物。縱此奸人。壞萬世紀綱。獨何心歟。反覆推求。乃浩然歎曰。此天之不得已也。此天心之至委曲也。何也。古今氣數不能無變更。國運不能無興廢。二三百。五六百年。必有易代之事。而自來得統之正者不多見。非湯武而藉口征誅。篡也。非堯舜而藉口揖讓。亦篡也。夫同一篡。至于稱兵爭奪。殺戮天下之無辜。未如安靖無事。若不知有變故之為愈也。然而天豈縱奸人哉。殺運不肯輕開。而綱常大義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彼

管見舉隅

卷一 正統

五

曹氏司馬氏等。無論史冊誅斥。婦人孺子。亦無不唾罵不轉瞬。而子孫受禍。即以所施于人者。施之。或加甚焉。其人有兇狡之才。無積累之德。志懷篡竊。心非救世。雖以術取。而身受惡名。究之實禍。亦不能免。豈不為千劫之爛戒哉。然而民得休息於其間者。固非一日。夫然後知雖氣運之舛錯。天理之顛倒。而天心自有一定。運於不覺也。說者謂唐舉兵除暴安民。原可不襲禪讓之迹。惜當時臣子無識。聽其主之所為。宋藝祖亦倉卒黃袍加身。二君之才德。既殊。亦非素志。覬覦如曹氏司馬氏也。故規模宏遠。歷世久長。天之眷亦迥異焉。天本無心。而聽人之自為。雖曰氣運。而理存其中。惜乎唐宋皆

管見舉隅

為隋周大臣起而攘奪其子孫論者。猶不能無議焉耳。或曰。湯伐桀。武伐紂。湯武獨非夏殷之臣乎。曰。三代時勢。未可與後代同論。湯之祖受土地人民於唐虞。非受於夏也。周之國初受於唐虞。其後遷徙流亡。王季公劉。披荆斬棘。自創基業。非受之於商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雖非親受其封爵。不可不奉其名號。此古今通義也。彼唐宋之主所居者。隋周所命之位。所食者。隋周所賜之祿。豈與湯武同哉。其不得不襲禪讓舊套。正是其良心難昧。則得統亦未為甚。正得統之正者。惟漢與明。曰。然則布衣非君之民乎。臣不可干天位。布衣獨可覬非常乎。曰。是又有說。秦滅六國。殘害其君。楚之遺民。臣

管見舉隅

卷一 正統

五

子舉兵復仇。是為義兵。若滅秦有天下。其得統視漢更為光顯。惜有其名。有其勢。而無湯武之德耳。漢高得天下於楚楚。為與國。非滅共。主况志在除殘。哉。明太祖起寒微。意在避難。何嘗有大志。元政不綱。羣雄角立。如秦時逐鹿。捷足者先得。既聽元主之遠遁。沙漠復送其太子。還國兵不血刃。天與人歸。得統之正。誠莫漢明若也。元之得統。亦正。惜不久。古今得統之正。莫如本朝。太祖太宗。創立國基。非受於明。雖加龍虎大王名號。亦如湯武尊共主之義。社稷人民。自為經理。迨後。太宗勢已無敵。屢屢求和於明。不從。屈已下人。乃文王事殷之心。愛民無已之意也。無如天奪其鑒。固執不聽。喪



於流賊遺臣乞師乃誅暴以安天下又漢與明之所不及也  
嗚乎盛哉宜乎制度文為度越千古而卜世卜年默邀天眷  
於無已也夫君有慚德立其朝者亦不免赧顏人亦何幸生  
今世為本朝之臣子哉民獲生息安聚而天心亦為之煬然  
無憾然後知前代之變局而委曲以全百姓皆天之不得已  
也

古有正而不統者有統而不正者既正矣雖未一天下亦可  
以正統歸之如昭烈偏安而綱目以之接獻帝是也得統矣  
而未出於正如秦以暴隋以篡不能不以統歸之而謂為正  
統不可也有不正並未得統者如朱溫篡唐其時藩鎮多未

管見舉隅

卷一 正統

七

歸梁雖移唐祚天下未一也綱目與竊號諸國分註是矣而  
梁紀之前大書太祖皇帝令人刺目如曹氏篡漢孫氏猶存  
安得以統歸之諸國多用天祐年號唐雖亡而未亡說者欲  
以南唐主繼之蓋烈祖為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後郊祀以  
高祖神堯配天與昭烈無異後唐清泰方絕李昇即位更唐  
之的派也昭烈本號漢而人目之為蜀非朱子莫與正之李  
昇雖初號齊而終號之為唐以見唐之未亡蘇氏正統論不  
以得統為貴而是非自有定論其見甚卓凡強暴篡竊之人  
雖有天下不足齒數足扶倫紀而驚萬世與綱目之說雖異  
而論不可磨

大人小人論

大人者長老之稱也古人稱父母曰大人赤子待其撫育父  
之外有兄亦大人也赤子待其提攜嘗觀養赤子者為求乳  
母保母有婢僕以供使令俾專其心力時時察其勤惰使不  
敢怠緩又延師以啓其聰明蓋大人之於赤子如此其至也  
今呼尊官曰大人非徒尊之蓋道其實天子以天下為一家  
故曰如保赤子佐天子者宰相督撫與百職事皆大人皆有  
保赤子之責赤子者小人之稱呼曰小人非晉之也識見小  
才氣小度量小易喜易怒易懾易誘彼夫無知之童狂走亂  
為躓于堦入于坎破頭面折支體不可悉數世之人不知大

管見舉隅

卷一 大人

七

道自恃材智機變見利而不知害貪前而不顧後相傾相軋  
不啻操同室之戈亦貪亦癡無端作自縛之繭嗟乎古無大  
人之類滅久矣今無大人又安能自保其生哉自堯舜禹  
湯皆為赤子生凡紀綱法度皆為赤子設大學一書孔子傳  
授先儒以大學為大人之學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  
矣聖王設學學為大人皆有養人之責不必盡居高位而無  
不宜為大人孔孟當時大人也抱保赤之畧而無所施傳其  
意于書後世帝王卿相得之登天下于衽席學者明其理亦  
足以自全獨怪天下之小人不知此理越大人之籬籬自以  
為巧捷也棄大人之矩矱自以為圓通也所志者金玉錦繡



而不知即兒童之玩乎泥龍竹馬所耽者聲色飲博而不知如兒童之墮于坎窞荆棘蓋當其得意自豪識者已笑其淺衷薄見入于禍敗而已矣夫孔孟詩書原以開其心思示正路之可由也邪徑之可危也私智小術之不足恃也學為大人上焉復性以全其天中和位育與天地參次亦為名臣為循吏無愧為父母否則為自全之人識進退存亡遠禍患保身家雖不可謂大人亦迥異乎兒童夫天下大變故大利害惟大人能察亦惟大人能任小人則但顧一己之私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所全者小而所傷者大無他識見小才氣小度量小而又易喜易怒易懾易誘所以蔽之者多端耳下焉

管見舉隅

卷一 大人

堯

者終日營營作為無益徒耗心神如童子之嬉戲固以為飯自至口衣自被體而不知有大人為之經營也拘于桎梏呼號莫應而不知撻責皆恩大人至愛無已之心也不自反不自悔至于終不可救大人亦無如何豈不大可憫哉顧人徒知市井之小人為可鄙不知冠裳其躬而市井其心見等于兒童者不少若夫童子器識遠大年雖稚也必推之曰大人亦已既耄猶有童心也必目之曰小人

管見舉隅

財論

昔有人君欲使黃金與土同價此謬論也無論勢必不能縱能之天下終不可得而治夫財者貴馭賤富馭貧人主所以操縱天下之大權也貧藉富富藉貧造物所以轉移天下之妙用也說者曰均之使有無不得相耀多寡不至相爭則天下無事否則富者自富貧者自貧何太偏枯且富者乘機以剝削里黨富愈富貧者益無以為生勢急相通此盜賊之所由多而獄訟之所以繁也應之曰否否金錢者日用所必需但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孟子云王者必使菽粟如水火不聞使金玉如水火黃金如土人亦無所用之矣夫君子為一身

管見舉隅

卷一 財論

李

不計財天子御天下必以財以財聚天下之人鼓舞激勸而後百事集觀司馬遷食貨志無一不為財以目前論使人人腰纏十萬誰復犯風濤雨雪涉歷山川為商賈金木水土之工終歲勞勞所得幾何家有餘資安肯為此如是百物不備何以為資皆欲乘車誰為執鞭皆欲安坐誰為供役何者人各有金無須于人而人無不坐困矣故曰財者人主所以操縱天下之大權也而人所以彼此相藉者亦視乎此富藉貧力而給以財貧藉富財而全其生惟其不齊天下乃為所轉移而不覺古者黃帝鑄金作幣太公九府圖法為金錢所自始然民貢于上者止粟米絲麻竹木不以金官祿以田不以

一一五



金士庶交易以粟布不以金誠以菽粟布帛日用不可離而金則無用唐之租曰穀曰絹其祿則粟與錢兼用漢朝之金較後世甚賤然漢武之世天下虛耗不患無金不患金貴也說者曰金欲其賤耳非必人人皆富翁也曰惟貴也而後用普惟貴也而後用之最得力漢文帝時百金為中人之產若太賤則百金為中人者且轉為貧人矣何利之有夫貧富循環驕淫者必敗富化為貧勤儉者必興貧化為富視其人之自立何如不關金之貴與不貴也凡物盛衰有時明崇禎銀價太貴日積益甚逮我朝銀鑛大發價大減余幼時銀一兩僅易制錢八百其初更賤可知也嘗觀夫財欲取則財愈遠

管子集解

卷一 財論

空

之欲却則財故近之皇皇求財者商賈也富室或因商賈而家傾居官者與居積者家多金矣心猶未厭未幾當身而盡子孫揮霍亦敗不旋踵廉吏子孫或奕世仕宦淡泊者未必皆窮小人放利而行迅處求財財未得而害已至或得者二三失者七八是何也造物盈虛之道陰以戒人之貪誘人之善非是無以妙其用也然而金貴則物價騰踴民病矣且下輸于上錢易銀加倍上布于下工料銀加倍安得不困曰國初時家銀台公嘗條議行鈔矣宋行交子格子會子各異元乃名之為鈔亦分錠多寡此亦權宜濟時之策同邑唐太史濟武亦議鈔法說者以為可行或曰民不肯用奈何曰行鈔

必自上始輸上必需鈔則下不得不以銀易鈔元之關曰鈔關言非鈔不得過商民安得不行推之雜稅亦必輸鈔則鈔大行上下循環通用何患銀貴或曰奈私造何曰以紙則姦民亦依式造猝未易辨昔漢武嘗以鹿皮與玉為上幣今極北魚皮出黑斤費光滑堅紉非他處所有若以貨物易皮製鈔捕以花文寫以難識之字定以上下等分數多寡民間既無其皮如何私造在邊關嚴立之禁如私帶人參者誅無赦則權在上而不在下矣至于細節目在隨時斟酌究竟古不用黃金而民生息自若不用白金亦生息自若且人知金貴之為患不知金賤為患更烈明季荒年穀至二十餘兩一斗

管子集解

卷一 財論

空

甚至四十兩一斗金賤極矣民何以生粟生金死金生粟死各有其敝能者與時消息通變盡利而已



封建論

柳子厚作封建論始言德有大小而成聚聚有大小遂分諸侯天子此言足開拓心胸雄視萬古繼言封建與郡縣究竟確然不易上下千古縱橫萬里不愧立言之儒獨言王者之與其不滅諸國為迫於勢未免以私意窺聖人夫有所滅亦必有所封論其善惡非有所怵而不敢亦非有所徇而示恩也武王滅國五十封太公周公以其有功王室唐與凡蔣刑毛應韓諸國無功亦封蓋親親人情所同至封國有大小則因其舊疆酌量其人以界之地本大者不能削之以予人地本小者必不割彼以益此聖人樂因自然斷不紛更多事此

管子舉隅

卷一 封建

李

管子舉隅

分里之二此百里之國其後有詹道傳云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為田為田九十億畝蓋古人積算精細如此然必方如某局整齊畫一乃可以數相乘如此布算天下固無如此之國也偏側斜曲犬牙錯互稍一游移則所算皆失况山川形有大小數有多寡如何除法即如滇黔或寸步皆山江浙長川巨浸支水細流縱橫交錯如何除法豈合六七百里當百里乎塞外為營并之地沙磧則寸草不生濱海斥鹵千里不毛如何積算即幽燕近地一望無山竟不用除班固蓋本李悝之說彼論地利不得不如此約計封國必不若是瑣瑣再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見國無一定里數也即以附庸論亦自昔未經吞并之小國王者憐其力薄不能供朝聘故使附於諸侯非使為諸侯供役也如此者原不甚多江慎修所繪之圖列若畫眉似每國必額外予以附庸者亦拘矣夫自昔有者不可去其新封者或所滅之國地太大不便割以予鄰而以所餘者封附庸此亦理勢之偶然非以為例論者不察紛如聚訟立說愈歧愈滯子曰道千乘之國出車千乘豈止百里柳子厚以封建優于郡縣袁子才謂郡縣勝于封建皆一偏之論封建郡縣各有其利亦各有其弊數之難悉數以後日之天下論中原宜郡縣封建則必釀禍邊外宜封建郡縣則難禦亂一統之世天下一家無論勳戚異姓不可封即骨肉

管子舉隅

卷一 封建

李

二二七



亦不可封漢封七國而七國反晉封八王而八王爭唐宋諸王擁虛名居京師故無同姓之禍明之分封非裂土予之特賜以護衛然而散布九州去都遠名尊勢橫壞法逞私吏不敢問藏匿奸盜亡命交通嬖權貴燕王始以甲兵篡取高煦繼起宸濠接踵竄藩效尤史不絕書矣以空名之王不徒殃民抑且害及國家此中原不可封建之明驗唐虞三代時閩粵滇黔等之甌脫絕不問及豈其君之智畧出秦漢唐宋諸君下哉豈在廷諸臣見不及此未言於上抑自揣才力薄弱不足辦此哉夫古者風氣未開又山川險遠必勞師徒以取之所得不償所失且鞭長莫及俗異勢殊化亦難施其相

管見舉隅 卷一 封建 李

安無事正帝王之識量絕人也當其時外夷豈無蝸角之爭鵲蚌之持置若罔聞蓋自保吾腹心彼固不足損吾毫末耳始皇滅六國置郡縣自以為才高帝王遂取自古不臣之地攘為己有而民已殘國已敝矣後來漢得朱崖而旋棄唐得交趾而旋棄明得安南而旋棄彼非不欲有勢不能有夫以取之之難而中國耗敝迨乎失之甚易再欲取之力不能繼然後悔取之之誤也與其悔于後何如慎于始然則邊外之不可郡縣彰彰矣縱使相安按諸籍則侈為富有考其實則用費無窮故二帝三王不為也夫謀國者患知其利不知其害故受害累世而不悟或雖悟已無可如何若兩利而俱存

之不必無害然害少而利多中原之必為郡縣無論也嘗讀元史其制度之疎畧政事之乖謬不可勝言獨有外事高乎漢唐宋明遂享其利于無窮何者元世祖兵力強礮滅邊外諸國古未有比破一國封其支庶為王彼國之民懾威而不敢貳後遂長子孫根深盤固元雖已亡其裔猶岫強沙漠雖出兵追逐終不能滅後且屢為變患與明終始百足之蠱死而不僵此其徵也明諸王雖無封土而唐桂永明僻處邊微猶勞我朝數十年兵力而後平定邊外封建足為國保障明矣唐亡于藩鎮蓋河北賊黨當其歸止不變置易帥仍使守土遂至子孫承襲儼如春秋諸侯雖其下殺主更立朝廷

管見舉隅 卷一 封建 李

亦不敢過問中原所以亂宋監唐節度權重杯酒解兵而沿邊仍設重鎮李漢超齊州防禦使監關東兵馬郭進洛州防禦使守山西皆歷數十年王密琦為中正節度使常山濕州皆列重臣授以兵權有管權之利以足軍資自募驍勇以托心膂故邊方息警後日反之藩離撤而敵兵南下矣此邊防不封建而寓封建之意故獲其利否則有失老蘇謂宋有強之名而實弱由後來專恃郡縣之故也明與宋似而督撫之權更輕不如漢之太守動多掣肘有事乃倚督師將與兵不相習賊至郡縣望風瓦解誠如柳子所譏矣而沐氏世守雲南雖明已無寸土猶以兵從其主于緬甸則邊方封建之力



也。上下古今。不論何代。皆有弊。不論何制。皆有利。在人善擇。徒執一說。未有不誤者。監前失而反之。弊或更甚。得其意而通之。利可無窮。况創制未有不善。後來相沿。失其本意。而但歸咎立法之人。豈不悖哉。

或曰。明燕王分封在外。何以爲變。曰。北平猶居內地。權所封在喜峯口外。東連遼左。西接宣府。所屬朵顏三衛。足爲重鎮。爲國藩屏。燕王舉兵。恐乘其後。而謀臣無識。反削權之。護衛燕王。以計吞并。永無後憂。而中原不支矣。漢唐都護居邊。權重第更代不常。兼所帶兵少。外國不甚悚懼。然猶賴以維持。唐明皇沿邊置十節度。專禦突厥吐番諸國。先分遣老成重

管見舉隅

卷一 封建

宅

臣如王忠嗣等。倚爲長城。可謂得計。後乃專寵祿山。平盧節度。范陽節度。一人兼之。更以蕃將易漢將。控制萬里。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制之過。不善用人之過也。唐室旣危。沙陀國以蕃漢兵五十萬。勤王功。寇當時。而朱溫以四鎮節度使。居中尾大不掉。邊外宜封建。中原不宜封建。其效可觀也。我朝中外一家。蒙古分隸各旗。足資捍衛。新疆二萬里。派大臣坐藏辦事。鎮撫各蕃。諸台吉伯克。俯首聽命。過漢唐都護遠矣。

管見舉隅







# 蛾術編

庚申之秋宗官曠  
刊曲沃衛天鵬署檢

某友蛾術編卷上

安邱王 筠某友撰

受業孫藍田玉山校

后字見典謨者。皆謂諸侯。或欲改汝后稷之后為居。是未  
知后非天子之稱也。孟子曰。夏后氏。蕩之卒章。亦稱夏后。  
似夏是國名。本大禹為司空時所食之邑。如有窮后之比。  
故既改帝為王。已謙讓不敢與二帝等矣。而民之稱之久。  
已呼為夏后。至即位之後。仍而不改。湯誓之我后。是時尚  
未為天子。盤庚之前。后高后。先后。先神后。大雅之下武曰。  
世有哲王。又曰。三后在天。文王有聲。既稱文王矣。又三言

某友蛾術編卷上

王后。此由商周之祖。在虞廷稱后既久。雖為天子。不改其  
初也。然沿襲既久。且稱天為后。魯頌曰。皇皇后帝。箋曰。謂  
天也是也。大明之言大任也。云曰。嬪于京。主王季而言之。  
其言大妣也。曰。長子維行。絲詩曰。爰及姜女。皆主父母家  
而言之。即詩序亦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后謂文王。妃字今  
俗作配。謂大妣也。韓勅碑曰。并官聖妃。聖謂孔子。妃謂并  
官氏。其詞與詩序同。是漢人屬詞猶然也。獨何以周禮屢  
云王及后世子。以男子之稱。用為婦人之稱。不疑於名之  
不正乎。然謂周禮為莽歆所竄改。則春秋亦書曰。王后與



王制曰天子之妃曰后。若合符節。苟非周公立為此稱。孔子何為沿之乎。隱公三年天王崩。胡氏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筠案是固然矣。獨怪十二王之后。無一書崩葬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魯會列國君之葬者。凡八十五君。宋穆衛桓。蔡宣。陳桓。曹桓。鄭莊。鄭厲。曹莊。曹昭。陳宣。齊桓。衛文。齊孝。晉文。許僖。晉襄。曹共。鄭穆。齊惠。陳靈。曹文。蔡文。衛穆。宋文。鄭襄。齊頃。曹宣。衛定。宋共。陳成。杞桓。鄭僖。晉悼。曹成。齊靈。杞孝。許靈。衛獻。蔡景。鄭悼。滕成。秦景。杞文。衛襄。陳哀。晉平。宋平。鄭簡。蔡靈。曹武。

彙友峻術編 卷上

晉昭曹平許悼蔡平杞平宋元曹悼鄭定滕悼晉頃許獻和莊陳惠杞悼曹靖陳懷鄭獻秦哀許襄衛靈秦惠蔡昭滕頃齊景杞僖齊王后不重於列辟邪。且王子虎書卒。劉文公書葬。此皆王朝之官也。臣無外交。何以書邪。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且遣使會葬。異邦之君夫人矣。何以不及王后邪。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二年。秋。齊王姬卒。於王姬詳書之后。顧不如邪。然猶曰。王命魯主之事。涉及魯也。則何以莊公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事不涉魯。亦書之邪。且更即書王后者。論之。桓公八年。冬。祭伯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

紀季姜歸于京師。於逆及歸。皆書之。歸之視崩。孰為輕重。顧不一書邪。猶可曰。祭伯因來而遂事。有涉於魯也。則何以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書之邪。況天子之后。比之諸侯之妾母。相去天淵矣。何以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竊以傳公成風推之。仲子亦似是惠公之生母。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昭。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何若是之殷勤邪。下陵上替。欲無亂臣賊子難矣。春秋得不託始於隱公邪。

彙友峻術編 卷上

汝羲暨和。下文云。帝曰。咨四岳。其文不同。恐羲和祇是掌天文曆象之官。四岳即如周之二伯。左隱十一年傳。夫許大岳之尤也。杜注。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孔疏引周語。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皆以四岳為一人也。然堯典言岳曰者三。既去四字。則四岳是四人。且堯以治水咨四岳。而僉曰於鯀哉。借非四人。何以云僉。若謂參以他臣。則下文不當云岳曰。豈哉矣。且參以他臣。則別有詞例。帝咨四岳以異位。則曰師錫是也。



輯五瑞。馬季長曰。揖。斂也。揖與傳孔本不同。五瑞。公侯伯子男所

執以為瑞信也。下文擊有五玉。鄭君曰。即瑞節。孔疏引周

禮。桓信躬較蒲實之。然云乃日觀四岳羣牧。謂之牧。是其

本稱也。又云班瑞于羣后。謂之后。則通稱也。夏商周之祖皆在唐虞時

為后故夏稱夏后氏商周之詩書皆稱天子為后此古聖不敢自尊之意非三家分晉仍然稱主只是習慣之此

舜肇十有二州。故此言羣牧。下文則言咨十有二牧。謂十

有二州之牧。禹平水土。復古九州。故宣公二年左傳曰。貢

金九牧。謂九州之牧。此唐虞夏時。但名曰牧。無公侯伯子

男之稱也。曰羣后。四朝曰班瑞于羣后。曰肆覲東后。曰羣

素友蛾術編 卷上

四

后德讓。曰汝后稷。是知內諸侯。外諸侯。皆得稱曰后。後世

以后為天子之稱。遂疑尚書當云汝居稷。所據者。鄭注本

文曰。汝居稷官。又注魯頌曰。使居稷官。民賴其功。然上下

文曰。伯禹作司空。汝作司徒。汝作士。汝共工。汝作朕虞。汝

作秩宗。命汝典樂。命汝作納言。言作者六。言共言典者各

一。居字頗不倫。且后稷之為官名也。至周猶有之。周語。宣

王不藉千畝。篇言稷者四。言后稷者三。若以后為天子之

稱。則周王之臣。不當曰后。若以后稷為周祖之號。則子孫

不當以之名官。左傳曰。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然則以后名官。不但后稷也。

趙宋王質作詩。總聞於周南。召南之上。總題曰南。自邶以

下。始題曰風。又作聞南三篇。其一篇曰南。樂歌名也。見詩

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見春秋傳。舞象箭南。箭案左傳。

風有采芣采蘋。不謂之南。而謂之風。周禮大師教六詩。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若加以南。豈不為七詩乎。卷

二。聞風篇曰。南風同類。舉南則風在中。蓋聞南篇引禮。舜

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謂南即詩之南。風即詩之風。故此

仍為附會之詞。將謂舜在千二百年前。早已見周室之南

與風乎。抑謂南風。皆如詞曲之調。傳之千二百年。而不改

素友蛾術編 卷上

五

乎。且謂舉南則風在中。則大師何以云曰風。不云曰南。以

概風乎。所引以雅以南。此自是作樂節次。鄉飲酒禮。燕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聞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以上皆出

小雅。故先言以雅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皆出二南。故後言以南也。不及他風。故第言南

非南在風外也。先後如禮。故云不僭。苟不據樂之次第。而

據詩以為言。則南當先而雅當後。豈得以先雅後南為不

僭乎。雖鄉飲者。大夫士之禮。燕者。諸侯之禮。鼓鐘所言。則



天子之禮而亦曰以雅以南。是知作樂節次尊卑不異也。且左傳曰為之歌周南召南。若南是總名。但當云為之歌周召耳。自邶至幽。毛詩不云某風。雪山增之曰邶風幽風。以與周南召南相儷。則左傳曰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王。豈省文邪。則為之歌周南召南。何以不省邪。樂記師乙之答子贛也。曰歌頌。歌大雅。歌小雅。歌風。四詩而已。何以不及南。且師乙於頌之中。又申言之曰。歌商於風之中。又申言之曰。歌齊。若南自為一詩。何以遺之。班孟堅幽通賦曰。葛絲絲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注曰。詩周

素友域術編 卷上

六

南國風

毛詩首行題曰。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其下題曰。毛詩國風。孔疏曰。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閒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謂毛冠案馬融盧植鄭康成註三禮。竝大題在下。竊案此皆不敢。輒改舊式也。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案前漢時書皆卷之後。漢時法古也。知其摺疊者。佛法後漢入。書皆摺疊成冊。而猶如此者。中國佛經皆摺。至今不敢更改。其下題曰。鄭氏箋。孔疏曰。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古用竹簡。安能如此。題之周南二字。當是

大師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氏題之。竊意此竝傳。又禮記首行題曰。禮記。其下題曰。曲禮上。陸氏本無上字。孔本有。孔疏曰。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註耳。此下即解字。筠案孔疏。知所據之本。首題曲禮。次題禮記。末題鄭氏註。其式一切與詩同。今本則後人改之。然而孔說皆非也。前漢寫書。蓋用綠帛。後漢蔡倫始創為今紙。寫書自必用之。然太長則讀者不便。故周南僅百五十九句。即為一卷。雅頌無國可分。則分為什。皆以其便於舒卷也。雖古之經

素友域術編 卷上

七

學多屬專家。然如鄭君無書不讀。則插架當有萬卷。欲檢一卷。而必卷卷檢之。而後得。則不勝其煩。故毛詩國風。以至毛詩商頌者。此每卷下。端之耳。籤也。鄭君兼習韓魯詩。則亦必題曰。韓詩國風。魯詩商頌也。欲檢毛詩。則見題韓魯字者。固不必檢矣。然毛詩即有三十卷。欲檢國風。則見題雅頌者。亦不必檢矣。而後於十五風中。開卷視首行。即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云云也。而後予取所求焉。今人書之無套者。尚費尋覓。而況古人散亂之卷乎。說文中。部。快也。衣部。裏。書。裏也。然則漢人之書。每卷有表。而每部有裏。亦不盡散亂也。周南言關雎。召南言



詩集皆舉首篇以統其餘。似乎多事者。此與二雅三頌相配。如鹿鳴之什云云也。至於一卷之末。題曰周南之國。十篇三十三章百五十九句。此與卷首周南關雎一條相配。完攝其兩端。以備或有斷裂。易於檢校也。吾友陳碩甫著詩毛氏傳疏。用其師段氏說。遂周南之國一條於周南關雎條後。則繁複而無用。其說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曰孔疏曰。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又引杜詩曲江三章章五句以證。則笑柄矣。案宋王質詩總聞。即題是篇之首曰關雎五章。且云。或隋唐

葉友蛾術編 卷上

八

詩本已有在前者。故曰定本在後以正之。且古書一篇之大題在前。有小題者。一切在後。其見爾雅者。釋天釋地釋丘釋水釋獸釋畜。凡六篇。設曰逸之者在郭前。則寓屬一題上文相連書之。失其限斷。以致寓託為寓。郭遂注寓鼠曰。曠曰。猶猴之屬。寄寓木上。然寓是空名。鼠是實號。兩字相此不成文也。周禮司尊彝注曰。雌。馬屬。賈疏即引爾雅。馬屬以實之。是北方爾雅本。唐初猶不訛也。漢書禮樂志曰。郊祀歌十九章。此大題在前也。又曰。練時日。以至赤蛟十九。無不各在本詩之後。是亦小題在後也。此放毛詩

蛟十九無不各在本詩之後。是亦小題在後也。此放毛詩而為之者也。知後漢時所據經本固如此也。廣雅之大題在前。小題在後者。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獸。只鼠屬釋畜亦六篇。此放爾雅而為之者也。知曹魏時所據經本固如此也。豈獨經典為然哉。即楚辭亦可徵也。屈子九歌九章皆冠一篇之首。而自東皇太一以至禮魂。自惜誦以至悲回風。各附本章之後。厥後放之而作者。七諫九懷九歎九思。莫不皆然。文選取九歌四首。九章二首。則小題皆在前。此昭明逸之以合其書之體例耳。又可據之以改楚辭乎。

葉友蛾術編 卷上

九

即曰古人皆誤。亦必當踵其誤。不容段氏獨不誤也。況乎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教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樂記篇曰。子貢問樂。此皆諸小題皆刪。孔氏自作之疏。及所引章樂施樂言樂象樂情樂化。小題凡八。似亦有本。非杜撰也。而鄭君注子貢問樂曰。上下同美之也。此與夏小正重出。賈康角。易通卦驗。重出。射祭獸。大戴禮。熊安生。皆重解之相似。未審其為未刪之文也。獨存此數句。未刪。遂殺屬章末不成文理。此尤小題在末之明證。何獨於詩而逸之。況乎隸釋所載。石經魯詩殘碑。猶存毋死之下。曰。陟岵三章章六句。此下僅存十字。則是十畝之間也。然則魯詩亦在後。不獨毛詩也。且段氏於此逸之。以為在



後不通。且又小有援據。則何以說文十四篇卷首題曰。若  
千部若干文重若干。凡若干字。各本皆然。正與段氏所逐  
詩小題合矣。乃又逐之於後。是知其性執拗。務欲苟異於  
人。無足怪矣。碩甫。儒者也。不為師藏拙何邪。

雙聲疊韻。六朝人發之。秦漢時無之。故毛詩不能無誤。卷  
耳傳。元馬病則黃。釋詁曰。虺隤。元黃病也。設釋詁作於周  
公。毛公豈有不讀者。故吾謂爾雅鈔毛傳也。不但周公不  
禮儀禮亦當是周  
公定制。史臣記載。此獨不鈔毛傳。蓋別有傳授也。羔羊之  
委蛇。傳曰。行可從迹也。長言之。即是君子偕老之委委。佗

東坡詩集卷上

佗而傳曰。委委。行可委曲也。佗佗。行乎易也。分釋為兩義。  
載驅之豈弟。傳以樂易合釋之。是也。蓼蕭。河酌。皆分釋之。  
隰有萋楚之猗。傳曰。柔順也。隰。柔之有阿。有難以疊韻  
分之。兩句而傳曰。阿然美貌。雖然盛貌。齊風。甫田。曹風。侯  
人。皆曰。婉兮。變兮。前則合釋之曰。婉變。少好貌。後又分釋  
之曰。婉。少貌。變。好貌。說文。媯。籀文。作變。順也。引詩。婉兮。媯  
兮。媯。婉也。媯。順也。蓋許君所据毛詩。變猶作媯。媯則已作  
媯。故不依詩本文次序。而以媯字領之。引詩於下。以媯說  
媯。乃以漢字說古字。後人不悟。又增媯篆。要之。許君不用

傳少好之說者。即正其誤也。

詩漢廣篇。不可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朱子傳之。是也。釋  
文曰。休息。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陸氏誤駁也。汲古刻  
注疏。思字向作思。與息形似致訛。即以韻論。休求為韻。兩  
思字則語助。猶下文永泳廣方皆韻。兩矣兩思皆語助也。  
若作休息。則是複語。息思二字。段氏音均表。雖皆收之第  
一部。然息從自聲。段氏固收自於十五部也。恐當再酌。且  
毛傳先言思辭也。後言漢上游女。則知所說者。休下之思。  
非求下之思也。毛詩助句之詞。今猗。今猗二字。可合為  
石經殘碑河水

東坡詩集卷上

清且澹兮。所用者魯詩也。爾雅。河水清且澗澗。釋文。斯思  
日。清本又作猗。說文。引河水清且澗澗。皆後人誤。斯思  
之止。只且也。哉焉。忌其。忌其二字。可合為一。揚之水篇。彼  
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  
聲相似。崧高。箋曰。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大叔于田。箋。忌  
讀如彼。己之子。之已。信二十四年。左傳。引詩。彼己之子。不  
稱其服。禮記。引作記。晉語。引彼己之子。不遂其媯。禮記。  
多出漢人。鄭君兩引。不同。蓋皆出三家詩。左氏所引。並作  
己。或古本固然。或同聲通用。求哲補亡詩。彼居之。  
子。若亦音箕。故借之。李注。以為在家之子。蓋誤。皆單字  
也。乎而。只且。則雙字也。其非偶之句。如。妻兮。斐兮。思斯。勤  
斯之類。上字既韻。下字即可韻。可不韻。然字既成羣。詩即  
不以為韻也。即如我字。本非語詞。而伐木三章。以清酤。鼓  
舞。服清為韻。則四我字。與兩矣字。同矣。蓼莪四章。鞠育有



復腹爲韻。五我字亦非韻也。惟單用一字。則或有人韻者。張末章。哉與思爲韻。采芑首章一韻。而焉字與其中二三章亦以旃然言焉爲韻。小戎二章之與期爲韻。十月之交。矣與時謀來爲韻。小弁三章止與梓母裏在爲韻。巧言首章且與辜憮爲韻。巷伯末章之與丘詩爲韻。黍苗二章。哉與牛爲韻。文王四章止與子爲韻。卷阿七章止與士使子爲韻。韓奕三章且與屠壺魚蒲車胥爲韻。四章止與子里爲韻。以上皆虛字與實字韻者也。而采芑首章。泣止幸止兩止字牽連。上下文芑試爲韻。二章兩止字自與芑爲

羣友蛾術編 卷上

三

韻。三章三止字自與試爲韻。此則古人用韻不在文義。既畢後者與方之舟之泳之游之方與泳韻。舟與游韻相似也。又如蒙莪三章。兩矣字與恥恃爲韻。然久矣疊韻則矣字韻與不韻皆可也。若夫以虛字相諧者。則有濼洧之乎且園有桃之哉其之是也。又如北門天寶爲之謂之何哉。爲何既韻。則之哉雖韻不必計也。單字語助凡十三。而與實字爲韻者。焉之矣止且哉其七字而已。則知其他之見於排偶者。皆不爲韻也。此外又有褻裳狂童之狂也且此合兩章爲韻。六字皆韻也。麟趾于嗟麟兮三見。君子陽陽

其樂只且二見有駮。于胥樂兮三見。文王有聲。烝哉八見。並同。卽句尾無語助者。騶虞首章以葭巴虞爲韻。次章于嗟乎騶虞。卽與首章爲韻。權輿首章以渠餘輿爲韻。次章于嗟乎不承權輿。卽與首章爲韻。且卽全篇論。則五字句卽五字皆韻。七字句卽七字皆韻。以本句論。則于乎騶虞句中卽有四字爲韻。于乎輿句中卽有三字爲韻也。

羣友蛾術編 卷上

三

直欲與變雅爭能者何也。此都鄙之分也。抑以見商先王六祀之澤長也。太王遷岐。周至于文王三世耳。以聖較凡。則過化存神。惟聖爲至。以聖較聖。則淪肌浹髓。愈久彌深。故以文王之德。較之賢聖六七作。必不及也。齊風雞鳴篇。毛傳以下說之者。皆似未安。以事實論之。雞鳴在雞聲之前。而毛傳曰。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誤也。史記律書曰。雞三號。卒明。則知雞鳴而起。人於寤時起也。若夫蠅室中不見。明不飛。是昧且時也。竊曰。鄭風推之女曰。雞鳴。是女以爲當起之時也。士曰。昧且。是士以爲其起



也已晚。幾乎失曉也。故趣之興起視夜。果明星有爛矣。明星者太白也。釋天曰明星謂之启明是也。明星出則少頃即明矣。然則雞既鳴矣。二句君之詞也。乃可起而不起。猶作此言者。則同夢是甘也。故賢妃促之曰。此匪初鳴已三號矣。蒼蠅起矣。次節仍是君之詞。又以匪東方則明為推託。故妃再促之。以同夢叫破彼情。且以憎子因而及于警之。猶之夜如何。其君問侍人也。夜未央庭燎之光。侍人寬假之詞。末二句則君急起之詞也。蓋與雞鳴文法相似。又憶某書云。式微篇是聯句之祖。上二句是問詞。下二句是

素友蛾術編 卷上

古

答詞亦猶雞鳴也。

詩傳曰。黃牛黑脊曰惇。爾雅少黃牛字。茂堂曰。牛以黃為正色。凡不言何色。皆謂黃牛也。段氏或以坤為牛。故以黃為正邪。然爾雅黑脊惇以下凡五句。皆別其黑之所在。苟無本色。何以別之。於文法固不合。且乾為馬。則當以元為正色矣。而馬屬中。膝上皆白。以下十七句。皆別其白之所在。惟駢驪有本色。下文駢白以下。言雜毛者。無論惟白馬黑鬣駱白馬黑鬣駱。皆有本色。黑駱駱以下三句。又不言本色。若謂駱仍承上文白馬。則駱當承駱。先不當言白馬。

且骨之與駱。何以別焉。說文固曰黃馬黑駱曰駱也。豈馬亦以黃為正邪。說文又曰馬一目白曰駟。二目白曰魚。則是不論何色。但論其目也。大抵爾雅乃眾手纂記之書。所承用者。雖皆雅詁。而文法不必皆合。無庸深求也。夏尚元。商尚白。周尚赤。然周公用白牡。魯公始用駢剛。則又以先代之色為重矣。且周官牧人。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騂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更有變通矣。

時文之有破題也。自李唐律賦已有此名。日五色賦之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是也。史記伯夷列傳首二句。提後半篇。

素友蛾術編 卷上

五

是正意。詩書二句。提前半篇。是開筆。轉關之疾如風。然祇平平序去。不見提撥之迹。已非後人所可幾及。乃詩之風氓雅。繇尤有神奇者。氓之蚩蚩。祇是散序耳。竝不成為案。安見其為提撥哉。然氓字已提起後三章。蚩蚩已提起前三章。讀之則祇是閒話。不能覺知。是何等神力也。蚩蚩字從不思其反生出。古無癡字。蚩蓋即古之癡字。決知其癡。是以不思其反。然謂之不思。則欺人之語也。來即我謀。必是婦與氓早有成言。謀其以我賄遷之期耳。下文曰。愆期可證。苟無期也。又何所愆乎。然而愆期者何也。思其反也。



思其反而欲要之以不反也。是以送子涉淇至于頓。行此長道。則所以留戀而固結之者。千言萬語。不可殫述。其要言則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婦癡哉。淫奔安有媒哉。縱極秘密。無不播揚者。誰肯爲之媒。即曰有之。其嗔笑之兄弟。必唾斥之矣。然非癡也。思其反而出此題目。以難之。察其心之真假也。然此難無解。豈不自入死港乎。故自難而自解之。曰。秋以爲期。愆一期而又約一期。亦以察其真假也。本章備極操縱羈縻之法。所以思其反者。可謂完密矣。所以放心大膽。不思其反者。亦由於此矣。二章之乘也。望

某友蛾術編 卷上

七

也。泣涕而笑言也。全是一不思反。而又要之卜筮。不復言良媒者。前者要之以必無。今則要之以易有。然仍有思其反之意也。以賄則不但以色。所以防色衰愛弛也。三四章大開大闢。三章收上半篇。四章起下半篇。以下言士者。四言女者。三言婦者。一皆與氓字應。氓者不相干涉之人。從既反之後言之。士女者。本其初而言之。夫婦之別名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其明證。五章靡室勞矣。三句。與以我賄遷同意。但說貨財勤苦。是更無道理可說也。兄弟不知。妙絕。以爲不知。誠不知也。然曰自悼。又何怪其笑。又豈誠

以爲不知乎。末章調度。入最好。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在抱布之前。及爾偕老。在愆期期字之前。信誓旦旦。在體無咎言之後。補序於此。仍是戀戀不舍。而不能不舍也。不思其反。與兄弟不知。不字同妙。以爲思則誠思。以爲不思則誠不思也。明媒正要。尚有如谷風者。然彼不言不思其反者。無反理也。淫奔本有反理。特以己之術數周密。如天羅地網一般。蚩蚩者安能出我掌握中。故不思也。本篇與谷風皆棄婦之詞。語句雖異。機軸多同。惟起結則迥乎不同。習習谷風一句。是正旦開場。氓之蚩蚩。則貼旦歪鼻斜眼。關

某友蛾術編 卷上

七

目。亦已焉哉。雖欲不已。焉得而不已。無可如何之詞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墜。本有父命媒言。雖當既離之後。仍有可合之理。故不作決絕詞也。絲篇曰。絲絲瓜瓞。瓞者首章二章也。絲絲者。三四五六章也。瓜者。七八章也。國語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夫自后稷卽命以後。代經三朝。年閱一千一百餘歲。其間賢聖之君。自太王以上。著名者尚有十二王。誠可謂之絲絲。似不可謂之瓞。況國號曰周。實自太王肩原起。本詩述太王。似尤不可謂之瓞。然文王篇言周之受命。始自穆考。大明篇。歷序王季文武。本篇推本於太王。



則此三篇意緒相承。非周公之才之美。誰能作之。必無聖人非薄先人之理。蓋言太王當流離播遷之時。全無憑藉。肇基王迹。不啻開創之君也。后稷為帝嚳之胄。帝堯之弟。即有邨家室。豈未有家室者哉。乃有夏中葉。棄稷弗務。不窟窟狄公劉遷幽。其地苦寒。遂用狄俗。居窟穴之中。可謂衰矣。太王避狄。竝覆穴而棄之。微乎微者也。乃創造之始。即立室家。而舉應家土。開國之規模。具備固已。度越尋常矣。宜乎文王繼之。而有四臣。遂成昌熾之勢。故以四排作結。至此始成爲瓜也。毛傳瓜紹也。陸氏也。本不甚明了。

葉友蛾術編 卷上

六

釋草申之曰。陸氏其紹陸愈不明了矣。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故謂之陸。最爲明了。孔疏亦不誤。然又不善措詞。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遂令人疑矣。夫瓜豈止二種哉。甜瓜種類最多。然皆脆而甜。止作一種。挂杖瓜或豆綠或黑綠。皆脆而不甜。止作一種。黃瓜有生青熟黃形如挂杖瓜者。有生而黃形如甜瓜者。亦止作一種。此三種皆可生食。黃瓜兼可蒞。詩所謂七月食瓜者是也。吾鄉之蠻瓜大而短。河南謂之女兒瓜。不脆不甜。祇可蒞。詩所謂是蒞是蒞者是也。以上四種皆家瓜也。若夫野瓜則

陸又名。一種也。王瓜一種也。栝樓又名黃團。一種也。皆不堪食。毛傳釋草皆以。陸釋陸皆不誤。此自是野瓜之名。家瓜不能化而爲。故箋曰似一言而決矣。釋草又曰其紹。此則指家瓜之。即釋絲詩。然不曰瓜之紹曰。而曰其紹。斯模糊矣。紹者繼也。箋所謂繼先歲之瓜也。今謂之挂根瓜。毛公謂詩之。字乃譬況之詞。其實。瓜正圓徑可寸許。挂根瓜極小者。亦一可敵其三四。未有小如。者也。吾鄉謂之。瓜無復。名皮作黃綠相間色。小兒或食之。諺又曰。梢頭結大瓜。是知瓜近本者小而近末

葉友蛾術編 卷上

九

者大。即詩人取譬之意也。大雅大明七章。孔疏曰。書序注云。牧野禮記及時。詩當作也。作母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案孔氏所引。今尚書序初無此文。則是脫失也。所云今本不同。謂禮記大傳樂記及大明皆作牧也。則是唐以前讀者。皆依尚書作牧改之也。然大明八章。鄭箋引牧誓。釋文尚作母。云音牧。本亦作牧。孔氏不引本章而遠引書序。則是所據本與陸氏異也。夫陸氏作母不作。亦小失之。孔氏不見。更無從。爲之矣。書攷誓釋文曰。說文作母。字林音母。而於大傳樂記亦不



言本有作母者。則是所見與孔氏同也。惟字林音母。今人尚因以知一屋爲十一尤之入聲。是其利耳。是知六朝俗儒。見尚書作牧。遂凡遇母字。皆改爲牧。遂使說文母字。竟無所出。且說文所收者。多爲經典所無。而經典所有者。又多爲說文所不收。竟似許君執拗。矜別裁而喜隱僻者。皆歷代陋儒階之厲也。

大雅皇矣五章。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過徂莒。蓋按旅皆借字。過莒皆正字也。詩釋文曰。按本又作過。則毛詩別本固有作過者。毛傳曰。旅地名也。陳碩甫詩毛氏傳疏曰。旅

藁友蛾術編 卷上

干

作莒。如舊篆作呂之例。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克莒卽詩之徂旅也。旅爲密須國之地名。王肅用趙岐孟子注。謂以止徂旅之寇。則以旅爲周地。失之。筠案廣雅。莒字也。王氏疏證曰。渠莒古同聲。故莒又名莒。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昂星中收莒。莒亦莒也。莒或爲柘。陶隱居云。種莒三年不採。成柘。莒也。非如秋官。蠲氏掌去龜。龜。龜。兩名合爲。又通作旅。博物志。家芋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是也。筠案。旅生。當卽後漢書。光武紀云。嘉穀旅生也。其字又作稻。稻乃不種自生之名。非莒之別字。顏氏家訓曰。北人

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閣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論衡亦引此事曰。君口垂不驗。所言莒也。案此則詩以旅爲莒。正是同音之字相代。說郛所載。子貢詩傳。申培公詩說。兩書辭義大同。與毛詩次序迥異。蓋皆習魯詩者。依託爲之也。儀禮合樂。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毛詩周南次序。與儀禮合名。南則采芣之下。間以草蟲詩傳。詩說。則葛覃之下。間以桃夭。蟋蟀。斯麟。止而后出。卷耳。采芣之下。間以江有汜。

藁友蛾術編 卷上

三

羔羊而后出。采蘋。其草蟲則在殷其雷之下。皆非周時次第矣。兩書召南之後。繼之以魯。曰。鷓鴣。東山。狼跋。九罭。伐柯。詩說。伐破斧。楚宮。詩說。無。駟泮水。詩說。作有駟。闕宮。皆毛詩之幽風。魯頌也。以後列國次序。曰。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鄭。陳。秦。無幽風。小雅作小正。正卽說文。正字也。詩傳小正大正。凡六見。皆誤。詩說。則小正傳。大正續。大正傳。皆不誤。其次序曰。雀鳴。詩說。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常棣。頌。鼻。魚。麗。嘉魚。詩說。嘉魚。嘉魚。嘉魚。南山有臺。天保。煌華。四牡。杜。邵。風。詩說。作。邵。風。曰。周公。陳。農。南山。楚茨。甫田。大田。斯



干鴻鴈。裴蕭常常者。滄露。彭弓。桑扈。采木。瞻彼洛矣。鴛  
鴦。魚藻也。以下題以小正續。曰六月出車。采薇。采芣。黍苗。  
車工吉日。庭燎。沔水。無羊。車牽也。以下題以小正傳。曰鼓  
鐘。說文。折招。北山。絲蠻。青蠅。小東。苑柳。小明。小弁。巷伯。  
巧言。小旻。鴈鳩。白華。角弓。十月之交。蓼莪。詩說。正。賓之初  
筵。懿戒。與國語同。四月。正月。詩說。蓼。雨無其極。節谷。風。都  
人士也。以下為大正。曰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詩說。大。  
棗。早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詩說。大。明。在此。文王有聲。行。葦。既醉。  
鳧鷖。嘉樂。河酌。卷阿也。以下為大正續。多闕脫。其存者。雲

東坡詩集卷上

三

漢韓奕而已。以下為大正傳。曰蕩。桑柔。民勞。板。瞻。中。召。旻  
也。周頌闕太多。其可見者。般。武。載。見。臣。工。執。競。而已。商頌  
次序同。毛詩詩說。大正續。以下尙全。今錄如後。大正續。曰  
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也。周。頌。之。首。題。以。頌。字。曰  
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維。烈。文。振。鷺。武。賚。昔  
邁。般。勺。桓。此。下。又。題。以。頌。字。蓋。分。為。二。卷。不。似。毛。傳。分。為  
三。什。也。白。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茲。載。見。有。客。有。瞽。潛。絲。衣。  
臣。工。豐。年。載。芟。良。耜。昊。天。有。成。命。噫。嘻。執。競。也。商。頌。同。詩  
傳。詩。說。續。傳。等。字。皆。有。注。亦。錄。於。此。小。正。續。下。注。曰。此。卷

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  
正樂矣。毛氏為變小正。非也。小正傳下注曰。鼓鐘而下二  
十八篇。蓋自昭穆以至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於上。或士  
君子怨思於下。亦皆出於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  
子錄之。以存鑒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  
可傳也。大正傳倣此。大正續下注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  
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  
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大正傳下注曰。此卷四  
篇。是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朝會之樂

東坡詩集卷上

三

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  
之以示戒焉。案曰。十一篇。曰二十八篇。曰六篇。是此書以  
卷分。不以什分也。兩書之篇名及字體。與毛詩異。而與說  
文同者。竝錄於後。兩書同者。不重出。已見前者。亦不重出。  
蠶斯。說文。蠶。麟。止。說文。未。曰。此。因。未。已。從。艸。故。省。耳。  
鄒虞。墨子。作。鄒。吾。子。貢。傳。曰。管。未。蔡。未。霍。未。康。未。未。今。作  
古。名。也。叔。拾。也。均。不。以。伯。叔。為。本。義。此。作。未。經。典。作。叔。皆  
假。借。無。不。可。者。惟。三。監。是。管。蔡。武。庚。梅。賁。偽。作。古。文。蔡。仲  
之。命。加。以。霍。叔。子。貢。安。能。豫。知。束。兮。毛。作。柏。兮。毛。作。棗。衣。  
可知。詩。傳。乃。晉。以。後。人。所。作。也。親。臺。詩。說。作。親。臺。斯。干。傳。曰。落。窺。宮。也。  
采。芣。放。此。淇。澳。綠。親。臺。詩。說。作。親。臺。斯。干。傳。曰。落。窺。宮。也。  
竹。大。學。引。作。棗。親。臺。詩。說。作。親。臺。斯。干。傳。曰。落。窺。宮。也。



曰齊俗昏禮不親詩說角弓王不親九族釋山碑難之賈  
親親遠友則皆親字也兼可證說文之建即建矣此說文揚  
黃詩說難之奔同左傳引詩場之水有古文敷金刻對揚  
之揚有和對辨營齊風之還也韓詩作熈音同漢地理  
也知作詩傳之載駸說文驅之葛履毛作苧聊詩說同說文  
人所習者魯詩載駸說文驅之葛履毛作苧聊詩說同說文  
我詩求凡表字放此說彼汾沮洳作汾尸鳩毛詩作厚而釋  
說文鳥部未于田說見大未詩說作大叔田毛扶胥有扶蘇  
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詩說扶蘇是周語扶胥是秦漢間  
毛以今語解古語詩傳詩說則直以今語改古語也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賦駸鐵說文圃籊文作圃詩說南山  
有臺說文無煌華詩說作煌華毛采木同說詩說善莪毛  
臺字

蒙友蛾術編 卷上

音

青者常者華詩傳常者華毛作裝車工石鼓文同毛  
義常者華裝者華說文常或作裝車工作車攻工則  
借庭裝用祭天之爲此兩書者雜糅太甚鄭風扶胥奏  
裳之間多麥秀一篇而大路則入鄆風而詩傳王風之次  
序曰黍離場之水君子于役葛藟子衿鄭風之何草不黃  
嘶嘶之石采芣大車何彼穠矣唐棣工中說則無此篇  
采葛無將大車君子陽陽黃鳥若之粦中谷有兔也自他  
卷竄入者數篇又詩說曰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  
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  
頌之非孔子所錄也此說甚怪孔子刪詩之後豈七十子

違異聖訓而附益之乎公羊見不脩春秋已是奇事況申  
培公如見孔子刪訂之本則斥而去之可也如其未見則  
何從知之乎  
考工記車人半矩謂之宣鄭注引易與爲宣髮誤也爾雅  
釋器壁大六寸謂之宣然則卽以其徑數爲之名也推知  
矩長尺二寸案今本與爲寡髮釋文寡如字本又作宣  
黑白雜爲宣髮孔氏正義但有寡少一訓今人少年生白  
髮謂之蒜髮蓋蒜卽宣之聲轉寡或作宣宣則宣之形訛  
耳與爲白故於人爲宣髮

蒙友蛾術編 卷上

畫

鄭司農注考工記引上林賦粉容掣參漢書作粉浴荀參  
文選作粉浴荀參司農又引倚移從風文選作猗從從風  
偏旁務合齊同不知形容之詞在聲不在義也漢賦時代  
尙近猶且如此況乎經典其可問乎  
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  
注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筠案古人  
尙右不應忽左忽右禮記纂自漢初乃衆篇雜詞容有記  
者之誤惟鄭君以左爲陽似是時已尙左孔仲達蓋覺之  
故爲之說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鄉飲酒禮注



三賓席。屬前南面。主人席。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筵案戶牖之間。謂之展。是君位在堂東西之正中。故賓席屬前。較君位少西。以避尊也。

曲禮言去國者乘髦馬。鄭注。不鬻落也。案髦。今作剃。則知鬻落者。今諺之倒髮也。又知古人吉禮。馬皆鬻落。唐人猶曰五花馬。曰鬻剪五花高也。然不知何意。今人驟乃倒髮。馬則不然。

禮天子於同姓諸侯。大國謂之伯父。小國謂之叔父。安得昭穆悉合哉。而王曰叔父。魯固大國也。是五服之內。固按

葉友蟻術編卷上

美

長幼為稱也。爾雅釋親曰。族昆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是士大夫之家。不能依天子之禮。遂不以尊卑相稱也。至於劉宋時。去古遠矣。然南史曰。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及劉道產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漢高祖弟。由來不序昭穆。孝武帝大明元年。深忌竟陵王誕。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始以道產子延孫為南徐州。據京口以防誕。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然則疏屬而序昭穆。有為而然也。吾嘗曰。此事必由五胡亂華。南遷者族姓單弱。故務相親暱。殆不誣矣。

月令鄭注曰。上帝。太微五帝。孔疏所說。似不得其情。鄭君之意。蓋指太微垣五帝座星言也。案帝星有五。在紫微天市者。皆一星。大角為天王帝庭。心宿中星為明堂。與在太微垣者。凡五。鄭君但舉此者。此合五星為一座。與五帝之數合。步天歌之在通志者。本以太微垣居首。今天文書載此歌者。皆以紫微垣居首。豈依史記移之邪。然鄭君之意。似亦首太微也。惟蒼蒼之天。所垂之象。似專為人物而設。其主宰。蓋不可見。未可指此一星以為上帝也。

禮記經解。此漢人作也。然名之曰經。而易教書教云云。但

葉友蟻術編卷上

毛

舉古名。未嘗謂之易經書經。獨孝經則去經字不成文。於古不合。不但朱子所云。不應章章引詩如此齊同也。左氏春秋傳及國語。漢人皆謂一人所作。案國語蓋札記之書。猶之賈子新書。傳蓋蒼萃鍛鍊而成之。猶之治安策。也是以一事而兩國皆見。一役而分書其事。為數篇。傳則無之矣。然其行文。自成體製。與傳固不同。治安策則與新書無異文。是又古今人不相及矣。而在新書者。其光芒不。如策則其聚精會神之所致也。又豈後人所及哉。史通以國語為國別家之祖。可知古人制作一書。即成一體。不



似後人千篇一律。其才雄大。其學深厚。故能然也。右軍書東方畫贊。便是高士丰格。曹娥碑。則是美女氣韻。涉筆多變。後人不能追蹤。亦堪媲美左氏。

左傳城濮之戰。篇曰。徒兵千。此兵卽後世所謂兵矣。足徵左傳是戰國時人作。殆出吳起手乎。

莊二十二年公羊經何注。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二十四年注。贊大夫用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案兩事不同。故兩說不同。鄭注士昏禮用鴈曰。取其順陰陽往來。卽沿用初公知時候之說。

某友蛾術編 卷上

无

莊二十八年公羊經。築微。左氏微作麋。是兩字同音也。詩巧言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爾雅水草交爲涓。郭注引巧言卽作涓。是借麋爲涓也。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無鬚。麋是又借爲眉也。然莊十七年公羊傳注曰。麋之爲言猶迷也。然則麋自音迷。與微涓眉不同音。是知音近卽可借。不必同音而後借也。

公羊襄五年傳。蓋鼻出也。又曰。蓋欲立其出也。公羊昭元年注。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

春秋哀公六年公羊傳。闖然公子陽生。說文引之。闖作規。規失冉切。闖丑禁切。侵覃雖皆閉口音。然已不同聲矣。至於明末黃得功之闖將。李自成之闖王。本出一時口語。有音無字。當時文報。以其呼如澹上聲也。而借闖字爲之。本不讀如丑禁切。乃翻書房。翻闖王字如澹上聲。穆鶴舫相國使依丑禁切翻清。不相中矣。夫清書有音無義。有平聲而無三聲。而欲以正韻律之。是違 國家之舊制也。所謂固執不通者耶。

穀梁莊二十四年傳曰。男子之贊。羔鴈雉。駘。釋文曰。說文

某友蛾術編 卷上

无

云。北方謂鳥腊曰駘。傳曰。堯腊。舜始駘。此謂傳亦說文所引。言堯先以獸爲腊。舜始以鳥爲腊也。今說文作堯如腊。舜如駘。似後人依論衡改之。論衡曰。堯若腊。舜若駘。築紂之君。垂腴尺餘。此重糺臆謬也。或曰。堯始腊。今說文訛始爲如。釋文引之。又少如字乎。

論語朱註。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考工記鄭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案載任二字。皆有動靜二義。若依鄭君。則載是大車以載之。載任是輕任。并重任分之任。載動任靜也。若依朱子。則任是我任。我輩之任。載是不喻爾載之。載任動



載靜也。然朱子既用成文。不當改之。或鄭注本如朱註。今本則傳寫倒置乎。抑朱註本如鄭注。今本倒置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案鄭說所本者大司徒也。其文曰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笱案鄭君曰依者猶大夫無主束帛以依神之依。緣經云樹之田主。田字兼社稷二神。主字猶人之有桑主栗主。謂以松柏栗為主也。據此推之。則論語當合古論魯論而用之。曰哀公問社主

素友蛾術編 卷上

三

於宰我。蓋單言社。則亦有壇壝。宰我何以但言松柏栗。單言主。則稷亦有主。鄭君何以曰謂社。至於鄭注禮曰所宜木。謂松柏栗者。即據論語。然是兼社稷而言。經文所以脫落一字者。社字從土。義兼聲。與主疊韻。六朝乃變為常者。切故或脫社。或脫主。鄭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上文既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矣。然則本文田神二字。統下后土田正為一事。通是解經文田字。后土者社也。田正者稷也。田固是土。而樹穀曰田。則社稷二義皆兼之。故合后土田正而統之以田神。依字解經文主字。賈疏未

了。

唐棣之華章。作此題者。當以思無邪為主。蓋今詩無此四句。是孔子刪之也。何以刪之。以其思之邪也。故於此駁之以表刪詩之旨。使人知凡所刪者。皆有邪也。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法。皆羲軒以來諸大聖積思之所開。無遠弗屆矣。至商周有詩。彙為三百五篇。則朝野之制。治亂之由。興觀羣怨。委曲之數。事父事君。經常之道。無不備具。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見堯於牆。見舜於羹。見周公於夢。是五百年之遠。千餘年之遠。皆不見為遠者。一思無邪之

素友蛾術編 卷上

三

所通也。今乃以遠廢思。是聖人以為有用者。彼竟以為無用也。烏得不刪。論語子路無宿諾。陸氏釋文無音。孟子不宿怨焉。孫氏釋文亦無音。朱子註宿諾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然則宿留竝當讀如秀溜。即集韻之秀遙。與逗遙相似。非一宿曰宿之宿。憶四書釋地。說陽貨欲見孔子。章曰子與爾言以下皆貨語。惟諾吾將仕矣。始是孔子語。故特書孔子曰。所以區別之也。笱案注疏以來皆誤。此足正之。然上文三日字。即是



確據予與爾言之下。不當有曰字。今有者。孔子不來亦不言。貨不得不自言。然是遲之又久。乃曰懷其寶而迷其邦。與予與爾言不連屬。故加曰字以表其情景也。乃孔子仍是不來不言。故貨自言其不可。然亦與可謂仁乎不連屬。故亦加曰字也。好從事句首無曰字者。貨既說不可。便接好從事句。中間無間隔。故無曰字。下文曰字之有無。放此孔子以其強聒不舍也。故以將仕杜之將也者。權衡自出。聖心也。設曰不可為孔子之言。則懷其寶好從事日月遊矣之上。皆當有曰字矣。今檢釋地。則我所說固出其外也。存之以志幸。

菟友蛾術編 卷上

三

孟子曰一遊一豫。遊豫者雙聲字也。二字同意。祇是遊耳。故服虔注左氏引作一游一譽。豫譽二字皆無遊義。以與遊同母而謂之遊也。遊戲者必從容。從容者必不決。然舍去。故依違不決者。謂之猶與。見曲禮。亦作猶豫。見史記呂后紀。其字皆同聲也。雖變聲而仍是雙聲。仍以從容為義者。楚詞湘君湘夫人皆言容與是也。故孟子趙注曰。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事在左傳昭公三年。或傳寫之訛。抑或複聲。案左氏固作譽。服注曰譽游也。宣中無書可檢。記憶之誤。

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夫雙聲之名。魏晉以前未有。而夏之小民。矢口成音。自合天籟。而邠卿子慎亦知其故。故孟子作豫。注引左氏。即作豫。左氏作譽。注引夏諺。即作游譽。是知形容之詞。以聲為重。不必拘拘於字體也。乃杜元凱失此師傳。遂改注曰譽其好。是讀為稱譽之譽矣。浸假而孔仲達曲禮正義曰。猶。獲屬與象屬。與本或作豫。說文。豫象之大者。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案其失理已遠。而尚以為兩物也。浸假而集韻曰。猶居山中間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是

菟友蛾術編 卷上

三

又合為一物矣。夫猶豫登木。而割裂兩字。謂之猶豫。殊屬不詞。且象乃智獸。不得言遲疑不決。仲達唐人也。唐以前人有雙聲之目矣。特以好為異論。故不顧其安如此。且即如其說。則楚詞之容與。亦可云有獸名容耶。鴻烈解兵略訓云。擊其猶。猶。凌其與。與。緣重言連語。皆即聲為義。故以猶與而長言之。則曰猶與與。苟以為獸。將可呼牛為牛。牛馬為馬馬耶。恐不如漢人之說為安也。孟子萬章下。敢問友章。雖蔬食菜羹。句與鄉黨文同。彼蔬作疏。是正字。大雅彼疏。斯稗是也。乃鄉黨疏。即作蔬食。曲



禮。稻曰嘉蔬。釋文曰。本亦作蔬。本文趙注亦曰。蔬食糲食也。糲。說文作糲。曰粟重一石。為丁六斗。大半斗。春為米一斛。曰糲。又曰粗。蔬也。則知蔬食是粗米所炊之飯。後人作蔬。以為之專字。迨後又以蔬為菜之別名。然菜名之蔬。古亦作蔬。天官臣妾聚斂。蔬材是也。惟是孫氏孟子音義。不出蔬字。恐本文及趙注亦皆作蔬。今本又趙宋以後改也。然朱子集註本亦作蔬。

陸元朗作經傳釋文。有老子莊子而無孟子。心甚嫌之。宋孫宣公始補作音義。此蘇林不可少之書也。惟孫氏較之

彙友蛾術編 卷上

音

陸氏學不及識。亦不及題辭出。瘵字。梁惠王上又出。墮字。不知。瘵為俗體也。曰繫。本亦作系。不知。糸正而繫借也。曰鑿音黠。車轄也。不知。鑿轄一字也。擔不作儻。不知。漢末不得有擔字也。酒丁音洗。不知。說文以酒為濯滌之正字。俗借酒足之洗代之也。盼亦四匹。當作。竟切。是不分盼盼也。公孫丑下。藉道。本亦作籍。此通借字也。離婁下。藉音慈。夜切。此後世俗音也。改澤洞為澤。改逢蒙為逢。不知古本一韻所改皆俗字也。梁惠王上。鑿一鹽切。又於鑿切。案一鹽是說文獸飽之獸。於鑿則厭惡之義矣。離婁下。鑿字祇於鑿

切。詳兩章之文。皆但有飽義。無惡義也。簿正下云。本多作簿。誤。不知簿為假借字。簿乃後作之專字。曹全碑。尚曰。悉以簿官。況戰國時。不得有簿字也。訖訖下。既引張氏丁氏之音。說文之訖。而猶以諸本作訖為疑。謂當借讀為訖。不知集韻八戈。訖訖一字。乃古音也。其五支訖訖。訖一字。乃轉音。訖又訖之俗字。又不知施字。從於也。聲割裂為訖。則不成字。其說施從良人。曰丁音施。不知古祇作施。同此誤也。搨屨下。引許叔重曰。搨屨也。說文無此文。或淮南注耶。又引卑舍曰。搨也。方言曰。凡會物謂之做。豈謂許行會

彙友蛾術編 卷上

音

合眾草以為屨耶。義頗迂遠。詩既醉。室家之壺。箋曰。室家先以相搨。綴孔疏以相搨。通而審。敷解之。恐做是綴之誤。叩搨下云。擊也。從才。旁豕。案詩曰。搨之丁。說文。搨。擊也。又父部。殺。椎擊物也。皆正字。搨則俗字。匹。雖下。引丁作疋。雖而謂諸書疋訓偶。不知訓偶者匹也。疋與疏。雖。疋三字同。且曲禮。庶人之擊。匹。正同。孟子。不可更改為心也。悻悻。不言論語作。經。經。字。不言正體作。帑。皆孫氏之疏也。有以本字作音者。想音訴。訴說文作。訴。想之正文也。勛音勛。說文勛。正文勛。古文也。至於陳音陣。則以俗字音正字也。



有異文當訂正者。範我馳驅。孫氏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案趙注曰。範法也。安得有作范氏者。然竊謂氏字誠訛。范則范之訛也。說文范法也。是模範字當作範。範則借字。孟千古本當作范也。盡心下。夫子之設科也。趙注云。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然則本文當作夫子之設科也。故注加孟子曰。子訛為子。猶商頌降子。卿士。今本子訛于也。句踐釋文作勾。俗字也。然是傳寫之誤。若作勾。不須音古侯切也。有他書所引可引之以訂正者。班固幽通賦曰。舍生取誼。李注引孟子則作義。是後漢時孟子本存。

彙友蛾術編 卷上

三

古字。李唐時本已改也。本書校乎下。引方言云。快也。說文云。僚也。案廣韻三十六效曰。快也。出孟子。然則唐本孟子作快不作校也。類篇引方言快也。然則宋本方言亦作快也。集韻五爻引說文快僚也。然則宋本說文亦作快也。而其三十六效合校校為一。引方言快也。則知是時方言有兩本。一作校。一作快也。或說文校為正文。校為重文。今脫其一乎。說文覲部。覲下曰。齊景公之勇臣。有威。覲者。廣韻曰。覲。人名。出孟子。說文貝部。引孟子曰。登。登。斷而。市利。孫氏說之大費。周章。苟引之。則兩言而決也。論衡引。

孟子。行者必以養。辭曰歸。養。養字與說文同。歸字與論語歸孔子豚同。孫氏不知引之也。周頌貽我來牟。釋文云。牟字書作麩。字或作麥。孟子曰。麥。大麥也。案此語見趙注。孫氏亦不知引之也。孫氏距陸氏四百餘年。遂不得見陸氏所見之本。然汲古刻注疏。距孫氏五百餘年。固亦不得見孫氏所見也。梁惠王上。重嗟。今作重歎。夸吃。今作誇吃。梁惠王下。混夷音昆。大雅。絲亦作混。皇矣。串夷。鄭注亦云。釋文。竝音昆。今本直作昆。旄倪。下云。詳注意。倪。謂繫倪。小兒也。此下又出繫字。云。烏兮切。案說文。玉篇。廣韻。皆有繫倪。

彙友蛾術編 卷上

三

釋名曰。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嬰媿。今趙注曰。弱小倪倪者也。既無繫字。孫氏何以爲繫字作音。其字所以不同。說文者。疊韻只取聲諧也。軍率。今作軍師。此改作帥而又訛也。公孫丑上。不膚撓。今作撓。趙注曰。撓。卻。案左傳。撓。亂。撓。敗。今亦多作撓。似撓是也。麗姬。今作麗。居坤。音卑。今作卑。離。下。滕文公。願藏於其市。曰。藏。或作藏。音藏。案作藏者。古本也。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藏。滕文公下。出注貫藏。而說之曰。如字似非。謂矢貫獸之五臟也。漢書藝文志曰。五藏。亦貯。又尹賞傳曰。貪污坐藏。是知古者。收藏五臟。藏罪。皆作藏。



也。彈正。今訛。彈正。公孫丑下。王相。今訛。莊相。毋使。今作無。使。滕文公上。考公麋。今本訛。麋。或作衰。今本作衰。麋字。亦作麋。音義與麋同。今本作麋。校數。今本訛。校。下文學。同說文。今作戮。經典類然。贏路者。是趙注。本作贏路之困。也。今倒之曰。贏困之路。則不可解也。唐擊丁。本作應。是古本也。史記。建元。以。後。後。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螭。同。說。文。今本作蚘。匪。厥。元。黃。下。同。所。謂。下。者。實。元。黃。于。匪。也。說。文。正。引。此。句。于。匪。下。此。真。一。字。千。金。也。而。丁。云。義。當。作。匪。何。也。閉。門。而。不。內。今。本。作。納。經。典。改。內。為。納。者。多。矣。獨。孟。子。

彙友蟻術編 卷上

完

猶存數字耳。周公卯思。此句蓋趙注。而今無之。據此知仰而思之。趙氏本固作卯也。離婁上。注引嘉樂之詩。今本作假。左傳文三年。襄二十六年。中庸皆作嘉樂。此周時本也。邠卿尙引之。必三家詩尙有存者。詩音義不言何也。甲兵不多。今本作兵。甲。暢。丁。云。謂。也。酒。也。今本作曾。非說。今訛。非說。離婁下。田菜。今本訛。田業。其橫逆由是也。凡二句。音義皆不出。而出在後之。我由未免為鄉人也。豈非所據之本。前兩由字尙作猶耶。前於滕文公下。出。矚。字。本。篇。則。出。矚。夫。子。之。矚。然。竊。意。以。矚。為。正。也。告。子。下。矚。與。說。文。同。

今本作燔。則俗字也。盡心上。眾星共之。與論語同。求用切。則非。又云。亦作拱。居勇切。音是而字誤。今本即用此誤字。盡心下。飢羹下。云。左傳作龍。今本即作龍。龍字雖說文不收。然莊子。飢斷。即用此字。何妨存此異文乎。勳炙下。云。字與熏同。今本即作熏。古人用字尙音。或加偏旁。或省偏旁。皆常事也。知之。音智。注明知學。知口。皆同。今正文及注。皆作智。蘭與欄字同。今本即作欄。斯養下。云。斯義同。斯。賤。役也。今本即作斯。韻會引韋昭曰。析薪為斯。既云析薪。即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矣。章。注。之。斯。亦。後。人。加。尸。也。魏。魏。

彙友蟻術編 卷上

完

音魏是也。固知魏即魏之省文也。又引丁云。當作魏。則非也是。分魏為山之高。分魏為國為姓也。昧於字之源流矣。今本即作魏。亦以古本為誤而改之也。汰音泰。今本作太。太泰一字也。以上諸事。皆孫氏所据古本。宋以後人。据其音某字。即改為某字。時代日降。識解日卑。不及今表而出之。恐五百年後。其訛謬將匪夷所思也。且有後生當知者。孫氏為注所作之音。往往今本無其語。我之陋。未嘗取。永懷堂單注本校之。不知尙有存否。然知今有刻本。統歸一轍。不如古多鈔本。可以互勘。而知其脫漏也。又有大義。



無關而小有發明者數事。附書於後。兩字見鐘鼎銘詞。今但用小篆。兩字上體亦與古銘。高古同。今本公孫丑上注引尚書曰。禹拜善言。離婁下注引書曰。禹拜昌言。善昌二字。孫氏並作謙。尚書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偽孔傳曰。亦陳當言。釋文曰。當丁浪反。本亦作謙。當蕩反。引羣類曰。謙言善言也。然則邠卿作謙言者。以訓詁易本文。如史記之法也。今本前作善者。依孟子禹好善言。改之後。作昌者。又依尚書改之。故兩文不一也。出鍾與二字。是然則廢鍾與也。借鍾為鐘。經典多有。惟上文將以鍾與不出。豈是字

素友蛾術編 卷上

甲

仍從童乎。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今本矢人之上無由字。似勝。又文王猶方百里起。此借猶為由也。與諸借由為猶者同。孫氏不說之曰。義當作由。豈所據本即作由耶。抑作猶而依字解之耶。二字既通用。故猶運之。學也。獨用本字。餘皆交易用之。猶之如而通用。論語富而可求也。如不可求。而如亦交易用之也。離婁上。黃字與今本同。正字也。告子下注引論之一。簣。此即今注。所無之一。簣者。費之俗字也。隸書草竹不分。所以誤也。滕文公上。助者藉也。漏音而滕文公下周霄章。趙注曰。收其藉。助以供菜。盛孫氏

曰。藉秦昔切。此古音也。朱子曰。子夜反。則從俗音矣。玉篇藉。牆亦切。又疾夜切。則源流分明也。藉田之藉。說文作藉。唐韻亦曰。秦昔切。今人知藉。即今之借字。不知藉亦今之借字。漢書游俠傳。以軀藉交報仇。是也。今人讀借為去聲。不知唐人尚讀入聲。陸機五等論。任重必於借力。李善曰。借音。即是也。

爾雅釋親。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郭注。左傳曰。姪其從姑。所引者。僖公十五年傳文也。姪謂子圍。是專謂舅弟之男子也。說文曰。姪。兄之女也。似脫弟字。似本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傳曰。繼室以其姪。是專謂舅弟之女子也。許郭二說。皆適得一偏。儀禮喪服篇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鄭注曰。為姪男女服同。是說也。始與釋親合。蓋古重男女之別。同為男者為兄弟。同為女者為姊妹。其輩行一也。至於姑姪不同等。姪兼男女而字從女者。因姑生此稱也。若男子於兄弟之子。則儀禮只稱為兄之子弟之子。漢書疏廣傳。則直謂之曰父子。今山語猶然。而今之通語。則曰叔姪。名之不正。蓋自晉始。穀梁傳

素友蛾術編 卷上

甲

范甯人集解序曰。我兄弟子姪。姪與子並言。似呼男子。非



女子也。

爾雅釋草。葍。羅。說文。蛾。羅也。又佳部。雌。雖也。雖。雌也。內部。雌。癩。胝也。胝。腫也。我。羅。疊韻。草有此兩名。蟲亦有此兩名。垂氏。疊韻。鳥有此兩名。癩亦有此兩名。宜也。乃至釋鳥。鸚。天。鶴。說文。作。鸚。天。禽。釋草。龍。天。禽。說文。同。龍。與。鸚。雙聲耳。而天禽。天。禽。之名。亦同一音。且說文。蛾。下。作。羅。字。不。從。虫。驟。下。作。禽。字。不。從。鳥。直。取。字。音。而。已。此。音。理。也。疊。韻。不。必。近。於。雙。聲。也。然。非。王。懷。祖。先。生。曰。簡。謂。之。牒。猶。謂。之。牒。我。又。安。能。知。此。哉。說。文。述。古。文。作。邊。狄。易。疊。韻。字。詩。狄。

素友蛾術編 卷上

星

彼東南韓詩作。驚。揚。之。或。體。作。愁。眾。經。音。義。引。說。文。敝。隄。傾。側。不。安。不。能。久。立。也。是。敝。隄。即。今。之。崎。嶇。也。亡。部。踣。區。藏。匿。也。與。敝。隄。似。不。相。涉。然。人。欲。藏。匿。非。山。谷。崎。嶇。之。地。將。安。之。乎。爾。雅。粵。于。爰。曰。也。方。言。雙。模。也。粵。雙。雙。聲。爰。模。同。音。故。粵。謂。之。爰。雙。謂。之。模。模。與。粵。亦。雙。聲。說。文。籠。一。名。答。

十三經注疏。漢人舊題存者。皆云第一第二。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為異。宋人刻書。始增首行。曰卷第一。宋庠所列。傳述國語人。賈逵解詁二十一篇。王肅以下。皆言卷。而其。

後目錄。皆云第一第二。不言篇卷。說文敘曰十四篇。許冲。上書曰十五卷。而每篇亦但第一第二。文選序曰三十卷。書中則亦不言卷。經典釋文之注解。傳述人一篇。所言經。子注。言篇者少。言卷者多。而其目錄云。經典釋文卷第一。朱葉二本。皆無卷字。以後竝同。可知卷字亦宋人加也。蓋。古人書必卷之。故總計其數曰若干卷。而每卷初不題卷。字。宋人則題之曰卷。存古也。其書皆已裝為本。不復卷。之也。相沿既久。不復致思。核其實。雖不合。而考諸古。則有。據從之。豈有害乎。今人或以其失實。而改題之曰冊。冊之。

素友蛾術編 卷上

星

視卷尤古矣。但古書用竹。以韋編之。今書用紙。以線綴之。其事不合。而古人又未嘗有此名也。不如不用心者。仍名。為卷之為愈也。



某友蛾術編卷下

安邱王 筠某友撰

受業孫藍田玉山校

晉語。鄆之戰。獲王子發。鈞。韋氏謂卽內傳公子夜。案發。夜同聲。鈞字不合。或如句。吳之句。蠻人之助語乎。然句。吳於越語。詞在上。此則在下耳。  
班氏所錄治安策。但取精警。刪其繁文。故以其大略曰。句。冠其首。近人或離析之。以爲長太息六事具在。僅少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句耳。獨不見班氏。又采之食貨志。固有此句耶。

某友蛾術編卷下

十一

漢書律歷志曰。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李奇注曰。甲子。夏正月朔日。韋昭注曰。甲辰。殷正月朔日。李奇注曰。甲申。周正月朔日。案李奇兩說。似當互易。夏用人統。當以甲申爲朔。周用天統。當以甲子爲朔。  
律歷志曰。權輕重者不失黍。黍。顏注曰。黍。孟康音水。戈反。此字讀亦音。黍。繼之。累。案此。則顏氏所讀論語。作。黍。繼。不作。縲。縲。  
律歷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女聽。 迺命羲和。 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民時。 允釐百

官。 衆功皆美。 此句蓋以訓詁代本文。 傳曰。 是故有禮

誼。 動作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 能者養以之福。 傳曰。 元善

之長也。 案此稱十。 易曰。 炮犧氏之王天下也。 祭典曰。

共工氏伯九域。 祭法。 易曰。 炮犧氏沒。 上條及此。 又傳。 易

魯微公弗立。 濟師古曰。 濟。 古沸字。 案濟似卽說文。 濟字。

鬲者鼎屬也。 古器銘或以貝爲鼎。 濟所從之貝卽是鼎。 非

從水。 費聲。

漢書禮樂志。 郊祀歌十九章。 其朱明四曰。 粦與萬物。 顏注。

某友蛾術編卷下

二

粦。 古敷字。 敷與言。 開舒也。 與音弋於反。 案說文作粦。 西

顛五曰。 西顛沉。 碭。 顏注。 沉。 碭。 白氣之貌也。 蓋猶之浩蕩。

又有祇孽字。 說文作祇。 孽。 中。 庸作妖孽。 元冥六曰。 中木

零落。 天地八曰。 八溢。 顏注。 溢與侑同。 天門十一有寂

寥。 卽今寂寥。 朝隴首十七曰。 雷電。 祭。 辭。 瓚曰。 祭祭五時。

赤蛟十九曰。 旗透蛇。 案說文。 旗之旂。 施也。 卽此。 昔殷

周之雅頌。 迺上本有娥。 姜原。 說文作嫫。 與詩同。

漢書禮樂志。 郊祀歌之九章。 天地曰。 臨須搖。 晉灼曰。 須搖。

須臾也。 案須臾。 疊韻。 與搖。 雙聲。 是知須搖者。 仍作疊韻用。



之也。因瘡上林賦。紛容掣參。倚移從風。紛容言其茂美也。掣參言其扶疏也。倚移言其荏苒也。原注云。郭璞曰。紛容。曰。猗。猗。猶阿那也。我既。依司農本矣。故改郭注。惟是依移。既是疊韻。則掣當讀如。參。與參為雙聲字。猶之蕭森也。紛容。即是手容。手紛雙聲。借紛為手。猶之借搖為與。亦是疊韻字也。乃知古人之雙聲疊韻。與後世不同。即說文中。莘滓皆從宰聲。而阻史切。是音第也。宰與子雙聲。子與弟疊韻。取雙聲字之疊韻。以為聲。頗似不合。然鑄從壽聲。而之戍切。猶可曰。庚。尤。素。古。短。聊。從。出。聲。而。讀。若。擊。起。從。里。聲。而。讀。若。孩。此。類。約。十。許。字。皆。以。雙。

素友蛾術編 卷下

三

聲之疊韻為聲。皆可緣此而得之。此可為雙聲疊韻。一。贅叢也。  
禮樂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肯死忘先者眾。先禮記。孔子曰。倅如為山。未成一匱。顏注引齊人餽女樂。  
刑法志。贖罰之屬五百。引上下文。皆如呂刑。當斬左止。當斬右止。顏注止足也。故說文不收趾。書曰。伯夷降典。愆民惟刑。窮斯濫溢。此與論語同說。文作儻似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

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不知出何書。或在。亡之問。王知道二。蕭。手。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董仲舒傳曰。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今本則以繁露為全書之總名。而玉杯竹林各為一篇。故崇文總目。以及晁公武歐陽永叔諸人。莫不疑之。然無疑也。玉杯竹林二篇。本書中具在。書中之義。與命名之義。全無干涉。而王道以下數十篇。則以篇中所說者為名。則知董子著書之時。本如韓詩外傳。零星札記。但分所著每數篇為一卷。而以玉杯蕃露等字。題署其上。以為

素友蛾術編 卷下

四

區別。後人分為細目。而姑存原目於首數篇。以存舊文。乃又粗疏。遂使清明之目。竟不復見。至於蕃露者。皆是楚莊王一篇之名。蓋王道以下。其稱名也。皆舉一篇大義。未有似此舉首三字者。本傳既云玉杯蕃露。庚信賦亦曰。誓名玉杯。則玉杯為第一篇可知。而今在第二。則是後人倒置之。而又誤蕃為繁。故昔為當篇之小號。今為全書之大名也。知然者。毛詩首行。題曰周南關雎。詁訓傳。豈曰本卷僅關雎之詁訓。不及葛覃以下乎。特以為標題而已。猶之此也。







目。介乎篆古之間。馮字之目。上半與鐘鼎同。上畫之平。又與說文復。腹同。即與說文合田字不同。又下半作。是碑復字從。無上直筆。疑是支字。乃是碑數字。從。明白。夫李斯小篆之祖。而所書多同鐘鼎。不同說文。即曰六朝時。尚以書扁為賤役。李斯為丞相。未必手自揮。而程邈亦助之作小篆。則當時本非一家。傳四百年。而至許君。亦不必盡無改易。然其異文。不容混沒。今以高。高。高。為正。即是宗說文。而以高。高。高。為俗。則殊不然也。

篆友蛾術編 卷下

七

說文。耗目少精也。則孟子胷中不正之說也。度。勞目無精也。則以勞致然也。惟。目不明也。與今所謂昏花者近。且唐以前書。少言目昏者。韓昌黎文。而視茫茫。杜詩。老年花似霧中看。然則目之花也。必巾箱五經為之厲階矣。考漢藝文志。說尚書一簡。或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其字之大可知。佛法自後漢人中國。釋典皆作大字。相傳至今。不敢改易。知漢時寫書。無非大字者。後人以其費筆墨。費時日。而又不便舟車。於是趨於苟簡。紛紛作蠅頭。不知害及於目。為終身之累也。

於是知古人之慮遠矣。說文。艸木盛。艸然。部中。字。甯也。從。人。色也。從。子。論語曰。色字如也。今本作。業。以。為。義。甯。字亦盛也。論語之字。乃盛氣。顛實。揚休之。謂。勃者。排也。然。字仍從。字。故詩。胡不。旆。旆。字而加。於也。其。葉。肺。肺。而加。肉也。左傳。其興也。悖。字而加。心也。孟子。淳。然。生。字而加。水也。說文。無。淳。凡此諸字。皆以聲為主。以形為從。於形聲為。變例。於假借為正例。郝敬曰。古人用字。尚音。是讀秦漢以上之書之要言也。

篆友蛾術編 卷下

八

說文引詩。澮與洧。今本作。澮。禮運曰。夏則居。檜。巢。與淮南原道訓曰。木處。榛。巢。同意。豈古者。秦。會。同。部乎。說文。銘。大。錢也。錢。字似難通。然釋名曰。銍。獲。禾。錢也。說文又曰。鈴。鏞。大。犁也。顏注。急就篇。則曰。大。犁之。錢。然則。犁與鏞。概呼為。錢也。孟子。以。錢。耕。乎。亦直呼。犁為。錢。或者古器。率用。銅。惟。田器。用。錢。即。概呼。田器為。錢。乎。乃。趙。邠。卿。注。孟子曰。以。錢。為。犁。仍的指之。記於此。以備再考。以。釜。餽。饗。以。錢。耕。案。釜。餽。一字。而一從。金。一從。高。高。與。釜。皆。銅。為。之。率。則。錢。為。之。下文之。治。承。此文。餽。亦作。饋。然。以。瓦。為。之。下。



文之陶承此文。

說文約籥二字皆可疑。約者約束也。束之則小。眇者微妙也。亦有小意。何必加竹乎。爾雅釋樂一篇。其以大小分者。凡十二物。而二十二名。其字有偏旁者。箛箛籥籥箛籥。箛籥凡八字。其為說文所無者。箛箛籥三字。無偏旁者。灑離。應巢和沂器。剝棧言產仲麻料。凡十四字。釋文言本或作管。籥字又作產。仲或作符。則有偏旁者三字。皆說文所無。蓋瑟琴鼓磬笙篪埙鐘簫管箛箛皆古名。故或象形。或形聲。皆專名也。後人仿此製而大之。而小之。但以假借為之。

東坡術編 卷下

九

名而已足。不必有偏旁也。況籥字釋文曰。本或作俞。正與說文俞部說相應。籥書僮竹管也。則不與相應。是知許君所據爾雅。正作大俞。謂之產。今本偏旁。亦後人加之。即知有偏旁之八字。箛箛見詩書。則是古字。其餘皆不見羣經。未必非概是後人加也。許說曰。其中謂之籥。籥似當依爾雅作仲。仲之與籥。形聲皆遠絕。不能謬謬至此。且釋樂但言大者五。兼言大小者四。兼言大中小者。鐘則中曰。則則中曰。鐘與其中。謂之仲。三事而已。籥又說文所不收。則則渥仲三字。皆借是也。況俞又名籥。皆總名。而與大產。

小約。同為專名。似不合。然籥字不見於經。而見於莊子。而釋樂郭注。籥一名籥。淮南齊俗訓高注。及廣雅。並同。與許君以籥為俞不同。許君於笛。亦說以俞。意者俞乃樂之所管。故諸器皆得蒙其名邪。終疑以仲為長也。

囊囊二字。蓋以口象其形。然恐寫者小之也。故以穀石之聲置其中。使之不得小。乃足象囊中有物。張大之形也。說囊囊者。多家有底無底互異。若依字形。分東字於上下推之。則同是無底之物。不然。則東其下何為者。然物名異地。則不同。且或一地不同。即如吾鄉。木齒者謂之務。鐵齒者。

東坡術編 卷下

十

謂之鏗。直隸則通呼之不別也。然則囊囊猶此矣。絲之作絲也。今人皆知為訛字矣。近思之亦似有理。汲古刻十三經。兩體錯出。淵源出於宋版也。孔宙碑。紹綬緝三字。尹宙碑。續繼二字。譙敏碑。綜約二字。皆從糸。猶曰別字。皆作備於八分也。乃若釋山碑。籥字。與鐘鼎銘文同。絲字。交系其首。孰敦省作。然。亦不與糸同。將無作絲者。即沿。字來。以象其交系之筆邪。王褒四子講德論。百姓征公。注引方言曰。征公。惶遽也。然方言。征公。遑遽也。論作征公。李善即改方言以就之。此選。



注之通病也。知非刻訛者。注又曰。公章容切。不為任作音。是本作征也。廣雅。征。公懼也。曹憲曰。征音征。公音鍾。是可證也。王篇。怔。怔。懼貌。又曰。怔。心動不定貌。是征公又作怔。松也。爾雅。釋親曰。夫之兄為兄公。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釋名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俗間曰兄章。章猶如松。爾雅曰。君姑。漢律曰。威姑。皆其比。章作煒。猶公作松也。又曰。兄松。是己所敬。見之怔。仲。自肅齊也。廣韻。松。夫之兄也。總諸說而論之。公松松三字。皆公之所孳育也。說文曰。公。口志及眾也。謚法曰。立志及眾曰公。公者公侯也。故釋名謂之君。是知釋親之兄公。

素友蛾術編 卷下

十一

釋名之公。皆其本字。特音變為鍾耳。見君必敬。故曰怔仲。怔仲者。人之心也。故或加人為公。加心為松。弟妻是婦人。故加女為松。个。相近。遂變為公。又取其以類相從而征。亦作征。廣韻曰。征。公行貌。直由个取義。乃離其宗矣。而集韻曰。征。公怖遠貌。仍與玉篇怔松同義也。班孟堅東都賦。弦不睨禽。廣雅釋天。球兵云。歐而射之。不題禽。說苑脩文篇云。不抵禽。案說文。睨。迎視也。是知睨者。正字。題抵皆借字。詩小雅。題彼脊令。傳曰。題。視也。七發曰。溫淳甘脆。又曰。甘脆肥膿。脆脆二字。竝用。知漢武

帝時已有脆字。故訛作脆也。然李注脆字。引說文。脆字但引廣雅。脆弱也。是唐時說文無脆。

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涕淚漣漣。注引左傳杜注曰。而語助也。然則詩本作而。後人妄加水旁。易曰。泣血漣如。仲宣用之。如字非韻。故以雙聲之而代之。

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韓詩焉得諠草。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曰。無豈將如何。李注引韓詩曰。焉得萱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然則前引韓詩是。後引則因謝詩作萱而寫訛耳。豈與諠通者。謂謝詩之萱。

素友蛾術編 卷下

十一

卽韓詩之諠。盧子諒贈劉琨一首。竝書曰。委身之日。夷險已之。李注引杜注左傳曰。已。猶決竟也。案未合。易曰。文王以之。盧氏用此句法。已卽以字。史記用已字。漢書用已字。皆隸書以字。列仙傳。東方朔讚曰。高韻沖霄。前漢安得有韻字。然則讚非中壘作也。尹文子曰。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合。發好臆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臆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案尹文生當齊宣王滑王之世。而其言如此。是戰國時已有韻字。



華。古音盱。今音花。既入六麻韻矣。不知是沈約四聲譜。即如此邪。抑後人韻書遞改。始如此邪。王僧孺祭顏光祿文。以華沙阿波爲韻。沙讀如莎。是古音。華讀如何。今之吳音。猶然。案王顏皆宋人。沈休文梁人。不過數十年間耳。盱與花訶皆雙聲。何則。差一位。蓋盱轉爲訶。訶又轉花。今吳人又誤訶爲何也。

準俗作准。桂未谷曰。宋順帝名準。沈約宋書省作准。今案汲古刻宋書。準准疊見。蓋準之訛也。與說文。𠄎。訛爲難同。鹵莽者以𠄎爲佳。然知是准字也。故又去一點耳。五

某友蛾術編 卷下

三

經文字說。𠄎字曰。今經典共準式例變。其字仍作準。謂准字之改。由於寇萊公爲相。人避其諱者。則顏元孫千祿字書已云。准通準正矣。可知自唐已然。卽野客叢書謂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閒書。與夫隸刻平准。多作准。知此體古矣。案此說非也。後人以俗字寫秦漢閒書。安得謂秦漢本然。若夫吏文。則盡俗體也。今存漢碑。祇桐柏廟碑一見准字。而準則不見於漢碑。將據之以爲準字。俗邪。史記有平準書。天下至平者。惟水。故準字從水。準聲。蓋省十則成准。故又省一點。不復成爲形聲字。止可

謂之俗也。佩觿云。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則是始於六朝。然呂忱之學。亞於說文。不應用此無理之字。

初學記引方言。奴婢女廝。皆謂之娘。今本官婢女。說文曰。官婢女。隸謂之娘。案隸卽周禮之罪隸也。廝本非字。故不用之。史記蘇秦傳云。廝徒十萬。是戰國固有此語。玉篇。廝部。廝使也。賤也。或作廝。人部有廝。宣十二年。公羊傳有廝。役字。何注曰。艾草爲防者曰廝。韻會引史記蘇秦傳。張耳傳。皆作廝。又引韋昭曰。析薪爲廝。然則字本作廝。詩曰。葛門有棘。斧以廝之。是也。孫宜公孟子音義。尙作廝。養是漢

某友蛾術編 卷下

四

末尙不作廝。豈有子長子雲。乃作廝者。或以其爲人也。因作廝。以人寫於廝上。則作廝。其從廝者。又後人幸加一點耳。乃玉篇廣韻集韻。皆有廝。廝而無廝。韻會始云。通作廝。要是俗字。不必究也。玉堂嘉話曰。柳樾杖也。案說文。柳木可爲杖。楚金繫傳曰。卽柳栗之屬。廣韻五質。收柳柳栗三字。蓋短言之曰柳。長言之曰柳栗。疊韻故也。作樾則非疊韻。或寫者誤也。然亦可援別風淮雨之例而用之。二氏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意儒家亦有之。可嘆也。今



入好說文。遂成習氣。土部附益也。今人翕然從之。豈詩之  
塗附論語之附益。皆俗人改邪。然馬部駢一口近也。此附  
近之專字矣。今人何不用之。彘部近附也。犬部獨犬獨獨  
不附人也。獷犬獷獷不可親附也。豈皆後改邪。況車部駢  
反推車令有所付也。從車從付。讀若茸。何不言從附省。案  
此付字與春官大祝付練祥同例。付即耐也。郭注釋詁曰。  
耐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案此即附益之義也。左傳傳於  
許是附近義也。豈亦是附之訛。即許所用之駢附耐付。亦  
概不可用邪。今人用諛為徵驗之正字。廣雅諛證也。曹憲

葉友蛾術編 卷下

五

曰。今人以馬勃驗為證驗。失之矣。然說文譏籤斐三字下。  
皆用驗為徵驗。豈盡後人改邪。更有奇者。說文无銘字。而  
自敘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初不依今文儀禮作名。則是  
金部失收。或本收而傳寫脫漏。皆不可知。而今人不作銘  
亦不作名。而作銘。案玉篇。銘在後增字中。曰。名聘切。諸  
也。諸丁浪切。言中也。廣韻四十五勁。諸名目。或單作名。彌  
正切。四十二岩。諸言中理。丁浪切。案言中理者。潘安仁關  
中詩所謂當乃明實。否則證空也。當字不必加言。名字何  
必加言。況廣韻既說以名目。則與款識銘詞。亦無干涉。用

此不典之俗字以為古。何不思之甚邪。段氏注水部。屢用  
為銘耶。

玉篇禡字。在後收字中。可知非顧氏所收。乃廣韻三燭收  
之。漢劉熙釋名亦有。江氏篆本。斥為俗字而改之為尊。是  
也。李密陳情事表。常在牀尊。是晉人猶作禡。更不得有  
之。

金董解元西廂記。稱後玉篇。然則宋時玉篇。尚分前後。今  
則不得其區別矣。惜哉。夫讀書者。援引至於傳奇。定為朋  
輩所笑。然彼之時代在前。所見自勝於今日。雖在芻蕘。亦

葉友蛾術編 卷下

六

所嘗詢矣。

廣雅釋親。妯娌。娣似。先後也。爾雅邢疏引亦作似。曹憲本  
不為之作音。而疏證改正文為似。於曹憲音中增似字。而  
以似音之。斯為誤矣。說文不收似字。而經典屢見。余得作  
似者數事。已書於說文句讀中。不意習非勝是。乃出於至  
博至精之王懷祖先生。甚矣考據之難也。公羊襄四年  
經。夫人弋氏。又曰。葬我小君。定弋。左氏穀梁皆作似。詩鄘  
風曰。美孟弋矣。然則似姓。又作弋。

廣雅釋草。矜控。穉稟也。矜穉稟三字皆雙聲。控從空。空從



工。工皆干高仍雙聲。又麥莖曰稍。稍又作藉。作藉亦無非見母字。惟豆其音其。其乃箕之古文。仍是見母字。是知諸字皆禾稼之莖之名。故其字皆一聲之轉。本皆專字。然可由此寤假借之理。說文蒸析麻中榦也。煮仍切。麻。麻。麻也。側鳩切。一物兩名。而字則雙聲也。玉篇麻有古文。屬仄留切。廣雅稷穰謂之穉。曹憲音莊于切。則屬穉雙聲。古音則疊韻。猶阪兼趨鄒兩音矣。

俗語我們你們。見集韻。引填詞家。然琵琶記作每。愛日齋叢鈔者。宋末人作也。引元豐中案牘云。你懣。曰懣本音悶。

菴友蛾術編 卷下

七

俗音門。又曰。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則又不言懣。而。言偉。此關中方言也。是知俗語無定字。各隨其音。而書之。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曰。借書於手。李善曰。借音卽。借乃藉之俗字。而猶存古音。廣韻四十禡。二十二昔。皆收借字。集韻雖同。而二十二昔。注曰。陸德明讀。則知宋人專讀爲資。夜切矣。韻會十一陌亦同。

洛神賦名都篇。皆曹子建作也。賦曰。命儻儻侶。詩曰。鳴儻。儻匹旅。兩句同義。鳴命疊韻。侶今字。旅古字也。惟古人多作鳴侶。近人乃作儻侶。而此詩賦。並借儻。或後人改。或魏

晉卽已借之。說文儻字。與騫音義同。卽陳風翻字。今人多不知。惟玉篇尙有大到切。

緯略載晉程曉詩。共十韻。用車家環三字。雜之過何跨多。那沱呵七字中。通爲一韻。乃知古音在魚虞部者。其變而爲家麻韻也。先自轉而入歌戈始。本詩中跨字。亦由虞入家之字。那字則由歌變麻之字。

續世說曰。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仲武筠案此。以雙與公爲韻。禦與武爲韻。但沈約定韻久矣。而雙公猶如古韻。豈隋時西蜀獨存古韻。

菴友蛾術編 卷下

六

宋黃朝英靖康細素雜記。卷九。餉粥一條曰。餉。徐盈切。而字固從易。不從易。引周頌鄭箋。亦作餉。引沈雲卿詩。用餉。明迎情四韻。不似廣韻十四清作餉。十一唐作糖也。我甚喜之。蓋集韻十一唐作餉。引方言。餉謂之餉。而戴氏方言疏證作餉。且曰。應以說文爲正。然衆經音義引說文作餉。曰似盈徒當二反。則知陽庚古通。故餉字可入兩韻。猶之羹行皆入陽庚。未嘗作兩體也。戴氏又引春官小師注。管如今賣餉所吹者。案此與周頌鄭箋。兩釋文。並訛從易。



然釋詩有警曰夕清反。又音唐。釋小師曰。辭盈反。李音唐。固知為一體而兩音也。蓋說文之訛也。久故玉篇有飭無。飭皆後人改之。廣韻十一唐作糖。十四清作飭。則同乎流俗矣。惟段茂堂徑改說文。是為特識。而至今不訛者。廣雅釋器曰。張皇。今本訛作餽。餽依有警。餽餽餽也。王氏疏證所引方言。急就篇。一切作飭。埽去浮埃。獨標真諦矣。惟惜曹憲音曰。飭辭精。但知今而不知古也。前校沈栗仲韻彙。彼以細君為妻之通稱。我以為東方朔之妻。其名曰細君。引越絕書。王孫雄之妻名曰大君。以證

彙友蛾術編 卷下

九

漢元后名政君。今又見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二十八曰。後漢包威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尤可證也。文選所載孔安國尚書序。朱子以為不似西京文字。筠案序末曰。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案司馬子長從安國問故。若安國謂序當冠本書之首。則太史公自序。何不冠史記之首乎。蓋一書既畢。序說其意。以要其終。雖自序其書。亦當在尾。況尚書序不知為何人作。即云出自孔子。亦不當以後聖所作冠先聖之書之上。且一序冠一篇。尤不當出自孔安國之手。毛詩鄭

氏箋下孔疏云。毛為詁訓。亦與經別。及馬融注周禮。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是知前漢儒者作注。尚不敢繼經後。況敢列經前乎。然關雎序孔疏曰。此序是毛置篇端。又仲達之誤。詩者商周古籍。孔子所定。子夏則孔子弟子。若依沈重之說。以小序為子夏毛公合作。更不當以己所作者冠經前也。關雎后妃有美。凡百六十四字。考其語意。全非鄭說。不知是何人所記。纂書者撥拾於此。且文選全錄此序之箋。而未有此文。亦可徵也。古人序皆在書後。而今人則在書前。吾不知其所始。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末云。集錄如左。夫集在左。則序

彙友蛾術編 卷下

十

在右矣。知蕭齊時固然。昭明太子文選序亦在首。是蕭梁時沿之。蘇明允作序。皆謂之引。世謂避其父名。然非刺為此名也。王逸注楚辭。每篇皆有序。文選陸士衡擬東城一何高。李注引離騷引而三十二卷離騷經下。又引之。則謂之序。是知序引通傳。唐人已然。但未知前此已有否耳。作書錄舊。自呂氏春秋起。而鴻烈解繼之。然呂氏是秦人氣象。反卑靡不及淮南之宏厥者。如操舟然。舵工有巧拙。則司楫楫者從之也。淮南王能文。故纂書之人。亦皆文士。



呂氏則大賈也。故漢人反勝秦。

今人所作之書。未嘗醞釀全書於胸中。只是零星湊泊。則我之讀之也。亦到處可住耳。若讀後漢以前之書。必須窮數十晝夜之力。一氣讀之。先得其命意若何。立格若何。再讀第二遍。則須一二年工夫。逐篇細審其字句。庶或得其書一半。若枝枝節節讀之。先與他作書時不相似。仍是他底書。不是我底書。

憶四書釋地云。或以子程子曰為難通。百詩先生以公羊傳解之。案隱公十一年傳。子沈子曰。何注。沈子稱子冠氏。

菴友蛾術編 卷下

三

上者。著其為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案此亦不盡然。越語。范蠡稱王孫雄曰。王孫子。而王孫雄稱之曰子范子。豈雄之師乎。蓋雄事急相求。以子冠氏者。蓋尊之而又昵之之詞也。朱子之稱子程子。則誠與子沈子子公羊子一類。朱子為程子再傳弟子。直以子稱。亦兼親之意。漢書藝文志。從橫家有子晚子。子晚豈字邪。而注不著其姓何邪。若謂子晚是字。則是篇無稱字者。恐亦其徒加以子也。古今姓氏書辨證。引英賢傳曰。子倪子。齊人。按此即倪氏。又子扁氏下。馭元和姓纂曰。莊子有子扁子。誤矣。謹案

莊子有扁子。一曰子扁慶子。嘗與孫休言者。其曰子扁子。正如子列子之類。古者以子為男子通稱。故弟子稱師名。言謂姓扁名慶也。加于於姓氏之上。姓纂於此類。皆誤收為複姓。

職方外紀。南亞墨利加之字露國曰。其土音各種不同。有一正音。可通萬里之外。凡天下方言。過千里必須傳譯。其正音能達萬里之外。惟中國與字露而已。又憶某書曰。中國及附近之外夷百餘國。西洋人通目為亞細亞洲。又有歐羅巴洲。利未亞洲。此三洲皆在地之上一面。僅占地十

菴友蛾術編 卷下

三

分之三。其南北亞墨利加洲。則占地十分之七。三洲人之足。與彼國人之足。相對而立。然各以首之上為上。足之下為下也。案天以大氣裹地於中。所說有理。据所云正音能達萬里之外。惟中國與字露。然則字露必在地下面之中。與中國在地上面之中。兩兩相對也。從可知天地之元氣。發為元音。必聚於正中矣。我嘗作一癡想。若聚天下千二百縣之通人。聚於一堂。各道其土語。則詩書所有之古音。必有一地存之者。据艾氏所說。亦非癡想也。



王雨田 精贈余一碧玉圭。櫻眼遍體。是古物也。以慮僥尺



量之中長九寸五分。邊長八寸五分五釐。廣二寸三分。上半厚四分五釐。自腰以下漸殺。最下厚三分。刻上之中央高八分。旁向邊斜迤之度。長一寸五分。其近尖之三分許。其厚亦僅三分。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注解諸侯前誦曰。謂圍殺其首。不為椎頭。解後誦曰。又殺其下。而圍鈞。又於陸稼堂應穀中丞所見一白玉圭。上起雲。知是千年外物。其制亦如碧圭。但加長與潤耳。其體上下均平。無自腰下殺之異。似碧圭為大夫之圭。其下殺者。所謂

蒙友蛾術編 卷下

圭

後誦也。其刻上之尖厚三分者。所謂前誦也。白圭者。諸侯所用也。上下均厚而不下殺。即所謂後直也。但不記近尖有上殺否矣。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圭。蓋當作  形。禮圖作  形。依鄭注。方如椎頭。作之。案椎頭必圓。方則不適用。且上圓下方。天地之全形也。鄭君泥方正而說之。又謂圍殺其首。則此兩圭上方皆作人形。皆所謂廉而不剷。固不圓也。下亦正方。未嘗殺其下。而圍。蓋鄭君未見古圭。但依文為訓耳。

玉堂嘉話述鹿菴說曰。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

他自堯舜以降。舉喪獲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于顏子。命數偶天。亦不足怪。愚不以為然。惟所說和氣是也。始無論堯舜湯武之時。和氣鍾聚。君臣皆壽百歲之外。即漢唐之朝。有三四百年。歷數其元氣必厚。其大臣亦無短折之人。而至誠之贊化育。愈可推測矣。生才者天之事也。育才者君之事也。論才于三國。可謂多矣。福衡向秀輩。率二三十歲而死。其壽者如諸葛孔明。張茂先。尚不至六十歲。此君不能育之之故也。春秋時。前為文武。相去已五百年。勢不相及。後為暴秦。殺運將三百年。氣已相迫。當此之時。

蒙友蛾術編 卷下

壽

皇天恐彝倫泯滅。篤生孔子。而元氣已無餘矣。故壽不及百歲。又安得有養顏子之元氣乎。乃顏子之後。最為蕃衍。亦最多賢才。固顏子之垂裕。乘後代運會盛時而發者也。君子道其常德。終操不敝之權矣。

繪事之見於虞廷者。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所以觀象也。孔子觀於周廟。見堯舜之象。桀紂之容。所以垂法戒也。古人之畫。歸於有用。豈有張之壁上。以為觀美者哉。畫之作也。以人為主人。必有禮而禮圖生焉。革其巢窟之陋。而宮室城郭生焉。有所依阻。以防患害。以下年世。而山川院塞生



焉。山有草木鳥獸。川有龍蠃蛟龍。無論有用無用。無不相因而圖之。乃至神禹鑄鼎。寫九州之神。使禹彪罔雨。無所逃其形。民皆識之。不逢其害。豈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為酷吏作備也哉。漢魏唐宋各有其衣冠制度。齊楚燕趙各有其土俗民風。百穀百蔬百果。各有其形狀。六畜各有其性情。以至時蟲候鳥。不得違其時。禮儀人事。不得乖其制。苟非胸有萬卷。且於事物之情狀。纖悉無遺。不能作畫。是以誤筆成蠅。而孫仲謀舉手彈之。畫蠅而白。獼猴之偶。然涉筆無不如生者。此也。設令專學一物。即必不能工巧。

葉友蛾術編 卷下

五

如此也。圖雲漢而如燠。如焚圖北風而其涼。其嗜專取神韻。僅得古人之一體。然其實仍歸於有用。六朝以降。山水方滋。漸至草木禽獸。蟲魚花卉。以至於折枝。遞降而小。亦遞降而拙。偶能像生。輒高自位置。反嗤古人為匠。此如鄭聲佞人。苟以悅俗人耳目而已。豈可取以為法戒乎。唯詩亦然。孔子之論詩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皆託於鳥獸草木。以寫其性情。是亦以人為主也。今人外性情以為詩。大者詠山水。小者極於花木州蟲。即使能工。亦等於巧言令色而已。是故今日無詩。猶之今日無畫也。吾友伯

蒼慶霖。幼喜稱詩。或贈一人。或詠一物。頃刻可得十首。年越二十。悔之。焚棄舊稿二千餘首。而改作之。示我者凡二百餘首。皆抒寫性靈。感激時事之作也。惜受命不融。三十歲而歿。距今已八年矣。設得中壽。則其所就豈可量哉。故發此狂言。以弔伯蒼。亦孫楚驢鳴之意云爾。咸豐元年六月。

葉友蛾術編 卷下

美

焉。如言治術者。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言學術者。舉孔子。所言者皆實事。自不能不舉其姓氏也。至孔子言人在生之時。則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言不敢為不可為人知之事也。孟子言名世。即所言堯舜時之禹。皋陶。湯時之伊尹。萊朱。文王時之太公望。散宜生是也。其功被于一世。斯其名播于一世。且孔明既沒。而朝廷有一善政。人皆謂其出于諸葛。是功德且施及于孫也。名士二字。古人無言者。言之始于呂不韋。曰聘名士禮賢者。然聘問之禮貌。之不問其任以事者。蓋以名士與賢者並舉。雖能知名士之



不賢。然謂賢者亦迂濶遺子事情之人。不識當時之要務也。然且聘禮之者。偽學可以炫世。辯言可以亂政。執政者有所行而彼曉之。是大不利。惟聘之禮之可以慰其心。聞執其口矣。是呂氏所謂名士。本是不賢之人。而世猶有求死不得之名士。亦大可笑也。

遺子贏金。而子一生享之。或半生。或轉瞬而盡。可知此非身之所遺也。凡死時將不去之物。即不得謂之遺。有德之人死。即無復此人。即有學之人死。亦無復此人。是德與學乃死時將得去之物。不知此即遺之子孫者矣。惟是有學

蒙友蛾術編 卷下

毛

而得功名富貴。即已食學之報。子孫不必得其蔭。如或恃富貴而恣睢。子孫且至受其害。惟不食其報者。天必報之。其子若夫有德者。或身食其報。或數世食之。以至大聖百世食之。厚薄久近。皆操之於已。天無許多工夫。持籌計之也。

致多斐溪先生書

先生名隆阿

斐溪大兄侍右。弟前在平陽

所言大著毛詩多識刻版後須賣之。而兄以為不可。當時弟頗悔芒浪。別後反復思之。恐弟之說未為不可。而大兄所執過于狷介。則請申前說。惟大兄裁焉。今夫書有確不

可賣者。曾聞或作書而賣之。鉅公是謂無恥。鉅公買而刻之。署己之名。是謂鈍賊。若夫刻書以傳。則未知者受我之益。已知者補我之闕。不能知補我闕者之在何所也。而以是廣為招焉。庸有嫌乎。二十年前。弟在都。遇蘇州陳碩甫。茂才不遠二千里。至都迎其從子之喪。是為仁。妻卒不再娶。其言曰。妻者齊也。豈可多人與我齊。是為義。父卒之後。不復進取。日以著述為事。是為高尚。即其一言一動。必由規矩。近今之人。罕有其比。而所著詩毛公傳疏。使人至都買之。此非書可賣之一證乎。非惟寒儒為然也。雖萬乘之

蒙友蛾術編 卷下

天

君亦有之。說文之末。載雍熙三年敕曰。雕為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此非書可賣之二證乎。非惟前朝為然也。雖本朝亦有之。

列聖之所著作。與古來之經史子集。其版皆貯

武英殿。均許臣工購買。此非書可賣之三證乎。蓋當其著書。也是為獨善之事。及其成書也。則無論聖經賢傳。以及諸子百家。下而一技一能。有益於人者。皆當目為兼善之事。既云兼善。則當公之天下。而不可私之一家也。彰彰明矣。



顧自李唐以前。皆以鈔本傳。李唐末造。既有刻版。即不能再以鈔本傳。然近人之不刻其書者。弟亦嘗聞之。先大夫宰潛山時。聞婺源有王先生與江慎修先生同里同時而不相識。忽寓書于江氏。哀譏所著之是非。惟四書典林不可訓。江氏答書。服其所非之是者。而辨其非者。四書典林版。則斯之以為薪。二先生之究竟謀面與否。亦未聞知。即王氏之名。並未聞知。而聞王氏緘其書。命其子曰書。佳自有刻者。不可自刻。受人嘲笑也。朱石君相國撫安徽時。某令鈔其尙書解一部為獻。其餘則並書名亦未聞也。

葉友蛾術編

卷下

三

夫弟子古人之書。尙未見萬分之一。況於今人。即今人如江氏書。亦頗見數種。其他未見者。亦不復在意。而獨于王氏書。則以未見為心病者。誠以其為江氏所服。而江氏之書之美如此。則其所服之人。更當何如也。況大兄之書。弟已見之。雖以鄙陋之胸。猶窺見其可以信今而傳後。使有識者見之。不知其傾倒更當何如。而顧欲祕之枕中。不肖應之市上。則弟於所識之讀書人。盡告以雯溪先生之書。使之為弟分不見。王氏書之心病。而不甘獨受此病也。大兄幸詳思之。俯采芻言。我輩絲力。必不能人人贈之。且所

贈或誤。恐有按劍相盼者矣。唯然。則弟又嘗遇一尋。曾於友人家借讀王懷祖伯申兩先生書。愛而購之。市久之始得。怪之以告許印林。印林曰。伯申先生曾發書於坊間。無過問者。遂不再發。然大兄即以此事詰弟。弟亦有詞也。韓昌黎集。今人家傳戶誦矣。而歐陽文忠反不習之。然非其集廣播。趙宋時何以尙存哉。竊願揚子太元。統布人間。以待後世之子雲也。大兄幸采納焉。愚弟王筠頓首。南海朱子襄。名次琦。需次於晉。辛亥冬。余于役省城。一見如故。壬子夏。余攝曲沃。子襄攝襄陵。顧不得時見。然每見

葉友蛾術編

卷下

三

輒加親愛。余出於尋常。得聞其家六世同居。子襄十二歲時。阮芸臺相國節制兩廣。招致之。使入署讀書。凡六年。相國移節乃出。相國有國史子襄鈔之。於是多識。本朝名公鉅卿之政績。程春海侍郎主試廣東。激賞子襄對策。欲置第二。副主考持之。欲置榜尾。侍郎曰。如是則姑與之。副車第一。留待下科作解元可耳。及啟黏名。則子襄固優貢也。遂不中。微棘後。侍郎詢問得其為人。躬造訪焉。比其鄉舉入都。遂主侍郎家家多蓄。本朝諸名人文集。所有名公鉅卿之誌傳。子襄盡鈔之。以與國史相參檢。侍郎



謂之曰。近人所著古文。多未成就。子其專力於此。將來撰為國朝名臣言行錄。此不朽之業也。子襄謹如其命。次第撰述。業已屬藁矣。子襄早失怙。叔父在堂。丁口近二百。家法恭嚴。而門內雍穆。無閒言者。當其成進士後。某制府欲為四書院延師。其二已受朝貴薦剡。留其二以待實學。謀諸致仕諸大吏。則以子襄應命。制軍使南海。令造廬敦請。子襄之兄呼其小名。以稟白于叔父。曰。阿海年少。不堪此任。且恐長其驕傲也。遂固辭。及壬子攝襄陵。自以為不習吏事。欲謝病歸。歸而詳述時事於叔父。如不得請。將仍

東坡集卷下

三

來晉供職。得請即不出矣。在此需次已五年。旅資皆出自兄弟之財。遠道寄將。恐其為債帥。有妨于操守也。若夫子襄之愛余。尤出望外。凡余已刻之書。皆贈之矣。乃索刻而未成之句讀。辭以來春寄贈。則以平陽顏玉農固其鄉人。是可託也。乃堅索草藁以去。更有奇者。索余小照。滿以此生有亦如無。未嘗作此。乃數經執訊。不能固辭。適製城隍文起在署。使繪以相應。且告余曰。欲鄉刻資廉。君所答書。不過數百金。可以盡槩。意非為君。又非為己。將使三江浙閩之士。共明說文之學也。子襄之意。非所克堪。蓋其家太

和洋溢。故其於人也。苟有豪髮絲粟之長。輒相矜重如此。平生所交之友。纏綿愷惻。以何子毅為最。而猶少遜於子襄。以余得此。誠逾量矣。

先大人嘗曰。子孫於祖父遺書。不能繼修者。即以原本發刻亦佳。此書甫屬州稿。因與玉山先生校而乘之。咸豐九年五月。男彥何謹識。

東坡集卷下

三



# 癸巳類稿

# 序

程恩澤題

黟縣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  
 同門次而不相識癸巳春聞余忝與分校之役得理  
 意其為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華生卷二卷根柢相伯  
 仲同時並薦華生得雋而理初下第矣比華生來謁詢以皖省  
 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闡文中一二語趣華生亟往詢之果  
 理初也華生之與理初遇不遇各有命而愛素好古澹泊真管  
 不詭遇以求合其蒐討之勤識議之博上下古今縱橫馳騁分  
 鑿並驅悉講求於根柢之學故其見之於文也真而不整要而  
 不蕪質而不俚華而不緇覃精研思貴事求是率皆發明經史  
 與義旁及諸子百家九流之說剖晰疑似若辨黑白可不謂博  
 學強識君子哉華生著作甚多未之見其經義未詳說五十  
 四卷先已梓行時方攜之行篋乞序於余理初有類稿三十餘  
 卷尚未付梓余索觀之卷帙頗繁且係初稿懼其擊之南行歸  
 而散失亟商諸及門孔繼勳熾庭邱景湘鏡泉吳林光蕪冷釀  
 金為付剞劂釐其校正者十五卷為正集餘為外集以俟續梓  
 題曰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理初之志也華生成  
 進士以本班注選既復從需次之暇歸理舊業理初綴羽南歸  
 而茲稿之輯不至湮沒無傳信乎遇不遇固有命而傳不傳亦  
 各有定數也若兩生者可以傳矣於其歸而送之行因以為兩  
 生序道光十有三年癸巳夏六月王藻菽原氏書於京寓之求  
 日益齋



癸巳類稿目錄

卷一

亭嘉會解

茅茹辨義

大象傳后義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虞六宗義

書大麓義

華十二州義

柘終賊刑解

教育子義

界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癸巳類稿目錄

揚田下下說

礪石入河義

揚貢解

照水解

周公奔楚義

金藤公命義

殘戎股解

寡兒解

呂刑義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允征序義

湯從先王居義



尚書篇目七篇并說

卷二

薪義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荅何休皇甫謐

詩騶虞義

睨睨解

木桃木李釋曹坤雅後

簧考

勺藥義

檜羔裘義

巷伯作詩義

逸豫無期申箋義

癸巳類稿目錄

啟明長庚古義

四月匪人義

赫幹句讀義

文王元年鄭義

韓奕燕師義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王正月義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先配後祖義

晉一軍為諸侯義

燕祖齊社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涉河侯車敗義
越國鄙遠義
兄弟辭解
星孝義
作邱甲義
左傳天使義
春秋城虎牢義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械林羅汭萊山義
夏內考
章華臺考
僕臣臺義
左傳執政解
患失而惑義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製解
左邱明作左傳論
春秋左傳書式考
書魯語後
卷三
鄉與賢能論
周官庶子義

癸巳類稿 目錄

主 宋日益清刻

癸巳類稿 目錄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媒氏民判解
士昏禮贊首義
醴婦取脯義
問名義
爾為兄弟義
女弔婿駁義
子思之母為庶氏女義
弟姒義
君子子解
古命於廟義
書儀禮集說少年二篇後
征商論
周鄉遂田制義
溝洫占地解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鄭數學證義
門左右義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旁三義
特牲禮盥漿巾門左右義
升魚右首義
玉府玉齊食玉義
決謀極遂解

癸巳類稿 目錄

主 宋日益清刻

一一六



鄉射堂義
正主面解
羊車說
仞解
月令非周書前
中星鄭義
食之者寡義
以畜寡人義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管氏三歸義
論語社主義
君使臣以禮解
微足用義
鄭聲解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舜之中國義
卷四
持素脈篇
卷五
持素持篇
卷六
持素證篇
持素目錄序
卷七

圖燕山燕義
輔車義
書隱三年左傳後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釋小補楚語筭內則總角義
複語解
釋毛
歌音義
夥頤何乃洵還音義
乃洵還音義
等還音義
天字音說
四夷樂古名義
烏孫朱耶還音義
吉貝木棉字義
荀苟音義
拔都還音義
衷襜假反切文義
書古韻標準後
幼穉訛字形說
書劉杏傳後
鯉字形說
△字異義駁
說文重字攷



緯字論
佐路瑟比書論
尺水字義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校改字論
引書字說
百家姓書後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卷八
鄂縣山水記
駐劄大臣原始
卷九
臺灣府屬渡口考
澳門紀略跋
左山考
左邱明墓考
俄羅斯佐領考
俄羅斯事輯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益地論
益地海論
彌婁山鐵陷山考

癸巳類稿 目錄

七次日查齋刻

由旬義
卷十
益天論
宣夜論
史記用益天論
恒星七曜古義
桃莢桃符義
天事闕疑說
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
五行傳用亥正論
古憲論
九道論
四分論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九宮應九星考
九宮紀年論
書武經總要後
書煙波釣叟歌後
六壬古式考
六壬書跋
卷十一
百里奚事異同論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癸巳類稿 目錄

八次日查齋刻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長者義
漢南北軍義
關內侯說
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瓠子下榘解
主臣解
項藥考
少吏論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太史公釋名義
名士論駁義
魏典農說
與成君瓊書
書齊書虞寄傳後
卷十二
並配義
唐律疏議跋
阿布思論
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書舊五代史馬綽傳後
書舊五代史僧偽列傳三後
書唐鑑後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會要輯本跋

宋顏秀嶽論
地丁原始
總河近事考 附編年姓名
時憲書後葉事述
板開喻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卷十三
原相上篇
原相篇中
原相下篇
節婦說
貞女說
如非女人惡德論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哭為禮儀說
書朝野僉載後
卷十四
記田名數
藥量稱考
木棉考
輜釋名
煙花說
鴉片煙事述
長月五日解



誦佛經論
誦佛經論下
佛徒秀書論
書管子後
墨學論
非無鬼
緯書論
古學書多論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書人身圖說後
道笑論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癸巳類稿 目錄
書武城家乘後
書左傳精舍誌後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卷十五
彭祖長年論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紅教黃教論
天主教論
陳王廟徵文
韓文靖公事輯

癸巳類稿 目錄

易安居士事輯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影俞正燮理初文字吾徽學派江戴昌之程金承之其緒繁變都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仲先生吾友俞理初凡學無門徑則雜雜則經學混漢唐天文學靡推步占驗執一則隘墨守一先生之言又持古疾以困今理初察古人門徑端趨向於其格則塞也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偽則劇也不甯惟是唐宋滑漢易判魏晉滑漢難判滄滄既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開箋注脫譌徵之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穢穢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啟我質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通博辨差擇妙詮若是理初積學甚富未暇寫定今年春王菽原館丈分校禮閣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闕職理初卽索其文梓之期之甚遠聞者竊歎理初歸計轉柏草稿整齊者僅什四耳屬余定其日記十年前與理初夜集偶有作述援筆立就義證賅洽退而檢諸策亦無誤事誤言今爲定類稿目錄私幸竝世見有文字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渠央也道光十有三年癸巳秋歛程恩澤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元和顧河三孝廉持贈越傳學人此書見聞極博自漢及以詩經小記等不暇深甘不政黃之書尤法留意惟好自炫揚無微博引等天迂先抄編中卷又必尋其大得說如如人焉德福佛任江社其其福等持編頗引月不報皆其其短而海治其其不可沒也月二十一日尊崇記于柳城宜南園學僑齋



癸巳類稿卷一

野俞正變理初

。亨嘉會解

亨易云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故饗食曰亨聘饋貢納亦曰  
 亨交孚亦曰亨通利亦曰亨皆嘉會之意其音為許兩反亦為  
 許庚反。語音輕重開合耳是可於常語證之。許兩本一音。今作  
 二音故許兩則饗音。許兩則晃音。許庚則兄音。許庚則甸音。止  
 一音也。許位合則為戲。許宜合則為慶。慶慶一也。許庚合則為  
 兄。許咄合則為況。兄況一也。今許與今旭為雙聲。今許與今好  
 為雙聲。好旭古一音也。知許許旭好戲慶兄況享亨在古同音  
 同義也。匡謬正俗云。今言某人處為某亨是鄉音之轉。其說非  
 也。某亨是某許之轉。如甯馨為恁亨之轉。亨亨本一字。音下曰。  
 癸巳類稿 卷一 求日益齋刻

散之則楷子縮之則楷了。又篆文音古文享亦似今亨形。

茅茹彙義

易泰初爻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爻拔茅茹以其彙。貞吉。釋  
 文云。茹王音如。按爾雅。釋草。茹。薹。亦音如。詩。鄭風。茹。薹。在阪。卽  
 茅。薹也。亦曰。菹。草。周禮。所謂。染。草。入。藥。能。補。血。曰。地。血。以。其。彙  
 者。釋文引。傅氏言。古作。蓐。亦作。負。皆。疑。彙。不成。字。董作。負。云。出  
 也。鄭作。負。云。勤。也。似。彙。為。負。字。之。誤。又。案。類。篇。云。蓐。今。文。書。作  
 彙。則。彙。為。蓐。字。之。誤。說。文。雲。草。木。蓐。字。之。貌。李。云。人。色。也。是  
 蓐。於。茅。茹。為。近。於。彙。形。聲。俱。似。也。蓋。拔。茅。薹。茹。薹。就。其。根。色。未  
 變。用。之。均。以。泰。上。泰。為。君。子。故。傳。云。志。外。征。吉。否。非。君。子。故。戒  
 勸。之。以。志。君。則。貞。吉。也。王。弼。謂。茹。為。根。相。牽。引。以。彙。為。類。不。知  
 彙。乃。菹。謂。是。茅。草。根。下。刺。謂。也。

癸巳類稿

卷一

求日益齋刻



。大象傳后義

易正義云大象傳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  
 惟施之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案  
 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復傳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姬傳后以施命誥四方是三  
 者不言諸侯也說文云后繼體君也施令以告四方發號者君  
 后也復傳先王后連文故說文之言如此然不能通之泰姬又  
 到傳上以厚下安宅離傳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易之稱不一  
 此三言后則實為周之王后也周官內宰職云凡建國佐后立  
 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  
 禮注云建國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  
 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  
 陰禮婦人之祭禮蓋前皆此制司市職云夫人過市罰一幕命  
 婦過市罰一帷與國君世子命夫皆不得過市者以王后治利  
 權理財貴人男女不當於三市干利獲后治左傳昭二十年齊  
 晏嬰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請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是侯國亦夫人立市內妾分  
 司其事得行威福與內宰之制相應漢書安息錢文為王而幕  
 為夫人面大月氏錢同亦夫人與市事是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之事也觀傳先王以省方省男陽教朝事也復  
 傳后不省方謂省陰禮市事也復傳言閉關商旅不行故后不  
 省市事注云方猶事是也卽商旅之事正義云其方事則誤不  
 省方為不巡守不知復為十一月正朔巡守之月後漢魯恭傳  
 云君以夏至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以助微陰是又五月南巡

癸巳類稿 卷一

三 求日蓋齋刻

癸巳類稿 卷一

狩之月不得云不省方知傳不省方是后不治利也是后不省  
 方之義也春官世婦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內外  
 宗掌賓客之饗食王后有事則從哭諸侯卿大夫之喪弔臨天  
 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  
 方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使往世婦女御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其  
 禮泰後不復行而外國仍之使其國見其小君其君出朝會亦  
 夫婦偕行是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也是周制也是周易之說  
 也

癸巳類稿 卷一

四 求日蓋齋刻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稽古同天也詩元鳥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三國志書正義均詆鄭氏信緯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云古之為天經無此訓不悟詩云古帝命武湯正是經訓古為天論語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謂堯同天也同天者法曰故曰之占君也書序云光宅天下詩噫嘻正義引鄭堯典注云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知光被格古文謂日也此引譬也其所引之本義以蓋天法求之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七萬六千里元四十萬六千里誤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日光有照十六萬七千里元十萬徑三十三元作誤萬四千里周百萬二千里周髀算經云周北十萬三千里至極下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極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徑二十三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截二至中得五萬九千五百里也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此即諸緯所用春分之日夜分至秋分夜分極中常有日光秋分夜分至春分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曰日旁照各十六萬七千里元注云不及天中萬一千此第四衡日光被四表者光周二百七萬三千里算經又云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則第七衡日光被也算經第七衡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蓋衡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

御覽並引孝經授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日道以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推至外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緯書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王蕃開元祖沖之隋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其言光被四表即是格於上下文選注河圖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不知舟之通也王制正義大司徒疏並引緯考靈曜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蓋謂地與日相錯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

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則日光被二十八宿外者表謂四遊外也格者遊所至也又鄭注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皆極地厚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西遊之極日則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北遊之極日則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秋冬反此可知考靈曜云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又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十一萬四千里鄭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平也後日漸向



下又注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鄭訓假為至說文引書作假於上下甄鸞注周髀案緯格上格下考靈曜言四遊又言四表則緯言四表假上下正是三代以前書說或以格上下為地地升降三萬里不得有八萬里十一萬四千里鄭注考靈曜言地上下俱極地厚又云地厚蓋三萬里春分地正當中自此漸下夏至下遊萬五千里地上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上秋分當中自此漸上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下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夏秋冬視前推之謂夏下而南秋升降正中而東冬上而北北則上者以北極高知之此地上下法也日亦應地者鄭注又云夏日道上下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

癸巳類稿

卷一

七求日蓋廣刻

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此日應地三萬里合於月令緯兼顛項法也堯法日格上下則日上下於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中顛法地升則堯法日格下顛法地降則堯法日格上測法異也鄭駁異義考相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若渾天則日上有熒惑歲星填星乃為列宿安得日道出列宿上而下至東井也又鄭言四遊月令正義亦云元出周髀之文周髀七衡之外猶有日光所到三十三萬四千里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鄭依蓋天說經蓋絕人之識渾天有赤道黃道相錯則日不得有格上格下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

唐之王當之也然則同天主日者何也日陽德君也故古法日食則君修德管子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術上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則日為君位尸子云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盈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羣書治要又云神明篇云聖人似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太平御覽日者君象也法天者象日又光被格之文合也詩噫嘻云既昭格爾箋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于上下格也

癸巳類稿

卷一

八求日蓋廣刻



虞六宗義

虞書禮於六宗古文說二今文說二鄭古文說又一今所傳孔  
 古文說又一漢書孔光父霸治尚書源自安國光經學尤明劉  
 歆學古文光與歆等言六宗之制為乾坤六子之尊氣為日為  
 月為雷為風為山為澤又言六宗之屬為星辰水火溝瀆文在  
 郊祀志古文說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叔重異義古尚書賈逵  
 等說云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謂陽宗陰宗星宗山宗水  
 宗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鄭注大傳引馬亦  
 同賈馬皆古文學也儀禮通釋續因事之祭引伏生大傳云萬  
 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湮於六宗此之謂也今文說也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而自斷以天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古文義  
 祭已類稿 卷一 禮記注疏卷一  
 書正義劉昭續漢志注並引馬六宗義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又伏生今文說  
 矣漢書郊祀志安帝元年引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說云止不及  
 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論衡祭意篇云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三家皆今文學於伏意亦相附今所傳孔傳云精  
 意以享尊祭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尚書之說此六家而已又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盧植注月令天宗云天宗六宗之神大傳  
 鄭注旨同也王肅與今孔傳同見書正義引又與孔光同見晉  
 書禮志引李氏家書李邵同歐陽大小夏侯孔叢宰子問孔子  
 答同今孔傳范甯從鄭俱見續漢志注引又晉書司馬彪傳言  
 彪表郊祀語見志檢志則彪言不應別立六宗續漢志注引彪

則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  
 時五帝之屬其義宏富合於伏生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  
 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  
 晉書禮志載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  
 合遊神則亦漢說太元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歐陽大小  
 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闕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  
 誦云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即虞夏  
 書六宗按觀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  
 其義劉向遠逝云訊九魁與六神魁字書音承確是魁異文下云指列宿以  
 白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太一為子聽之列宿北斗  
 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借謂六神義根六天劉向治今文  
 祭已類稿 卷一 禮記注疏卷一  
 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尚書之文肆類於上  
 帝禮於六宗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日焚煙非他祭之用六  
 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即劉說也續漢志注引虞喜  
 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總之故曰六宗於經語次亦合又晉志  
 書正義並引晉張髦言三昭三穆六廟為六宗後漢志注引其  
 言云禮類上帝即造禱告出告至下云歸格藝祖用特可證也  
 張迪則云六宗者六代帝王如後世祭告古帝王之禮其太昊  
 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乎眾說紛紜眩同為異談者或乃遺  
 失本文今輯眾條申此十例六天地六六代六廟師儒不言大  
 傳之說司馬所著是已通典嘗其禮地四時若絜教為禮何為  
 不可及地四時古尚書說岱河海溢及山川然山川大者合而  
 禮祭又別得專祭非於禮有違孔光山澤亦同此義異義許君



謹案春秋魯郊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其說與春秋合而不能定爲虞典孔光議說者謂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光奏明言昭仰生殖六子之尊氣變化既成萬物非是卦象又言星辰水火溝瀆論者乃道聽六子而塗說之謂實一名六者就其所不及則實有六非名實相違又與伏羲通也鄭本大宗伯職禮記實柴標燎同物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敘又依郊特牲祭義以日月配上帝星以下別爲六宗難者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星辰內別出爲數鄭之不通不知星辰爲五星十二辰未聞中有司中司命至箕畢別司風雨禮得別祭且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官元文分之非鄭所名惟鄭注月令天宗止謂日月星辰而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季冬天之祭也

祭田類稿

卷一

神祇蓋謂虞秦異制大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闕也書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禮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言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據郊特牲祭義則日月配天可知其餘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六宗是鄭強謂虞用周法又駁賈逵等岱河海許君亦駁實一名六之說以許鄭難雅尙務攻異已不能持平今孔傳本祭法祭法云泰壇泰折祭天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祭天與祭地爲類於上帝明矣祭法又云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季宗祭水旱則禮於六宗也何以明之上言類上帝下言四坎壇祭四方以山川表方四坎壇四瘞望望於山川也又云有

天下者祭百神徧於羣神也何以知虞制也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者也經明言通虞制但其名六宗耳日月得在六宗者諸侯有位於天子之朝又自有其朝又聘禮觀其君臣在又自覲其臣故日月配天又自爲宗得禮月令正義引蔡邕亦云日陽宗月陰宗北辰星宗古尚書說皆有日月星也四時寒暑在六宗者各有其時專祭古禮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祇鄭云四時之功效於冬年終又徧祭告攝大事當禮祀之水旱得在六宗者昭元年左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鄭君引之注禮惑者難曰告攝何及於祭按傳又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書言告攝明言望於山川俗儒又將非舜乎祭法有五代不變之文則今孔傳爲千慮一得不以久廢言也後人守門戶司馬彪欲自

祭田類稿

卷一

十一

議制終是伏生之義乃云伏歆遠失其義裴駢史記集解范甯注書漢志謂鄭爲長劉昭續漢志注獨虞義是顏師古漢書輯注謂六子最通杜佑通典是六天其他莫引古說多不能舉其要唐以後書多矣如塗塗附或不知而作不足算也



書大麓義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日林屬於山為麓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孔安國義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得之書正義引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蓋鯀績弗成堯舉舜無廢事無違功乃行山林以聖智歷艱冒烈風雷雨知其道塗多險遂命益烈山澤禹隨山刊木表道故帝日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又云維五祀與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雨疾風雨云大麓之野則今文亦以麓為林麓漢書王莽傳莽日子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則莽解麓為錄章帝時有錄尚書事桓譚新論亦言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漢尚書鄭注大傳以麓為錄言堯為壇于國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桓譚鄭君用王莽餘論故本依之於書傳言舜大錄萬幾之政風雨以節不迷錯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國義也

肇十二州義

尚書肇十有二州在殛鯀之前按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蓋鯀績弗成舜行山麓大風雷雨見天下高陸十二為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設策濬川殛鯀舉禹益咨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後奠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時復用九州經文之序應如此傳謂舜增營於禹之青增幽并於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復殛鯀不合情理幽營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



怙終賊刑解

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杖采馬王則云賊殺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其言甚陋殺怙終之人豈當自名為賊未范鎮云舜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贖豈得謂之刑刑豈可謂之賊又云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刑腓宮大辟也按苗民淫為剽刑桀鯀見於呂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得謂別腓宮大辟苗制而舜宥之蓋怙終賊刑者怙恃姦詐之人終行不改之人殺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贖之列當刑之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卑陶之刑也賊即叔向所引之賊刑即叔向所引之殺不當以賊殺連文生義也

癸巳類稿

卷一

刑部

教育于義

說文士部育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于史記作教稚子集解謂稚育聲相近非也稚子言當長之仍是育長之也今書命夔典樂作教胄子按本采王肅傳云胄長也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長是教育義是王本亦作教育故孔說云長養之是故本亦作教育釋文引馬融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長是育義胄長也乃育長也之誤是馬本亦作教育其經及注改作胄由晉後轉寫錯誤致使馬王本俱異釋文引王云胄子國子也此唐人忽於句讀之過王言教長國子教長者釋經教育也國子者釋經子也且釋文謂王傳以國子為經之胄子則傳之長為經之教矣古安得有胄長也之訓乎推馬王之意以教育二字連文子字單文乃謂書有胄子之文後儒于古注偶不省視耳

癸巳類稿

卷一

禮部



稟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書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丹朱傲釋文云又作稟檢說文稟云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傲說文用書古文也又引論語曰稟盪舟然則稟與丹朱各為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允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又據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為允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呂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子宙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即史記夏本紀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教房喬注云敖堯子丹朱謂取教名朱若舉其謹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朱稟論語已偏舉稟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稟與朱各為一人有三代古文為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稟以傲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稟頹頹罔水行舟則論語云稟盪舟也經曰稟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為仇敵也經曰稟殄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稟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曰子孫保之舜子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為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舜禹共談遠謂朱殄厥世也孔子引夏書袁公六年左傳曰維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服孫左傳杜皆謂桀滅亡言陶唐虞夏揖遜之天下桀致滅亡王肅等改為太康時書容齋隨筆乃謂朱殄世唐堯無後是不知稟事者也兩漢刊誤補遺別稟為一人而少引證世儒或非笑之故合管子論語左傳莊孟韓非呂覽史記淮南漢書說文以成其義

蔡氏類稿

卷一

朱氏曰

子宙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即史記夏本紀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教房喬注云敖堯子丹朱謂取教名朱若舉其謹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朱稟論語已偏舉稟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稟與朱各為一人有三代古文為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稟以傲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稟頹頹罔水行舟則論語云稟盪舟也經曰稟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為仇敵也經曰稟殄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稟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曰子孫保之舜子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為虞賓在位羣后



揚田下下說

揚州之域職方氏云其數宜稻蓋稻田宜下古者日食不專重  
 稻虞夏近都五百里米粟足供京師又不專恃揚田然揚田今  
 上上荆次之梁次之而禹貢之等相反者正義引鄭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蓋以地形高下為九等則梁州不得在  
 七等王肅以肥瘠言故傳則兼高下肥瘠言之黍稷宜高亢旱  
 則災稻田宜下潦亦災也久潦則土性為水所奪故受水淺者  
 猶存其美受水深者其力未復矣易繫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若  
 今山西依山鑿穴有巢氏居巢皆是避水堯謂共工滔天聖人  
 言語皆指事而見稱洪水亦曰滔天又禹敷土必隨山刊木水  
 勢汎溢望無津涯矣揚州地勢最下沮漳可知厥土惟塗泥所  
 謂以水濟水不堪用矣田故下下也荆亦水衝亦惟塗泥而水  
 東瀉於揚土性之復視揚較早故下中梁江水所由沱潛未道  
 水不能洩而土青黎亦不受他州之水故田下上此即禹作貢  
 時地方言之也兖州云是降邱宅土而兖田中下者兖土黑墳  
 為水鄉地勢曠衍水易退故降邱宅土惟記於兖者揚江兖河  
 最為水衝他州不記而宅土可知在揚不書則降邱未卜是其  
 時不如兖也青亦近海而田上下何也青冀土皆白壤冀臨河  
 青依山故冀田止中中兖之長蘆揚之淮浙及粵鹽斤最富而  
 禹貢揚不言鹽於青則云海濱廣斥是知揚之地產水退之時  
 百物皆不堪用青當水退鹽絲泉已見地不愛寶是其時不  
 及青冀也徐亦近海而田比中徐土赤埴壤厥性為火水退火  
 蘇即為膏腴是其時揚地土性未復不及徐也雍土黃壤田惟  
 上上豫土惟壤墳廬田惟中上土性皆美而其力未齊者雍不

癸巳類稿 卷一

受水疎與河患况揚州交受衆水是其時不如雍豫也年久土  
 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說者  
 謂揚州地力非畜於前而豐於後自唐時藩鎮擅命宋南渡地  
 狹徵賦日多所以有加無已謂後世於揚不惜民力則堯舜禹  
 三聖人者又何惡於八州之民而不惜其力也且使揚田真下  
 下徵賦亦無可加使非地力豐於後今揚田實上上而禹貢謂  
 之下下又何以通經也哉

癸巳類稿 卷一



碣石入河義

碣石今存者有二一在今武定府海豐一在今廣東所謂碣石鎮也禹貢冀州之碣石今已無之漢書地理志石北平郡驪城本注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則為今之撫寧縣地武帝紀注文穎云在遼西秦縣則今昌黎也山海經言碣石之山澠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此澠乃古入禹河今入灤之小水若山東之澠則入淄不可言入河禹貢言碣夷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碣石不必正當河流應在禹河入海處之西北撫寧昌黎之說於經文為近以導山有云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此又云島夷夾右入河信在今山海關南之海中矣水經注云韋昭言歷世久水漸淪入海去岸五百餘里其言可信禹貢地里今釋言是海豐碣石如此則兗州非冀州又與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萊夷夾左入河非島夷夾右入河矣

祭禮類稿

卷一

錫貢解

禹貢錫貢惟揚豫二州鄭謂錫貢者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其荆州納錫則史記云入賜入賜當如召誥之入錫蓋揚州橋柚豫州磬錯荆州大龜惟諸侯入見貢之為大饗庭實也以非常貢故別複言貢鄭言貢錫則豫州不聞產錫不當同文異義王肅及枚孔謂錫命始貢磬錯大龜既非歲收之物錫命貢辦尤不能滓供宋人則云橋柚必命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言似正而實不可通何者祭祀賓客歲歲常經因此錫命貢貢仍是歲歲常貢又何必多一錫也

祭禮類稿

卷一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里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史記正義以為導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庚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為雍界東為梁界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各以巾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臆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自南山黑谷北流于盤屋西南入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末秦州賊東侵岐雍軍于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嵬以拒之又西渡黑水向賊營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雜山南流逕敦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隋志在敦煌縣括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明都司志三危為沙州望山俗名昇雨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峰聳峙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

州入黃河又云黨河漢書龍勒縣有臣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鄂爾打坂止二百九十里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騰爾黨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為歸宿依敦煌目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為色爾騰河黨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即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為金沙江漢書地里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健為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即今敘州筠連縣之南廣水出烏蒙之鎮雄山經筠連高縣慶符至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即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嘗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為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荆岐既旅荆及衡陽惟荆州非一荆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察木多西北瓊布三土司北鄂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永昌順寧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粵南以入南海者亦為黑水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為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為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當在雍西梁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



至三危經文不能強通若三危即衛藏禹迹由察木多至車里  
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為澗滄所至則導水之  
黑水非雍梁言界之黑水也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周公奔楚義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東者楚也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  
公掬爪沈河祝神藏冊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禱書乃泣反公蒙恬列傳云成王有病周公掬爪  
沈河書藏記府及成王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者公走而  
奔於楚此記府禱書與金縢祝冊自別為一書成王同時見之  
史世家兩言見者非也今知金縢居東即是奔楚者論衡感類  
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  
楚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金縢正言居東為奔楚而史記  
以居東為畢定諸侯馬融言辟居東都鄭康成言出處東國墨  
子耕柱言東處於商蓋越絕書言出巡狩於邊琴操言奔魯傳  
聞不同今案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營未命伯禽為公後公  
歸無所故知是奔楚也譙周言史記由秦燬書說金縢事失其  
本末案蒙恬時秦未燬書恬言周公奔楚不容失其本末又左  
傳昭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會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會  
適楚故祖以導襄公不應梓慎子服惠伯蒙恬三周人說周事  
反不如譙周也或曰居東者擁兵東伐也使周公釋兵出奔將  
恐為人所制戮答曰時未致太平也居疑地而擁兵一敗即不  
可復救齊樂高是也未致太平則事權不一貴戚之卿出奔待  
罪賊臣亦不能制戮之魯成季是也周公奔楚管叔不能逞成  
季奔陳共仲亦不能逞成王出郊迎周公問公次於耶以待成  
季均復位秉大政知此則知周公之出奔其慮深矣左傳周公

卷一

卷一

卷一







殪戎殷解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助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殪殷為文王所受之命至武  
王勉成之左傳宣公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言不亟亟  
用兵狄將可殪文王不伐殷殷亦殪也故曰此類之謂殪說文  
為死戎爾雅為大殪戎殷如路大木言不可驟也詩華黍箋云  
祭天枝伐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言先伐枝黨崇侯  
之屬殪戎殷陰行善事今孔傳云殺兵殷杜集解云以兵伐殷  
盡滅之非書及左傳之意

祭由類稱

卷一

考索日

寡兄解

康誥周公以成王命康叔又述王命申已意誥誠之改篇首  
言周公在東都洪大誥治篇名亦題以誥不日命酒誥玁陳舊  
聞戒妹土戒康叔梓材以王命戒康叔因以戒成王故孔子序  
書三篇同序明是周公數數言說非冊命又必非武王言也定  
四年左傳言封魯命以伯禽封衛命以康誥封晉命以唐誥皆  
周公相成王尹天下之時其言命以者謂誥誠書非如蔡仲之  
命文侯之命正以命名書也篇中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為寡兄  
者寡嫡也少有也見詩傳箋此言嫡兄聖德寡有之兄如康王  
之誥云我高祖寡命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妃歸椽首云刑於寡  
妻寡命寡妻寡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稱小子封者周公  
視其弟雖老猶小也宋蘇軾移篇首四十八字增之洛誥則同  
序三篇皆不可解遂互相攀引謂武王時衛與三監同封寡兄  
如宋時言劣兄而梓材王惟德用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不可  
解則直誣以不類且譏書序不知康誥篇首為洛誥脫簡因誤  
為成王之書按定四年左傳祝熊自言衛封在成王定之之時  
以衛臣言衛事書序同之何以謂誤而曰是知書序果非孔子  
作也所知如此不如甚楚無知矣

祭由類稱

卷一

考索日



呂刑義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明啟刑書胥占是刑法古有定條又有損益因革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則夏有書康誥云啟罰有倫呂覽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則商有書文十八年左傳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在九刑不忘則周公亦有誓昭六年左傳叔向譏子產鑄刑書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叔向之言當由所從得者非貶故為此草菅人命之論二十九年孔子亦譏晉鑄刑鼎則謂其棄唐叔文公之法用夷蒐之法章示民使民在鼎謂專改制度非謂刑不當如叔向言舉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盡棄之以便酷吏用意上下賊人命也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昭公元年左傳趙孟云夏有觀扈觀與扈同言是叛國也楚語士蔣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韓非子說疑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子兄弟之親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政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太康未立時五人已有姦迹墨子非樂篇有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又曰淫湯於酒又曰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武難云不願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王逸注云夏王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知非樂引武觀而文冠以啟更有脫漏言太康不法禹啟也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亦依書序合太康數之潛夫論五德志云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謂之五觀是五觀終於非賢觀者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續漢郡國志東郡云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水經河水注云衛國故城南古斟觀巨洋水注云五觀蓋其名所處之邑名曰觀也淇水注云頓邱古文尚書以為觀地時河北行鄭古文此鄭序注說也謂五子為五觀又言觀姚姓者太康兄弟五人避亂居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為



帝左傳又言浞因羿室滅羿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  
 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澆求之少康奔有虞夏臣靡收斟鄩斟  
 灌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斟鄩斟灌本夏同姓為澆所滅少康  
 之興由有虞故以斟灌授姚姓左傳昭二十二年周有郟邑史  
 記正義引臣瓚云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則樂安之灌亦由  
 分名書序須於洛汭書堯典正義引鄭注云避亂於洛汭鄭親  
 見孔壁五子之歌古文就其注及說觀地可知古文古言太  
 康兄弟五人不言六人易乾鑿度云命厯掘執并投者上契輔  
 鄭注云契輔者推契而輔之也若太康之昆弟據此則鄭所見  
 之古文其述益明古文記太康五人自洛汭保觀命厯乘勢於  
 觀更立太康卒仲康立以至於相太康兄弟五人皆沒於觀故  
 曰五觀猶周曰汾王也五人名號今知其三日太康曰仲康曰  
 武觀釋文云五子名號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是惑於故本  
 厥弟之文水經洪水注云太康第五君號五觀應言太康兄弟  
 淺人依故義改之則是兄弟六人明與序義異歌詞不可用也

經已類稿

卷一

允征序義

書序云羲和酒飲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史記謂帝仲康  
 時鄭云允臣名史記不采左傳羿事蓋孔安國所不說據左傳  
 羿代夏政為帝夷羿則中康之立亦猶朱均別守丹商國邑耳  
 故書謂中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作傳云夷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是羿  
 亦為大臣不得為帝夷羿矣宋蘇軾謂羲和貳羿忠夏羿假命  
 征之其言無徵而深得枚孔之意蓋王肅皇甫謐見高貴鄉公  
 母邱儉諸葛誕之事集此文證之也南宋元明之儒務與蘇爭  
 而互相攀引毅然定羲和為羿黨則又一無稽之言各成一局  
 且謂孔子書序不明羲和黨羿之罪夫羲和黨羿南宋始有成  
 案孔子序人何由得明之且非故書意也

經已類稿

卷一



湯從先王居義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鄭意契封太華之陽為始封國不得承帝譽統不得云遷後乃自遷蕃至湯居亳復在太華之陽則所謂先王者契也從契居太華之陽也詩商頌正義引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曲禮下正義引維予命云天乙在亳諸鄰國綴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沈璧宋書符瑞志云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離舉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亳在洛西明矣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謂湯始居之亳在西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尚書古文又合觀洛緯義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典寶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竹書云桀居斟鄩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周有馴邑在河南戰國策吳起云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前羊腸在其後為今河北懷慶史記貨殖列傳云南陽潁川夏人之居也夏王圻當今懷慶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升陲伐三股於勢順也先王契亦遷者水經渭水注云魯都城北故蕃邑毀契之所居引世本云契居蕃闕駟云在鄭西即蕃城今華州也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北聽其遷湯伐桀時亦盡得西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又莘商世姻周頌言莘在洽陽渭溪亦陝西地也趙注云伊尹耕莘野湯得天下復於中土創立亳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止域彼四方言湯既受命始以

商邑翼翼為四方之極明伐桀以前不然矣禮緇衣篇引尹告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時已正域居中土亳就所見言夏邑在西湯所居皆曰亳者字亦作薄有今商州偃師商邱曹縣之別殷末之亳分為三則成皐輶輶降谷周東遷其人又遷今咸寧桓王時始滅史記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造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是也史記封禪書云雍西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即今咸寧之亳秦紀集解引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封禪書云于亳社秦隱引謐云周桓王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史記言亳王奔戎則亳非戎言滅湯而三原有湯陵此陵非奔戎者所能有則其人葬三原者曰亳王湯奔戎者亦曰亳王湯其君

癸巳類稿 卷一

皆曰亳王湯如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亳之最後者在此而六國表集解引徐廣云京兆杜陵亭湯始居之亳却又非此也殷本紀從先王居集解引皇甫謐云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穀孰誠是亳特非從先王居之亳尋此事或亂經義俱由於謚諡既屢爭亳王湯誣之為戎水經汜水注書正義俱引謐云葛在寧陵則亳理不得遠不悟盤庚明云先王有服不常厥邑豈得責湯始終皆繞葛居又今山西垣曲西北有亳城即後周亳城縣西南有葛城即史記趙成王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者亳葛豈得必近寧陵集元方諸病源候寒食散發候引謐云凡有寒食散藥者雖素聰穎發即頑少救寒食者要當逆常理反正性又云當違人理反常性又云務違常理是無疑也則謐散發時輒著書以輔王肅冀用救死呂氏春秋慎大覽末婚言天子夢



兩日門西方日勝湯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蕭詵作孔傳  
 解先王為帝誓則毫在東其解升陟則云繞出桀西乘桀不備  
 立義險謬若此書序正義鄭云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不知  
 何書注文誤引於此史記封禪書雍西社毫集解引臣瓚亦云  
 濟陰薄縣是謚後儒者引古俱謬經注言毫者均在商頌周雅  
 書序雒子命尚書中候史記後又其言及地里書皆就湯得天  
 下後言之周說莘鄭皆東西有之何疑於毫以中土毫說從先  
 王居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陟之師事理皆悖鄭樵通志都  
 邑略云太史公言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在今長安南及湯有  
 天下始居宋地漢後說亳者惟此最通今知亳在西而謂先王  
 定是契者周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與史記自契至湯正十  
 四世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涿石遷於商是契為  
 元王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  
 桓撥是商止祖契稱元王無緣以帝誓為先王書序正義言契  
 以下皆諸侯不得稱先王不知契稱王詩有明徵若帝誓則不  
 應降稱王也史記帝告作帝語古義可知唐人索隱謂語一作  
 倍其亦王肅皇甫謐之文歟

尚書篇目七篇說

言尚書目者多得此失彼又留餘義今使義異者各歸其部為  
 立七日庶幾易曉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目第一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收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杼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鮮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伏生二十八篇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兼秦

誓言之其說非是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本

在伏生書中故可云伏生得也

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秦誓三篇 收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杼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佚 君奭

顧命 肅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在博士者秦誓後得其書本在民間故書敬董仲舒終軍等



多引之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又孔安國三篇皆有傳見正義引李暉集傳正義云李暉每篇引孔安國曰是也正義用枚本乃謂此經為偽云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則又自忘其引別錄之文矣王氏鳴盛不能知正義之謬乃云此直當抹撥此傳經佳證也奈何抹之乎或云秦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誓序一卷者由不知秦誓起傳為經之故使西漢經有誓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誓序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

癸巳類稿

卷一

三九 求日蓋

堯典	舜典多	汨作多	九共九篇多
大禹謨多	皋陶謨	棄稷多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
湯誥多	咸有一德多	典寶多	伊訓多
肆命多	原命多	盤庚三篇分	高宗彤日
西伯戡虢	微子	牧誓	武成多
洪範	旅獒多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分
畢命多	莊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孔壁文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亦謂之中書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百兩篇古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也題目同者為一卷就小篇目則為五十六篇書序惟古文經有之史記三代世表孔子世家皆言書序者司馬遷古文學也今文無之博士亦無之故說今文者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以非博士說故推之曰昔也此小篇多二十五劉歆書云書十六篇者亦以題目同者為一篇又以書序非書故不計序舜典以下止多十六篇也依舜典棄稷為多盤庚三篇及康王之誥為分則舜典不分堯典棄稷不分皋陶謨漢志之古文經自別有舜典棄稷文也此目畢命孔穎達引

癸巳類稿

卷一

三九 求日蓋

作罔命者惠氏棟云書正義引鄭注畢命序言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事不與此序相應則古文經有畢命但逸耳漢律歷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牒王命作冊豐刑是古文經有畢命之證今依列罔命為畢命王莽傳引嘉禾伏生書大傳有嘉禾拚語蓋所記憶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周官太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此經無周官者趙商引大戴保傳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為問言周有此官又君奭序正義馬鄭以師保為大夫官謂鄭不見周官之篇是鄭志周官非指書篇名也其他引者多逸周書七十篇非此經逸十六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者建武之際武成一卷亡也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也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者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



益秦誓三遂為五十八此非向所及知八亦誤文也  
張霸書百兩篇目第四

百兩篇

右霸書因書緯言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下至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霸因作此漢書儒林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此霸書明著百兩之數書正義謂鄭本五十八篇為霸書是不知計數矣論衡有引百兩篇尚書

秦書一卷目第五

古文一卷

右杜林所懷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又此卷仍博士所有者以賈馬鄭皆有說知非逸古文尚書古文寃詞以此為鄭本事

秦書類稿

卷一

四十一

由湯偷傳偷傳非逸篇又不當有秦誓與鄭氏本不合也

馬鄭書四十六卷目第六

堯典

舜典逸

汨作逸

九共九篇逸

大禹謨逸

皋陶謨

棄稷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逸

允征逸

湯誓

湯誥逸

咸有一德逸

典寶逸

伊訓逸

肆命逸

原命逸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鬻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洪範

旅獒逸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逸 兼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古文經亡武成鄭以博士業秦誓三篇益之亦同題同卷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非博士業者惟為書序作注其十五卷二十三篇存其文而逸其說馬本初亦如此今俗間有馬融忠經乃多引故本書文不知誰所造  
枚氏分序本四十六卷目第七

堯典

舜典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囹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秦誓王肅等未之思也



薪義

野俞正燮理初

說文云蕘薪也薪蕘也蒸析麻中幹也柴小木散材單言之則薪蕘柴通詩漢廣錯薪有楚蕘則兼草木南山析薪匪斧不克小弁析薪地矣車盡析其柞薪白華蕘彼系薪械樸芄芄械樸薪之類之禮月令季秋伐薪爲炭則薪爲木此皆單言之也對舉則蕘薪草也柴木也蒸析麻中幹也詩無羊云以薪以蒸言牧人無事或樵采或析麻而解者曰蕘爲薪細爲蒸周官甸師云其徒以薪蒸役外內蕘亦言樵采及析麻而解者曰大木薪小木蒸禮月令季冬云收秩薪柴則是薪爲草柴爲木而解者曰大木可析爲薪小沐合凍曰柴其訓釋由析薪薪炭之文不悟彼是單舉可通之辭漢廣正義謂薪是木稱蕘草亦言薪者因薪楚通其義則因薪之誤而益誤者也古草木通曰薪今草木通曰柴充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本義今燈草尙稱燈薪其義最正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答何休皇甫謐

詩何彼穠矣毛傳云武王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正義云何休言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娣姪如諸侯禮者義不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言武王五男二女元姬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按何休說見公羊莊元年傳注中今謂事無所出者言非雅證不當據之今檢古事堯以二女妻舜秦穆公納女五人於重耳季孫宿以襄公姑姊二人妻邾庶其此則秦穆明云納女與妻圍禮別舜及庶其自二妻皇甫謐欲武王以次女作媵事不相侔或曰媵亦可言娶不必是賤左氏春秋成八年杜預注云古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俱有姪娣其說亦非媵爲將送亦爲僚從有莘伊尹晉井伯皆男子以送女則爲媵士昏禮汝媵甚異不得謂之娶今能備姪娣以嫁女者而甘以女爲人媵且娶則當聘聘富貴能備姪娣人之女爲媵皆非人情又無以指歸檢左傳魯文公有二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和文公有元妃二妃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衛莊姜在位莊公娶於陳鄭世子忽娶於陳齊侯又請妻之皆非同姓又非妻杜以事不可通乃謬爲妾媵之說不知此是三官夫人見公乘禮惟元妃爲嫡不敢匹之非即是媵凡同姓異姓媵者皆以媵女先至女母家自女母家至婿家故謂之媵若婿家自娶者何得名爲媵乎左氏成八年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言異姓則否而不譏十年齊人之媵其義爲短左傳記載實事言同姓當媵異姓不必凡嫁皆媵非謂異姓不許媵今十年齊人之媵邾邾加禮何當議



之且休忽言備姪姪忽言博異氣則武王二女非異氣何必俱  
嫁胡公詩有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又有瑣瑣姻亞謚皆不問而  
謂王姬當為媵殆散發務逆常理之談矣

卷二

卷二

卷二

詩騶虞義

詩騶虞毛序言鵲巢之應與麟趾應關雖但德化相應非必獸  
應鳥取符瑞也禮射義篇云騶虞樂官備也此詩異義引韓詩  
魯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正合官備之旨鄭君注禮未  
得毛詩用三家說云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吁嗟乎騶虞以歎  
仁人謂官備在五豝不合韓魯亦不合毛毛傳以騶虞為獸或  
疑其名不見爾雅不見爾雅不足難之惟其義參差逸周書王  
會解有英林酋耳書大傳有於陵虞山海經有林氏騶吾史記  
滑稽列傳有騶牙與毛傳騶虞同是一物然毛云不食生物王  
會則云食虎豹其性更猛矣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下連毛傳後  
人引瑞應圖遂云得虎豹即殺之不食也又牽合白虎古言麟  
鳳龜龍上應天象朱雀為鳳白虎為麟又言麟應中官則以白  
虎為騶虞今見宋書符瑞志開元占經引晉中興徵祥記所言  
白虎騶虞均無殺虎豹不食之義傳又云白虎黑文司馬相如  
封禪文云圖騶虞之珍羣般般師古云從丹青之丹之獸白質黑章說文  
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大傳則以虞命馬取其善  
走非取不食生物是山海經王會解書大傳均非助毛義者又  
毛詞理不完周南吁嗟麟兮上有麟之趾語比義明則就所比  
歎美之此云彼苗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苗者蓬壹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殪貍之後忽雜以白質黑文不食生物之  
獸上擬其君辭既不達禮亦不順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周南終  
麟趾召南終騶虞皆是獸詩譜言麟趾騶虞皆獲嘉瑞是皆毛  
序之蔽墨子三辨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禮樂記云左  
射狸首右射騶虞均是樂章若圖而射之則更無取於仁義如



毛氏說也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園虞者園之司獸者翼五  
祀以待是韓魯詩天子掌鳥獸官義左太冲魏都賦邁梁騶之  
所著劉淵林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珠  
應麟詩考引本元張氏板本班孟堅東都賦梁騶靈囿注引亦  
皆如此今六臣注本作田曲  
同詩傳毛定韓魯義然則騶虞者騶中之虞義長於毛者說詩  
文辭意俱合漢書西河郡有騶虞縣蓋三分有二時方七十里  
園地連虞官名縣者如船司空縣名騶之虞船之司空名同一  
也詩祈父云祈父子王之爪牙呼祈父即呼王歎騶虞即歎仁  
君以人及人義同二也漢書東方朔傳奈何乎陛下呼嗟奈何  
騶之虞陸之下學古辭同三也左傳魏絳述虞人之箴敢告僕  
夫告僕夫在後呼嗟騶虞亦在後詩箴語次同四也難者曰詩  
譜南惟甘棠何彼穠矣為武王時詩文王時何言天子掌鳥獸  
蔡巴類稿卷二  
官不知制由後定如臯門應門之名又樂記周召之治在武王  
之事太公之志後四詩說不同師不定是文王時作則天子掌  
鳥獸官與樂記合五也難者曰騶虞是獸猛而善走故山海經  
言日行千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之乘同於大傳此則古  
人命名皆有依取古以鳥名官豈得謂祝鳩不是司徒又齊世  
家有泰誓蒼兕左傳有舟斂不謂兕非獸斂非魚亦不得以獸  
與魚當泰誓左傳之文商子禁使篇云騶虞以相監使馬能言  
則騶虞無所逃其惡是彼者亦得名騶虞取善走也園官名騶  
虞大傳云虞不避虎豹也然則梁騶園名騶虞官名又得一證  
於騶虞之獸六也毛傳義有不安後人徒爭有無騶虞之獸於  
詩義無當用采韓魯義以明之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不見所  
出近韓魯說或鄭君射義注是齊詩駁

睨睨解

凱風云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睨睨好貌箋云以與顏色說  
也箋以傳好貌屬黃鳥顏色者綿蠻黃鳥傳云綿蠻小鳥貌其  
義一也按此睨睨好貌是人視黃鳥好也說文睨出目也睨大  
目也或作睨言人注目視此黃鳥如小宛云題彼脊令載飛載  
鳴是此視黃鳥例也或曰睇視脊令見其飛因言其鳴耳此黃  
鳥止好音何用視之若曰伐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彼相鳥  
聲是此視黃鳥好音例也

癸巳類稿

卷二



木桃李釋書碑後

詩木瓜篇有木瓜木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  
 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於木瓜木李無義姚克西  
 溪叢語謂是假果因斥鄭箋初學記六帖為誤兼以孔子見苞  
 苴之禮行焉其語亦非寬誠無足取陸佃埤雅則云江東父老  
 視木實似瓜有鼻而不木者為木瓜圓實小於木瓜而木者為  
 木桃大於木桃而無鼻者為木李其說合於本草其解經謂木  
 瓜百益故以投人於是木桃李皆從其類按爾雅不為木桃  
 木李立名而毛傳則有義可尋毛解木瓜云可食之木乃通釋  
 桃李加木之文也何以言之詩又云瓊瑤瓊瑤玖珞為佩上  
 物須明加瓊瑤則美玉玖則黑玉無須瓊文說文云瓊赤玉毛  
 解瓊瑤改云瓊玉之美者亦瓊通瓊玖之義也王得臣塵史袁  
 文瓊屬開評引韓愈雪詩踏作瓊瑤迹疑是屑瓊瑤或以韓愈  
 詩為誤或謂說文赤玉為誤則是乖戾之談文選謝惠連雪賦  
 云瑤階瓊樹注引莊子云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亦見蜀都  
 賦注今莊子無亦言樹枝似玉耳凡字有本義有轉生義瓊赤玉是  
 本義美玉則是轉生義美玉色不止赤然無緣專定為白也詩  
 與玖連文固不得依說文為赤黑玉亦豈得依唐詩解瓊玖為  
 雪白之黑玉乎詩他言瓊英瓊瑩瓊華則凡玉皆可言瓊猶之  
 木為桃李總名也詩一章言木瓜瓊瑤以瓜皆蔓生而此瓜實  
 生於木則曰木瓜猶瑤有用石用珠之別而此瑤實美玉則曰  
 瓊瑤此文言之相從者也桃與李之必生於木猶瑤與瓊之必  
 可知為玉也一章言瓊瑤則瑤玖皆加瓊故一章言木瓜而桃  
 李亦皆加木此又文之避不成辭而相從者也知袁文說瓊之

誤則知陸佃等說木之誤毛傳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皆通三  
 章言之古經師解經一字而欲篇並明知瓊瑤瓊玖之為辭而  
 木桃李之為辭與爾雅之不為立名其意皆可見爾雅釋木  
 篇云楸木瓜是此詩木瓜也大雅抑篇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李  
 是此詩木桃李也述異記桃大者謂木桃是無以處木瓜之  
 文故知古訓最闕遠埤雅之說今人猶有此名蓋緣詩生名而  
 不可以說詩陸於詩名物彙詠者解釋並工妙此蓋未當故聊  
 記焉壬戌十月秦安旅舍書



簧考

詩云吹笙鼓簧禮月令云調竽笙箎簧明堂位云女媧氏之笙  
簧多笙簧並舉或謂簧大笙也明堂位注引世本作篇云女媧  
作笙簧世本之意止以笙中之簧女媧所作風俗通引世本云  
隨作笙又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一  
切經音義七並引世本云隨作笙白帖引世本云垂作笙又單  
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文選長笛賦注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暴辛  
為填釋名云笙以匏為之其中汗空以受簧宋書樂志云笙隨  
所造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隨應在女媧後一切經音義八  
引古史考亦云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蓋簧可無笙笙不可無  
簧故富先作簧簧即今歎子通俗文為哨子喇叭瓊哨口琴皆  
有之其單用則曰哨子亦曰叫子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又云

癸巳類稿

卷二

九

並坐鼓簧又云巧言如簧皆單言簧謂巧言如簧者鼓歎子能  
效鸞鳳百鳥之音言之巧者似之不得謂簧即笙巧言如笙也  
釋名云笙竽皆受簧亦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則漢別  
有簧神仙傳云王遙篋中玉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  
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是晉時猶以此為樂器唐時樂器猶有  
吹葉舊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遼  
史樂志有吹葉均在笙簫笛篋外宋陳暘樂書云今民間有鐵  
葉簧削銳其首塞以蠟蜜橫之於口呼吸成聲樂工所習與儒  
者文字不通又其時人間自有長歎歎聚鳴鼓吹唇及兵行  
巡哨之法儒者不知哨即歎歎出於簧簧即叫子因謂歎法不  
傳簧只是笙唐以後經注文選注與古書時制俱不相協今以  
世本推之知女媧破小管納舌鼓之名曰簧自為一樂器其後

配笙又自為一樂器於經史及時制皆可通也章如愚羣書考  
索謂簧當自為一樂器其識甚卓路史則云隨作制笙簧注云  
隨作臣名語之怪陋由不知簧是一樂器自撰一語欲與明堂  
位並行云

癸巳類稿

卷二

十



○勺藥義

詩漆洎云伊其相譖贈之以勺藥毛鄭以來謂卽今紅藥此乃  
自牧歸藟之比韓詩薛君以爲勺藥離草或謂藥爲貽椒之類  
陸佃以爲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望文生義亦非說經正義  
今案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論  
衡譚告篇云釀酒於罍烹肉於鼎鹹酸淡苦不應口者由人勺  
藥失其和也漢人相承語如此蓋齊魯之義中饋日用物也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檜羔裘義

詩言羔裘屬卿大夫者則曰羔裘豹飾羔裘豹祛羔裘豹衷羔  
羊正義云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  
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詩但詠羔裘者謂諸侯朝服也檜風云羔  
裘迢迢狐裘以朝羔裘翔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  
謂羔裘者檜君也狐裘者大夫自言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衣狐白惟不以錦衣裼耳正  
義言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在天子之朝則服之歸其國則不服  
在國視朝受聘服麕裘今案箋以羔裘爲檜君朝服則羔裘指  
檜君矣左傳云臧之狐裘臧非命卿亦狐裘知此狐裘爲檜大  
夫矣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  
服迢迢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言羔裘之君迢迢而已  
翔翔而已日出有曜而已有道之臣衣狐裘在朝堂豈不惟君  
之思而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惟切切焉憂悼蓋君務逸臣雖  
在朝堂不能有成道當去也傳云狐裘以適朝不云視朝知是  
大夫以朝也傳云堂公堂也若君在堂不須言公堂知是有道  
大夫在堂也序言君好潔其衣服詩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  
關大夫狐裘也箋云檜君朝服燕而祭服朝是潔其衣服先燕  
後朝不自強頓改傳義今案傳義甚隱故爲申之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巷伯作詩義

巷伯毛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言初由讒被刑，詩多兮，多兮成是貝錦。傳云：自謂避嫌之不審也。引顏叔子魯男子事以證之。箋則云：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正義云：傳言此者是證避嫌之事。此寺人非能身為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則正義依箋解傳而不知非傳意也。案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傳云罪已定矣，而將踐刑，故作此詩。箋云：自傷將去，此官是毛言此孟子以男女之嫌，譖人誣致其罪。枉得宮刑，定爲寺人。鄭言此寺人被譖在宮中，不謹或逐或重得罪，去此寺人之官也。傳箋截然不同。正義乃誤解傳意。王肅於此詩不標毛義，肅甘心與鄭爲難，亦有精力不到之處。

蔡氏類稿

卷二

三

逸豫無期申箋義

詩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箋云：刺其不能留賢。詩云：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云：願其來而得見之。爾公爾侯，何爲逸豫無期以返也。慎誠也。箋云：誠爾優游，使待時，勉汝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決之辭。箋義長也。箋言自決之辭，如十畝之間，義謂王不留賢，則賢者可去。今白駒以食苗，蓋而來，倘賢者留用，貴爲公侯，任重憂民，則無期以逸豫。故當誠汝優游，以遁思自勉。蓋賢者不得有爲，多有逸豫優游之思，以王不能留賢，相謂宜決去也。傳謂逸豫似公侯於理爲弱，以詩有萬壽無期，思無期，故就爲此言。實則詩無達詰，此止言逸豫無時，箋意反其詞，以慰之言，倘爲公侯，則不能逸豫矣。詩緝言公侯不能逸豫，羨其遁思之樂，不如箋意深長也。

蔡氏類稿

卷二

四



啟明長庚古義

啟明在日前長庚在日後其最明者詩傳云日且出謂明星為  
 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但指其明者言之不定指何星也  
 論衡是應篇云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何如狀詩言東  
 有啟明西有長庚或時昏見于西或時晨見于東詩人不知則  
 名曰啟明長庚矣其論最確按五星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  
 辰星土填星以古法歲星歲在寅則星在丑歲在卯則星在子  
 十二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太白一歲一周天然其行度  
 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又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  
 入三十五日又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辰星一歲一周天其行  
 度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填星二  
 十八歲一周天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  
 出西方為長庚則專指太白而大宗伯疏引星備云太白日行  
 八分度之一八歲一周天惟辰星日行一度今法作詩者所不  
 曉古法則如此是五星常在日前者惟辰星而太白有在日前  
 時有在日後時啟明長庚不定何星但太白辰星當其位即以  
 為名耳有兩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有  
 長庚時

祭已類稿

卷二

祭已類稿

四月匪人義

詩四月先祖匪人箋正義詩集傳言先祖非人乎何使已當此  
 難世無所歸咎怨恨之甚其言不安正義引王肅言已不得祭  
 其先祖王肅所造孔叢記義云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也左傳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注云思歸祭祀然不能與祭  
 遂以先祖匪人詰其上亦為不詞歐陽氏修言先祖任用非人  
 王氏懋言先祖不以子孫為人陳氏啟源言先祖讀斷匪人乃  
 自指金氏姓言匪人謂非比他人皆望文生義李氏黼平言人  
 為說文奇字之儿仁人也即中庸表記仁者儿也之儿為相儿  
 偶與忍字相對今案人不必作儿詩匪人當如中庸表記仁者  
 人也之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表記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匪人者謂先祖匪復以人意相  
 恤如下章言天子莫我有為葛藟亦莫我有之有匪與莫其義  
 同也人與有其義同也莫先祖之人也天子之有已忠教之人  
 情切而詞悲也雲漢之詩曰后稷不克克刻讖也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虞度也莫我有也不我虞也不克也匪人也同也詩無  
 達詁得其句例則達詁也

祭已類稿

卷二

祭已類稿



鞅鞅句讀義

詩鞅鞅有夷傳云鞅鞅者茅蒐染草也一日鞅鞅所以代鞅也傳意言鞅鞅之鞅為茅蒐乃染草也其下鞅鞅乃連文為義箋云茅蒐鞅鞅聲也鞅鞅祭服之鞅箋意亦言茅蒐為鞅鞅之鞅聲也其下鞅鞅乃連文為義上俱省之鞅二字耳士冠禮鞅鞅注云鞅鞅緼鞅也士緼鞅而幽衡合章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鞅鞅鞅鞅之制似鞅注意言章染以茅蒐合茅蒐之音為鞅鞅蒨蒨也其鞅鞅鞅則同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日鞅者茅蒐染草也不連鞅為文引書之體有此實則鞅鞅之鞅為茅蒐蒨蒨則為染草若單言鞅則不得謂之茅蒐染草說文革部鞅云防汗也章部鞅云茅蒐染草也文各有當毛許鄭三君之文至當不可改易矣詩正義引鄭駁異義云鞅鞅名齊魯之問言鞅鞅句聲如茅蒐字當作鞅陳留人謂之蒨鄭意鞅為茅蒐合聲茅蒐草名也齊魯言鞅鞅之鞅如茅蒐寫其言當作鞅即蒨也蓋鞅音古如謀詩正義儀禮疏自為說皆誤

癸巳類稿

卷二

癸巳類稿

文王元年鄭義

鄭康成謂文王元年己未魯隱公元年己未詩靈臺正義引三統證之諸經正義不知說天者古今不同不就經文數也厥旨而引後世之法以淆之又不悟鄭專用緯說此所云己未鄭亦本緯不用三統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十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然則文王元年當入戊午部三十歲戊午部以庚寅為始首三十歲為己未為文王元年四十歲為己巳為文王十一年正義又引徧校諸本雜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此魯公謂魯惠則隱公元年當三百六十一歲又值己未是鄭依雜師謀數之且以文王元年當受命之年乾鑿度云天元甲寅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歲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而為此者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典薄乾鑿度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女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使其子為木塞水依乾鑿度言自甲寅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則文王受命當癸丑言入戊午部二十九歲則文王改元當戊午明年為元年當己未中有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五年受命改元不在一年援神契同雜師謀但以改元為受命其元年己未則皆同也是鄭旨也三統則漢書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紂為十一年二年乃遂伐紂為十三年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後七歲九十三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後二年得周公七年十二月戊辰晦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伯禽俾侯於魯凡伯禽至春



秋三百八十六年隱公春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數三統  
之文四百歲者上不數伐紂下不數隱元謂中距四百歲文王  
受命元年及隱元首尾四百十四歲文元已未則隱元王子隱  
元已未則文元丙寅鄭不用三統明矣大衍妄引三統舊說隱  
元已未克商已卯三統部數具存實四百二歲而以爲四百一  
歲推數不明乃妄毀古憲且三統並不言隱元已未周語伶州  
鳩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三統推之云張十三度史記天官  
書云攝提在酉歲星居午是伐紂當酉歲唐志麟德法李淳風  
推之云周師始起歲在降婁蓋太歲作噩之誤則隱元當丑歲  
寅歲而執歲星超辰之說者說自有據然不如從緯之合古法  
至後人又依史記推爲戊子歲依漢書推爲己卯不知用何法  
也

癸巳類稿

卷之

九 求日蓋齋刻

韓奕燕師義

韓奕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云韓侯  
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又  
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躬奄受北國案禹甸梁山必當爲禹貢之梁山在今韓城鄭  
康成時所謂燕去禹貢梁山甚遠故以完韓燕師爲古平安時  
民衆王肅則以召公薊燕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卽此詩  
韓城世謂寒號非也水經鮑邱水注潞潁陵堰東有梁山引晉  
元康時碑魏嘉平時潞已有梁山名聖水注誤引鄭箋追循爲  
獫夷所逼稍稍東遷爲韓東遷於是禹甸梁山之名改今案燕  
乃蹶父國也周初有燕有北燕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  
注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云世本燕國姑姓也漢書地理  
志東郡南燕縣云南燕國姑姓黃帝後今衛輝之封邱地其國  
春秋前及春秋時正謂之燕鄭語成周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  
泉徐蒲及此詩燕師皆西周時名隱五年燕師及宣三年左傳  
鄭文公妾燕姑其祖爲伯儵其後石癸亦稱之曰姑吉人也說  
文姑云百儵姓此詩云韓姑左傳有燕姑則蹶父本燕支庶春  
秋時南燕止稱燕也其在薊之燕正謂之北燕春秋納北燕伯  
高止奔北燕史記燕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是其證  
北燕後強大乃獨得燕名後人反以燕爲南燕作奕詩時薊不  
單名燕也詩言韓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則蹶父姑姓爲厲王  
婿以燕公族入爲卿士詩言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知蹶父不在  
燕久居周已有族里如魯凡蔣邢在周圻內詩言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奄受北國韓城在河西居編東北得受王命爲北諸

癸巳類稿

卷之

九 求日蓋齋刻



疾長厥父亦得假王靈用其國人爲韓築城如晉人城杞亦戚  
好赴役燕韓事同也鄭未思南燕姑姓故疑之王符潛夫論志  
姓氏云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是亦不知燕韓之地  
何在王肅乃以寒號城爲韓侯城後人多喜其說於詩之燕與  
姑不能通也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  
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明是序一卷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  
之審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  
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  
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一人作毛承先  
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其分序置篇端當始於箋揚之水  
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  
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  
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  
黃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  
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茨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翟  
勒而績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移在  
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  
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溢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  
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  
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關雎序下正義  
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今案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  
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  
又謂志之經毛序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序在故訓傳



王正月義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逸周書程廣解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子皆文王時書柔武解為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則稱正月及冠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為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自文王鄭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二年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二祀寶典解鄭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即位之祀與承受命之年不相害武微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政解及書洪範有十又三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武王時復

梁臣類稿

卷二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縢所謂既克商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時文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為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為國始曰邵繼曰邵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紀重父改國號當文王時正建丑朔維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為正夜半為朔以是年為元年唐梁肅曰不然孔子憲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

梁臣類稿

卷二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為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即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為王后稱武王為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其號為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况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為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



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明文  
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助祭著  
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又云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云  
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即文王宋人惡言寧  
王受命乃于書注改寧王為武王以過之適與緇衣相反且君  
奭又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  
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  
百年後人忽泯滅其事實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  
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  
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所謂今之王古之  
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愚悖言民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  
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  
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  
筆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  
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祭義類稿

卷二

求日登

禮記卷之五十七  
祭義類稿卷二

禮記卷之五十七

禮記卷之五十七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  
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曾子  
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又引  
賈逵服虔以祖為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  
見後乃始成昏議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眾以配為同牢食  
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為告廟今按祖道說  
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  
援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  
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  
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  
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護  
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晉之詩奕三章言  
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誣道神為  
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  
公名元孔烝鉏箴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  
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  
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為典要一也

祭義類稿

卷二

求日登



晉一軍為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襄二十五年子產言天子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蓋專指晉言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實地萬井六十四井為車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尙有十六井不單出百五十六乘為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子樵汲固守衣裝廢養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羨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為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即得成軍諸侯地及同亦成軍圻則實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備此數不單出也

齊世類稿

卷二

天求日益齋刻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按說苑臣術云魏翟璜乘軒車蔽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時以閒暇祖之於野是非祖餞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觀如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傳云以是為尸女也注言主為女往意謂為娶哀姜公羊傳則云公一陳作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三十一年築臺於郎臨民漱澆則此如齊觀社實為觀女人曾語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言齊社觀之者眾還冤記載墨子事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文也

齊世類稿

卷二

天求日益齋刻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豫空策以俟補書又不可即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將丁亥慶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寅也類稿卷二

癸巳類稿

卷二

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新意益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魯會葬也其他非魯會葬雖周王亦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魯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魯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疏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喻晉君其象未問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為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正謬以為秦侯車敗毛奇齡謂良為倒震震為車為諸侯倒震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象云元亨利涉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關雎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良為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為毀折是車敗良為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為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良為狐見九家又為手又再為狗虞翻作為狗為狐為手狗故曰獲狐良為狐坎亦為狐良得乾上九居蠱上為外卦主故曰雄狐蠱為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為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為良爻爻辰則值辰巽巽為貞氣盛定為手拘狐也貞風悔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至於韓

癸巳類稿

卷二

涉河侯車敗義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齊有廩邱鄭有州有祊邾成過魯魯田在許杞田在成晉有范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即大夫亦有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未地封秦涇陽君趙以靈邱封楚春申君魯桃在今泗水萊柞在今萊蕪而以萊柞為桃山皆鄙遠之證鄭語饒郟十邑皆有奇地亦內外傳相應僖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潛師欲得鄭是謂晉襄無能為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為之辭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人猶有此名以證大司徒聯兄弟曾子問嗣為兄弟之義然實非公羊意也僖二十年邾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云邾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以為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為辭與此蕩伯姬杞伯姬二兄弟辭也同乃平莒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辭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杞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為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讓者可以兄弟為之辭辭得通則辭不廢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秋為春秋今以公羊為公羊當如此

癸巳類稿

卷二

三



。星孛義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云孛之為言猶莠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為孛槍注云孛星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槍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台散犯守陵厯門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祲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為彗孛古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諸侯星天籥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

癸巳類稿

卷二

星孛義

華蓋星本十六今止四即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壘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指之座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軍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益多矣星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曆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可證也

作邱甲義

古尼兵皆在民間費蓄教乃甲冑敵乃干備乃弓矢鉞乃戈矛礪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甸兵車一乘干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蓋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發民兵器如楚授師牙衛懿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陲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繫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鮮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囊其實三代人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讒始邱使也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所為邱作甲非正也蓋備齊亟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甸馬四牛十二甲士三徒七十二人之賦元有李廉者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之人甲車馬牛決非邱甸所出近顧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不足信而信李廉又引晉惠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以為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後兵各有庫馬各歸廩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當知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處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籌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癸巳類稿

卷二

作邱甲義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  
 以是為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  
 天使謂已祭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讀去聲世  
 人記言神道也燕姑初夢一不識之神繼乃自言伯儵趙嬰亦  
 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以為此神殆天使也云爾  
 舊說以為上天之使命因以詆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  
 夢狄君子立於社官亦以見多人皆貴人狀因稱為狄君子與  
 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癸亥星事云癸亥天罰也論衡  
 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為天使指  
 瑞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  
 可見自帶以丁不可見其竹書言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襄  
 子遂祠三神于百邑蜀志糜竺傳注搜神記云求寄載婦謝去  
 曰我天使也宋書五行志及太平廣記載幽冥錄云婁縣女風  
 吹至吳郡言我天使也九江記云晉元熙中新穎王植遇二蛟  
 共言非人非鬼神乃天使也皆習言不可知之神道為天使知  
 天使連文則無譏于左傳趙嬰之事傳言趙嬰祭之定非祭天  
 又左傳燕姑夢天使謂已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已  
 即左傳天使非天帝之證史記趙世家言王澤天使又別言夢  
 之帝所則史記言天使亦與天帝別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也漢書王莽傳臨淄昌興亭長辛當夢人言吾  
 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嘗謂王莽讀金  
 縢誤解公命讀左傳誤解天使以致自亡其家族也

春秋城虎半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半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為功  
 且魯人赴役當記無喪貶義十年又城虎半不記者魯不與役  
 但與成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晉實  
 負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半強城  
 之將入病鄭鄭暫屈服既復得虎半則因其城以拒晉至九年  
 晉又奪虎半十年又城虎半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  
 年城虎半之效且仲孫此事亦非為晉實以害齊而魯君因此  
 大受其辱且仲孫亦不能自為此謀也當是時魯惡齊魯仲孫  
 尤惡齊崔氏元年鄭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孫陰以告晉  
 知密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三年齊人召萊不至其夏晏弱城東  
 陽以福陳仲孫孫以為此奇謀也秋會於咸因舉齊偏萊之策  
 以媚晉且冀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萊子不會晏弱城  
 東陽以偏之又云請城虎半以偏鄭明蔑用弱之謀也左傳云  
 知密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  
 齊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  
 偏鄭而晉以齊大國重之則沒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疎魯於  
 是魯懼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稽首矣時公六歲降  
 位失禮蔑實相之蔑之辭曰魯介在東表密邇於齊惟晉君是  
 賴敢不稽首然則齊偏萊不料魯竊其謀以害齊晉偏鄭不料  
 鄭因其城以拒晉魯害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魯自喪  
 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陰鷲剽忽如此誠不惑也聖人於  
 此豈有取焉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子木尸盟春秋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衛陳鄭許曹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所記事是其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不書盟左傳云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賈武之信故尚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會據傳盟長衛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是所序者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卑則先衛而春秋未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傳二十八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言之其載書列名告神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祝鮀所引與周府所藏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蓋改蔡衛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為會而盟各異次春秋盟于某者皆別為句宋先晉踐土先齊宋畢隲先宋蔡皆非孔子所改蓋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蓋知位次屬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敵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侯終左傳亦是吳為伯也鄭元傳元不情會盟異次乃楚國語不實傳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亟標此義焉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復宋衛朴推春秋三十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二比月食為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誇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復高帝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然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出其時日月災皆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曰日有食之月又食若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為日又食不知景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文字相去不遠注史者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為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望日食等也漢書文帝紀紀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酉日有食之，十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亦史書謬復。魏晉宋紀無此類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注君文臺云：此姚興時天水姜炭三紀甲子元歷所推，但以算置之，不復檢史策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類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類食，羌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沈粹

**癸巳類稿** 卷七

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日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鄭樵通志災祥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子，首尾八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五十一日。皆非其理。樵不知數編排謬復也。魏書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紀不載。是年為宋元徽元年二年，通志采之，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復。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無口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復也。日月之行，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山流書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即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月十七十八類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二一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月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為春秋。則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癸巳類稿** 卷七



械林羅汭萊山義

襄公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又進至械林舊說卽成林今  
華州地不得在涇西蓋濟涇而南也昭公五年吳敗楚于鴟岸  
楚子濟於羅汭次于萊山入南懷及汝清鵠岸舒城地南懷汝  
清皆淮上地下云觀兵于坻箕之山在今巢縣河南志謂羅汭  
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汭爲湘陰萊山在醴陵當  
以河南志爲是古地理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知之

癸巳類稿

卷二

聖朝日鑑

夏汭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注云夏  
汭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  
其後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  
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碭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  
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嶺又五年傳云蓬射以繁陽之師會于  
夏汭繁陽在今上蔡合數文求之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  
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  
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  
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  
州龍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夏肥  
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施君彥士云

癸巳類稿

卷二

聖朝日鑑



章華臺考

左傳昭公七年楚靈王為章華之宮注云南郡華容縣楚子成章華之臺注云今在華容城內華容今監利地湖廣通志言監利東北三十里章華臺西三十里荆臺又言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沙市有章華臺按水經注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非章華也魏書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注云有章華臺今陳州商水縣志云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由乾谿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後言行在世家又言十一年次于乾谿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是章華必在乾谿昭公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祭公止周穆王穆王獲沒于祗官以威靈王靈王不食不廢數日不能自克

蔡日類稿 卷十一 樂求日蓋齋制

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樂不能去台國語云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為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如魯築臺于郎子秦于薛也陸賈新語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賈誼新書云翟使之楚楚享之章華臺三休乃至上卽所謂高五百仞者是西漢人以章華為乾谿臺也後漢書邊讓傳讓陳留人作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既遊雲夢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又遊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猶有人守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公言之為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早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早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與則敝也謂衛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旦春輪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為奴矣謂之臺者罪人為奴又逃亡復獲之則為陪臺自卑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昭六年楚棄疾誓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僕臺以次而降知臺是僕亡復獲者無宇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

蔡日類稿 卷十一 樂求日蓋齋制

陪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宇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逃僕以為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謂早造事與厥佐卑隸屬于吏僚供勞事僕臺主藏臺下給徵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間執政禦之  
 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  
 列執政為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  
 為政注云為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為國政此亦注說非  
 也魯禮叔出季處賓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郊子來朝  
 亦叔孫問之知是為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為政此為季  
 孫所陷故特言之若叔孫為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  
 本以再命為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為卿而已不為  
 國政如齊命卿國高為政自管氏也宣二年宋羊斟謂華元曰  
 秦也類稿 卷二 吳求日益齋刻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悞學致害為  
 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于  
 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為他人非注意也且注  
 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即害也害即失也閔子馬言周人多不說  
 學及大人間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聞  
 是說而大人又為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  
 是風俗既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凌替則真失也害也

癸巳類稿 卷二

吳求日益齋刻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卒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卒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婁以公出後三十日卒季孟又以逐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在闕季氏不敢枝而叔孫氏之司馬躒戾遂公徒孟懿子則殺邱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為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平子也迨公出而昭子卒季孟赴於諸侯則言公伐季氏而叔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鞅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苟躒使之歸祭及其死也欲以君玉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

癸巳類稿 卷二

學林日誦齋刻

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無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張設不必人人皆行要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滅孫為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滅孫為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按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為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為賓記有苟敬則聘賓之為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賓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滅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即阼階西之北面苟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為悼子設也及旅召公鉏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

癸巳類稿 卷二

學林日誦齋刻

則緣禮制以折公鉏使禮降於悼子又特牲饋食禮既加爵嗣舉奠北面拜受尸解啐酒受肝食肝其人為嗣子其儀名舉奠在文王世子為上嗣而大夫少半禮無之所以避嫌滅孫以飲酒無主人嗣子受酢之禮無以定之因緣苟敬位又自比祭尸而上比上嗣下比特牲嗣子以悼子為舉奠明悼子為主人之嗣也非當時見行儀禮即季孫亦不至失色大夫亦不明其意悼子亦無由立昭公二十七年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為主人而請安注云齊侯請自安不在坐非也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則請安者俱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使夫人見



又稱夫人之名是齊侯自謙知齊侯在坐，即儀禮請安法也。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奪之杖以毆之。闕以餅水沃廷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襄十二年師慧過，未朝將私焉之私，即傳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闕乞肉者，燕禮坐取薦脯，賜鐘人於門內，闕不知其私，以為負出有薦脯，故乞之。夷射姑以私出無脯，致生彘，知其時行儀禮取薦脯法也。後儒不明其意，故不覺之。

癸巳類稿

卷二

先求日舊儀禮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蓬與被連文，被正斗蓬，說苑復恩云：衛甯文子具紵紵三百製，致吳赤市亦裁料也。說文又云：蠻夷衣，績漢書禮志云：大維，倭子赤幘，阜製如今番子袷，裝亦無衰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以為製，裝杜注左傳則一為裘，一為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而衣製，製注云：製，裘也。乃望製，文生義，按其時為周之秋，當斗指午未申三月，不當衣裘，製是製色，斑然斗蓬耳。哀二十七年傳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前，當周正五六月，自不衣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古說是國參，在鄭不與，與宏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至軍為日。

癸巳類稿

卷二

先求日舊儀禮

已久無緣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斗蓬通言雨衣可也，以為裘定非也。



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秘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為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已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為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為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

癸巳類稿

卷二

聖求口益齋刻

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附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會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為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誣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倭為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尚不明其趣奈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

癸巳類稿

卷上

聖求口益齋刻



春秋左傳書式考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儒林傳云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欽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受業於欽逵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者服虔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

癸巳類稿

卷二

聖求日益齋刻

行本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激無招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法禮而諱是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為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庶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况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父文伯病死其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謂謂文伯不隨孔子又蓋之云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愾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善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儒者所宜言也故論敬姜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癸巳類稿

卷二

聖求日益齋刻



癸巳類稿卷三

彭俞正變理初

鄉興賢能論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為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為鄉吏也其用之止此主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為僕者漢卿謂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卑公用職左傳昭公七年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夷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為變者必假聖人以定眾志孔子仕魯游至司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仲舒云天欲魯以孔子代三家災雨觀桓僖官亳社以示之意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為大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啟之也漢立國久豪族多後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

中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法如是非辨也周人安之而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觀觀者多也九品所定沿至於唐自漢至唐科目多矣大權美仕俱在豪族任豪族而以功臣子弟開之議選舉者徒毛舉細故而無敢昌言奪世家豪族之權者奪世家豪族之權事必有不忍言者非君子之所為也然而毛舉細故又無益於事也夫不能善變者必以不善變之肆行屠殺奪世家豪族之權以啟選舉之途者朱溫也宋初無豪族則不必用功臣開之又鑒於曹魏至陳宇文周至郭周之選舉也則並不用功臣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而重其侍從官之蔭其制出於藉朱梁之勢以盡反乎太古之所為說者引唐事以况宋已為不達况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誼矣然則宋已後亦有豪族能安之而古人不能安何也古習為固有今不敢冀其所無也周用功臣魏後必兼用豪族者何也書多士篇殷族言湯用夏族迪簡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許殷邑胥伯小大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勝國之臣不得豪也魏以後禪受則並其臣受之彼有鑒於王莽改漢族之即敗也故南族由晉北族由魏而皆上溯漢臣衣冠之名禪受之君不得與也彼固有所扶也又使與功臣相牽制則隱忍以為國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興之為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周官庶子義

周官庶子非諸子也天官官伯職云王宮士庶子外饗職酒正職云饗士庶子夏官司士職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象胥職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夏官大僕職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侯下也秋官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公賦上公卿賦侯伯大夫賦子男士賦諸侯卿庶子賦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共官列在士府史下也象胥言王之大事必自國都目之共庶子必國都朝大夫之庶子在府史下者儀禮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昨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注云或曰庶子此鄭氏用文王世子及燕義蓋諸子庶子名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諸子庶子可名官者如五代小底都指揮不得謂凡小底皆是都指揮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燕義但見庶子之名漫行博引乃漢世俗儒之義不足據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賤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侍饗為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子官無涉作燕義者誤牽台之耳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為縣令使少庶子伴愛於御史內儲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

炙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強此漢人所謂童騎梁書沈瑀傳所謂縣僮五代遼金元人所謂孩兒班寢殿小底著戶郎君及諸王以下祇候小底明所謂門子今所謂小茶房乃周官儀禮之正名庶子也史記扁鵲列傳云魏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為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索隱引夏官諸子文王世子二文證之如此則周天子官何得云公叔痤中庶子也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云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如朝大夫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為一句都為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實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

癸巳類稿

卷三

五 求日蓋蓋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者非也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行此令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纓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文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不獨此也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墨子所謂聖王時當有

癸巳類稿

卷三

六 求日蓋蓋



值盧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為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周時為民之令不通於古今不達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索問上古天真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泰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短天而性不長詩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十六十四足

癸巳類稿

卷三

七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為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辨正論九箴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賦禮注三十任為父二十任為母國君夫人將不任為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慎說貴人何不立於巳以三十為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君早娶為重爾精聖王何得不重民爾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二十之令為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聞此令矣何以知不達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為禮制昏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是惟誣經故敢非聖案詩爾雅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禮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妃篤生武王是二人同母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妃年不過十二妻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子六歲又云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衆經皆滯以喪服總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謂姑姊為行矣何以言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五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墨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書曰有鰥則唐以三十為太過常法以二十為極也周時以三十其後亦以二十韓非子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

癸巳類稿

卷三

八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為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辨正論九箴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賦禮注三十任為父二十任為母國君夫人將不任為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慎說貴人何不立於巳以三十為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君早娶為重爾精聖王何得不重民爾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二十之令為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越語云越王命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皆日令漢書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誦之也其制女十五不嫁即五算視周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媪年十四為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貴賤人女皆十四嫁晉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書食貨志云晉至陳制女以嫁者為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為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鬱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鄉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

蔡氏類稿 卷三 九

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蓋中有亥人如王莽考論五經定嫁娶之類至是詔復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強論以推女子之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儒生拘於經文苟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五十九娶者其妻當在何歲而疑為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衡齊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張設未必奉行也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漢書王吉傳云夫婦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鄭司農注大宗伯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由王之說精化既通而遲其嫁娶則教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佚以不嫁娶防之則淫佚益甚是知三

十二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為禮制則微非原義宜不能通也然則令著三十二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為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為極喪九年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雜記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為殤倍九年公羊穀梁並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萬民是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為極庶民以三十為極女子則皆以二十為極執婦人之禮與奔者不葬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為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

蔡氏類稿 卷三 九

所極非比校年數也經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經不思媒氏一官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妻書其娶又聽男女陰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為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矣令各有為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



士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媵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如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媵沃婦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禮不下堂當從敖繼公言御沃媵盥媵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婿與婦盥耳媵御何故盥故不迪也士昏禮贊者徹尊从中从方氏云婦人禮不下堂此贊者為男子以子弟及舊成卑屬為之按經云贊設醬菹俎魚腊贊設黍稷滂對醬贊啟會給贊告具贊爾黍授肺脊贊醕主人酌婦贊酌入戶坐祭卒爵贊酌媵御今方云婦人不下堂懼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媵御羣雌之閒不合禮也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媵御下堂又其時舉鼎匕俎者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墻下給鼎則舉尊案中類稿卷三

案中類稿

卷三

士昏禮贊者

在堂上室中何得豫慮婢使下堂而使他男子摩肩切跡修好

於室中讀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人贊

禮婦取脯義

士昏禮禮婦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也媵外送婦者下有饗送者是也取脯注云親徹則非也下饗婦婦不親徹不應此謂親徹一恭一倨士冠禮禮冠者取脯見於母醮用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敖繼公集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饗賓取脯賜鍾人於門內以先徹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案中類稿卷三

案中類稿

卷三

士昏禮禮婦

之教言變於男子之禮蓋讀經不熟耳



問名義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左傳宋元母名棄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魯女也於昭公稱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誰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姓則人所能辨不必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納文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來也類稿

卷三

主求日遺書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鄭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貨主人之姓不敢定爲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收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詰責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爲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開元禮太子納妃問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上昏禮記本義也

嗣爲兄弟義

曾子問婿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注意女父母喪婿使人弔婿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俗六三日聯兄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爲夫婦此廉恥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爲兄弟也云爾今賀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婿之辭對婿則當以兄弟爲辭不得連婦之故引宋魯問名以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問兄弟名亦據納采以後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女夫婦兄弟婚姻俱有

癸巳類稿

卷三

主求日遺書

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葛屨新婦縫裳曰女手而谷風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爲女新婿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賓故新昏夫婦之間稱爲兄弟此名以義起即禮也即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爾雅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下即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者亦不質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絲以爲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爲婚兄弟所謂出以爲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父兄弟集傳以爲夫婦引爾雅婚姻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爲兄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



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云親者祿庶兄弟祿親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僖二十年邵子公羊傳云失國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徒本俗六疏云爾雅父之黨為宗族母之黨為兄弟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為正是為舉一廢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舅甥有親者亦推廣言之孟子云不挾兄弟而友謂倚同父貴富而解者亦以為親戚援繫夫單言兄弟則同父言為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兄弟之交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兄弟名者非也僅知此義凡經質言兄弟者忽亦改之為夫婦為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惑焉

祭已類稿

卷三

五求日益齋

女吊壻駁義

禮曾子問云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吊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吊女死壻齊衰而吊既葬除之夫死亦如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吊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註言女子有官亦由命士以上女母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官謂父子並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尚未為士亦從父官蓋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僅使人吊必女身死始為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吊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吊者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吊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吊耳注

祭已類稿

卷三

五求日益齋

解經疏非于注



子思之母為庶氏女義

子思之母蓋衛庶氏女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賣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妻公母及祀叔姬均未改嫁也王安石得唐石經文字中誤作兩乳乃為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母姓氏非也蓋安石以其兒婦龐氏於子秀在時改嫁欲自比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經

宋已類稿 卷三

七 宋 日 益 齋 刻

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為為之元人陳澹無所為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婦奴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山謂先生為妯後生為媵女子謂兄之妻為媵弟之妻為婦長婦謂稚婦為弟婦婦謂長婦為奴婦儀禮喪服傳云弟奴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為弟婦弟謂長婦為奴婦義本雅訓知傳所云弟奴婦弟長也者謂弟弟也奴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為弟假令弟妻年大稱奴兄妻年小亦稱弟也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為奴叔向妻生子其媵走揚諸姑曰長叔奴生男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為大小眾說皆合又據禮云婦人坐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媵婦與弟奴分別言之媵婦其位也弟奴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作婦其義則同教繼公集說據之以改鄭云弟長也者釋婦為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弟奴也者舍奴不說是教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讀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即大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傳相反云云殆皆由辭之訛

宋已類稿 卷三

七 宋 日 益 齋 刻

傳相反云云殆皆由辭之訛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小功以慈加已也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總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鄭言關父在沒此君子當屬母詩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為嫡妻因以嫡妻為君子故傳以君子子為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蓋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為貴人者周人語也左傳哀七年云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官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為晉民故出之亦以君子為貴人也

癸巳類稿 卷三

元球日

古命於廟義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即宣王之宮武宮即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存亡不忒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莊宮已為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湖所從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述世闕又命詞非命地也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癸巳類稿 卷三

元球日



書儀禮集說少年二篇後

敖繼公寂寂焉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誤少年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云錫當作練與祿通祿衣素沙是也其祭服祿衣而又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即髮髻鄭注通矣少年饋食主人受嘏乘出宰夫以饗受高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故云內謂簋中按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畜於房祝以饗受是納於簋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牲尸不綴主婦今少年尸亦不綴主婦而主人受嘏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絕倫常喪乘福祿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者入也猶特牲也鄭注通矣有司徹衆賓長其香體儀也敖云體儀謂或體或儀尊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儀者其脊若脇之屬歟下經言長兄弟之脊折脇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按經云兄弟先生之脊折脇一膚一其衆儀也儀象也軀也膚不象骨又無餘以儀為膚其義為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鄭注通矣敖何故必以不通之說改之非常情所能測度嘉慶戊寅冬初阜陽書

此經上無此語蓋字刻之誤也  
禮記注疏卷之五十五  
郊特牲注疏卷之五十五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征商論

孟子言古之為市有司者治之有賤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謂仁政本不征商商君則言重賦抑末墾令篇云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外內篇云末事不禁則伎巧之人利市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食貴糶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伎巧而事地利矣按商賈民之正業易稱先王通商賈書言虞夏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周酒誥言牽車服賈養父母可以樂飲建國若鄭不侵其業不得以為賤又斥之為末戰國士無恒產乃始發憤置富人戰國策魯仲連云商賈之行不忍為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謂橫議疾貧妒富亦其識之未宏也周時太宰九職商賈阜通貨賄周師任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其征商也經入則九賦有關市山澤幣餘司門征其貨賄廬人斂

秋總價賤罰之市布其無邸肆立持則肆長斂其總布又泉府有市之征布其經出則大府職以待膳服喪紀賜子廬人布入膳府至凶荒札喪則司市云市無征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譬農凶歲不取盈也孟子乃謂仁政關譏而不征市又不應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後人有經書不能讀折衷至當分持孟子商君之說或曰非仁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政兩者不能並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應商賈獨以仁政不事君專以征科苛責農民上下相接以義商賈若是末則聖王循天理不得因末為利若云重征以抑末則何如禁絕之乃反誘而征之哉楚漢兵爭農廢財在商賈漢雜用王霸欲商賈輸財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桑宏羊竊商君之說始飾其辭曰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關市山澤幣餘之賦云皆末作  
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莫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  
授田課植農桑而不征歟農豈亦末作罔利常征之使反本循  
天理凍餒歟然則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與征  
農其義一也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癸巳類稿 卷三

周鄉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  
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其法異  
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  
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  
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  
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一鄉遂都邑之畝遂溝洫  
川占地卽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  
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  
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止  
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  
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已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  
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  
一耦有畝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間謂澮同間謂澮達於川遂  
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卽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卽有溝  
以此推之澮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  
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小司徒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  
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  
井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奠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  
制無不合者不識數矣



溝洫占地解

周畝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四尺也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入尺塗容一軌入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畝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畝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蓋六尺步則畝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為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畝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為五分去一於地為費其遂至澮則不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澮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為萬萬夫百萬萬畝中有十八澮百澮計四澮五夫八百五十五澮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以匠人田首遂井間溝成間澮同澮言之方百里為九萬夫九百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溝五千八百三十二遂蓋貢法千步至溝萬步至澮十萬步至澮助法三百步至溝三千步至澮三萬步至澮此其必不能合者而陳祥道鄭樵曾不省覽經文遂人匠人二法謂可圖而合非雅言也蓋計地有四法一匠人八尺步法一匠人六尺步法一遂人八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舉其一則三隅可推今以遂人六尺步計之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達於溝交錯互足長七千八百尺遂相程九遂三十六尺此互取止取其半也故以積二十九萬四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也五千八百三十二溝達於澮交錯互足長七萬三千五百尺溝相程九溝九千三百五十尺積四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六尺也三百二十五

四澮達於澮交錯互足長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澮相程四十四尺此取七十二尺入積實積三十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尺也十八澮達於川交錯互足長七百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澮相程九澮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七十八尺積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尺也遂澮澮澮總積百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一萬四百六十四尺為可食之田三百八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畝畝中費地才萬分之三以畝言之則百萬畝可食之田積三十六萬萬萬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為可食之田者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八畝又四分畝之一費地四分之二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助法則溝澮澮加密費地益多鄭注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十九夫六井出田稅謂不值澮澮者出泉三千三百四井治澮三千六百井治澮謂值澮澮者出夫尤為內外相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國租賦也賈疏誤解之馬驥釋史謂溝澮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為不通且為圖以著其非此之為圖與陳祥道鄭樵何異

入積實長七萬三千五百尺此取四十五尺三百二十五尺積四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六尺也







鄭數學證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博士數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之數周既明數者乃其五經算術於畝數云當今一百五十一畝四十七步有餘分唐李淳風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五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視經中照一里二百六十二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為可怪唐人作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為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十五步二十寸陳澧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尤奇怪也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間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萬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為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為百畝者百九十九台之得千一百一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發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為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為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為極其望蓋井十為通成十為終同十為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疇零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百四十八畝零封方九千四百八十

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兼其實井田通終封斷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不用之故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為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為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東田類稱

卷三

三十一日



門左右義

門以外向為用東為左西為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為尊右以東上西為右也左以西上東為左也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人言者士冠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為門左也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介私覲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覲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微云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為左陳為右古人於門所以承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蓋堊文為訓與他經皆違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為常其作禮書而不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向為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癸巳類稿

卷三

三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退處路寢玉藻云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曉朔於南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闔從王從門王皇通古皇有闔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閏月無中氣假閏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為六月節故朔闔明堂太廟之東扉而啟西扉明此朔為闔也望則闔明堂太廟門啟右不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不門啟以節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者以通三時假閏二月則朔闔青陽太廟之北扉閏九月則闔總章右不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闔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旁三義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故繼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錄其由便故言右旋以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右旋即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故改注由不辨左右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為東面左還則南面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故說覲禮左為右說士喪禮右為左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者皆就人與地各言之實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而西而北曰左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辰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銳師使鄭之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北遂東北侵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瑯亦是湖洧水由北而西救繼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



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涉漸於海為齊趙則南  
向按圖以東為左司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為界則北向談  
論以東為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桀左河  
涉右太華紂左孟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投則漢勝左投則  
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擔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擔負  
今七里閣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  
路是專以南行為名若北行則為右擔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  
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  
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敖所云也今  
人說道曰左手彎右手彎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地形訓云  
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即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  
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言右手向內圓之為右  
左已類稿 卷三 未日查素

特性禮盥漿巾門左右義  
特性饋食禮尸盥匱水黃於漿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  
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為左  
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又云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械之注言洗  
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漿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  
象之漿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為左右者也尸入門  
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  
內以入為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在西階  
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門之人言則謂之左注義甚正而疏  
云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漿匱巾等向門左  
就之則外內出入不辨者也曲禮由闕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為  
正於他經不通而本經尚可解特性疏則本經亦不可解此禮  
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宋李如圭集釋言尸盥在門右者據內  
向也亦不悟注意  
左已類稿 卷三 未日查素



升魚右首義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膚右首進腴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尚右魚以右腴在上右腴在上而進腴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此文是也將進則以進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設尊者北面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為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為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即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繼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腴左腴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疑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定者也獵之三殺

祭禮類稿

卷三

禮記注疏

不取面傷不取旁射翦毛惟自後逐射射者自右偏左當中前禽之右而達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右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糾正也

玉府王齊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齊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崑崙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書洪範云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槃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又食桂今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即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血以玉投之立便可化如泥久則成水名為玉醴仙藥篇引玉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為水蕙漿消之為飴又餌以為堯燒以為粉當得瑛玉不可用已成之器皮傷人也齊民要術

藥日類稿

卷三

禮記注疏

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魏書李預傳云子預羨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效此子預陋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犯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椎玉成屑二也古聖人非求仙效但禦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決鞞極遂解

決遂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繩也拾鞞并也此漢人緣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弦繩者所以闡弓弦縱之即發矢今右巨指所著撥指或用擇木東木或用骨其中有脊以韋為之詩謂之鞞禮謂之極今謂之墊此決之事也鞞并者所以遂弦其名曰拾著之則曰遂以方韋為之有組繫於臂古遂掖方裏以構拾斂之便引弓今之小箱裏亦曰臂衣此遂之事也鄭既引之而決極自為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聶崇義陳祥道至謂決為象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窪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指外極為連三管皮袋且以韜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棟若標棘組繫極極三注云極猶放弦也以脊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簧又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擊自飯持之設譬乃連擊注云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指本也決有韋藉有強強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杏其強以橫帶貫紐結於擊表設握者以其繫鈎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即儀禮圖禮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縛指不動聶陳於生人之射亦縛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備凡射之決必有脊鄉射大射諸耦不言脊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脊以朱韋為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為贊言之也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筥小射正取決贊設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筥受決拾經無

癸巳類稿 卷三

朱極日蓋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袒而公袒朱孺言袒則朱孺見小射正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韋極之凡三也士喪禮陳鞞極二從決陳之用鞞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讓以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柔鞞極之則指與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設決注增言以韋脊之而於鞞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韜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韜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與決為藉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擊者古文麗為連連麗皆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飯持之者飯為更祝繫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既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握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擊者拳尸手也如注言決在飯大指外是闡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又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極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或說為推比之

癸巳類稿 卷三

朱極日蓋



鄉射堂義

周制堂北楹以北中為室有戶牖東西為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即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宋李如圭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爾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為明間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為櫛即爾雅釋宮所謂無室曰櫛是也但以藏禮器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間蓋周人之制如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宮牆堂下依序作屋以處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櫛鄉射禮云布席南面東上注云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賓夾尊明賓席遵席皆直後楹下也注知為州射者經於誘射言豫則櫛櫛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

出於其位南適堂西今文作適序西經再言升自西階櫛又言鹿中不言兕中明此經實言州學法今文師說如此故鄭目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即鄉射惟多少一室其賓席則俱在堂後楹下鄭並不言處賓於西北牆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州櫛櫛內堂由楹外簷淺深別耳困學紀聞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為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分以為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疎也敖繼公集說則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聘禮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曾子問云孔子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古禮曰公館

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為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為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必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祭出類稿

卷三

學求日益廣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而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錡者云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揮人云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亦言向王古文無建誌亦無款識可別要周禮五篇文義當同如鄭錡言則揮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癸巳類稿

卷三

禮記注疏

羊車說

車人為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車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則犢車自前登如今之轎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為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張車也魏志注引文士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車乘城晉書車服志云羊車一名犢車其上如軻伏莧箱漆轡輪軌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車漢時以人牽之梁高僧傳云天監八年赦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輓隋書禮儀志云隋取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志云屬車三日曰駕車七日羊車白鷺非駕鷺羊車何必定駕羊志又云羊車小史五辨髻青耳屬紫碧腰襟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尤為謬誤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為別製晉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為何等車胡貴嬪傳妄云宮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墮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淑妃謂羊嗜鹽舐地不去邀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癸巳類稿

卷三

禮記注疏



仞解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為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為無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蓋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為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琴也類稿

卷三

琴也類稿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為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昭取其議刊月令為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術以其人在鄭前者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為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蔡文學漢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為申其義今推以為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盡周為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為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迥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厯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且辰

琴也類稿

卷三

琴也類稿

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迥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為星紀為十二次之始此月令季冬星迥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為天門為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曆志董巴議云顛項以今孟春正月為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歷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為元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為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顛項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歷序云孔子  
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又云四分之一般憲也是唐殷  
同用四分大戴詒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  
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  
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  
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虞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  
寅歷於孔子時效顓頊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  
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  
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  
周周同唐起冬至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  
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即周書月令解使與周  
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  
癸巳類稿 卷三 梁球曰蓋漢  
明堂月令論 漢志注云顓頊歷術 梁球曰天元乙卯正  
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 梁球曰蓋漢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  
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尚見  
之依此月令即當分為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  
王土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  
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剛即班志之古文月采班固及見之  
此月令文例無處着之又周家尚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  
尚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行穆公以後  
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從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  
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

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為令類子嚴之徒  
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  
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  
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  
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  
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星  
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鼈登龜取龜鄭云甲類  
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  
者以為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  
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  
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為紀淮南王亦取以為第四篇似邕親見  
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為月令  
癸巳類稿 卷三 梁球曰蓋漢  
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  
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邕止據記作論求其作  
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邕  
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尚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之且曰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為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曰火或作大誤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或誤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曰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又每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正義案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為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案已獲稿

次鄭說為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書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見書正義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見正義戴法典謂星中於衡陽見宋書律歷志衡陽見淮南子謂衡陽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紀問以之說經謬矣鄭謂月令舉月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尚書總舉一月者尚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尚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尚書仲秋星虛而月令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尚書曰短星昴而月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

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見書正義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令季冬亦並不昴中尋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宿夏則大火在三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為一方盡見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為七宿之中冬至日短昏早昏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為昴月令以實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歲差之義最富而獨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又偽為已曉者而謾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

來山類稿 卷三 辛未日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朔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漏洩緯或有皮傳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可謂避辭也已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云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衆謂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益以桑事其義較完惠氏士奇云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知財賄爲粟米實則府庫財不關農事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矣上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下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其文至爲顯白此所云生之食之爲之用之皆府庫財貨非倉廩米粟也食之謂消食如日有食之之食正義減省無用之費是也管子云語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糶千四賜子金三百斤至而金三千斤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亦以金爲財用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爲米粟失古人本意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備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猶借死而號無告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畜者孝也衍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衍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嬀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勸勉莊姜案坊記本義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適母畜所以爲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引毛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嬀以思先君勉莊姜非戴嬀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官  
 中有女市女間七百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  
 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贊  
 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最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  
 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  
 曾鞏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為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為臺者  
 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曰不知禮論語於反坫云不知禮於三  
 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理志說管仲取  
 三歸即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  
 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  
 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  
 妻曰嬀齊桓公有三夫人和文公有元妃工妃鄭文公有夫人  
 幸氏姜氏傳二十二年又妻子江又娶于蘇宣三年陳哀公有元妃二  
 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  
 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  
 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一妻則一宮喪服小  
 記云妻耐于諸祖姑妾耐于妾祖姑又云婦耐于祖姑祖姑有  
 三人則耐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一妻二媵也哀公十年左  
 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  
 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為妻列女傳云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  
 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  
 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

癸巳類稿

卷三

管氏三歸義

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  
 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  
 人雖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為前後三  
 妻者以為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為諸侯三  
 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為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  
 不攝為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為不知禮矣管子權脩云地關  
 而國貧者舟車飾臺榭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  
 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若好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  
 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諫立扶臺而小臣篇言好  
 色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紂有鹿臺之臺  
 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  
 布於涉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  
 也

癸巳類稿

卷三

管氏三歸義



論語社主義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此非張侯論蓋古論作問社主義解引  
孔安國謂問社樹此師說失情案社自有樹周官大司徒職云  
邦國都鄙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封人職  
云設王社壇為畿樹而封之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者使人望  
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推其意以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檀弓  
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  
木伐井埋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  
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為故國莊  
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為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  
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為社者乎  
樹木而塗之皆其證然社有樹此論語哀公不問樹也魯論語

癸巳類稿 卷三

李求日蓋齋刻

本正作問主鄭通齊古學見集解始以社主義論禮記正義引  
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關  
社主義文及初學記並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  
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  
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並以爲廟主是古論問社  
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張包周三說見禮正義何休文二  
注杜預文二年皆以為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  
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棲之於樹社以句龍醜醜  
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概之也軍出取社主以行  
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  
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歆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

樹矣淮南齊俗訓云社祀有虞氏用土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  
周人用栗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社主義用石賈公彥謂無正文  
故云蓋以疑之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  
珠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  
以所見况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  
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魏書禮志云  
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于社宮則其時社主用石正是漢世山  
陽俗法謬承用之唐書儒學傳張齊賢云太社石主周田主用  
所宜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均由不得鄭旨說文引古義大夫  
石主社秩上公不用石明矣又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  
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藏社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匾號之爲主而謂

癸巳類稿 卷三

李求日蓋齋刻

木主爲神牌民間自以樹爲田主王侯自以木爲社神主名異  
實同也白虎通及魏書劉芳傳並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  
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凡作主之木夏陽城取  
松殷薄取柏周鎬京取栗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  
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  
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  
社栗野何勞名之是知說論語者不得引大司徒而論語所云  
問主義正問社主義通問社樹定非也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非儀也晉文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為遠於禮見昭五年左傳齊晏嬰為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己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六年左傳晉文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讓然非孔子之言也

癸巳類稿

卷三

堯求日益廣

○徹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俱有注何晏剛削探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悼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賦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削魏晉以後不講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為君民一體無刺無舉之言一若哀公迫於谷昉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癸巳類稿

卷三

堯求日益廣



鄭聲解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釋名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矣已類稿 卷三 李朱日益齋刻

琴已類稿

卷三

李朱日益齋刻

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濟五降後之淫聲欲成濫溢而民淫亂正奠下之謂鄭從奠聲奠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申之則謂鄭重為煩煩之意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為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謂此言當有之朱注云亦實有如百姓所譏者謂此言亦不謬今案然誠有百姓者乃不相解說之辭如云然竟有此等說者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晏子春秋諫上云麥邱封人祝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誠有鄙言竟有如此鄙倍者亦異之也呂氏春秋必已云子貢請馬野人不與鄙人往說之野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野人心以後說為辨可為法乃獨有如嚮者子貢之不辨亦深異之誠有鄙獨如嚮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琴已類稿 卷三 李朱日益齋刻

琴已類稿

卷三

李朱日益齋刻

異之案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為一句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為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為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為異之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蓋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是也賦儒不知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為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癸巳類稿

卷三

卷三

癸巳類稿卷四

持素脈篇第一

勢俞正變理初

肺手太陰脈一之一

靈樞經脈云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

案腋下動脈也靈樞本輪謂之天府寸口動脈也素問離合真邪論云經之動脈其室也亦時離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坤等也時大時小本輪云動而不居是此脈也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

靈樞經別云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

靈樞衛氣云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

大腸手陽明脈一之二

靈樞經脈云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間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臑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

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之左上挾鼻孔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起於五指間上合掌中去腕三寸別入



太陰

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徧齒

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

案此宗脈有正名靈樞口問云目者宗脈之所聚也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溜宗脈者謂宗氣營氣之胃肺脈

靈樞經別云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

胃足陽明脈之一之三

靈樞經脈云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頰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即循頰後下廉

癸巳類稿

卷四

指目

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

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

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

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

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

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

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咽喉

經別云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

上循咽出於口上額顙還繫目系合於陽明

靈樞寒熱病云臂陽明有入頰徧齒者名曰大迎有夾鼻入於

面者名曰懸顙屬口對入繫目本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

案論又云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則胃又別候乳下此云絡肺

肺脈入寸上魚五藏別論云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胃者六府大源氣口亦太陰也五藏六府氣味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故胃又候於尺附上右外胃別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經脈云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隱分在膀胱跗陽氣見衝陽

故胃又候衝陽豐隆之別自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咽喉動輸云胃氣入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

出頰外客注人循牙車合陽明並下人迎此胃氣別走陽

癸巳類稿

卷四

指目

明脈者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胃又候人迎傷寒論序

云觀今之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

披尋其書才有跌陽更不及人迎遂使粗工立說人迎在手

左寸才秀之難非可歎乎

靈樞衛氣云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頰頰頰也

案厲兌次指端

脾足太陰脈之一之四

靈樞經脈云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廉白肉際

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躡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

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

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



案本篇云經脈十二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即此別走陽明之脈平脾不可得見故後世以跌陽候胃邪氣藏府病形云兩跗之上脈登陷者足陽明病謂陽脈入內屬府也

其別者入絡腸胃

案本論言足太陽脈中有手少陽脈其脈有證又言胃外脛

巨虛上廉大腸屬之巨虛下廉小腸屬之反復求之未得其

脈蓋即此別絡腸胃四脈氣通二經見二穴也素問刺要痛

論又謂之散脈

脾之大絡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脇此脈若羅絡之血者

案羅絡之血者謂脈散也西洋人身圖說亦有此絡而謂肝

生脾則無取兩已

靈樞經別云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

咽貫舌中

靈樞衛氣云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膈與舌本也

案中封厥陰穴在內踝前一寸脾背膈十一椎也

心手少陰脈一之五

靈樞經脈云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內出屬心系下膈下絡小

腸

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

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膈下出腋循膈內後廉行手太陰手

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

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

繫舌本屬目系

靈樞經別云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

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眦

靈樞衛氣云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膈也

案心背膈五椎也道藏隱十一千金方論膏肓膈穴以為即

膏之上育之下素緩拙不能求得此穴又隋書許智藏傳素

王俊夢疾入靈府避智藏靈府亦此也

小腸手太陽脈一之六

靈樞經脈云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

出髀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膈外後廉

出肩解繞肩脾交肩入上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

其支者從缺盆循頸出頰至目銳眦却入耳中

其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斜絡於頰

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

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

靈樞經別云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

靈樞四時氣云小腸連畢系屬於脊

靈樞衛氣云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一寸也

案命門之一寸謂斜絡於頰當是下一寸也

膀胱足太陽脈一之七

靈樞經脈云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眦上額交顛

其支者從顛至耳上角

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

脊絡腎屬膀胱



案蘇轍龍川志畧言治平中名醫畢曉說三焦形如膀胱又見石守道堦徐適言齊饑羣丐相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適往觀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是三焦也陳言三因方亦因之今核其脈乃膀胱直脈且與經脈所言三焦之脈全不符合何得謂是三焦而以脂膜如手大為三焦形真粗工之言其支者從要中下挾脊貫膈入胸中其支者從膈內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膈中以下貫膈內出外髀之後循京骨至小指之外側案太陽經素問刺要痛論又謂之解脈又謂之衡絡之脈又謂之會陰之脈又謂之直陽之脈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髀七寸別走少陰

靈樞經別云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膈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循膻當心入散

直者從脊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

靈樞衛氣云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

案寒熱病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

如此命門為目矣

腎足少陰脈附命門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蹻脈帶脈維

脈一之八

靈樞經脈云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

廉貫脊屬腎絡膀胱

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

案本輸云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謂此直脈入連皆屬也變屬言入連者所以別本經素問刺要痛論謂之昌陽之脈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鐘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

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要脊

案腎經支絡心別走心包以腎交心故曰相火若心脈絡腎

心包絡脈走腎則相水矣俗工有右腎命門相火之說腎脈

屬腎絡膀胱之外又貫肝膈入肺絡心走心包經別貫脊皆

是雙發何緣知左腎不相火非命門乎

靈樞經別云足少陰之正至膈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

四領出屬帶脈

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

靈樞經別云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膈與舌下兩脈也

案腎背膈十四椎也

附命門

靈樞背膈云腎膈在十四焦之間

素問刺禁云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案腎當十四椎下十四椎為命門自下數之則當七節為腎

刺禁言腎藏近命門也難經八難云生氣之原十二經之根

本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

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寸口脈平

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然則命門之氣不應診三十六難

云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

二十九難云其左為腎右為命門故言藏有六三焦不屬於

於



五藏故言府有五則新出名義五行大義引河圖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並出尺部此漢魏史局增益緯文晉人王叔和脈經和之謂右命門而平妊娠分別男女云尺脈左偏大為男右偏大為女何絲女高男下男為水女為相火乎是知命門為腎所居脈則兩尺皆腎無所謂左水右相火也

附督脈

素問氣府論云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二髮際後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以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節脊椎法也

素問骨空論云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湧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纂開繞纂後別繞鬻至少陰

癸巳類稿

卷四

八... 天... 八...

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

案此云合少陰屬腎則督脈亦腎脈也論又云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六節蘇象論云腎充在骨則

此云治在骨者謂毛際橫骨即少腹以下骨中央其兩旁氣衝也齊下營者三焦陰交穴亦三焦應腎之證

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顛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

內夾脊抵要中入循脊絡腎

案此一脈與膀胱經同行但不屬膀胱耳

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

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

下中央

案王冰注素問云男子脈直上者自尻上循脊裏至於臍蓋

為皇甫謐所給

靈樞本輸云頸中央之脈督脈也

靈樞經脈云督脈之別名曰長強夾脊上項散頭上

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脊

靈樞營衛生會云營氣行支者上循額顛下項循脊入骶是督脈也

脈也

案甲乙言督脈起下極之膪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循額至鼻柱又檢難經止言入屬於腦其循額至鼻柱疑是

皇甫謐故增此語

案督脈屬腎合腎脈膀胱脈見三焦穴會肝脈其應診則附

腎

附任脈

癸巳類稿

卷四

九... 天... 九...

素問氣府論云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

陷中各一鳩尾胃脘至橫骨腹脈法也下陰別一目下各一下

腎一斷交一

素問骨空論云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膺

元至咽喉上頤而入口

案難經二十八難人目下有絡舌其語不倫甲乙經至咽喉

而止或是脫誤

靈樞本輸云缺盆之中任脈也

靈樞經脈云任脈之別名曰尾翬下鳩尾散於腹

案明史滑壽傳云任督二脈包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

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其言溢受語為可采云宜與

並論不知靈樞脈度任督與躡木見氣口呼吸數也



附衝脈

素問氣府論云衝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挾鳩尾外各半寸至齊一寸挾齊下旁各五分至橫骨寸一是腹脈法也

素問骨空論云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挾齊上行至胃中而散

案氣街亦作氣衝即挾橫骨寸一是也督任衝為表裏督脈起橫骨也氣街上無少陰經故難經云並足陽明然胃經由腹至氣街非由氣街上行詳求經義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是一句言腎脈之下行者是衝脈也挾齊上行至胸中而散是一句言衝脈為腹脈法合任脈也則難經為專改古籍脈

經言衝脈者起於關元循腹裏直上至咽喉中任脈者起於胞門子戶夾齊行至胃中亦違古法

案中類稿

卷四

十一

靈樞逆順肥瘦云衝脈者其上者出於頰頰滲諸陽以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膈中伏行筋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

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

案此證骨空論少陰之義

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出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

靈樞動輸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膈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髀之後入

足下

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

素問水熱穴論云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

案以上證骨空論起氣街並少陰之經衝脈所以附腎也

靈樞海論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其膈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

案巨虛穴在三里下足外脛其上廉大腸下廉小腸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

案衝與督任皆兼腹背衝脈為血海故素問上古天真論云女子二七任脈通太衝脈盛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故無子

附胞脈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

素問評熱病論云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

案中類稿

卷四

十一

素問奇病論云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

案素問示從容論云胞膀胱皆人之所生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不得云胞即膀胱亦不得云即心包素問五藏別論云髓腦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

而象於地故藏而不泄命曰奇恒之府明胞在膀胱外西洋人身圖說子宮在膀胱直腸之間形如膀胱而多兩角其言筋絡由脊背下合於四時氣靈樞四時氣云小腸連畢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蓋即腎脈之連畢系者而因以連小腸

膀胱衝任肝心脾及舌本女曰胞脈男曰胞精亦曰小腸以女子有身始有胞胞成則腎督任衝屬之其非有身者及男子皆有其脈自連舌本之脾脈下貫肺心肝又合腎脈聚五

藏之氣連小腸應膀胱兩太陽女散之腹男屬于畢其脈不



能獨行分託於諸經故奇病論謂之胞之絡脈靈樞經脈篇所謂絡脈必行絕道而出入言出入經脈間也難正言其脈故隨證借經以言之而皆不同南史張劭傳云宋後廢帝逢娠婦診之言是女文伯診之言是一男一女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落兩兒相續出則連舌本脾脈明矣讀素問靈樞采胞府胞脈入證中先輯其所起繫者於此其通野者別見膀胱府證

附蹄脈

素問氣穴論云陰陽蹄四穴

按陰蹄足內踝下照海穴陽蹄足外踝下申脈穴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陽蹄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起刺外眥之下半寸所左刺右右刺左法不及陰蹄可推知之

癸巳類稿

卷四

十三

靈樞經度云蹄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頰屬目內眥

案此言陰蹄為腎之別其脈附腎也

合於太陽陽蹄而上行

案此言陽蹄為膀胱之別其脈合腎也云太陽陽蹄者太陽下行此脈上行故曰蹄猶少陰上行衝脈下行故曰衝陰蹄順少陰亦曰蹄者由陽蹄名也此文又云氣並相還則滿目氣不營則目不合還營謂左右相注靈樞經寒熱病云膀胱脈與陰陽蹄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此陽蹄入頰之後失其文也又案難經云陽蹄起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蹄起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謂陽至耳陰至胸

中與古法不合又云陽急陰緩陰急陽緩則脈度所言男數陽女數陰當數為經不當數為絡非謂脈之緩急相應

附帶脈

靈樞經別云足少陰別當十四頰出屬帶脈

素問痿論云衝脈與陽明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

靈樞經狂云脈脈而縱不滿者灸帶脈于要相去三寸

案少陰別出屬帶脈則亦腎脈也難經云帶脈起於季脅週身一周素問骨空論云少絡季脅引少腹刺要痛云少腹控少其絡脈也

附維脈

素問刺要痛論云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

癸巳類稿

卷四

十三

案難經云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會不能相維則悵然失志不能自收持今求維道穴在章門下五寸三分章門即季脅四十五難又云藏會季脅然則帶及二維所以束眾脈而二維又應膀胱與腎診耳

手心主厥陰脈一之九

靈樞經脈云手心主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屬歷絡三焦

案心主所謂盲說文育云心上兩下也左傳曰病在育之下道藏隱字千金方白帖疾部容齋三筆皆引左傳膏之上育之下東醫寶鑑引醫法入門亦作育之上育之下蓋依說文所引育下即心心下乃膏先言膏者如卦畫自下而上今左傳則作育之上膏之下正義云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育



服何休諸儒皆以為然其意以為二童子一居心上育上一居心下膏下遂與說文本異說文春秋左傳用賈逵不應賈逵本有異又醫緩言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明二豎同居心中知今本左傳誤也素問刺禁言兩育之上中有父母謂血氣二脈焉間始為心包與心此云屬心包又云下膈歷絡三焦下膈乃統中下二焦言之心在育下則育為心主仍居上焦心主育亦謂之膈中知者素問靈蘭秘典論云膈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靈樞經脈云心包絡脈動甚則喜笑不休是膈中即心包絡也史記扁鵲列傳云胃膈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即此心主脈下絡三焦衆文皆合素問脈要精微論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膈中則心與心包自分兩候而中藏經脈經以心心包同一候豈明十二經之義者乎

素問類稿 卷四

十四 素問類稿 卷四

其支者循胸中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膈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  
案本輸言心行間使其道在兩筋間三寸之中有過則至無過則止此與脾脈平不可見同一義以知脾胃二脈同居心  
心包亦二脈同居脈書止取一脈錯誤也  
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於心包絡  
靈樞經別云手心主之正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  
靈樞衛氣云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一寸也

三焦手少陽脈附營衛三焦府一之十

靈樞經脈云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膈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膈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

其支者從膈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頰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於頰至目銳眦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起於五指間上合掌中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

靈樞經別云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頰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膈中

素問類稿 卷四

十五 素問類稿 卷四

靈樞本輸云三焦者足少陰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膈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

案邪氣藏府病形言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于府者故僕在足太陽之外大絡也其所以為足少陰太陽之所將者本輸

言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今求三焦脈不屬腎惟足少陰經支者絡心其別

上走心包下而三焦之經則絡心包以此為足少陰所將府屬膀胱故為足太陽所將

靈樞衛氣云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皆也

附營衛

靈樞營衛生會云人受氣於穀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清者為營



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

案營在脈中衛在脈外衛氣循所謂浮氣不循經為衛精氣行於經為營是也以清為營濁為衛者素問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脈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此心主脈而營氣即食氣之義又云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其所謂清者飲也濁者食也肝血為清心血為濁清濁者虛實也靈樞則以泌之蒸者為清泌之注滲者為濁所謂清濁者上下也

癸巳類稿

卷四

靈樞經

靈樞邪客云五穀入胃其精和津液宗氣分為三隧

宗氣積於胸中出喉嚨貫心脈行呼吸

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以行於藏府

案衛氣晝行陽者謂六府陽脈從膀胱起亦足少陰合也夜行陰者謂陰藏不應脈

靈樞營氣云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足跗上注

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脾從脾注心中從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頰內注目內眥上顛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臚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臚出脊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頰頰之廉突於畜門

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軀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人齋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

靈樞五十營云經脈上下前後左右二十八脈十六丈二尺人呼吸再動行三寸吸脈再動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二百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周於身水下二刻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

癸巳類稿

卷四

靈樞經

靈樞脈度云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合三丈手六陰從手至胸長三尺五寸合二丈一尺足六陽從足至頭長八尺合四丈八尺足六陰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合三丈九尺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長四尺五寸合九尺都合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靈樞根結云持其脈口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案依計合前後左右氣一周者至頭六至手六至足七周背脈一周營氣一周至頭二至手二至足三周背腹一古人於



此猶有未宣之隱且脈曲行尺寸不可計也脈度根結之言難入持氣口中采於此廣異問焉

靈樞衛氣行云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

平旦陽氣出於目目張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臂下足

小指端

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

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至手小指之間

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手小指間

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頰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

之間

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手大指間入掌中

甚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為一周

靈樞類稿 卷四 天六

靈樞水脹論及論疾診尺俱言目窠上微雍如新卧起狀

是知卧時陽氣奇分不盡留目窠中新起上行未舒故雍也

容濕不能入營故從衛氣雍居下焦不通之證

陰受氣其始入於陰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

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為一周

夜二十五周

人卧起有早寢奇分不盡故也

靈樞脹論云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內行有逆順陰陽

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

靈樞歲露論云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

案營氣為寸口脈衛氣乃人迎脈衛氣行言六陽自頭而下

則此文為說人迎脈

附三焦府

靈樞營衛生會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

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

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陰陽一周五十

度而復會於手太陰

靈樞癰疽云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

靈樞營衛生會云中焦者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

必精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

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靈樞癰疽云中焦出氣如露上注於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

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于經

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

靈樞營衛生會云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

並居胃中成精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濟泌別汁循下焦

而下滲入膀胱焉

靈樞本輸云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

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

案屬腎不得其脈惟足少陰支者絡心別走心包而少陽絡

心包則此少陽屬腎三焦為水府矣五行大義引杜子春秋

醫和六淫注而申之云膀胱為陽小腸為陰膽為風大腸為

雨三焦為晦胃為明分屬六氣又引河圖云三焦孤立為中

瀆之府與此本輸文同然三焦與膀胱俱為水府本輸蓋言

三焦乃中瀆之府而下焦又與膀胱為腎府故曰是孤之府



孤府如玉機真藏論言脾者孤藏以灌四旁之孤難經三十  
入難言三焦外府三十九難言三焦不屬于五藏未之思也  
靈樞管衛生會云上焦如霧中焦如瀝下焦如瀆

案三焦皆依胃其治上焦膈中中焦胃中脘治在齊旁下焦  
齊下當膀胱其形質則依於手心主之三絡靈樞本藏所以  
有知三焦厚薄緩急直結之言經脈所以言循屬三焦歷絡

三焦有明訓白虎通性情篇云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  
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如瀆且名三  
焦則必分三處難經言三焦有名無形蓋不思心主之絡即

是形也至脈經言右腎為子戶名曰三焦與右腎為命門右  
腎府為三焦及徐通以膀胱絡為三焦皆怪論  
據足少陽脈一之十一

靈樞經脈云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  
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

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頰下加頰車下頸合缺  
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衝繞毛際橫入髀厭  
中

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  
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髀之前循足  
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指爪甲  
出三毛  
案少陽經刺要痛論謂之同陰之脈又謂之肉里之脈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  
靈樞經別云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  
別者入季脅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頰  
頰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背

靈樞衛氣云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  
案竅陰足次指端也  
肝足厥陰脈附十二經筋一之十二

靈樞經脈云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  
廉去內髀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膈內廉循陰股入  
毛中繞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助循喉嚨之  
後上入頰頰連目系上出頰與督脈會於顛

其支者從目系下頰環睛內  
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  
其別者經脛上畢結於莖

靈樞經別云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陽與其別  
者俱行  
靈樞衛氣云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膂也  
案行間足大指間肝膂在九椎

附十二經筋  
靈樞經脈云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  
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

素問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於筋  
素問痿論云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也衝脈

素問痿論云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也衝脈



與陽明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

靈樞經筋云足太陽筋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于

膝其下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跟結于膈其別者結於膈外上

膈中內廉與膈中並上結于臂上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

舌本其直者結于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為目上綱下

結於頰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

盆上結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上出於頰

足少陽筋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

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其前結伏兔上其後結於尻

其直者上乘少季脅上走腋前廉繫於膈乳結于缺盆直者上

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止額角交頰上下走頰上結

於頰支者于目眦為外維

案曰類稿

案少當帶脈故曰乘少腹上脈也

足陽明筋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

膝外廉直上結于髀樞上循脅屬脊其直者上循肝結於缺盆

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于髀聚于

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合於頰下結于鼻上

合於太陽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其支者從頰結于耳

前

足太陰脾之筋起大指端內側上結於內髀其直者絡膝內輔

骨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齊循腹裏結於肋散

於胸中其內者屬於脊

足少陰腎之筋起小指之下並太陰邪走內髀下結於踵合太

陽上結內輔下並太陰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

項結於枕骨與太陽合

足厥陰肝之筋起大指上上結內踝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下上

循陰股結陰器絡諸筋

手太陽小之筋起小指之上上結於腕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

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繞肩胛

循頸出足太陽前結于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

下結於頰上屬目外眦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眦上頰

結於角

案足太陽本誤作走太陽其本支者十八字乃少陽繫舌本

下之文誤傳於此

手少陽三之筋起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循臂結於肘繞膈外

廉上肩走頰合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

案曰類稿

循耳前屬目外眦上乘頰結於角

案難經四十五難外一筋直兩乳間乃手少陰之筋也非此

手少陽筋

手陽明大之筋起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循臂結於肘外上屬

結於膈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

於頰直者上出太陽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頰

案筋雙出此有上右角交頰下左頰之筋文脫

手太陰肺之筋起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

上循臂結肘中上膈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膈上結缺盆

下結胸裏散貫黃合黃下抵季脅

手心主厥之筋起中指與太陰並行結于肘內廉上循陰結腋

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黃



手少陰心之筋起小指內側結于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  
大陰挾乳裏結於胸中循膻下繫於齊

絡脈一之十三

靈樞經脈云十二經之別任脈之別督脈之別脾之大絡凡此  
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  
絡脈異所別也

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  
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

素問皮部論云脈有經紀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凡十  
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皮者脈之部也

靈樞經脈云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  
經脈大盛

癸巳類稿

卷四

十二經脈名義略例一之十四

靈樞經水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死  
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  
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  
多氣血與其皆少氣血皆有大數

案此文奇異古亦有奇術史記扁鵲列傳言中庶子喜方者  
曰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醪醴鑿石橋引案机毒熨一撥見病  
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解肌抉脈結筋搦髓腦揲育爪膜  
前流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鵲冠子世賢篇亦言俞附練  
精易形鬼神遊之扁鵲鑿血脈投毒藥副子即勞肌膚開魏志  
華佗傳則言飲麻沸散近世所謂麻藥言飲之則麻木不仁  
傳云病結積在內者飲散須臾如醉死因破取病若在腸中

便斷腸前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一月之閒平復有一  
士大夫不快佗為破腹傳注引佗別傳云有人病腹中半切  
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也剖腹以刀斷之刮  
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後漢書傳略同此則

剖治生人者此經言剖視死人則多氣少氣必不可視仍是  
度量切循得之求之古亦有之列子仲尼篇云文摯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望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  
矣史記扁鵲列傳云長桑君與扁鵲藥使飲以上池水三十  
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

其藥太古所傳又西京雜記云咸陽秦庫方鏡廣四尺高六  
尺九寸人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是古時  
有見藏府之事凡明堂圖為仁術唐語林云太宗問醫方見

癸巳類稿

卷四

明堂圖

明堂圖八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詔管仲不得管背君子立  
說當思不為人害新唐書孝友傳云陳藏器作本草拾遺謂  
人肉治瘰癧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到股肉而進宋史呼延  
贊傳云其子病贊剖股為藥療之亦是深信人肉治瘰之說  
夫人肉治瘰不近情理乃使慈孝庸行陷於悖愚是奇說往  
往害人故知剖視死人知某經多氣少氣之說不必信也仰  
博聞見後錄云無為軍醫張濟善用針得決於異人云能解  
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  
人以行針無不立驗蘇轍龍山志略陳言三因極一方並云  
有二舉子言齊大饑羣丐相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因  
得見三焦脈此皆妄言張濟自得明堂圖謬言自視得之人  
相食則肉盡矣經絡脈皆附肉乃云肉盡脈全是不知脈為



何物也其依託仁術而行殘忍者漢書王莽傳云捕得翟義  
 黨王孫慶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  
 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宋范鎮東齋紀事鄭景望蒙  
 齋筆談並云世傳歐陽希範五藏圖慶歷間待制杜杞招降  
 廣南賊歐陽希範蒙幹等數十人盡磔之剖腹剝其腎腸使  
 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杞後率慶州若有所視一夕  
 仆於園中口鼻流血自言希範擊之三日竟卒宋史杞傳則  
 云區希範誘蒙幹反起來降杞誅其七十餘人又得希範醢  
 之以遺諸蠻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訴冤未幾卒是合七十  
 餘人脈絡筋藏府驗之不獨希範而希範以起意首惡據其  
 名蓋醫仁術也當知所以存心醫生機也當知所以取法矣  
 靈樞決氣云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  
 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  
 是謂脈  
 靈樞脈度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陰陽之三氣有多少異用也陽明何謂也  
 兩陽合明也厥陰何也兩陰交盡也  
 靈樞逆順肥瘦云手之三陰從臑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  
 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靈樞經別云足太陽足少陰此為一合足少陽足厥陰此為二  
 合也足陽明足太陰此為三合也手太陽手少陰此為四合也  
 手少陽手心主此為五合也手陽明手太陰此為六合也  
 靈樞脈度云氣之不能無所行也故陰脈則營其藏陽脈則營  
 其府

靈樞陰陽清濁云受穀者濁受氣者清諸陽皆濁也手太陽獨  
 受陽之濁諸陰皆清也足太陰獨受陰之濁清者其氣滑濁者  
 其氣澇  
 案足少陽獨受陽之清此偏舉手太陽獨受陽之濁  
 素問陰陽類論云三陽為經二陽為維一陽為游部此知五藏  
 終始三陰為表二陰為裏一陰至絕作晦朔却具合以正其理  
 三陽為父二陽為雄一陽為紀三陰為母二陰為雌一陰為獨  
 使  
 靈樞經別云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  
 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  
 案漢書藝文志云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  
 起百病之本死生之份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謂百藥齊和  
 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錄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術為  
 劇以死為生



癸巳類稿卷五

醫命正雙理初

持素持篇第二

天府乳下候二之一

靈樞本輸云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

靈樞營衛生會云上焦走腋循太陰之分與營俱行陰陽

案以上腋下候通十二經為宗氣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案以上乳下候胃與營俱行陰陽亦通十二經為宗氣脈

氣口候二之二

靈樞經脈云經脈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

素問經脈別論云肺朝百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靈樞展論云脈之應於寸口者陰為藏陽為府

素問調經論云五藏五脈耳十二經脈何以合之五藏者故得

六府與為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

案以上氣口候氣口者營氣之口亦宗氣之口也一曰寸口

一曰脈口總手左右六部之名宗氣氣也營氣血也

人迎候二之三

靈樞本輸云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手太陽也名曰天窗足少陽也名曰天容手少陽也名曰天牖足太陽也名曰天柱案扶突不至曲頰一寸天窗當曲頰天容在耳下曲頰後天

鬪耳後完骨上天柱夾項大筋之中髮際天容穴不誤根結篇文亦同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

案難經七難有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小而微厥

陰之至沈短而數後之論者謂素問古本所有今乃脫落不

知素問此條言人迎六陽脈並無六陰若寸口六陰則有弦

鈞平體安得謂肺脾緊大而長豈不死乎以此知難經不可

用後之素問注說多由之致味

素問病能論云病怒狂者生於陽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曰陽

厥何以知之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

候也

癸巳類稿 卷五

素問陰陽別論云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

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所謂

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

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

案以上言人迎候也扶突以下皆動脈獨候人迎者衛氣行

言別者皆合領脈注足陽明經脈言足陽明之別合諸經之

氣絡咽喉故主人迎也四時氣言氣口候陰人迎候陽禁

脈篇言寸口主中人迎主外經脈言人迎大六陽盛寸口大

六陰盛終始篇言脈口大泄陰人迎大泄陽六節藏象論言

人迎四盛為格寸口四盛為關人迎寸口俱盛為開格終始

篇言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蓋寸口營氣人迎衛氣有強弱



相乘之道而俱盛俱衰者則宗氣爲之主論疾診尺言人病寸口人迎脈大小浮沈等者難已則俱勝俱衰其病深也人迎胃氣與寸口胃氣其平脈正相反病能論言胃脈沈細則人迎甚盛以此知人迎寸口俱貴平則凡經脈所言六陽六陰相應者皆可推而知神而明之即不候人迎亦可於寸口得其情要之古法具在不當昧於名義檢宋史龐安時傳云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沈分四溫於傷寒此扁鵲開其端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據安時此言以得人迎爲創獲而脈經脈法贊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人迎脈亦不知何以謂之脈經矣

三部九候二之四

素問三部九候云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以候頭角之氣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以候口齒之氣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天手太陰也以候肺中部地手陽明也以候胃中之氣中部人手少陰也以候心下部天足厥陰也以候肝下部地足少陰也以候腎下部人足太陰也以候脾胃之氣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

案中節天即氣口地合谷在大指次指岐骨間人神門在掌後銳骨端楊泉物理論云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所謂合而成人也下部天五里陰股當毛際下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二寸陷中地太谿內踝後跟骨上陷中人箕門在五里下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

案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手內廉太淵也足內踝三陰交也庶右手足庶古墟字

太衝候二之五

靈樞逆順肥瘦云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

靈樞動輸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此脈之常動者也

案素問水熱穴論云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

名曰太衝此脈名也

其太衝候穴則在跗上大指本節二寸

陷中亦候足厥陰

衝陽候二之六

靈樞邪客藏府病形云兩跗之上脈豎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

案中節在太衝後衝陽傷寒卒病論謂之跌陽蓋更名自功又胃有天樞氣街腎有復溜手心主有天池皆動脈經未言診候

絡脈候二之七

素問皮部論云脈有經紀視其部中有浮絡者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素問經絡論云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



腎黑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

靈樞經脈云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左注右注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

案右分七條六言動脈候絡則色候也周官疾醫云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注言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

素問類稿

卷五

五

也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村則兼彼數術者注謂大候在陽明寸口陽明人迎及衝陽也晉人並人迎於左寸口乃昧此義氣口應候二之八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內以候腹中

案季脇者章門後當十四椎腎脈出屬帶脈帶脈絡督脈也腹中者下焦右後大腸左前小腸膀胱也尺者雲麓漫抄言自高骨下至切寸脈指盡處得寸為寸則自切尺脈指盡處上至中指端為尺說文云人手節却十分動脈為寸口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胃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

案兩者靈樞背膂五藏五陰膂數兩為六陰則兩者厥陰心包及中焦膽

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腹中案胸中者上焦膂中者靈樞脈論云心主之官城也素問靈蘭秘典論徧數藏府以膂中名心主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要股膝脛足中事也

案前後上下就經脈所屬藏府分內言

案氣口本候五藏素問徵四失論云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是也然營氣實行十二經及督脈十三脈者皆氣至寸口故此為大其部居若靈樞脈度兼任躡言之義蓋別有發明則此前以候前下竟下者有其部位診法不傳也素問六節藏象論不數心包者專就藏府言之靈樞邪客言少陰無膂心藏堅固邪客之則心傷神去而死諸邪在心者皆在心包絡

素問類稿

卷五

五

外經病藏不病其脈出入曲折行之疾徐皆如心主脈行蓋專言本輪刺膂兩者皆與診脈無涉若脈則邪客明言外經病經脈又各指心心包之證脈書不明其旨中藏經以心脈為心主脈經改邪客外經病為經府病以手心主脈當手少陰皆非也胃居外者以脾善者不可見後人改脾於外亦非也兩尺內以候腹中張介賓謂左大腸右小腸其分之亦無所據而方以智通雅謂右尺心包三焦又從命門之說而變之江永河洛精蘊謂腎肝同候先天八卦巽坎二七同宮說出陳搏關朗之河圖則戲謔之談可耳以言脈者多非賢故申素問本義質之言性理者

持氣口二之九

靈樞終始云所謂平人者不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



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

脈五動間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

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

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

熱脈滑曰病風濇曰痺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

死乍疎乍數曰死

靈樞根結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為常也予之短長乍數乍

疎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其脈絕不來若人一呼五六至其形肉不

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

素問類稿

卷五

求日益漸

靈樞經脈云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熱

不堅則陷且空不與眾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

素問三部九候云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

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

素問方盛衰論云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

脫不具診無常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並合診故不明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法當以平且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

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切脈

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

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善為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

表裏雌雄之紀

素問方盛衰論云是以診有大方司八正邪別中五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態逆順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視息視意不失條理

素問疏五過論云善為脈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

案比類即貧富貴賤起居飲食勇怯及形之寒溫

素問疏五過論云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嘗富後貧飲食

居處暴樂暴苦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菀結憂恐喜怒聖人

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從容

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審於部分

知病本始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

守數據治無失踰理終身不殆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從容之謂也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

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

素問三部九候云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

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病其脈遲

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靈樞四時氣云視其目色一其形聽其動靜持氣口人迎以視

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其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

日已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

故形氣相得色澤以平脈從四時脈弱以滑命曰易治形氣相

失色天不澤脈實以堅脈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時而明告

之

素問方盛衰論云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



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

案以上言持法逆順陰陽其道盡矣尤在知病人新舊之病及所處樂苦而後診之則得其要東坡志林云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形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生平求醫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故雖中醫治之常愈吾求病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素問標本病傳云病有標本治其本乃治其他病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開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案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素問至真要大論

卷五

九氣日蓋書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奠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謂其氣使平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

靈樞終始云少氣者不稱尺寸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泄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甚者從之從者反治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寒因塞用通因通用可使必已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不治

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補者從之治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方有大小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

案古言虛方者由持脈故采於此淮南子言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擲息脈血而知病之所從生魏志華化傳言其療病合揚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

便飲舊唐書

卷五

九氣日蓋書

許允宗傳言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與藥正相當者須用一味攻病立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億度多安藥味以此療病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

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由此難差據此當明氣味陰陽大小奇偶之法而老學庵筆記石用之言今人稟賦怯薄金石草木之藥亦比古力弱非倍古方用之不能取效謂藥力弱是也人怯薄非也醫者能審於貴賤貧富壯弱勇怯則佳

妙矣

四時應持二之十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三月此謂發陳以使志生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三月此謂蕃秀使志無怒使氣得泄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三月此謂容平使志安寧收斂神氣使秋



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三月此謂閉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

靈樞終始云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於分肉冬氣在筋骨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春氣在頭夏氣在藏秋氣在肩背冬氣在四支

靈樞寒熱病云春取皮膚夏取肌肉秋取筋脈冬取骨髓

素問水熱穴論云春經脈常深夏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於經秋陰氣初勝濕氣及體冬陰氣堅盛巨陽伏沈陽脈乃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

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

靈樞論疾診尺云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冬傷於寒春生瘧熱春傷於風夏生泄瀉夏傷於暑秋生瘧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案周官疾醫春有疝首疾夏痒疥疾秋瘧寒疾冬嗽上氣疾

與此不同春秋昭二十年傳云齊侯疥遂疝期而不瘳言由前年夏疥秋瘧至此年瘧猶未已釋文云疥梁元帝作瘧謂

二日一發之瘧疝則為有熱瘧顏氏家訓謂疥是瘧以俗儒病疥惡寒變瘧為肌說以疥為瘧則合靈樞然由疥而瘧周

官左傳二經相符亦豈得謂之肌乎左傳自應作疥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

陰陽有時與脈為期持脈有道虛靜為寶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

靈樞禁服云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

素問方盛衰論云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為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曰難已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澁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沈澁

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澁秋不數此謂四塞沈甚而病弦甚而病澁甚而病數甚而病參見曰病復

見曰病未見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靈樞師傳云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云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人氣始生病氣衰故且慧日中為夏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日入為

秋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為冬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其時有反者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



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為之使胃為之市鬲膈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云肝為牡藏心為牡藏脾為牝藏肺為牝藏腎為牝藏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背為陽腹為陰藏者為陰府者為陽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陽中之陽心也陽中之陰肺也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

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癸巳類稿

卷五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靈樞九宮八風云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心者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肺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膚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肝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

靈樞脈度云肺氣通於鼻心氣通於舌肝氣通於目腎氣通於耳脾氣通於口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目藏精於肝開竅於耳藏精於心開竅於口藏精於脾開竅於鼻藏精於肺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

案淮南精神訓言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與此異未范鎮東齋紀事云杜杞繪五藏圖其所剖眇目者則肝缺瀹

知素問言是已淮南又言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蓋古尚書說月令孟春正義引異義云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蓋以月令五時所祭言之今文說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醫家用之

靈樞九宮八風云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素問經脈別論云夜行喘出腎病肺腫恐喘出肝害脾驚恐喘出肺傷心跌仆喘出腎與骨飲食汗出胃驚汗出心持重遠行汗出腎疾走恐懼汗出肝搖體勞苦汗出脾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靈樞百病始生云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

素問刺禁論云心動為噫肝動為語肺動為欬腎動為噦欠脾動為吞

案此為五傷之動絕徵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肝在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心在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脾在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肺在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腎在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

案肺金燥此用心行腎水寒此不用土濕勝用燥金勝之至真要大論作清勝風寒勝熱熱勝濕寒勝火熱勝燥熱勝寒靈樞五味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靈樞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咸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名曰五裁

案靈樞二義藏畏所受克又不宜多苑當行之味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辛走氣鹹走血苦走骨甘走肉酸走筋無多食

案此與靈樞九鍼血骨異屬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甘緩之肝欲散辛散之補之酸泄之心苦緩酸收之心欲與鹹與之補之甘泄之脾苦濕苦燥之脾欲緩甘緩之補之苦泄之肺苦氣上逆苦泄之肺欲收酸收之補之辛泄之腎苦燥辛潤之腎欲堅苦堅之補之鹹泄之肝宜甘心宜酸肺宜苦脾宜鹹腎宜辛

案此運行治也肺苦氣上逆應是鹹泄之

靈樞師傳云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節骨有餘以候鬲肝者欲知堅固視目小大脾者視唇舌好惡腎者視耳好惡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風寒客於人弗治病入舍於肺發於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脇痛出食弗治肝傳之脾發癰腹中熱煩心出黃弗治脾傳之腎少腹冤熱而痛出白弗治腎傳之心筋脈相引而急弗治十日死心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傳不以次令人有大病矣

素問玉版要論云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則曰從從則

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反四時及不問藏曰難已

案此二條言脈中所見見所不勝即反四時見所勝即問藏不問藏者見所生之藏脈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

靈樞病傳云大氣入藏心之肺之肝之脾肺之肝之脾之胃肝之脾之胃之腎脾之胃之腎之膈膀胱胃之腎之膈膀胱之心腎之膈膀胱之心之小腸膀胱之腎之小腸之心皆有死期

案此諸法傳藏必死以所傷多也傳所勝即問藏曰從曰活亦遲死耳難經五十二難云七傳傳所勝問藏傳所生夫問

藏豈所生乎亦誤矣

胃氣真藏脈應持二之十二

靈樞海論云胃者水穀之海衝脈十二經之海膻中為氣海腦為髓海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手太陰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

靈樞終始云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脈弱以滑是有胃氣也脈堅以實謂之益甚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五脈之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平肝脈來奕奕招招如揭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為本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春脈如弦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奕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忘忽眩昏而難疾其不及則令人胃痛引背下則兩脅脹滿其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夏胃微鈞曰平鈞多胃少曰心病但鈞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為本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鈞曰心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夏脈如鈞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鈞反此者病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為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為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為氣泄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長夏胃微奕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奕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於脾脾藏者肌肉之氣也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為本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過名曰重強其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平肺脈來厭厭翕翕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為本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秋脈如浮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為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真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鈞曰夏病鈞甚曰今病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鈞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



為本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冬脈如營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解休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真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藏見皆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諸真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邪氣勝者精氣衰也病甚者謂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

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而弦腎而石也

按五脈太過不及脈病俱應所謂微妙在脈古人無隱乎爾也脈書知有胃氣不能推求但求速化以證為脈始有紛紛名目不悟氣與證有應實者有應虛者有應在表在裏者非脈名也脈氣自脈氣證自證互求為治不可并之

運氣不應持二之十三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天地之變無診脈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

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素此為逢辰運化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

素此在天六氣之五左傳昭元年醫和言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降為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正義引左氏先儒言

兩為木風為土晦為水明為火陽為金陰氣屬天合於此則

陰為相火陽為燥風為濕雨為風晦為寒明為熱先師所傳各以明義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三合為治

素天符司天化與主運合歲直者干運支行合三合者司天主運歲支行合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北政之歲少陰在淵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淵則右不應太陰在淵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

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

不應三陰在淵則尺不應左右同

素問刺法論云升降不前氣交有變木欲升天柱窒之火欲升







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五氣各主歲土主甲己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眾齊同

素應持者就其應持之不應持者就其不應持之至真要大論所言六脈之至與胃氣藏氣不應與經脈亦不應但五運所在一年十二經脈氣偏倚於此又每年尺寸有一部不應尤持者所當知此與平人氣象論之人迎三陽脈用久不明

琴已類稿 卷五 故為詳分列之

氣血形色陰陽脈名持法雜比略例二之十四

靈樞逆順云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

靈樞平人絕穀云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定血脈和精神乃居

靈樞營衛生會云中焦亦並胃中此所受氣者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

靈樞決氣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

漆漆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申泄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

令無所避是謂脈

靈樞五音五味云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靈樞五音五味云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氣多血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素九鍼論素問血氣形志論俱作厥陰多血少氣又素問太陰多氣少血

靈樞衛氣失常云膏者多氣耐寒肉者多血充形則平脂者血清氣滑少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上下脊大脂人者雖脂不能

琴已類稿 卷五 大也

靈樞逆順肥瘦云肥人血黑以濁氣滿以遲瘦人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常人端正敦厚者血氣和調壯士重則氣滿血濁勁則氣滑血清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

靈樞通天云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太陽之人多陽而無陰少陽之人多陽少陰陰陽和平之人氣和血脈調

靈樞五音五味云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

靈樞血絡論云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清靈樞骨度云視其經脈之在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沈者多氣也



靈樞口問云百病始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  
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  
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  
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  
少澹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  
死

素問調經論云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  
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有者爲實無者  
爲虛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氣血相失故爲虛焉絡之與  
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  
似成

靈樞根結云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形氣有餘病氣不  
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形氣有餘病  
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當泄其邪

靈樞壽夭剛柔云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病而形  
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素問刺志論云氣實形實氣虛形虛穀盛氣盛穀虛氣虛脈寬  
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氣盛身寒謂之傷寒氣虛  
身熱謂之傷暑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  
寒也

素問方盛衰論云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  
餘形氣不足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臂多青脈曰脫血安臥脈盛謂之脫血頸

脈動喘疾欬曰水目裏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臥  
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目黃者曰黃  
疸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色青者其脈弦色赤者其脈鉤色黃者  
其脈代色白者其脈毛色黑者其脈石先定其色得其相生之  
脈其疾已得其相勝之脈死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微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微其脈不奪  
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微其脈與色俱奪者此久病也五微其脈  
與五色俱不奪者此新病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  
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黃  
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澀者尺之皮膚亦澀

靈樞論疾診尺云尺膚滑其澤澤者風也尺內弱者解脫脫肉  
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脂澤者風也尺膚澀者風痺也尺膚癢  
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  
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  
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  
要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要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膈以前熱肘後

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要腹熱肘後癰以下三四寸熱者  
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  
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  
少氣悅有加立死視人之目窠上微雍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  
時欬按其手足上窻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經絡皆實寸脈急而尺緩滑則從澀則逆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秋冬為逆春夏為從經  
虛絡滿者尺熱滿寸口寒濕也春夏死秋冬生脈實滿手足寒  
頭熱春秋生冬夏死脈浮而瀉身有熱死其形盡滿脈急大堅  
尺澀而不應從則生手足溫也逆則死手足寒也孔子病熱脈  
懸小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脈實大也緩  
則生急則死腸澀者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身不熱脈不懸絕  
者脈滑大生懸瀉死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呼吸六至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  
滑曰病風瀉曰痹

靈樞五禁云著痹不移腸肉破身熱脈偏絕淫而奪形身熱色  
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逆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緩瀉謂之解伏尺瀉脈滑謂之多汗  
發汗類精 卷五 素問平人氣象論

尺寒脈細謂之後泄脈尺瀉常熱者謂之熱中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  
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素問奇病論云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  
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陽勝身熱喘汗不出齒乾腹滿死陰  
勝身寒汗出慄厥腹滿死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  
其陰則五藏爭氣九竅不通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

靈樞終始云溢陽為外格溢陰為內關俱盛四倍以上為關格

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

靈樞脈度云邪在府則陽脈不和氣留之陽氣太盛陰脈不利  
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盛陽不能營故曰關陽盛陰不能營故  
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

案關格以寸口人迎合診知之後脈書不知人迎乃別造關  
格之義

素問陰陽別論云鼓一陽曰鈞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極曰弦鼓  
陽絕而至曰石陰陽相過曰溜

素問病能論云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  
堅也搏者大也

素問調經論云陰氣上逆則下虛陽氣走之故曰實陰氣下消  
則脈虛空寒氣重滿則血澀氣去故曰虛厥氣上逆濕氣去血

發汗類精 卷五 素問調經論  
凝澀脈盛大以瀉

素問五版論云孤脈為消氣孤為逆  
素問陰陽別論云脈有陰陽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

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  
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澀者多血少氣微有寒

素問陰陽類論云三陽者太陽也至手太陰而弦浮而不沈決  
以度察以心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炆至以

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  
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

浮上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絕  
氣浮不鼓鈞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

氣浮不鼓鈞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



乎陰陽先至為主後至為客

案此言三陰太陰也二陰少陰也一陰厥陰也三陽三陰俱

至手太陰氣口候外候內之部分也以上所引氣血形色陰

陽脈名略為備矣史記倉公列傳言陽慶黃帝扁鵲脈書以

五色診病及藥論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

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藥書其治病所引有脈法曰及扁

鵲論日診法日脈法奇咳言日又教人以經脈奇絡胎氣案

法藥法和齊湯法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及五

藏氣心氣勝氣肺氣風氣脾氣盡氣其脈之應有長弦代

和濁來數疾去難不一盛大順清不交沈浮堅緊平鼓參擊

深小弱搏來難動躁奮不屬散其部分有右口太陰脈口經

絡弦出左口循其尺索刺蠶其文奇偉合之內經知三代前

素問病能論云有病脈者診右脈沈而緊左脈浮而遲冬診之

右脈固當沈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

在腎頰關在肺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為之病故腎為

要痛之病也

素問奇病論云有瘧者人迎躁盛太陰脈微細如髮病在太陰

其盛在胃頰在肺病名曰厥

案古人止五脈沈緊浮遲躁盛微細乃評論之名歸之五脈

大數近於某則曰類於某

素問病能論云人病胃脘瘕者當診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

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

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瘕也

案此言右關外候沈細則人迎必盛互推之與奇病論人迎

躁盛太陰微細同

案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

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

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

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

索也欬嗽煩悞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

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案此以脈合證言之匿病不告醫則黃帝亦將以為三藏矣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四支解情喘欬血泄愚以為傷肺

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用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

此何物也帝曰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

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

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四支解情是脾

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

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真藏壞決經脈

勞絕五藏漏泄不經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

案此亦以證為主以脈合之二火心肺三水下三陰也逆調

論則一水為腎二火為心肝與此異循上及下何必守經言

手足太陰一也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

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



癸巳類稿卷六

黻俞正變理初

持素證篇第三

手太陰經肺藏脈證三之一

靈樞本神云肺藏氣氣舍魄虛則塞鼻不利少氣實則喘噎胃盈仰以息喜樂無極則傷魄狂意不存皮革焦毛悴色天死於夏

靈樞經脈云手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肺脹滿彭彭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脅此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胃滿臍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實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雙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

癸巳類稿

卷六

求日蓋齋刻

不榮則皮毛焦津液去皮節爪枯毛折毛先死丙篤丁死手太陰之別曰列缺其病實則手銳骨掌熱虛則欠欬小便遺數靈樞邪客云肺有邪其氣留於兩肘靈樞五邪云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於肩背

素問刺要論云肺動則秋病溫瘧沍然寒慄

素問風論云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皴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差暮甚診在眉上其色白

素問刺熱論云肺熱病者先漸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胃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肺熱病者右頰先赤

素問痿論云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肺者藏

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葉焦也肺熱者色白而毛敗

素問痺論云肺痺煩滿喘而嘔

靈樞經論云肺脹者虛滿而喘欬

素問欬論云肺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素問瘧論云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不外泄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熱而不寒消燂肌肉曰瘧瘧

素問刺瘧云肺瘧令人寒甚熱甚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

素問厥論云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肺病下儲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腓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啞乾

癸巳類稿

卷六

求日蓋齋刻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真藏壞決經脈旁絕五藏漏洩不喘則嘔

素問氣厥論云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移熱於肺傳為鬲消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肺病喘欬病傳鬲支滿痛身重體痛脹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肺病者喘息鼻張

素問大奇論云肺滿實即為腫肺壅喘而兩胕滿肺脈沈搏為

肺病

素問病能論云肺氣大脈大則不得偃臥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奕而散者當

病泄汗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肺脈急甚癰疾微急肺寒熱怠惰故唾血引要背竹身息肉不通緩甚多汗微緩痿痺偏風頭以下汗

出不可止大甚脛腫微大肺痺引胃背起惡日光小甚泄微小消痺滑甚息賁賁音奔息賁肺積名在右脅下上氣微滑上下出血肺及大腸瀉甚

嘔血微滑鼠瘦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痿音酸足賴

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至陰肺太陰也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故水病腎為附腫肺為逆不得臥相輸俱受水氣所留

靈樞寒熱病云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陰汗甚止之於陽陽汗甚止之於陰

手陽明經大腸府脈證三之二

靈樞經脈云手陽明之脈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手陽明之別曰偏歷實則

偏歷虛則齒寒痺隔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大腸病腹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即泄當齊而痛不能久立魚絡血

靈樞脈論云大腸脹腸滿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瀉泄不化

素問厥論云手陽明厥逆發喉痹益腫瘰

素問欬論云大腸欬狀欬而遺矢

素問氣厥論云小腸移熱於大腸為虛癢為沈

足陽明經胃府脈證三之三

靈樞經脈云足陽明之脈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人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

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音響腹脹是謂飢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瘡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腫喉痹大腹水腫

膝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胛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氣不足

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足陽明之別曰豐隆氣逆喉痺卒暗實則狂顛虛則足不收脛枯

素問脈解云陽明病洒洒振寒脛腫而股不收上喘而為水胸痛少氣甚則厥客孫絡則頭痛鼻鼽腹腫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胃病面熱腹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足陽明之經令人鼽衄上齒寒

靈樞終始云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陽明入胃人肥熱中目黃人瘦寒中泣出胃氣之狀頭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填

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素問熱論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其病兩感於寒者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

病腹滿身熱不欲食謔言

案俗工以張機傷寒卒病論文辭不能諧俗乃視為隱奧同道相詆輒曰某人遇傷寒大證即不得下手實則已亦不知傷寒為何等病也傷寒即温病亦曰黃病往往傳人其干時



令者曰疫俗亦謂之瘟言有惡神主之高僧傳云宋元嘉四年邵信遇傷寒病無人敢看即瘟疫懼傳染也韓詩外傳庶子好方者言上古醫曰第父以芫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醫曰踰跗樹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謂治傷寒厥也張機處方以大劑治之可云精敏承學以為小小風寒沈困者不悟張君處方之源遂沒其意今采素問脈證各入其經中合他證於各經觀之義無隱矣

靈樞師傳云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齊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齊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滄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素問類稿

卷六

五求日晡齋刺

靈樞脈論云胃脹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

素問厥論云陽明之厥癰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血

素問刺要論云陽明令人要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

素問欬論云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五藏六府皆令人欬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案蟲生於肝風亦聚於胃關於肺西溪叢語引許叔微云類

爪末治肺蟲月之初四初六服之是二日肺蟲上行是唐人語與千金方同姚寬試之有驗

素問刺瘧云足陽明之瘧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

素問刺瘧云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

大

素問陰陽別論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責者死不治

素問氣厥論云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日食亦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病傳少腹要脊痛斷瘦背脊筋痛小便閉身體重不已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陽明有餘病脈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滑則病心風疝瀉則病積時善驚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脾其栗而散者當病食痺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得胃脈而急實則脹虛則泄風成爲寒熱瘧成爲消中厥成爲癰疾久風爲滄泄脈風成爲癰

素問類稿

卷六

六求日晡齋刺

案癰即鶴神病癰即大麻風及洋癩瘡均以治胃爲急素問

風論云瘧者熱耐氣不清鼻柱壞色敗皮膚癢潰風寒客脈不去所謂風氣與太陽俱入脈輪肌肉憤脹而有瘍由太陽

達面部牽連十二經及胸腹藏府也古人不喜正言之故謂之惡疾神仙感遇傳云崔言得疾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

得瘡如疥皆目爲惡疾不可救有異人教以皂莢刺燒灰大黃丸蒸丸曬爲末以大黃湯調服之鬚髮自生此今方書先

用九龍丸攻下之意又按酉陽雜俎云北齊李庶無鬚博陵崔湛謂之曰何不以錐刺頭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髮者裁之

庶曰持此還施貴族數眉有驗然後執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謂之應即指言事然則言疾愈鬚髮生而眉竟落矣

唐高僧傳云齊武平時梁州薛河寺僧遠爲性疎誕不修細



行好逐流蕩歡譏爲任眼邊有烏點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  
落盡是落眉卽癢如洋嶽爲流蕩疾也周庚信鄭偉墓誌云  
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迄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對  
藥分闕神明李柱侍醫更無方伎銘云梧桐茂苑楊柳倡家  
千金迴雪百日流霞荆零倏忽悽愴榮華河陽古樹金谷殘  
花亦此疾也苕溪漁隱叢話云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  
落鼻梁斷壞愴感慚愧轉加困劇而斃東坡先有大風起兮  
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之謔其事不見劉攽傳而檢東  
坡志林有一條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風疾者口不  
能言死生之爭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爲祈死  
而已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必係劉事元豐應作元祐  
攽兄敬亦知永興軍感官妓得驚眩疾但時猶謂之風未有  
癩已類稿 卷六 七 求日 謹 刻

陰陽風冷必傷少腹急痛要脊疼強四肢酸疼五藏防響上  
攻頭面或生漏瀝云出古今錄驗二十五卷中所云四肢酸  
疼上攻頭面其證皆合隋巢元方諸病源候二十四花癩候  
云風濕客於皮膚與血氣相搏其肉突出外如花開狀二十  
五反花癩候云初生如飯粒破則血出生惡肉有根肉出反  
散如花諸惡瘡久不瘥者亦然又頭面身體諸瘡諸久瘡皆  
云肉熱外虛風濕所乘初生如蛇隨隨發又諸惡瘡候云  
風熱挾濕毒之氣浸淫瘡候云風熱發於肌膚無名瘡候云  
如惡瘡或癢或劇風熱搏於血氣所生所云惡瘡久不瘥直  
洋嶽也唐孫思邈千金寶要方云交合畢蒸熱得氣以菖蒲  
末白梁粉敷令燥則濕瘡不生又云治陰惡瘡以蜜煎甘草  
末塗之則專指肝經瘡瘡魚口便毒宋寶漢卿瘡瘍全書言  
癩已類稿 卷六 八 求日 謹 刻

洋嶽名明嘉靖時汪道貫贈玉稭登詩云身上楊梅瘡作果  
眼中菜蕪翳爲花其名楊梅以形象言之也蜀檣杙云潘炕  
雙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癸辛雜識亦言閩俗過癩墜耳塌  
鼻斷手足而殞謂卽大風疾是其疾亦由男女誤合東坡志  
林引左傳女陽物又言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故淫者不爲  
蠱則爲風皆風熱生濕展轉不已深可懼也又按文選辨命  
論注引韓詩云茅苴傷夫有惡疾也薛君云茅苴澤泄臭惡  
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  
爾雅云茅苴馬爲今車前草而薛君云澤泄皆利濕藥詩  
言有惡疾又言人道不通又言采茅苴非今之洋嶽而復何  
惡疾也哉唐王勣外臺秘要引素女經云七傷之情不可不  
思第六之忌新息沐浴頭身髮濕舉重作事流汗如雨以合

癩瘡由與生疔瘡之婦人交合熏其毒氣而生明嘉靖時汪  
機本草會編李時珍本草綱目萬應時陳實功外科正宗均  
有楊梅瘡名明時朝鮮許俊東醫寶鑑雜病篇云天泡瘡一  
名楊梅瘡與癩大同生面上形如鼓釘生毛髮者如棉花生  
兩陰尻腎筋骨上者如紫蒲萄生乳脇者如濕爛楊梅其如  
魚肝中多白水者爲天泡多由肝脾腎風濕熱之毒因男女  
房室傳染時珍言正德間楊梅瘡始盛又云來自嶺表故又  
名廣瘡其時始立專門治法萬應時王可堂外科證治準繩  
言由肝腎濕熱所致天啟時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所感  
西洋人身圖說正面全身言小腹下橫骨爲發便毒之所凡  
與女人汗穢者交橫骨受熱乃內動發便毒及棉花楊梅等  
瘡或受寒熱亦成此證實則素問風與太陽入脈膈爲盡其



理太陽連督脈貫十二經膀胱壞胃熏肺術士不深求且不  
讀古書不知楊梅當作洋鐵實即風瀉也其方藥用土茯苓  
乾荷葉李時珍謂土茯苓即東山經榮莫應作中山經鼓鐘  
山榮草古書多教人服松脂茯苓薏苡仁抱樸子言上黨趙  
瞿癩垂死服松脂澆水燕談錄言齊州僧晉明風疾眉髮落  
百骸腐潰異人教服松根類參長三五寸味苦者其於風瀉  
尤有成驗然神仙服食者多居山澤雲霧中故主利濕藥息  
士之民非有濕疾不當服食也

素問大奇論云胃脈沈鼓滯胃外鼓大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  
發右不嗜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嗜三歲起年不滿二十  
者三歲死

素問痿論云治痿者獨取陽明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  
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

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  
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弛帶脈不引故足  
痿不用也

足太陰經脾藏脈證三之四

靈樞本神云脾藏營營舍意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  
脹經澁不利憂愁不解則傷意四支不舉毛悴色天死於春  
靈樞經脈云足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  
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言能大便與下身體皆重是主  
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下急痛溇瘕  
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足太陰氣  
絕則脈不榮肌肉屑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肉萎

人中滿唇反肉先死甲篤乙死足太陰之別日公孫脈氣上逆  
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脾之大絡日大包實則身盡  
痛虛則百節盡縱

素問脈解云太陰病脈上走心為噫  
靈樞終始云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  
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靈樞邪客云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  
靈樞五邪云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  
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  
俱不足則有寒有熱

素問刺要論云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滿而不嗜  
食

癸巳類稿 卷六

十一 求日並補劑

素問風論云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色薄  
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  
素問熱論云傷寒四日太陰受之腹滿噎乾十日太陰病衰腹  
減如故則思飲食

素問痿論云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痿有漸於  
濕以水為事若有所留居處相失肌肉濡漬痺而不仁得之濕  
地也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

素問刺熱論云脾熱病者先頭痛煩心煩青欲嘔身熱熱  
爭則要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脾熱病者鼻先赤  
素問痺論云脾痺者四支解懈發欬嘔汁上為大寒風寒濕三  
氣雜至合為痺風勝為行痺寒熱勝為痛痺濕勝為著痺  
靈樞脈論云脾脈善噦四支煩悅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



素問厥論云太陰之脈腹滿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  
卧太陰厥逆脈急華心痛引腹

素問刺要論云散脈令人要痛而熱熱甚生煩要下如有橫脈  
居其中甚則遺洩

素問刺癰云足太陰之癰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  
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病減也

素問刺癰云脾癰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腹中鳴鳴已汗出

素問欬論云脾欬則右肱下痛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  
則欬劇

素問示從容論云四肢解情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水氣并腸  
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

素問奇病論云脾痺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內熱中滿氣上溢  
癉已類稿 卷六 十一 求日蓋齋刻

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脾病日昃慧日出甚下舖靜脾欲緩脾病  
者身重善飢肉萎足不收行善癢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洩泄  
食不化

素問示從容論云脾虛令人體重煩冤脾虛浮似肺然從容得  
之

素問氣厥論云腎移寒於脾雍腫少氣腎移熱於脾傳為虛腸  
澀不治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痛體重病傳脾少腹要脊痛脛痠  
背屈筋痛小便閉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脾病者唇黃

素問大奇論云脾脈外鼓沈為腸澀久自己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溼  
則病風疝瀉則病積心腹時痛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脾脈搏堅以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要而  
散色不澤者當病骨脛腫若水狀也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  
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脾脈急甚為癰瘕微急膈中食飲入而  
還出後沃沫便不實也緩甚瘕厥微緩風痿四支不用心慧然若無

病大甚擊仆微大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外疝氣應作疝氣  
此一證非兩證也據腹中論此亦曰伏梁與心積名同上齊為  
逆乃裏膿血也難經五十六難脾積曰痞氣其名正出於此  
小甚寒熱微小消瘠滑甚潰瘕微滑蟲毒蝮蝎瀉甚腸瘕應是  
微瀉內瘕多下膿血

癉已類稿 卷六 十一 求日蓋齋刻

手少陰經心藏脈證三之五

靈樞本神云心藏脈脈舍神虛則悲實則笑不休怵惕思慮則  
傷神破脈玉篇云脫肉毛悴色天死於冬

靈樞經脈云手少陰之脈是動則病盛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為  
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膈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血不流髦色不澤面黑如漆柴血先死  
王駕癉死五陰氣俱絕則日系轉目運志先死達一日半死矣

手少陰之別曰通里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

靈樞邪客云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素問刺要論云心動則夏病心痛

素問風論云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



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

素問刺熱云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瀝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熱病者顏先赤

素問痿論云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悲哀大甚則胞絡絕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洩血也故木病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心熱者色赤而脈溢

素問痺論云心痺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噎乾善噫厥氣上則恐

素問脈論云心脈煩心短氣臥不安

素問脈論云手少陰脈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素問方盛衰論云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

素問刺熱云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

靈樞脈病云真心痛手足青至節死腎厥心痛與背相控善噎如從後觸其心胃厥心痛甚腹脹胸滿脾厥心痛如以錐鋒刺其心痛甚肝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肺厥心痛

臥如徒居痛間作益甚色不變心腸痛懼懼往來休止腹熱渴漉出是蛟蚘也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心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粟心病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脅下與要相引而痛

素問氣厥論云肝移寒於心狂隔中肝移熱於心則死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心病心痛病傳於支痛閉塞不通身痛

體重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心病者舌卷短頰赤

素問大奇論云心脈滿大癰瘰筋擊心脈小急不鼓為瘵心脈搏滑急為心痛心脈小堅急高偏枯男子發於左女子發於右與胃脈同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痛少腹當有形小腸為之應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心脈搏堅以長當病卷舌不能言其要而散者當消環自己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日有積氣在中時善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靈樞論疾診尺云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心脈急甚癰筋急癰筋微急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狂笑微緩伏梁在心下上下行心積名時唾血大甚

喉疥微大心痺引背善淚出也小甚善噎微小消痺也甚善渴微消心痛引齊小腹鳴清甚瘡微清血溢而溢維厥二脈耳鳴顛疾

手太陽經小腸府脈證三之六

靈樞經脈云手太陽之脈是動則病嗑痛領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膈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項肩膈肘臂外後廉痛手太陽之別日支正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肌小者如指痲疥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小腸病小腹痛要脊控舉而痛時窘之後言痲痺時欲當耳前熱若寒甚肩熱甚手小指次指之間



熱脈陷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同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瘰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素問痺論云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洩泄

靈樞經論云小腸脹少腹脹引要而痛

素問厥論云手太陽厥逆耳聾涕出項不可顧要不可俯仰

素問欬論云小腸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

素問氣厥論云膀胱移熱於小腸高腸不便上為口糜

素問著至教論云三陽上下無常合而病至謂合上為顛疾下為漏病積并則為驚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喉

癸巳類稿

卷六

五

塞并於陰心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澀坐不得起卧

足太陽經膀胱府脈證三之七

靈樞經脈云足太陽之脈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

痛要似折解不可以曲胸如結胸如裂是為蹶厥是主筋所生

病者痔瘻狂顛疾頭顛即由字從頁從項痛目黃淚出軌顛項

背要尻脚腫脚背痛小指不用足太陽之別曰飛揚實則軌室

頭背痛虛則軌趾

按元史李杲傳云王善甫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

膝以上堅硬欲裂杲日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

乃出焉杲元子言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是不

宜甘淡滲泄之陽藥明日投羣陰之劑而愈

素問脈解云太陽病腫要腫痛病偏虛為鼓強上引背耳鳴甚

則狂顛疾浮為聾入中為瘖內奪而厥為瘖俳

靈樞經論云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

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素問三部九候云氣絕者其足不可以屈申死必戴眼瞳子高

者太陽不足也

靈樞經脈云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

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太陽俱入脈膈肌肉憤脹而有瘳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太陽之勝痔陰中乃瘍隱曲不利互引陰

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同澀絡滿色變或為血泄皮膚否腫腹滿

癸巳類稿

卷六

二六

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凶頂腦戶中滿目如脫

素問熱論云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人之傷於寒

也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要脊強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其

病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頭痛口乾煩懣

靈樞經脈論云膀胱脹少腹滿而氣瘞

素問厥論云巨陽之厥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胸仆太陽厥

逆何仆嘔血善衄

素問刺要痛云足太陽脈令人要痛引項脊尻背如至重狀解

脈令人要痛引肩目眩眩然時遺溲痛如引帶常如折要狀善

恐衝絡之脈令人要痛不可以俯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要

衝絡絕惡血歸之會陰之脈令人要痛痛上潔潔極汗出汗

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飛揚之脈令人要痛痛上怫怫然甚則



悲以恐

素問刺瘧論云足太陽之瘧要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焮焮嗚嗚然熱止汗出

素問教論云膀胱教而遺溺

靈樞五味論云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卷約而不通水道不行矣

案此胞即脬字膀胱也戰國策云癘雍腫胞疾史記倉公傳

風痺客脬難于大小溲溺亦又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

而溺亦是也若氣厥論胞移熱于膀胱則是胞脈

素問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

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陽發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喘痛

其傳為索澤血潤其傳為癰疔

素問標本病傳云膀胱病小便閉病傳少腹脹要脊痛疔瘦腹

脹身體重不已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滑

則病腎風疔滿則病積時善癩疾

素問著至教論云三陽并至言必并上為癩疾下為漏病三陽

積并為驚九竅塞嗑乾喉塞并于陰心則上下無常薄為腸辟

直心坐不得起臥

足少陰經腎藏脈證三之八

靈樞木神云腎藏精舍志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盛怒不

止則傷志忘前言要脊不可俯仰屈申毛悴色天死於季夏恐

懼不解則傷精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靈樞經脈云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飢不欲食而如漆柴效壘

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眩眩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飢狀

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是主腎所生病

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盛乾及病煩心心痛黃疸腸辟脊股內

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為此諸病灸則強食生肉緩帶

被髮大杖重履而步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

而滿骨髓者也骨不濡則肉不能著骨肉不相親肉軟却齒長

而垢髮無澤骨先死戊篤已死足少陰之別曰大鍾氣逆則煩

悶實則閉癰虛則要痛

素問脈解云少陰病色色不能久立少氣善怒名曰煎厥惡聞

食臭面黑如地色效則有血血見於鼻

靈樞終始云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

素問著至教論云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

靈樞邪客云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脰

靈樞五邪云邪在腎則病背脊痛陰痺寒之而不得腹脹要痛大

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

素問刺要論云腎動則冬病脹要痛

素問水熱穴論云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

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元府行於皮裏傳為附腫本

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元府者汗空孔也

素問風論云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

其色黃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

素問熱論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口燥舌乾而渴十一日少陰

病衰渴止不滿此兼去舌乾已而嘔此兼去

素問痿論云腎氣熱則要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痿有所



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為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素問刺熱云腎熱病者先要痛所疲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肝寒且瘦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腎熱病者頤先赤

素問痺論云腎痺者善脹沉以代踵脊以代頭

靈樞脈論云腎脹腹滿引背央央然要解痛

素問方盛衰論云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手足一經同

素問厥論云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

素問刺要痛云足少陰令人要痛痛引脊內廉昌陽之脈令人要痛痛引膈目眩眩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

素問刺瘧云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塞牖而處

素問刺瘧云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要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眩胸然手足寒

素問欬論云腎欬則要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

靈樞終始云手屈而不中者其病在筋手申而不屈者其病在骨

素問解精微論云志悲者恹恹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神不守

精涕泣出厥則陽氣并於上火獨光陰并於下足寒服故目皆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腎病夜半慧四季甚謂雞鳴食時下饋

腎欲堅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謂盜汗憎風虛則腹中痛大腹少腹痛滿厥意不樂

素問示從容論云腎虛令人體重煩冤腎小浮似脾然從容得之

素問氣厥論云肺移寒于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肺移熱於腎傳為

柔痊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腎病少腹要脊痛所疲病傳背胛筋痛小便閉腹脹兩脅支痛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腎病者顛與顏黑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少陰有餘病皮痹隱疹不足病肺痺滑則病肺風疝瀉則病積澀血

癸巳類稿 卷六 九 求日蓋精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要其真而散者當病少血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癰即奔豚在少腹下上至心下得之沐浴清水涼而卧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噦腹滿時驚不嗜卧脈浮而弦切之石堅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惋者是腎氣之逆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腎脈急甚骨癢疾微急沈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謂大便緩甚折脊不舉微緩洞洞者食不化下嗝還

出大甚陰痿微大石水起齊以下至小腹腫脹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洞泄微小消痺滑甚癰癢微滑骨癢坐不能起起則



目無所見滿甚大癰微瀆不月沈痔

素問奇病論云有病龐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病者形不痰不能食食少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

素問評熱病論云有病腎風者月事不來胞脈閉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與腎脈并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素問奇病論云腎滿實即為腫腎雍脚下至小腹滿脛有小大髀胫大跛易偏枯腎脈小急不鼓為癢大急沈為疝小搏沈為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肝腎并沈石水浮風水小弦者驚虛死

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者至陰盛水也肺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

素問類稿

卷六

素問類稿

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為附腫附腫者聚水而生病也腎者化藏也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

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胞府蹻脈帶脈維脈證三之九

素問骨空論云督脈為病脊強反折督脈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為衝疝其女子不任癰痔遺溺嗑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管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及胃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

靈樞經脈云督脈之別曰長強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俠脊之有過者

素問骨空論云任脈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

靈樞經脈云任脈之別曰尾翳實則腹皮痛虛則痒瘡

素問氣穴論云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王冰云及七椎

上紀上紀胃脘也下紀關元也背胃邪繫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瀆胸脇痛而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偏痛脈滿起斜出尻脈絡胸脇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素問骨空論云衝脈為病逆氣急裏

靈樞百病始生云虛邪之中人也著於伏衝之脈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衝脈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喘動應手

靈樞順逆肥瘦云衝脈別絡結則跗上不動厥寒

素問評熱病論云月事不來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素問類稿

卷六

素問類稿

素問奇病論云胞之絡脈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重身九月不能言

靈樞水脹云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惡不泄衄留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素問痺論云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為清涕

素問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澀血也

素問大奇論云脈至如懸縷是胞精子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懸縷一作弦縷

素問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陽膈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起



靈樞脈度云蹻脈氣不營則目不合

靈樞癩狂云脈脹而縱不滿者灸帶脈於要相去三寸

素問痿論云陽明虛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

素問刺要痛云陽維之脈使人要痛痛上佛佛然腫

手少陰經心包絡脈證三之十

靈樞經脈云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

擊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

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手心主之別曰內關實則

心痛虛則頭強

素問厥論云手心主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靈樞邪客云心主之脈內絡心肺經脈心藏邪不能客客則死

故諸邪在心者皆在心包絡少陰外經病而藏不病

癸巳類稿 卷六

手少陽經三焦府脈證三之十一

靈樞經脈云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焯焯噎噎喉痹

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皆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

小指次指不用手少陽之別曰外關實則肘擊虛則不收

靈樞本輸云三焦並太陽之正實閉癢虛遺溺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三焦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

急溢則水留即為脹

靈樞脹論云三焦脹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

素問厥論云手少陽厥逆發喉痺噎腫瘰

素問欬論云三焦欬而腹滿不欲食飲

素問調經論云陽虛寒氣在外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

寒慄陰虛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

熱陽盛上焦不通利元府汗空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陰盛

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泄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

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瀆故中寒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身半以上邪中之也身半以下濕中之

也

靈樞小鍼解云氣之在脈也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寒

溫不適飲食不節病生腸胃故濁氣在中清濕地氣之中人必

從足始故清氣在下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厥固泄者皆屬於下諸痿喘嗽者皆屬

於上

靈樞終始云從要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要以下者足

太陰陽明皆主之

癸巳類稿 卷六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邪中面下陽明中項下太陽中頰下少

陽中膺背兩脅亦中其經中陰從臂腋藏不能客遺之於府

靈樞上膈云氣為上膈食飲入而遺出蟲為下膈寒汁流於腸

中則蟲寒積聚守於下管腸胃充郭

營衛脈證三之十二

靈樞營衛生會云汗或出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

氣之道而出命曰漏泄

靈樞禁服云細察衛氣為百病母

靈樞脹論云營氣循脈衛氣逆者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者為

膚脹

靈樞水脹云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

痺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大如雞卵稍成如懷子按之則



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

靈樞壽夭剛柔云營病寒熱少氣衛病氣痛時來時去悒悒黃  
嚮鳴風寒客於腸胃寒痺之為病也時痛皮不仁

靈樞衛氣失常云衛氣蓄積苑蘊支裔胃中滿喘呼逆息

素問調經論云風雨之中人血氣與邪並客於分肉之間其脈  
堅大故曰實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氣泣衛氣  
去故曰虛虛者聾辟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血氣外溢令人少氣血氣環逆令人上  
氣血氣內著令人脈脹血氣竭解體內却善恐上逆善怒善忘  
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血氣內散令人寒栗血氣皆脫令人  
目不明內氣外泄留為大痲陽氣內竭令人善忘

素問方盛衰論云氣之多少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  
癸巳類稿 卷六 素問方盛衰論

以氣多少逆皆為厥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  
冬生氣上不下頭痛顛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  
居曠野若伏空屋絲絲乎屬不滿日言頭痛脈難知  
病者意亦無聊

素問氣穴論云絡脈以溢奇邪以通營衛營衛稽留衛散營溢  
氣竭血若外為發熱內為少氣溢氣邪壅脈熱肉敗營衛不行  
必將為膿內消骨髓外破大腸留於節湊必將為敗積寒留舍  
營衛不居卷肉縮筋肘肘不得申內為骨痺外為不仁命曰不  
足大寒留於谿谷

素問調經論云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  
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  
於陰乃為臞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怒善怒血并於下氣  
并於上亂而喜忘血氣并走於上為大厥暴死氣復反則生不

反則死

按韓詩外傳云尸厥者股陰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可活也  
史記扁鵲傳云魏太子尸蹙耳鳴而鼻張循兩股至陰尚溫  
股陰溫是氣能下耳鳴鼻張是將反也故曰復反則生

素問逆調論云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營氣虛衛氣  
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  
曰死

靈樞終始云痒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痒者陽  
也

靈樞壽夭剛柔云病有形而不痛者陰完而陽傷之也無形而  
痛者陽完而陰傷之也

靈樞周痹云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居分  
肉之間真氣不能周

癸巳類稿 卷六 靈樞周痹論  
靈樞刺節真邪論云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  
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淺者偏痛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輸散於分肉之間與衛  
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  
故其內有不仁也癩者有營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  
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癩風或亦名曰寒  
熱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因於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靈樞玉版云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  
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

靈樞癰疽云寒客經絡血泣不通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腫寒



化爲熱熱勝則腐肉爲膿爛筋傷骨肌肉不相營脈漏蒸  
靈樞上膈云蟲寒守下管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蟲上  
食則下管虛邪氣勝之積聚已留則癰成癰在管內痛深外痛  
浮癰上皮膚熱

素問調經論云病在脈調之血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  
靈樞營衛生會云日中而陽龍爲重陽夜半而陰龍爲重陰日  
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平旦陰盡而陽受氣

素問疏五過論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脫營精  
神內傷身必敗亡嘗富後貧名曰失精雖不中邪皮焦筋屈癢  
癢爲癢五氣留連病有所并不在藏府不變形軀身體日減氣  
虛無精病深無氣酒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  
營工所失不知病情

素問疏五過論云當合男女離絕菟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  
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

素問方盛衰論云至陰盛天氣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并交  
至人之所行陰陽并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  
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

足少陽經膽府脈證三之十三

靈樞經脈云膽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  
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  
所生病者頭痛領痛目銳皆痛缺盆中腫痛腋腋下腫馬刀俠癭  
汗出振寒瘡胛脅肋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  
指次指不用足少陽之別曰光明實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  
素問脈解篇云少陽病心脅痛不可反側甚則癰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膽病善太息口苦歐宿汁心下憺憺恐  
人將捕之盛中吟吟然數唾

靈樞終始云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  
其死也色青白乃死

素問熱論云傷寒三日少陽受之胃脅痛耳聾九日少陽病衰  
耳聾微聞其兩感於寒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耳聾囊縮而  
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靈樞脈論云膽脈腋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素問厥論云少陽之厥暴聾頰腫而熱脅痛筋不可以運少陽  
厥逆機關不利要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  
死

素問刺要篇云少陽令人要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  
以俯仰不可以顧同陰之脈令人要痛如小錐居其中怫然腫

肉里之脈令人要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

素問刺瘕云足少陽之瘕令人身體解休寒不甚熱不甚惡見  
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

素問欬論云膽欬歐膽汁

素問奇病論云膽痺者數謀慮而不決膽虛則氣上溢而口爲  
之苦

素問氣厥論云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胃見膽移熱於腦則頰辛  
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蠅蟻瞋目

素問陰陽別論云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  
爲高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少陽有餘病筋癢瘡滿不足病肝痺潰



則病肝風疝瀉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足厥陰經肝藏脈證三之十四

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虛則恐實則怒悲哀動中則傷魂  
狂忘不精不正陰縮筋攣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死於秋

靈樞經脈云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要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癩  
疝婦人少腹腫甚則藍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胃滿噎逆

滄池狐疝遺溺閉癢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  
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

引舌與卵唇青舌卷卵縮筋先死庚篤辛死足厥陰之別曰蠶  
溝氣逆則舉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痒

素問脈解云厥陰病脈脹不通癩癧疝甚則熱中

靈樞終始篇云厥陰終者中熱藍乾喜溺心煩盛則舌卷卵上

癩已類稿 卷六 素問卷六 元

靈樞邪客云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

靈樞五邪云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  
脚腫耳間青脈掣

素問刺要論云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

素問解精微論云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  
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火生風乃能雨此之類也

素問風論云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噤乾善怒時憎  
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

素問熱論云傷寒六日厥陰受之煩滿而囊縮十二日厥陰病

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脅肋與少腹相引

痛

素問痿論云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則筋急而變發為筋  
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

痿及為白淫故下經口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肝熱者色蒼而  
爪枯

素問刺熱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  
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肝熱病者右頰先赤

素問痺論云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憤  
靈樞脈論云肝脈脅下滿而痛引少腹

素問厥論云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經澁不利好臥屈膝陰  
縮腫筋內熱厥陰厥逆變要痛虛滿前閉譫言三陰俱逆不得

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前陰者春夏陰氣少秋冬陽氣衰此  
癩已類稿 卷六 素問卷六 元

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  
因從之而上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熱厥腎氣

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逆則陽氣亂則不知人也  
素問刺要論云厥陰之脈令人要痛要中如張弓弩弦其病令

人善言多默默然不慧 無邪類  
素問欬論云肝之欬則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

滿  
素問刺瘞云足厥陰之瘞令人要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瘞狀  
非瘞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

素問刺瘞云肝瘞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  
靈樞終始云手屈而不申病在筋申而不屈病在骨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病平旦慧下舖甚夜半靜肝欲散肝病



者兩脅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  
善恐如人將捕之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  
素問示從容論云肝虛令人體重煩冤肝急沈散似腎從容得  
之

素問腹中論云肝傷胃弱支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  
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前後血使月事衰少不來

素問氣厥論云脾移寒於肝雍腫筋攣脾移熱於肝為驚衄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脅支滿病傳體重身痛脹要  
脊少腹痛脛痠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肝病者皆青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厥陰有餘病陰痹不足病生熱痹滑則  
病狐疝風瀉則病少腹積氣

癸巳類稿 卷六 三 求日蓋齋刻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脈搏堅以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門因

血在脅下令人喘逆其栗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

支脈名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要痛足清涼頭脈緊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肝脈急甚惡言微急肥氣在脅下左若

覆杯緩甚善嘔微緩水瘕瘕大甚內癱善嘔衄微大肝痹陰縮

欬引小腹小甚多飲血不微小消癯滑甚瘕疝微滑遺溺滿甚

溢飲土不勝水微滿癭攣筋癭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  
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素問大奇論云肝滿實即為臃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  
肝脈小急癭癭筋攣肝脈驚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瘡自已肝

脈小急不鼓為癭肝腎並沈為石水並浮為風水並小弦欲驚  
並虛為死肝脈大急沈疝肝脈小緩為腸澼易治心肝澼亦下  
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脈小沈清為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  
日死

經筋證三之十五

靈樞經筋云足太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膈攣脊反折

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伸春痺

足少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

申膈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少季脊痛上引缺盆膈乳頸

維筋急從左之右從右之左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躄脈而行

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右則名曰維筋相交孟春痺

足陽明筋之筋其病足中指脛轉筋脚跳堅伏免轉筋髀前腫

潰疔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

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不勝收故僻治之

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鈎鈎之即以

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炙

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急者口日為僻昔急不能

卒視季春痺也

足太陰筋之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膝內輔骨痛陰

股引憊而痛陰器紐痛上引齊兩脅痛引膺中脊背痛孟秋痺

也

足少陰筋之筋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

在此者主病癭及瘕在外者不能俯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

要反折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此筋折紐紐發數甚者死仲秋



痺也

足厥陰筋之筋其病足大指及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也季秋痺

手太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領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為筋瘦頸腫當所過者支轉筋筋急則口目為僻背急不能卒視仲夏痺

手少陽筋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舌卷季夏痺

手陽明筋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孟夏痺也

手太陰筋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黃芩急吐血

仲冬痺

手心主筋之筋其病當所過支轉筋前及胃痛息賁孟冬痺

手少陰筋之筋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為肘網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腕不申季冬痺也

靈樞經脈云脈弗營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

素問痿論云陽明虛則宗筋縱足痿不用

靈樞衛氣失常云血氣之輸輸於諸絡血氣留居則盛而起筋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陽氣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痠短小筋弛長痠短為拘弛長為痿

素問皮部論云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湊理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燥脰破毛直而敗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偏阻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痺痺膏梁之變是生大疔

素問疏五過論云嘗當大傷斬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具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

絡脈左注右右注左上下相干證三之十六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胃脅支滿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

及頭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病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

肩痛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胷中熱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

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耳中生風足陽明之

經於面部故舉經明繆刺令人齟齬上齒寒足少陽之絡令人發痛不得息欬而汗出足少陰之絡令人嗌痛不可納

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噎中腫不得內唾時不得出唾當此者亦足太陰之絡令人要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

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脅而痛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樞中痛脾不可舉邪客於手足少陰之絡令人

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



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日尸厥刺之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病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非絡也

脈證雜比略例三之十七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痛痒創皆屬於心諸熱者悉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諸逆衝上諸躁狂越諸病附腫痛痠驚駭皆屬於火諸脹腹大諸病有聲鼓之如鼓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瘁項強皆屬於濕諸氣膈鬱皆屬於肺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厥暈世皆屬於下諸痿喘噎皆屬於上故夫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癸巳類稿

卷六

素問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長者曰足脛痛促上擊者肩背痛沈而堅者病在中浮而盛者病在外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沈而橫者脅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沈而喘者寒熱盛滑堅者病在外小實而堅者病在內小弱以濇謂之久病滑浮而疾謂之今病急者疝瘕少腹痛滑曰風濇曰痺緩而滑熱中盛而緊曰脹素問脈要精微論云粗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顛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為惡風也有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為胸中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為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

為骨痛其有靜者在足脈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泄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要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要脊痛而身有痺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滑則從濇則逆也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為逆春夏為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瀉則死寒氣暴上脈滿而實滑則生濇則逆而死脈實滿手足

癸巳類稿

卷六

素問

寒頭熱者秋生冬夏死脈浮而濇身有熱死其形易滿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從則生手足溫也逆則死手足寒也孔子病熱脈懸小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孔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澼下白沫脈沈則生浮則死下膿血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腸澼身不熱脈不懸絕者脈滑大生懸濇死癩疾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癩疾之脈虛則可治實則死消瘴脈實大病久可治脈小懸堅病久不可治

靈樞厥病云厥頭痛面若腫起煩心足陽明也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盛者刺之調足厥陰也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手足少陰也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動脈及足太陰也厥頭痛項先痛要脊應之天柱及足



太陽也門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涌脈有熱及足少陽三焦也真頭痛頭痛甚腦蓋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有所擊墮惡血在內也太辨為惡日作者不可已半寒痛者手足少陽三焦陽明大腸也

靈樞禁服云人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間乍甚寸口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

素問陰陽別論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

素問玉版論要云搏脈蹇痺寒熱之交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客於脈外則脈寒客於脈中則脈滿客於衛脈則脈不通客於背

素問類稿

卷六

素問類稿

胸之脈則血脈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泣脈急

靈樞五禁云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逆也病泄脈洪大逆也著痺不移胸內破身熱脈偏絕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脈血脈重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逆也

靈樞熱病云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泄其熱出其汗實其陰身熱甚陰陽俱靜者有死徵也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汗且自出當出七日八日脈微小溲血口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喘甚死七日

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謂多三日中有汗不汗四日死熱病脈順可汗熱病已汗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汗靜者生

秦元史李杲傳云馮櫟傷寒目赤頓渴脈七八至醫欲用承氣湯杲曰內經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七八至熱極矣而會要大論言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為陰證也以熱藥因寒用法處之汗出而愈

素問刺熱云太陽之脈色營額骨熱病也營未交且得汗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少陽之脈色營頰前營未交且得汗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素問腹中論云病熱者陽脈也陽入於陰乃臍脹而頭痛也

素問瘧論云瘧氣者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

素問長刺節論云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

素問類稿

卷六

素問類稿

靈樞根結云皮肉菹焦而弱暴病取太陽氣無所止息痿疾起取陽明骨絲不安於地取少陽倉廩無所輸扁洞取太陰氣絕喜悲取厥陰脈有所結而不通取少陰

靈樞脈論云脈之應於寸口大堅以滑者脹也其陰為藏陽為府

靈樞癩狂云癩疾脈脹而縱厥逆為病則脈大小皆滑

素問調經論云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絡傳絡脈輸大經脈血氣與邪並客於分淒之間其脈堅大

靈樞五色云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益甚在外脈口浮滑病日進人迎沈滑病日損脈口滑沈病日進在內人迎滑盛以浮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人迎寸口大小等者病難已病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



府浮而大者易已人迎盛堅傷於寒寸口盛堅傷於食

靈樞終始云氣至而有效者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實者脈如其故而益堅也病未去也

靈樞邪客云脈滑而盛病日進虛而細久以持大以濇為病瘕陰陽如一者病難治

靈樞衛氣失常云支胷胃中滿喘呼逆息者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

靈樞動輸云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靈樞玉版云腹脹身熱脈大逆腹鳴而滿四支清泄其脈大逆而不可止脈大逆效且瘦血脫形其脈小勁逆效脫形身熱脈小以疾逆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效瘦血形肉脫脈搏逆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風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濇皆難治命曰反四時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死身汗得後利活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死瘵粥入胃泄注止活

靈樞小鍼解云五藏氣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

素問大奇論云三陽急為瘕三陰急為疝二陰急為癰厥二陽急為驚脈至而搏血脈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為常脈脈至如喘曰暴厥不知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脈至如火薪

然心精予奪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寒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者棗華而死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脈至如弦纒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者味非英而死脈至如頽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晶發死

然心精予奪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寒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者棗華而死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脈至如弦纒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者味非英而死脈至如頽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晶發死

浮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輸之予不足也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苑熱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脈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脈至如華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驚是小腸氣予不足也

素問陰陽類論云二陽明一陰厥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而動九竅皆沈三陽太一陰厥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為驚駭二陰少二陽明病在肺少陰脈沈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少陰屬胃妄行癩疾為狂二陰

一陽少病出於腎陰氣客游於心腕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陰二陽三陰陰少至陰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為血痲沈為膿肘陰陽皆壯下至陰陽

素問五藏別論云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

素問四時調神論云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道者聖

然心精予奪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寒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者棗華而死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脈至如弦纒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者味非英而死脈至如頽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晶發死



人之愚者佩之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

持素畢

目錄曰昭乎哉聖人之仁也上世淳意在心人神相語移精祝由先巫是用神農氏嘗藥分品上以養命中性下病垂利萬世黃帝坐明堂正天綱岐伯伯高鬼臾區少師少俞雷公以問敏之才留意性命時則已有脈經上下篇脈要陰陽奇恒比類從容尺寸本病人事治數頗著其略鈞沈拾遺與鬼臾區積考十世天元冊文太古文章並奇作也其時學者受師未終將以亂經迷診天人長命黃帝哀焉乃垂聖慮勤樹天度以道求運以運證病經絡孫陸畢有道里宗氣營衛有生之常鍼灸之外湯藥至齊診有大方靜候氣口又分貧富勞佚肥瘦男女嬰壯勇癸也類編 卷六 聖求日造書刻 怯動病主病移病傳病久病新病奇病大奇廣設形證以求其合要道用全萬投萬中漢初猶傳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後人誦其文字得一兩篇便以名術挾技索賂自謂奇特越人難經佗脈謚鍼皆習黃書編錄以意藏六府五心為厥陰徒取口給用以診候違乎遠矣越人者自求表異是以更名自功使黃帝義清佗業已焚中藏數篇出於雜綴診候之法尤異古經謚顛倒是非六藝所傳核之三古得謚詐偽又復竄改醫經絕人性理甲乙所列雜以難經文複義悖乃引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豈非寒食散發逆理背常之書乎張機生於季漢有用素問醫術能賢斯人而已世多粗工不傳其業讀傷寒卒病文理並妙中雜王叔和言關格脈名異於正術然治本仲景亦未大損叔和脈

經宋賢所歎今得覽之正復愚謬人迎直脈上頭下胷居然不曉餘所抄集亦有迷謬詐病詐處仲景戲謔亦采為經何以示則王冰林億較注古籍拉彼人此使之淆亂然王氏頗能旁徵明堂惠賦後學晃公武乃謂靈樞晚出為冰抄撮謬書是與謂中庸抄撮家語不全者何異劉完素有素問元機原病式沈作喆嘗取二經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醫士李杲羅從謙滑壽丁贊汪機張介賓汪昂又仿難經甲乙經離析章句自為篇第夫物不分則意隱方不聚則義偏諸君才力未足以語此譬之薛薄入海未能得寶得見洪濤與摩竭魚亦可謂之志士也人生受形頭腹手足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又五天運風濕熱火燥寒持脈急緩大小滑濇此古今所同醫所循用也徒以采擇不審條分不當末學不復推求謬云師說不同至謂

癸也類編 卷六

卷六

聖求日造書刻

血氣亦有改革方書處病展轉取引題以經日而失其句讀經或實無其語靈樞經脈明言經脈動病藏府脈骨筋氣主病素問刺瘡明言經癰藏瘡自難經以下均經脈藏府不知是二隨意據采惟古有訓具在簡札可覆視也漢志黃帝內經十八篇鍼經九素問九也鍼經分見隋書經籍志目唐又謂之九靈經一書二名者注說家自為名目素問與靈樞相應素問名義如素王之素黃帝以大神靈徧索先師所借著之精光之論仍復請藏慎傳古人刑名八索九邱素索邱皆空也刑病皆空設之欲人不犯法不害性故曰湯液醪醴為而不用嗚呼豈不仁哉律有庸醫殺人由所受多妄故采二經為持素經水十二取濟作膠惟其用耳江海雖大非所及也庶比仲景用之之功且無失仁聖名素之義亦冀聰明英妙之士合而正之



脈篇第一

肺手太陰脈一之一
大腸手陽明脈一之二
胃足陽明脈一之三
脾足太陰脈一之四
心手少陰脈一之五
小腸手太陽脈一之六
膀胱足太陽脈一之七
腎足少陰脈附命門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蹻脈帶脈維脈一之八
手少陰脈一之九
三焦手少陽脈附督衛三焦府一之十
膽足少陽脈一之十一
肝足厥陰脈附十二經筋一之十二
絡脈一之十三
十二經脈名義略例一之十四
持篇第二
天府乳下候二之一
氣口候二之二
人迎候二之三
三部九候二之四
太極候二之五
衝陽候二之六
絡脈候二之七

癸巳類稿

卷六

聖宋明益齋

氣口應候二之八

持氣口二之九
四時應持二之十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胃氣真藏應持二之十二
運氣不應持二之十三
氣血形色陰陽脈名持法雜比略例二之十四
證篇第三
手太陰經肺藏脈證三之一
手陽明經大腸府脈證三之二
足陽明經胃府脈證三之三
足太陰經脾藏脈證三之四
手少陰經心藏脈證三之五
手太陽經小腸府脈證三之六
足太陽經膀胱府脈證三之七
足少陰經腎藏脈證三之八
腎脈任脈衝脈胞脈蹻脈帶脈維脈證三之九
手少陰經心包絡脈證三之十
手少陽經三焦府脈證三之十一
營衛脈證三之十二
足少陽經膽府脈證三之十三
足厥陰經肝藏脈證三之十四
經筋證三之十五
絡脈左注右注左上下相干證三之十六

癸巳類稿

卷六

陸家明益齋



脈證雜比略例三之十七

序曰右凡三篇四十五部悉采靈樞素問使成一家言斟酌經義文約法存也人通天地中列三才去泰去甚靈氣往來烝烝聖帝情見乎辭哀念衆子說又說之家別流分儒生不好工師執筆苔問顛倒亂我孔籍又亂黃書背常逆理罪在魏儒村翁以來至於小生市月窟思庶幾神明用經證經以倫以次不煩極論畢陳古誼我舒憤懣志則無欺中人以上可以與知脈篇本也持篇法也處脈處方在四時應持五藏應持也處脈有時默念在心在胃氣應持運氣不應持也及其持時乃取證篇決別疑似廣神智也胃氣真藏與經脈證分部別居一知生死一知病處治十全也脈意微妙證有定方勿妄詮也君子懷刑有律篇也醫師慎此盛貽美譽又延年也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將

琴已類稿

卷六

琴已類稿

以仁術受福於天也

園燕山燕義

夏小正云二月園有見非傳曰園園之燕者也四月園有見杏傳曰園山之燕者也按國語云園有林池注云園苑也周禮園人注云今之苑說文云園苑有垣也詩亦言靈園以供遊息若園則種韭山則樹杏小正不言園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王當於園中見之故傳析言園之燕山之燕言園垣中可燕息之園有韭山垣中可燕息之園有杏王燕於此得見時物以知民事蓋園之義明則見韭見杏自明此古傳之最工者

琴已類稿

卷七

琴已類稿



輔車義

說文輔訓輔車之輔云頰輔也此古左氏說說文序云春秋左氏古文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輔頰輔車牙車蓋賈逵義韓非子十過篇呂氏春秋權勳篇並云宮之奇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然也淮南子人間訓則云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案輔相之輔從人輔頰舌良其輔之輔從面雖借輔而輔自有義管子乘馬篇云曼山木可以為輔九而當一汎山木可以為車十而當一林木可以為車五而當一則輔自是一物詩正月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則輔所以員輻車既載即可去之但必錄之勿棄今不能實指為何物

癸巳類稿

卷七

宋杜

書隱三年左傳後

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貳欲兼任兩用之也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叛者初與合而後相背也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弑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于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

癸巳類稿

卷七

宋杜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鄭目錄云士冠禮童子職任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此鄭就士爵言之非古言也士者古人年少未冠娶之通名易象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詩言求我庶士又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言士如歸妻又言以穀我士女夏小正言綏多士女孟子言綏厥士女士與女對明是未冠娶左傳言女而不婦國語孔子言女智莫如婦女與婦異是士與夫異大戴本命云上古五十而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是士未冠娶也士冠禮記冠義郊特牲皆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言冠然後知貴賤太古天子元子未冠與庶人之子未冠者同是總角之士無貴賤故庶人子未冠娶亦通謂之士知是常言之士非頌爵之士也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案白虎通多傳古義而此說獨不然左傳晉太子將下軍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天子元子豈當先以士爵處之且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文義相屬豈得言天子元子舉從下升又記云士也謂總角之士故無貴賤若爵弁之士豈得言元子總角時兼戴士冠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夫婦之稱隱二年公羊傳云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實則在父母家曰女親迎時亦曰女在婿家未廟見亦曰女既廟見始曰婦詩幽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許嫁之女也召南有齊季女此將嫁時之女也魏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此未廟見之女也說文云婦從女執帚洒埽是未三月女手不執帚

卷七

四

也春秋經稱婦者均以始言僖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逆婦是也逆夫人稱婦者文四年宣元年之婦姜成十四年之婦姜氏皆有始故桓三年莊二十六年不稱婦穀梁文四年傳云不稱氏速婦之夫人與有貶焉檢左傳文公未親迎貴聘賤逆非速婦之杜預文闕之義長矣然穀梁亦以未成婦不稱婦而禮親迎言出御婦車者承迎婦本意言之三月稱女者明歡喜愛重之意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心悲止征夫歸止皆漸昏之辭又總角之宴則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兩小無猜則云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士女相應明非大過所謂老夫老婦詩載芣言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云士子弟也正義言婦士皆行饒之人七月同我婦子子即此士俗師以士對婦正大過所言可醜者何媚何依焉誤也說文婿從士亦從女以俱總角也詩候人季女斯飢傳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少弱未冠娶故男假女名既醉云釐爾女士謂女有士行以士亦總角故女假士名二詩義相證也古人愛之則曰士惡之則曰大夫也美之則曰如處女讓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莊味意則可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出辭倍矣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為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後世因有封處女為夫人者亦誤也新迎新婚夫婦士女並稱者稱夫婦為士女不得稱士女為夫婦故易言娶婦亦言娶女魏策言韓氏以一女子史記言士女雜坐其辭至慎密宋書后妃傳王后兄景文謂后在家為侍弱婦人尤是誤也不知夫婦之分正由不知士夫之分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此三代古語最為明顯者管子小閔篇

卷七

五







也非正妻亦有大者王有世婦比大夫其小者漢書藝文志中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號者齊策云王有七孺子韓非書作十孺子又韓非八姦篇云一曰在同林貴夫人愛孺子是也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謂貴妾注云桓子妻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納某士漢書王子侯表東城侯造為孺子所殺則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合之小童知古人謙在幼小小婦小妻尤以小為義也楚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內則云妾雖老笄總角拂髦謂笄而猶總角妾有子而笄然猶總角者以別於妻若子期所謂笄則不復總角笄者卷髮之簪如男子有冠韋昭注云笄內子首服衡笄也詩副笄六珈傳云笄衡笄周禮追師鄭注云衡垂於副之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是前

樂史類稿 卷七 九 限日 齒齋 刻

人步搖今謂之釵簪釵皆成婦之飾古兼言之詩獨以笄稱夫人知入妾皆有總角以表幼小內則注以角字為衍恐未然也笄比男冠總角比男兩髦入妾若不總角則笄何以異於夫人民婦皆笄而貴人妾猶總角者猶庶人皆冠而奴僕至老無冠漢書言文帝憐罪人無髮賜之冠奴皆髡如季布貫高孟舒田叔皆髡為奴髡奴故無冠自文帝時奴始有冠妾亦笄而不總角歟內則為文帝以前書鄭君東漢人見漢制無可况因疑角為衍文此又事與時可互證者歟宋陸佃疑總角為不足當君子之意角字非衍而不得其證近方氏苞非之云女子十五笄既嫁豈尚總角以陸為謬不知本文是妾陸不謬也自漢時妾不總角然猶妻冠妾髡宋時未廢詩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鬢本童子及冠者具父母之飾而宋史五行志以理宗朝削童髮

留鵲角為服妖此又論世修史者不可不明經學歟子期妾不果立則至老猶笄總角宋史輿服志云婦人大衣長裙女子在室者及眾妾皆褙子則妾與女子在室者衣同是知幼小為妾本義幼卑則長者為尊而世易俗變稱謂亦或不同婆老母也娘少女也而較耕錄云江南於婦人賤之則曰婆娘說文媼母也而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媼南史袁昂傳云我無少年老媼則以謂妾說文媼下妻也易歸妹以須釋文陸作媼李衡義海撮要引陸希聲云天文織女為貴須女為賤左傳昭十年注引星占云妾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妾即須不應為賤故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媼媼須同也以為小妻則小妻中之長者耳因習之致森簡不詳其因緣通生以常談證之居然可觀愛古人尊長謙幼之意有益禮經為展轉申說焉

樂史類稿

卷七

九 限日 齒齋 刻



。複語解

無逸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傳謂一食之頃不遑暇  
 正義云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自有複語其義非也如傳說將  
 不食矣暇食者飲食之人觀我朵頤之象謂從容而食文王勤  
 於朝政過食時至日中或日昃始食然猶不遑為暇食之象此  
 句暇食連交不遑連交非遑暇連交多方云惟我周王靈承於  
 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堪用德者與上堪頤之句克言周之能  
 承天也堪用德連交克自一義非克堪連交秦誓云尚猶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依史記尚為古之人不與猶複依傳猶為道不  
 與尚複詩匏有苦葉云邛須我友似邛我複今按邛我也今俗  
 通書為俺我友者我出我車之我尊之親之之辭又自任之辭  
 論語云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友吾身  
 吾浩然之氣連交不與上邛字吾字相復大誥予惟往求朕攸  
 濟予曷敢不終朕畝朕攸濟朕畝自為義予曷敢不越邛救寧  
 下國功越予冲人不邛自恤越邛救邛自恤自為義肆予告我  
 友邦君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友邦君自為義皆不與予字  
 複左傳宣三年云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言商之祀即古之載二  
 義並舉非文複傳四年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且也猶  
 如也言十年且如有猶氣未歇十年尚連交猶有臭連交非尚  
 猶複昭二十六年云髡王亦克能修厥職能修厥職連交髡王  
 亦克連交均非複語故閔馬父稱其文辭史記張儀列傳云蘇  
 君在儀寧渠能乎集解云渠音詎索隱云古字假借非也渠爾  
 也爾如是也言豈有如是之能非寧詎複也蓋複語入辭則辭  
 窒其以複語入辭者詩多有之采采卷耳不一采也玼兮玼兮

蔡氏類稿 卷七

十一 求日蓋新刻

詠歎之也不我以不我以更端也坊記引詩云相彼盂旦尚猶  
 患之故鄭重言之昔召詒云曷其柰何不敬公羊哀十四年傳  
 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禮三年問云然後乃能去之  
 莊子逍遙遊云而後乃今將圖南為漢書金日磾傳云然後適  
 去史記商君列傳云乃遂去之秦陳丞相世家云且又乃呂后  
 弟呂須之夫對志御正傳釋譏云嗚呼有若云乎耶皆鄭重言  
 之荀子宥坐云汝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列禦寇云  
 闔胡嘗視其良徐無鬼云闔不亦問是已是乃欲言中止而又  
 言之也均有文理存焉禮檀弓云人喜則斯陶論衡明零云歲  
 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零當是誤字

蔡氏類稿 卷七

十一 求日蓋新刻



釋毛

後漢書馮衍傳云飢者毛食注云毛草也臣賢案衍集作无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郭忠恕佩觿集序云河朔謂無曰毛自注云漢書毛音無與無同義徧檢漢書絕無毛音無者必是誤記後漢書注如鄧騭傳云元二之災注引石鼓文重字積二畫郭亦謂是顏師古語皆誤以後漢書為漢書然後漢書注亦不云毛音無佩觿辨正云今河朔謂無為謨毛亦音謨俱不作毛音其語尤非執筆者方音不同耳豈有明著毛字反不作毛音者漢書功臣表序耗矣注孟康云耗音毛言無有毛米在者也師古云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音毛則是古人言無毛相近故通寫非寫此字而讀彼音也毛亦轉莫末沒蔑靡莫者晏子春秋問下莫三人而迷末者論語吾末如之何檀弓不忍一日末

蔡氏類稿

卷七

三求日蓋齋刻

有歸文王世子末有原公羊隱六年傳吾與鄭人末有成沒者詩曷其沒矣傳盡也蔑者左傳成十六年蔑有貳矣靡者詩靡不有初義皆為無音轉至毛也春秋左傳昭元年務婁音謀一音無音胡音茂一音無荀子成相篇牟光即務光列子有伯昏瞀人伯昏無人殷敬順釋文云無莫侯切則以無就瞀案莊子德充符與田子方兩篇伯昏無人列禦寇篇作伯昏瞀人陸德明釋文云瞀音茂又音務顏氏家訓宣務山務即旌邱之旌引字林旌亡付反蓋瞀與戊皆兼務茂兩音荀子哀公篇務而拘領淮南汜論訓養而倦領則務蓋即同音也模範之模漢書作模說文無規模字眉州彭模山漢卒彭時說模如無音所謂彭亡音也內則淳母鄭請如模匡謬正俗云小兒羸疾日摹姑平音也其模摹無一弊之謬知亦無莫音同因話錄唐帝

問黃縉綽云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即今是麼曾子立言云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云勿勿猶勉勉漢書引詩密勿從事今詩作屢勉從事曲禮鄭勿注為播摩墨子小取篇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即今言之模量古言之無慮晉段務目塵通鑑作段務勿塵則無毋戊勿務牟末慕莫沒目蔑靡勉瞀冒茂摹模模摩麼旌亡忙毛俱同音佛書南無讀如那毛又作曩謨又作那忙又作那模又作那末又作那莫又作那謨又作南慕又作那謨又作那麼時毛無對音之證其番言縛羅此言毛道凡夫而解之云行心不定如輕毛隨東西風動則後人不知古毛無音同之故也今人言無知者曰毛識五代時黃縉綽賜耕而無魚袋則曰毛魚袋是皆說無為毛江休復雜志謂泉南人不改鄉音無讀作謨以為譏笑則陋矣水經灑水注無鄉城引地

蔡氏類稿

卷七

三求日蓋齋刻

里風俗記云燕語呼毛為無今改為宜鄉其時毛無音分故有呼毛為無之論凡今人字別讀者皆古遺音自周至漢毛無必同一音晉以後始分之而古文散見方言相牽唐以後人摘其一字標為奇異加以考論其理反昧矣



歌音義

左傳僖三十年昌歎自以從久蜀聲在感反者為是而感誤為感則在感反矣又改在感為在敢又改在敢為在敢字毋之說盛行而在感之音遂亡此如詩鴛字自以從鳥唯聲以水反者為是而水誤為小則以小反矣又改以小為以紹又改以紹為五沿沈重至以為雉破反字母之說盛行而以水之音遂亡春官鷩字自以從雨鷩聲力胃反者為是而胃誤為胃則力胃反矣又改力胃為力救字母之說盛行而集韻類字中無鷩字中有鷩而力胃之音遂亡顏氏家訓言中朝有史記者顛項許綠反譌為許綠反因讀項為顛許許古同音此今許綠切唐摭言云李相讀春秋叔孫婁略誤為教畧以吏言而悟為教畧幸顏氏王氏明言之否則言字母者別為審定部分項亦如鷩鷩之

不可議矣陸德明依用歎在感反孔穎達尚以蜀聲疑之謂不知與那歎字為同為異玉篇欠部歎則云祖敢反昌蒲菹也其音甚謬日知錄忽以此一字譏陸孔諸儒不能徧通南北之學請得質之據說文欠部歎云龍聲龍部龍云去聲中部去云六聲然則作昌歎則六聲作昌歎則蜀聲何應得為在感祖敢如此南北之學又何足通乎

癸巳類稿

卷七

求日益齋刻

夥頤何乃洵還音義

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夥頤者驚大之辭二字合音漢書止作夥史亦止云楚人謂多為夥又連涉為夥涉知頤字是合上音矣楚人謂多為夥者多即驚大也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者言其時天下相王者多時人輕之謂王為夥涉蓋庚辭相喻也夥頤合音若虺今俗語猶然應劭夥音禍乃長言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夥唇音若壤其音亦可通惟錄話言王丞相何乃洵謂洵為冷今二浙無此語則誤甚王導暑日以腹熨棋局學吳語曰何乃洵者何字一句即史記之夥頤言其熱至此也乃洵一句今吳語那杭文言奈何六朝俗言字聲爾馨如馨也意言其熱故熨棋局取冷耳夥頤何乃洵俱單字還音不

從字文生義

癸巳類稿

卷七

求日益齋刻



乃洵還音義

乃洵即甯馨爾馨如馨馬永嫺真子謂馨音亨是也日本全唐詩逸遊仙窟詩云婀娜腰支細細許聯皓眼子長長馨是唐時亦讀馨同亨張溟雲谷雜記不明語言之致反謂馬好奇而吳會能改齋漫錄至云兒豈馨香者與當口語氣全背馨亨本一聲者如亨享同一聲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言某人處為某亨是某鄉之轉非也亨即亨即許即勸某亨即某許也甯馨即乃洵宋時寫作恁行元人寫作那杭亦作那行亦作那行者學庵筆記云百官入宮門閣門使輒促之曰那行那去聲崇當云行去聲行讀如析也南宋雜事詩押行入庚韻非也其字亦作能亨矣辛雜識續集徐淵子一剪梅云他年青史總無名我

觀鼓笛慢云仗何人細與丁甯問呵我如今怎向黃庭堅好女兒詞云擬待不思量怎奈向目下恹恹歸田樂引云前歡莫未已奈向如今愁無計盧祖皋洞仙歌云更奈向月明露濃時候徐仲轉調二郎神云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蔣捷祝英臺近云幾回傳語東風將愁吹去怎奈向東風不管呂同老天香云恁奈向飄零賦情老秦觀八六子云恁奈向歡娛漸隨流水葉道卿鳳皇閣云春去也這般愁沒處安着怎奈向黃昏院落梅苑堊紅云粉香猶嫩霜寒可慣怎奈向春心已轉周邦彥大酺云怎奈向蘭成憔悴銜玠清羸等閒時易傷心目拜新月慢云怎奈向一縷心思隔溪山不向向即洵言如此也向許同一音奈何向奈何許也許洵亨洵馨享向一也各詞傳本有誤向作何者蓋不合觀之不悟其意耳

等還音義

浙東西語何為底底乃等之轉等乃何等之急省後漢書禰衡傳云黃祖大會衡言不遜祖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筆殺之云等道者云為吾欲云云之云等為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之等道為道盛德至善之道言所云是何等說道以宋語錄例之乃所說成甚言語也衡平原人死於江夏今作吳語疑是江左人作史追改之也東漢時吳人越人多有此語吳越春秋漁者子歌蘆中人者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作者亦東漢末越人也何等謂者即云等道與語者造人問之莊子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論衡須彌篇藝增篇俱作堯何等力力與上食息韻也藝增又云觀者曰大哉堯德此何等民者年五十擊壤於路與暨子未成人者伍

何等賢者語增篇云紂為肉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何等潔者論衡亦上虞人也吳志云董襲會稽人督樓船往濡須口暴風船傾眾散走襲曰受將軍令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何等作一句即云等道等義為何等又為此等故通底又通堵通堊通墮通得通的所謂兀底底底甯底底底惡得惡堊阿墮阿堵皆言此等也匡謬正俗謂等本都在反轉丁兒反以底音為唐人不詳非也



天字音說

天字之音釋名言之近顯也二音此自簡之者有異在言者止一音也有正字通者言天字君字父母字不可改叶亦當各就其方音正言之欲強歸於一音則在一已之見謂之不改叶而他人聞之乃真改叶矣故言叶韻者非而言不改叶不知彼此古今之異者其事仍歸於改叶且義加窒焉天者國語曰阿卜喀蒙古語曰騰格里古作撐里以亦曰那連漢亦曰統格落明記雜宇文語曰字番語曰朗苗語曰各達室灣番語曰綿視亦曰務臨河語曰阿思滿朝鮮語曰哈嫩二日本語曰梭嫩或曰甸的日本國考安南語曰雷琉球語曰甸尼亦曰甸賦陳侃高球紀百譯語曰法緬甸語曰謀邏羅語曰普喇占城語曰刺宜滿加刺語曰安刺梵語曰提婆西番語曰那安亦曰那木喀西

癸巳類稿

卷七

洋語日音考

四夷樂古名義

四夷樂名有互異禮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儒者奉為正經詩鼓鐘以南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柷離北夷之樂曰禁春官鼙師掌教鼙舞注云舞之以東夷之舞鞀樓氏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柷南方曰任西方曰林離北方曰禁疏云出孝經命決文選東都賦注引鈞命決文亦同詩正義引亦同此一說也詩正義春官疏引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柷離鄭注云柷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柷離若詩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公羊昭公三十五年注云東夷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云以下皆樂說文彼注云物離其柷物皆儀任禁如收斂陽消昧然禮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樂曰昧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此又一說也東西正相反詩禮正義言春秋二方物生與成俱有昧柷離之義故各舉其一說似非也昧任等皆四夷本名名從主人單字還音故諸書有味味柷任南朝柷離柷離僞禁禁之異今琉球謂樂妓為柷離周煌琉球圖志卷四下云土妓甚眾謂之柷僞實為傾城之土音則東夷樂柷離西夷樂昧之名信矣

癸巳類稿

卷七

洋語日音考



烏孫朱耶還音義

漢書張騫傳云烏孫王難兜靡為大月氏攻殺其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上後仍為烏孫王虎乳子文烏翼后瓊天地好生物亦有之或援以解烏孫烏孫其本名不因昆莫也北夢瑣言云盧汝弼為張潘傳檄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夢溪筆談云自朱耶之狼狼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子對耶亦流離鳥名對狼狼獸名按五代史補云沙陀之先出於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翁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譌以諸翁為朱翁為耶則當盧汝弼時俗傳有此說以入文筆不知沙陀言語不通並不呼父為耶稱眾為諸烏孫朱耶皆還音字惜知之者少今對音按巴堅唐楊鉅翰林學士

祭臣類稿

卷七

字求日蓋齋刻

及料也

吉貝木棉字義

南史阿羅單傳中天竺傳渴盤陀傳干陀利傳婆利傳唐書環王傳俱有吉貝是吉利之吉宋板訛作古貝為古今之古彭乘墨客揮犀云吉貝依南史為古貝蓋古訛吉程大昌演繁露云唐書古貝今作吉貝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抑兩物此乃宋板之誤彭程兩論尤輕忽也佛書四分律有拘遮羅劫貝楞嚴經有劫波羅天所乘華中觀佛三昧經有天劫貝華大方等大集經有劫波有一作劫波娑一作迦波羅即木棉本名單字還音拘劫迦音轉為吉又出中國字形吉轉為古是吉貝必當作吉利之吉也佛典即不知唐皮日休給孤園詩云巾之劫貝布饌以旃檀偈劫自是吉豈得為古又木棉字本止作木綿謂木中之綿袁文襄臚開評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

祭臣類稿

卷七

字求日蓋齋刻

法從木從綿省即聲即義也

字為木棉是棉字亦始於朱此字可云新增不可云俗於六書



舊音義

舊音西域香樹其花黃色六出刻房七道果可作油唐高僧傳云形如茅根裏甲沙土是也後乃多異說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梔子花六出相傳為西域舊音張鑑南湖集舊音詩云眾香不復推沈水六出分明是雪花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即舊梔子花六出趙汝逆諸番志云梔子出大食狀如中國紅花土人采花曬乾即佛書舊音普陀山志云即舊梔子花陸谷菽園雜記云舊音即山替花亦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替蓬軒類記言舊音恒落伽山亦同翻譯集義云舊音即梔子一名林蘭依諸說無果可取油知定非也其言舊音臍尤非般若經云占荀之林妙法蓮花經云瞻蔔諸花香油又云瞻蔔油燈俱藥王菩薩品又云瞻蔔花香法師功勝天王般若經云瞻蔔茹維摩詰所說經作瞻蔔

癸巳類稿

卷七

增一阿含經則作句旬第十卷大菩薩藏經則作瞻博依元應音

義則瞻博一作占婆亦作瞻葡亦作詹波瞻葡迦一作加簾迦正言占博迦此單字還音也占句詹瞻詹旃一音博簾葡婆波一音不應雜入瞻音唐顏師古等慈寺塔記銘茹蘆在阪化為瞻葡之林段成式寂照禪瞻葡惟嗅多羅不斷皆正作瞻視之瞻流俗短書偶誤作肝膽之瞻好字母者又為瞻作一反切遂致奇誤

拔都音義

會典屯田司防護陝西三原有元郝和尙拔都墓按元史兵志宿衛云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無敵之士曰拔突世祖紀張宏範以拔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虞集淮陽王張宏範碑云憲宗賜其祖汝南王名曰拔都拔都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世祖又以賜王又云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氏謂天澤家也盛如梓老學叢談云雪不斛那顏為領軍霸都侍衛吳澄速哥察兒墓表云父哈石霸兒太祖嘉其勇鷲錫名霸都今歷城縣唐王道口元進義副尉張仁墓有李吉撰神道碑云元帥察罕以拔都呼之賜以銀五鎊字其上曰察罕那顏賜濟南張拔突去金帳子裏要餽喫休當者較耕錄謂漢人賜名者惟史天澤張宏範張興祖今按宗室表有拔都大王即鐵速傳之宗王拔

癸巳類稿

卷七

增一阿含經則作句旬第十卷大菩薩藏經則作瞻博依元應音

都也表又有合丹八都兒忽爾八都兒寧海王拔都兒楚王八都兒勳臣有乞里改索羅海阿木魯阿速拔都折米思卜迭坦拔都兒列食貨志歲賜中兵志至元十七年仍集答刺罕軍聽李拔都節制站亦有劉二拔都兒即劉國傑傳云行第二因稱劉二拔都也王楫傳從三合拔都南征張柔傳加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拔都魯張榮傳云太祖曰真養因八都兒也完者都傳云至元十三年江南平入見帝曰真壯士也因賜名拔都兒鄭鼎傳云賜名也可拔都耶律留哥傳言薛闡積功為拔都魯弟善哥襲充拔都魯則入侍衛怯薛中史又有拜延八都魯答失入都魯劉哈刺八都魯失刺拔都兒苦徹拔都兒也烈拔都兒張拔都郝和尙拔都攸哈刺拔都其言拔都霸都八都魯霸突魯巴士魯拔都兒八都兒與霸都魯拔突皆單字還音即



今巴圖魯史志分為二明人不深解元語意也乃元人作宋史亦不解元語宋史張威傳云襲金人於大安軍俘其將巴士魯杜果傳云蒙古攻城拔都魯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其時蒙古人在史局者不知其何所為也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衷務後反切文義

宋書五行志詩妖云桓元時民謠語曰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元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廟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其解迂曲晉書五行志詩妖及通考物異考不載其文蓋由義晦難明刪之今案其文當作征鐘落地九迸走解云征鐘者衷衣之衷兩合音也征鐘落地者征鐘之廟如魏書于什門傳言披袴後稽褫衷衣落下也九迸走者下體之稱也南齊書祥瑞志云尚書中候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蘇侃曰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簫管也史臣曰案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為曹字謂魏氏也王隱晉書言卯金音于亦為魏也候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偏音為何推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據其解說亦晦案蘇侃傳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說中候當是記中語史臣意以偏說為是但與何王異未知所據也侃以角姓合音為句而之于無義何王以角姓為句合音之于為句其解義何嘗作音之于為邪字謂魏氏也王當作金刀之于亦為魏也卯金比例也之于合音為邪宋書符瑞志上云先是周敬王三十七年來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曰天道何祥對曰後十五年君終後四百邪王天下蓋謂魏也邪曹姓魏亦曹姓何言合音為邪乃魏之氏王以其時多反語之于為邪亦為易運期鬼在山禾女連之魏也語曲義隱轉寫又誤人多乘之太平御覽笠部載僅約云雨墜如注僉披薛戴子公注云薛蓑衣也子公笠也語亦難解輯僅約者俱不采之今案子公乃稷字兩合音言披蓑載機笠也閱檢此文見古文章之變焉



。反切證義

三國時孫炎作反語以雙聲字讀就疊韻字即得之後人惡反字因名之曰切蓋兩合讀法緩呼之則二字急呼則一字也論者謂反切自西域入中國且分別反切異義乃不思之過就緩讀急讀法求之春秋穀邱左傳句瀆之邱二句瀆穀也春秋過于垂左傳過于大邱人大邱垂也春秋垂左傳實那氏十年垂葭音如那也春秋吳子乘左傳吳子壽夢二壽夢音如乘也春秋密州左傳買朱鉏十一朱鉏州也左傳先言寺人披傳二後言寺人勃提十五勃提披也左傳先言公子鉏五後言且于六且于鉏也是皆一字古人緩讀之則二字以反言切之即是反切注謂地之一名人之一名者未明反語義也以此推之大祭為神蔽膝為鞞茅蒐為鞞詩茲其為鞞丁音寧為鉏行癸巳類稿卷七五人為信妹婿為婚羊郝婁為郝不來為程額孫為中鞠窮為苴蕨據為芝蕨藜為茨終葵為椎負豎為豎不聿為聿編笄為笄口齒為齧早晚為寔居間為介還來為迴叱人為喚何不為盍奈何為那之焉為那之乎為諸之矣為只如是為爾而已為耶皆見經傳合讀二字為一又有常語叔母為媯舅母為姆阿為姆字山井為神七經孟子未有不為靡弗自為分不要為別不可為匹等物為底是麼為俊山作麼為怎不阿為巴未有阿為嗎皆中土自然之言急讀之即反切又析張為渚漢張任邱潘為蒲此今復來衷為征鐘宋書五行志征鐘子公子襄也見太平御覽笠部老為潦倒癯為龍鍾恰為邱八太祖王建擊擒局太為特殺一作殿現為麻披曲為屈律圍為屈擊孔為窟籠團為突樂侍為俾儼術為術術就為即溜精為

癸巳類稿 卷七

。反切證義

鮑令荆芥為舉卿古拜則又即一字緩讀為二亦切法也溪蠻叢笑不乃養不乃是擺謂數調之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是驚美辭分言之則音為夥而頤為音助合言之則音如夥今人語猶然凡此皆反切所出自然之故至美之義見經史正文及小說所記方言咤文其人皆不見西域書反切不出西域至顯白矣鄭樵云中土人明於目梵聽於耳則尤自誣其耳中國諧聲是耳聽也孫炎作反語後又互反之匡謬正俗云晉灼漢書音義楊暉反由嬰音盈吳志諸葛恪傳云成子開者反語石子岡也宋書五行志同晉書五行志作常子閻又云清暑反楚聲宋書云袁愨反頊門齊書云勝憲反始興又陶郎來反唐來勞又東田反癩童又舊宮反窮廢梁書云同泰反大通又鹿子開反來子吳隋書五行志云楊英反羸殃南史云叔寶反少福投神記癸巳類稿卷七五云溫休者是姻婚也金樓子云高厚者狗貌甄異傳云高楊者葛號宣室志云侵詰者金截隋唐嘉話云盧浩反老胡集異記云任調反饒甜珍藥反張鑑續異志云盧鈞反蟻姑談藪云蓬萊反裴韓朝野僉載云叔麟反身戮又寵之反癡種又德靖反鼎賊酉陽雜俎云洗白馬反海白米啟顏錄云天州反偷瓊毛賊反墨槽曲錄錄反契袞禿又木桶反瞭禿又奔墨反北門窟後反口缺唐詩云方干詩草裏論反村裏老譯佛書者亦以般若反不染其他酒則索郎反桑落物則蠅蟪反龜龜金樓子云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流連反語遂有鮑照伐鼓孝緯布武章祭浮柱之作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玉已有屢游之語如此流比幸須避之書證篇云鮑郎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蓋反切以雙聲疊韻或



流為口吃詩故求古反切在方言異文度辭雅諧微茫之際中

國自言反切佛書自言字母離之則兩美且有字則有反切北

齊書廢帝紀云跡字自反足亦反為跡足責反為蹟也其先亦

有此義說文云風動蟲生從虫凡聲論衡商蟲篇云夫蟲風氣

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是倉頡從凡蟲得太平御覽

引春秋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為風則凡虫自切為風

也推之舍子自切為舒赤聖自切為經赤貞自切為頽朱口自

切為味刺<sub>音貝</sub>貝自切為賴禿貴自切為積東正自切為疎巾氏

自切為帶羽異自切為翼羽立自切為翊女襄自切為嬖女信

自切為伎至秦自切為臻兩云自切為雲日安自切為晏邑牙

自切為邪<sub>音遠</sub>遠自切為邈人育自切為術十育自切為肝

必自切為必<sub>音自</sub>自切為會衣谷自切為裕欠金自切為欽

言台自切為詒目少自切為眇角奇自切為觥火片自切為析

火共自切為烘虫之自切為蚩羊久自切為羨月又自切為有

肉去<sub>音音</sub>自切為育肉與自切為腴佳笑自切為難日民自切為

眠麥<sub>音</sub>日切為麩委鬼自切為魏八弋自切為必者竹自切為

箬如此之類半為雙聲半為疊韻李陽冰亦言矢引為矧說文

繫傳譏為七書今略舉之其類甚多六書中諧聲一義豈七書

耶知兩合為反切則緩讀急讀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兩合

自反則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度文隱義又見世俗常言

亦有反切反切自中國之學若沈括括引粟為而犬兩合此又不

學之過與字豈得從犬亦僧徒之秀言矣

。書古韻標準後

楚詞天問云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益莊

字漢人所寫改管子內業篇云泉之不竭四體乃固泉之不竭

九竅遂通心術下篇云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竭四肢堅

固通是徹字漢人傳寫亦不依韻也古韻標準云因殷武詩嚴

連連用屈原遂以嚴亡為韻殆不然矣離騷云求矩矱之所同

擊皋陶而能調七諫云恐矩矱之不同恐操行之不調同調雙

聲卽韻也古韻標準云因詩弓矢既調射夫既同而誤古人韻

又取其耳順後人始分韻部耳迨語音遞變始取古韻學之古

人無是也

卷七

卷七

元

聖賢自知其言非自聖賢口  
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  
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  
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  
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  
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  
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  
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  
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  
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  
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

聖賢自知其言非自聖賢口  
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  
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  
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  
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  
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  
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  
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  
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  
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  
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

聖賢自知其言非自聖賢口  
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  
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  
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  
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  
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  
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  
言非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  
自聖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  
賢口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  
出也其言非自聖賢口出也



劫紉統字形說

集韻云殺疲極也亦作劫居偽切又云劫刀取物也紀披切又  
曲刀也舉綺切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謂樊劫之民是假倦義張  
揖呂沈並云劫支旁着刀亦是割字然則魏志蔣濟言樊劫或  
是借割之劫六朝人劫劫字俱不分聯實俱假借劫則曲刀  
劫斂馬時堰非倦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紉受詔注  
云蘇林曰紉音倦統之統假分紉統為兩字宋婁機班馬字類  
二十四職列微紉受屈字又從瓦上林賦窮極倦統注云郭璞  
曰倦統疲憊也紉統統俱不成字疲劫樊劫倦統均當作紉  
從人卻聲微仰受屈也通作踣紉之紉從丑谷聲

癸巳類稿

卷七

三才日查類稿

書劉杏傳後

南史劉杏傳云杏在任叻坐人餽叻格酒字作振叻問此字是  
否杏曰非也葛洪字苑作木旁杏按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張敞  
東宮舊事以木旁作振代蓋字竹簡反則振自音蓋宋書謝靈  
運傳山居賦注云櫛酒味甘兼以療病治癰核魏賈翹齊民要  
術卷七作櫛酒法云取櫛葉合花釀之唐皮日休詩櫛酒三瓶  
寄夜航注云櫛酒出沈約集音式徑反木名汁甘可為酒是謝  
靈運賈翹沈約自作櫛葛洪任叻劉杏自作格梁人自作振俱  
於篆文無以下筆正當作初也

癸巳類稿

卷七

三才日查類稿



鯁字形說

南史梁邵陵王綸問賣鯁者令吞鯁而死又後梁天保中韋琳有鯁表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四二百四十六兩載之又有何允門生鯁議俱從只且之且字不可識郭茂倩樂府解題曹子建鯁鯁篇云一作鯁鯁則從只且之且得聲今案鯁可吞鯁表云散流湖底枕石泥中詔若云穿浦入苻肥滑有聞鯁議云鯁之就腊驟於屈申則是今之鱗魚古作鯁單聲廣韻與善同音云魚名異苑言死人髮化也玉篇則鯁鯁同云魚似蛇集韻則鯁鯁同云一說蛇鯁黃質黑文是其字應從且夕之且得聲南朝俗字其從只且之且則俗又譌誤或因不識乃改爲鯁王漁洋琴魚詩議鯁鯁與疏同押實無此物此字近人又改鯁鯁爲鯁鯁益遠矣

癸巳類稿

卷七

三

亼字異義駁

了烏雙聲字魏志明帝紀注董尋上書曰土山淵池使羣臣空方昇土面目垢黑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了烏音近遼倒義爲顛倒李治敬齋古今雜訓音料掉則屈戌也方言亼懸也趙魏之間曰亼所謂奇字廣韻二十九條都了切有亼字云懸貌俱從了烏別增象形字不爲典要鄭樵通志六書略象形人物之形云亼男子陰也又云陰謂之亼與亼同體其說怪矣然猶分兩字李燾五音韻譜明陳大科刻之有序例斥說文誤字云亼爲男陰蔡中郎王孫賦曰亼瓜懸而瓠垂卽其字也其說大怪蔡無王孫賦初學記二十九猴部有王延壽王孫賦云或羣跳而雷透或瓜懸而瓠垂言猴攀枝遨戲二或字連文不容亼作亼章樵古文苑作亼蓋或字脫壞樵注云倒了字爲誤丁了切懸物貌樵望文訓之陳大科所采乃誤爲蔡中郎又誤以爲王孫之陰又誤合亼△爲一字因以說文爲誤唐郭湜高力士傳云李輔國趨驅末品小△纖人小△卽小廝或作小△亦非

癸巳類稿

卷八

三







緯字論

漢人言緯識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貽  
 誤後生今檢五行大義釋名引元命包云水立字兩人交一從  
 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陰陽交以起一也開元  
 占經地名體引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易變化合吐  
 應節故其為字土力於乙者為地此真日名體引元命包云四  
 合共一者為日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日者口合共一又云兩  
 口御士為喜又云屈中挾乙而起者為史又云仁者情志好生  
 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又云八推十為木八者陰  
 合十者陽數亦不又云十加一為土廣韻十月引元命包云剛  
 言為晉刀晉為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人散二者為火說郭載  
 元命包云廷尉立字士垂一人以象形詰屈折著為廷示戴尸首  
 以寸者為尉言寸度治法數之分惟尸稽於十舍則法有分詳未  
 故為尉示與尸寸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  
 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  
 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從刀從井也月令正義藝文類聚  
 並引說題詞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  
 下生也法苑珠林引說題詞云天合為大一分為殊名故立字  
 一大為天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哈之為言口合也別字又云西  
 米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又云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  
 水為黍又引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為風注云虫動於  
 凡中言陽氣無不周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合季云劉季  
 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  
 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天東流顏氏家訓書證引春秋說云

緯字論

卷七

三才圖會

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云二在天下為酉其言或是或否緯直記  
 之而已漢以泉為白水董為千里草魏以角為刀下用秦以田  
 斗為單晉以亨為二月了恭為黃頭小人宋以劉有兩口齊以  
 桑為四十而有二鼎梁以項為一十一月一八又以侯景為  
 小人百日侯景以侯為天一人周以宣政為宇文亡日隋以業  
 為苦來唐以元吉合成唐字李為十八子遠以承為潢土二水  
 史皆記之緯記言而已豈能日持六書之義執談字形述語識  
 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隋志言東漢俗儒趨時增廣史緯之  
 體應爾不得云俗儒趨時也

緯字論

卷七

三才圖會



佉路瑟叱書論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四十二有佉樓書大唐西域記云劫初有百萬須帝釋略為十萬婆羅門又畧為八千又一婆羅門畧為二千五百邊鄙諸國多盛行之印度博學者所不遵習此皆別於梵字一切經音義云佉樓應言佉路瑟叱謂北方邊處人書是佉樓書即所謂二千五百頌者佛本行經云佉盧瑟叱書賾層仙人所造佛書為佉盧瑟叱述出身事多涉汗誣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盧居於天竺黃史倉頡立於中華梵佉取法於淨天倉頡因華於鳥跡是梵為刻利佛書佉路瑟叱為婆羅門佛書本不相同久之遂合為一佉路佉盧佉樓亦作迦盧其派別為託特亦作託武乾隆四十六年

癸巳類稿 卷七

設託特學兼習阿里噶里書學生五年考試一等者以理藩院主事用其字由託武譯蒙古由蒙古譯清書蒙古字實本佉路其初契丹字增損漢字之半還神冊時造者有契丹字契丹小字金女真字則太祖熙宗造者有女直字女直小字其西則元吳本佉路而造畏吾字蒙古初用畏吾字謂之衛兀中統時八思巴作蒙古字千餘其母四十有一趙嶠石墨鐫華云蒙古字法皆梵天迦盧之變也與佛真言相類蓋蒙古字從畏吾來畏吾字從佉路瑟叱來是佉路衍派亦久中亦遞變如大篆籀文楷書不惟運筆不同其部從配合全別今蒙古字非元時蒙古字今託武亦非古佉路書矣佛書太子對其師密多羅敷說六十四種書實高自慢疑非其實然如必蘭納失里自然識諸番文字蓋有神悟焉非能常理拘也

癸巳類稿 卷七

尺水字義

道藏正一部意林載桓譚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尺水言其少以喻尺土初學記載趙煜獻帝春秋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今本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孫策教誤作尺木梁沈約華陽陶先生登樓不下詩云側聞上士說尺水乃騰霄雲駢不輟地仙居多麗譙亦言所居不同龍必近水今亦誤作尺木唐許敬宗鄂公碑云翠虬騰驤必先階于尺水亦作木按論衡龍虛篇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升天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見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是漢時已有樹木之說酉陽雜俎云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尺木龍頭上如博山形此乃道書鄙論

癸巳類稿 卷七

龍額上自有高骨豈得名為尺木古書之水改為木由一孔之人因謬說改之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五代史唐書末帝本紀清泰三年三月丁巳中書詰臺司云德音言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其不在應作不再因傳寫者音誤作在明宗本紀天成三年正月癸亥詔應避廟諱止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虧短點畫其不用亦應作不再因傳寫者脫再形之牛而成用末帝本紀清泰二年五月庚戌中書奏準敕引此正作不在減少點畫合二書一以用形一以在聲其元文作再無疑也五代會要諱云後唐天成三年正月詔此後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宜減少點畫宜字鉛塗重寫就紙背視之正是在字然則此數條俱當作不再其不在不用不宜皆非也

癸日類稿 卷七

四庫全書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宋史禮志九成平元年禮官議云尙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曰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其文甚奇似盤庚篇有有商及王之文史記有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語而引史記以解盤庚也者汪君文臺云當由孔光語誤今案史記祖丁傳弟南庚復傳祖丁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弟及小乙之姪距其父祖丁姪時百有九年小乙可云克壽無遜之篇何以不舉史記所言年數或有未實其為及王則是矣其以及王橫牽入盤庚文者漢書中山孝王傳云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尙書有殷及王兄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晉書賀循傳云循拜太常或以惠懷二帝宜各為世循諸般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寢廟使臣下祭之成平禮官蓋取光議尙書循議盤庚連綴成文謂之尙書盤庚又檢史記有三弟字必是兄弟四人相承自定其句而冠以史記曰不悟盤庚史記實無此文蓋引書義與書文不同無學者展轉承之以旁義為正文其時禮官惘惘然謂實有此文不可不慎也

癸日類稿 卷七

四庫全書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注未衷云篡取也後漢書逸民傳序引鴻飛二語注云篡字諸本或作慕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慕慕亦取也張九齡有弋者何所慕是用後漢書或本及唐時今人之義後人不當強誣之為用法言又強謂之誤也淮南子主術訓云知欲員而行欲方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自是行字唐人孫思邈則自作仁欲方談賓錄記思邈謂盧照鄰云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云靜象地則是仁非行可知亦見太平廣記二百十八卷其前二十一卷載仙傳拾遺宣室志及孫思邈傳則刪動象天靜象地語而改仁為行蓋一孔之入但知淮南

癸巳類稿

卷七

癸巳類稿

當改也

校改字論

史記封禪書作伏祠索隱引歷忌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名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同近刻歲華紀麗改作晉志釋蓋不學者以意訂改之余所得明寫本開元占經中引淮南鴻烈閒詰按晁公武云許慎標淮南書首皆曰閒詰是占經用淮南許本其云閒詰者猶云答難箋釋耳後又得一明寫本乃作淮南鴻烈閒詰閒詰雖可詫然可知為閒詰之誤及檢閣本影寫者作淮南鴻烈人閒詰是校書者從閒詰以意改之不悟其文並不在人閒詰也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京報與柱奏文安水利事言從艾頭村圍堰挖口五處放水入淀河艾頭者村名也在文安大城界傳寫者艾行書似其遂作其頭村校者以為不然則乙之為其頭文理似順而實非矣潘夫論志姓氏云棠翁氏讀棠啟漢諱啟乃書為常開苦城氏不喜佑若之字乃更書古成漆雕氏以書姦傳漆作梁而雕從易薄作周後復從而分常氏開氏古氏成氏梁氏周氏古多此類凡事皆有展轉致誤之由可以理推也

癸巳類稿

卷七

癸巳類稿



引書字說

山海經災水之南有元蛇食麋大人國有青蛇頭方食麋乃從鹿從主之麋藝文類聚於從土從麋省之麋部載之云食麋以其部目知麋字非誤蓋采錄時寫者誤麋為鹿編錄時以入麋中宋太平御覽又從類聚轉販之或云唐僧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異物志曰蝮蛇食灰齋鹿出鹿與巴蛇同案巴蛇食象蝮蛇食鹿鹿俱唐人所記此食灰是食象因類書致誤觀此悟編書當有法也文選魏都賦庶土罔寧注云尙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庶土有揭赭白馬賦秘寶盈於王府注云周禮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尙書曰王府則有長笛賦挑截本末注云聲類曰挑決也鄭元毛詩箋條枝落之蓋李善以庶土庶士王府王府挑截條截二本不同故兩引釋而注不言二本何焯校文選刪

庶士有揭胡克家刻文選疑王府則有以此悟注書當有法校書當深思也

百家姓書後

南史王僧孺傳云劉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舊唐書高士廉傳云作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李義府傳言士廉氏族勒為百卷宋沈括筆談云唐時氏族大率高下分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等按嘉典百姓與黎民各稱鄭康成云百姓羣臣之父兄弟也故古人所謂百家專以仕宦言之漢則百姓以五律相雜二十有五配以四時見白虎通明時官書有千家姓明文衡載吳沈進千家姓表云約為韻語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八名曰千家姓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等進其書今不行宋時有韻語村書稱百家姓言百家者取其名美或曰吳越時書也宋陸游秋日郊居詩云

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懸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其書通行授者自為一家言如師鞏厚聶據漢寶融傳有庫鈞自以掌庫受氏此讀曰舍者釋名釋車云今聲近舍釋官室云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齊魯謂庫為舍故庫狄氏亦音舍皆沿漢時齊魯語音今去广從厂當由姓庫者不能與俗爭音甘去上筆以識之唐參寥子關史言進士單長鳴言從兩方口者音丹從兩尖口者音善或笑之引呂台吳俗下從天俗亦為方口尖口分別之證時謂之舉妖其情甚與庫氏同而庫氏不言遂立庫姓單氏爭之乃得舉妖之目又見一曹姓言上兩直者曹魏後上一直者曹參後又逢大也以丰得音今逢姓云從彖是彖服失誼矣查從且得音今查姓從



且亦無音矣左傳黨氏皆讀寧氏寧古作爪從反爪梁四公有  
仇姓則爪之譌今孟子年譜及四書人物考至謂孟子毋仇氏  
魏公子之後此書止有黨氏是也其省作竟亦存尙聲又也音  
如額亦如阿元石抹也先即石抹阿辛而也姓省作也音若彌  
廣韻本有咩音即說文半楚姓而也姓自減一直以避俗音其  
情亦與庫氏同明瓦刺有也先其音爲額森止是人名明人否  
秦錄正作野仙而對音作也先者疑也爲姓遽改作也因呼之  
爲咩森終古彼此不相喻因讀百家姓乃悟其展轉致錯之由  
楊慎云咩堅之姓乃鄒侯之鄒省爲贅又誤爲咩其言至通凡  
姓氏字各自爲說墨莊漫錄云暨姓居衣切暨姓之人切以爲  
異讀而王應麟姓氏急就彙勉呼暨况問暨注云元豐中進士  
唱名有暨阿主司三呼去聲不應蘇頌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

癸巳類稿

卷七

出應神宗問何以知之頌對三國時吳有暨暨造管府之論恐

是其後問陶鄉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則又非居衣切  
矣蓋有古今音別共一字而有轉不轉之異又方音別老學庵  
筆記云江西但姓音檀廣韻自有徒干反姓也此又不然江西  
人自言但他處人聽之若檀江西人聽之自若但此在心知其  
意也晉書束皙傳云疎姓去足爲束今山東束姓自呼爲暨梁  
溪漫志云有沈姓者去水爲尤則以一時之見爲之於六書形  
聲皆不暇問舊唐書僕固懷恩傳貞元五年詔云蔡叔圻族周  
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準太宗存其祀此是韓  
王信之孥非韓淮陰侯之孥也尚溪纖志蒿菴閒話並云土司  
韋姓言是韓信後蕭何以書屬尉佗佗賜以韋姓韓之半也韋  
土司以何書佗詔勒之鼎彝田雯點書則云並無其事姓蔡云

覃本譚姓避諱所改今廣西覃姓自呼爲譚音云韓信之後與  
韋姓說別與音譚者說亦別也卞爲地名又爲卞本卞官氏  
卞卞篆隸一字也初姓云本卞姓云本元姓成姓云本盛  
姓皆以隸言之此皆關小學若孔子娶卞官氏卞本卞字卞弁  
也卞卞卞氏漢禮器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魯相復并官氏縣  
備孟母仇氏仇乃爪譌卽今党氏與也先不當讀緇先之類皆  
學士所當知者

癸巳類稿

卷七

出應神宗問何以知之頌對三國時吳有暨暨造管府之論恐







影縣山水記

縣俞正燮理初

影縣山起楠木嶺嶺脈來自休寧婺源界之張公山故影地也今嶺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南則祁門界嶺東北為天潛山西北則黃荆菴山又西北為南屏山山在縣南十里自北望之平起方疊如屏亦曰城子山其上峭壁斗巖石竇間有龍湫亢旱禱之輒應上有龍門道院邑志云南屏實南餘祖脈相地家言也西為頂遊山東為林厯山元和郡縣志云林厯山在縣南百五十里今山在縣南十里依山北百五十里無唐影治此志誤也山高二百仞周十里三面壁立徑危仄漢末黠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其中建安十三年吳將賀齊討卒之史言如此疑

癸巳類稿 卷八

陳僕祖山非賊也保山以禦亂尚未屬吳耳云二萬戶并計山下附之者山上為帥居也今山上寨址猶存鈕山者時得箭鏃嘗求得之小方而銳銅色紅翠隱然土人即山為庵宇明時有林厯書院曰道一堂今不可見庵前有峰員起如香爐水經注云地理志漸江水出丹陽影縣南蠻夷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劔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為候博山蓋鑪象矣山之東為垂珠洞洞窈窕石骨相次印石刻佛像泉自石出四時滴瀝洞口地層出可眺覽嘗與古築孫君學道用段程君驥登此程君有詩又與崇義方君燮漂陽陳君成登之方君有詩其西有瀑布自千丈崖下下有石曲環如象垂鼻瀑布由環出上有仙人棋局石曰入夜或見金燈如流星千百飛墜滿野吳時役賊萬餘爾後山空無人居血結

起為燐積陰相沿鬼火赴此如人赴集場不足怪矣迤西則頂遊山山東北至縣十二里一日丁峰亦曰南山程君驥登此山言自下至上可十里上頂可容兩席地自東北望之甚銳山形如楷字由形者余言此當是丁由山程君曰不然舊有頂遊大王廟古人稱名之意不可知也又西北山陰為赤嶺山南為陶嶺通祁門又西北為觀雨畢字亦作坐音追余見官書麟州如此又西北為簸箕塢又西北為武亭山山東北至縣十八里邑志云高二百仞西接祁門界山陰武林水出焉山故凹凸出入亦曰武陵唐地理志云歙州祁門縣有武陵嶺元和中路吳鑿石為盤道宋紹興時黃村黃葆光又就樵徑開通之繼有石磴自乾隆二十六年安慶為省會邑中士大夫書皆錄此道影田少常羅米都陽自祁門排溪擔負者皆過此古築孫洪維易

癸巳類稿 卷八

以大平石修茶亭為往來坦途矣又北行為石母山嘗以重九與官路下注君步鼈登此盡望見縣南山內地又北為虎嶺山西接祁門界虎嶺武嶺疑是唐時官私之名舊時影祁路在此虎嶺下達於排溪余家先世有墓在嶺西年年過此嘗疑此嶺為路今舊蹟惜志乘不能詳也又北行為畫工尖聳秀似刻畫者又北行屬之西山由縣西望之如屏疊翠干雲特為明秀或曰仙山上有石中文長尺餘如足迹趾南踵北相傳為仙人迹

有杖痕又北行為釣魚嶺一日相見山山路迴環行久之乃至舊處對塢而里數已遠故曰相見樵徑皆然也此為葉村孔道又東北行為方家嶺嶺徑大星道也又東北行東南起高峰曰發龍嶺又東南下行為干絲隊又東南起為美爵山山自楠木嶺層巒相屬脈絡既明大峰突聳如鸞鶴振翮獨昂雲霄又



東南為芙蓉嶂自嶂東南至縣十二里穹岫嚴整眾山環拱其陽奇木錦繁靈石根分自此東南岡阜起伏為雄雞峰逕南坑綿延至東嶽行祠曰龍尾山上有聖母池碧霞元君祠祠北為觀音巖東為靈虛觀觀前石華表上嵌石扁宋大觀元年朱彥記云此地去縣一里許龍尾山環之事載圖經幾千百歲元豐中修觀為記其事是龍尾山名見宋前圖經明正德十六年縣志亦云東嶽行祠在龍尾山今府縣志僅謂之東嶽山矣觀東北有社公祠曰龍尾大社山又東北行當縣城南門西縣城循山東北麓屬之章水府縣志言城包羅東嶽山非也舊唐書地理志云黟置在黟川即今城東北之水矣城內山東北行者為城隍山東行者為縣學山

自楠木嶺東北分行者曰天潛山志云以多隱君子讀書其中

蔡邑類稿

卷八

三 錄曰 蔡邑類稿

故名亦曰石林山有餐霞凹指月尖日月關諸勝下有潭曰空心潭左為佛頭嶺其行七里皆老松蒼翠亂雲煙有蒼蒼亭上為鬱確屏取孔叢邱陵歌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迺連義也登屏山為觀海臺謂雲出鋪海也下循溪為偏閣左行為天苔街街轉則天苔巖天苔者響山也又東為牌嶺牌嶺東屬之休寧齊雲山牌嶺東北行為復山復山在縣東南三十六里高二百六十仞峰孤峻石壁四絕初學記引輿地志云有五根二磔亦謂之五根磔注云根下根反從良得聲今諸書從良非也太平寰宇記亦作五根二磔根磔旁皆有石壇中央有溝才五六尺許水懸出捫蘿挽葛時有至者山陰日復巖聳翠激流至其上石壁立天際如太古朽木如蒲石畫平嶂舊鄉民避寇巖上寇以山上無水思久圍困之鄉民投下生魚示之乃

引去福建德化縣志云酒饅寨山在縣西高峻乏水昔人避賊賊以久圍困之有女子取酒浣衣以示賊賊謂水多也因解圍去事亦類此天潛山之西有山逕水村考川下插坑屬之李村自林歷山東北分行連山相屬三里許有金竹巖羊腸鳥道上通樵路嘗與程君驥夜飲金竹庵月中上望山巔石亭旁有虎次日問之樵人無見也又東為黃家嶺十里至竹山下會石山林歷山東行者為青嶺山亦曰千里山山越所據今居民於山巔植松檜禁樵伐隔山望之林木蔥蔚在雲間亦仙境也青嶺山東行為黛峰峰有塔院塔七級踞石巔下臨水其山陽為從坑為託坑山陰為規壟青嶺山陽東行者為喬嶺為魚亭山咸淳志云婺源浙源山北通黟縣魚亭山是也山在縣東南三十

蔡邑類稿

卷八

四 錄曰 蔡邑類稿

五里高二百五十仞  
自南屏山東北分行為大星山山有大石言是落星所成一曰大仙山  
自虎嶺東南分行為上堂山宋紹興二十七年靈惠廟碑云其神謂之胥公乾道二年二月一日敕封顯應侯今居民謂之胥王廟山名志乘不載孫君學道讀碑知之  
自畫工尖東南分行連岡複阜一屬之黃村一屬之古築古築村東曰東山巨石谿飭桐桂交蔭有泉出石間曰石乳泉泉南有亭曰石乳亭  
自西山南分行逕上江村東南逕下江村陳閻張墩屬之余汪村  
自釣魚嶺西北分行逕葉村北屬之猗徑山  
自方家嶺西分行為程家山東南逕豐口石柳山方家嶺東北



行爲靈巖北逕黃泥坑大星杜杖屬之石埭廂口

自雄雞峰西分行爲金雞石其南行者一逕灣裏後關閣山屬

之後溪一逕撤家黨屬之月塘一自南坑西行逕七星墩五里

脾舒家林黃柏塢屬之鐘山

自龍尾山北分行逕西門亭屬之缸鉢山其東行者一逕石亭

東南行爲舊庵山爲缸鉢山一逕靈虛觀南行屬之程家莊一

逕將軍嶺將軍嶺者吳將軍賀齊廟在焉討山越者也將軍嶺

東南行爲鼓樓嶺在今縣城東五里隋海寧縣舊城也嶺東南

屬之橫岡前爲橫岡水矣

自方家嶺大山至靈巖東行西轉爲石鉢孟山山高五百仞延

袤三十里有巨石廣數十丈中坳如孟孟中雲起則天雨諺云

石鉢孟山田亦慮燥以西南行爲碧山有泉名靈惠清冽異於

常泉山面東南高百仞與靈峰尖對峙自魚亭入野至石山始

開陽西北望碧山峰環百里此山爲鎮矣山麓舊有太白樓或

言唐李白常棲此白終南詩云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碧山

乃終南謂碧山事莫能明宋羅願以至駁款之李白爲南唐

學士李白事近實矣石鉢孟山又東爲章山山在縣西北二十

里其麓章水出焉循水西南出爲視溪山逕石亭屬之歷下榆

村麻田蔡村江家段沙田章山東行爲九龍山南行逕白干蓮

下四嶺九蓮山屬之古城村章山北行爲長坑山屬之太平米

坑章山東北行爲太陰尖在縣北二十里其山面北前有官鋪

田自太陰尖南行爲石油山有山庵宋嘉定時建或云其時山

石出油供僧廚僧欲以賣錢油乃不出今流泉尚有油香斷碑

猶存按續漢郡國志酒泉郡延壽縣注云縣南有山石出泉肥

如膏肉泊如不凝膏謂之石漆西陽雜俎異云高奴石脂水

如漆可膏車然燈石油蓋此類夢溪筆談言石油似淳漆延安

府志云延川縣北九十里石油井出石油六月收以塗瘡瘡

亦曰脂水亦曰石液南雄州志云州東北百二十里有油山高

數十仞旁有小穴出油人取以爲利益所在有之石油山南行

爲風來嶺風來嶺南爲戢兵山一日戢矢山在縣北十五里舊

日石鼓山高百仞周十里新安志云唐天寶六年改爲戢兵引

邑圖云有石如鼓有石人石驢諺言鼓鳴則驢鳴人哭而長官

不利後擊破遂不復鳴按太平廣記引敘州圖經文與邑圖同

則鼓破在唐以前矣自石鼓山一南行逕嶺下至屏山山椒倚上

山水光色如展軸看畫焉一東南行逕嶺下至屏山山椒倚上

其上疊石積翠東南行爲吉陽山吉陽山在縣東北十五里新

癸巳類稿 卷八

六

安志云高二百五十仞周三十五里上有三峰並起斜倚如積

響日三姑尖初學記引輿地志亦謂之靈山山多石三年一過

野火盡燒故老謂之三姑磨新安志云若非磨年百姓放火輒

有雨滅之按磨讀折磨之磨佛家謂之魔劫神仙謂之厄會皆

以年紀也新安志又云中峰有瀑布泉寰宇記云吉陽水出焉

又引新安記天將雨此山先有鼓角之音人以爲準亦曰東山

有仙人石仙人筮邑人舒道翁遇異人傳養生訣構庵山前時

有雙鶴來往之異吉陽山東爲石印山山上有石平方特起下

有石燕洞幽邃可容百人昔有頭陀居此每擊磬則羣蛇出赴

洞西有產龍石石分列一在山下一在山上有一凹龍形自吉陽

南行之山盡石山地秀橋與竹山下對峙吉陽山東行爲東文

嶺一曰東頭嶺又南行逕朱嶺下屬之石山東南行逕西遞東



為長演嶺故魚亭道也又南行一屬之循洋臺與黛峰對岸或以為壽陽岱峰蓋行人游戲之目黛峰青嶺相接以石邑言循洋水較深矣長演嶺南一東行屬之嶺山即黔山水經注云浙江又北歷黔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其說是而此山素不表見也山亦曰石墨嶺下有井寰宇記云在縣南十六里是昔采墨之所今為懸水所漂其井轉深即今墨穴也今采其墨僅染阜耳按舊唐書地理志云黔漢縣屬丹陽郡晉同醫縣南墨林山出石墨故也今求晉同醫縣事無所出當是音同醫之誤其言黔縣之名由墨嶺是古說本取黔山為義元和郡縣志亦云縣南有墨嶺出墨石又昔貢柿心木縣由此得名是唐時以石墨為可用之物可書字由述之者不明顯著書者以意度之實則石墨即石炭今假借字為煤黔邑惟此有煤又煤苗不盛

**終日類稿** 卷六 北 宋 日 性 齋 刻

稍采入即為懸水所漂利小而害大此古事之鑑江南西道煤所在有之不聞以名縣尤不聞以染阜也石墨嶺上或言亦有靈鼓潛發令長候之以占吉凶又東行為樵貴谷按寰宇記引輿地志言樵貴谷在黔北昔人入山七日至一穴豁然盡開周三十里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地者新安志亦同今縣北二都言有樵貴谷地與古應墨嶺下實在縣東南而深山峻谷林樾秀明亦靈境也元孔齊至正直筆云潘教授言縣有深山人可數百里老民百二三十歲嘗見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木釘相連不用鐵土民不食鹽醬蠶宇記又引邑圖有潛村入石洞口悉為松蘿所翳每求鹽米農出宋時見有數十家同為一村新安志姓氏云號為潛氏迄宋潛姓數十家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嘗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飲此水

率皆長壽儘有一二百歲者鄉人謂為仙源是亦潛村之類康熙時府志則云黔地不及百里豈有山行七日之遠不悟山行多曲巖壑杳深澗澗攀崖百里之間瀾成難窮宋人言之猶是述古元人方言近事靈異遊蹤非俗情所當糾也汪君文臺云梁書海南傳云黃武五年大秦賈人秦倫至交趾送詣權時諸葛恪討丹陽獲夥斂短人權以男女各十人送倫南史亦同按黃武五年全琮討山越格後九年嘉禾三年討山越六年平之則黃武五年不當有恪所獲蓋全琮越俚之短者非別有短種古事或記載未審不當糾也石墨嶺又南行為石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壁立數百仞下瞰溪潭鑿石為門開一徑僅通人石絕處橫貫木置板以行曰棧閣石門一曰小劔門宋建中靖國時有縣令朱天錫題字今燒鑿山石易以石道又南行為桃源洞山骨秀出臨水道鑿石入五尺許就石崖突出處為屋於門題之為洞府縣往來官路也自樵貴谷東行南屬之石門坦自東頭嶺東為源嶺又東南為靄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其峰巖重如人大坐又東南為嚴嶺屬之噫潭自嚴嶺南行為艾坑一西南行為靄岡一南行為張坑一東南行屬之界首休寧界自石鼓山東行者為北莊嶺東北屬之奇墅自太陰尖西北行者為五溪山山在縣北六十里山北有五溪常有雲氣隱蔽其上山半有石崖下有龍湫歲旱禱者以壺取水水涌壺中者霖雨隨至其北屬之太平界五溪山陰舊屬石埭秋浦後集云五溪山在縣南百二十里上有五溪合流而下歸於舒溪至魯港入江是也太陰尖東北行者為羊棧嶺踰嶺程十五里嶺北有數十家曰樞樹下亦曰鼎曙驛樞樹鼎曙音相亂也自江寧至黔

**終日類稿** 卷六 北 宋 日 性 齋 刻



羊棧爲捷道向置鋪遞府志云寇自池發者警先夥謂此路也  
又北屬之太平油竹坑羊棧嶺南有石門嶺巖石深峭春雨後  
瀑布懸飛有勝致羊棧嶺東行爲牛泉山山在縣東北五十七  
里志云高九百五十仞寰宇記引輿地志云牛泉嶠通廣陽縣  
自下上九里一頓凡九頓山常風樹合抱而高不至丈當頂有  
泉方丈餘俗云牛跑所致亦猶虎跑泉也山上僅通樵徑雖盛  
夏亦衣襦側徑時有甃石處蓋舊通廣陽道廣陽卽南陽隋唐  
縣唐省入涇卽今石埭西北之陵陽矣其北則爲牛泉坑其南  
爲崑溪源牛泉山南行爲黃堆山山在縣北三十里山頂平曠  
昔泗州西峰五溪結茅於此曰西林寺今山上有大聖庵西林  
遺址也黃堆山南行爲雷阜屬之雷岡頂黃堆山東北行屬之  
歷舍黃堆山東行爲梓嶺下爲梓路寺南屬之東山珠嶺黃堆

癸巳類稿

卷八

九 未日

山北東行者屬之休寧潘村自梓嶺東南行一屬之潭口一屬  
之珠川一屬之大周山山在縣東南二十二里石壁幽峭芳叢  
蘭坂香潔靜明延佇者忘疲矣一屬之天井山山在縣東南二  
十五里山麓有府均井禱雨有驗目曰府均勝井府均之名莫  
能明也又南行逕程村屬之休寧西源嶺自黃堆山北行者逕  
里仁屬之休寧雙嶺又東爲黃山自楠木嶺至此岡巒連絡不  
斷迴環盤互止一山也其上自楠木嶺至方家嶺爲寧國山行  
脈自楠木嶺至雙嶺爲杭州山行脈  
縣志亦行六一會於石山曰章山南水曰石鼓山水吉陽山西  
水曰方家嶺南水西武嶺水一會於魚亭曰石山水曰潘山水  
託坑水曰金村水插坑水石門坦水曰魚亭水一會於露岡曰  
魚亭水曰露山水一會於休寧東亭橋曰羊棧嶺南水吉陽山

東水一會於休寧東夾溪橋曰東坑水而東亭以上水會之以  
下爲新安江一會於石埭河口曰方家嶺北水曰章山北水曰  
羊棧嶺北水皆入大江  
章山水漢志所謂漸水也其南源南行逕章溪過水口廟下石  
鉢孟山水自西北來入之南逕規溪山石犖礪水行如在規中  
出規溪尼巷西石壁有宋汪綱等遊記下過西門橋逕何村爲  
放生處溪水渟流魚聚影焉東南逕歷下舊曰歷陽里有唐建  
精林院又東南逕榆村又東南合石鉢孟山西水曰雙溪石鉢  
孟山西水東南行東北納露頭水逕芙蓉嶂東下爲塢口又東  
南逕百戶村百戶村有三明王用從太祖戰死敵世襲百戶子  
孫以爵名村矣又東逕黃衣坦又東入章水爲雙溪雙溪下有  
石堤捍水使北明嘉靖時王也堤之西南有梁時舊注入今城

癸巳類稿

卷八

九 未日

西北隅出今迎雷門右東達於黃姑墅以溉田曰橫溝今溝上  
皆民居歲二月啟濬以爲常章水循堤東北行至和尚陸陸所  
以護廣安寺後地畝也初章水由紅鉢山下至今城西北一由  
東北出廣安寺後自堤成而水俱北行陸成而水折而東南逕  
城北門廣安寺前又東逕東門梅溪又東南至江家段沙田而  
會石鼓山水吉陽山西水  
石鼓山水出山南南行風來嶺水自北來入之又南行蓬下水  
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北莊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朱村  
屏山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行爲吉陽山西水吉陽山亦曰三  
姑山縣志山水紀略云昔有三女飛行吉陽水上或叩之曰余  
石埭人也遂不見水上有三鯉魚余按陶潛搜神後記任昉述  
異記文選劉孝標重荅劉沼書注引宣城記並云宣城臨城縣



蓋山上有池舒姑者性嗜聲音化為水聞歌則泉涓涓流有朱  
鯉一雙以圖書證之為今石埭舒姑山吉陽水上三女子殆舒  
姑歟又西南行逕古城又南行逕古溪獅坑水古城水自西來  
入之田段程君驥葉村葉君有廣好小學及地里嘗得古溪西  
故渠窪地溯行過高坵至廣安寺後長生橋曰古章水分出此  
故舊志乘言夥者若元豐九域志以吉陽為夥川所合多也今  
則章水源遠而合多吉陽入章水矣石鼓山水吉陽水自古溪  
南行至沙田入章水又南行逕東山下過橫岡橋東會方家嶺  
南水西武嶺水

方家嶺南水出嶺南其東源許思塢西源冷水坑合流東南逕  
程家山又南逕豐口為豐溪又南逕胡村納霍溪水霍溪水出  
釣魚嶺北會於胡村南行逕後關又東南逕陳崗山下又東南

吳世類稿

卷八

上

水

逕後溪至余村月塘水自西南來入之西合西武嶺水西武嶺  
名武亭山一名武林山謂浙武林水出此一名武陵山謂水為  
武陵源夥有桃源之稱由武陵也水出嶺下東北東逕官路下  
又東畫工尖南水虎嶺水泉石嶺水自北來入之又東行北納  
黃村水南納赤嶺水又東行逕古築頂遊山水逕下洪山來入  
之畫工尖北水自西北逕烏石注西千田舍來入之又東行陶  
村水自南來入之陶村在頂遊山東北其居曰五柳舍靖節里  
蓋淵明後裔又東行過古村心驛北過萬松橋橋材言一石成  
之石由蛟水送至嘗過其橋三空工綴埭欄階路割切石材八  
百餘其事可言奇矣橋南有萬松亭旁有醴泉其地獨高南屏  
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行林厓山水自南來入之南眺博山去  
水不遠程君驥言水經浙江注云逕其縣南博山讀史方輿紀

要浙江海引防險說云浙江之源始於夥之林厓山一線之源  
合流萬壑是依鄞道元言浙源為武嶺水程君居田段葉君居  
村心孫君學道居古築三人皆能道古皆家臨此水共持此議  
水又東行至汪村合方家嶺南水逕余村東余村於此構雙溪  
書屋又東行逕田段北又東行過間場舒家林水舊庵水自北  
來入之間場當縣治南古橫江所由名也瀾文波色有浩渺煙  
霞之觀矣又東北行過葉家灣會章山南水石鼓山水吉陽山  
西水東行至石山

石山會諸水在縣東南十里連山夾峙播液發靈清淺則鳴漱  
盈滿則奔駛東至潘山東頭嶺水自北來會之

潘山水出東頭嶺南逕西遞東又南行西遞西水自北來入之  
西遞在府西舊為鋪遞所由東頭嶺東路則出東亭橋西遞水

吳世類稿

卷八

水

又南行長演嶺西水自東來入之山壞樹木蒙密春花上浮木  
杪望之不見土石又南過十里鋪橋又南行出潘山東行合石  
山上水託坑水自南來入之又東行逕黨峰下望塔院趾盤嶠  
挺東逕規壘迴沈澗池最深靜處也金村水自北來入之  
金村水出長演嶺南會石墨嶺西水逕金村出規壘會經流東  
行逕循洋臺山後舊有龍屯依山踞崖泓水澄澈人屢擾之龍  
乃徙去循洋水中釣臺矗立波際乾隆戊申邑人王毅程學禧  
胡德蕩等於崖間新開魚亭路構亭以息行人巒影送青波光  
激素負擔息肩者亦躡足掉頭若有評賞則知雲水怡曠智愚  
同心矣又東逕金鐘潭俗言黃堆山西林寺舊有金鐘朝旨昇  
進鐘至此入水金石交不解遂棄之山水相遭自傳空巖耳佞  
佛之言固難究詰也又東行石墨嶺東水自北逕樵貴谷來入



之其地舊有桃源書院歲久傾廢又東逕桃源洞下又東插坑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石門坦石門山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至魚亭會魚亭水亭在縣東南三十里在魚亭山北五里寰宇記云西江魚船至祁門縣舍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故云魚亭咸淳志云黟舊有四亭入墅魚亭其一也方輿家以為停留之停未知是否按魚亭之魚必不指西江魚船若亭墅之亭本是停留之義亦不須疑也八墅今止有奇墅

魚亭水出楠木嶺東東行至水村會黃荆庵山青嶺山水東行逕喬嶺瑪川至魚亭出永濟橋東南逕攏風灘灘上舊植柳數百株曾經流東南行考川水自西南逕李村來入之牌嶺水自南逕霞阜來入之又東南會鸞岡水

鸞岡水出源嶺南逕止坑又東南逕鸞山東又東南逕苦竹林

**癸巳類稿** 卷八

又南逕艾坑又南至鸞岡會經流又東行復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入休寧界

休寧東亭橋在黟界東十里故黟地也納黟羊棧嶺南水水出嶺南南行逕盧村考溪源水自西北來入之又南逕際村邑溪源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十都南湖水自北來入之南湖者十都引邕溪水環注村中而瀦於湖上植桃柳其水淵渟荷菱發香鱗遊不浚湖東偏有石特高起湖水由堤下出又東南行橫山梓嶺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東山下北莊嶺北水自南來入之又東過珠嶺下裏田方坑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奇墅又東為魚山溪又東逕社禾木坑水自北來入之吉陽山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潭口阜嶺水自北來入之又東行珠川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木魚大塢水自西來入之又東

逕王村王塢葉村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源嶺東南水吳村水自西來入之又南逕程村府均水自北來入之又南逕噶潭潭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石壁削立水觸石盤渦面狹底闊深不知尋丈宋嘉定時歲早郡守禱祀得雨為立龍神祠潭南岸有怪石三數卓立如人鄉人呼為石新婦又南行出東亭橋休寧謂之北源水至白茅渡會鸞岡以上水新安志記吉陽水云至白茅渡入縣界專言吉陽水者時章水入吉陽也云入縣界者蓋休寧記納黟水之文羅君誤編入黟縣中其致誤之由可知今府縣志乃言吉陽水過噶潭白茅渡會橫江章水出石山是讀宋人之書而不知其意又不知吉陽有東西兩水而移噶潭白茅渡於古城古溪沙田之間不辨地里所在矣

休寧東夾溪橋在黟縣界東三十八里故黟地納黟東坑水水

**癸巳類稿** 卷八

出東坑東行逕里仁又東南行夾溪歷舍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南行梓坑水自西來入之又東行入休寧潘村界阜嶺北水自南來入之又東逕休寧藍田出東夾溪橋休寧謂之夾源水會東亭以上水東行為新安江下為浙江古漸江水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宋祁校云漸水入沅疑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浙字此宋時官校交課者之妄也羅願新安志云漢志蠻夷中唐盧播注山海經引之作率山今休寧張公山與山海經合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戴氏震云漢志夷字衍蠻中應作率山今檢漢書地理志言出微外出塞外者水首見此縣而源在微塞外也其源在此縣而地未闢者則言出蠻夷中北地郡歸德縣云洛水出北蠻夷中郁郅縣云泥水出北蠻夷中漁陽郡白檀縣云濡水出北蠻夷中

此濡即濞也本誤作油瀕



注野鴨反此依水經謂與此南蠻夷中相對知蠻非率誤中非水注引是晉魏時本  
 山誤夷字非衍說文落夷字耳言蠻夷者吳志屢言討平山越後漢書度尚傳言杭徐試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漢時南方置縣皆大如今湖南地兼苗族臺灣地兼番族時山越即蠻夷由戶籍不同今張公山自有水入漸江校量道里章水源更遠也  
 會於石埭河口者夥之方家嶺北水水北行逕王村又逕猗徑塘上水自南來入之昔嘗讀書猗徑汪氏莊屋在水東常倚徙不去文境符合而李義山集中無此語蓋佚篇矣又北逕大星其北雙河口葉村水自西來入之葉村山水做靜夏夜無蠶虫又自雙河口東行至柱杖村石埭大嶺嶺西北水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行至廂口又西北行至太平林村章山北水自南來入之  
 章山北水北逕章溪出水案有長坑水自西來入之五溪山水自東來入之又北逕太平登塔橋會於林村又會於石埭河口羊棧嶺北水出嶺北逕樵樹下北行牛泉山牛泉坑水自東來入之又東北逕太平油竹坑宏潭會於石埭河口由涇南陵蕪湖入大江高淳縣志丹陽湖有三源其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為舒泉按舒泉以經石埭舒姑泉下得名其入高淳湖亦以東壩未築時言之  
 豎水清而不寒其味甘水深淺皆見底多石骨邑人多飲井水味尤腴云水從土中過能養人船至魚亭簾至石山

駐劄大臣原始

太宗文皇帝滿洲國天聰九年得傳國璽於元小王子裔察哈爾林丹汗先是林丹汗屢犯邊睿親王征之林丹汗走死其蘇泰福晉以其子額哲籍收來歸封額哲親王游牧義州於是時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天聰三兩旗會於天眷盛京台辭上  
 尊號明年太歲丙子改元是為我  
 大清崇德元年崇德三年正月左翼土默特天聰六年歸來歸奏喀爾喀札薩克圖汗犯歸化城二月丁酉  
 太宗親征出邊科爾沁天命四年札賚特命奈曼天聰元年教漢元札魯特二阿魯科爾沁六年四子部落七茂明安八年巴林二翁牛特七年烏珠穆素八十一部從征又鄂爾羅斯都爾伯特天聰七年歸來歸吳拉忒喀拉沁天聰七年歸來歸  
 歸高齊特克什克屯天聰八年歸阿霸孩蘇尼特鄂爾多斯天聰九年歸未赴調不列又阿勒哈納爾於崇德時來歸皆為內札  
 薩克王子過與安嶺而明之邊臣懼喀爾喀侵軼以大清兵報示之喀爾喀探之而信遂遜是年明崇禎十一年也  
 三月喀爾喀三汗使來六月設理藩院治各蒙古事七月丁卯諭遣喀爾喀使漠北喀爾喀西域厄魯特皆元故臣也元裔察哈爾既臣服而札魯特奈曼敖漢巴林又喀爾喀舊部故  
 太宗諭召喀爾喀喀爾喀亦元青吉斯汗後也是年厄魯特伊札胡圖克圖下宰桑十七人來朝七年西藏黃教第五輩達賴喇嘛班禪胡圖克圖和碩特額實汗使人來朝約同行善事第五輩達賴阿旺羅卜藏嘉睦燦額實汗孫也先是唐古特四部曰青海曰喀木曰衛曰藏額實汗逐唐古特汗自處青海喀木而以藏衛處達賴班禪乃逐紅帽大寶法王花帽二寶法王



帽三寶法王是以額實汗與達賴班禪三使同來時自藏衛青海東北行阻於喀爾喀額實汗又與別部厄魯特不睦使者自言繞伏敵之國行經四萬里也始者蒙古番子尙紅教宗喀巴者為觀世音化身學紅教於薩迦廟而忽歸黃教二弟子達賴班禪轉世行教持咒至驗當明中葉時已出紅教上番部向服喇嘛下設第巴第巴下始為汗王東西南北數萬里視為天神喀爾喀以入藏隔於厄魯特則自別奉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而亦本於宗喀巴藏衛二喇嘛卜言東土有聖人出當一統故遣使貢方物以振興黃教為言八年賜達賴班禪書喀爾喀託雅泰等來歸時欲全收喀爾喀而太宗賓天

世祖章皇帝御極受朝時喀爾喀使臣在列也是年天下定三

部喀爾喀無事順治二年撫額實汗鄰部西寧暨河西各土司三年蘇尼特騰吉思與睿親王不合借公主北走投喀爾喀我兵追之圍舍圖汗子及碩雷汗子以兵五萬迎騰吉思我師敗之初喀爾喀欲害公主騰吉思哭曰太宗皇帝仁育萬國我奈何背恩害公主耶喀爾喀乃止我師亦迎公主還五年喀爾喀來犯喀倫敗去六年二月睿親王征姜瓖欲並征喀爾喀行三日馬瘠道乏水止八月瓖誅十月徵教漢札魯特察哈爾烏喇特土默特四子部落兵征喀爾喀至喀屯布拉特不見賊而還七年厄魯特渾台吉使來朝九年達賴喇嘛朝京師築北黃寺居之其行也接見於

南苑德壽寺賜金冊印遣王貝勒等護送之

賜厄魯特額實汗金冊印十年圖舍圖汗車臣汗兩部喀爾喀掠巴林部又來索歸順同部蒙古命宣威大將軍安親王岳樂討之尋以喀爾喀人貢撤兵十三年厄魯特糾邊夷入犯西寧劫奪牛馬拒官兵

詔大臣至西寧衛訊理按例賠償番子在明屬蒙古者歸厄魯特聽納進其舊屬明者役於中國厄魯特不得為寇災番子自西寧北沿甘涼西至回地南自河州以南至四川各邊抵察木多南迄雲南在唐為吐蕃後分二三百部不相統忽弱忽強明人謂之海寇明季厄魯特自甘涼北邊越中國地橫侵之遂役

於厄魯特厄魯特居青海者和碩特最強其他土爾扈特輝特喀爾喀寄牧十八家時時盜竊遂移歸鞏總兵於西寧衛以鎮之十七年

詔禁歸化城喇嘛私往厄魯特喀爾喀十八年賜喀爾喀丹津喇嘛敕印時喀爾喀七部跳梁漠北厄魯特四部據西域維羅斯特渾台吉最強盛伊犁雅爾額爾奇斯烏魯木齊巴里坤縱橫五六千里皆所轄和碩特額實汗既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據有其地之圖伯特眾勢俱張盛甚

世祖時天下初定聖祖仁皇帝嗣位四輔臣未遑治也康熙三年喀爾喀貝勒古木布伊爾登來歸四年台吉巴爾布冰圖來歸十年禁藏中唐古特喇嘛無故來京十三年

賜喀爾喀札薩克阿海岱青喇嘛敕印時吳三桂反三桂與達

接見於



賴喇嘛通好達賴為三桂請赦罪不許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反先是額哲卒弟阿布奈襲阿布奈以罪禁錮立其子布爾尼至是吳三桂反調其兵南征布爾尼遂反

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及副將軍圖海討之布爾尼走至札魯特費勒蘇台科爾沁部沙津赴調遇而射之殪乃分其眾

為入旗移宣化大同邊外西至歸化城東至克什克屯北至內札薩克各旗南自太僕寺牧廠中抵朔平邊是年青海諸番部

與厄魯特戰有功十六年厄魯特綽羅斯特破青海和碩特初綽羅斯特渾台吉卒子僧格立僧格為其兄車臣巴圖魯所殺

立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弟噶爾丹入藏為喇嘛還伊犁殺索諾木阿拉布坦而遣使乞封於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封為

準噶爾博碩克圖汗是為準噶爾其款曰厄魯特其部曰衛拉特古曰瓦拉其居曰伊犁其派曰綽羅斯特噶爾丹既立取青

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往青海殺車臣汗擄其人畜歸五月甲午使來告功進所獲弓刀

聖祖却之是時聖祖方銳意討三藩亦未暇治噶爾丹噶爾丹經歷既多能忍

多謀所屬人又最强悍耐苦戰其所破者回部之撒馬爾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羌喀什噶爾察拉木土魯番哈密皆

素號強富敵戰之國噶爾丹所向皆摧服屬之又約束都爾伯特輝特南向威令至衛藏喀爾喀者全據古北匈奴地元人所

由起也西域原所制自厄魯特日習戰鬥武藝遂強喀爾喀自阿魯泰時已不及之其地皆負俄羅斯俄羅斯為近百年城外

絕大之國東南接漢南則又皆我內札薩克以是局促益不及

厄魯特又內亂年饑人心離散圖舍圖汗又執札薩克圖汗殺之而奪其妾策凌三部亂

聖祖憫之二十五年春使大臣偕第五輩達賴喇嘛使為之和解第五輩達賴已於二十一年死矣初達賴既立噶爾丹又通

吳世璠雲南書噶爾丹以為可挾而逞也及其死則使藏第巴桑結偽為達賴猶在者言喇嘛入定不見人中固未之知也達

賴使行噶爾丹使其弟多爾濟札布台吉隨覬之以圖舍圖汗待達賴使無加禮焉圖舍圖汗圖舍圖汗怒殺多爾濟札布台

吉與師攻噶爾丹噶爾丹大憤謂喀爾喀大悖逆不敬佛乃敢輕蔑喇嘛使又殺其弟遂使喇嘛千餘人入游牧於喀爾喀三

十六年九月圖舍圖汗以噶爾丹分兩路入占牧地出兵迎擊不勝即亦安之噶爾丹遂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矣喀爾喀探

之無其事喀爾喀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三十七年聖祖遣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備邊兼約達賴喇嘛使和解之噶

爾丹故與謀達賴喇嘛事者使至又偏護噶爾丹噶爾丹既至則壓喀爾喀而軍游牧喇嘛從中應之圖舍圖汗倉卒拒戰大

敗傾國東走時俄羅斯方與我爭雅克薩用兵四十年矣聖祖意不欲與戰俄羅斯新汗亦請和既有成約內大臣索額

圖等奉使經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揚言大兵來救已六月庚申使來乞援使臣不許阿爾尼亦入於軍

丁卯噶爾丹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得畢使事噶爾丹復踐之喀爾喀部落散亡牲畜盡其地皆空噶爾丹據之圖舍圖汗

札薩克圖汗子厄爾克阿海巴明車臣汗子烏墨特及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前後糾餘眾投漢南叩關求撫



聖祖以此

太宗聖意也收而贖養之又以曲在喀爾喀

遣使慰噶爾丹使率眾西歸噶爾丹兼有西域回部青海漠北

則益驕蹇不奉

詔二十九年侵託多厄爾德尼又揚言來侵昆都倫五月遂犯

汎界至烏爾會河當是時

聖祖既平三藩定龍蜀收臺灣和俄羅斯天下無事以噶爾丹

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游牧也六月辛

丑集大臣於朝

下詔親征賊既破喀倫復東趨越烏爾布通而南距京城僅七

百里甲申遣人齎

教諭之七月乙未據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師出古北口壬寅

癸巳類稿

卷八

駕至邊牆噶爾丹久來其書言喀爾喀我仇也因遣老關入

天朝汎界我在

大皇帝道法中不敢妄行因乞圖舍圖汗及哲卜等丹巴胡圖

克圖乙巳突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師出喜峰口康親王信郡

王奉

命屯歸化城噶爾丹書以六月二十七日丙戌發明日丁亥噶

爾丹北去至烏爾布通撫遠軍及之噶爾丹大敗奔高山頂相

持久之始得去我師追之噶爾丹頂威靈佛立誓不復內犯捷

奏至烏朱穆素

御營八月己未朔

迴鑾丙寅

還宮丁丑

噶爾丹使達賴喇嘛領厄魯特各台吉上

尊號

聖祖既疑達賴喇嘛數偏護噶爾丹長惡作慝無勸誠意其道

行不類噶爾丹又久據漠北不肯歸虛言頌揚無為也却其表

貢物發還三十年四月丁卯

聖祖出塞五月

駐蹕獨石口外多倫諾爾喀爾喀三汗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

及各台吉朝見皆還其職以其七部為三部東路曰車臣汗烏

巴什中路曰圖舍圖汗察理多爾濟西路曰札薩克圖汗策妄

札布為三十七旗此本數也今茲暫指游牧地使比內札薩克

四十九旗本五十九旗歸北城土默特兩旗復

癸巳類稿

卷八

詔建業宗寺以示興黃教癸卯

還京師三十一年以前征噶爾丹時烏鎗便利之火器營朝鮮

國王進烏鎗三千桿得

旨嘉獎永停朝鮮黃金及藍青紅木棉布貢三十二年達賴喇

嘛入貢

賜第巴桑結爵藏王罷西寧番族給蒙古納進例是年噶爾丹

兩遣人窺根敦岱青三十三年正月噶爾丹居庫克朝東之杭

幾爾察克窺根敦岱青無所獲遂侵喀爾喀又誘喀爾喀札薩

克板歸舊游牧喀爾喀以

聞是年

賜西藏第巴金印

頒三十四年時憲法列蒙古各游牧節氣三十四年二月噶爾



丹奏索圖舍圖汗及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七月又奏言之八月犯汎界至克魯倫河搶掠那睦札爾託音

彰衫穆巴岱青墨爾根濟農謹備之噶爾丹使私約喀爾喀圖舍圖沙津為內應夏

駕行圍木蘭沙津奏之得

旨誘之求於是噶爾丹進屯巴顏烏關三十五年二月丙辰

聖祖親征出獨石口過噶爾圖至西巴勒台

遣人諭之且告以

皇帝出塞爾當來決戰若不戰而逃是無恥也噶爾丹亦偽言

傾國東來且借俄羅斯兵六萬至

大軍遂進至枯庫車爾噶爾丹猶不信

親征也內行至克魯倫河登北孟納爾山望見布隆

泰母類稿

卷八

三 求日蓋齊列

御營黃幄布城網城大驚遁去五月

駕至克魯倫河獲其輜重噶爾丹趨西路軍於土喇河於是北

路平北大將軍馬思哈至巴顏烏關投討而西路撫遠大將軍

費揚古將軍孫思克康調元邀噶爾丹於特塔克濟敗之轉戰

至昭莫多大敗之斬其妻阿努喀通殺帳下厄魯特二千餘人

又降其丁壯獲其牛羊一千餘萬噶爾丹既懾於

聖祖威靈不敢敵其所喪亡又皆部中精銳則自盡殺其部中

婦女老弱輕騎以逃道中遺棄渾脫及贖酪無算我軍盡收其

逃散部落捷奏至

聖祖自克勒和碩迴蹕

御筆銘察罕七羅拖諾山昭莫多各三十二字八月策妄阿拉

布坦使來甲午

諭策妄阿拉布坦送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者索諾木阿拉布坦弟也噶爾丹殺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借策妄阿拉布坦逃居土魯番畏噶爾丹故恭

朝命時噶爾丹居札薩克圖之博羅烏那罕空津札巴哈九月聖祖以噶爾丹窮蹙欲降之

親巡塞外十月至白塔進至鄂爾多斯旗噶爾使人來

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示以待喀爾喀

恩例招撫之

諭之日以七十日為期噶爾丹若不親至者必進兵矣十一月

自東斯埃班師

命理藩院豫立台站自獨石口至寧夏並察勒行途宿次以待

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款息曰天下入果不相同

癸巳類稿

卷八

三 求日蓋齊列

中國仁聖太平皇帝神靈奇異我所屬之人皆往屬之矣爾至

大皇帝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商之因泣下使者至

漏言於我大臣

聖祖聞而憐之故益欲其降而噶爾丹卒不至是年哈密內附

三十六年二月丁亥

親征駕出寧夏策妄阿拉布坦與哈密回子都拉達爾罕執送

噶爾丹子色布騰巴爾珠爾而噶爾丹逃於薩克薩圖呼魯克

之南格爾特哈朗古特

大兵循賀蘭山而西時方得達賴喇嘛詐偽事乃

降收召噶爾丹我使至薩克薩圖呼魯克噶爾丹遣人受書去

不報

聖祖親征時第巴桑結遣尼瑪瑪胡圖克圖至具言達賴以戊



年故今十六年小達賴生十五歲矣達賴遺言小達賴有避忌不宜參拜故未具奏今案其期達賴以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迎呼畢爾罕坐牀振興黃教是在

大皇帝求

大皇帝勿豫示人並封進賴臨終牀簀尸鹽拌像

聖祖以其事神異且十六年兵戈之劫情事悉合

許為秘之使尼瑪瑪胡圖克圖固封表文拌像而遣之歸約以

十月後再入

觀而第巴又自遣使於策妄阿拉布坦我使臣於三月約策妄

阿拉布坦兵擒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兵已行路遇第巴使呼

曰達賴死十六年矣小達賴今年坐牀爾等各按本生無妄起

兵也策妄喇拉布坦聞之即率眾遙拜哭歸此番番使者遺奏

癸巳類稿

卷八

聖祖以其事已昭布即追尼瑪瑪胡圖克圖還閭三月壬午

御行營傳齊大臣及各蒙古使尼瑪瑪胡圖克圖開密封出表

讀之及開拌像函而頭已墮落在旁尼瑪瑪胡圖克圖大驚仆

於地眾蒙古皆合掌數異曰

大皇帝十六年來疑喇嘛今知喇嘛已死十六年十六年事果

非喇嘛所為益信

大皇帝明並日月且至誠振興黃教喇嘛已死亦當感護法之

意於是以其事

直示各札薩克為第五輩達賴喇嘛誦經致贈拌像者以第五

輩達賴尸鹽證第六輩達賴化身古番王鑄像遺意也忽示凶

兆藏中皆危懼藏中初比噶爾丹秘達賴事又阻班禪胡圖克

圖不與中國通至是噶爾丹失所恃薩克薩圖呼魯克獸已盡

部欲離散妻子死亡以戀喀爾喀地舊部多為策妄阿拉布坦

裹去策妄阿拉布坦復於阿爾泰伺之噶爾丹不敢西使人入

藏至青海又被獲不能達所至之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

噶爾丹心迷惑壬辰於阿察阿木塔台仰藥死其將死也欲自

殺其幼子策凌撒魯布女忠濟哈既念色布騰巴爾柱爾在中

國安樂

聖祖又屢詔召之必非欲置之死已以倔強故至此於是僅自

戕其族丹濟拉以其尸及子女來歸至阿爾泰策妄阿拉布坦

李之丹濟拉自以其屬人來降四月庚戌朔

聖祖御筆銘狼居胥山三十二字甲寅

迺整使責策妄阿拉布坦使歸噶爾丹尸及其子女乃謂其尸

已焚三十七年八月始來歸其母四十年九月來歸其女朔漢

癸巳類稿

卷八

聖祖以其事已昭布即追尼瑪瑪胡圖克圖還閭三月壬午

平受賀立碑告成太學以漠北地

賜喀爾喀塔爾巴哈台山以東為札薩克圖汗居杭愛山自鄂

爾渾河以東為圖舍圖汗居土喇河自肯特山察罕齊老山以

東為車臣汗居克魯倫河東至黑龍江庫倫諾爾南至各內札

薩克西至雅爾北至俄羅斯界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以

準噶爾舊游牧地

賜策妄阿拉布坦

授色布騰巴爾柱爾頭等侍衛後又嫁忠濟哈於侍衛沙克都

爾於是策妄阿拉布坦還和博克薩里收僧格舊人及噶爾丹

餘眾復成西方大部落當

聖祖出塞顧實汗子札什巴圖倫等八台吉有勞績

賜親王公爵顧實汗部曰和碩特為四衛拉之一其子在藏為



達賴汗傳達顏汗至拉蘇汗在青海為鄂齊爾圖車臣汗為阿  
拉善王噶爾丹以密親殺車臣汗而阿拉善王逃入中國  
聖祖指與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至是八家復振策妄阿拉  
布坦既立亦娶和碩特拉藏汗姊窺藏中殷富欲奪之則先計  
奏藏王第巴桑結處事不公三十九年又奏書欲攻青海

詔青海勿輕動四十一年以青海番族日繁

命喇嘛商南多爾濟招撫清釐之即留辦青海事四十二年札

什巴圖倫孫羅卜藏丹金襲親王四十四年拉藏汗殺藏王第

巴桑結桑結既首達賴事則傾心內附拉藏汗受策妄阿拉布

坦唆使故殺桑結中國亦以其先懷欺謾不之究也初第六輩

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噶爾藏嘉睦榮出襄塘才二年青海各部

落請於西寧塔兒寺坐牀塔兒寺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有

塔山為宗喀巴出世地胞衣埋焉後人就其地立寺黃教祖廟

也而藏中別訪呼畢勒罕博克達立之班禪欲入

觀又禁絕之

聖祖以桑結既死恐策妄阿拉布坦據博克達為亂四十五年

詔取之歸京師而送噶爾藏嘉睦榮入藏時和碩特輝特皆歸

順獨緯羅斯特有異議其使在藏跳梁不奉

詔五十二年

封班禪胡圖克圖為班禪厄爾德尼

賜金冊印

察其欲求朝之誠也衛拉特分四部時曰緯羅斯特曰都爾伯

特曰上爾扈特曰和碩特土爾扈特與緯羅斯特不協率眾北

歸俄羅斯俄羅斯處之於額濟納河濱而都爾伯特分出一支

曰輝特仍為四部策妄阿拉布坦取拉藏汗姊又娶土爾扈特  
阿玉奇汗女離間阿玉奇子散札布台吉攜眾萬五千戶至而  
沒入之阿玉奇嫂攜其子阿拉布珠兒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  
坦聞之不得歸又不使阿玉奇入藏熬茶阿玉奇使來貢方物  
聖祖厚賜之策妄阿拉布坦邀奪於路而絕土爾扈特貢道阿  
拉布珠爾歸路斷則自藏投中國

聖祖賜以游牧方思所以送之歸者而阿玉奇貢使假道俄羅

斯至五月使職方郎中圖理琛由俄羅斯報之阿玉奇妹和碩

特鄂齊爾圖車臣汗妻也車臣為噶爾丹所殺攜其女歸依阿

玉奇即以妻阿玉奇子阿玉奇又故渾台吉外孫我使臣至阿

玉奇全家念

聖祖所以待阿拉布珠爾色布騰巴爾柱爾忠濟哈及阿拉善

王者無不咸泣爭置酒請使臣請

大皇帝安阿玉奇妹語尤切圖理琛之歸也阿玉奇曰我遣貢

必經俄羅斯數則厭慮阻遏我我屬俄羅斯持彩衣冠俱不同

我終歸中國矣垂涕而別阿玉奇欲來歸道不通阿拉布珠爾

亦遂游牧甘州邊外策妄阿拉布坦左右兼并馳突奔逸不可

制將窺藏

聖祖賜之敕不得騷擾唐古忒而策妄阿拉布坦於五十四年

反來侵哈密青海及土默特還犯巴里坤哈密游擊潘至善等

擊之敗去我前使國理琛移書俄羅斯西畢爾斯科噶喇林馬

蹄飛費達拉魚特收其逃亡策妄阿拉布坦聞之亦不敢復東

拉藏汗既殺第巴桑結則日昏憤以策妄阿拉布坦姊夫也子

丹衷又娶策妄阿拉布坦女密親可恃一聽策妄阿拉布坦唆



使策妄阿拉布坦於五十五年十月遣台吉大策楞敦多布領  
綽羅斯特六千人徒步襲戈壁晝伏夜行五十六年七月至藏  
至則殺拉藏汗盡并其眾入布達拉廟搜喇嘛重器送伊犁留  
大策楞敦多布守藏以拉藏汗印與第巴達則遂據達賴喇嘛  
博克達以自重又自將攻青海和碩特拉藏汗一子其一丹衷  
在伊犁依婦居其一索爾札游牧青海策妄阿拉布坦攜之歸  
既至伊犁有告丹衷誑咒者策妄阿拉布坦怒殺丹衷而以其  
妻博特洛克妻唐古特之輝特韋徵和碩齊以歸道哈密為我  
師所敗也與師來犯於是振武將軍傅爾丹駐兵阿爾泰靖逆  
將軍富寧安駐兵巴里坤是年城哈密五十七年置靖逆衛赤  
金衛柳溝所我師經理衛藏出打箭爐裏塘而是年我將軍額  
倫特都統色倫額提督康泰進兵至哈喇烏蘇糧餉為賊所截  
祭已類稿 卷八  
軍士皆沒五十八年協理將軍祁里德偕富寧安兵至闕展傳  
爾丹兵主格爾額爾格策妄阿拉布坦方策應我西北路兵而  
五十九年我師已南入藏平逆將軍貝勒延信兵出青海大策  
楞敦多布來逆敗之定西將軍噶爾弼出打箭爐達瓦里章巴  
者青海人也於裏塘謀逆副將岳鍾琪於五十八年誅之拉里  
黑喇嘛自稱河州喇嘛迎師而陰遣番子截奪軍糧將軍覺亦  
誅之先是三十九年桑結遣昌側集烈等據明正土司四川提  
督唐希順誅之四十七年準噶爾擾藏工布土司死守不下至  
是降於岳鍾琪察木多亦納款大策楞敦多布逃回伊犁是年  
增西寧火器兵二千五十四年置赤金靖逆二衛五十九年傳  
爾丹進兵蹂躪烏闐呼爾吉屯牧賊兵北顧撫遠大將軍固山貝  
子允禔鎮青海延信等帥江寧杭州荆州滿洲兵四川雲南山

癸巳類稿 卷八

東緣營兵於八月由察木多送達賴喇嘛噶爾藏嘉睦察入藏  
九月庚午達賴喇嘛噶爾藏嘉睦察坐牀我師誅厄魯特各喇  
嘛取厄魯特所立達賴喇嘛博克達及桑結妻子歸於是康衛  
藏阿里東西六千五百里南北五千里俱定六十年九月丁巳  
立碑於達賴所居之布達拉昭地  
聖祖御製文也六十一年我師進駐烏魯木齊策妄阿拉布坦  
既失達賴則自於伊犁河濱立固爾札廟以奉喇嘛以五十六  
年所劫布達拉供器寶之尋使人至雍正元年正月丙午  
世宗憲皇帝命大臣傳諭其使臣以我  
聖祖之恩不可再違策妄阿拉布坦當自戕尋  
命撤阿爾泰巴里坤兩路大兵定準噶爾使臣在第三班朝鮮  
使後上朝而策妄阿拉布坦無回奏是年置安西衛及沙州所  
祭已類稿 卷八  
青海喇嘛及親王羅卜藏丹金丹津渾台吉等糾蒙古番子犯  
邊  
命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討之毀西寧衛郭隆寺大通衛郭莽寺  
師出青海十月降貝勒貝子公台吉二十餘人撫其眾數十萬  
編喇嘛所屬奔拉番子為佐領二年二月戊午奮威將軍岳鍾  
琪領兵復出青海壬申大捷獲羅卜藏丹金母及輜重歸三月  
庚辰奏凱四月壬戌  
行受俘禮誅惡頭目助逆者六月乙酉立碑太學  
世宗御製文也十月岳鍾琪復出師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  
羅卜藏丹金逃青海故隸四川雲南邊外於是分其地  
賜各蒙古又移山北厄魯特居之置大通衛兵而增西寧西二  
千里哈吉爾西北二千一百里塞爾騰馬步兵五千人城布隆



吉爾置安西衛青海與準噶爾故世姻也亦世仇羅卜藏丹金  
卒歸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楞立能用  
其父人亦卒匿羅卜藏丹金而與和碩特修好給索爾札及丹  
衷子班珠爾戶策妄阿拉布坦又一女曰達什色布騰亦嫁和  
碩特羅卜藏策楞噶爾丹策楞謂羅卜藏策楞欲歸土爾扈特  
則執之亦以達什色布騰與韋徵和碩齊久之藏中熬茶使通  
噶爾丹策楞不忘藏地也適羅卜藏丹金謀殺噶爾丹策楞為  
所覺即執之欲送中國而奏書言其父已成佛矣已欲振興黃  
教使天下眾生安樂

世宗怒責以非伊分位所當言而噶爾丹策楞方與藏中阿勒  
布巴隆布奈札爾奈等謀奪康熙五十九年中國所立拉藏舊  
臣貝子康濟察推舉藏地治吉頗羅察以聞三年

祭田類稿 卷八

三 東日查黃

命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征之時雲南兵由中甸察木多入藏是  
年改西寧衛為西寧府築西寧西北大通白塔永安三城皆屬  
西寧府設青海辦事大臣署分青海蒙古二十九旗設大通總  
兵又升沙州為衛而以靖遠之柳溝所隸安西四年岳鍾琪移  
甘肅貧民屯田沙州改柳溝所為衛青海番子地升科以河州  
歸德所隸臨洮五年建安西鎮于大灣城都爾伯勒津移安西  
衛治之收西寧各寺明國師禪師敕印是年藏中殺康濟察改  
中甸維西屬雲南六年噶爾丹策楞來犯噶斯我師擊敗之獲  
其將喇楚克六月青海台吉諾爾布反於屯格里我師擒之吏  
部尚書查耶阿至藏奉  
命誅阿勒布巴等十一月打箭爐西裏塘建惠遠廟移達賴喇  
嘛居之時噶爾丹策楞勢熾懼其篡取之也十二月封頗羅察

為貝子使總理藏事七年四月壬寅以征噶爾丹策楞告  
太廟免甘肅錢糧募增甘肅各營馬步戰兵守兵以傅爾丹為  
靖遠大將軍巴賽及查弼納為副將軍會岳鍾琪出師是年收  
巴塘裏塘屬四川八年正月遷達賴喇嘛於噶達適噶爾丹策  
楞有送羅卜藏丹金信至五月兩大將軍皆入朝請  
訓以提督紀成斌護寧遠大將軍巴賽護靖遠大將軍噶爾丹  
策楞鏡之十二月使小策楞敦多布及梟將馮木特以二萬人  
劫西路牧廠於科舍圖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拒之賊獲利去  
九年四月傅爾丹進屯科布多築城居之六月噶爾丹策楞來  
犯傅爾丹拒之軍敗於和通淖爾副將軍巴賽查弼納皆戰歿  
當是時西路寧遠營巴里坤馬廠被劫北路靖遠營科布多又  
失事西路聞之則使提督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

祭田類稿 卷八

三 東日查黃

亦兩路設兵大策楞敦多布駐華鄂爾奇斯小策楞敦多布駐  
喀喇鄂爾奇斯我北路軍營改屯察罕澳爾噶爾丹策楞乃率  
二策楞乘勝鳴角東趨犯喀喇鄂爾奇斯郡王策楞勒兵  
敗之噶爾丹策楞遂去晉額駙策楞和碩親王授大札薩克時  
圖舍圖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分二十旗與策楞為賽音  
諾顏札薩克親王部 今二十二旗圖舍圖亦二十旗以鄂爾渾河以東至喀魯  
特哈河為游牧以翁金河為王庭其喀魯特哈河以東屬圖舍  
圖汗自是喀喇鄂爾奇斯四部十一月傅爾丹改振武將軍以振武  
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為靖遠大將軍進屯科布多又以康親王  
為撫遠大將軍是年城巴里坤十年塞卜屯策楞納木札爾自  
烏魯木齊擾哈密岳鍾琪遣曹勳紀成斌敗之七月以張廣泗  
護寧遠大將軍賊又犯科布多噶爾丹策楞潛越阿爾泰察罕



溲爾杭愛山搶奪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副將軍丹津多爾濟拒之值額駙策楞入

觀噶爾丹策楞突至據其地額駙聞之斷髮誓復仇疾馳歸力戰敗之噶爾丹策楞棄輜重走追之自辰至午即又大敗之斬

其泉將喀喇巴圖魯又率喀爾喀二萬於喀喇森齊淖爾蹶之又敗之於鄂爾渾河厄爾德尼昭賊三萬人殘盡敗卒由歸化

城下綏遠將軍馬爾賽擁兵不出賊始一脫去乃斬馬爾賽凡兩創噶爾丹策楞額駙超勇親王策楞功最多十一年設安

西道分青海南巴喀地居西寧四川西藏中者玉書納克書等番子三十九族四千八百八十九戶隸駐藏大臣建西寧廣惠

寧佑二寺復郭莽郭隆舊制以安黃教署寧遠大將軍查那阿副將軍張廣泗駐西路七月以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代錫

保駐北路烏里雅蘇台尋移科布多十二年春我師越厄爾齊斯探擊賊賊移帳去噶爾丹策楞下令部中通察所掠人數時

我師守巴里坤賊不能南侵又懲厄爾德尼昭之敗也不敢深入以是欲罷兵七月庚子

世宗召王大臣問應罷兵與否莊親王允祿等言應剿之大學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剿兩議上

高宗純皇帝時為寶親王言應罷兵世宗憲皇帝即降旨罷兵八月量撤北路兵畫哲爾格西拉呼

魯蘇為界準噶爾兵事利息是年春布魯克巴巴勒布入貢布魯克巴在天竺北藏西南巴勒布亦藏西南邊外圖分三汗曰

布彥汗曰葉楞汗曰庫粘睦汗與布魯克巴同遣使入

覲十三年撥兵駐防鄂爾渾於厄爾德尼昭迤北築城戍之而

癸巳類稿 卷八

遣使送達賴喇嘛入藏設河州鎮改大通為協乾隆三年移臨洮歸德所屬西寧噶爾丹策楞遣人來請以阿爾泰山為界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札布堪

高宗純皇帝許之撤兩路大兵準噶爾得入藏熬茶如故而噶爾丹策楞復於固爾札廟南增立海努克廟自奉喇嘛凡衛拉

供喇嘛者九集賽萬六百戶喇嘛六千餘人是年章嘉胡圖克圖為達賴喇嘛請巴塘裏塘地時維西土司喇嘛廟巴塘裏塘

最宏麗以達賴所降生也故章嘉為請之詔以巴塘裏塘商稅賜喇嘛地仍內屬四年進封頗羅奈郡王

十年噶爾丹策楞死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立而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執其政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聞其姊欲自立為叩

肯汗叩肯汗者俄羅斯女汗號也則繫其姊而亦無威儀智略至以夜出偷狗為樂其先世雄策之風盡矣鄂蘭巴雅爾之夫

曰撒音伯勒克輔噶爾丹策楞幼子喇嘛達爾札攻執之篡其位而達爾札昏暴益甚其宰桑撒拉爾率千戶來歸

高宗納之十五年藏王頗羅奈之子朱爾墨特既襲藏王欲以藏地應準噶爾則奏請撤回駐藏大臣時駐藏大臣傅清布拉

敦以朱爾墨特逆謀不可止不如先誅之其黨必反已去其首惡即反亦易平即誅朱爾墨特其黨果反四川總督策楞提督

尙書公岳鍾琪討平之遂除藏王凡衛藏事皆駐藏大臣與達賴相定議付噶布倫四人之十七年準噶爾阿睦爾撒納

殺達爾札而立渾台吉幼子布木之曾孫大策楞敦多布之孫曰達瓦齊達爾札兄弟行也阿睦爾撒納者輝特台吉輩徵和

碩齊娶博特洛克時所生實丹衷遺腹子亦和碩特貴種也和

癸巳類稿 卷八



碩特兩汗亡拉藏汗孫在伊犁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及素爾  
札子納哈查皆為台吉阿睦爾撒納幼育於輝特得輝特叔親  
表兄弟中與噶爾丹策楞幼子策妄達什善見綽羅斯特內亂  
與班珠爾謀立策妄達什達爾札知其謀則殺策妄達什以絕  
其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遂挾達瓦齊三人者同逃之哈薩克  
己而三人復歸舊游牧阿睦爾撒納襲殺韋徵和碩齊子沙克  
都爾而并其眾遂通伊犁喇嘛帥各宰桑殺達爾札而立達瓦  
齊初丹衷以兩釜夾身浴死最慘阿睦爾撒納生偏身血出其  
母祝曰吉利吉利無為冤仇也及阿睦爾撒納得志其外祖策  
妄阿拉布坦基壤汗位外傳而大策楞敦多布親殺拉藏汗者  
二人反不仇達瓦齊達瓦齊既立阿睦爾撒納歸舊游牧有渾  
台吉弟墨爾根岱青六世係納墨庫吉拉噶拉者突領兵萬餘

樂也類稿 卷八

至伊犁與達瓦齊分地達瓦齊戰不勝走厄彌爾舊游牧適阿

睦爾撒納來會誘納默庫吉拉噶拉至雅爾殺之達瓦齊復歸  
伊犁四衛拉之分界也綽羅斯特治伊犁和碩特治青海都爾  
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  
綽羅斯特自渾台吉始為四部盟長非有君臣之分也自噶爾  
丹策楞死益無遠略阿睦爾撒納據輝特欲借綽羅斯特以收  
印碩特都爾伯特為四部總台吉伊犁所奉之固爾札崩海努  
克喇喇嘛道行卑惡畏阿睦爾撒納如虎坐食無事則又生讎  
慮構之於達瓦齊於是綽羅斯特輝特遂有隙和碩特本以連  
姻伊犁亡而阿睦爾撒納娶都爾伯特達什女德勒克多爾濟  
又以妹庫克妻達什子納默庫而襲殺達什收納默庫為台吉  
自遷帳於額爾齊斯富是時阿睦爾撒納台行兩節和碩特又

親屬偏向之初阿睦爾撒納欲繼渾台吉霸業故經理綽羅斯  
既與達瓦齊不合則與和碩特班珠爾納哈查都爾伯特納默  
庫會哈薩克踐達瓦齊舊厄彌勒地達瓦齊三遣人攻之皆不  
克十九年達瓦齊自領精兵三萬又使梟將瑪木特將烏梁哈  
兵八千攻額爾齊斯阿睦爾撒納倉卒戰不勝七月與其兄輝  
特札睦率率桑二十餘來歸十一月至  
高宗納之使處札布堪五月都爾伯特策楞策楞伍巴什已先  
至和碩特班珠爾亦來瑪木特亦以達瓦齊不可輔脫身來歸  
綽羅斯特紛紛來降

高宗均納之使處於喀爾喀以非久計也欲以二十年秋進兵  
取伊犁阿睦爾撒納以為塞外用兵例以秋乘馬力也我馬肥  
彼馬亦肥不如以春彼馬未肥不能遠適一戰擒之無後患

樂也類稿 卷八

高宗是之二十年二月丙辰丁巳兩路師啟行五月乙亥北路

師至伊犁伊犁素無雷雨是日霹靂一聲雨下如注丁亥大捷  
六月庚戌擒達瓦齊準噶爾平是役也定北將軍班第定邊左  
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爵親王出北路定西將軍永常定邊右副  
將軍撒拉爾出西路北路師至綽羅斯特噶爾藏多爾濟先降  
百萬控絃之士皆望風降達瓦齊方縱樂飲酒不知也師逼伊  
犁達瓦齊走格登山遣二人出調兵為我師所獲既知達瓦齊  
所在丁亥夜緣營兵二十二人歸誠厄魯特三人斫其營營皆  
驚大軍乘之則皆降達瓦齊走天山南至烏什阿奇木伯克霍  
吉斯執送之並獲羅卜藏丹金送  
京師六月十月兩  
行受俘禮赦其死罪而贍養之而阿睦爾撒納論功



晉封雙親王時

高宗分封四汗治衛拉欲其如喀爾喀之長久安治也重兵皆撤獨留兵五百隨班第駐伊犁河北尼楚衮經理善後事宜阿睦爾撒納知四汗已封心狂惑必欲得四部總台吉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自軍中還

朝託之入奏期以七月下旬信可到而額駙不敢奏阿睦爾撒納乃倡言哈薩克布魯特皆畏已故不敢動藉緩朝期其與厄魯特言諱其降也曰我帶滿洲漢人及喀爾喀各蒙古來平伊犁在伊犁不服

賜衣翎頂不用定邊左副將軍印取渾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宰桑及鄰部渾台吉印形圓其行最遠西域皆信其能借

天朝兵歸定難也阿睦爾撒納又寄信藏中熬茶言已總四部

癸巳類稿 卷八 時善待達賴喇嘛振興黃教兼四部之意已決第欲恩出自

上則無後患故未反既不得額駙信則使固爾札喇嘛見將軍中國若不使阿睦爾撒納主伊犁者喇嘛等當自刎死將軍笑而領之其事漸積上聞

高宗以阿睦爾撒納反跡已定馳

諭班第於其未發先誅之彼若入朝是借此逃也可追及則追誅之信未到阿睦爾撒納已定計離伊犁八月偕喀爾喀親王額楞青多爾濟入

朝九月至烏隆古遣人取其妻孥不得則以副將軍印交額楞青多爾濟而北竄忽反顧西行四部亂從逆者遽起哈薩克沙津等方入貢亦應之台站斷班第禡木特及參贊大臣鄂容安等死之撒拉爾等閉道出迎師永常自木壘南退巴里坤軍糧

移屯哈密阿睦爾撒納至伊犁上書猶稱定邊左副將軍雙親王言大臣等乖張狂傲踞高坐見喇嘛口稱

大皇帝命我管轄汝等奴數勸之不聽奴慮伊犁必變奴行伊犁果變奴聞亂馳歸鎮撫求

皇上封奴阿睦爾撒納四部總台吉

高宗以其書及班第所上書隨前後

敕諭班第及烏里雅蘇台收其妻孥密旨

頒示中外革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親王爵

賜額楞青多爾濟自盡

命策楞為定西將軍代永常以玉保為參贊進討賊我師已數

敗之二十一年正月玉保以大軍至特克塔距阿睦爾撒納僅

一程阿睦爾撒納使人為台吉伯什阿嗎什諾爾布使言阿

癸巳類稿 卷八 睦爾撒納已就擒即檻送至玉保與策楞即發紅旗入報且駐

軍待之阿睦爾撒納得整旅去二月我師進復伊犁阿睦爾撒

納入左哈薩克左哈薩克納之同拒我師值將軍參贊不和緩

師五月建策楞玉保

命定邊右副將軍達爾黨阿為定西將軍追阿睦爾撒納破之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至伊什爾伊什爾者左哈薩克庭也左

哈薩克遠徙去數千里右副將軍之參贊富德師至右部莽格

勒特伊右哈薩克亦降達爾黨阿又被給與左哈薩克使命往

還頓兵月餘而阿睦爾撒納復歸博羅塔拉伊犁復震領隊將

軍和起陣亡策楞玉保亦被戕於塗定邊右副將軍兆惠自伊

犁整旅出至濟爾哈即遇賊力戰而東屯巴里坤時喀爾喀和

託輝武郡王青衮札卜以北路台站繁費且以額楞沁多爾濟



之死也曰喀爾喀青吉思汗後裔向不治罪阿睦爾撒納心欲為惡額楞青多爾濟何由知之軍興大人往來者多將日日有死罪也眾喀爾喀皆以為然六月自十六台至二十九台一時皆撤掉羅斯特問之則皆反故伊犁益亂

高宗以超勇親王子親王成袞札卜為定邊將軍及參贊納木札爾擒治青袞札卜台站復兆惠自十一月至二十二年正月無日不戰二十二年二月圍解兆惠兵進伊犁

詔達達爾黨阿哈達哈時四衛拉患痘死者已過半其新封綽羅斯特汗噶爾藏多爾濟叛其姪札魯噶爾布又從而篡之部內自殘殺幾盡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津依巴里坤以居參贊大臣雅爾哈善得

旨察其動靜輒殺之屠其部眾班珠爾亦以叛誅輝特汗巴雅爾反殺和起又戰敗而走索倫海爾察迨至其游牧塔爾巴哈

台射而擒之三汗皆亡其部下屠戮未盡者逃入山為喀喇沁以食人為生方二十年之出師也撒拉爾言阿睦爾撒納不可專任

高宗以為阿睦爾撒納欲平伊犁與吳三桂滅明唐王心事同要在有以制其死命而已撒拉爾又言噶爾藏多爾濟不可為汗至是其言驗而厄魯特殺劫亦盡矣蒙古番子奉黃教而喜劫掠兼佛與夜叉二義用之故其盛也喇嘛食肉殺人取皮骨作供器及其計無復之為喀喇沁食人其在西藏供養怪異刑慘法酷喇嘛猶依違佛教伊犁喇嘛則益無恥又無忌憚厄魯特以死奉之我大臣坐見喇嘛即附阿睦爾撒納喉厄魯特反又值青袞札卜之變謂可不通

聲教遂使厄魯特等支體屠折身首異處部落逃散千里蕭條我師再趨伊犁時遠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遭天災火勢猛甚喇嘛皆焦人心始知所向伊犁復平

高宗命於熱河仿固爾札式為安遠廟又竹西藏摩耶寺為普寧寺為置高行喇嘛以安四衛拉特歸順之眾阿睦爾撒拉方開軍營失律四部搆亂自博羅塔拉來觀釁至則台吉達瓦又殺札魯噶爾卜迎阿睦爾撒納六月突遇兆惠兵跳而走兆惠富德窮追之沿左哈薩克左哈薩克降進表貢馬追至俄羅斯額爾圖拉喀倫七月阿睦爾撒納攜八人逃入俄羅斯俄羅斯納之時成袞札卜改定邊左副將軍治喀爾喀事兆惠以定邊將軍辦賊俄羅斯喀界潭瑪玉拉堅稱阿睦爾撒納六月渡額爾濟納河前死其國置月而達瓦齊舊人自俄羅斯逃歸者言

七月於俄羅斯親見阿睦爾撒納兆惠以聞高宗命理藩院移文俄羅斯薩那忒衙門使送阿睦爾撒納適阿睦爾撒納於俄羅斯發痘死二十三年二月俄羅斯西畢爾斯利噶噶林界爾哈迪爾昇出其尸於恰克圖喀爾喀親王桑濟多爾濟入奏

命侍郎三泰喀爾喀親王齊巴克雅爾丕爾馳往驗實以聞自噶爾丹犯喀倫以來中國運糧屯甲於科布多左右及嘉峪關外設軍營時時接仗誅殺者七十餘年至是厄魯特底定定邊將軍兆惠定邊右副將軍富德追沙喇過東布魯特東布魯特五部皆降初準噶爾強盛時回部為之役天山南各居國財富地大準噶爾留其長於伊犁歲徵其財至哈薩克等行國納馬而已康熙二十一年噶爾丹以嫌縈山南阿布都爾質特二十



五年噶爾丹敗阿布都爾質特脫出來歸

聖祖優賜之遣人護至哈密使歸葉爾羌然以準噶爾勢大年納貢賦噶爾丹策楞以事疑回部則幽繫和卓木墨特死於伊犁又繫其子大和卓木布拉克小和卓木霍集占乾隆二十年我師至伊犁於阿巴噶斯皆託釋大和卓木歸葉爾羌釋小和卓木禮之於伊犁使辦回部事阿睦爾撒納反小和卓木和之我師復至逃歸兆惠使副都統阿敏道往視之將招撫之回及厄魯特木異類也初相為仇回人恨厄魯特抄掠及多求年例私欲食其肉中國至盡除其苛條回人安樂無事即又相與議論曰我初屬於厄魯特何可背也烏什霍吉斯不得為義士矣且我回人何可為人屬中國使來不可納也小和卓木議論定則挾大和卓木殺回子之異已者擇精兵守庫車拘阿敏道

癸巳類稿 卷八

聖祖日齋刻

而又害之事聞

高宗震怒二十三年

命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參贊大臣哈寧阿討之互有勝負久之兩和卓木走入葉爾羌我軍入庫車空城也於是斬雅爾哈善以納木札爾為靖逆將軍三泰為參贊又調兆惠自天山北路移師而南先是

高宗以兆惠久於外使之搜殺厄魯特反者三部逸賊畢即回師休息而兆惠以回部未平願助靖逆軍攻剿以蕪西師之局書奏

高宗壯其志因而用之兆惠至阿克蘇已前降則撫庫車阿克蘇定烏什和闐十月已未進至葉爾羌我師三千人攻之數與戰皆勝丙寅兆惠偵知回部牲畜在城南大河之南思奪取之

由城東橋度度半橋忽斷賊盡出城中精銳及我軍血戰一晝夜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寶等死之兆惠左右衝擊馬斃又易者屢矣河南散卒漸復合力疲不能復戰穿壘喀喇烏蘇南以死守賊樂長圍困我先是兆惠遣愛隆阿以兵八百人迎靖逆將軍納木札爾納木札爾既見愛隆阿知兆惠軍急疾趨而前夜遇賊亦死之二十四年正月戊子富德自北路移師來援至呼爾瑞未及將軍三百里又被圍辛卯提督豆斌力戰死之兩軍皆重困萬里外適二十三年六月

癸巳類稿 卷八

聖祖日齋刻

命阿里表等檢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西甘肅官兵帶馬匹糗糧赴軍營接應定邊靖逆兩軍聞定邊軍困詔促之速行於二十四年正月癸巳至馬蹄蹄蹟所過塵埃全起漲天回人來偵者不辨多少也皆駭而返我兵與愛隆阿齊驅之夜至一處望見燈火方十餘里如螢繞忽離忽合知是呼爾瑞也相率鼓噪而前呼聲震山林前蒞之回軍亂富德聞之方夜吹率眾犯圍出富德阿里表轉戰赴將軍營丙申將軍整陣迎之內外夾擊我軍新舊合上皆喜而奮也丁酉盡剿其圍賊破重創入城自守我軍亦以久勞苦退保阿克蘇

高宗既厚集兵力付兆惠兆惠既休息脩理軍裝閏六月兩路出師兆惠收喀什噶爾富德攻葉爾羌兩和卓木聞喀什噶爾失則大懼棄葉爾羌走富德邀擊於賀斯庫魯克敗之再敗之於阿拉楚拉及哈拉庫拉迨至河內河庫拉淖拉從亡者萬餘人皆降兩和卓木挈妻孥及舊僕三百人走入拔達克善拔達克善亦回部也我師索之拔達克善汗素爾坦沙聚其阿渾議論曰布拉敦霍集占罕帕爾子孫也回教經典不得執罕帕爾



子孫與人議論未定而兩和卓木欲邀鄰部亂其國為所覺則擊殺之送其尸中途大和卓木首為其從者劫去拔達克善以和卓木尸借愛烏罕博羅爾二國來降回部平並收西布魯特塔失干瑪爾哈喇霍罕納睦干諸國安集延之浩罕四城貢表九月庚午捷奏至

京師是役天山南北東連喀爾喀北至俄羅斯哈薩克西至哈薩克布魯特南連藏東南連青海關地二萬餘里

高宗神武竟

兩朝未竟之志凡戰處皆立碑

天章照曜絕域矣凡大典禮皆案故事舉行二十五年二月壬寅

聖駕郊勞將軍兆惠等於良鄉城南三里在事有功諸臣圖像

祭已類稿

卷八

皇朝日監

紫光閣達瓦齊霍吉斯皆封王入旗籍先是二十年

命都御史何國宗等攜儀器編測各部天地經緯度二十二年

頒時憲書刊各蒙古節氣日出入早晚至是

遣明安圖增測立回部時節日出入表是年立哈密廳以安西

沙州柳溝靖逆赤金五衛地置安西府以柳溝衛安西衛為淵

泉縣靖逆衛赤金衛為玉門縣沙州衛為燉煌縣後藏烏特噶

里畢爾奇碩拉汗入貢二十六年改大通衛為縣二十九年伊

稜設寶伊局回部亦於葉爾羌開鑄乾隆通寶錢三十六年土

爾扈特烏巴錫開綽羅斯特和碩特輝特皆亡可以竊據伊犁

游牧也即葉俄羅斯率眾南來六月至喀倫知伊犁規模已定

不敢逞乃集眾歸順日俄羅斯不與黃教願依

大皇帝與黃教之地以安部眾遂入覲於熱河是年

高宗建普提宗乘之廟於熱河祝

皇太后釐廟成而烏巴錫至烏巴錫者康熙時入貢阿玉奇會

孫也於是四衛拉之人全四衛拉惟達什達瓦妻以屬下人來

歸無後編其人為兵居於熱河其外游牧者都爾伯特汗策楞

親王策楞烏巴什在舊游牧額爾奇斯東古木及土爾扈特卓

里克圖汗烏巴錫其三部無汗綽羅斯特則康熙二十五年來

歸一部在烏蘭烏蘇和碩特輝特先時來歸各部王台吉貝勒

貝子公等雍正二年俱處之青海土爾扈特游牧汗依雅爾親

王在喀拉沙爾與古木都爾伯特皆

高宗所指也三十八年以烏魯木齊置迪化州以巴里坤置鎮

西府改安西府為安西州裁安西道四十六年七月第六輩班

禪厄爾德尼來朝祝

祭已類稿

卷八

皇朝日監

高宗七旬萬壽康熙時班禪欲來不得達至是來如達賴故事

蒙古番子皆歡喜奔走承事

詔仿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河班禪厄爾德尼至

接見於

避暑山莊滄泊敬誠殿班禪跪請

聖安從至京

接見於

南苑德壽寺

世祖接見達賴處也又

接見於

靜宜園昭廟使居西黃寺十一月班禪卒明年二月送之歸凡

賞賚賻贈及經由草地番子蒙古輪納其徒擁之歸者總數十



萬金而珠冠袈裟金玉磁茶器用奇珍異采不可勝計班禪親兄仲巴胡圖克圖習黃教為班禪治商上事遂有其財弟舍瑪爾巴習紅教不得分班禪財班禪所居之札什倫布在拉薩西南五百六十里為藏西則阿里地其言拉薩者衛也古之烏斯即唐古特俗謂之前藏者也在打箭爐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達賴居拉薩之布達拉中國言菩提宗乘也其東則察木多為康為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所居康衛藏阿里在唐為北中西三印度地印度後退保厄納特阿克其地屬吐蕃今為圖伯特班禪達賴轉世遷相為師圖伯特眾所仰望班禪所居札什倫布以外地即屬達賴凡藏阿里之戴琿第巴皆達賴補放仲巴胡圖克圖外視之私排班禪遺貨不以分資眾皆怒舍瑪爾巴遂唆廓爾喀以兵擾藏廓爾喀在藏西南喀倫外先已侵蝕巴勃

**癸巳類稿 卷八**

布三汗地而與藏之聶拉木濟瀧江孜宗喀接五十二年廓爾喀既入舍瑪爾巴言又以藏中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增加廓爾喀商稅子監則和以土積忿不能平遂侵蝕藏邊聶拉木諸地藏中驚擾成都將軍鄂輝馳往治之

乾清門侍衛巴忠以解唐古特語奉命往經理其事至則丹津班珠爾等與廓爾喀議和退回聶拉木以而拉木外札木陳地予廓爾喀又歲予廓爾喀元寶三百立會同分執之巴忠則與聞也乃為廓爾喀部長拉特那巴圖魯與其叔巴圖魯薩音具認罪表求

天朝罷兵將軍以其輸地具奏請

高宗詔罷兵其私立會同中外皆不知也五十四年廓爾喀入

貢五十五年使臣入都祝

入旬萬壽封拉特那巴圖魯廓爾喀國王巴圖魯薩音亦加公爵而五十六年廓爾喀大至陷邊

高宗方狩於熱河疑之既而大臣奏理藩院侍郎巴忠落水死乃

命窮治其事始知元許元寶仲巴胡圖克圖借費五十五年不肯予故廓爾喀以是年至

高宗以巴忠輸幣讓地不顧大體邊境大事又欺謾不奏當極典而其身已死乃徙其家於邊是時廓爾喀已裹丹津班珠爾去直趨札什倫布仲巴胡圖克圖乘其貲走前藏札什倫布有喇嘛四五千人尚可守也濟仲喇嘛札蒼喇嘛卜於吉祥天母傳神意言不可戰眾潰廓爾喀數百人入廟肆掠不敢東亦不

**癸巳類稿 卷八**

果求日蓋肅刻

肯遂歸退并大眾伺於邊上而藏中自驚擾駐藏大臣欲援惠遠廟故事移達賴喇嘛於泰寧

高宗怒治駐藏大臣罪革廓爾喀國王爵

命大學士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惠齡帥師討之五十七年五月師至以倡言失守逮濟仲喇嘛劉黃正法而解送仲巴胡圖克圖及札蒼喇嘛於

京師鄂輝及領隊大臣成德進師收復聶拉木宗喀諸地大軍追剿至濟瀧海蘭察成德進至熱索橋橋斷海蘭察潛師上游札獲浮渡奪其險遂入廓爾喀界凡前後七戰七克之大軍齊至帕朗古又克之直逼廓爾喀所居陽布廓爾喀窮蹙送出所掠

金冊及



寶件言知是

天朝物不敢燬也舍瑪爾巴已死於陽布即送出骨殖退回札木地繳元寶會同具永不致滋事結請

命奏至八月

詔許其歸順赦其罪復封爵五十八年設寶藏局以贍之設鄂博於江孜定日更定制度噶布倫轄於駐藏大臣如內地例喇嘛自明宗喀巴以來所謂汗喇嘛在古則天帝釋也至是與我大臣平行在事有功諸臣圖像

紫光閣凡四圖像西師廓爾喀及金川臺灣也藏西北二十程至和闐為天山南路衛東北四千二百里至西寧又一路三千

六百七十里至西寧西寧青海大臣所建牙也自阿里以北以

東圖伯特四分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

二旗游牧五十九旗番子數百部各土司皆喇嘛教獨回部居

國行國佛教不能行中國與黃教以撫諸藩諸藩悉為內地而

喇嘛亦諸藩矣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七輩後即不復轉世

時班禪第七輩達賴第八輩宗喀巴若先知其事者

高宗神聖百族稟命慮滿部心無所繫也

詔令達賴班禪兩呼畢勒汗當永生西土以與黃教安藩部鑄

金奔巴瓶

賜布達拉兩呼畢勒罕互報差異者納名瓶中於宗喀巴前聖

之吹忠降神納斯啟爭之弊盡革除喀爾喀及內札薩克胡圖

克圖之呼畢勒罕出報名理藩院製之瓶供

雍和宮兩喇嘛與內札薩克外札薩克諸喇嘛各統其眾服屬

中國凡乾隆年間兩定準噶爾一定回部兩定廓爾喀皆事涉

駐劄大臣者又兩定金川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初叛後歸順

總為十全武功文在

皇帝嘉慶元年恭上

太上皇帝寶冊嘉慶五年二月

皇帝敬念新疆開闢始自乾隆年間

詔新編乾隆通寶錢每年鼓鑄二成永以為例七年六月

詔以春秋致祭伊犁山河祭文億萬年遵用乾隆二十六年所

頒者朕字敬改書

高宗純皇帝九年伊犁建社稷壇是年八輩達賴卒十一年十

二月新攝達賴羅卜藏的達以謀殺莊戶得

旨剝黃交駐藏大臣穆克登額等嚴訊而呼畢勒罕實以計年

十二月出甸麻春科土司家是為九輩凡游牧內札薩克科爾

沁等四十九部及小部厄魯特及舊依中國土爾扈特四旗朝

期分三班治事分六會

欽派大臣臨視之其駐劄大臣移徙不定今以嘉慶十一年列

之治土默特者綏遠城將軍一人歸化城副都統一入治察哈

爾者察哈爾游牧都統一入副都統一入治喀爾喀者烏里雅

蘇台將軍一人初為定邊參贊大臣一人科布多參贊大臣一

人屬烏里雅蘇台兼治都爾庫倫辦事大臣二人治喀爾喀兼

人伯特汗古木游牧十四旗庫倫辦事大臣二人治恰克圖俄

羅斯邊事初止治西域者伊犁將軍一人總統天山南北路初

光八年後因張格爾惠遠城領隊大臣四人惠寧城領隊大臣

平增伊犁參贊大臣一人木都爾領隊副都統一入庫爾喀拉

烏蘇領隊大臣一人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入古城領隊副都







風氣直趨南皆大溜海水各有界各有所注色不滯其落深最險水勢旋轉潮水不能入潮高水下潮下水乃高船入之旋轉不已幸不沒何潮消長與深平時破急溜而出也沙馬碕西對海為小琉球山當澎湖之南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返宋謂之昆舍那國見馬端臨通考昆舍那則生熟番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內徙其民棄澎湖地宣德時聞使入洋東至臺始知之謂之臺員見周嬰東番記亦謂之北港天啟二年高文律據澎湖總兵俞咨魯用間移之於北港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澎湖島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逐海寇林道乾道乾逃入雞籠山旋又遁去琉球人居之萬曆時海寇顏思齊逃入臺文報始稱臺灣思齊引倭屯之而琉球東去萬曆末荷蘭紅毛人自西洋來欲據香山不可則據澎湖又不

**癸巳類稿** 卷九 宋日蓋齋刻

可乃南據美洛居及葛留巴以鴉片煙誘葛留巴葛留巴人俱藤麗不敢動役於荷蘭既而荷蘭聚集精銳攻香山戰敗場岬東走至澎湖使人行重賄於福建巡撫援意大里亞人居香山故事以求澎湖必得巡撫使人善諭之則投日本歲納鹿皮三萬求臺灣五市地適日本人居臺灣者新奉天主教遂許之築赤嵌城以居今安平鎮是也荷蘭既得地卽數數與日本構爭日本既染其教爭不勝盡屬東去憤甚盡誅其人之習天主教者並約束琉球而荷蘭據有臺灣置歸一王亦不復東天啓初乃西擾澎湖及廈門四年福建巡撫遂取澎湖其東臺灣既自古聲教不及不悉其址故籌海圖編無其名明尚以為外荒也鄭芝龍者閩人也為日本婿家於臺灣日本之東歸也芝龍以舟楫人眾橫於海崇禎元年降明南渡封南安伯領水師鄭

氏之令北自京口南至漳唐王隆武南徙鄭氏遇之於浙輔而立之其所據泉州興化漳州汀州邵武惠州潮州

大清順治三年芝龍自安平奉表降以之北行其子成功本名王時賜逃入海據泉州之金門廈門八年舟山平魯王朱以海改成功逃入海據泉州之金門廈門八年舟山平魯王朱以海航海走至金門成功奉之十一年沈魯王十八年入京口窺江寧敗而無所歸也徜徉海中者數月乃決計盡力攻臺灣荷蘭人方守鹿耳門鹿耳門水大漲成功舟浮而上荷蘭大驚徵辭於成功成功曰吾無他求此我家舊地還我子女玉帛汝悉載以去荷蘭人思之終日不敢戰退保平安鎮成功環山列營塞山水源因之既又焚其舟師遂去而何於噶留巴臺灣人猶有習其教者曰教册成功則盡除之鄭氏既有臺灣名之曰東都值耿氏開藩福建海禁弛乃招徠客民漳泉惠潮習水者趨地利泛海寄居地遂富庶聲勢遙連金門廈門康熙元年成功死其妻董氏與眾立其子錦二年荷蘭自噶留巴遣出海王以師助中國取金門廈門既而耿逆反錦尾耿逆後取漳泉諸郡改東都曰東寧承天府運米內渡相持三四年臺地空乏及耿精忠降諸郡以次收復錦走據金門廈門以為臺援十八年二月荷蘭以夾板船來助攻錦偵知之分兵破其眾荷蘭遁去錦旋死二十二年施琅克金門廈門取澎湖進兵至鹿耳門不得入泊海中十二日潮不至舟師得安忽大霧潮長鹿耳門水大漲舟師浮而入錦子克塽曰昔先人得臺灣鹿耳門漲以為天助今復然舟師浮而入

**癸巳類稿** 卷九 宋日蓋齋刻

皇帝天威不可抗也遂降收其地以承天府置臺灣府北為淡水廳南天興州置諸羅縣承天置臺灣縣萬年州置鳳山縣西







澳門紀略跋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子冬張徵君炯以重刊本見貽昔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壬子

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伏惟思患豫防

聖人善教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卒入郡縣版圖澳門則佛郎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里亞於明萬曆九年入

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恃巨礮大船意大里亞仿其礮製被之今澳中十月夷人讓鬼逐紅毛

梁日慎稿 卷九

本末日益漸刻

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掌故也

海盜之起必有窩綫呂宋實佛郎機噶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畜盜自底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戍其用意

甚深既錄得官書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荷

蘭既并淳泥噶囉巴又與佛郎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

又畏意大里亞過其前佛朗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惟其

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

船式嘗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朗機取

呂宋以牛皮惑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敗於盜凡海上警非盜使外夷即外夷使盜此可伴為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為淳泥為噶囉巴為瓜哇為英吉利為瑞為璉佛朗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澳門遂為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可寶貴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於此

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為天文生客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為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徵君為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嘗與徵君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為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為民居設重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嘉慶丙寅冬十一月

梁日慎稿 卷九

七末日益漸刻



左山考

山東通志山川志云曹縣左山在縣東二十里卽左城也又名左岡左邱明父墓在焉曹州府志山川志云左山在曹縣西北六十里相傳爲左邱明父墓曹州志此曹州未升府時卽今荷澤縣輿地志云左山在州南五十里山南有舊州治古蹟志云魯太史左公墓在左山邱明父墓也案驗左山方位通志誤矣今荷澤宋爲乘氏曹縣宋爲濟陰俱屬與仁府府爲五代曹州舊治卽濟陰則今曹縣城西北左山之西南古城是也唐傳異記云濟陰郡東北六里左山有龍興古寺可以相證濟陰城隋置在左山右太平寰宇記濟陰云左岡在縣東北五里以其近左城也今通志於曹治亦云山在東不悟城隍東徙執簿尋求迷軌獨矣先是北魏置西兗州治定陶水經濟水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背冰東

**癸巳類稿** 卷九

出又東逕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南注云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則左城由在魏定陶之左今左山東北舊城也左城之名由魏定陶城定之左城有定陶恭王陵左山則有慎到墓宋陳師道披雲樓記云古陶西南有山圖記謂之南右山州人所謂南魯太師慎到之墓又云慎到墓今名左山太平寰宇記則左岡與南右山各列云南右山在縣西南四里誤以古陶西南入濟陰西南虛增一山也金大定末濟陰治東北徙七十里明洪武元年又西北徙七十里二年定今治左山遂在治西後人不得名左之義遂以左墓當之府志陵墓志之言謂左山左公墓有宋盛琳撰碑通志亦同琳碑既絕不見而明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兗州府時曹屬充陵墓下則云魯太史墓在定陶縣陶邱之上葬魯太史左邱明之王父有宋盛琳碑是琳並

癸巳類稿 卷九

不言邱明父也追尋舊文言左墓者亦並不言邱明祖萬歷三十八年曹縣知縣錢達道登左山記云考之邑乘春秋左太史瘞骨此山故以山屬之左左山者緣左史而得名也又萬歷舉人郭文英左公廟碑記云州治之南四十餘里靈聖湖迤南有土隆然一邱號爲左山不知始於何代州誌則謂邱明之墓蓋周良史云是萬歷以前州誌巨乘又以爲邱明墓其廟創始萬歷亦止以祀邱明今通志府志秩祠左公祠下並云宋崇寧元年呂希哲希能有寶乘塔題名不悟明人造廟而引宋人他處題名納入之殆不可通也寶乘塔者隋仁壽二年於濟陰注源寺建塔五級藏定光佛舍利六顆宋慶歷時復詔修之賜名寶乘皇祐五年知濟陰縣錢明逸作左山興化寺寶乘塔碑銘詳敘其事其說左山止云曹州左山時治山右名義易知絕無及

**癸巳類稿** 卷九

左公者陳師道披雲樓記云左山下多左姓故名其時左姓亦無言邱明者明人當徙治後疑於左山名義州志縣志改太師爲太史遂後然以左山爲左邱明墓一統志以濟南肥城屬濟南既載邱明墓則以曹州左山屬之邱明王父今通志府志見其互異則又斟酌遠近屬之邱明之父使邱明三世寄名慎到墓下其作偽之迹不可掩也



左邱明墓考

肥城東平嶧曹皆言有先賢左邱明墓方志多岐何以核其實也肥城本漢地里志泰山郡縣東漢省入盧其東平國富城蓋分其地北魏則肥城地俱入富城孝昌三年始復置肥城唐省之半入平陰半入乾封元史地志東平路平陰云至元十二年以縣之辛鎮寨孝德等四鄉分析他屬明年改寨為肥城肥城有元抹罕造愛碑云至元十二年割平陰之沙溝等五鎮孝德四鄉復置肥城縣時案圖記平陰縣東南三舍有古肥城得之牛山南因址建城元史地志濟寧路肥城云至元十二年以平陰辛鎮寨東北十五里古城改設今縣是也水經汶水注云泌水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泌即今城南肥水今縣城即漢城元人蓋據水經知此水經注又云泌水自肥城故城又西

秦世類稿 卷九

十一 求日蓋蓋

南道富城則魏富城治在今治西南魏富城本漢肥城地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注云有富平城下城武強城左邱明冢魏富城為今肥城邱明冢見古籍者以魏書為始冢在肥城佳證一矣通志建置志云魏孝昌三年置肥城古蹟志云後周置肥城建置古蹟並云唐省入乾封此則疎也富城地唐時東北入乾封西南入平陰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云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去防門三里太平寰宇記長清縣云盧城在縣南五十里今長清治遷於宋治東北十里則京相璠所言盧城當在今長清治南六十里水經釋地云盧城在今長清南十五里是不知徙治又倒讀寰宇記平陰縣志云盧故城在縣東北七十里長清境內其迤西南十里正今肥城西北境內為唐平陰治唐元和郡縣志平陰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

十五里應在今縣西南地佳證二矣通志建置志云唐省入乾封宋省入平陰此又疎也宋乾封改奉符不得云省其肥城之南地在平陰則仍唐舊太平寰宇記云鄆州平陰縣本漢肥城謂其治為肥城地又云隋開皇時置榆山縣大業二年移於今里改名平陰則宋平陰治始隋大業時一與唐同又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亦與元和志合佳證三矣明天順一統志二十二濟南府陵墓云左邱明墓在肥城西南二十五里蓋五十五誤刊字檢肥城志云縣西南五十五里肥河鄉都君莊有左邱明墓都君莊者通志云舜居此成都處鄒平成君啟洸至衡魚得元正覺寺碑讀之文作都軍蓋古屯練處今莊名衡魚肥水亦曰衡水也邱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審矣東平州志則疑左墓在其境內不悟魏東平地大非今州地也太平寰宇

秦世類稿 卷九

十一 求日蓋蓋

記沂州承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北七十里與鄆州平陰墓並列宋承縣東北地當在今嶧縣元干欽齊乘云左邱明墓在嶧州東北七十里又云平陰復言有左邱明墓意右嶧墓而宋以前無徵明一統志二十三兗州府陵墓云左邱明王父墓在定陶縣陶山曹州志明萬歷時錢達道登左山記引邑乘云春秋左太史瘞骨此山郭文英左公廟記引州誌云左山邱明墓山東通志曹州府志舊曹州志皆云左山為左邱明父墓案左山為慎到墓其旁左城為定陶恭王墓左山在濟陰城左故名左明移曹治而山在治右後人不得左山名義改慎墓以當之志乘之蹟迹如此烏可據以亂肥城邱墓也



俄羅斯佐領考

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尼布綽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為半個佐領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後二次又取來鄂羅斯七十人遂編為整佐領伍朗格里故以其子羅多理管理羅多理故以大學士馬齊管理今以豐伸濟倫管理謹案此即今承恩侯尚書恭阿拉所管理之佐領也八旗通志初集亦言順治五年俄羅斯伍朗各里來歸康熙七年依番等來歸此皆自拔來投者

平定羅利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利殺斐雅喀居民留慢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利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利之眾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

癸巳類稿

卷九

羅利二人則四裔考遺之

聖祖仁皇帝聖訓彙編人云二十二年九月乙未戶部議奏羅利歸順吉里郭里等應交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壯丁少者

上曰羅利歸順頗多應令編為一佐領鑲黃旗之佐領蓋自欽定也薩布素傳云康熙二十二年投誠羅利宜番鄂噶圖席圖頌吉里戈里鄂佛那喜等酌給官職案方略十一月癸未

上諭云宜番近投驍騎尉岳噶圖席圖頌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選招撫四裔考云遣降番宜番米海羅莫海對往諭誤也宜番未嘗與米海羅等同往招撫方略云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

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米海羅等投順即送京也方略又云是年七月獲羅利一人日費岳多羅送京安插熱河志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上諭於恒滾等處之俄羅斯許其歸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是也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利噶瓦力刺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利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斯春被獲旋縱之歸羅利名衣番者眾非即康熙七年來歸之宜番也熱河志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上諭雅克薩困迫已甚而後歸降宥其罪釋之使還是也四裔考云二十四年七月釋衣番等四人歸國語無原委覽者惑焉其噶瓦力刺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俗稱牽之二人亦

癸巳類稿

卷九

已縱歸方略載噶瓦力刺供詞所謂前放回之二人已送往國

主處是也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而遣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利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衛其姓氏源流則八旗氏族通譜皆不載也嘉慶十一年三月



俄羅斯事輯

俄羅斯在黑龍江四部喀爾喀雅爾左右哈薩克圖理雅斯科北西至荷蘭英吉利海又南抵務魯木居國也其先起於右哈薩部兩部其人曰羅利亦曰藥殺當南北朝魏太和時羅利始立國曰俄羅斯其人用天主教欲殺佛佛遇惡物奇怪輒以羅利名之羅利地小聲名文物皆不著傳七百餘年部人漫衍至西海由俄羅斯城以北至計由居焉蒙古太宗時諸王莽賽叩擊奇卜察克進兵攻俄羅斯降之元末諸王外鎮者勢離析羅利內亂俄羅斯部長伊番瓦什里玉持乞援於其國西北之西費雅斯科而割國西之那爾瓦城賂之而自立為汗其國浸強明嘉靖時南滅庫程汗阿斯坦拉汗遷其人於阿爾泰山北遂南與韃靼瓦刺鄰東曰西畢爾斯科接合黑龍江喀爾喀西曰突巴類稿

喀山斯科接雅爾哈薩克圖理雅斯科自伊番瓦什里玉持汗二十二傳至額勒克舍廉汗羅費持都莫斯科是為察罕汗最強盛有大斯科七日莫斯科日計由斯科日思瑪廉斯科曰佛羅尼使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西畢爾斯科曰喀山斯科者若中國省治府城一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柏與數百柏與若縣治也其地東西北三面臨海廣三萬餘里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五方風氣部類別處羅衛與中國同其書橫行自左而右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崇禎時雅爾額什爾努拉之土爾扈特和鄂拉勒克汗惡綽羅斯特越哈薩克投俄羅斯察罕汗指喀山額濟勒河之南圖理雅斯科之東哈薩克之北馬努託哈無城郭地與之使為藩部時

太宗文皇帝大兵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馬使鹿兩部俄羅斯春東北際海為自古疆域所不及而俄羅斯亦東南略地奪雅克薩尼布楚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侵擾布拉特烏梁海奪四佐領崇德四年

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議置戍也俄羅斯既富庶互市例人至其國市者則衛藏以西沙章汗愛烏汗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虜捆貨而至面白微賴高準采糞紅氈帽油鞞帳居者布列黑龍江西岸地其植麥種自西域來為剽潔白性宜人人物甚都雅而數與我爭邊境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於黑龍江征之十五年調高麗兵征之又數遣大臣督兵皆以餉不至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

突巴類稿 卷九

五 庚 日 益 廣 刻

俄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城者奏書於世祖而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初又屢用兵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賴等至

聖祖仁皇帝召見之

賜察罕汗書論邊界事而察罕汗久之未答也二十一年定策屯田大出師征之收其人及火器編其人為佐領隸

京師鑲黃旗滿洲二十三年薩布素刈取雅克薩尼布楚田禾以船載歸二十四年五月甲申我師拔雅克薩縱城中雜利歸去而二十五年正月俄羅斯復來城之我師往爭俄羅斯人以死守不肯去是年荷蘭使至聞其事曰俄羅斯西臨西洋我鄰國也

聖祖命作書付荷蘭轉達之而額勒克舍廉汗羅費持亦於是



年卒額勒克舍廉汗羅費持無子有一女曰票多額勒克舍雅費持素梟雄為女子時習戰鬥宮中以兵為戲經略布武無有敵者嗣父察罕汗位是為察罕散丕特里普爾汗亦曰叩肯汗其國言男曰叩女曰叩肯也叩肯汗既即位究尼果賴事案地

圖曰  
中國皇帝仁聖且限以行國我西北西費雅斯科西南圖理雅斯科雖小部近肘腋所當爭也九月乃遣書中國議和二十六年七月使至喀爾喀圖舍圖汗境文書往返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定邊界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歸我雅克薩尼布楚定市於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庫倫而磨崖刻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字於黑龍江之吉爾巴齊河東岸其漢字則行書也秋議定則遣使索那爾瓦城於西費雅斯科不與以

癸巳類稿

卷九

其說曰

兵征之盡并其地數千里以已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而遷都之於是其國大斯科凡八七道置噶鳴林守之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又索阿藻城於圖理雅斯科控噶爾汗控噶爾汗不與則盡奪其阿藻東北地前後用兵二十餘年國中戰甲不少解嘗徵土爾扈特攻西費雅斯科謂土爾扈特無用用以壯觀而已綽羅斯特汗噶爾丹之擾喀爾喀也揚言假俄羅斯兵六萬又火器手六萬至喀爾喀大驚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羅斯俄羅斯不肯應噶爾丹遂亡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至五十五年五月

聖祖使圖理琛等往報之道出俄羅斯經西畢爾喀山兩斯科往返行三年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

御覽又為異域錄數萬言記兩斯科東西所經又言其國北界夏至無夜其汗二十七年元日乙丑當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二十八年元日辛未當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俄羅斯則每歲十二分分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歲在三百六十六日上下也我使過境時察罕汗命邊臣厚禮之又遣兵護我使歸既而汗卒亦立其女自是其國皆傳女雍正五年八月復與我議喀爾喀以北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津特山至博穆沙畢龍嶺為界而定市於恰克圖

癸巳類稿

卷九

其說曰

時俄羅斯方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尚佛請於世宗憲皇帝遣人至中國學喇嘛以通蒙古使命兼學蒙古接骨大夫年滿替換遂為例六年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於滿漢助教各派一人教之居於舊會同館其衣服飲食由理藩院給發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九月至熱河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凡俄羅斯人逃在伊犁者皆察出送還而逸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患痘死

高宗純皇帝命理藩院移文俄羅斯撤納特衙門使送賊二十三年正月俄羅斯出其尸於恰克圖公驗之四月厄魯特舍楞害我副都統唐喀祿而逃於俄羅斯察罕汗受之以屬土爾扈特我使索之又不與



尼布楚南七百里澤倫岡喀倫測北極東西相去二十六度以東則黑龍江舊界西為哈撒克外藩而舍楞於三十六年誘俄羅斯土爾扈特全部趨伊犁時俄羅斯與圖理雅斯科兵爭圖理雅斯科以其先控噶爾汗失地故背俄羅斯不朝貢俄羅斯征之屢戰屢捷而土爾扈特逃俄羅斯收其地馬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不復問土爾扈特所往土爾扈特至伊犁略倫計感歸願諸大臣皆以納俄羅斯屬部是與兵端也高宗命理藩院移文撒納特告以伊犁本我地舍楞乃我叛人論以大義而遂受之俄羅斯亦無他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復以納我逃人閉關嚴大黃出界之禁五十六年土爾扈特喇嘛撒馬林偽造俄羅斯書誘土爾扈

諭理藩院移問之撒納特衙門言偽書用印兩顆鈐蓋不合式

又非邊界頭目鈐記且請通市

高宗察其誣許通市時叩肯汗第七傳矣俄羅斯於中國不遣

正使皆貿易人來附請

大皇帝安中國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今汗遣正使來至邊

界議禮不合而返今汗者始以男汗治俄羅斯地遠禮別使命

不至

皇上亦遣不問也

述曰俄羅斯之不見於史也蓋有故元史地里志河源附錄後

西北地名僅有阿羅思三字而丁酉歲之師又謂之幹羅思則

明何人得之元遺臣者時俄羅斯方漸起故不能詳也其大也

在明中葉明方與鞏都瓦刺日構兵其款業不過緩兵趨市苟

且旦夕固不能如漢唐西域北庭置都護校尉中外往來可以

從容垂訊西北遠國即商人至邊境亦不過以尋常賈胡視之其不知之也固宜非是其人自古未嘗一至漠南也俄羅斯地大人眾天氣和藹如中國故亦有花痘之證惟沙漠行國趁涼者無之蓋居國皆如此也俄羅斯有火器

平定羅利方略言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我師抵雅克薩

以其烏鎗歸絕域紀略云邏車國所遇皆檀鳥鎗黑龍江外紀

言其納藥箭中凹凸如梅花式結碯亭集畫雅薩樂府注言其

國精火器異域錄言圖理琛入其境伊國具鎗礮旗幟以迎土

爾扈特又借之以衛我使者今雅克薩城有康熙時獲俄羅斯

礮三位則言俄羅斯無火器者非也

聖祖仁皇帝文集云噶爾丹揚言假俄羅斯火器兵攻喀爾喀

豈得舉其所無以自敗哉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來言其地去

北極二十度以上為北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

聖祖以為始信東方朔記北方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之言不謬

是其國已極北而或以其西南屬國之控噶爾汗謂在俄羅斯

北且謂控噶爾能征俄羅斯又以女汗有男侍俗間小說遂謂

我使侍衛碩託與其汗訂十八條議於枕席之上其說皆佻謬

且亦安得有十八條議哉土爾扈特之來歸也實由舍楞唆搶

伊犁俄羅斯故置之不收迨至無可奈何而歸順我豈能拒之

使必致死於我俄羅斯始聞其搶我伊犁寇發自彼不能止之

及其歸順則又望我與數百萬師徒盡執土爾扈特數十萬人

送還之無是理也故我於俄羅斯不為納其屬部俄羅斯於我

亦非絕置屬部於不言其勢固有所難言也乾隆二十三年閉

關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始來四裔考次之二十六年又云三十



年閉關外間小說遂謂二十年後以土爾扈特嫌絕不與通攬  
擬失旨此其落落大者故詳考事實著於篇者於故實此庶近  
焉

癸巳類稿 卷九

三求日蓋齋刻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雲南地十四府四州三廳省治西南七百九十里曰元江州西  
南千二百三十里曰普洱府西一千一百五十里曰順寧府西  
千二百里曰永昌府永昌虎踞天馬二關外為緬甸緬甸古來波  
也在唐為驛國長三千里廣五千里西北連東天竺東有今省  
西北麗江大理屬土司地兼野人番獍怒夷米日緬元時其國  
東至大理西北直成都中國不測其地方幾千里也明初置宜  
慰使司嘉靖時孟養滅之後復興東并木邦孟長南并洞吾北  
并孟養孟密孟拱其人得榜普濟洞吾濠古等十種又以力  
制諸土司勢大熾號九萬里 蓋妄語見天啟六年萬曆中劉綎  
正月雲撫閩粵洪疏 兵至其阿瓦城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之緬降立入關曰  
萬俛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口虎踞曰天馬曰漢龍

癸巳類稿 卷九

三求日蓋齋刻

國朝順治十五年明桂王朱由榔及沐天波走永昌十六年正  
月走騰越二月至巖木河入緬界自登莫舟行達非亘五月緬  
人處由榔於阿瓦市赫經白文選走木邦李定國走耿馬孫孟  
緬滅孟良嶺之沅江土知府那嵩起兵與之應我師滅沅江十  
七年文選以桂王拘於緬思出之自木邦興師越錫箔攻阿瓦  
新城將破矣為緬所給退兵再攻不能克走孟良嶺會定國是時  
吳三桂在雲南忌明有後語於

初滅山榔以蘇明局移檄緬甸使送山榔十八年三桂師至孟  
卯三月焯發班師五月定國文選會攻阿瓦造船於上游緬人  
燒之時其酋莽孟自稱兄自立國未定欲借外兵鎮壓之暗結  
三桂九月三桂師師由騰越取道南甸臘川孟卯至木邦分兵  
出孟定之姚關十一月由鎮康孟定會木邦定國走景線文選



據錫箔江三桂一晝夜馳三百餘里至錫箔江橋斷結後以濟  
 文選走茶山分兵追之至孟養次選降三桂自帥大軍至舊挑  
 坡去阿瓦僅六十里緬人請兵遂進次蘭鳩江蘭鳩江去阿瓦  
 僅十里其上游則騰越西之戛鳩江也戛鳩至老官屯下流六  
 日即阿瓦莽孟自以之熏轍其大臣以舟送山柳出時十二月  
 朔也三桂奏凱還康熙元年四月三桂殺由柳於是我典屬所  
 收永昌府南孟定等地數千里為土知府三宜撫司五安撫司  
 三又收普洱府南車里等十三土司地出七百五十里外乾隆  
 十五年緬王莽達頰入貢受瑞輯西琛額十九年莽達賴與得  
 榜錫箔等構兵為所殺木梳酋長養藉牙因有其國養藉牙死  
 子孟騰立孟騰死弟孟駁立據阿瓦木梳孟密孟養孟拱孟良  
 木邦大古喇等十三路最南近海為洞吾古喇北路為孟密孟

秦臣類稿

卷九

孟求日益蕭刻

密之西為孟養北為孟拱孟密之蠻暮新街老官屯為阿瓦運  
 鹽及通市中國地直虎踞關外其東路為木邦為孟良孟良所  
 屬為整欠孟勇整控大孟養有香諸地在耿馬土司哀龍江南  
 地勢稍平由阿瓦東北行過來卡卓落至大山宛頂再三日則  
 永昌西南孟卯土司也莽者緬之孟良路也緬言君長曰莽紀  
 故孟良長亦曰莽莽女曩占嫁赭緬自古利宴古利宴者其  
 先中國人從明桂王沒於緬緬單字還音號為桂家者也二十  
 三年曩占勸之起兵攻曩藉牙敗而逃於外土司孟連孟連欺  
 古利宴孤弱凌之曩占怒二十八年秋曩滅孟連而自歸於中  
 國永昌府知府楊重毅與武弁謀由言蠻反討平之遂置古利  
 宴於極典以邀功曩占駭痛逃歸孟良三十年孟良酋長孟容  
 為其姪召散所拘時孟設新立召散據孟良而孟容子召丙逃

入孟遮召散追之破孟遮三十一年並撥普洱府南九龍江嫩  
 撥場諸土司當是時邊報警居民一口數徒皆曰莽子來也是  
 日莽匪我師涉之召散逃歸阿瓦我檄索之不與我師征孟良  
 曩占既怨永昌又浪緬欲緬得罪

天朝遣使乞濟師緬命木邦助之木邦亦莽也以莽復孟良諸  
 土司軍報題以木匪在事諸臣憤憤不知其即緬甸也既而木  
 邦叛緬緬滅之曩占所滅孟連其土司曰刀派先者逃入中國  
 自供緬之支裔守臣不以入告至是緬匪以兵來索孟連

高宗命復訊之始知莽匪木匪皆緬匪遂定議征緬阿瓦先後  
 在事者劉藻楊應瑞劉德成哈國興同華封朱倫李時升趙宏  
 榜等收復諸土司又收普洱南車里外孟良整欠孟勇整賣景  
 線六本景海順南孟連孟帶永昌南孟有耿馬元江西南孟

癸巳類稿

卷九

孟求日益蕭刻

龍稱哈新土司繳外地四五百里入版圖又收緬北野人三十  
 二年木邦大山蠻暮亦內附我師進駐新街於是緬地十三路  
 亡其三勢急遣使議納款而又別遣兵入犯欽省和我師出鐵  
 壁關緬即北行關入萬仞關與我師相尾滋擾永昌騰越之閒  
 無寧日旋又陷新街蠻莫我師退居銅壁關緬請權罷兵互市  
 不許我師進復新街蠻莫壓緬而軍而緬復東陷木邦在事諸  
 臣皆惶懼  
 嚴旨詰問則皆奏報失矣於是易帥以承恩公明瑞為總督劉  
 寧為巡撫而明瑞帶將軍印木邦參贊珠魯訥從將軍由錫箔  
 攻東路北路參贊額爾登額分兵由猛密自老官屯期會阿瓦  
 將軍自木邦入過白小破整結過革隆山之天生橋至宋賽而  
 因宋賽為賊據最嚴處屢攻之不克貴州卒王連者騰上肉薄







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繼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伯李侍堯馳往履勘邊界於永昌潞江土司順寧緬寧應安守兵長坡廣岫散漫蜿蜒則七隘八關扼其要姦細益不得出入於是瘴煙黑水之鄉人知安處而緬亦毒焰盡經用曠竭百姓悉怨矣四十七年其酋孟魯殺費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立孟雲孟雲者登藉牙第四子少為僧緬寺孟駁父子之事皆不與知國人立之而值暹羅之難暹羅國踰長居經西南海其人裹人膺骨日望驍騎象而駭緬於乾隆三十六年滅之鄭昭者中國人也乾隆四十三年暹羅遠民憤極無道推昭為王乘緬匪抗拒中國人傷財盡之後盡復舊封又與師占緬地費角牙為所困者屢矣暹羅於四十六年入貢陳其事不使亦不止也四十七年鄭昭子華爾華亦有武略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樹得五十一年

鄭華受

封孟雲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齋金葉表入貢送楊重英等出高宗哀憐之諭暹羅罷兵五十五年使賀

八旬萬壽受

封爵許通使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秋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得勝

皇帝頒敕諭解之冬緬甸叩關求入貢蓋乞救也疆吏以非貢期拒不納而緬已削弱矣

述曰緬甸之猖獗也一在索土司於內地一在抗拒官兵不輸誠歸款而用兵脅和悉索財賦糜爛其人民失大援遂為鄰國所窺伺也嘗綜乾隆年間用兵地大如準噶爾回部險固如金川皆摧破其始皆覆育生全之及其再叛始行芟夷安南亦猖

獠與緬甸同一旦悔悟親入朝遂蒙

赦宥而卒以阻兵之故國內空虛為粵南所并緬甸則困極然始歸命蓋初亦自念重罪不可赦故鋌而走險豈知入貢以後天朝之所以勞之來之者為緬甸之所夢想不能及者哉故不觀於安南緬甸之撤兵不足與言安邊之

齊謀不觀緬甸安南兩次之受降不足與言不嗜殺人之

聖德與準噶爾回部金川之自取滅亡是以求其事比而論之緬甸自古稱險阻阿瓦之蘭鳩江上為夏鳩江亦曰大金沙江亦曰橫柳江其上游由工布運雲南出鐵壁關瀾滄江則由察木多入雲南車里下為九龍江出緬甸東其潞江則由衛入怒夷運雲南永昌入潞江土司龍川江亦由喀木徑雲南漢龍關入緬其水與衛藏為首尾老官屯者特阿瓦運鹽之道上下游俱斷絕乃其國不爭之險也江之東為木邦為孟良江之西北為孟拱孟養南為木排阿瓦諸路由順寧永昌南孟定土府而南至其東路由騰越西渡夏鳩至孟拱孟拱東孟密夾江而下東北則營莫西南則老官屯老官屯前北路參贊及傅文忠與緬處處營莫乾隆三十四年阿文成造戰艦於此當時謂之野人壩者也三十三年文成言其地崖險徑窄斷難行船或言蠻莫江由新街下西流入大金沙江是桂王舟路非必容梭船大艦也讀史方輿紀要云麓川倚箭山滇略言過此盡平地一望數千里絕無山溪亦無果樹是野人壩以西亦沙漠地行金沙者至阿瓦北井梗即陸行過者梗半日程即達阿瓦夫阿瓦能制孟密孟拱孟養則三路者亦必有路以達阿瓦矣誠能舍老官屯覓路揭阿瓦亦功名之盛也劉綎嘗由姚關隴川至阿瓦



而王驥道機思發僅刻石大金江邊白文選李定國吳三桂入  
緬至阿瓦城下則皆由東路意以地勢易馳騁故欵用依舊邸  
抄輿地考四裔考大臣傳及志狀鉤稽推排記其出入緬甸地  
勢大略具矣

癸巳類稿

卷九

天球日晷刻

蓋地論

元史天文志云札馬魯丁造西域儀器廓賚依阿勒資漢言地  
里志也其製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色綠三分為土地色白明  
史天文志亦云西洋人言地圖按地圖古蓋地說也回回西洋  
亦知之耳玉海引書緯帝驗期云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蓋地  
圖慕舜德遠來貢之自皇甫謐改作蓋地圖見初學記引學者  
遂不通究其義周髀算經云天象蓋笠地法覆槃極下地高滂  
沱四隕而下則地本圓在天中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地者形虛  
者精情形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黃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  
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  
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游行其間故燥勝則地乾暑  
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

癸巳類稿

卷九

天球日晷刻

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  
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  
注云地厚三萬里下遊則地上畔與天中平上遊則地下畔與  
天中平是證地在太虛之中文字自然云樸至大者無形狀道  
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夫天誠圓中規始  
能運地則脩長事類賦注引姚信斯天論云兩地之說下地即  
上地之根也天北行乎兩地之間耳書正義云渾天者地在天  
中天周於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天繞地明矣則渾天亦  
同蓋說蓋說亦有不同易晉云明出地上明夷云明入地中大  
戴禮曾子天圖云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嘗聞  
之夫子矣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呂氏春秋園道云雲氣西行云  
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為大重



為輕開道也水升雲而西迴也俱謂地止一面其謂地四面者  
 周髀算經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  
 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  
 方日中東方夜半極北以極南準之此方夜半彼方日中藝文  
 類聚引尸子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水從地下西  
 迴周四面也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千里廣雅亦云然禮正義引鄭注考靈曜云地厚蓋三萬里其  
 疎率徑一圓三地九萬里而周亦鄭義也周末積衆人聞見人  
 蹟所到著於讖緯隋唐以前西域之言又與之應山海經注引  
 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其人長三十丈崑  
 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  
 十丈五尺初學記十九河圖龍文云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  
 一丈初學記引河圖龍文云天之東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  
 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  
 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都甲食鬼鐵面兵即佛說之  
 阿修羅佛謂之捉月羅睺一切釋音義云羅睺計都此譯云障  
 月明史李天經議云即正交中交行宿今俗遂以為怪宿然語  
 必循其本傳聞之謠中必有不謬者今西域阿訶國男長數丈  
 女如中人鳴金攻之男子逃則略其婦女以歸長阿含經亦言  
 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則阿修羅女嫁天帝釋不足為異而  
 說其人高至天能捉月與河圖言長三千萬丈同一失實河圖  
 言長人在東佛在西見之是交周矣佛書起世經云佛告諸比  
 邱若聞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音義云前鼻離離日則始沒瞿耶尼  
 洲音義云多牛市一日則初出鬱單越洲音義云其地為最高正當夜半

瞿耶尼洲日正中時此聞浮洲日則始沒鬱單越洲日則初出  
 弗婆提洲正當夜半鬱單越洲日正中時瞿耶尼洲日則始沒  
 弗婆提洲正當初出此聞浮洲則為夜半弗婆提洲日正中時  
 鬱單越洲日則始沒聞浮洲中日則初出瞿耶尼洲正當夜半  
 佛告比邱若聞浮洲所謂西方瞿耶尼洲以為東方瞿耶尼洲  
 所謂西方鬱單越洲以為東方鬱單越洲所謂西方弗婆提洲  
 以為東方弗婆提洲所謂西方此聞浮洲以為東方南北亦然  
 樓炭經天地成壞品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  
 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為晝夜是佛家古說依周髀謂地  
 圓也佛本行集經成無上道品云小鐵圍山並大鐵圍其間從  
 來黑暗此之日月不能令彼處光明顯赫實著鐵圍之目開元  
 占經載梁武帝云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  
 癸巳類稿卷九 聖求日蓋齋刻  
 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而一晝一夜圍繞環而於  
 南則見在北則隱武帝既依佛作此說其臣又承制作注武帝  
 嘗依蓋天難渾天其以南北為隱見金剛即北極下蓋天義也  
 聖雲悉達列入天體渾宗中自病其書矣初學記引河圖云黃  
 河出崑崙山東北角剛山東則河源之崑崙墟亦曰金剛又大  
 地之中亦曰崑崙即佛說之須彌在中國西北蓋天所謂天門  
 在西北是也初學記引括地象云崑崙之山為地首又云昆侖  
 山為柱氣上通天昆侖者地之中也藝文類聚引龍魚河圖云  
 昆侖天中柱也曲禮正義引河圖括地象云地中央曰昆侖其  
 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博物志引河圖云昆侖山應於天最居  
 中中國在東南罔是西北昆侖並非河源太平御覽河圖始開  
 闢云昆侖之賦有五城十二樓藝文類聚河圖文略同博物志

第... 冊... 卷... 頁...



引括地象云崑崙山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古經史  
天爲蓋天地爲蓋地史記大宛列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  
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  
淮南子地形訓亦云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  
之野佛亦言須彌爲天宮佛所謂天宮貴人也河圖有括地象  
爲古地理書比之佛書無不合者河圖言東佛言西非圖周乎  
地平上天見其半越二百五十里而極差三百六十分天之一  
天則仍見其半若地非圓更無說以通之此皆隋唐以前說札  
馬魯丁之製未可謂爲創獲西洋人入中國用佛義而諱其名  
其儀器本之萬年回回俄羅斯當明時已西接西海北接北海  
艾儒略等職方外紀坤輿圖說又後陳冰海若所定履目驗者  
商竟不知有所謂俄羅斯至錢少詹次斯爲定地球圖說強爲  
癸巳類稿 卷九

蓋地海論

史記言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上  
至黃帝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禮記曲禮正義引  
地統書括地象其語亦同此古蓋地說也鹽鐵論論鄒云鄒衍  
非聖人作怪談惑六國之君以銷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  
諸侯者也論衡談天篇亦謂衍迂怪虛妄今案法言五百篇云  
鄒衍迂而不信問道篇云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問神篇云鄒莊  
有取乎曰言天地人經德也揚雄據渾難蓋故不信蓋地之論  
而謂其言經德自持則雜所見古儒所說名理皆與衍同非後  
人淺見所能及及史言衍終始大聖生至黃帝學者所共述夫政  
隨世盛衰衍言即非經見亦必本於黃帝乾坤鑿度云易平坤  
道平易注云北荒平易萬里連均夫海者三分萬形經曰坎北  
方無海平易北荒迷遠也乾坤鑿度黃帝書也數引萬形經又  
云天地宜盡闊地道距水激注云天地盡有闊激之所聖人所  
不能測底地道以水爲激激者盡也此鄒衍所謂大瀛海際天  
地也坎北方無海平易而古人近言四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大戴禮五帝德以幽林交趾流沙蟻  
木爲四海古經言海者如此此鄒衍所謂裨海不必是禹貢之  
海合北方平易古文也凡一大國必有小部環之黃帝所治者  
大鄒衍所謂盛其後德衰齊秦相帝中國地小非司馬遷桓寬  
王充時中國也何反禁衍述述古初且衍熒惑何君諸儒詆衍  
遷怒妄也衍所說又與河圖合河圖云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



北二萬六千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藝文類聚  
 引又云昆侖山應於大最居中八十一域布繞之中國東南開  
 居其一分博物志引此行之所據也其說又在蓋天王誓渾天象說  
 云周徑為蓋天者尙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大日月所不照陰  
 陽所不至日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為之說虛誕無徵是亦  
 鄒子濊海之類也開元占經引蕃是粗工安知奧義周髀算經  
 云極下不生萬物則人迹不到故乾坤鑿度云北方無海其云  
 地道距水激激為水窮故鄒子云大濊海環之則推而知之二  
 說通也意大里亞人言天下五洲中國喀爾喀西域回部西藏  
 緬甸安南琉球日本高麗烏洛侯哈薩克以至西海又南至暹  
 羅越洋至噶留巴呂宋蘇祿等為一洲意大里亞亦為一洲又  
 有三洲總為五乃不知有俄羅斯儒者不信鄒衍乃信西夷極  
 下萬物不生西夷豈能至萬形經言北方無海其是非後世必  
 有目歷而知之者今俄羅斯言其國北距海古人不強知之云  
 無海不害其為博而篤惟鄒衍能言之嗚呼大賢哉鄒衍也

齊民類稿 卷九

齊民類稿 卷九

彌婁山鐵圍山考

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云十寶山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  
 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黑山鳩摩羅  
 什注云此十寶山雪山以下九圍繞須彌妙法蓮華經序品有  
 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見寶塔品有目真鄰陀山摩訶  
 目真鄰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法師功德品有鐵圍山  
 大鐵圍山彌樓山摩訶彌樓山藥王菩薩本事品則云土山黑  
 山小鐵圍山大鐵圍山及十寶山嶽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大  
 唐西域記云蘇迷盧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  
 諺略法苑珠林云日月所照臨處以蘇迷盧山為中亦曰須彌  
 亦曰迷留亦曰彌婁按此二唐僧所說未能得實須彌山亦自  
 為須彌婁其卑言彌婁彌樓迷留者自屬目真鄰陀山言摩訶  
 目真鄰陀者自是摩訶彌樓山目真合音為彌鄰陀合音為樓  
 非須彌也維摩詰所說經言黑山大小鐵圍山在十寶山中法  
 華藥王菩薩品則三山在十寶山外疑是法華文誤也鐵圍山  
 者樓炭經天地成壞品云日月城郭繞須彌山大鐵圍山泥犁  
 品云有大鐵圍山復有第二大鐵圍山中間杳杳冥冥其日月  
 大尊神光明不能照及佛本行集經成無上道品云小鐵圍山  
 並大鐵圍其間從來恒常黑暗未曾見光此間日月不能令彼  
 處光明照曜顯赫立世阿毘曇論云大鹹海外有山名曰鐵圍  
 周迴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故佛多以須彌鐵圍並言  
 佛說五苦章句經云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以其名顯故極  
 言之鐵圍有二山須彌止一山故知彌樓摩訶彌樓是兩目真  
 鄰陀不得以彌樓為蘇迷盧之省略謂有兩須彌也須彌佛說

齊民類稿 卷九

齊民類稿 卷九







九千六百弓四千弓八十里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三十二里  
三十里十七里餘十六里之別魏慧覺譯賢愚因緣經須達起  
精舍緣品云舍利弗言佛行日半由旬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  
作一客舍此旁出之言有屋舍相去里數最為明證則四十里  
為的數也

齊民要術 卷九

蓋天論

晉書天文志云蓋天本庖犧立周天歷度李淳風注周髀故能  
信蓋天之義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或問言黃帝為蓋天太  
平御覽引劉氏歷正問云黃帝立蓋天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  
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質疎不勞後人飾之晉天文志開元  
占經並引王蕃云為蓋天者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  
不至日晴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為之說知諸緯皆蓋天又云  
周衰渾天廢乃有蓋天則齊鄉壁虛造顛倒是非矣謂蓋天為  
周髀者是其算法太平御覽引安天論云周髀或人姓名猶星  
家有甘石賀道養渾天記云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術今覽周  
髀則周句髀股而周髀又明言當周立表虞喜之徒豈得不覽  
而為姓周名髀非周法之說宋書天文志云假託之書號曰周  
髀已類稿 卷十

髀蓋其時別有一書非漢趙君卿本也隋書天文志載揚雄難  
蓋天八事其難義甚疎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用蓋天則日月  
出入不定唐天文志大衍議云誠以為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  
此皆非蓋天之失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人之說全異三國以  
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藝文類聚引吳姚信昕天論云天  
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此以冬日短夏日長言之不悟冬夜却  
長夏夜却短而強為之說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渾蓋二器  
皆古之遺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自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  
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元此九君者不論合渾蓋之用不悟司  
馬遷並不知有渾天之法何由論合北史信都芳傳云渾天覆  
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不  
悟渾天亦得仰觀渾蓋異同並不係此梁書崔靈恩傳云先是



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  
立義以渾蓋為一焉不悟截蓋天第四衝為赤道以南則反之  
既成渾天必無再通蓋天之理隋書天文志云梁武帝於長春  
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立新義以排渾天武帝蓋以  
西域佛說合於古緯故一意用蓋天隋書以為新義非也開元  
占經載其說乃在天體渾宗中尤非也

癸巳類稿

卷十

求日蓋齊刻

宣夜論

蔡邕謂宣夜絕無師說或言殷法太平御覽引天文錄云宣夜  
之說未嘗聞也隋書天文志云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  
夜之說作交天論則喜必聞宣夜師說書堯典正義引喜云宣  
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故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御覽引安天論云  
宣夜之說滅絕有意續之而未遑也然則喜止聞名目而已御  
覽抱朴子云宣夜之書亡而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  
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睛極蒼蒼然也譬旁望遠道黃  
山而背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真色黑非有體也日月  
星相浮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住或遊逆順伏見無常  
進退不同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眾  
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才三度遲疾任情

癸巳類稿

卷十

求日蓋齊刻

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今抱朴子無此語唐人作晉隋志亦載  
其義云宣夜之書亡各本作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  
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睛極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  
道之黃山而背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  
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故  
七曜或遊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  
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或亦本  
抱朴子或郝萌書其時猶存宣夜言七曜東行則非夏法言無所  
根繫則非周法或言殷法者得之亦蓋天中一種耳



史記用蓋天論

蓋天之名非古也渾天之義又非古人所知也史記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氏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濁留胃莫奎初疑是秦及漢初法然顧頊法日在起營室此起東壁依天左旋以天門為始後世渾天學起始別古法曰蓋天此蓋天家通法也唐書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歷南方有狼孤無東井與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今月令有畢有東井有柳有觜而律書有注有孤有狼有罰有濁有建星彼此不同仰觀於蓋當度各異真古法也又七星在張之東罰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觜先張後星後人治憲皆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洋人爭惜未能明此義而或一切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

蔡氏類稿 卷十 四日未盡詳

詩小星昴稠猶為韻奎安主壽整殺萬物則當依徐廣本作畫尤非渾天所有箕義云萬物之根棋徐廣本作橫則棋非基無疑太一十神之君棋臣棋民棋沈括筆談謂是基字因唐韓改棋熙寧中領太史欲正之而未能也雲麓漫鈔亦言十神君基氏基唐明皇詩為基至今不改今所見邱濬太一淘金歌已改從基其亦未之思矣嘗愛太一十神遯甲六壬亥為天門為渾天以前古義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况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况以同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疎漏之說也此則沿革不可不明而經史之注疏論議不讀之亦可也徐廣本根棋作根橫亦作根抵其作橫者棋誤其作抵亦從木不從土也

恒星七曜古義

後漢書律歷志云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同其說行之最久置算亦易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晉書天文志云周憚家言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所謂天者非指恒星渾天家借恒星以為天非古說也若恒星之天可云牽日月以西沒乎晉志又云其不合者惟有夏歷淮南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星辰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此夏說也未書天文志云劉向五紀說夏歷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律歷志云祖冲之曰夏歷七曜西行特違厥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所謂不揆道真妄為譏毀使後人所造則必依傍渾說更無古趣矣夏法七政西行則注夏書者必宜用之明史歷志云洪武十年三月帝謂諸臣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

蔡氏類稿 卷十 五日未盡詳

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明太祖開創聖人不必詳知古算儒者以夏書之說即以通概古今是又失之此蓋天之一說也白虎通引尚書刑德放云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天左旋地右動藝文類聚開元占經並引元命包云地所以右動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而終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已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恒星為地之精文選史述贊注引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為列星說苑辨物篇云二十八星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開元占經引靈憲云星體生於地列居錯峙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日月之精為星辰星辰生於地



地右行日月右行則恒星右行此蓋天之又一說也知此則言  
黃帝至虞殷至秦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行言夏憲者宜曰  
恒星七曜皆西移言四分至授時者宜曰恒星西行七政東行  
言時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移如此則經不偽算不滯言可  
立術可久而春秋分野之占史記律書由東壁而營室而至奎  
古義燦然不煩解說矣

癸巳類稿

卷十

木日求蓋清

桃菊桃符義

周官戎右職云盟養桃菊禮記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  
執戈昭四年左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爰云  
桃之爲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爲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施門戶  
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藝文類聚引莊子  
云折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  
童子也今莊子無此文淮南子詮言訓云羿死於桃楸注云楸  
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  
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事不關羿藝文類聚  
引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主殺百鬼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  
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引典術  
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時作桃符著門止壓邪氣此林仙地蓋  
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甄異傳夏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  
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又唐開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  
東引桃枝蓋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素山而還免記張稹爲  
鬼乃手執桃杖而罵搜神記韋英之鬼乃桃人所化世俗不察  
如問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鍵其棺遂謂無患豈不哀哉度  
素桃樹下神荼鬱壘續漢志大雉注文選東京賦注荆楚歲時  
記並引風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性  
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箇閻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者  
縛以葦索執以餉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  
虎於門以禦凶也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  
太平御覽亦依風俗通引黃帝書論衡訂鬼篇則云山海經曰  
北方有鬼國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



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之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荼鬱壘主領閱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亂龍篇亦載其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集解續漢禮儀志大傳注藝文類聚文選陸士衡挽歌注歲華紀麗桃板署門注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注云文具風璞戰國策孟嘗君入秦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展轉取引荆楚歲時記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曰蟠桃蔡邕獨斷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早枝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注神荼鬱壘注蜀都賦洪桃屈蟠及陸機觀獸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注神荼鬱壘卷十

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山桃樹百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樓子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積成東南枝向日之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艮巽四維云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門僅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間石旁題曰鬼門聖人立鬼冥門於良擇時用貴登天門綱塞鬼戶皆有所據桃枝取東南兼用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辭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天事闕疑說

公羊傳隱三年注云不言月食日其形不可得而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桓三年注云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穀梁莊十八年傳云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云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又隱三年食晦日桓十七年食既朔又月朔側匿西漢猶著之經古說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為合朔也禮曾子問云當祭日食則接祭請俟旅見天子入門日食則廢禮送葬日食則聽變其說曰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是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尙未能知由積測未至後人不知當時之意乃為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春秋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公羊傳云其信於東方何見於旦卷十

也穀梁傳注云不言所孛之星何言東方者且方見孛星皆沒故莊七年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云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云反者星復其位左傳注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書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令正義引鄭注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天有兩儀以無道中其可視者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不之名焉占經引晉劉智論天云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也如此義而後經明若昧於因革以今說古則亦藝成而下矣隱三年公羊傳言朔在前朔在後以為失朔則公羊自立義非春秋本旨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是三代時不以日食為常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







五行傳用亥正論

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川顛頊法以亥為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王極剝欲則以辰巳思心午未言申酉聽蓋今古說不同然皆以伏生語為亥正鄭用夏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史於漢初追改十月為歲首然亦有仍其時月數者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言十月日在箕尾金水近之史言多妄蓋以為追改月數實則此條未改蘇軾言秦十月今八月八月得七月節則日在己近東井其意猶味是

秦及漢初

卷十

五行傳用亥正論

卯正且起白博又偷徒乃不無之

古憲論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憲三十三卷顛頊憲二十一卷顛頊五  
星憲十四卷夏殷周魯憲十四卷所謂六家古憲律歷志云五  
霸之末史官喪紀時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其所紀有黃帝顛  
頊夏殷周魯憲蓋中外異本又伏羲神農少昊高辛唐堯虞舜  
其治憲亦有端緒可尋前世傳者續漢書律歷志引洪範五紀  
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憲不如史官記之明也宋書律歷志引  
五紀論云黃帝憲有四法顛頊夏周並有二術杜預長歷云春  
秋七百七十九日夏憲得五百三十六日真夏歷得四百六十  
六日周憲得五百六日真周憲得四百八十五日是夏周二術  
並行顛頊術同又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憲以推春秋朔日又云  
漢末宋仲子集七憲以考春秋皆不合是古憲漢時尚存也

秦及漢初

卷十

古憲論

知古憲大要天度四分又無歲差續漢志賈逵論云古黃帝至  
周魯冬至皆在建星建星今斗星也云今斗星者謂漢冬至在  
斗據周髀經言則庖犧神農時已然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顛  
頊術人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在天廟營室五度  
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邕意月令周制是由周髀伏羲至  
周由賈逵黃帝至漢由蔡邕顛頊至周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  
有差戴法與據賈言以難歲差又云古之六術並同四分祖沖  
之遂云古憲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朔並  
先天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又詩十月辛卯日食梁虞則唐  
大衍元授時以已術推之在幽王六年而周魯憲無可考正義  
乃云古憲書亡矣今世有周魯法蓋漢初為之其文無遲速虞  
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法







顓頊元在乙卯命歷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謂憲為偽按漢爭甲寅元官指為殷法又續漢志云圖書漏泄而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朔却差一日則命歷序改顓頊乙卯為甲寅以圖書漏泄漢人已明言之沖之並不讀書但對簿籍千支宜疾詆也高辛之憲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大戴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魯語展禽云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云次序三辰以治憲明時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氏歷日月而迎送之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按楚語及史記並言顓頊後堯育重黎太平御覽引文曜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唐堯即位義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鉤然

癸巳類稿 卷十

宋求日者著刻

史記歷書云顓頊後重黎天官書云高辛之前重黎亦謂顓頊之世緯或誤斷此文又唐堯儀器必不當名渾儀宋書天文志徐爰引鄭璇璣玉衡注謂之渾儀亦為此緯所誤此緯文不應經史不足引據也堯寶育顓頊之重黎即位後乃命義和據易緯乾鑿度云元憲無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云堯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五行大義引春秋文曜鉤云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歷象日月陳制考功績漢志改四分詔云尚書璇璣鈴日述唐世放堯文帝命驗曰堯考德禎期立象今改行四分以道於堯是堯憲雖無書要已改朔立元為推術四分通法獨言述唐者漢自以堯後故以四分法歸堯宋書歷志魏揚偉表云在唐帝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憲初是唐正朔用丑道算則起子半與殷同法皆上承黃帝若顓頊則算起立春虞夏

秦因之晉書歷志董巴議云顓頊以正月為元夏為得天以從堯舜承顓頊故也是巴不知唐時正朔建丑也虞法可知者改唐法開夏法元用戊午大戴禮詒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歲經再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叶月夏亦同之皆用顓頊法唐志大衍日度議云顓頊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朔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其實夏憲也按夏自有憲但用顓頊術夏用丙寅不得以甲寅為夏憲顓帝用乙卯而此甲寅者四分後圖書漏泄又五紀論言有二術一行乃謂是夏憲然則秦漢亦從顓頊法出得謂顓頊憲夏憲實秦漢憲乎一行止知算法唐人誤以為宏覽實則止習史記以下律歷天文二種而改義不屬顧此失彼又好議論迷惑人也求夏憲之異者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論云夏憲以為列宿

癸巳類稿 卷十

宋求日者著刻

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按淮南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太平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通人揚子雲因象儒之說以為天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是蓋夏憲推步之法為夏書師儒之說宋書律歷志祖沖之云劉向以為夏憲特違眾法後人所造則又不然七政西移自違眾法謂月行遲則月生三日日將入而月見西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無庸臆側匿之說與五行傳不合向所不喜無以難之即以為偽不知西移自一代之法不以通於前後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明太祖之沒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夏憲特妙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去極九十一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開元占經作古憲曆景之法以



為率也則九道陰陽轉之法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內  
外舒疾惟夏憲知其不同故續漢志霍融上言刻漏不如夏憲  
密其春秋分相逐晝夜刻不相應明徐光啟以近遠推日行距  
地用定氣置閏以為采自西洋謂是新義亦不詳檢古書之過  
又天南北度數義明於此發敘舒疾可以測知而古人百度則  
得數有常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為古初亦不悟古今  
各異制妄造故實也晉書志董巴云殷憲弗復以正月朔旦立  
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正建丑算則起冬至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甲寅元冬至起於牛初謂是殷法晉志姜  
岌引命歷序云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憲使其數可  
傳於後世續漢志云甲寅元於孔子時效蓋孔子見魯歷多失  
退修殷憲存其數非以追改二百四十年之期望而岌云以  
癸巳類稿 卷十 九求日蓋齋制

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月令中星沿之逸周書周月解  
云惟一月既南至則算起冬至孟子云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  
坐致周法積元也大衍中氣議云殷法中氣後天周法合朔先  
天魯法又先周四分日之三此自古法之疎春秋正義引釋例  
云魯法不與春秋符殆後來好事為之非真也不悟左氏於襄  
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再著官失又漸修之則法與事不相應又  
頒朔則日官周法不頒朔則日御魯法春秋本行二法不符於  
魯法愈為真也大衍合朔議云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  
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  
九其偽可知矣不悟會子問有祭週日食則接祭牲未殺則廢  
朝週日食則廢禮從救日送葬週日食不知復時則聽變古無  
推日食法魏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疎宋書禮志魏正元二年  
癸巳類稿 卷十 九求日蓋齋制

史官荅大將軍云自漢故事日食必當於交甲寅詔書有備食  
之制無考負之法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言建巳月日食誓  
奏鼓耆夫馳庶人走救本允征謂季秋日食史官不知至用兵  
誅殺之且引政典有先時不及時者殺無赦於經傳皆不可通  
大衍乃謂殷周魯三憲俱偽且古法疎日食不當其法之朔古  
人所以有食晦食二日之占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三十六  
食必多失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再比月食不入食限則  
春秋止三十四食宋衛朴法除莊十八年不入食餘三十五皆  
云得之則比月食亦入食限知自來算家皆自欺之談也續漢  
志劉洪上言已巳顯頊秦所施用蔡邕議云漢承秦用顯頊元  
用乙卯漢志張蒼云顯頊憲比於六憲疎淵中最高為微近則秦  
及漢初又以立春起算至改顯頊作太初起子半自後史志列



之燦然矣史記歷書云昔自在古憲建正作於孟春古憲者謂  
秦及漢初用顛項虞夏憲索隱云古憲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  
初等皆以建寅為正漢志言上元太初謂太初之推算上元非  
古有憲名上元太初也若漢之太初法不得謂之古憲古憲不  
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世  
之善遜辭者說三代則曰此何承天所不屑言者才述宋齊則  
又曰此徐光啟所不屑言者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事有沿革貴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  
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  
之

癸巳類稿

卷一

辛未日益齋刻

九道論

隋書天文志蓋圖云晉侍中劉智曰昔在聖王治意明時作圖  
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週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週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  
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  
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  
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  
作渾儀以象天體此作志者竄改之謬也開元占經天體渾宗  
載智文云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數準程極制渾儀又云昔者  
聖王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用之以見天象未可正昏明  
分晝夜故作渾儀焉象天體亦極在於中而朱規為赤游周環  
法極九斗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復法極遠近不同故復置為  
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  
裏以定宿度之進退為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  
退靈帝時泰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是智意渾  
天山蓋天渾天中有九道其實三家說天先為宣夜後則周髀  
周髀之後乃始有九道九道法明始有渾儀渾儀亦曰渾天渾  
天既立則別出周髀之法曰蓋天紛紛之名由後自之非古有  
也張衡靈憲止題渾儀不曰渾天蔡邕上天文意先論三家曰  
周髀不曰蓋天渾蓋之名楊雄桓譚私名之時未承用趙君卿  
注周髀云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吳陸績王蕃晉  
劉智復言渾蓋又所見不遠覽史記有命南正司天即謂渾天  
始於顛項劉智問答客引黃帝立蓋天二者皆無稽之談渾儀  
漢始有也書言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官書謂北斗七星

癸巳類稿

卷十

辛未日益齋刻



索隱引文曜鈞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璿璣晉隋志引文曜鈞云唐堯即位義和立渾儀其言怪謬殆因智言竄改今無可證也又引考靈曜云觀玉儀之游鄭云以玉為渾儀也詳緯文璿璣玉衡確是斗極又別有玉儀非璿璣玉衡亦非渾儀劉昭天文志注引星經亦云璿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太平御覽引大傳云旋璣者北極所旋者微而所動者大周髀算經亦以斗極璿璣玉衡所指為言知古書說同而馬鄭說書及大傳謂為考視渾儀見史記五帝本紀天官書集解徐委引亦以其時所尚追況名之覽者不察直謂堯時有漢以後儀器先後錯序矣邊韶云劉歆以經緯推廣九道賈逵云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二條俱續漢志則西漢儀器尙無九道劉歆但究其義耳東漢施行未久而月行三道之義已出

癸巳類稿

卷十

三求日蓋齊制

是九道出於緯為渾天所從生渾天立而九道反廢渾蓋先後九道進退之說見於簡冊者是非無定要皆虛構之辭不足為憑者也

四分論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是天不可言度以日行測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則天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又有小分此不易之理也宋書律曆志祖冲之云古之六憲並同四分詩正義云古憲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宋史歷志亦云自四分憲及古六憲皆以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為周天語有淵源古人見六憲者傳之黃帝調憲有四分明也尙書堯典云期三百又六旬又六口謂第六日即當期聖人語自精審非略舉大數易緯稽覽圖云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亦是期法言第六日為四分如易去七日來復也正義序引鄭注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来復但去日有餘便提復在七

癸巳類稿

卷十

三求日蓋齊制

日期在六日故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尙書言六日以存期法若布算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晉姜岌云殷憲以四分一為斗分又云四分法粗晉非殷法獨如此姜岌以甲寅元為殷法遂屬之殷憲易緯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為一歲乾元序制記云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包云日行一度以立序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宋書天文志引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又後漢書王符傳注單引洛書並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髀算經云三百六十五日謂之經歲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而增一日日度皆四分也古無天周歲質之異故古緯日與度互見一條中



賈逵云續漢書志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非謂整分蕭吉五行大義引考靈曜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蕭得見緯可信也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一度二十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十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析計之亦四分其度分以日名無四分不得度矣斗無餘分者斗不當起算度之分古四分或在斗或在箕或在室或在虛考靈曜四分所在以顛項夏法則當在室四度下謂之室下分其四法則在冬至日所在之後一度曰斗下分晉志王蕃云古緯斗下分七百三十三里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宋志祖冲之云法家慮其術計紛多謂古緯為斗分者後人以自以其時法

**發日類精** 卷十 曆法 斗分

目之實不然也依賈逵言考靈曜四分即不在斗又六憲之顛項夏憲皆起立春得謂六憲皆名斗分乎淮南子天文訓云星分度箕十一又四分度之一四分在箕者漢初冬至在斗則四分歸斗後箕下是謂箕分也冬至在斗四分亦在斗者如三統星紀中為牽牛初則四分在牛初後一度斗二十六下蔡邕推太初謂應在斗二十二據續則四分在斗二十二後一度二十一下賈逵云亦據續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小分在冬至後度下之證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以斗步歲故衰秒謂之斗分此不知考靈曜斗無餘分及淮南箕分之義又見宋人襲虛分而冒斗分之名遂為此不可通之說賈逵論憲太初三百八十五分實足補漢志之闕而所謂三百八十五分者其數未明檢晉書志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憲云二

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始知太初即三統法其術多於四分蓋過於六憲也後漢復用六憲法行四分元和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續漢書志仍復古也然四分古法於小分實強何承天云宋志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是也其後乾象法以五百八十九之百四十五為斗分晉志黃初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二百五十為斗分宋志景初以千八百四十三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晉志甲子元以二千四百五十一之六百五為斗分王朔之通憲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三百五為斗分俱晉志劉智以百五十七之三十七為斗分乾度法魏正光以六千六十之千四百七十七為斗分宋志齊天保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一之千四百七十七為斗分宋志唐貞觀以二萬三千三百三十八之五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周天和以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之五千七百三十一為斗分隋張胄元以四萬八千九百之萬八千八百八十六為斗分俱隋志唐傅仁均以周天分三百四十五萬五千元作六千今以一度九千四百六十四分案此法最謬應云八百四十五半之千四百八十五半為斗分以萬八千九百七十一始成文理麟德黃道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其度千七十一皆就四分增減在室者宋元嘉法以三百四之七十五為室分宋志何承天論渾天象小分割三百四之七十五隋志開元室分者元嘉以雨水言也在虛者大明法以周分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之萬四百四十九為虛分宋志時冬至在斗大明欲七曜起虛以為正位故置小分於虛室分



虛分義皆別也。大衍中氣議唐志云古術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元嘉二千四百六十以上。元始大明至麟德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其言皆以萬分御之。而其說實不謬。一行多欺人之談。大臣雜以佞佛不究校也。歷本議唐志云歲分日策實天周曰乾實依其本法推之。歲實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三。乾實百一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太以三千四十為通法。四分得七百六十。歲實不足十七。乾實贏十九。合之得虛分七百七十九。太因得歲差三十六。太此乃減歲實益天周以漢魏法範之實以三千四十七。七百四十三為虛分也。其後五紀正元宣明崇元周欽天宋應天乾元儀天小分俱在虛日虛分。以上本唐五代宋史崇天法周分三百八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五秒二斗分千九百五十八。明天法歲周千四百三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萬百六十五得斗分。

**癸巳類稿** 卷十

三百五十此二術小分俱在虛。宋志其沿用虛分算仍起冬至葦術士不明天體雖祖沖之之意亦不能解而號為斗分徒見晉宋人稱六憲為斗分從而效之不深思六憲故無斗分之名又不視其誰儀分放在虛而造為以斗步歲之談信明理者少也。其後則名為約分。宋史又小分不在斗箕室虛者分於各宿。宋天文志所載景祐法始也。律歷志以為皇祐元史表又謂之宋崇寧元授時法復用古四分授時。歷經元志云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度百分度之二十五是也。以一度為萬分則四分歲周二千四百二十五。天周二千五百七十五。以御古今強弱而知天行其分則散於各宿。明大統法同本明志計自西漢增四分東漢行四分乾象又減之大率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七百一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

癸巳類稿 卷一〇

寸二分弱。本晉志開元占經引王蕃渾天象說與春秋緯數小異。王蕃之言時所承用。自後或增或減。鄭注乾鑿度云置一歲積日為實其法必通分乃成。從時而見。故言者無常也。周髀算經云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四百六十五。又云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則正四分也。續漢志云在天成度在憲成日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則減四分也。是古人命度未有觚不觚不依日而散分於各宿者。開元占經所載九執法言下三度法三百六十。此則譯誤九執。但取易於布算。分天為十二相。相作三十分。與自古言日度無涉。而譯者取以當度。惑亂名實。明時用同回法亦踵其失。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夫無日不可謂度。彼自置三百六十算耳。謂之為度者。中國賤江究誣之意。大里亞又為回司法所實。而亦能改也。當服

**癸巳類稿** 卷十

宋散小分唐以度譯整分為不知。天日因就西說天分三百六十度。又分三百六十日。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三三圓五。一六九歲過三百六十分度之五十一。無歲實天周以古法範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三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萬五千一百六十九。九分度之八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為箕分。薛鳳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西法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今測定二四二二三四四二。亦減四分而深諱之。以有三百六十度在於官書。不敢自陳。則甚矣。西洋之為九執。回同所愚也。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占經載九執法及見三本合之猶是完書唐書志云九執以開元二年二月朔起算此書實用明慶二年丁巳二月一日志蓋誤也算法當合天下知識古今考驗異域書自不當棄之唐明皇帝使瞿曇悉達譯九執因其人用之誠是獨怪則天使瞿曇羅作光宅憲後卒不行明皇復使僧一行作大衍憲其時瞿曇誤以明憲稱在局妄生議論又必使悉達領太史監事非惟士大夫貽誚抑亦奪佛教清寂不與人事之理姚秦譯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持淨戒者不得占象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憲數計算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貴人而悉達一行皆不能用大衍采九執則明著之大衍五星議云天竺憲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趨之行疾舍之衍遲是地開元志

十一行一符發瞿曇誤陳元景挾宿續奏大衍寫九執其術未盡詔校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僅得一二此僧徒傾妒展謬同類相傾之明效然九執之術頗傳於民間五代史司天考云初唐建中時術士曹士蒞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曰七曜符天憲世謂之小憲止行於民間焦竑經籍志有曹公小憲一卷云李思謙重注本天竺憲法今檢九執法云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是曜或作婁以起算小憲但遲三年用雨水起掩其逆耳九執不用積年小憲因之馬重績謂元憲郭守敬授時憲明大統憲及西法皆依之中土以次相嬗西法接九執也困學紀聞云七曜符天憲一名合元萬分憲傳至調元其法最行檢九執術注云羅睺或譯為風或譯為食神河圖言暗虛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亦謂此怪靈也舊五

代史應志王朴表上欽天憲云臣檢討先代圖籍古今書史皆無食神首尾之文此自胡僧之妖說也今法四餘則羅睺計都紫氣月孛晁公武讀書志云稱稱草星經不知其術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初中交食之會可以意求惟氣李無稽而術家獨以為效且曰土木於五星之行最遲而為吉凶最久故有餘氣然實無此四宿也而佛大集經又獨以暹荷暹荷與日月五星為八宿又載日分配七政素問天元大紀論王冰注云七曜謂日月五星今外蕃多以此法為舉動吉凶之驗也唐志應算有都利律斯經二卷云貞元時都利人李彌乾所將至其術以推十一星而知人吉凶貴賤又有文殊所說宿曜經一卷檢釋藏優字函則乾元三年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其指羅睺經序出羅道品第四云一

癸巳類稿 卷十

一易七日一周又二七七宿所為吉凶應召三九秘要起畢軫

女獨不用牛宿又云上古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時曜總婁以為歲元即九執法皆文殊所說佛國用者隋譯起世經有白月黑月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有房宿日五百比邱因緣品有昂宿日迦葉三兄弟品有鬼宿日翼宿日法皆相證唐李涪刊誤非笑其術云賈相國撰日月五星行應一日直一星則是唐堯聖歷廿七星經皆無憑準何所取則其論甚正而曹氏七曜賈相行應營食祿祥意各有主調元憲求便民兼以授時王朴作欽天法則盡刪之朴亦剛矣哉唐時異說最多唐人作隋志所見者有凌羅門捨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竭仰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又有此五通仙人九執法何譏乎



則天明皇以憲委之釋氏也繼此則屬賓國開元七年遣使來  
初進天文經一夾見舊唐書西戎傳吐火羅國開元七年表進  
解天文人大慕爾謂智慧幽深問無不知見冊府元龜元則有  
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法明時重譯默納特國王馬哈麻回法  
又納意大里亞人九執自曹士為馬重續後明志謂正德十三  
年博士朱裕請令本監官生推驗西域九執法其名復著意大  
里亞人至中國中國竊徒助以九執大執回回三法雜合一書  
後乃漸習古說稍易其名曰西法其所謂中法者則是大  
統法大統本長時又雜以回回尤多外國之說或乃持之以與  
所謂西法者爭明時九執法其官書正歷術皆無之天文總  
占類有開元占經百一十卷當時請推驗亦檢占經明矣九執  
之法在唐宋明之迹如此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胡泳言宋文  
公說二十八宿紀度數如量地言至某州郡若干里借以為限  
節高麗國有九執歷正如此則宋時朱子得見九歷單行本檢  
九執非特不推積元及羅脈之名其算以九字十則進位天度  
不收沒日度分三百六十確符律管更無奇攢刻分以整置算  
起春分皆西法也嘉慶丁卯二月朔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易緯乾鑿度云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息  
也陰變八之六消也合於十五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  
數見緯書者惟此實則止明循環反復皆十五太一下行與易  
爻消息之說無涉太一者史記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  
者太一常居也封禪書素隱引樂緯叶微圖云天官紫微北極  
天一太一宗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天官書云陰德三  
星或曰天一謂陰德亦名天一非天一正名也鄭用天官及緯  
義注乾鑿度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  
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  
星因以名焉是兩天一一即太一一是陰德三星別名又有十  
二神天一太一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天樞天一坐也即天官  
書太一常居周禮疏引鄭注爾雅云天皇大帝曜魄寶又曰昊  
天上帝又曰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是太一即昊天上  
帝書正義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北辰星宗也星無下行  
法故鄭云北辰神名是為十精太一在紫宮內即天一也鄭乾  
鑿度注云星經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封禪書素隱引石氏云天  
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微宮門外主承事天皇大帝開元占經引  
石氏云天一一星在紫微宮外太一一星在紫微外天一南辨  
正論三教治道篇引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紫微尊神一名曜  
魄寶即中央天謂之北極在句陳內為天之主眾星所尊左有  
太一神右有太一神為左右將如左右丞相主承事天皇隋書  
天文志李淳風玉曆通政經三垣第三皆從之是為十二神天  
一太一二星名也蕭吉五行大義引鄭則云居其所曰太帝行







武經總要存其式環者留於四維不入五宮也

癸巳類稿

卷十

高六主河七主華山八主滂九主霍山是斗九星分應九州謂

九宮應九星考

斗有七星九星兼言之者易緯是類謀云七九通符變動七九  
斗衡謀春秋運斗樞云太平御覽引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從斗樞  
鑿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是也此外測候者用七星卜  
推者用九星星經云續漢志注玉衡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  
二主益三主冀四主荆五主兗六主揚七主豫八主幽九主并  
楚辭九辨序云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遠逝云訊九魁  
即魁與六神又云北斗為我折衷兮太一為余聽之王逸注云  
九魁北斗九星也黃帝九宮經云五行大義引一為幽州二為荊州  
三為青州四為徐州五為豫州六為雍州七為梁州八為兗州  
九為揚州又云一主恒山二主三江三主泰山四主淮五主嵩  
高六主河七主華山八主滂九主霍山是斗九星分應九州謂  
癸巳類稿卷十  
高六主河七主華山八主滂九主霍山是斗九星分應九州謂  
之九宮者以地之方位定五行所以謂之宮者大戴盛德云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明堂之次後漢劉瑜傳云古天子娶九  
女河圖授嗣正在九房正以此九者為天子法太一所居之宮  
蓋斗為天極為帝車九宮之占太一神棲於斗非下行至地也  
五行大義云遯甲九神者天逢在坎木神在斗居破軍星天內  
在坤水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衡在震金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輔  
在巽土神在斗居武曲星天禽在坤火神在斗居廉貞星天心  
在乾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兌水神在斗居祿存星天任  
在艮金神在斗居巨門星天英在離土神在斗居貪狼星案開元占  
黃帝斗圖則此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日貪狼五行大義引九  
宮側神一則星九神二則星八此天逢天內天衡同居破軍則  
第八第九二陰星在第七破軍下故同其名素問天元紀大論



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云九星則天逢天內天  
 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懼故  
 星之見者七焉太古之時斗之九星皆見聖人始著之典冊天  
 元玉冊云劉溫舒素問入式論與引天逢一水正之宮也天內二土神之應  
 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  
 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土  
 元作火謀白虎通云水火南北正故一為改之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是即  
 九宮良星或作梁星高也唐楊益相宅求九星名雜以左輔右  
 弼晉孔晃不知斗九星注周書小開武解云九星者四方五星  
 案小開武解言雜天九星雜地九州雜人四輔成開解云天有  
 九列地有九州人有四佐九星九列即九天應北斗九星之列  
 若四方五星則經緯異不分應九列文選宣德皇后令云不改  
 參辰而九星仰止注云周書王日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  
 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此所謂九星九光乃小開武  
 之九紀不得以為九星九列之義九星應九天者五行大義云  
 九天亦屬北斗九星之數故下對九州炎天數九屬斗第一樞  
 星應離宮對揚州變天數八屬斗第二璇星應艮宮對兗州吳  
 天數七屬斗第三璣星應兌宮對梁州幽天數六屬斗第四權  
 星應乾宮對雍州鈞天數五屬斗第五衡星應中宮對豫州陽  
 天數四屬斗第六開陽星應巽宮對徐州蒼天數三屬斗第七  
 璣光星應震宮對青州朱天數二屬斗第八星應坤宮對荊州  
 元天數一屬斗第九星應坎宮對冀州屬斗第八第九二星陰  
 而不見以其對陰宮也知九星應九宮又知太一所遊息出入  
 則太一遊甲九宮之式以斗定之武經總要云凡九宮之法天

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州以應九土其式託以靈龜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而寄於坤二是也  
 然而九星之為斗則其義若明若昧古法具在而闕意眇旨無  
 復申理之者矣

蔡世類稿 卷十



九宮紀年論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五運氣行主歲之紀甲子甲午乙丑乙未災七宮以次三宮五宮一宮九宮二歲一移此即九宮災皆五移而周以九宮論年有一歲二歲三歲者其三歲一移中又有四十五年五福三十六年大運三十年君棋之異南齊書高帝紀云按太一九宮占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晉元興二年三年太一在七宮宋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七年太一在八宮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十九年太一在三宮五字推補太始元年二宮二年三宮元徽二年六宮四年及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此即三年一移不入中五二十四年一周也太一金鏡式經云自太公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歷又云太一十神五福君棋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棋民棋直符皆天之尊神行五宮

**癸巳類稿 卷十**

五移而周朱志亦同夢溪筆談小遊作太一四神作十神直符作九氣三年一移又云棋應作基案其式君棋臣棋民棋行十二次天一行十二宮或行八卦或行十六神不得總云行五宮五移而周也五移而周者惟五福太一唐國史補云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劉闢造五福樓使符載為文紀之宋志及容齋三筆云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雍熙甲申入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游宦紀聞引王湜太一册後備檢云雍熙蘭為春官正石林燕語云甲申入巽宮應蘇州建天聖已巳入宮以京城中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焉

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詳稽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於集禧觀東為中太一宮此則四十五年一移太一淘金歌云乾良巽坤中五匪是也其一歲一移者玉海有景祐三式太一福應東要御製序云始紀於上元三年十二年之考治其法俱依年次之唐會要云會昌元年檢校尚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監博士盧就等奏言九宮貴神位列星坐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舊唐書禮儀志作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又舊唐禮儀志云祭九宮之神遣司天監官一員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以定祭位自乾元以後不易位其依次占式則如故也宋吳自牧夢梁云九宮貴神北太一西南攝提正東軒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一之版位也宋禮志云自天聖已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歷志云嘉泰元年臣僚言歷首載九良之名其末又出九曜吉凶之法則壬遜憲一年一移宋以前法也五行大義云九宮十二神者天一太一天符攝提軒轅招搖青龍咸池太陰行於九宮一歲一移別一青龍行十二辰即太歲之名別一太陰行十二辰三歲一徙即太歲之陰神其善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合為十二神以天一太一為用太陰右行歲一移行是年九宮也又月九宮日九宮時九宮按太一式月以天正始太一三月移一宮行八卦二十四月而周天日一月一移行十六神留陰德太武十八月而周時計同於逐甲隨書

癸巳類稿 卷十

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詳稽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於集禧觀東為中太一宮此則四十五年一移太一淘金歌云乾良巽坤中五匪是也其一歲一移者玉海有景祐三式太一福應東要御製序云始紀於上元三年十二年之考治其法俱依年次之唐會要云會昌元年檢校尚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監博士盧就等奏言九宮貴神位列星坐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舊唐書禮儀志作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又舊唐禮儀志云祭九宮之神遣司天監官一員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以定祭位自乾元以後不易位其依次占式則如故也宋吳自牧夢梁云九宮貴神北太一西南攝提正東軒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一之版位也宋禮志云自天聖已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歷志云嘉泰元年臣僚言歷首載九良之名其末又出九曜吉凶之法則壬遜憲一年一移宋以前法也五行大義云九宮十二神者天一太一天符攝提軒轅招搖青龍咸池太陰行於九宮一歲一移別一青龍行十二辰即太歲之名別一太陰行十二辰三歲一徙即太歲之陰神其善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合為十二神以天一太一為用太陰右行歲一移行是年九宮也又月九宮日九宮時九宮按太一式月以天正始太一三月移一宮行八卦二十四月而周天日一月一移行十六神留陰德太武十八月而周時計同於逐甲隨書



臨孝忠傳云著述甲月令十卷則一月一移法抱朴子登陟篇云天內日天內時天禽日天禽時是皆述甲法淮南子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釋天云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以古術校之是九宮十二神故古人記歲或曰青龍或曰攝提續漢書律歷志云攝提移次青龍遷辰謂之歲言歲星移次歲陰遷辰法本述甲其青龍天一太陰並是九宮一歲一徙之神淮南謂之天神廣雅以為太歲古人以九宮紀年之證明史歷志云每歲上壬遷憲今欽天監民用時憲書有年九宮月九宮及古九宮神名其始末不可不知後漢書方術傳云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藤于瑞臺之上靡得而窺爰就儒書證之云爾

類編 卷

四庫全書

書武經總要後

遁甲者甲為斗極乙為南極丙為月丁為日丙乙為三奇甲子戊甲戌巳甲申庚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為六儀儀為直符直符之門為直使此渾天以後捷法附益古人之說後漢書方術傳序注云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則唐以前義雲笈七籤黃帝本紀注云龍圖文遁其甲故曰遁甲趙彥衛雲麓漫抄云甲不可遁鄭固碑遠遁退讓遁為循借知遁甲當作循甲言循環推數則宋以後義今術士所知者大致出太白陰經陰經唐李筌於軍中撰者不能鴻傳其法在第九卷今官書又闕明初人烏本有之嘗覽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太一神名今人皆不知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云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生門休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宋人煙波釣叟歌云十精為使天目為客地目為主則遁甲必通太一太白陰經亦云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日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徧尋其文亦無五將及天目文昌之法惟王希明太一金鏡式經邱濟太一淘金歌及武經總要有之又得一九躔宮之理吳志趙達傳言達治九宮一算之術云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疑即躔宮法武經宋帝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成之宜闕括古今義旨也五將者大將客大將小將客小將參將其天目文昌則起四維行十六神陽一局起申武德二局至酉太族乾陰德坤太武則留如第四局在陰德五局亦陰德六局至亥太義十七局在太武十八局亦太武十九局至武德陰一局起寅呂申至二局則卯高叢巽太昊艮和德則留如陽式也太一則陽七十二局自一宮



起至二宮三局一移陰七十二局自九宮起至八宮亦三局移  
一宮俱不至五宮一乾二午三艮四卯六酉七坤八子九巽太  
一在八三四九為陽二七六一為陰天目在正宮為陽陽神為  
陰太一天目在陽算得偶為和在陰算得奇為和天目掩迫太  
一則凶天目又與年計月計日計時計為五將俱行十六神所  
以占五人將之吉凶故亦曰五將太一淘金歌云太一八宮不  
入五二十四年始周覽天目順行十六神一年一從無滯塞其  
法相錯綜太一即小遊亦曰監將蓋統五將者天目即文昌其  
星在斗魁前主將之首也地目者天目計神所臨之下謂之地  
目在地為陰陰將首也亦曰始擊元史張康傳云至元十八年  
奏壬午太一理良官主大將容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十  
九年果盜起涼師又言二十三年丙戌太一無算遂罷征泊水

卷十

是也計神又錯綜逆行十二辰其法如此知鈞叟歌主客名誤

此式所言太一皆非十二神太一可佐鄭注乾鑿度之說嘗歎  
術數之學專家無通人通人不專家淘金歌吾邑前輩所作欲  
為校之而行路無休息為牽連記於此此書言八門算法繁而  
無用今更不錄而後之術者僅傳八門蓋十神太一大理物博  
術士自刪之嘉慶丁卯四月

書煙波釣叟歌後

煙波釣叟歌蓋宋人作其言一本太白陰經陰經不易得能者  
編此示俗人其法在陰經第九卷亦有廣采至十卷六壬法者  
歌言天三門地三門地四戶案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太始天元  
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戌分斡天之氣經於心尾已分所謂  
戊已分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王水注云遞甲經曰六戊為  
天門六已為地戶又案趙蕤儒門經濟長短經云太公曰將軍  
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從自注云青龍亦為九天其法以旬  
首為青龍木九天也乙為逢星木直符也丙為明堂丁用金太  
陰也戊為天門已為地戶土六合也庚天獄金白虎也辛天庭  
用火騰蛇也壬天牢水元武也癸天藏水九地也此實古道家  
言抱朴子登陽篇云甲為青龍乙為逢星丙為明堂丁為陰中

癸巳類稿

卷十

是也計神又錯綜逆行十二辰其法如此知鈞叟歌主客名誤

已為地戶癸為天藏陰經亦云六戊為天門六已為地戶此歌  
地三門之六合即是已分注乃采六壬法由不知遞甲法又後  
漢書皇甫嵩傳注引元女三宮戰法云九天之上六甲子九地  
之下六癸酉檢陰經云直符後一宮為九天後二宮為九地又  
云九天之神在六甲九地之神在六癸文在兩條義實一貫歌  
止舉後一後二要必以乙直符定之注者不知也後漢下忌自  
言能役六丁為六甲丁神此引神名丁卯文伯丁丑文孫丁亥  
文公丁酉文通丁未文卿丁巳巨卿武經總要則云丁卯孔林  
旄兒人丁丑凌盛六牛人丁亥豬人丁酉費陽明雞人丁未壬  
屈奇羊人丁巳許威池蛇人此即陰中其方利其事速也歌云  
三為生氣五為死盛在三兮其衰在五能識遊三避五時造化  
真機須記取按抱朴子軍術篇云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觀年所



在宮常就三避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蓋以飛  
 基法求之天衝方為生天禽之位為死也歌云十精為使用為  
 貴起宮天一用無疑天目為客地為主六甲推來無差理則太  
 白陰經亦無之注云葛洪謂踰於五土歸於九一之謂十陽遷  
 自一至九陰遷自九至一皆十數又云卯為天目酉為地耳此  
 則術士苦於不知以九宮言天一在離則太一在坎此步天歌  
 云天一太一守門戶也以十精言天一即太一此天官書云北  
 極太一之常居也十精太一天目之式在太一金鏡式經及武  
 經總要天目行申酉戌乾亥子丑艮寅卯辰巽巳午未坤十六  
 位非六壬式卯為天目也十精則天皇帝符天時太尊飛鳥五  
 行八風五風三風及太一九法以周法除之或行十六神或行  
 九宮太一即天中三年一移其三三元法亦別五行訣義云遷甲  
 以冬夏二至後甲巳之日夜半時為甲子則九宮太一也又云  
 太一以初元甲子六十年為一紀三百六十年一周則紀年之  
 法又云九宮別以巳亥為元首分為五元初巳亥六十年天元  
 次六十年地元次人元次河元次海元亦紀年所用十精太一  
 又以一時當一年則三局移一宮古式言太一六壬遷甲九宮  
 其式行異而如五星相值今十精法不用蓋術士之不知此也  
 久矣嘉慶辛酉十月

六壬古式考

六王之起道藏謂自黃帝名六王者神機制勝太白陰經云元  
 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  
 故曰六壬武經總要云六壬之說大衍數謂天一生水始於北  
 方許慎說文言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成六壬  
 也是唐宋人有二說祝泌六壬大占云周官蒼龍氏方書即王  
 盤今案王盤無二十八數祝說蓋迂曲王術主北方陰白虎通  
 云亥者陰之始又亥位為易之乾為蓋天之天門王寄於亥名  
 六壬宜也其法以日在加時所臨之方為斷黃帝金匱第七經  
 云天地復曰吟諸神若歸其家太白陰經云諸神自臨曰伏吟  
 其云神者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六壬所使十三神神后夫  
 吉功曹太衝天剛太常勝先亦吉傳送從魁河魁明則於所  
 云十二將如神后則當為女虛危微明則當為室壁左傳云元  
 枵虛中也宋祖沖之作大明憲亦欲七曜起虛為冬至正位淮  
 南子天文訓亦言四仲三宿四鈎二宿所謂四三十二八二十  
 六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元枵及三仲皆當有中虛星當位正  
 北始合五行可與地之十二方位相比論斷昭十年左傳禘  
 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四七也黃帝龍首經云將四七使  
 三光黃帝金匱玉衡經云四七布列首羅八方然則六壬之術  
 星於五行冬有定屬祖沖之論憲謂軫自漢屬辰此不可以言  
 六壬六壬十二神名解者謂依時令亦實不然黃帝龍首經午  
 為勝先戌為魁作天魁者四術作河魁者亦四術黃帝金匱玉  
 衡經午為勝先戌為河魁五行大義元女式經午為勝先亥為  
 微明黃帝授三子元女經午為勝先戌為魁亥為登明論術難



歲篇亦有登明從魁太白陰經則午為勝光戌為河魁亥為登明其論遁甲又午為勝先亥為微明宋史律歷志午為勝先戌為河魁亥為登明武經總要午為勝光其引曾門經作神光又大將軍三年一移亦曰神光吳越春秋作勝先河魁登明文種又言范蠡之行後入太一前翳神光五變中黃經戌作天魁許洞虎鈴經則作勝光河魁登明據夢溪筆談亥曰登明注云避仁宗嫌名則宋初本當作微明今檢古術惟太白陰經尚存微字而論衡吳越春秋已作登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微明者主亥水神水體內明不見於外微其陽氣至子方明筆談云登明者三陽始兆於地上又引舊解登明云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就時令言與元女異不論五行其義蓋不足道元女式經云河魁者主戌土神河魁首也當斗魁首也筆談云斗魁者斗魁第一星也第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皆於仲春義無取唐人詩有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一軍則其時不作天魁其以將名河魁亦僅見也元女式經云勝先主午火神勝先者陽氣大盛陰氣始動惟陽在先故勝也筆談古今二說皆作勝先然勝光有神光為助又太白陰經十卷足本明人寫者後跋所謂圖初許先生傳此書佐太祖定天下者其中微明字皆旁改為微意其所傳本作微而其所據校者為最真本沈括亦未及見也偏覽其異足證神名不以時節起義十二神名既遷改義又參差以河魁從魁太一天剛太衝之名推之知十二神由星得名不以節氣中氣得名十二神之限當以日躔歸之古次位到室則名登明亥交奎則名河魁戌也十二次法自漢已亂之漢志所謂至其初佈氣至其中中氣已非古分次之法後人法以中氣始

至次初六壬換將依之說始武經總要夢溪筆談所以爾達歲差元時上高神著銀河棹法猶以節氣換將則泥古而不通也彌達歲差而以中氣換將者不泥古而亦不通也何者定歲差則二月亦有日在張者以河魁名之是汨陳五行也六合者寅與亥合以中氣換將則立春後之十五日寅與子合一盤之中其法錯出又星次名義相悖不可行遠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為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讀黃帝術正月即以登明加時順項法立春日在天廟五度泰以營室立春則立春即當亥將漢書五行志建平二年四月乙卯朔辰上有大聲如鐘鳴李尋對曰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是也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辛亥占七月勝先加時句踐入臣外傳甲戌占三月河魁加時又其言皆夏正疑著書者意誤或楊芳皇甫遺徐天祐等所改其隋時五行大義所謂十二將者亦謂之十二神漢志云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則古所謂神今所謂將也辨正論歷代相承篇云案曹氏太一式經黃帝神女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為名宿合之辰以為月神月建之氣以為辰名所謂月神者今之將所謂上以神將者乃今之神五行大義云六壬式十三將天一為土將前騰蛇火將前二朱雀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四句陳土將前五青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三元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空土將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云天一所在甲戌庚旦大吉夕小吉乙巳黃神后夜傳送丙丁且登明春從魁六辛鞏勝先夜功曹壬癸靈太一夜太衝五行大義元女式經作微明黃帝龍首首黃帝金匱玉衡經太白陰經武經總要其法皆同晉書戴洋傳十月十



亥夜半時得賊問占曰功曹為賊神加子從魁為貴人加丁是  
丁日貴人夜治酉合甲日貴人夜治丑也而龍首經二十三術  
已未日加辰加酉二占貴在子四十三術乙卯日加戌占貴在  
子七十術庚寅日加寅占貴在丑則且治夕治與前後術不合  
或後人附益吳越春秋同元女經其七月辛亥時加卯白虎在  
丑臨戌太常在寅臨亥則天一在午且治也十二月戌寅時加  
卯騰蛇在寅臨戌青龍在午臨酉則天一在丑用夕治以其時  
星尚未沒太白陰經云凡星沒為日星出為暮是也吳越春秋  
二月甲戌日加雞鳴占青龍臨酉云在玉門第九則河魁加丑  
天一在丑臨辰雞鳴不得用且治或以子至巳為陽午至亥為  
陰此宋以後說天一且夕晝夜治不開以陰陽治青龍臨酉  
定是誤也

秦巴類稿卷十

宋史地理志

六壬書跋

道藏書三至書六為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金匱玉衡經一卷  
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一卷抱朴子極言篇云案龍首記顏氏家  
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  
輪五變玉歷十許種書其書古雅也其在目錄者隋書經籍志  
五行類有黃帝龍首經二卷元女式經要法一卷通志藝文略  
有金匱經三卷焦竑國史經籍內有六壬龍首經一卷檢釋藏  
笑道論云黃帝金匱何以不在道書之列乎知其書周齊廣行  
辨正論出道偽謬篇云元都觀經目六千三百六十三卷觀中  
見有本二千四十卷中諸子論八百八十四卷黃帝龍首經一  
部五卷元女皇后等課宋人陸靜修所上目經書藥方符圖一  
牙卷百五十八卷並無前色乃妄添八百八十四卷釋氏之說  
秦巴類稿卷十

秦巴類稿卷十

宋史地理志



者不知此術所自起五變中黃經注云寶鑑金華集三百八十  
六卷榮河縣后土宮中有全本河中府龍門縣有不全本未悉  
其書思之輒西笑也丙寅十二月望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繆公賣于公孫枝

百里奚事異同論

百里奚之自賣也以爲賣於養牲者孟子萬章云百里奚自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說苑臣術篇云買人  
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  
羊之皮爲秦人虜史記商君列傳云自賣於秦客是也謂即賣  
於秦穆公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秦伯牧牛管  
子小問篇云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爲  
虜以干上也難一云爲虜於穆公不辭卑辱難二云自以爲虜  
於穆公虜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虜即是奴  
鹽鐵論御史云百里奚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何言不從何  
道不行是韓非之餘論謂賣於公孫枝者呂氏春秋慎人云百  
里奚之未遇時也囚被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繆公賣于公孫枝  
有三說也謂係奴者史記孔子世家云起縲絀之中與語三日  
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虞亡虜縛知度篇云百里奚鬻王  
之船馱也任僕虜鶡冠子世兵篇云百里奚官奴或爲晉所虜  
係或在秦又自陷於刑科說苑尊賢篇云親舉五殺大夫於係  
縲之中又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禽息云奚陷刑臣之罪  
也則奚于秦以罪爲奴周官司厲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晏  
子春秋雜上云越石父爲人臣僕史記晏子列傳云在縲絀中  
是也其賣也秦策云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韓非  
子難言云百里奚道乞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逐於齊自賣五羊  
之皮爲一鞭之車入秦淮南子修務訓云百里奚轉賣說苑雜  
言篇云自賣取五羊皮尊賢篇云導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漢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繆公賣于公孫枝



書王褒傳云百里為自賣王逸九思云百貿易今傳賣北堂書  
 鈔引風俗通云奚妻歌曰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羊  
 皮依雜言則自賣取五羊皮以西入秦依尊賢則為人略賣依  
 修務訓注轉行自賣則以智自脫轉資秦客入秦依風俗通則  
 奚好羊皮事事資之莊子庚桑楚篇釋文云百里奚好秦而拘  
 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羖皮贈之於楚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故穆  
 公因其好也此莊子所謂籠百里奚者韓詩及九思亦言奚販  
 羊裘也秦策云奚虞之乞人史記鄒陽傳云百里奚乞食於道  
 路住應劭云聞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  
 里奚舉於市注云奚之秦隱於都市都市固販裘之所亦乞食  
 所也其飯牛也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  
 而牛肥說苑臣術篇云穆公親覽見其牛肥問之藝文類聚張  
 溫自理云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始牛奚因賃養牛劉  
 孝標世說注云相牛經曰牛經出南威傳百里奚相牛亦一藝  
 不試故藝不為非也其舉也孟子云於市史記孔子世家云於  
 釋棧之中商君列傳云於牛口之下案魏李康運命論云伊尹  
 太公百里奚張良名在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北齊書樊遜傳云  
 百里奚相秦名存雀錄則是識緯所著史記趙世家云秦議於  
 是出矣清穆公時是穆公披圖求賢志在必得其人文選李論  
 成精記故李斯云東得百里奚於宛揚雄云百里入而秦喜為  
 秦相之求奚也其進奚者後漢書朱暉傳注文選演連珠注並  
 引韓詩外傳云禽息薦百里奚於穆公以為私而加刑焉後禽  
 息以首觸楹而死漢書杜鄴傳注應劭云穆公出禽息當車以  
 頭擊關腦乃播出穆公感悟乃用百里奚朱穆傳注以  
 為韓詩外傳論衡備

增篇云備言禽息碎首當是扑頭韓非子說林上則云公孫友  
 自刎而尊百里說苑臣術篇云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  
 為上卿以制之支為次卿以佐之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孫枝  
 得而說之知友即支枝所薦為百里視非奚也奚實賢者後人  
 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嘗游困  
 於齊而乞食蹇叔收之奚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脫齊難遂  
 之周周王子翬好牛奚以養牛于積積欲用奚蹇叔又止奚及  
 去事虞君不用蹇叔言為晉所執以贖秦穆姬又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此  
 實事也商君列傳云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云南陽宛人  
 李斯列傳正義云新序曰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晉  
 世家云滅虞虜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贖秦穆姬正義引南陽  
 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劉孝標世說注引楚國先賢傳  
 云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奚宛人故亡秦走  
 宛宛楚鄙也水經清水注云梅溪水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  
 也於秦為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本紀不言何地人者以  
 見商君傳傳言被褐食牛與紀周秦不同者傳自趙良之言史  
 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為違異此范  
 亦可謂不達史體矣史傳皆云楚宛人而孟子云虞人也閻若  
 璩云址黃已見其說不然秦策秦王謂陳軫曰子秦人也而軫  
 實楚人高誘注云軫元仕秦故曰秦人漢書鄒陽傳注應劭云  
 百里奚虞人也韓信傳注云本虞臣也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  
 云百里奚故虞臣也高有孟子注知解孟子亦如此證以陳軫  
 秦人知戰國時語本如此孟子疏云虞人虞國大夫有古義也



若據又云舉於市為沽酒市脯之市毛奇齡經問謬與之同孟子所列曰賦賦之中曰版築之閒曰魚鹽之中曰士曰海皆地與官寺而獨以市為買非孟子旨也奚之卒也商君傳言之詳矣蒙恬列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此又蒙恬傳聞之異風俗通五霸云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諡曰繆則以古時民間無史多異說史言奚為晉所執以勝秦穆姬故荀子成相云子胥見殺百里徙楚辭借往日云聞百里之為虜而後人據古今人表井伯百里為二人奚無勝秦事合於孟子孟子非杜史周室班爵祿不得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篇而知之百里奚異時異國何當必能悉其出處聞若據辨此事云妙義仍在此數卷故書中嘗取其義以讀人表表第四有杜會弟亦有井伯第有范范武

樂史類稿

卷十一

四庫全書

子第三有百里奚士會井伯以奔亡在第四第六范武子百里奚以立功名在第二第三推之南谷以慎言在第三南宮敬叔以魯臣在第四范蠡以立功在第三計然以致富在第四一人兩見人表例也知其例而唐人可無疑於士會宋人可無疑於井伯矣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高祖本紀云漢元年十月至霸上贊云朝以十月張蒼傳云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是也封禪書云於是秦以冬十月為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以十月為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漢書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記言當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記事十一月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際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涉世家云臘月陳王至下城父莊

樂史類稿

卷十一

四庫全書

賈毅以降秦此記事之詞臘為亥正記事之十二月為亥正記言之春三月也蓋追述古事史記之例如此古詩十九首云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文選李善注云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蓋元封以前詩人之言如此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是則夏正月蓋太初以後詩人之言如此時人各言其時之事不得改之則記言之體也



長者義

此所舉者多流於名義以長者為名義人者非以長者為名義人

古所謂長者今所謂大老後漢書趙孝傳云父為田禾將軍孝歸亭長聞有長者客注云孝名高故以為長者客其說非也史記陳平傳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軍將曰反使監護軍長者漢書張敞傳長安倫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又漢明帝為太子時與山陽王荆請鄭眾眾拒之梁松曰長者意不可逆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鄭泰傳云張邈東平長者坐不窺堂續漢五行志云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筒為履具所謂長者皆言富貴有氣力漢高帝謂其嫂顏媿侯母不長者亦謂其非大方非富貴氣象藝文類聚六十七引魏文帝詔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謂世富貴乃承漢人舊語

蔡已類稿

卷十一

六 求田益殖類

佛書東漢始譯其徒相承尙知此語維摩詰所說經長者音義

云天竺以高賈為業彌積年歲獲珍異上者奉王餘入已財盈

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音義唐元應撰者其言財一億稱長

者是舊譯法唐李長者作華嚴注論亦是富人其兼言德行又

高乃是別一義非此數書之謂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富貴

人二也德行高三也三義注書者不可相牽涉

漢南北軍義

漢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語惟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宮皆有衛長樂在東為北軍未央在西南為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十月帝輦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戚姬常從呂后希見土蓋疎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蹕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為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宮衛者呂后崩時祿產必據兵衛宮母送葬是也知北軍是長樂者周勃入北軍問為呂右袒為劉左袒北軍衛呂后故南

蔡已類稿

卷十一

七 求田益殖類

問之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

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

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還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

謁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

在未央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掌北軍郎中掌

南軍宮室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戾太子白皇后于未央

宮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眾也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

壘垣以為賈區選士馬日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黃霸傳云

為潁川太守徵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張安世

傳云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獨名

北軍者後漢因其名于洛陽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無南軍名



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水原日

關內侯說

漢書百官表云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二千石其爵名十九級關內侯二十級列侯按秦漢之際其制非因非革即班固亦不詳知之謂列侯制通於天子專生殺關內侯不立國而食邑風俗通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師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積漢志注引魏劉劭官爵制言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制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圻故曰關內侯也又引晉荀綽晉百官表注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漢書高后紀注如淳言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邑食其租稅此四說於秦漢制皆不全秦本紀云昭襄王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陶本在函谷東穰侯列傳云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涇陽封苑高陵封鄧為侯邑即不在崤函關內當商君時六國未平列侯亦不能出崤函何獨關內侯以崤函生義列侯在秦為二十級之賜爵乃虛封不得為實封立國漢則微侯為諸侯其列侯亦二十級之爵關內侯食邑亦不在崤函之西是朝廷所行與儒史所說不相蒙按管子大匡篇云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呂氏春秋賁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韓非子顯學篇云敵國之君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吾將執禽而朝魏策云為實屢謂王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而令之趙蓋戰國時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呂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通名關內侯故商君因其名所謂關者凡國皆有關燕策蒙嘉云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比郡縣是魯比關內侯之義其地固不能遷也荀子彊國篇云秦聽咸陽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天下雖為策明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水原日



堂於塞外朝諸侯可矣所謂塞者各國俱有邊塞與言關同非定喻商鞅謂關也秦策云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以十萬成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相往來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覽此數文知關是封疆之界說者不深思以齊無喻函管子文後人所辟韓魏地終在關外解秦策謂是關內侯吏信史注多曲說也秦琅邪刻石從臣列侯下有倫侯漢時諸侯列侯有賜位特進賜位朝廷賜位侍祠及隨時見會之別列侯中有戶多少縣鄉之分秦東陵侯召平漢書說以為封君李斯位通侯史記云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通侯不言歸國而言歸鄉里明是虛封漢諸侯有分土列侯關內侯有食邑漢書高帝紀五年詔云軍吏皆爵及七大夫秩以並皆令食邑非七大夫秩以下復其身及百六年冬十二月悉封蕭何父子兄弟子餘人皆有食邑呂后紀云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文帝紀云二千石以上從高帝者三十人食邑申屠嘉傳申明之云悉以為關內侯食邑鄒商傳云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鄒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紀云百十三人食邑各有差又蕭何傳鄒千秋之安平曹參傳之平陽鄒商傳之武城傅寬傳之雕陰田廣明傳圍縣之遺鄉劉敬傳之二千戶孔霸傳之八百戶昭帝時大鴻臚將帥有功宣帝時夏侯勝又厲溫舒淳于長蘇建師丹籍閣史丹解敢孟巴蕭望之李沮公孫宏後為適者董賢父皆有食邑匈奴傳左伊秩皆降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猶佩王印綬也其不食邑戶者元狩三年趙食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宣帝賜周德八人爵關內侯惟劉德蘇武食邑

其知地名者安平平陽武城雕陰圍縣不拘喻函關內地又史記貨殖列傳云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齊貨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所云侯邑者封君也列侯關內侯也所言侯國者諸侯也侯邑在關東豈得云加惠則賜以關內食邑為喻函關乎漢書淮南王傳云爵人至關內侯明是淮南關內霍光傳云尚書讀奏言昌邑王夜於溫室延見妨夫昌邑關內侯明是昌邑關內文至顯白說關內侯者乃不視之其由關內侯加至列侯者紀傳多有其由諸侯列侯降為關內侯者王子侯表云顏義侯祚賜侯削爵一級為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王吸陳平鄒商灌嬰指毋餘爰類程黑戚繼極忠後賜爵關內侯城父侯奪爵為關內侯景武宣昭无成功臣表云池代後賜爵關內侯義陽侯厲漢景帝以子謀反削爵為關內侯外戚思澤侯表云扶陽侯削一級為關內侯高平侯博陽侯奪爵一級為關內侯此西漢制也東漢增鄉侯亭侯在關內侯上後漢書傅俊傳云子昌嗣封蕪湖侯既關內侯永初七年復封昌子鐵高置亭侯安帝紀云吏民入錢穀得至關內侯蓋亭侯為實封關內則虛爵以入錢穀得爵者無俸其得爵以功者史記外戚世家云嫪毐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是西漢關內侯為中二千石也續漢志云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限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案志言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比二百石者月二十七斛東漢關內侯月二十五斛是不能視比二百石去



西漢遠矣明帝賜桓榮食戶五千不涉關內侯也關內侯之微由上增鄉侯亭侯蜀志劉二牧傳注漢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離亭侯松之以為高祖時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今案先主傳云中山王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元狩時亦無亭侯之爵是譜牒之文不可信然漢時小侯止封鄉亭特其爵名鄉侯亭侯則實始於光武趙孝王傳建武三十年有此名也三國時又改制魏志后妃傳云淑媛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魏志建安二十年冬注引魏書云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章龜紐墨綬又五大夫爵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黃初元年紀云漢王為崇德侯漢列侯為關中侯是崇德為名號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漢書

非虛封自魏始也魏志張遠傳封都亭侯增邑後分封兄汎及一子為列侯後進都鄉侯晉陽縣侯樂進傳封廣昌亭侯增千二百戶後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臧霸傳其孫名權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文聘傳分邑戶封子為列侯賜從子爵關內侯則魏關內侯後亦為虛爵而列侯為實封在亭侯下其次序為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玉海引理道要訣云魏十等封以鄉侯為第八亭侯第九關內侯第十則魏後制又無列侯及虛封矣魏又有鄉公縣公郡公亭伯晉有開國郡公縣公都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世祖紀云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羊祜傳云將進爵王乞以迴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為關內侯邑五百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漢書



云父卜柱封關中侯世祖時天與以關中侯諡壯侯是亦嗣封也北朝之制晉書符洪載記云石勒賜洪部下爵關內侯二千餘人時猶用晉法至元魏封爵王公侯子四等後加伯男為六等北齊從之周則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之號開國蓋實封不言開國則賜爵入粟爵之散公侯伯子男隋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及侯伯子男凡九等其後惟王公侯三等關內侯惟南朝有之隋平陳遂不用關內侯爵大要秦二十級列侯亦虛爵漢初名號侯及王莽率禮淑德之類皆在關內侯上而關內行出關中又行出關外又以列侯行出名號虛封或在上或在下儒說與時制及亂時軍中草創不相通曉惟以關內為峭函關則必不可矣

秦史類補

卷十一

漢少帝本孝惠子致

漢少帝本孝惠子致  
漢惠帝後有兩少帝孝惠紀云四年立皇后張氏紀止七年高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立之又四年廢自立張后至少帝廢止八年才六七歲耳張皇后傳云呂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為太子太子立四年適自知非皇后所出日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太后幽之永巷下詔廢之遂幽於外戚傳亦云立孝惠後宮子為帝此一少帝也真孝惠子特非張后子也其後宮子史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凡六人日宏本名山又名義襄城侯恒山王日疆淮陽王日朝軹侯恒山王日不疑恒山日武壺關侯淮陽王日秦平昌侯呂王濟川王梁王與前少帝則孝惠七子其六子真偽疑不能明耳後宏立為帝東牟侯與滕公載少帝出就舍是夜誅少帝於邸此又一少帝也呂后紀云呂太后崩大臣陰謀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文帝紀云丞相等言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周勃傳云陰謀以為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南粵傳云文帝賜書日高后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此所謂陰謀大誣之以絕呂氏後孝惠七子前少帝廢不疑以少帝二年蒙強以五年蒙呂后崩時孝惠尚有四子一少帝三王皆以童幼被慘殺為可傷也酈生傳言酈寄給呂祿軍天下稱酈況賣友天下皆知呂氏及孝惠枉矣

秦史類補

卷十一

漢少帝本孝惠子致



瓠子下榷解

史記河渠書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榷如淳云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按如淳之言乃作小塘堰之法非塞決法且文言薪柴少則非以草塞其裏武帝作歌云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榷石苗是其時有竹無草下竹榷即下竹埽也草埽勝于竹埽者竹中空外有節不帖實草土為埽乃帖實故無草而後用竹也漢書溝洫志建始四年河決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即此下竹榷今淇園竹少或云由此按後漢書寇恂傳云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則宜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房塞後淇園之竹不由此少

主臣解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出入各有主者君為丞相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馮唐列傳唐言廉頗李牧文帝嗟不得頗牧為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世家集解云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馮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漢書王陵傳注文穎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史記索隱言蘇林與孟康同唐傳索隱又引魏武謂陳琳作本初檄何乃上及祖父琳謝曰主臣又引樂彥言主臣猶言昧死志林言主臣為驚怖洪邁容齋四筆引彈文某即主臣謂是即罪以選注主字句為誤是張晏馮融文穎音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房塞後淇園之竹不由此少

此言通曲不初又言之言有以字誤讀之字不直以此也



項橐考

秦策云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新序雜事五閭邱邛曰項橐七歲而為聖人師孔子以何事師之無明言者稽康高士傳云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見文選公燕詩注又引注云與萬物同流匹語實鄙弱新序雜事五云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則橐是秦人魏志楊阜傳注列女傳趙昂妻王異云夫項橐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在耳抱朴子微旨云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不辨威否顏氏家訓歸心亦言項橐顏回短折則託不長壽又葛洪枕中書項儀山為蓬萊司馬與周公孔子顏淵七十二人門徒三千俱似橐字儀山或古有所傳而史記甘茂列傳索隱云尊其道德故曰項橐如此則非人名孔子師若孟蘇夔靖叔事多不傳論語稱夫子焉亦學而亦何常師之

秦已類稿 卷十一 十九 林日著

有又言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取為法戒非必執經受業也今旁涉得二說漢書董仲舒傳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注云孟康曰人謂項橐也其語蓋本史記史記孔子世家云達巷黨人童子集解鄭云此黨之人不說童子之義其言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問之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司馬遷加童子之稱遷必有所出遷既曰童子孔子因其言而思執御國策又言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又言黨人不學而自知論衡實知篇又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七歲未入小學性自知也指事求理人語畧同黨人為項橐信矣此一說也國策鮑彪注云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吳師道正注以為無稽吳與鮑為難不知鮑此注却有稽也淮南子修務訓云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說林訓云項橐使嬰兒矜高誘注云項託七歲窮

難孔子而為之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誘故有國策注鮑於事實多本高言楚策垂沙之事鮑注云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則鮑注國策高無說者兼考淮南知此注引列子必本說林注矣列子湯問篇云孔子東遊兩小兒辨門言日出日中遠近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爾多智乎是窮難高言七歲窮難必非漁父盜匪之流故本高注者非問日出之事無引也案修務云孔子有以聽其言正是成名之言又云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救敵之不給何道之能明正是執藝成名之道是淮南史記同說高注說林不考修務而云窮難不悟窮難者孔子並未聽其言何以為師又兩小兒欲指何人以為項橐此則高氏之疎非鮑無稽矣論衡實知篇云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謂項託十歲則論衡私議矣

秦已類稿

卷十一

十九 林日著



少吏論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為令縣減萬戶為長令秩千石至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是為少吏其鄉置有秩三老游徼續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為差等故少吏又有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其嗇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即小鄉之三老風俗通云嗇省也夫謂賦也急就章注云游徼者嗇夫之所統蓋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徼猶丞尉宋書百官志則云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以鄉在有秩主賦稅是以為五人疑沈約非也漢自里魁至三老亦以次遷漢官舊儀云就田里民應令選為亭長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云任安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後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漢書朱博傳以亭長為功曹本邑傳以嗇夫為太守卒史張敞傳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王忱傳為大度亭長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又言蔡亭亭長後為縣門下游徼陳寶傳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後為縣長漢書高帝紀云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縣三老有事與縣相教蓋在長吏少吏間即所謂舉為親民者又國家有賜鄉三老帛三匹縣三老帛五匹是其階由里魁亭父而亭長亭長或為功曹或為游徼由游徼而嗇夫鄉三老由嗇夫鄉三老而縣三老或為縣門下游徼或為郡太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求日益補

守卒史循吏傳云置二百石卒史踰常制獎之儒林傳云左右內史卒史二百石郡太守卒史百石則郡卒史百石常也鄉三老惟郡署者百石趙廣漢傳云奏請長安游徼秩百石他游徼不百石也韓延壽傳嗇夫在三老前三老嗇夫事同而置嗇夫者多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注引關駟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則三老可知此少吏階秩也漢法最詳有事可徵其與古不同者伏生唐虞傳云八家為鄰二十四家為里七十二家為里周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遂人制同特鄉里鄰鄙縣遂名異通典云周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州里鄉黨之政理賜冠子王欽廉言楚法五家伍長五十家里有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求日益補

司二百家扁長二千家鄉師萬家縣嗇夫十萬家郡大夫出入用司居處相察漢則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百家里魁千家亭長萬家鄉三老嗇夫其法仿於管子管子禁藏篇云鄉之以什司之以伍度地篇云百家為里是什伍里同也度地又云水官亦以甲士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又云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則三老名同其里有司伍長即里魁什伍漢游徼則立政篇之游宗嗇夫則管子云嗇夫任事人惟亭長秦制續漢志注言秦作絳祿為武將首飾漢加其題額名曰幘又引漢官儀云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鼓吏赤幘大冠行脇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故蟲之赤頭者本草謂之葛上亭長名醫別錄秦後名也其嗇夫之名最古左傳引夏書曰日食有嗇夫即今故本戊月日食之嗇夫周禮禮嗇夫承命告於天



子注云司空之屬以王朝官不在五官知之淮南子人間訓中行穆子時有嗇夫說苑權謀篇中行文子時有嗇夫魏策周最張儀事有嗇夫又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有三老韓非子時儲說秦昭襄時有里正伍老雜記里宰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其以百戶為里合於管子蓋管子之法行也久矣漢表謂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其云大率故十亭為鄉而不及萬戶亦為縣置長表云皆秦制也檢秦本紀集為大縣縣一令當孝公十二年用商鞅時商君列傳亦云置令丞凡三十一縣鞅用秦多本管子漢以後皆因之古今論少吏治者理而陳之則有五事其一以知閭閻善惡漢制里魁什伍以告監官監官長吏也周官大宰職九兩比

**癸巳類稿** 卷十 求日蓋齋刻

日吏以治得民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管子權修篇云鄉與朝爭治故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云有鄉不治矣待於國言無以待國之治又云國者鄉之本也言國治以鄉為本案極言篇強者尊之充賤者入觀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獄貴之充語勢同君之所自生也其重鄉治若此周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與賢能亦言鄉以賢能告管子八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謂遊士不及士著立政篇云凡孝弟忠信賢良備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以至鄉師凡適黨亦然皆著於士師齊語云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日居處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日事越拳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語嘗相之卿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墨子尚同上云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言常聞善而不善而如同字以告鄉長鄉長者鄉之仁人也聞善而不善以告國君漢書武帝紀元狩五年詔云論三老以孝弟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亦以三老孝弟與徵舉之事孝弟力田者漢高后置不在少吏也司馬相如傳云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訓之罪韓延壽傳云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嗇夫三老自繫待罪是有師責三老或兼孝弟文帝紀十二年詔云三老眾民之師也續漢志云鄉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三老扁表其門若後官為旌表自魏晉來言少吏者以教化為稱首則亦聊舉為文辭而已 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周官比閭之制不合於邱邑而合於伍而逸周書大聚解亦云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人為什以年為長孔晁注云首五家最服者

**癸巳類稿** 卷十 求日蓋齋刻

其用可識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治其徒旅與其輦輦蓬人職云以令師田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軍旅以家計之其比閭相保相受通軍政矣墨子言守備之術號令篇中令丞尉三老亭候之法尤詳漢書無兵志在刑法志中蓋料其民則兵可知察其鄉治保受之法而軍政可知國語云管子定民之居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軍則萬家制都三十家為邑三百家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率與管子書不同者書所論次乃其後制與周漢數不同者制軍各異則定民居亦異漢法民二十三歲景帝改二十歲安帝紀注引漢書音義年十五至五十六歲始免歸田里不趨役即不從軍周官小宰職八成云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謂趨役從軍俱以居籍田籍秦後計人授兵自西魏制府兵軍衛邊要重鎮



屯田不領於州郡則內之鄉治供饋運而已又或急則刺取之  
通攷兵制門宋元豐中取諸路義勇為保甲熙寧三年詔行保  
甲法四年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亦古者守望相助之義又古  
在官者假少吏名漢書宣帝紀有鼻室齋夫丙吉傳作少丙齋  
夫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園齋夫田廣明傳陳留園縣有慶齋夫  
張湯傳有樂府游徼漢書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齋夫唐制  
則兩府皆有亭長唐六典各署有亭長掌固唐書百官志同嬾  
真子引唐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宋則謂之守署老  
兵按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  
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伍出五家其顯焉者是鄉職少吏  
卽兵也漢書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  
其邑之賢材有護無此二字習地形知人心者居則習民於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所引乃齊語  
之定民居非制鄰之法而錯以為邊縣之鄉治或他有所出今  
不能知也唐書王世充傳云世充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  
亦治保受之制宋趙方嘉定時伐金言尾再與許國孟宗政潰  
其保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謂保甲潰則軍勢衰六韜農器云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管子地員  
篇云連什伍此兵主之事也是已 其一以知戶口賦稅周官  
閭師職掌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  
遂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教之稼穡遂師遂大夫鄰長里宰皆  
稽比夫家衆寡縣正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里宰云徵斂其財  
賦管子立政云行鄉里視官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清江雜錄

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續漢志  
云鄉職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寡平其差等是  
戶口賦稅鄉職所掌漢書何武傳云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何  
市畜夫求章名捕辱顯家武白太守召為卒史是主賦稅者皆  
名畜夫詩甫田箋云田峻司畜今之畜夫也案周官籥章田峻  
鄭司農云古之教田者故說文亦止云峻農夫也鄭箋詩則用  
毛義七月田峻傳云田大夫韋昭國語注亦云農大夫亦用毛  
義大戴夏小正農率均田月令正義引農率為田峻正義中有  
古說也畜夫是吏田峻是農以況之則可不得謂卽畜夫謂田  
峻亦主賦稅也凡賦稅必始鄉吏魏書李冲傳云舊無三長惟  
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其制唯由晉朱  
魏兵爭冲傳又云冲以正長治民其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法  
上之與高佑傅思益等往復辨難卒立三長五家為鄰有鄰長  
二十五家有里長百二十五家有黨長公私便之魏書食貨志  
云高祖十一年京師大旱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  
所在三長贖養之固已有其效矣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盡地  
利云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  
牒名那縣罪一勸百均賦役云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  
貧富差第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蓋正長於戶口知之最詳其或  
流徙無定以貧逃亡者管子問篇云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  
者幾何家問之正長也或以富寄籍者韓非子亡徵篇云正戶  
貧而寄寓富可也亦問之正長也漢人重賈人之算者以其  
不在正戶晉范甯陳時政云直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伍  
閭之法則盡變前法矣隋書百官志云高祖受禪頒新令有鄉



正里長保長間正族正畿內置里正比間正黨正比族正以相  
 檢察其後高頴請以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人漢書言高祖四  
 賦言比定高下也續漢志言仲秋之月各隨便近五黨三黨為  
 縣道皆案戶比民即此法人字唐諱民年八月初為算  
 一團依據定戶自是姦無所容尋晉制五百戶置鄉三千戶置  
 二鄉五千戶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有嗇夫主賦稅未制與  
 西漢同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  
 謂一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為團團置者長二人齊則  
 河清三年令十家鄰長一人五十家里正一人百家黨族副黨  
 各一人掌黃冊戶口之政計百家有十四人隨書食貨志云舊  
 制無妻者出半賦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戶不脫而口  
 脫也至河清時始有此鄰族黨閭里之制唐時則百戶設里正  
 一人摩案比戶口課植農桑里正即漢里魁也漢尹賞傳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是也周謂之里宰亦謂之里尹為其里中喪無  
 主者主喪耐之見雜唐律戶婚上有里正不覺戶口脫漏增減  
 罪謂其失察疏議云里正之任掌按比戶口收手實造籍書又  
 有安脫漏增減罪戶婚中有里正授田課植農桑疏議云每年  
 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籍縣合總有應課不課應受不授  
 應還不收罪通典云唐初百戶置里正五百戶置鄉耆老貞觀  
 時鄉長一人鄉佐二人元稹均田奏云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  
 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稽審竝不遣官吏擅到鄉村於  
 徵比最為美善宋史建炎四年法則二百五十家為一都有戶  
 長催一都夏秋二稅一稅一替其後則有糧長 其一以察姦  
 誣盜周官小司徒職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士師職掌鄉合州  
 黨族間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慶賞族師職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  
 罰慶賞相及相共管子立政篇云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伍  
 長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言過黨皆上及則同什伍者  
 可知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  
 所容韓非子制分篇云使相闕蓋里相坐而已姦不容細者私  
 告任坐使然也秦人之法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焉斬匿  
 姦者與降敵同法漢則尹賞傳云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雜舉少年惡子急就章云變鬪殺傷捕伍鄰亦察姦之法不得  
 不爾然春秋僖十九年公羊傳注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  
 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淮南泰  
 族訓云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受於以舉姦非不報也然而傷  
 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漢書王莽傳云六家鑄錢五家坐之  
 沒入為奴婢使閉門自守之民陷於罪罟又失鄉井之誼則悖  
 逆不道之外何告必非聖人意也唐律鬪訟四云同保伍內在  
 家有犯知而不糾者以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其  
 家惟有婦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者皆勿論以力不能糾也急  
 就章又云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繫囚榜笞傳注云亭長游徼  
 皆督察姦非者十里一亭亭有高樓所以候望也漢書朱博傳  
 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博徼曰游徼王卿力  
 有餘加律令是律令游徼當捕賊也尹翁歸傳云盜賊發其比  
 伍中亦以伍保名籍知之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十里一亭亭  
 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執二尺板以  
 劫賊索繩以收執盜後漢書逢萌傳云為亭長時尉過亭萌候  
 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注云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漢書高帝紀



云為亭長求盜之薛注應劭曰求盜者亭卒也初意高帝任亭卒代長求盜實則高帝任亭長其職當求盜也魏書甄琛傳云魏居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洛高里幸品又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始得清靜唐制有里正掌察姦非又有坊正坊卒村正其里正亦曰里長唐律盜賊四云部內及客止盜者里正笞五十注云村正坊正亦同又云強盜者各加一等疏議云州縣里正村正坊正竝罪止徒二年加一等二年半也捕亡律云鄰里被強盜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不以救助論宋則有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建炎四年制二十五家為大保二百五十家為一都都保二人主盜賊煙火其先照寧三年則十家為保五家為大保五百家為都保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保有大保長大保長都保正副其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知而不告者依律坐明賴撫王守仁法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白為保立十家牌甲內相糾不得容留盜賊案管子幼官篇云障塞不審不

長師古云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聞閭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蓋正五長之設分在邑在野王城布置最密實則在鄉為尤重周官司市次注云若今市亭里宰鋤注云若今街彈之室均兼城鄉者史記酷吏列傳云王溫舒置伯落長以收司監盜賊謂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伯通注言亦唐律盜賊四云部內一人為盜里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笞三十四人加一等捕亡律云客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又云縣內五人笞四十人加一等律緩縣內知鄉治為急矣魏策云魏地不至千里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韓策云韓地不過九百里卒不過三十萬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是守微亭障塞亦用十萬人也新序雜事四云梁邊亭與楚邊亭皆種瓜亭有尉在邊地史記平準書云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徵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邊邑注云胥灼曰徵塞也如淳曰新設亭徵故民得畜牧漢書趙充國傳亦以得繕鄉亭為屯田十二利之一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數日守寺鄉亭漏敗垣牆地壞所治無辨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廉法然則修亭徵亦防內姦外寇之法今保甲法十牌為甲十甲為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處有分保保各統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荒原古廟鬧肆叢祠舟楫絡繹江海出沒之區法萬變通察姦防盜為最密也古時鄉官有獄周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疏云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明鄉官與治比長職云其比有罪奇袤則相及徒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徒於他則為之莊節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團

**癸巳類稿** 卷十一



王納之注云阿問繫之園土考牌之東周策云溫人之周言是主人問其巷不知吏囚之論語公冶長篇義疏云媼告村司治長殺其子村司囚錄治長付獄主此園土及獄蓋卽是狴詩小宛空岸空獄傳云岸訟也釋文云韓詩作空狴鄉亭之獄曰狴案說文狴云或從犬詩宜狴宜獄說文詩毛氏而此合韓或古通川誕先登于岸毛亦作岸漢書刑法志云獄狴不平之所致也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狴臣瓚云獄岸獄訟也是漢書二本一作狴一作岸也師古說非後漢書崔駰傳云所至之縣獄狴真滿亦兼鄉獄言漢齊夫職聽訟亭長執盜賊當有繫囚之狴後漢永初四年詔云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若潛夫論愛口云鄉亭部吏足以斷決又云鄉亭縣部州郡比周始見在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宋書百官志云嗇夫主爭訟隋書云蘇威請

齊世類稿

卷十一

三 刑日蓋齊制

以五百家置鄉正治民間辭訟唐時鄉猶有獄史記泗水亭長唐張守節正義云亭長猶今里正民有爭訟吏留平辨而志或不詳明初老人在保分縣治其後歸之巡檢小爭訟或稽留之皆古之狴管子大匡云凡庶人道藏本誤作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道藏本誤作出欲通鄉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弟欲通鄉吏不通三日囚是少吏治訟以三日爲期不得過七日也 其一用爲官役古三老亭長隨計吏至京師明初權長運糧入都又遞送文書漢平帝紀云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師古云郵行書舍言爲書付郵亭黃霸傳注云郵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卽漢官儀所謂五里一郵在鄉亭之制矣又送致罪徒漢高帝爲亭長時送徒驪山急就章云嗇夫假佐扶致牢周書庚信傳云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是也又承值州縣司服鄭注伍伯賈疏云

伍行伯長也蓋今州縣壯丁而執皂隸之役或又云當道陌中驅除宋書禮志謂古鄉行旅從五百人留其名也實則出於伍家漢書兩龔傳云聞之白衣則漢制又有絳袖之外白衣供官役隋書百官志云凡州郡縣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卽白衣也兩龔傳師古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若今諸司亭長掌囚之屬則唐制也宋制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課稅賦有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有衙前以主官物司馬光言鄉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通致職役門云蘇轍論衙前謂費用止需一分鄉差生疎非二三分不了韓琦蔡襄韓絳亦極言里正衙前之弊乃行鄉戶五則法韓流澗泉日記云罷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至有逃亡使之債補爲戶長者誠爲可憫案戶長今改里書圖差衙前今爲經紀經紀官價自古而然又有供

齊世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蓋齊制

應之事周官道人注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云漢法十里亭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官室漢書泗水亭長注云亭謂停留食宿之所館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食宿之所館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案遺人職言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有積王畿千里遺人惟二中士四下士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是必鄉官承其事漢書宣帝紀言郡縣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漢官舊儀云郡因上計竟遣敕日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後漢書左雄傳云監司項背相望觀政于亭傳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唐杜佑通典職



官十五云天黃時縣三十里置一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  
主之注云非通衢則云館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  
焉此傳食出於民之證也漢書召信臣傳云勸農出入阡陌止  
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注云皆在野次黃霸傳云遺吏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以霸伺察周密故不敢是官勸農止舍  
鄉亭郡道吏舍郵亭也鮑宣傳云為州牧行部乘傳舍宿鄉亭  
以單車不就傳舍坐免歸家則傳舍大郵亭小嚴延年傳云毋  
止都亭不入都亭邑中傳舍也龔勝傳云賜帛及行道舍宿則  
同今馳驛後漢書光武紀云自稱那郵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  
劉龍傳云免太尉歸亭長整頓灑掃以待劉公韓康傳云亭長  
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趙孝傳云孝父為田禾將軍  
孝出郵亭亭長以為有長者客過端除亭舍不納他客通典云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廣

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  
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而古時過客鞭撻驛將或以為美談後  
屬之官司而賣出鄉吏宋史蘇軾傳云衙前僱直長役所得微  
則州部事體憔悴可知彫弊太甚尉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是  
朝廷本制尉傳所須使衙前擾之鄉里此則官役繁苛可略知  
也 今求少吏之制國土歸巡檢郵亭歸驛汎劫賊執盜知即  
馬捕弓兵亭有高樓知即守汛撥兵五里一郵即沿途鋪遞戶  
口賦稅有冊書軍旅行伍不雜民間而守望相助鄉勇募堡不  
異於古所云也三老掌教化者民鄉約猶古也與賢舉過黨族  
鄰冊結存檔案也辨公有項官役募充但嚴保甲盡除昔時累  
民批政矣審古今之異惟在有無出身周官云使民與能入使  
治之管子云擇其賢民使為里君墨子尚同於正長云所以為

治又云治天下之國若一家治天下之民若一人談鄉治者之  
極功也漢書高帝紀云詔縣三老勿復錄戍是鄉三老以下不  
免錄戍魏書甄琛傳云里正職輕任碎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  
品應選者進而為之然空文無益漢少吏仕至三公後代吏有  
三政出仕而鄉官無出身法其謂之官者管子入觀云鄉官無  
法制百姓羣從不從漢書循吏傳云郵亭鄉官俱畜雞豚史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博成侯張章父姓為長安亭長失官後  
漢書左雄傳云鄉官部吏職斯注云賤也案祿薄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情書百官志云開皇十五年罷州  
縣鄉官是其名相襲已久其所以謂之官者能武斷判事李德  
林所謂罷鄉官判事其時主簿以下亦名鄉官北齊書後主紀  
云後幸買官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取用州主簿教用郡  
功曹是罷鄉官判事如今禁佐雜擅受論者以為師心蔑古正  
通典所謂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鄉官不明其意者矣或又以  
漢黃霸陽夏人為陽夏游徼傳無此文朱邑爰延皆為其縣嗇夫牽  
以論今職官不知今鄉吏皆土著古人反不盡然淮南子人問  
訓鼓之嗇夫問倫知之倘晉人而知鼓嗇夫黃霸准陽陽夏人  
而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何况職官且今鄉吏所餘乃漢里魁  
亭卒亦欲使之為官是更厲民且論保甲者多耳食謂明王守  
仁法過於往古而萬歷時浙江行之浙民作亂巡撫張佳允初  
至問民所苦亟下令除之民乃定是保甲惡空文也論而鄉吏  
亦不可恃太公陰符云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後漢郡縣廢亭  
亭長管治合家口得其資蒼梧鶴奔亭亭長殺蘇娥主婢得繪  
扇百三十四及車牛宋司馬光言保甲中往往自為盜亦有乘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廣

治又云治天下之國若一家治天下之民若一人談鄉治者之  
極功也漢書高帝紀云詔縣三老勿復錄戍是鄉三老以下不  
免錄戍魏書甄琛傳云里正職輕任碎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  
品應選者進而為之然空文無益漢少吏仕至三公後代吏有  
三政出仕而鄉官無出身法其謂之官者管子入觀云鄉官無  
法制百姓羣從不從漢書循吏傳云郵亭鄉官俱畜雞豚史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博成侯張章父姓為長安亭長失官後  
漢書左雄傳云鄉官部吏職斯注云賤也案祿薄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情書百官志云開皇十五年罷州  
縣鄉官是其名相襲已久其所以謂之官者能武斷判事李德  
林所謂罷鄉官判事其時主簿以下亦名鄉官北齊書後主紀  
云後幸買官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取用州主簿教用郡  
功曹是罷鄉官判事如今禁佐雜擅受論者以為師心蔑古正  
通典所謂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鄉官不明其意者矣或又以  
漢黃霸陽夏人為陽夏游徼傳無此文朱邑爰延皆為其縣嗇夫牽  
以論今職官不知今鄉吏皆土著古人反不盡然淮南子人問  
訓鼓之嗇夫問倫知之倘晉人而知鼓嗇夫黃霸准陽陽夏人  
而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何况職官且今鄉吏所餘乃漢里魁  
亭卒亦欲使之為官是更厲民且論保甲者多耳食謂明王守  
仁法過於往古而萬歷時浙江行之浙民作亂巡撫張佳允初  
至問民所苦亟下令除之民乃定是保甲惡空文也論而鄉吏  
亦不可恃太公陰符云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後漢郡縣廢亭  
亭長管治合家口得其資蒼梧鶴奔亭亭長殺蘇娥主婢得繪  
扇百三十四及車牛宋司馬光言保甲中往往自為盜亦有乘



保馬行劫者隋李德林言鄉正治民里閭親識判斷不平虛廢則言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賄賂卽重其罪亦無益也善乎左雄之言也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蘇綽之言曰非直州縣之官安須善人爰至族黨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視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其言如此此難與汙吏言尤難與陋儒偽爲好古者言也

齊書

卷十一

齊書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史記侯幸列傳云李延年坐法腐與上卧起甚貴幸久之漢與中人亂後愛弛則爲詩延年昆弟外戚世家云李夫人兄延年兄弟皆坐姦族後封其長兄廣利爲海西侯所謂姦者巫蠱事不關與中人亂漢書後幸傳云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此疑世家兄弟皆坐姦之文妄改之不悟季不腐無因與中人亂也延年既腐能與中人亂者後漢書樂巴傳云巴好道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有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劉瑜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云豐宦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宦者單超傳云左悺等四侯多取良家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官人序言媼媼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後庭三國志華佗傳注引輿論云寺人嚴掖就左慈學補藥

齊書

卷十一

齊書

之術唐逸史云李元於嵩山見老人自言秦奄人避禍得道鬚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法苑珠林引旌異記云後魏太和中右奄人自愧形殘入山六月鬚髮生得丈夫相唐時高力士娶呂氏李輔國娶元氏皆在爲奄後鐵圍山叢談言童貫彭形燕領亦微有髭宋史宦者傳言童貫頤下生鬚十數林億年養倡女於別業陳源在貶所與妓媼皆腐復具人道可與女亂之證明沈德符野獲編言福稅瑤高宗謀所腐再生術士教以食童男腦髓又云京師西院專作宦者外宅案明史霍瑄傳亦言宣宗賜御用監太監韋轉力強取部民女爲妾王世貞弇州別集太監王義妻馬氏奏太監喜寧事台觀之知漢書改史記之非矣







箕山索隱云惲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此尤疎矣韓非列傳云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與余通書馮唐列傳云遂亦奇士與余善正於傳中稱余惲朔何復不加太史公曰字知伯夷及儒林游俠滑稽貨殖列傳及自序諸神受紀下之太史公曰乃是文言到此當有更端尚書易繫論語皆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不聞後人改之遷下贊語不容無題署若有題署如左傳君子曰公羊傳公羊子曰之比者後人豈能盡改為太史公曰乎惲朔之說徧尋史記無一篇可以置之定為非矣且史記稱公不為尊也晁錯父呼錯為公說者謂因御史大夫而陸賈傳云母久思公漢書作恩汝皆謂其子張耳陳餘傳云餘父事耳耳謂餘曰始吾與公言何若又平原君傳云公等碌碌淮陰侯傳云公小人也魏其武安傳云上怒內史曰公局促效轍下駒袁盎傳云罵富人曰公常從數騎韓安國傳云謂田甲曰公等足與治乎史記之言公者如此西漢敬其人則曰君朔與惲誠敬遷何不加以太史君乎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揚敞傳云惲讀外祖太史公記敘傳云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書不能得班序揚秘書之副有太史公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三十篇是史記本名太史公書題太史以見職守而復題曰公古人著書稱子漢時稱生稱公生者伏生及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書時待詔者稱先生褚少孫亦自名先生同一例也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立鄭公鄉教云昔太史公吳公鄧公龐公夏黃公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蓋借之

此則書及伏生書傳在也  
待見心傳乎

以立名不容有向者三說之襲謬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九 殊日茲齋刻







與接元又有占募則認墾升科也其屯田與典農有兵民之別  
其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  
桑為業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濱有事責其死效  
駱統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子其與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  
說

雜家類

卷十一

空林日誌

案此篇係漢書卷之四十四  
其時竹書紀年亦不在此  
其之不一也

與成君璣書

兩接手書深銘教益石鼓得示李彪一語契翔千金也近石鼓  
有彙考唐以來文章披羅盡矣求周鼓證據絲毫不可得嘗讀  
石鼓見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勘之有日日惟丙申有日公謂天  
子有日天子來有日嗣王有日吳人憐恆尋石鼓始見書傳者  
後漢書鄧騭傳注及元和郡縣志載蘇勗語此後韋韓詩與會  
議論乃仰緣虛構也謂為周宣王時物史摛寫則說文所載  
文確與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時然既曰公謂天  
子天子來屬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當何指又謂文王  
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書刊及有同秦權字謂是秦鼓均與  
天子嗣王公不合檢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漢辛氏  
蓋秦記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秦鳳翔縣西南辛氏  
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實出古陳倉地其地在今寶雞縣  
東南二十里知當辛氏作記後在漢以後唐以前早不過曹魏運  
不過隋馬定國以為宇文周時物姚氏殘語則南宋溫彦威傳  
其說後元劉仁本亦從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載其意則  
可推也大統十一年為東魏武定三年為梁大同十一年魏書  
靜帝紀是年十月有乙未梁書武帝紀是年十一月有乙未蓋  
南北大小盡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  
朔也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狩於岐  
陽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義又十三年十一月狩  
岐陽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  
二十六日無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陽十二月丁丑  
至自岐陽三十四日無丙申至大統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







書齊書虞寄傳後

虞寄傳明帝素能食元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  
 王景文曰此是奇味景文曰臣素貧致之甚難帝食逐夷既多  
 胸腹痞脹氣將瀉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因時猶食汁滓三升積  
 久藥不效大漸日止坐呼道人令掌便絕通志獨行齊虞愿傳  
 同逐夷作鱧鮓然所謂明帝末明帝也宋書紀無此事南史宋  
 紀有之亦作鱧鮓然不言明帝以此殂愿卒在宋昇明三年徒  
 以是年為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  
 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教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治或因  
 愿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鱧鮓音逐題乃魚白也  
 與齊犯白魚互異蓋鱧鮓河豚白蜜漬久藏之使宜味不失故  
 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鱧鮓誤為鱧鮓又作逐夷朝野僉載至以  
 祭出類稿 卷十一 聖日 宋益齋刻

祭出類稿

卷十一

聖日

宋益齋刻

為鱧鮓猶白魚之或作魚白也安南人大越史記李神宗紀云  
 天順四年十二月左武捷兵杜慶進黃色鱧鮓魚詔以為瑞羣  
 臣稱賀注云鱧音昌鮓音公即鱧魚也蓋鱧魚多白以黃為希  
 有宋人孔平仲談苑云登州食河豚取其白肉為脯以海水洗  
 淨又換水浸之再暴於日中以重石壓之四日傳鹽再暴乃成  
 若未至四日肉猶活亦一作白魚法與蜜漬同反復求之逐夷  
 之義暢然不解虞愿之何以入齊書也

竝配義

古天子諸侯一娶故廟無二嫡晉書禮志陳舒議唐書韋公肅  
 傳竝云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繼娶皆嫡也生以正禮沒不可  
 貶兩耐無嫌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撥一娶為比朱子語  
 錄云古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竝配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  
 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竝配之儀而伊川止以  
 元配配食繼配祀於別室於義未安蓋依陳舒章公肅義喪喪  
 服小記婦耐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于親者是三婦皆耐漢  
 則一帝一后故漢光武黜呂后始耐薄后至唐開元時先耐生  
 母實后後又耐嫡母肅明皇后則竝耐之始也宋時有三后四  
 后竝耐者妾人邪論謂當上法三代不宜取則明皇元史遂魯  
 曾傳云武宗廟后主伯顏欲以明宗母配魯曾欲以真哥皇后  
 祭已類稿 卷十七 宋益齋刻

祭已類稿

卷十七

宋益齋刻

宋益齋刻

配陳顯引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事魯曾謂太宗不足法  
 羨言不除為三代妾造故實所以堅持一帝一后之說致有明  
 憲宗不欲嫡母錢氏合葬慮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廢嫡母也又  
 有黜其繼母如伊川耐祖母崔氏而不使繼祖妣崇國太夫人  
 合食者是祖以為妻孫不以為祖母也又或竝生母亦違心黜  
 之如明孝宗為周后別立廟者是子奉生母而孫黜其生祖母  
 也又或無所顧忌安而行之不使婦人主入廟者則不論母與  
 繼母生母概使之侵而違魯曾之辨舉真哥皇后及明宗文宗  
 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速哥失里及完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  
 廟實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冊立而陳顯妄言魯曾妄辨三  
 代以下議禮者徒為不誠也



唐律疏議跋

唐律為舊律之最全者有疏議又有王元亮音釋附宋金元法  
 元泰定四年江西刻本也明洪武時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  
 進二十條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此法家最可寶貴之書若  
 明律疏議不及明會典之詳矣此書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  
 議者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若董仲舒春秋決獄應劭  
 決事比及集駁議之類明律疏議則無之徒冒其名耳律自  
 當有學漢志不收漢律者以律不在中秘刑法自有志而法經  
 漢律馬鄭諸儒皆有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  
 家劉廙傳劉劭傳盧毓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魏志  
 衛覬傳云明帝太和時覬言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  
 意微妙百里長吏皆應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重貴而私議之  
 蔡巴類稿 卷十二 十 律 疏 議 跋  
 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  
 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漢昭烈亦言少  
 從鄭康成論說治道備矣獨不及教諸葛丞相文是鄭注最備  
 唐律之注不能純用太和制然鄭義多在集卷借教引其中不可廢也晉用  
 武帝外祖王肅之言盡廢鄭義張斐杜預各有律注一章之中  
 兩家所處生死頓異齊永明中參議一之蓋南北各議如尚書  
 北朝鄭本江南枚本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有淵源也南朝  
 孔稚圭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  
 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請立律學助教不果行至  
 隋經籍志並漢志法家李子亦無之豈非儒者讀萬卷書不讀  
 律乎唐置律學取士有明法科士稍習之五代史刑法志云周  
 顯德五年七月大周刊統勒成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

以朱字訓釋其用意甚厚今唐律疏議有釋文亦是此意宋元

祐二年司馬光言律令敕式當官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豫

習之蓋失言矣司馬學通古今作此言者蓋惡律深刻然不豫

習之當官所需取給一時貽害益大金史張汝霖傳云有司言

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汝霖言法制欲使易避難犯私家

收之則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且隋煬帝紀殺人至

三日明人年譜猶記劉瑾三日四千七百刀鄭鄞三千六百刀

之法鄧士龍國朝典故後鑿錄記劉瑾沈德符野獲編記徐正

俱云凌遲三日魏志有配樂戶明時猶發教坊則唐時實行之

而律無其文然則誠讀律慎守之陷網之民猶有所措手足且

周典來俊臣之杖棒枷鎖劉守光之鐵籠鐵杵均出律制之外

以唐律論唐事已如此其可慨也朝野僉戴言趙公長孫無忌

蔡巴類稿

卷十二

十 律 疏 議 跋

奏別救長流以為承例後趙公犯事亦救長流嶺南至死不復

迴此亦為法自弊趙公即進疏議者值武后得志專讎正人又

不當置論也嘉慶丁巳十二月丙申書







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周王朴精律呂之學合和黍造尺進之檢史傳志歐史傳五代會要均莫從比得其尺度惟玉海有之尺度不同誠得一尺實數則可互求得之了然心目耳說者紛糾失其數也所當知者一禮記尺一隋志尺一玉海尺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十寸為尺蓋六國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據鄭言知六國及漢一尺當周尺八寸漢尺依食貨志一貨泉當一寸又累十黍合推周尺可以無疑周尺漢尺最易知史言秦用六寸為尺數用六取周尺六寸當六國時周尺七寸五分六國時周尺者古名尺說文云尺八寸周尺也是周時別自有尺尋仍常周初不名以丈尺義易明也儒說殷尺十二寸亦以漢寸自

之依漢尺當周尺八寸則周尺得漢十二寸五分百二十五黍合十二天數也鄭以似殷疑之故云周數未詳聞淮南子天文訓云十二粟為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尺百二十粟當是殷制若六國變通取尺為尺則其寸短累十為尺即漢尺也漢志不言漢自造尺是可證也聘禮疏引鄭論語序云六經策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而漢書杜周傳三尺法是二尺四寸即三尺知六經是三尺孝經尺半論語尺策言尺者以尺言之言尺寸者就六國前古雅名也或以六國截周八寸不更分十寸如此鄭顯見周八寸何見八不能詳十乎漢志十黍為一寸一黍為一分說苑一粟為一分易繹通卦驗一馬尾為一程十程為一分累黍古亦不同累合黍長者十黍當一貨泉同西漢尺考樂則周亦止用百黍之尺壁

圓九寸其羨者長十寸廣八寸典瑞云璧羨以起度攷工記云璧羨度尺十寸八寸皆尺一證也蔡邕云周尺八寸二證也晉書隋書志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同三證也秦水德用六寸周木德用八寸四證也謂周無百黍之尺則四說不可通周無百二十五黍之尺則禮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之說不可通是周尺二度或言周尺當漢尺八寸思之數年悟其非也然則百二十粟殷尺也百二十五黍周尺也百黍周尺也六國時周尺也漢尺也七十五黍秦尺也此合經緯史證之後人所謂周尺皆六國時周尺隋書律歷志審度云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勖律尺祖沖之所傳銅尺二比晉前尺一尺七釐晉田父玉尺梁法尺三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豪有奇梁表尺四比晉前

尺一尺三分七釐漢官尺晉始平掘得古銅尺漢章帝時零陵冷道縣舜廟下玉律所度尺五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魏杜襲調律尺六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晉氏江東所用為晉後尺七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後魏前尺八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後魏中尺九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後尺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十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釐東魏中尉元延明用黍半周之廣累黍尺十一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漢蔡邕銅倫尺後周玉尺十二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分末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開皇初調鍾律尺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某誤水為木謂以木為尺始此可云奇謬齊梁陳制樂尺十三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亦是之水十四比晉前尺一尺五分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十







書五代史馬縉傳後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賣之見五代會要以前或寫本或搨石經本也先是唐有雕印佛經見司空圖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吳蜀有鬻印板文字色類極多又張參五經文字先已有印本文選亦有印本而經書之刻則實始此馮道與有力焉檢薛歐五代史本紀及馮道李愚馬縉等傳皆無之時未久未觀其利故忽略之漢隱帝時國子監奏雕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時方開此四經計自長興三年四月始校正開雕至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奏進印板書一百三十冊則九經正文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告成宋洪邁容齋續筆言其家有廣順三年周禮卽是初本又有顯德六年經典釋文案會要釋文乃顯德二年二月雕造者蓋二年造六年始造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蓋齋

工又五代漢臣楊侗傳晚年知史傳有用乃謀吏傳寫知自後唐至漢周止有雕印經書字書未有史也史記漢書及後漢書未淳化中始有官刻本侈言收藏者謂有唐以前經史板本非也陸深燕閒錄引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以爲印書之始此敕見刪於隋書及北史且雕琢謂神像撰集謂經帙不關印書又檢唐書藉無量傳云舊庫內書遺逸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其云刊校謂刊改校正所繕寫之書也均與刊板不同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

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三後

史稱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於太原宋史世家亦云己卯十一月昶生薛史從承樂大典輯出其誤者加案訂正此案云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昶當七月十五日生其說恐不然也宋廖瑩中江行雜志言王平子所記花蕊宮詞二十八首成都文類王平甫校書得夫人親筆三十二首俱無此二語疑此屬王建時矣王建薛史已軼今所輯者自冊府元龜無建生日惟洛中記異錄云蜀王建屬兔有兔子上金牀之讖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余生平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僞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荃卽畫進是建及昶皆屬兔荃以雪兔進昶則史言昶以十一月生無疑法雲寺語非此花蕊夫人作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蓋齋

說昶也蔡條鐵圍山叢談言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夫人隨昶歸中國至十日召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壽殿爲思不能遂太宗數諫未能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迴射夫人一箭而死其語頗具本末王鞏聞見近錄則云金城夫人頗恃寵侍太祖宴太宗顧庭下日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太宗乃射殺之所聞異詞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則云蜀僞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言似花蕊翔輕又升號慧妃如其性也國亡太祖命別護送途中作詞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嫺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言夫人姓



誤也陶宗儀輯耕錄亦云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  
 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翻輕也或以為姓費誤矣按吳陶  
 二說真誤孟蜀花蕊夫人即朱金城夫人自姓費其徐氏乃王  
 建花蕊夫人建納成都二徐事具蜀構枕何因以為孟蜀乎妾  
 最婢娟語輕薄子所撰太平清話謂半闕為軍騎促行後人續  
 成之其言命別護送與聞見錄云頗恃寵何光遠鑿戒錄妄詆  
 徐后皆誣覺不成人美者也陳無已后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  
 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致王建作宮詞百  
 首國亡太祖召使陳詩誦其國亡時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嘗誦其詩而  
 悲之知造毒之志不渝也而整戒錄謂此詩為王承旨作其意  
 不欲人稱美花蕊耳王蜀亡時衍母花蕊夫人及妾劉氏皆經  
 受死事具於史昶花蕊夫人思報仇志則可尚五代十五國  
 加以契丹劉守光李茂貞其時所謂君臣蓋莫適主矣幽鬱之  
 思鍾於女子嗟歎之忱故非以憐才也惟蔡條亦有誤謂大徐  
 妃生王衍衍乃小徐妃所生正建花蕊夫人子也衍時小徐妃  
 為太后大徐妃為太妃太后太妃及衍遊青城皆有詩載蜀構  
 枕太妃詩最工云翠驛紅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山  
 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后山詩話言蜀孟昶花蕊夫人姓  
 費自不得涉二徐也其言費宮詞百餘首中山詩話成都文類  
 則三十餘篇江行雜錄言二十八首俗多混以建時徐作兩花  
 蕊夫人皆在蜀皆有宮詞皆為國死王建孟昶又皆屬免著書  
 者又皆自以為是故難明也

書唐鑑後

唐鑑二十四卷者呂注分范書一卷為兩卷范論文筆近弱其  
 以唐稱天可汗非君臣之禮司徒司空乃六卿非三公叔嫂弟  
 妻夫兄小功為私意朱璟抑郝璽筮功為得大臣遠慮可云偏  
 私然他篇文具懇懇之致真儒雅氣象也有治人無治法後儒  
 或非之然此是荀卿文魏黃門侍郎杜恕論考課云世有亂人  
 無亂法亦用荀文范在通鑑局中十五年深悉唐代治亂得失  
 之由時以唐鑑公目之致崇寧二年夏四月乙亥詔毀刊板唐  
 鑑可云奇厄乃有所謂不虞之譽者宋四明僧志磐作佛祖統  
 紀有云歐陽脩宋祁范鎮修唐書如高僧元奘神秀諸傳在方  
 伎傳者以至貞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之有淨因自覺  
 禪師初學於司馬光嘗聞光言曰承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  
 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  
 之空言者韓文也浪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  
 言乃更著唐鑑陰翊新書之闕其說甚怪檢舊唐書佛事並無  
 千餘條唐鑑三百六條亦不說神秀元奘薦福事至貞觀三年  
 閏十二月各交兵虞建寺則舊新唐書皆有而唐鑑反無之僧  
 徒虛言誣司馬光誣歐陽脩宋祁范鎮誣范祖禹於舊唐書新  
 唐書唐鑑盡誣之何為乎近有章嘉喇嘛者言佛於薄伽梵般  
 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羅漢止十六人其搭拉荅拉及花上二  
 人乃唐史所增唐史無此語是又一周書異記法本內傳矣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真宗陵禮志云山陵後行使監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詔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自乾興元年四月十六始事至十月十三掩皇堂中有變革志多遺漏仁宗紀云乾興元年二月己未真宗崩庚申命丁謂為山陵使六月己酉命王曾按視山陵皇堂庚申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誅丁謂罷甲子改命馮拯為山陵使七月丁卯既丁謂九月己卯命以天書從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丁謂傳云為山陵使雷允恭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既而咸請復用舊地王曾覆視遂誅允恭乃降謂雷允恭傳云為山陵都監馳至陵下邢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素王墳恐下有石與水允恭曰土無他子若如素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王曾傳不言覆按事馮拯傳言為山陵使不言復定何處蓋仍用卧龍岡下穴然亦有水又不宜子孫故仁宗深仁厚澤在位長久而無子又孝宗橫宮禮志云於承思陵下宮之西修奉橫宮上陵名曰承阜朱子傳云趙彥逾按視言會稽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達吉覆按請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疏言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檢朱子文集言趙彥逾稱舊定神穴闊深五尺下有水石臺更荆大壑稱朱制趙姓納音宜丙山王向新定東頭之穴比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穴壘已多地氣發泄近年地理之學江西福建尤盛請下帥臣監司搜訪令相

視然紹熙五年十月初九日得旨集議十一月乙卯即行轡事在寧宗時寧宗亦無子明孝宗陵亦實有地水九朝野記云初建泰陵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子器言之時督工太監李興持之遂下楊錦衣獄有起復知縣邱泰上言萬一梓宮葬後欲開則泄氣今視水有無其疑可釋乃遣太監蕭敬押楊往視回奏無水眾謂楊必死太皇太后曰無水則已何必罪之無用開談云泰陵金井內有水孔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見之疏請易地工部尚書李燧謂楊多言害成功令人塞其孔以楊誣請奏命錦衣官校押楊往驗無之楊有詩云羣議已公須首實眾言不發但心知其後王衡亦有詩云千禩泰陵抔土濕登臺北望一沾裳其事史紀志不言散見日下舊聞其後孝宗子武宗亦無子又嘉靖時錦衣指揮趙俊視承天顯陵元宮有水卒不改以太后耐葬豈以顯陵發祥不礙見水耶萬曆時本祖江東之言大峪有石龐尚鴻言大峪開時元宮有水工臣用火灸乾不使上知此神宗定陵也其後荒矣日下舊聞又言龔佳允稱思陵擴開地甚濕其中衣被諸物多黝黑按田貴妃以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四月初四開物已黝變其葬骨不安可知以此見術不可不慎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五



宋會要輯本跋

嘉慶甲子秋日輯十神太一事讀宋史理宗紀寶祐二年九月辛酉詔詣西太一宮為國祈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諫止檢牟子才傳帝將幸西太一宮款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又劉黻傳云建西太一宮佞者言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西北坤維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降敗者相繼福何在是西太一宮在西湖建於理宗時禮志止紹興十一年臨安城東太一壇壝及孝光兩朝增殿屋求西太一宮不可得又苗訓傳子守信言至道二年以前太一經宮分本神太一臨井鬼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來歲水神太一入燕分意疑之以志傳不詳思得宋會要按宋仁宗時武經總要已引會要之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歷四年成八十五卷是也程

卷十一

宋會要輯本

俱麟臺故事修纂云慶歷四年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百五十卷晁公武讀書記同名為三朝國朝會要至熙寧十年則為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林駟決科古今至論前集卷四云會要自建隆至慶歷百五十卷由慶歷至熙寧三百卷李心傳朝野雜記云紹興時書籍殘闕小技唐開得王珪所編五朝會要則合建隆至治平其後又分慶歷至熙寧為一部決科至論云元豐至政和為續修會要不知卷數洪邁容齋隨筆云國朝會要元豐時三百卷宣和時進百十卷餘四百卷局中節次觀賞故未及上王黼奏罷之書錄解題有續會要三百卷則起元豐至靖康而後後進輯者疑即決科至論所云政和之續修會要此北宋之會要也決科至論云建炎至紹興為中興會要書錄解題云中興會要二百卷自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十二年宋史李

心傳傳云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書錄解題云國朝會要總類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傳所編合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監玉海藝文云嘉定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蓋即此書宋會要書錄解題五種決科至論四種通志二種通考六種章如愚羣書考索云宋會要有王洙王珪蔡攸江士猷及淳熙時本所列各不同又南宋會要理宗紀有淳祐十一年二月鄭清之上會要寶祐二年八月謝方叔上會要度宗紀有咸淳四年八月奉安寧宗理宗會要禮志告禮云淳祐五年進光寧兩朝會要咸淳四年安奉寧宗理宗兩朝會要三書參差錯見諸家皆不及之宋史藝文志所收書至雜獨不及會要疑其書元時亡矣然玉海及小學紺珠皆載宋會要目二十一類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其引書且有皇朝會要續會要而其書平敘不辨何條為

卷十二

宋會要輯本

會要文孔平仲珩璣新論云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蓋帝號中文玉海輿地紀勝宋史禮志等引會要至多雖願新安志董史皇宋書錄胡三省通鑑注李心傳在開證誤滯鎮進奏官引皇朝會要翰林學士引三朝會要宗子獨銜不著姓指抑引中興會要岳珂愧鄉錄引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又有典故國朝典故且引會要注宋人夢梁錄引會要祠祀數事洪邁翰苑叢事有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慶元漢書本校錄引國朝會要淳化咸平景德景祐詳定字數程大昌考古編御藥院謂會要不詳所自姚寬西溪叢語載高昌行記亦引會要皆有目類可歸汪君文臺又論余以宋王彌大所著清溪弄兵錄引續會要二百五十三卷中干三百餘字尤喜錄存之讀元史禮志其議多引宋會要始知其書元時猶存明時文淵閣書目由字



號第一櫃有宋會要一部二百三冊缺宏治時新安續志引宋會要云出金之州十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宋會要梁克家中與會要則其書明時猶存今官書著錄存目皆無宋會要而官書

盛京通志引宋會要十餘條崇文總目提要引續宋會要乾隆時

武英殿刊宋史三百九卷兩王延德考證云宋會要謂六名人使高昌者爲于延德是今官有其書何以不著錄或轉從他書引證如于延德之宋會要必出於西漢叢語又疑今無其書乃銳意輯之偶檢鎮江府志其開新河引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詔徐乾學讀禮通考書目有宋會要及五禮通考中宋會要至多途祖望九經字樣亦引宋會要或黨今有全書而余所輯者已五卷矣疑信之間或作或較良可歎也會要始於唐唐段公路北戶錄已引之藝文志有二本今不傳今所傳唐會要五代重輯本也漢會要亦後人重輯者金亦嘗作會要金史張行簡傳云今有國朝集禮至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典以示無窮惜書未成其云乞定會典乃明時監板校刊者誤改漢唐五代宋會要金人習聞之元有典章明人合會要典章二書始名之爲會典金人必先造會典之名明祭酒監生之陋者不知會要之目乃以意筆改古文關支學俸矣嘉慶庚辰四月二十五日略釐次序之因記其緣起於後

徐松曰宋會要世無傳者余於永樂大典中輯出無慮五六百卷

宋顏秀獄論

宋史仁宗本紀慶曆八年閏正月辛酉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謀爲變宿衛兵捕殺之後亦置獄迄今不知爲何事兵志刑志俱無之丁度傳云衛士爲變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請付外臺帝從竦言此獄詞之所以不傳然竦議是也曹皇后傳云衛卒數人爲亂夜越屋叩寢殿帝欲起后擁帝呼都知王守忠引兵入賊縱火焚簾后遣人挈水滅之是夜所遣宦侍皆親剪其髮日行賞以是爲驗賊即擒滅史無王守忠傳其宦者任守忠傳則言仁宗時爲人內都知而不記此事宦者王中正傳則云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遷殿頭供奉意是后呼都知任守忠而擒賊則王中正任守忠未有功故傳不言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十九日

而後傳王守忠則轉寫之謬也夏竦傳云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生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陰結曲庇之胡宿傳云宿言懷敏管幹皇城司公事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何鄭傳云帝言懷敏實先覺察宜有所寬則皇后閣中實懷敏來告變其賊又係中正射死不得謂竦庇懷敏也何鄭傳云夏竦倡言貴妃之功諫官王贊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真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鄭郊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張貴妃傳張堯佐傳皆無其事蓋楊懷敏直貴妃閣故以懷敏先覺察爲貴妃功其時仕宦氣懽懽探刺秘獄各倡一說以自表而獄情究以獄秘不盡知也曹皇后傳云賊傷宮嬪殿下群帝所宦者以乳媪擊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則宦侍實



有與顏秀通者傳又云閣內妾與卒亂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帝不坐立請誅之后蓋有所懲顏秀事蓋姦淫故終秘之今核諸文得其概且以見其時詬詆張貴妃者之妄不可信也

卷十七

去

地丁原始

順治初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順治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康熙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口

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丁

謹案此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徽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十九丁徽州府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二丁

百八十六丁依

大清會典

大清會典則例

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授時通考

皇朝三通戶部則例如此

萬壽盛典初集安徽蕪湖舊管新增開除抵補外實在人丁一

百四十一萬七百五十九丁新宣等十二衛舊管新增開除

抵補外實在八千六百一丁共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三百六

十丁其數附於五十二年後蓋五十一年丁數也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諭將直隸各省現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不為定數嗣後

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待有益

於人亦一盛事也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萬壽恩詔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積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五十二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丁

康熙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丁

雍正四年

論丁糧派於各地糧內以雍正五年為始

謹案滋生丁多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

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謂極古今太平之盛

矣滋生丁永不加賦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聖求日

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康

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請統計丁糧按畝均派部議不便

更張而止然舍此更無長策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

元年直隸撫臣請行之二年山西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

臣請行之五年竟通行之安徽丁糧自五錢一分九釐至五

分不等鹽鈔一丁九釐四毫零合之地畝安徽地丁銀二十

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八錢三分二釐一毫零今會典事例

言畝派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其徽州丁賦畝

銀一錢五釐零休寧一錢一分入釐零婺源一錢四釐零祁

門一錢一分七釐零黟一錢三分零績溪一錢二分零均依

本科則攤於本地田畝隨徵耗羨婺源祁門每兩一錢休寧

績溪入分畝賦七分五釐丁銀多少不同者各以州縣額丁

及地畝數均攤之也後山西以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

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孟縣等二十州縣

丁徭地糧分額徵收道光元年孟縣改丁歸地其興縣等十

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徵奉天臺灣及廣西之融縣亦丁

地分徵也

乾隆八年一萬三百五萬口按時通考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口

乾隆初年一萬六千餘萬口

乾隆十四年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丁

乾隆二十二年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丁

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各省督撫年底奏報民數

數戶部核實具題付之史館六月十日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聖求日

謹案編審之例行者西惟鎮西府迪化州安西州東三省惟

奉天錦州其未置府廳州縣地亦不入數

乾隆四十五年二萬七千七百餘萬口

乾隆四十八年二萬八千四百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丁

乾隆四十九年二萬八千餘萬口

乾隆五十一年二萬九千一百四萬餘口

乾隆五十五年三萬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九十八名口

乾隆五十七年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論戶部奏進十年分民數較數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

萬一百十九名

嘉慶十七年戶部冊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



一名口

蘆案是年丁數安徽三千四百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九丁口是年奏銷冊安徽民田三十四萬九千五百五頃三十五畝有零屯田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六頃五十畝有零蘆田三萬一千五百四十四頃七十二畝有零學田二百三十二頃十八畝有零五尺為弓二百四十步為畝三百六十步為里議案天下以戶口為重古人或虞其脫漏言板籍者議論紛然自丁歸地而賦額不虧吏民不擾熙皞之盛皆康熙五十年

聖恩之所留今天下

皇恩浩蕩碑及亭即當時士民共記此事者願久之而人莫知所由然昔見舊賦役全書及通志府志州縣志於康熙五十年

外日類稿

卷十三

西水日

一年以後戶口或題以滋生人丁或題以不加賦人丁因沿改修並此名目無之士人日抱古書見談丁賦者多刻愁若之詞求之於時事而不見其迹不知古人何故作此語伏

聖祖論豈特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爰就所建見官書及京報中之文排比之以論修賦役全書及修志者共知

盛事原起焉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記

總河近事考 附編年姓名

河之南合於淮泗始宋金時宋時府州長吏兼河隄使通判兼河隄判官有都水監有外都水監有都大提舉有修河司金府州長或提舉河防縣長或勾管河防又有巡河官埽官皆屬州縣元泰定二年立行都水監於汴梁至正六年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為總治河防使此總治專官之始明初以差遣成化七年有總理河道官八年裁正德三年設總理河道侍郎四年兼兪都御史駐濟寧嘉靖四十四年設總督河道漕運官旋裁隆慶四年總理河道官加提督軍務兩直隸山東河南有河地方兵備道俱屬焉萬曆六年裁總理河道總督漕運而設總理河漕官七年給山東河南北直南直巡撫專管河道以漕運兼河道十六年復設總督河道官駐濟寧二十六年又并總理河漕官三十年分河漕三十三年以後稱總理河道亦稱總督河道天啟七年以中官總督河漕

外日類稿

卷十三

西水日

國朝順治時河道總督駐濟寧康熙十七年移清江浦二十七年移濟寧以待郎開音布徐廷璽協理駐清江浦三十一年總河移清江浦三十九年裁協理四十四年山東河道交巡撫管理雍正二年設副總河於武陟三年以兩廣總督孔毓鈞協理江南河道以前總河靳輔子參領靳治豫晉工部侍郎為協理五年以副總河管山東河南河務六年清江有侍講學士西柱內閣學士尹繼善兪都御史徐承恩協理協辦又靳治豫與奉天府丞黎致遠同在工七年分設南河河道總督駐清江浦改副總河為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濟寧八年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駐天津曰北河山東河南曰東河江南曰南河是為三河



四省而僉都御史朱藻協理東河九年設北河副總河於固安  
 又設東河副總河十一年南河總河稽曾筠丁憂以高斌署理  
 命從稽曾筠學習時稽在任守制也十二年設南河副總河時  
 三河總河副總河凡六人乾隆元年裁東河副總河移南河副  
 總河駐徐州二年副總河俱裁六年復設南河副總河旋裁七  
 年兩江總督尹繼善協理河務十三年倉場侍郎張師載往江  
 南學習河務十四年張師載協辦河務改直隸河督事歸地方  
 總督管理兼支總河養廉於是三河總督河道凡二人而加南  
 河協辦河務官其後協辦歸巡撫御史南河以兩江總督總理  
 山東河南巡撫亦兼河務十八年布政使富勒赫南河學習河  
 務前總河白鍾山以按察使銜協理河務二十二年南河設副  
 總河二十三年裁而工部尚書稽璜留工又以安徽巡撫高晉  
 協理分駐徐州三十年江蘇巡撫明德協理河務五十四年侍  
 郎韓錫幫辦河務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康基田幫辦南河奏  
 事列名總督總河後十年南河左營改徐州鎮仍聽總河節制  
 十一年南河設副總河十五年裁十六年尚書吳璥幫辦南河  
 奏事不列名十九年東河設副總河二十年裁道光二年巡漕  
 御史裁六年南河設副總河九年裁十二年簡京官五品以下  
 東河南河學習官制各記述不同因編年記其人使互檢焉  
 順治元年  
 河道總督楊方興 駐濟寧七月任  
鑲白旗漢軍廣寧生員  
 十四年  
 楊方興 七月加太子太保子吉  
朱之錫 七月授十月初二到任  
義馬人內成進士康熙十二年  
請封部駁乾隆四十五年  
追封助順永寧侯為河務

癸巳類稿 卷一一

十七年十五年朱之錫丁憂在任守制  
 朱之錫 四月假 楊茂勳 署 鑲紅旗漢軍監生 苗澄 以僉都御史署朱之錫三日回任  
 康熙五年  
 朱之錫 二月卒 盧崇峻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 十一月訓 楊茂勳  
 八年  
 楊茂勳 署 羅多  
 十年  
 羅多 二月訓 王光裕  
 十六年  
 王光裕 二月 新輔 文襄 六月授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官立祠  
 二十七年 北中三分司都員十七年二月裁撤其河道工程委  
**癸巳類稿 卷十一**  
 該地方監司府佐武管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臨視武政工謂新輔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裁去  
 極好他們知得甚透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又問高堰下  
 婦防渡事宜云前番差人出來看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見新文襄  
 治河書  
 新輔 三月 罷 王新命 四川文臺人入鑲黃旗漢軍兼轄式  
 三十一年 徐廷璽 俱監理下河工程  
 王新命 二月 罷 董納 署 平原人進士 新輔十一月十  
 漢軍監生 子成龍 襄  
 三十四年 八月有馮佑協理  
 子成龍 八月丁 董安園  
 三十七年  
 董安園 七月 罷 子成龍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有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江蘇巡撫朱  
 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蘇德登德費揚古振文瑞任



總河奏其無用

于成龍 三月卒 徐廷璽 署 張鵬 副 文瑞 送寧人進士大學

四十八年 學士史夔左論德 鄭問吉少應 郭遠平工部郎中

丁易王 督糧員外達古禮 王登魁 刑部主事 程光彪 內閣中

書楊守知 楊移中 書科中書張伯行

張鵬 副 十一月內遷 趙世顯

六十年 趙世顯 十一月罷 陳鵬年 格勤 署 湘潭人進士

雍正元年 陳鵬年 正月卒 齊蘇勒 勳 格 正白旗滿洲官學生與新文真同列

二年 設副總河於武陟 管北河 七月雲南布政使李尙有參

副總河 稽曾筠 文敏 四月授 皇朝奏議

五年 正月副總河 兼河南山東河務 稽曾筠 先是三年廣督 孔毓珣

協辦 朱家驊 工十二月新治 豫以工部侍郎 協理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天 崇 日 蓋 清 刻

副總河 兼河南山東河務 稽曾筠

七年 六月正月 侍讀 學士 西柱 協理 四月內閣 學士 尹繼善 協

致遠 同 至 而 河 七 年 五 月 徐 承 恩 協 理 又 新 治 豫 與 奉 天 府 丞 黎

是年 河督 分 二 副 總 河 我 南 河 督 清 江 浦 東 河 督 濟 寧 州

齊蘇勒 二月卒 尹繼善 文瑞 鑲黃旗滿洲進士 大學士

副總河 稽曾筠 三月秋 裁 署 三月 缺 改 署 南 河 督

江南河道總督 尹繼善 四月署 至十二月 孔毓珣 溫 德 曲

河南山東河道總督 稽曾筠 三月授

八年 九月 會 都 御史 朱 藻 協 理 北 河

南孔毓珣 四月卒 稽曾筠 署 十月 寶 授

東稽曾筠 四月署 南 田文鏡 署 正黃旗 沈廷正 緩 白 旗 漢

九年 九月 設 東 河 副 總 河

東沈廷正 九月調 朱藻

東河副總河 高斌 文定 鑲黃旗滿洲大學士

十年 東副高斌 三月調 孫國璽 十一月調 阿爾泰

十一年 十一月 派 部 院 賢 能 司 官 二 員 往 南 河 學 習 河 務 酌 量

題補 委 辦 佑 工 查 料 等 事 以 二 年 為 期 或 咨 回 本 任 或 保 留

南稽曾筠 四月大學士仍管理 高斌 署

十二年 總河稽曾筠在任守制 七月設南河副總河

南高斌 七月回任 稽曾筠 在任守制

南河副總河 白鍾山 莊 格 正藍旗漢軍官學生 高斌

東朱藻 十二月調 白鍾山

東副阿爾泰 十二月升 劉勳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天 崇 日 蓋 清 刻

十三年 南稽曾筠 十二月 總理 海 塘 高斌

南副高斌 四月回任 劉永滌

乾隆元年 裁 東 副 總 河

南副劉永滌 十一月調 德爾敏

東副劉勳 十一月罷 缺 裁

二年 裁 南 副 總 河

南副德爾敏 四月調 缺 裁

六年 二月 設 南 副 八 月 裁

南高斌 八月調 完顏偉 鑲黃旗滿洲筆帖式

南副完顏偉 二月授 八月升 缺 裁

七年



南完顏偉 十二月調東白鍾山	東白鍾山 十二月調南完顏偉	十一年 八月二月兩江總督協理河務	南白鍾山 三月罷 顧琮 署 鑲黃旗滿洲 周學健 新建人進士	十三年 八月倉場侍郎張師 九月調 周學健 是年八月倉場侍郎張師 九月調 周學健 是年八月倉場侍郎張師 九月調 周學健	南周學健 閏七月罷 高斌 大學士 管南河十二月革大學士	東完顏偉 三月內遷 顧琮	十八年 無仍防伏秋大汛高斌復大學士四月初十日論旨稱 副總河張師 是年清查河務 皇朝奏議 十月白鍾山以按察使 街協辦南河	南高斌 七月罷 策楞 署 鑲黃旗滿洲世襲公 尹繼善	十九年	東顧琮 二月罷 白鍾山	二十年 南河成案是年劉統勳署河督本傳在二十一年	南尹繼善 二月調 富勒赫	二十一年 是年陳世倌奏減水壩事有棄雲梯關外罷議	南富勒赫 十月罷 劉統勳 署 文正諸城人進士 愛必達 鑲黃旗滿洲生員	二十二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愛必達 正月調 白鍾山	南副嵇璜 正月授 文恭無錫人進士大學士	東白鍾山 正月調南 張師 載 慈 侯 封人舉人蔭生	二十三年 裁南河副總河 安徽巡撫高晉協理南河伏汛秋 分駐徐州	南副嵇璜 三月內用 缺裁 文恭升工部尚書仍留查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六年 二十五年移清河縣治清江浦	南白鍾山 三月卒 高晉 文瑞 鑲黃旗滿洲大學士	二十八日	東張師載 十一月卒 葉存仁 江夏人監生	二十九年 是年四月棄雲梯關外隄	東葉存仁 六月卒 李宏 正藍旗漢軍監生	三十年 三月南河總河高晉 吹兩江總督仍總理河務是年江 蘇巡撫明德亦協理河務是後南河歸兩江總督總理	南高晉 三月兩江總督 李宏	東李宏 三月調南 李清時	三十二年	東李清時 七月卒 嵇璜	三十三年	東嵇璜 九月內遷 吳嗣爵 錢塘人進士	三十六年	南李宏 八月卒 吳嗣爵	東吳嗣爵 八月調南 姚立德 錢塘人	四十一年 三十九年定銷六賄四項總河督換分數	南吳嗣爵 三月內遷 陸載	四十四年	南陸載 正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庫道署尋實授 正藍旗漢 軍監生 前河督李宏子 子總河	東姚立德 四月罷 袁守何 長山人監生 陳輝祖 和陽人	四十五年 是年阿文成桂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南李奉翰 二月調東 陳輝祖 十二月調 李奉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陳輝祖 二月調南李奉翰 十二月調南韓鏞 署尋寶授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七月積璜有令河仍歸山東故道奏四十	南籌議遷移至四十九年與築於北六十餘里之壩陽本儀	封地也	東韓鏞 七月丁敷 何裕城 署尋寶授 靖州人	四十八年	東何裕城 三月調李奉翰 南河兼署 萬第錫 吉州人舉人	五十四年	南李奉翰 三月調東康基田 署 興縣人進士 萬第錫	東蘭第錫 三月調南李奉翰	嘉慶二年 乾隆五十五年侍郎韓鏞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康	南蘭第錫 十二月卒 康基田	東李奉翰 九月兩江總督康基田 十二月調南司馬駒 江寧	生	四年 四月江督費淳更議南河總理條款江寧布政使孫日乘	奏河工不得派地方官	東司馬駒 三月卒 吳敬 前河督吳嗣爵子父子總河	五年	南康基田 二月罷 吳敬	東吳敬 二月調南王秉翰 鎮黃旗漢軍舉人	七年	東王秉翰 七月卒 積承志 無錫人舉人	文敏姪孫文恭姪三世總河	九年	南吳敬 十二月病徐端 德清人監生	東積承志 四月內遷徐端 十二月調南李亨特 正藍旗漢軍	督李宏孫李奉翰子三世總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一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徐端 六月改副 戴均元 大庾人進士大學士	南河副總河徐端 六月授	東李亨特 四月罷 吳敬	十三年 議補選雲梯關外大使	南戴均元 三月病 徐端	南副徐端 三月河督 那彥成 文毅 正白旗滿洲進士	東吳敬 六月內遷 馬慧裕	十四年	南徐端 正月改副 吳敬	南副那彥成 正月罷 徐端	東馬慧裕 七月調 陳鳳翔 崇仁人監生	十五年 補選雲梯關外南北大隄以次與築兩江總督松筠請	達灣取直徐端奏係遵照舊章程辦理是年裁南河副總河	南吳敬 八月病 徐端 十二月罷 蔣攸銛 鎮黃旗漢軍進士大	浙江巡撫 陳鳳翔	南副徐端 八月總河 缺裁	東陳鳳翔 十二月調南李亨特	十七年 十六年尚書吳敬幫辦南河	南陳鳳翔 八月罷 黎世序 襄勤 羅山人進士有專祠	十八年	東李亨特 九月罷 戴均元	十九年 設東河副總河	東戴均元 正月內遷 吳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副李鴻賓 五月授 德化人進士

二十年 裁東河副總河

東吳敬 正月內遷 李鴻賓署 三月吳敬署 四月李鴻賓乞養 李逢

亭 竹溪人副貢生

東副李鴻賓 正月署河督 缺裁

二十一年

東李逢亭 十一月 葉觀潮 閩縣人舉人

二十四年 分派佐試以知縣本衙升轉入則例

東葉觀潮 八月 李鴻賓 十月自陳 葉觀潮

二十五年

東葉觀潮 三月 吳敬 差前河 張文浩 會稽人監生

道光元年

東張文浩 月丁 姚祖同 署 錢塘人舉人 月 嚴

煇 仁和人監生

四年

南黎世序 月卒 張文浩 十二月罷 嚴煇

東嚴煇 十二月 張井 庸施人進士

六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嚴煇 三月 張井

東張井 三月 嚴煇

南河副總河潘錫恩 四月授 涇縣人進士

九年 裁南河副總河

南副潘錫恩 四月丁 缺裁

十一年

東嚴煇 十月病 林則徐 候官人進士

十二年 閏九月 諭內閣 翰詹六部 都察院 各保送一員 引見 咨 同 本 任 每 兩 年 揀 派 一 次 其 大 批 試 用 照 舊 例

東林則徐 二月 吳邦慶 霸州人進士

十三年 正月 派京員徐法精 盧毓嵩 德克金 布 往 東 河 朱 襄 會

南張井 三月 麟慶 懷黃旗 滿洲進士 張井 署 麟慶

癸巳類稿 卷十一 謹求日查清刻



時憲書後葉事述

乾隆三十五年癸三十六年時憲書後葉紀年甲子兩周一百二十年其以前成例止載周甲六十歲也案宋時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監請歷日甲子外更留二十年詔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宋史太宗紀云至道二年十一月丁丑朔增司天新歷後一百二十年甲子兩周律歷志三云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新歷甲子請以百二十年有司以無所依據議寢之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是宋有此制而退朝錄更留二十年當作六十年也范成大攬轡錄云金天輔元年至大定四年止四十八年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撰造重熙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隆乾統癸巳類稿 卷十一 美求日蓋齋錄

天慶收國七十二年岳珂愧郊錄糾之云金天輔之前乃故遼年號非是撰造今案收國亦金年號金太祖於遼天慶五年稱帝紀元收國是兩說俱未審又不知范成大何以謂之小本歷其通紀一百二十年則宋遼金皆用其制今以范成大所見本推其式大凡四年一歲以次追列乾統五年六十歲乾統四年六十一歲重熙十四年百二十歲生也宋亦當用此式不知何時復用六十年至乾隆時又增之惟求古式即以小本歷言若六十一歲生即列於大定四年一歲生下不當復有乾統四年以前重熙等年號是所列為百二十行今民間所用本止六十年行蓋乾隆時監中以惜紙起見按宋史宦官閻文應傳宮中謂歷日為百葉古本葉多也葉多則百二十行六十一歲人得見所生之甲子亦得見所生之紀年此古今本不同也又時憲書

冊尾外葉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刪除翻刻官本無欽天監時憲書印云云其市肆選擇別本亦不禁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一

美求日蓋齋錄



板開喻

明於臨清汶口博開下置板開其法至善所謂下行則灌塘上行則倒塘凡開河之制皆如此... 乃復負彪過其三負彪即兩開法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表... 庚...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開國方略崇德三年秋七月丁丑諭曰禮部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陣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 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表... 庚...

樂

京報順治八年六月戊申定

皇太后

皇后樂用丹陛樂樂人太監二十四名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

大清會典事例樂部典樂順治八年奉

旨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承應更用內監

按香雲樓雜說云順治壬辰禁良為娼以喪亂後良家女被掠展轉流落樂籍其誤落於娼家許平價贖歸壬辰九年也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二年復用女樂四十八名

皇朝通考樂考樂舞臣等謹案云初制分太常教坊二部教坊



則由各省樂戶挑選入京充補順治八年停止女樂用太監十二年仍改女樂至十六年復改用太監遂為定制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引順治十六年裁革女樂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六年添設

慈寧宮中中和韶樂俱用太監演習原注現行例同雍正會典及性道同

雍正會典禮部進春儀康熙十二年覆準直省府州縣拜迎芒神土牛勅令提取伶人娼婦者嚴行禁止

按香祖筆記云揚州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導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歸而宴以伯酒府吏因緣為姦

利子語太守罷之按文簡以順治十六年得揚州推官康熙五年行取北上所言蓋在康熙十二年官禁之前又按畫舫

樂中類稿 卷十二

求日查書

錄云先沿明樂戶立春前一日令官放粉社火春夢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隸二春官一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

京報雍正元年夏四月戊辰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秋九月丙申除紹興惰民丐籍

皇朝文獻通考

王禮考

泰陵聖德神功碑自明初紹興有惰民靖難後諸臣有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

皇朝通志食貨略五雍正元年時山西省有日樂籍浙江紹興府有日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日伴儒寧國府有日世僕蘇州之

常執昭文二縣有日丐戶廣東省有日番戶者該地方視為卑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

上甚憫之俱令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謂棚民廣東有所謂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戶編查臣等謹

奏樂籍因明永樂時不附靖難兵遂編為樂籍世世不得為良者

大清會典樂部典樂雍正元年始除樂戶籍更選精通音樂之人充教坊樂工八旗通志職官同

條例約編安教布政使司刊行本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一年部文引雍正元年禮部覆準御史噶爾泰條奏紹興府八邑之惰民行

令該撫削除其籍俾其改業自新毋得習為汙賤奉旨允行

樂中類稿 卷十二

求日查書

條例約編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六年部覆山西學政劉瑄條奏引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噶爾泰先後奏準山陝樂戶浙江丐戶行令該撫除其賤籍俾改業自新得為良民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奏準今各省俱無在官樂工順治十六年裁革女樂後京城教坊司並無女子

京報雍正五年夏四月癸丑

諭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

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

雍正會典刑部戶律戶役一各省樂籍並浙省惰民丐戶皆令稽查削籍改業為良雍正五年定本

八旗通志職官雍正七年收教坊司為和聲署通考職官考同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二集辛未和聲署詩序向來和聲署禮部



主之過正朝慶其取市販鼓吹者流充其數音節舛錯不可問  
既審訂音律乃命易以內府承值

京報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庚辰禮部議覆陝西學政劉坤山  
陝之樂戶浙江之丐戶雖籍籍由來無可確據而其相承舊業  
實屬卑汙應請以報官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  
許報捐應試其廣東之鬻戶浙江之情民九姓漁戶及各省凡  
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丁酉用白居易新樂府上陽白髮人  
我朝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雍正其數更減十之  
七乾隆無一女樂逢今四十年

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四十八年書惠敬樓寫字內城東城一  
面皆一律平播今人多依此式天津日記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木司者致坊司也

又有何欄衙衙演樂衙衙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衙粉子  
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昔日之北里也臣等謹案本司衙衙何  
欄衙衙馬姑娘衙衙在四牌樓南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在四  
牌樓北今雖仍其名而明時汙俗洗滌盡矣此案應補遺樂衙  
衙今改服乘衙衙

京報乾隆五十九年夏五月戊戌  
諭至於女樂自即位以來即不用

附古事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正義云近世魏律緣坐配沒工樂雜戶者  
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錦為軸魏書刑志云孝昌以後天下  
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  
深酷為能至遷鄴京嚴禁盜賊起有司奏立嚴制凡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及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匹

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

配驛從者流後以孫騰言復用律令此實樂戶沒籍之初見按

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即周官司厲入於罪隸之隸隸

即樂人新序雜事四云鍾子期夜間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

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

家擊磬臣不視臣之母三年矣昨日為舍市而觀之意欲贖之

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然則隸為樂工又女在市又身為公家

之有即樂戶矣樂戶即營戶者晉書樵薪傳云益州營戶李騰

開城納糶營戶軍士職不同也魏書文帝紀云沃野統萬二鎮

救勒叛滅之徒其遺逆於其定相三州為營戶按隋書梁彥先

傳云初齊亡後相州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

樂戶類稿卷十一 聖求日蓋蕭封

之家移賈州郭當即魏時所移救勒營戶魏書食貨志云天興

中詔採諸漏戶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始光三年

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年紀不載而關官仇洛齊傳有之其

後則高祖時蔣少游傳云以齊樂安人被獲入平城為平齊戶

則亦郡縣雜戶也北齊書後主紀云武平七年二月括雜戶女

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南

史沈慶之傳亦云慶之前後所獲羣盜並移都下以為營戶是南

北朝營戶多係獲虜魏則兼及強盜妻子按漢書李陵傳云時

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為卒妻婦大匿車中謂載衣糧車也則

其法亦非魏所創立也又古女子入春人樂人三國時魏志毛

玚傳云玚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奴婢鍾繇言漢律罪人妻子沒

為奴婢婢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婢面供官則



是內沒掖庭外配驛配兵戶籍不脫實為虐政隋書刑法志云魏晉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後齊因之建德六年平齊詔凡諸隸戶悉放為百姓自是無復隸戶是其事宇文周時一清滌矣隋書萬寶常傳云父大通梁人也歸於齊謀還江南事泄被誅寶常被配為樂戶是又以時配入者裴燕傳云大業初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增蓋樂人至三萬餘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工戶屬少府樂戶屬太常並不貫州縣隸戶屬諸司舊唐書職官志都官云坐沒官奴婢一免為蕃戶再免為隸戶三免為良人唐書百官志云其稱仲冬接比樂工及獸醫等取焉是籍沒奴婢亦樂工太宗諸子傳云承乾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謂之戶奴者是為奴入樂戶蕃戶也為奴之官婢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者著刻

侍中皆使官婢官殿中宦者署即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事同妓妾而無常夫張安世傳云即淫官婢婢兄告之安世言奴用志怒汗詎衣冠劉歆與揚雄書言五官中郎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姦汗私通盜刷越巾揚雄復書言儀淫迹汗暴於官朝嵇康高士傳云北海王君公以明易為郎自汗與官婢通免歸古既使官婢從直又以私通為罪其制不可曉王莽傳云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文數見至十一年則云到者易其夫婦是男女分隸故別給配後漢書劉盆子傳光武言赤眉獨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此一善也蓋收城邑民安如故不擄略無給配也若擄略為奴則不歸於其夫或掖庭籍沒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

傳云阿不思妻隸掖庭帝宴使衣綠衣為倡是唐以前為奴掖庭即為倡也北史崔昂傳云律文婦女年六十以上免配官唐則六十皆一切為蕃戶七十皆一切為良亦謂其不足使耳輟撰錄云今以妓為官奴即古官婢按唐書林蘊傳云為邵州杖殺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為倡是倡即官婢推夏時有女樂管子輕重甲云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衣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墨子文亦同鹽鐵論力耕篇云桀女樂充宮室而女樂終廢其國其女樂不知以何等人為之春秋時陳使婦人飲宋萬酒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入齊饋魯女樂韓詩外傳云越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進女監門之女嬰其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古或以繫虜敵國婦人為女樂又或其君自不以道取民亦非盡由率戮也齊桓公時女問蓋就其類區別之如士卿工鄉之義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今趙書無其文當是揚方書也越絕書云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徒寡婦置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有據所以遊軍士也是時有遊軍士之說越絕以意辨之然古實有軍市書費晉云臣妾通逃無越逐又云寇攘輸垣牆誘臣妾則軍中有妾別置垣牆夏官量人云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商子聖令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輕情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不淫知軍市本有女子行軍時臣妾役罷別置市區仍以軍名之農民亦得遊焉即女問之謂軍營有鼓吹故女樂獨在軍營太常無有也漢書馮唐傳云趙將李牧軍市之和皆自用饗士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者著刻



漢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饗士卒是軍有市如齊女問之  
入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買區建為軍正丞斬  
御史亦見說苑指武籍蓋屯衛之軍市垣事同費誓垣牆改為  
買區則姦利也漢書丙吉傳云為車騎將軍軍市令後漢書蔡  
遵為光武軍市令是一軍各一市而越累及寡婦秦發女子無  
夫家者萬五千予尉佗魏武帝錄寡婦以配軍士魏志杜畿傳  
注引魏略云初畿在河東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謂追錄開書後而自配嫁之婦畿但取寡者未嫁及趙儼代畿所送  
多謂更畿日前所錄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明帝紀注引魏  
略云吳蜀數動帝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  
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有姿色者納之後庭北齊書神武紀云  
武定三年十月釋芒山俘配以民間寡婦文宣紀云天保六年  
三月發寡婦配軍士七年九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  
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十三年九  
月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裴矩傳云矩召江都境內寡  
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悉其所取因聽自首  
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  
德時在揚州刷處女寡婦又云凡刷婦女之所見人頭懸挂滿  
壁非必有過寡婦也亦汙於軍令是為人倫奇厄魏晉補兵之  
法亦是刑家寡婦官抑配之南朝宋制劫盜同籍期親補兵滿  
道舉為劫其叔母以例補兵則宋文帝時事隋書刑法志言梁  
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從坐者妻子妾女同補官為奴婢其  
劫盜者妻子補兵補兵或得配軍士或入軍市矣官奴婢為倡  
宋書後廢帝紀云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

癸巳類稿 卷十一

酒肉費齊書前廢帝紀云夜開後閣與左右淫宴諸營皆軍  
市也唐則曰營伎亦曰官使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云廣業兩  
縣官使婦人唱之是也樂府解題引作官伎女子是未解名義  
營伎亦曰風聲婦人取古文尙書表厥井里樹之風聲之義言  
各為一市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有顧盼者又  
云牧子晦辭過常州春妓朱良守李瞻以良贈行日風聲賤人  
員外何必為之大哭是也新唐書蓋晉傳云孟叔度數入倡家  
舊唐書傳作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談資錄亦同北夢瑣言  
云東川董璋開筵李仁矩不至乃與營伎曲宴又司空圖詩云  
處處亭臺止壞牆軍營人學內人裝是唐伎盡屬樂營其籍則  
屬太常改堂牒可追之五代史王峻傳云相州安陽人父豐本  
郡樂營使洞微志云朱景德時馮取唱馮馮馮馮十四妓言此曲  
樂中類稿 卷十二

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梁祖付後唱唱之名葛大姊後謂  
馮馮馮馮是五代樂營配兵有使有教頭玉堂開語云晉乙未歲  
時唐清泰二年 鄭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道路藉藉小旗子  
插僕射殿中宋史王景傳云晉時封涼公謂高祖曰臣昔為  
卒背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候小師家意甚慕之是晉  
時有樂營婦女官妓也五代史晉書桑維翰傳云相州管內所  
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言是河朔舊例雜翰以律無明文具奏  
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  
此處分晉書高帝紀在天福四年 己亥 九月辛巳刑法志亦同  
原盜賊家屬配兵其人已亡改家貲沒律文所不載而相州  
有之與隋梁彥先傳同蓋沿魏齊周隋之俗不用律文諸州準  
此今部家貲不沒納則必留其人不配兵入樂營是其事至後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見之詔旨科條者實始於永樂王世貞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  
 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叔牛景先  
 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洪園公處轉營務宿檢明  
 史邱福傳封洪園公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是仍在京師也南  
 京法司所記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  
 口奏齊秦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  
 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道子  
 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到長大便是個淫  
 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婿如今十歲也奉欽依  
 都由他國朝典故立齋開錄同又云錄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  
 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  
 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教  
 坊司

此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張氏及女媳皆死於井未就弇州史料  
 述書其家又錄公妻女亦以死殉與此不同

立齋開錄鄭曉今言黃光昇昭代典則並言仁宗即位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札禮部尚書呂震三書作禮部昭曰建文中  
 姦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洗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  
 並有為民給還田土而明史仁宗本紀止云十二月癸酉有建  
 文諸臣外戚全家成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呂震傳則無之此  
 事古今奇聞也大明會典九十五云景泰七年議準原係民戶  
 今為樂戶許令改正其樂戶內有願從良者聽其自首與民一  
 體當差是已有豁免之機惜景泰不終於位不復承行其相效  
 見外紀者何喬遠名山藏江旭升皇明通紀集要陸廢中禁此  
 楊慎云此書  
 本深德所撰並云嘉靖十年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  
 歸樂籍乃自溺死詔立雙貞祠祀焉事有年月奏案而明史列

癸巳類稿 卷一一

女無之檢一統志乾隆年  
 修本及江南通志趙宏  
 本則是雄養女一名  
 春景一名進喜投淮水死水為逆流亦不載立祠其事官私書  
 雜出又野獲編言口外四絕一曰大同娼娘大同代簡王所封  
 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在花籍者尚二千人京師城內外不隸  
 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古所謂路岐散樂者是也  
 明官私妓如此呂慈明朝小史載史可法檄云齊姜宋子相率  
 而入平康乃軍市沒教坊之流禍致李闖旋之明臣嗚呼孽矣  
 古今言樂戶者多引為淫昏口實不究其原與其所以異又或  
 官為立制又斥其無廉恥偽遇却之以網其賄又軍中婦女被  
 法抑配宋史明編傳云知并州守堡寨軍行娼婦多從之籍欲  
 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憤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錦鎬曰彼來  
 軍中何也娼婦聞之皆散走兵暫出戍不當有女樂鎬為不  
 察者深得權術之宜漢書李陵傳云搜得皆劍斬之本係抑配  
 女子陵之所行與流賊土寇何異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  
 後晉高帝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為  
 固然  
 木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漢儒欲頌朝廷功德自云  
 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  
 關因革者如此



原相上篇

孔子三朝記少閒篇云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文具大戴禮史記儒林列傳云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以補博士弟子有古法也鄭語言周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注云角有伏犀輔頰豐盈皆賢明之相周王不知相人法不本堯舜文王以狀色度取人之意以致王道息絕唐李揆亦有獐頭鼠目之歎儒者立論不依據聖人而徒傳合苟卿取悅窮固之人豈有當哉苟卿所舉古聖賢皆是異表非謂其陋其言美者乃似婦人失男子之度其為不肖正合相人之法相人者左傳有內史叔服荀子史記有姑布子卿唐舉史記又有呂公許負等又相照布衛青皆王侯在漢書藝文志相人法書流傳之前固有驗也叔服稱叔孫慶豐下杜預注云

蓋面方而必其有後則古人出師命將必取方面大耳因天因人之意儒而愚者何足知之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此言三代以後由草茅而貴富者多矣周語云叔孫僑如上方而下銳宜其觸冒人呂覽達鬱尹鐸云臣嘗聞相人子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謂趙簡子史記趙世家云白起小頭而銳上斷敢行也童子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彊也則由相貌以知心術蓋孔子所述堯舜文王取人之法苟卿非相而孔叢子執節篇子慎曰問之苟卿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與左傳商臣讓目國語叔魚虎目為不善之法同是苟非相而實傳其正法也左傳稱宋痊美而狼佐惡而婉晉語稱知瑤美鬢長大狼在心史記褚先生稱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惡人患其美惡特依俗人言之求

之相法則美惡定矣歷觀古術皆有所出古聖人或由之以致泰平不容以已見非之藝文類聚引莊子云今莊子無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其口窮跨其鼻空大其睫流堯舜文王孔子皆用相人法不可非也漢黃憲以器宇勝人天下後世莫能摘其非與翻通儒而骨節不媚吳志稱其多見毀謗獨非以相哉古之問人多著非相語止迂拙皮日休立一難日類禽獸反富貴不悟人性至貴物各得人一體故還於物徵之類禽獸之談日休又何取於皮而氏之也哉蓋悍而拙矣

孔叢聞之苟卿一本作聞之鄉人

原相類稿 卷十三

求山蓋齊刻



原相篇中

用入之法萬世不能易也試之而已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慮其不達於政也則試之亦以成之也有人於此望而知其兇暴疲憊亦試之則必敗矣天下事可嘗試焉如此乎然則如之何曰相之相者在昔聖賢明智考驗而得之者也天之雨暘可望雲氣而知也地之沙土可望山水而知也十二月之氣平土埋管而候之以次應焉何也習也今日應於此而兆如此驗於彼而兆如彼合而論之其情見矣非有鬼神考驗之功然也行於野見麥苗焉知其為麥見稻秧焉知其為稻其成實而用之也或供上或自饗或糶人或為糞盛或為食為糜為飡為養為餅不可知也則試之之說也若非相則是見麥而疑為稻見稻而惑於麥必待其成而知之古人何言張中種穀火中種黍菽虛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三求日道齋

中種麥未種而先定其名也非相者曰是猶馬之子為馬雞之子為雞以其種知之非相法也曰以其種知之亦由相形而得也見其種而知其物見其人而不知其善惡是必見人而不察其官骸記其容止者也然則辨種者可為神農氏道而難為不辨菽麥者言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夫桃與梅之樹非有甘與酸之理可推也見雁者知其為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責雁以信埽戶之時見蠶蚞焉蠶蚞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緣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數其南北而拂其網故視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難桃之甘食瓜而難梅之酸指鳥而告人曰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婦而難長跨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智不若童子矣考驗者聖人自為其難者也相入之法聖人語後人

以易者也神農嘗百草一日徧七十二毒而方藥傳焉今不信方藥曰草木之性何由辨形知之不服參苓而餐烏頭迨其知之悔之晚矣蜂細腰者螫人黃蜂則不矣青蠅營營然變黑白蒼蠅聲亂人不可使同罪也是於其相知之蛇之類多矣古人問無恙亦問無蛇而蚺蛇吞鹿不吞人人赴之以形可識也若不信形而非相則將見肉而不敢食見衣而不敢衣見日而不信其晝見星而不信其夜也寶其貝焉而曰黑白各半不使人寡黃唇點齒有赤駁不使人驚黑鼻無皮不使人病瘡赤帶通脊不消胎赤幟內殼赤絡不使人善忘青唇赤鼻不使人愚淫脊上有稷句脣不使童子盜則亦佩之而已古人何與焉驢駝一也明駝千里馬則同也而毛束皮束筋束肉束骨者天下馬也人則比而同之然則天有十日人無十等彼都人士何以為萬民之望也舜為聖天子項羽目與之同孔子聖人陽虎貌與之同故龍有九或司雲雨或為萬物災鳳有五或為瑞或為妖聖人於相貴審也古之相人書不可得矣今於人面分部限行年亦古法也象身具十二禽肉正月膽在虎肉二月兔肉十二月牛肉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是有何理哉古人積驗數十象熊而始知之故曰相法者歷考古之賢達形狀年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肆其無稽之辭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三求日道齋



原相下篇

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則失之子羽鄭之禮蔑亦貌惡人也著於經典此少不得難多暫不得難常也孔子門人三千獨子羽以貌寢聞然明之賢不先於子美又二人貌惡非定為愚陋之狀也兀者德全無與於七厥刑而能武宮而著書是在神明也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陶宏景曰相者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則談錄云丁重相駙馬都尉判鹽鐵于棕言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浹旬果大拜後漢書趙壹傳云壹魁梧美須豪眉袁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壹強干袁逢羊陟以買名又激皇甫規以為高蓋猜吏之雄非正氣此相之可前知者也漢書言王莽時甄豐子

甄豐

卷十三

五 求日益廣利

尋被誅莽問其手文有天子字解臂視之曰此一大子也一日一六子六近裁言豐尋皆當戮死晉書言成帝時晉寧有人謁止車門言王和女可足下有七星星毛長三寸當為天子后詔誅其人並下晉寧郡誅可此則怪也奇異之氣疑於貴富非有同人之質自然端貴可為賢明之徵也左傳言子都射害人詩稱其美歌之日不見子都漢書言雲陽董聖卿真美麗人也又富貴然卒自殺無後此又刑也非是形骸端正而近惑於韶秀故經傳於似秀而實非秀者正名之日頑童則經傳於相審矣知此二者相人之術進於道矣魏書耿元傳云善卜占王公求其筮者元拒而不許曰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五代趙鳳謂相士既識唐明宗若復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輻湊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金史宗望傳大定十二年

詔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若今之相士固無取焉術士之口非惟妖異是懼亦當遠絕訛言門無雜寶名家之規是無疑也

蔡氏類稿

卷十三

六 求日益廣利



節婦說

禮郊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為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淚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魏志鍾繇傳云子毓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諧傳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夢瑣言云士人女即無改適之禮然宋漢王允讓仁宗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為請使有歸檢禮志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即許為婚姻熙寧十年詔宗婦非祖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尊詔宗女毋得與舊妻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與男再娶者等元史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何獨恥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貞女說

列女傳云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女為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獨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眾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捨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捨之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舍而向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必若羅靜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貞女矣嘗見一詩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塋死無端女亦亡鳩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如非女人惡德論

如非女人惡德論  
 妒在士君子為惡德謂女人妒為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  
 書者宋明帝以湖孰令哀愴妻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  
 婦記又以公主多妒使人代江數撰辭婚表見宋書后妃傳有  
 云姆媼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詔以急聲影才聞少婢奔  
 逆裙袂向席老醜叢來左右整服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  
 容見斥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  
 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四  
 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  
 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  
 既無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強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屯  
 道內外親知共相嚙嗾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相勸以  
 急以制夫為婦德以能忌為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  
 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與此臣之所毒恨者也請制令王公  
 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  
 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  
 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離遣其  
 妻北齊書元孝友傳亦有之舊唐書職官志司封云親王孺人  
 二媵十一品媵十二品媵八國公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  
 三唐書百官志云凡置媵上其數補以告身散官三品以上皆  
 置媵朝野僉載云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妒刺史崔邈云二  
 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神明安在解  
 見任此崔邈意與元孝友同妒者婦人常情妒而忌則殺人者  
 死傷人抵罪何煩詔表令撤牽妒言之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九求日益齋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九求日益齋

云親王妾媵十人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  
 人有子即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  
 人三十五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無子娶一妾三十五無子具  
 二人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許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  
 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則婦女無可妒禮法之最善  
 者也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思心懷不平志常愁怨意林申  
 子云妒妻不難破家一妻據夫眾妻皆亂此不可奈何者也韓  
 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  
 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  
 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三國志  
 袁紹傳注魚豢典略亦同此其夫必素佻達者後漢書馮衍傳  
 注衍與妻弟任武達書云先聖之禮士有妻妾年衰歲暮恨人  
 黃泉遭逢嫉妒家道崩壞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  
 海外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會無憫惜之恩  
 惟一婢武達所親見頭無釵飾面無脂粉不原其窮不揆其情  
 訥訥藉藉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  
 宜詳居措且自為計每以上書告訴相恐此婦性益暴急衍誣  
 之為妒漢書貢禹傳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  
 者數十時無限制衍以宜斥貧不具僮自不能具妾循衍書意  
 蓋有愧行於其妻矣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  
 是忍也忍則家道壞矣天地細細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  
 生易曰二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  
 之道也依經史正義言之如非女人惡德如而不忌斯上德矣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劉昫等作志肯言婦人貴賤履舄及靴略本開元禮序例下及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鞵舄加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又言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鞵輕妙便事惟侍兒乃著履通典禮八十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舄升又云量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至階就席脫舄升又云司賓引降各納舄此本開元禮開元禮云皇后正旦冬至受外命婦朝賀西階下脫舄升其會儀設脫舄席於東西階下脫舄升酒行畢降納舄是脫去履下履也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此為寶鞵矣南唐裴足亦僅聞宵娘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亦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足亦前銳前銳乃側畫體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上 宋 日 益 齋 刻

且畫惟方履則見稜婦人至晉始方履漢畫宜前銳也古鏡鑄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屣屣前銳非足銳也一者無智之人妄說古書晉人詩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慶辭不憐也乃遠附之金蓮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濯素足明月在雲中迨迨不可得白足濯溪而引宵娘雲裏月常新南史言齊東昏鑿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花也乃寵異神明之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偽增云使以帛纏足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織行纏足如春妍杜牧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溫庭筠錦瑟賦云粲耀織女之束足燕婉常娥之結璘行纏裏春雲束足結璘皆足飾而云裹足杜牧細尺琉璃則七寸五分之青履鞵渥六寸圓膚已是五代而云唐時皆然杜甫詩云羅織紅葉鞵乃可履紅鞵而楊慎云古本麗

人行有足下何所有紅葉羅鞵穿纏銀談以紅葉為金蓮足且造漢雜事祕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斂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大唐新語太真外傳國史補並云馬嵬店媼收得楊妃錦鞵襪一隻而明桑懌瑯環記造姚鶯尺牘言楊妃雀頭履長僅三寸誠齋雜記言天寶時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為調停之說者則曰某言古弓足某言古不弓足鷄鳴狗吠與人聲相亂其執孝堂山畫者則無一文可證又不視男足自使疑惑吳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若時襄屈其女之足者何假穿耳以為說哉弓足之事宋以後則實有可徵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鞵履日金人驅迫既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為惻然徐積雖陽蔡張氏詩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暇裹兩足但知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上 宋 日 益 齋 刻

勤四支已以足大不裹為異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未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錯到底元時亦有之張翥多麗詞云一尖生色合歡鞵是也侯鯖錄云京師婦人莊飾與脚皆天下所不及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又其時詠唐崔鶯鶯者商詞錄云縵履彎彎未著離朱戶以宋式追況之也然蘇軾減戀花字木蘭花贈君猷家姬云兩足如霜挽綺衣又云蓮步輕飛夢溪筆談云王綸家紫姑神謂其女履下有穢土雲不能載女子乃祿而登雲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則北宋亦自有不裹足者藝林伐山云諺言杭州脚者行都妓女皆穿窄縵弓鞵如良人言如良人者南渡流人謂北方舊式道山新聞云宵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揮塵餘話云建炎時樞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彎長於鈎距王仲獻之謂脚似



楊貴妃言朝鞵過袴上似其時婦人脚也鬼董云紹興末臨安  
 樊生遊湖上寺開得女子履絕弓小張循王妾履也夷堅志丙  
 集云慶元時湖州南門外一婦人著皂弓鞋見侯君素游宦紀  
 聞云永福鄉一張姓僧有富室攜少女求願僧曰好弓鞋敢求  
 一隻裂其底視紙乃佛經也其時鞵前彎上故謂之弓宋史五  
 行志云理宗朝宮妃束足織直名快上馬則束足令直始理宗  
 時直則不弓矣弓小當別言之花開集蜀毛熙震浣溪沙云捧  
 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鞵是底前向上吳自牧夢梁錄  
 云小脚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嫂則但言其小宋  
 時幾以為婦人通稱較耕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  
 大足為恥此南宋時事而嶺外代荅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鞵  
 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廣西人是宋時嶺外皆不  
 張氏類稿 卷十三 三 宋 日 趙 鼎 撰  
 弓足較耕錄云程鵬舉宋未被擄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  
 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窗小牘云汴  
 京閩閩宣和以後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今歲中閩飾復爾瘦金  
 蓮方瑩而丸偏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是金循舊俗而元時南人  
 亦有不弓足者澁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  
 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時  
 浙東巧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為貴今徽州  
 寧國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今知其所由起則唐以前之制  
 宜為理董之用官履人職有后及外內命婦之服舄屨總純  
 自後遺文散見以推得古婦人履禮服則圓頭高底底向上晉  
 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搜神記開元占經並云初作履婦人頭  
 圓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是履頭圓也玉臺

新詠梁皇太子聖製戲贈麗人詩云輕裾宜細襪畫屨重高鞵  
 藝文類聚此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履高疑上砌裙開特  
 畏風藝文類聚此王訓奉賀率爾成詠詩和簡文帝云簡叙新鞵翠  
 試履逆填潘徐君藉初春攜內人行戲詩云草短猶通屨梅香  
 漸著人鮑泉南苑看遊者詩云履高含響佩護輕半隱羅草短  
 通屨高疑上砌是底高也見只編明姚士麟撰刻云米載唐文  
 德皇后遺履圖跋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飾長尺底向  
 上三寸許中有兩系首綴二珠蓋古坡頭履也是高底底向上  
 也向上則底下窄漢人謂之晚下釋名云晚下如舄其下晚晚  
 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謂俯也其非高底者曰遠遊  
 履魏曹植洛神賦云踐遠遊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圓頭則前  
 後無跟名曰屣史記貨殖列傳云鼓鳴瑟跣音屣文選魏都  
 魏都賦云邯鄲躡步躡即屣漢書注師古云屣謂小履之無跟  
 者所謂小履對禮服履言之跣者史記集解臣瓚云躡跟為跣  
 以無跟故躡之又跣之文言通曰屣漢書傳不疑傳云屣履起  
 逆後漢書王符傳云屣履出迎二文皆言跣履也吳穀子雜錄  
 云報鞵晉官內妃御皆著之唐武德間婦人多屣屣亦跣也唐  
 明皇楊妃鞵銘云細細圓圓窄窄弓弓脫履露纖妍跣履脫則  
 鞵露婦人足自較男子小故鞵細圓唐書車服志云文宗制婦  
 人青碧縵平頭小花草履彩帛履成履而禁吳越高頭草履草  
 履皆鞵之明初較耕錄云浙西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鞵  
 鞵婦人非纏足者通屣之今猶然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云足下  
 躡絲履織織作細步躡履故步細蓋屣而緩行所謂躡步也又



云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則急起迎之所謂跣利屣也其男  
女常服履皆前銳者曰鞞鞞曰武靴孝堂山石刻漢書男女足  
皆前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代宗朝令官人侍左右者穿  
紅錦鞞靴則女靴履前銳北夢瑣言云王迪車轍鞞靴鼻逾寸  
而不修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聞見近錄云宋神宗開穎邸時  
近侍以弓樣靴進韓維曰王安用武靴按隋書禮儀志云長鞞  
靴田獵遊豫則服之是男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  
鼻漢釋名謂之印角其靴缺前鞞者釋名謂之鞞鞞皆男女有  
之其膝以下飾有行縢結束詩所謂邪幅在下釋名云幅所以  
自偏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縢末也在脚末  
然則行縢裹脚縢履跌古人所謂束足裹脚者如此後漢書  
董祀妻傳云蓬首跣行賜以頭巾履縢與男子同宋高宗於秦  
晉已類稿 卷十三 五 宋 日 差 補 刊

縢帽內外一貫天寶以前事如此唐書滕王元婴傳云典籤崔  
簡妻以履抵元婴面血流唐詩紀事云段成式光風亭夜晏伎  
有醉殿者詩擲履仙鼻起捲衣蚨蝶飄可脫履擲抵人是唐以  
前男女履同也古丈夫貴者履朱婦人貴者履青有綵色三輔  
黃圖云鈞弋夫人棺中但有絲履列仙傳西京雜記云趙合德  
上飛燕同心七寶綵履秦嘉與婦書云今致龍虎組緹履一稱  
陸機織女賦云足躡刺繡之履魏高允羅敷行云脚著花文履  
耳穿明月瑤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  
子翠履箱沈約少年新婚爲之詠云錦履並花文繡帶同心苜  
是也惟南齊書云高祖素儉宮人盡令著紫絲履其他婦人非  
貴者履亦有綵色漢書賈誼傳云絲履編諸緣注履度云加牙  
條以作履緣師古云編諸若今之織成而爲庶人妻妾之履張  
衡南都賦云侍者履躡華英至唐時則新唐書車服志云文宗  
時婦人平頭小花草履綵帛縵成和凝詞云叢頭鞞子細編綵  
君綵金絲卽漢書王莽傳所謂句履岐頭出履二寸者五代時  
猶有叢頭之名以及岐頭平頭可因以見晉後頭方晉前頭圓  
之制非盡便服利履前銳也古婦人貴富者衣長不見足漢承  
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江充傳注蘇林云今新婦袍上挂全幅  
繒角名曰交輸裁元后傳絳緣諸子注師古云諸于大掖衣卽  
袿衣類此寬衣大襪唐謂之燕尾明日插襪其燕服則窄更肩  
吾詩云細看宜窄衣長釵巧扶髮庾信詩云小衫才裏臂纏弦  
恰抱香古男子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衣窄長裳連衣言  
從一也明史輿服志云婢使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  
短衣見裙爲賤人之服古婦人衣曳地共不曳地則史表著之



若漢文帝中人王莽妻美惡皆為口實衣曳地則履履惟見底  
 故底高順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  
 出於古之舞服史記蹠利履集解徐廣云利履舞履也足容重  
 舞則見履舞履赤色花文薄底頭利銳殺珠張衡西京賦云振  
 朱屣於盤樽文選舞賦注引卞蘭詩昌賦云振華足而却蹈顧  
 野王舞賦云頓珠履於瓊簪曹植妾薄命云妙舞僊僊體輕解  
 裳遺履絕纓梁昭明太子舞詩云入行看履進藝文類聚簡文  
 帝舞詩云中度履行疎小垂手云頓足轉雙巾沈約詠脚下履  
 云裾開臨舞席沈君攸伎詩云頓履鳴珠珮劉孝儀和舞云迴  
 履裾香散又云頓履赴絃餘劉遵應令詩履度開裾藝文類  
 綴殷芸詠舞云頓足有餘情庾信詠舞云頓足隨疎節江洪舞  
 女云頓足復含委李翱錄柘枝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  
 屣已類稿卷十三古詩曰  
 靴出絳帷蓋舞先見足故言屣屣靴利屣本緣因而裹之皆嫌  
 裹足者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劉韞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  
 南唐貴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大足利屣則屣前銳利  
 有鼻而弓古弓靴屣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處而緩  
 向上宋理宗時纒直後乃纒向下此其大略也然金史輿服志  
 云皇后烏青羅製白綾裏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如意頭真  
 珠裝綴繫帶鞵青羅表裏綴繫帶其烏如意頭玉鼻仁飾珠與  
 皇帝烏同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鞵烏飾以描金雲龍阜純每  
 烏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鞵烏皇太子妃鞵烏同  
 命婦九品青鞵烏官人則弓據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宜裹  
 足入制而官人弓鞋為利屣蓋鞵尖鞵鞋沈德符野獲編云向  
 聞禁掖中被選之女入內皆解去足鞵別作弓據後遇掃雪人

從內拾得官婢敝屣始信其說不誣黃道周三事紀略云宏光  
 選婚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則明時制度過南宋遠矣而劉若  
 愚酌中志略云番經履跳步叱神廟時教宮女數人做法事惟  
 弓足不能跳步叱宮禁中已不能守先法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後又定  
 順治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古有丁男  
 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履屣服女屣  
 則男屣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時有貴重華美之履  
 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故具分析言之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  
 為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嘉慶丙寅五月書於德州學  
 舍

細尺減四分為七寸五分唐人語如此漢行四分法亦四分

之一唐千金方亦一兩為四分今醫用古方多誤道光壬午

九月十六日記

已類稿 卷十三 古詩曰



哭為禮儀說

聖人之禮淳至周密禮之不行由俗士妄議論也南史王秀之傳云遺令曰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此王殆老氏之徒唐李匡父資暇集云喪筵伎婢唱悲切聲助主人哀謂之揚聲當為羊聲義取羔羊跪乳不惟助也其解甚謬揚者舉也揚聲舉哀也士喪禮代哭不以官則使親疎更迭而哭周官挈壺氏懸壺以代哭者禮未大斂代哭懸壺明時刻更迭均也肆師云大喪外內命婦序哭喪大記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哭以次序更代則不備官之家使僕妾立也蓋大斂日久哭絕聲則不安不絕聲則孝子死矣雖老聃王秀之亦不得活王陽明年譜云父卒久哭暫止有弔客至侍者曰空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則客退不哭飾情行詐也是不守代哭之禮客曾何舉哀而主人默爾且必客退而哭客進反不哭是飾情示矯也君子表微所當舉以告俗士好議論者不達之人又以哭無淚為作偽按哭於禮為哀之文哀者固哭其於禮當哭者即不哀亦當哀哀之文而哭如羊為告朔之儀即不告朔亦當護告朔之儀而其羊禮云公父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未嘗不哭傳曰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則哭何必有涕也禮又曰有畏而哭之者亦不當有涕也禮又曰孔子哭舊館人出曰吾哭之過一哀而出涕使子貢脫駟之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子貢言未嘗脫駟他人則聖人哭他人竝不出涕故禮不云泣涕正云弔哭今人以無涕遂不哭說文云哭哀聲也有其聲而已君子表微所當舉以告俗士不達者

書朝野僉載後

此書止三卷似從太平廣記所載復錄出者其記英公為蜀人設餅兼及宇文朝王羅事極可為世法王羅事載周書各裂餅緣止是未饑正當命左右撤去不與食又割瓜皮太厚投地真輕薄人作達體態惜兩唐書英公傳皆不載又唐闕史有一條云鄭澣為河南尹一從孫來謁求一尉澣召與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食之鄭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澣態謔俗驕侈自奉謂子力田敝衣必知艱難奈何浮澆甚於綺紉乳臭兒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鄭盡食之遂捐出贈五緡遺之歸其事亦佳兩唐書亦不載獨醒雜志亦有一事云王荆公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謁公公約之飯惟咬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安石此事可喜幾與王羅李勣鄭澣同而宋史安石傳亦不載或王雱生嫁其婦龐氏安石憎龐氏親因誣之非實事史惟記雁事其傳李勣鄭澣者以此事為非要不知此事可知風俗及其人識度若遇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必謹記之矣僉載言英公謂率地兩徧熟樵下種鈕蒔收刈打颺訖磴羅作麩然後為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作如此事參差所却頭或疑其言太過按太平廣記載隋唐嘉話云宇文士及侍太宗割肉以餅拭手太宗風目之士及陽若不肖徐卷餅啖之甚唐書士及傳不載新唐書載之以為士及機悟此太宗好惡正也太平廣記又載柳氏史云肅宗為太子時侍膳割羊臂膈餘汗漫在手以餅潔之元宗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元宗甚悅曰福當如是愛惜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武惠妃生日上



於萬歲樓乘步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棄水甌中上怒命杖殺既而赦之檢唐書讓皇帝傳云侍元宗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甌中元宗怒詔高力士杖殺之從容諫止又唐語林云高少逸觀察陝州有中使於石碛驛怒餅餌黑鞭驛夫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上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耶謫中使配茶陵此以見元宗能遵祖訓終不失天下英公言對御食餅裂緣棄之太宗必祈其頭英公必非妄語燕炙鄉人也愛其事有益於人故為設成其義雍正四年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室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拾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蓋飯粘淘漉錄存者五年

聖人之性情如此待文王而興者中人以下皆可勉也晉書殷仲堪傳云為荊州刺史鎮江陵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宋人國老談苑云查道以謹儉為龍圖待制每食必量能盡一器乃食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所親曰福當如是惜之春渚紀聞云元厚之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即先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明齋小識云青浦蔡禹銘習

幕為徵比每伏拾几下委穀人皆笑之享遐年孫朝杰舉於鄉施閏章子彥恪家風述略續編云丙寅遊浙寓舍王翁熟視予曰子為施先生嗣歟昔尊公止此飯後餘粒墮地公貴人猶俯拾而噉焉今君亦然且神相類記宋人說部記范丞相子在逆旅拾錄米糲問荅與此同今范氏輯文正父子事未收此條此皆好事可記者嘉慶戊辰二月書於百泉

記田名數

田名屋者三百畝漢書食貨志武帝詔也名畦者五十畝文選注引孟子劉熙注云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名畹者三十畝說文云畹田三十畝畦田五十畝唐書南詔傳雙五十畝元以四畝為雙佛書則以二畝為雙其稱名不相襲也本朝旌田初以六畝為一畹四十二畝為一繩園地百八十畝為一所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旨嗣後統以畝計不用畹繩名

聖人之性情如此待文王而興者中人以下皆可勉也晉書殷仲堪傳云為荊州刺史鎮江陵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宋人國老談苑云查道以謹儉為龍圖待制每食必量能盡一器乃食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所親曰福當如是惜之春渚紀聞云元厚之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即先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明齋小識云青浦蔡禹銘習幕為徵比每伏拾几下委穀人皆笑之享遐年孫朝杰舉於鄉施閏章子彥恪家風述略續編云丙寅遊浙寓舍王翁熟視予曰子為施先生嗣歟昔尊公止此飯後餘粒墮地公貴人猶俯拾而噉焉今君亦然且神相類記宋人說部記范丞相子在逆旅拾錄米糲問荅與此同今范氏輯文正父子事未收此條此皆好事可記者嘉慶戊辰二月書於百泉



藥量稱考

道藏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云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吳人以古二兩為一兩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今定四分為一兩其百分者就兩四分之中藏經方藥數言一分半兩一兩即此數六銖為六百黍其數易知於古方可用誠通人也又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桐子大方寸七者作七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其言寸者亦周漢尺法刀圭者重三十黍方寸七者重三百黍也刀圭即刀匕匕者刀曲首中窪處可抄物古所謂匕首者也又云錢匕半錢匕錢五匕此則分三等古錢五銖五百黍半錢匕二百五十黍錢五匕七百五十黍也又云四刀匕為撮十撮為勺兩勺為合則撮百二十黍勺千二百黍合二千四百黍又云藥升方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其言升乃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二萬四千黍今封黍以比古數可得量稱之準抱朴子金丹篇云金液用古秤黃金一斤又云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此必隋唐以後道士私改又倒誤其數至宋人著論率多疎誤江鄰幾雜志云古藥方一兩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為一兩當是古藥方三兩今之一兩文倒誤也陳言三因方云今以開元錢十箇為一兩今三兩得漢唐十兩按杜佑通典云六朝賦稅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今謂即時謂唐時也舊唐書食貨志云以北方鈺黍中者八黍之廣為一分容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升為大升三斗為大斗十大斗為斛百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影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然

則宋三兩豈能當唐十兩又豈能以開元錢三箇為唐一兩宋枝正傷寒論及金李杲又言六銖為一分今之二錢半此則誤讀千金方者宋金時兩重七十銖豈可以六銖為二錢半蓋互求下算易於倒誤讀古方者當審之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四九



木棉考

木棉有木本有草本其為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楊布千石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紵以木棉招頭其自南來者梁書林邑傳云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南史千陀利傳云出斑布吉貝婆利傳云其國人披吉貝如把北史真臘傳云王著朝霞吉貝其常服白疊唐書環王傳云本林邑也王衣白疊吉貝斜絡臂妻服朝霞吉貝短裘其俗以吉貝橫一幅線於署吉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氍唐元應四分律音義云迦波羅可以為布屬賓以南大者成樹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為布此南方異域本也其種由閩廣來者魏賈齊民要術非中國物者云吳錄地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絲如蠶之綿也可作布曰白縑一曰毛布宋彭乘墨客揮犀云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史炤通鑑釋文云木棉二三月晦下種秋生黃花其實熟時皮四裂中綻出如綿以鐵挺碾去核取綿以小竹弓彈之卷為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趙汝适諸番志云吉貝樹類小桑莖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軸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為布厚者為兜羅棉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方勺泊宅編云閩廣種木棉樹高如柞結實如大橡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以鐵杖趕淨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緝織為布名曰吉貝蠻人織巾上作細字小花亦即古所謂氍布菽園雜記云木棉

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蘇州人稱為攀枝花松江府志引儲華木棉譜云木棉有山花田花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其種棉者勿種麥也諺曰歇田當一熟若人稠地隘可種大麥及稞麥仍以糞力壅之決不可種小麥凡高田可種可棉者種棉二年種稻一年多不得過三年過則生蟲地無力種棉糞不得太肥地除草宜淨宜腐草壅根宜加生泥去熱令蟲少也其草本木本不同者各就所見言之肇慶府志云以吉貝苗接烏柏根結花為棉則以草本附之木本今中土多草本唐王敬詩紙錢飛出木棉花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啼俱嶺南唐時事皮日休詩申以劫貝布則江南唐時事時其布尚少宋史崔與之傳云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至期年棄稚違老民人苦之亦是南布元史世宗本紀云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此皆南來草木二本木棉也其西來者亦草木二本南史何羅單傳云宋元嘉時貢天竺國白疊吉貝葉波國吉貝中天竺傳云梁天監初貢吉貝高昌傳云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繭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湯盤陀傳云衣吉貝布唐書地志云西州交河郡平高昌置土貢氍布元農桑輯要云木棉燃織毛絲或棉裝衣服特為輕煖其論木棉云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種於陝右與本土無異此皆西來之木棉也古作貢市時以為奇貨所記或非實後漢書哀牢夷傳注引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花白毳取毳瀝漬緝織為布常璩華陽國志云永昌郡古哀牢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汗俗名曰桐花



布又有蜀旄帛疊李石續博物志云驃國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織幅服之謂之娑羅龍段疑是迦波羅之名人所不解以近見譌娑羅又疑是桐耳此種又通於東方通典邊防言扶桑木葉以桐初生如笋績其皮爲布又爲紙唐書渤海傳言沃州之綿盛京通志云今物產遼陽州海城縣蓋平縣木棉行於四方與松江通州東南俱普被陳書姚察傳云門生送南布一端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知所謂南布是木棉布也梁書高帝紀云身衣布衣木縣阜帳是布衣爲麻衣惟以阜木縣作帳也宋時中國稍自爲之蔡沈書集傳解揚州厥篚織貝云今南蠻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時尙難得故舉以爲况袁文襄屬開評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棉是棉字未人所增亦由時市有木棉商賈通習元時則其發內類稿

卷十四

木棉日滋廣

植漸廣瑯琊代醉編云棉花番使黃始所得傳其法廣東祠之始疑是姑字輟耕錄云松江烏泥涇木棉元時崖州黃道婆來教以造做桿彈紡織之法松江祠之江南通志壇廟云松江黃道婆祠舊在上海烏泥涇明天啟間張所望移於張家濱張象之記云元貞時人初流落崖州後歸烏泥涇以闢廣種植桿彈紡織線線挈花之法教人人因祠之元英宗紀云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繅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蓋其時木棉布行不復貴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立國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芋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入稅木棉畝四兩棉芋一匹折米六斗木棉之利遂徧天下

輜釋名

輜者車深輿無輪有後轆者也漢書嚴助傳輿輜而隴嶺爲輜字初見注臣瓚云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下云人迹所絕車道不通蓋過山兜籠今過嶺者多用此西南東南古必有輜猶卓倚南方太古卽有之漸及中土史記河渠書云禹山行卽橋集解徐廣云橋近通反直輜車也當卽是輜其或作榻作輜諸說不同者由北方儒生拘墟之見禹行九州山川險阻八年之久必不當與作徒同步行則必有所乘知橋必輜也周禮鄉師注齊書輿服志並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輜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周禮注又引司馬法夏二十八人殷十八人周十五人釋名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爲奴者引之蓋余車胡奴車輜車三輜皆以人舁故曰輜其在車輿輜之間者則曰乘車

發內類稿

卷十四

輜車日滋廣

輜乘輿輜左傳莊二十二年宋萬以乘車輜其母漢書霍光傳妻顯作乘輿輜加黃金塗章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輜之游戲第中則有輪之車以人輓故兼車輿輜言之輜是今之輜羊車亦名輜者以輜輅同貴輅假輜名凡車皆假輜名也其周輜之輜亦有假以名車者謂衣車也周沈警張女郎事輜輅車駕六馬唐許堯佐章臺柳傳以駁馬駕輜輅是也宋書禮志云輜車無後轆其有後轆者謂之輜然則輜必是輜合輜言之始可言車神仙感遇傳云郭子儀於銀州見空中輜車中有美女坐牀垂足輜中始有橫板牀坐可垂足亦云輜車者蓋文筆輜車輜車之譌其云輿車者舁車之譌知古人文字假借及引用之譌則古事可知古者名橋亦謂之輜亦謂之茵亦謂之輜亦謂之輜輅亦謂之舁車亦謂之擔亦謂之擔輿亦謂之小輿亦謂之



板輿亦謂之筇輿亦謂之竹輿亦謂之平肩輿亦謂之肩輿亦謂之膏輿亦謂之兜子亦謂之篙而令名曰輜古今異名同一物也輜者橋也狀如橋中空離地也其他名則各從其時也其在南方者南史猶重牛車蓋都邑道平坦乘之晉書王羲之傳云子敬乘平肩輿入顧氏園杜甫贈蘇侍御漁詩序云肩輿江浦忽訪老夫王銍默記云王安石居蔣山聞陳堯佐來以二人肩鼠尾橋迎於江上是出遊以肩輿也唐摭言云陳確叟為民愛州雖至顛蹙而歷聘諸侯率以肩輿造堦廡是干謁以肩輿也投荒雜錄云辯州守胡瀚肩輿蹴鞠夷民十餘輩昇之則蹴鞠以肩輿也梁書蕭淵藻傳云在益川乘平肩輿巡行賊壘未史慕容延釗傳云征湖南被病詔以肩輿即戎事則軍中將帥以肩輿也漢書嚴助傳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九 未日 益齋刻

輜而論嶺則軍中士卒亦以肩輿也南方古少文字其見於中土者後漢書井丹傳云陰就進輦丹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注引帝王世紀云桀以人駕車蓋即夏輦余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哀公三年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蓋即周輦輦車續漢祭祀志注引干寶周禮注云對輦曰輦以階級廉郭輪不能行故以人昇之漢官舊儀云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昇以行又朝儀皇帝輦出房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輦道纒屬注師古云謂開道可以乘輦而行者皆以不宜車輪之故史記留侯世家云上雖病強載輦車臥而護之續漢祭祀志封禪云御輦升山注引封禪儀云國家御首輦人晚水經注引四王起事云惠帝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五代史晉家人傳云出帝與李太后肩輿至郊外是上所乘之輦亦名輦亦名輦車亦名肩輿也北史

蕭管傳云魯惡見人白髮擔輿者冬裹頭夏加蓮葉帽蓋漢以後以輦屬至尊梁蕭管在藩晉出帝降記事者為避蕭名因謂之輿宮廷妃嬪皆名茵則太子諸王丞相亦可名茵漢書丙吉傳云馭吏階歐丞相車上吉曰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車茵即輦馭吏乃從騎注謂茵尊即說文之茵車重席司馬相如說茵從革作輦漢官舊儀所謂四人昇以行者漢制本如此或僅指為車中褥以今况古非也王莽傳云太子臨朝見季茵輿行注晉灼曰今之板輿而鋪茵師古非之謂坐茵褥上四人昇四角而行師古之說奇謬晉灼晉河南人其說乃河南舊俗輦也後漢書袁紹傳云徙居洛陽輦柴穀填接街陌魏志鍾繇傳云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舊唐書房元齡傳云駕幸玉津宮元齡病迫赴官所乘擔昇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唐書崔祐甫傳云被病詔肩輿至中書車服志云開成未定制大臣諸司長官刺史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惟不得驛謂官不給費而優老則仍古制五代史周書太祖紀云廣順二年七月甲午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時以步履傷臂請告周書王朴傳云過李穀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坐遺以肩輿歸第宋史夏侯曉傳云景德元年侯對崇政殿忽中風眩詔肩輿還第宋史與服志云神宗優待宗室老病不能騎者聽肩輿出入皆以老病不便車馬鄴郡長安洛陽開封皆乘輦也唐書李林甫傳云幸溫湯林甫疾部以馬輦從則又今之駝輦矣其示寵異者唐書魏王泰傳云帝以泰大暑腹聽乘小輿至朝儒林傳馬懷素積無量俱云輦輿至禁中內館方伎傳張果云肩輿至東宮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九 未日 益齋刻



神秀云肩輿上殿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在便殿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又云申王每醉以錦兜子令宮妓擡昇歸寢曰醉輿北夢瑣言云天復元年宴壽春殿李茂貞肩輿入金鑿門五代史晉書王建立傳云許肩輿人朝富弼作呂蒙正神道碑云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門宋史富弼傳云許肩輿至殿門皆非常儀其在官署則唐書裴度傳自政事堂肩輿出杜讓能傳云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二相輿中諭之五代史盧程傳云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宋史輿服志云大觀七年詔非品官不得乘煖輦則品官煖輦矣此則唐五代北宋官輦之明證也其行遠用輦者北夢瑣言云杜審權涖江西連車發日自瀟橋乘肩輿猶明時外官長新店良鄉換輦五代史盧程傳云自魏至太原坐肩輿宋史范質傳云子貴參自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一 求日蓋齋刻

張策傳云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是又北方婦人道路之肩輿也隋書禮儀志云齊武帝造大小輦無輪轂下橫轆軌揆其制即所謂擔也又云平肩輿縱橫施八天子至於下賤通乘又云步輿載輿皆無禁限唐車服志云一品二品命婦擔昇以八人三品六人四品五品四人胥吏商賈之妻二人宋史輿服志云太平興國七年詔民間無得乘四人八人擔子其兜子昇者無得過二人擔子兜子者以帷蓋底板分之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宣和中蘇過寓景德寺見一快行家同一小輦至傳旨宣詔二人肩之其疾如飛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則他輦自有頂輿服志云肩輿王公以下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今輦頂俱凸蓋也其制如此古賢以人擔輦為非禮唐王求禮言輦以人負是以人代畜也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司馬溫公嘗同范景仁登嵩頂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亦見北宋時多喜肩輿也宋史輿服志云紹聖二年侍御史程恩言京城士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輦自載四人昇之甚者飾以樓蓋徹去簾蔽翼其左右旁午於通衢政和七年臣僚言京城內煖輦非命官至富民媚優下賤遂以為常近日有赴內禁乘至皇城門者奉祀乘至官廟者於是詔非品官不得乘煖輦丁特起靖康紀開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馬輿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駝乘輦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搜括無遺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輿賃輦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都城且有賃輦之肆而張端義貴耳集云渡江以前無今之擔却埽編云汴京皆乘馬建炎初駐蹕揚州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東南紀開云思陵在揚州傳旨百官許乘肩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一 求日蓋齋刻



輿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乘馬建炎初以維揚磚滑詔特許乘  
 精演繁露云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其後不復乘馬如此則自禹  
 至北宋其文其事皆不可通明史車服志云宋中興以征伐道  
 路險阻詔百官乘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是依南宋人謾聞  
 之誤菽園雜記云成化間制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兩京諸司  
 儀門各有上馬臺則洪武永樂時乘馬者多也其言亦似是而  
 非上馬臺自是古之扁石為車設且禁地下馬牌非惟騎馬者  
 下宋趙升朝野類要云杭州百司報上馬時必不騎馬又云官  
 人出入兵士呵喝車馬時必無車車馬乃習言洪武時上馬臺  
 意亦同也大要北重車馬而古已有轎南重舟轎而古亦有馬  
 其扈從則當馬建炎乘轎專以江南扈從言之實則北地扈從  
 其在御道外者古亦有車轎宋史五行志云政和三年十一月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宋 求日 益齋 刻  
 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丁晉公談錄云真宗東封  
 間或遇泥雨賜支鞋與轎錢動要五七萬貫此建炎以前北地  
 扈從之轎也元史桑哥傳云言於世祖曰去歲幸上都臣日視  
 丙裕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今汝乘之可  
 也此建炎以後北地扈從之轎也元史兵志站赤云江浙轎站  
 轎百四十八乘江西轎站轎二十五乘湖廣轎站坐轎百七十  
 五乘臥轎三十乘則又南地在官之轎至明時裁之正德四年  
 會典車駕司職掌事例俱不官給轎也

煙花說

以湯火煙花古有之其名未著周密齊東野語謂之堂花云東  
 西馬廐有之舟州史料國朝叢記云燕中中貴人以湯及大火  
 近寒中迫牡丹使開於元旦奉上及慈聖為宴樂而不加以名  
 王文簡則謂之唐花引召信臣諫冬生蔥韭菜茹以為漢時有  
 此法其唐字實乍見或曰唐空也按唐空佛語單字還音亦作  
 曇謂此為曇花定非也問之花匠實曰煙開之花木匠烤木曰  
 輝料竹匠烘竹曰輝竹皮匠熏皮曰輝游音皆若覃廣韻輝在  
 二十二覃也宋周君以為堂近王公以為唐匠人以為輝而書  
 作輝實則止是輝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宋 求日 益齋 刻



鴉片煙事述

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入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握坤大通事狀頭日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四匹綠紗二十四匹紅羅二十四匹青羅二十四匹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象牙閃金香綴胡椒臘黃蘇木豆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星槎勝覽瀛海勝覽俱不言暹羅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瓜哇榜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即鴉片稽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曰烏煙就其本名遺音曰鴉片亦曰阿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四 東日蓋書

片亦曰亞榮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譯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嬰病吸藥煙瘳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杖笏竿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蠲精雋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歷時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賸語云鴉片出外洋咬嚼巴已宋瓜哇煙筒以竹為管圍八九分中實棧絲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嵌成葫蘆空其中以火煨之則今鴉片槍與唐微異槍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籤取煙以煙籤剔斗以平篋以篋篋

皆飲也有煙燈有煙合不著火置藥椀內矣其為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罌粟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裏皮刺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篋器陰乾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王氏醫林集要云是天方紅罌粟花汁又傳一方凡罌粟未開時皆有承萼青鮮花開即落收之亦可用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篋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為房中藥性煖而瀉未為大害古方貢藥料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則別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紅毛荷蘭人製者澳門紀略澳蕃篇西洋語鴉片為亞榮而不詳其物黃叔琳臺海使槎錄云鴉片煙用麻葛同鴉片土切絲於銅鑊內煑成拌煙用竹筒實以棧絲貯之吸此則煖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藏腑潰出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五 東日蓋書

鴉片土出咬嚼巴云余文儀臺灣府志云咬嚼巴本輕捷善鬪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為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就紅毛即咬嚼巴取之而禁紅毛自食集腋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毆打之入海海東賸語亦云瓜哇男女皆吸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讀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審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按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咬嚼巴之寄巢也是鴉片貽害之切證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奏蔡牽事言詢之弁兵皆謂幸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蔡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



止鴉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考鴉片藥料本濕肺加以鴉片土人汁力猛瀰肺愈甚久之則火氣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朋說文云朋癩也灼肺成癩仍以鴉片攻之如以火燻皮能柔之稍通暢不食則肺癆挈指肺主皮毛皮毛漸漸然冷溼然若中寒者疲飢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訖處皆痛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頭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病之情也嘗以得其情為處一方研白芨末煉梨汁為糕常食之乃神效何由使咬嚼巴人知之也

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煎熬成形無可辨色黑當入腎味酸當入肝澀主收滯沈能達下熱為煙則下行極而上化味為氣由陰達陽可概見也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斂人之所飲養借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

精神煥發逾其常度展轉揆支久且不敷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朋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煙久其人必畏慮庸瑣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肝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廢朋未深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朋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為輔佐究之升提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煖且朋久脾胃必弱宜先治中權使納食氣睽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年生子至修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土相傳大土為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病與罌粟之濕者同理初言此寒藥熟用無微不入故鴉片朋成先煎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過一錢而死者尸

癉已類稿 卷十四 七 求日益齋刻

身無可驗惟軟如綿為異然實非死也收斂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宦陝時檢一尸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髓如廷搖之有聲蓋久朋提澀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雜菜汁灌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空與酸澀收澀正相反附其說於此李維鏞記

鴉片為害使民貧尙可通變其使民窮則所關甚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羯末糖八兩煎濾汁至八分加川貝末五錢煎成膏入甲瓶別用羯末糖八兩濾汁煎成膏入乙瓶為一單每朋至沖服甲瓶膏約三四錢再將乙瓶膏如數對入甲瓶藥漸淡朋漸輕一單畢朋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此神方也程尚甄記

癉已類稿 卷十四 七 求日益齋刻



長月直日解

三長月十直日者唐用釋道之制其先雜見古書者論衡四諱篇云古人不舉正月五月子意林風俗通云俗言五月到官至死不遷南史張協傳云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月令季秋之月云百工休搜神記云九月初七工作皆休息宋汴諸務正月十六日今俗染坊六月六日織坊七月七日其以九月則古法正五九月皆有可紀其著之律令謂之三長月則始於唐三長月者不空胃索經云諸佛神通之月能改齋漫錄吳會佩章齋輯問命唐書高祖紀音訓並引智度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者省刑修善案漢書言匈奴常以正月五月八月會祭天神佛起西域後其教至北部乃始為寶鏡移照之說遂至中土耳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八 末日蓋齋

鼠璞云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節鎮於此三月禁屠宰不上官能改齋漫錄雲麓漫鈔以宋人沿用此例而謂宋火局者為非狗覺察雜記揮塵新錄謂後人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水東日記以歐陽文忠五月不上官為未能免俗容齋隨筆則云其制不始於唐引晉穆帝納后北齊顯祖受禪二事為證吹劍錄俞文亦云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照南瞻部洲晉宋開崇佛以此為三陽月其言陽月檢子平書又謂之無羊之月言係斷屠月狗覺察雜記言宋於此三月無屠宰之禁然老學庵筆記云宋法此三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唐遺制能改齋漫錄云州郡供給此三月不支羊肉錢東南紀聞云宋因唐甲子詔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蓋相沿如此若晉與劉宋之世未嘗官頒行也顧炎武日知錄又言雙月為

良隻月為忌案隻月為陽何反忌陽善北史言李繪六歲求入小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是古人忌偶不忌奇今依左傳十月為良遂謂忌隻月如此何又不忘三月七月十一月知其說不然矣唐書百官志虞部云京兆府三百里內正月五月九月禁弋獵刑法志云凡斷屠日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見於唐書者至夥唐律斷獄下長孫無忌等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此月日決囚者杖六十明重修會典第一百三十七卷每月禁刑日期亦同而唐人之制獨密者宋敏求唐大詔令百十三卷武德二年正月詔云釋典徵妙道教沖虛自今正月五月九月及十直日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是唐制為開國祖訓故世守之唐會要會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十九 末日蓋齋

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出於釋氏其說更明今案提謂經佛告提謂歲終三覆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用三長月四部業行善惡正月少陽用事五月太陽用事九月少陰用事以生長藏為義佛家止三時二三四五為一時六七八九為一時十十一十二正為一時三長為三末月故計校也經言四時交代乃譯之過智度論亦求說不得強為之解而唐宋俱用其義唐律所謂十直日則出於道家辨正論云道門齋法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明真儀云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於一燈上然九燈火上照九元雲笈七籤齋戒云明真科言十直日一日此

若晉與劉宋之世未嘗官頒行也顧炎武日知錄又言雙月為



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十二十三日太一入神下二十四日北  
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上太一  
下周行天下伺人善惡唐六典云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所  
齋有七名其三曰明真齋此明真法也今佛家引此十日為準  
提齋日則後起之談淨度經云所司神明聽察一月六奏有六  
齋日一歲三覆為正月七月十月百文清規引隋開皇三年詔  
天下正五九月并六齋日各寺建祈禱道場不得殺生命唐大  
詔令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敕言正七十月及三元日起十三  
止十五亦見册府元龜崇道教中則用道齋期今求唐高祖之  
意用道家三長月則正月同釋釋又無十直之目故三長十直  
釋道各專九十日歲得停刑斷殺百八十日意主惠及民物非  
於二氏有偏重詔所在公私斷屠殺上官祭告宴會無羊之月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求日蓋齋類

不能成禮故不上官後世不斷屠亦不上官然猶知其制至十  
直日南唐猶行之其次日半堂食青箱雜記謂是去唐土半之  
議趙師俠謂拜命歷正五九為火局七修類稿日知錄遂以正  
五九為五行家言不悟禁弋獵斷屠殺不行刑何涉於寅午戌  
火局是惟聞俗忌而於古今法制未留意也

誦佛經論

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義為慕容承所獲埋其足  
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  
遂奔於楊佺期南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  
觀世音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投既覺誦之且  
得千遍明日將刑猶誦不輟忽傳明停刑太平廣記且載其文  
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  
我靜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能改  
齋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河朔於獄屋光處見其文有張  
氏子病目念此得瘥魏書盧景裕傳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柳鎖  
自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默誦  
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問教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  
音此入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載正史非佞佛者偽造唐書傳  
奕傳云嚇恩欺庸追既往之罪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  
梵言以圖偷免則當時實見文案如此又夷堅志丁集紹熙時  
明州王百娘患瘡聲投誠觀世音夢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  
何獨禮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踰月即  
愈其舅為鑿板以廣其傳癸辛雜識言行御史臺周維卿流哈  
喇和林持高王觀世音經夢僧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咒  
曰答任他唵咤囉伐多咤囉伐多咤呵伐多囉吠伐多囉吠伐  
多娑呵持誦還朝今其咒在經後聞見近錄朱道誠妻王氏素  
持心咒病中夢人授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  
化為塵十九字今其文附心咒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  
而情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云山陰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求日蓋齋類

誦佛經論  
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義為慕容承所獲埋其足  
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  
遂奔於楊佺期南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  
觀世音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投既覺誦之且  
得千遍明日將刑猶誦不輟忽傳明停刑太平廣記且載其文  
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  
我靜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能改  
齋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河朔於獄屋光處見其文有張  
氏子病目念此得瘥魏書盧景裕傳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柳鎖  
自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默誦  
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問教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  
音此入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載正史非佞佛者偽造唐書傳  
奕傳云嚇恩欺庸追既往之罪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  
梵言以圖偷免則當時實見文案如此又夷堅志丁集紹熙時  
明州王百娘患瘡聲投誠觀世音夢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  
何獨禮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踰月即  
愈其舅為鑿板以廣其傳癸辛雜識言行御史臺周維卿流哈  
喇和林持高王觀世音經夢僧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咒  
曰答任他唵咤囉伐多咤囉伐多咤呵伐多囉吠伐多囉吠伐  
多娑呵持誦還朝今其咒在經後聞見近錄朱道誠妻王氏素  
持心咒病中夢人授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  
化為塵十九字今其文附心咒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  
而情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云山陰



白石村多邪病歎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曰善禳  
惡正勝邪陳書徐陵傳疾其子汾焚香泣涕跪請孝經日夜  
不息三日陵豁然而愈其事並不由佛經南史劉蕡傳其母寢  
疾蕡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謂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  
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  
日乃亡緒翔傳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  
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  
祖表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  
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  
道每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天人師乎  
願祖目復明元代闍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鉀治其祖  
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喜而覺獨告家  
人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 求日蓋齋刻

人居三日祖目果明鑿錄云陳軍使妻高氏以破殺戒暴死  
見城隍神問更修何善高素念上生經至此遺忘乃厲聲念伏  
牛和尚傷壘巢燕傷鷄刀鳥傷造蜜蜂及一鉢和尚刺刺  
歌神聳爾立聽送高歸人世夢溪筆談朱壽昌問佛書有水懺  
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刊布至河中見其  
母索白石村人及徐滂所誦非佛經張元之夢非僧高氏念歌  
朱壽昌水懺非佛語然則史冊所著炳然不誣者惟有二說一  
則至誠感神事不由經一則經初出借此人以傳至於官事喜  
慶或日月食番僧及中土僧結壇持誦或以為違禮則又不然  
古兇離僕依所以合萬國眾類使各致其情聖王之法非門戶  
偏見所能喻也若喇嘛持咒非是妖邪唐義淨求法高僧傳咒  
藏云升天乘龍役神利生之道惟咒中土服聖道鬼神明禮法

外國人信佛鬼神惟敬法師傳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  
太姬在齊蓋神歎其類佛徒日眾其神亦宜有至者理勢如此  
非可口舌爭也佛咒在中國或驗或不驗中國自有鬼神或好  
佛者助之或惡佛者阻遏之辰州符咒至神易地稍衰豈非人  
鬼不相謀之證此則持咒之說不為誣也又言誦經有益於死  
者佛以金人感夢達於漢帝知其神力足以自傳人死轉經自  
晉以來學者引經非之此在不答也古自無佛周人非故略之  
孝子求有益於死者惟佛書自言有益故於此求之耳古人言  
佛不能枉法不知是鬼神鑒其哀誠又言忍以死者為有罪則  
又未視追福之文此追薦之義合也至愚民誦經欲自準罪據  
北史蕭奮傳奮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甄元成素誦法華而吝  
與江陵通書亦釋不誅誓後見之嘗曰是得法華經力也周書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 求日蓋齋刻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 求日蓋齋刻

管隱忍深怨以勸誦法華人沙門亦當有道高徒眾者其在陰  
司類人世貴鎮為鬼神所重枉道請託千百之中蓋一二焉佛  
之正法必不如此僧徒得其一事妄謂皆然非佛之失此又一  
說也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  
信古之取士射中者為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於治民  
平訟蓋無與焉而不廢顯達佛於鬼神為近端誠誦經者自當  
留勝因矣人神一也神者聰明正直而壹人者五行之秀萬物  
之靈人不皆靈秀則神亦不必壹以人世推之凡此七事理在  
不疑闕佛者不推究事情徒作做狠之語有損無益記曰君子  
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民誦經不必得福猶讀書不必富貴民  
求福不必於聖猶食粟不必是伯夷所樹誦經之說如此而已  
降神怪誕焚頂穿脇巫祝皆然邪教釀亂或託於佛或託於道



或亦出於儒是在法禁張弛事不開佛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求日蓋

誦佛經論下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親國王必有讚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三國時魏東阿王植夜聞魚山梵唄清雅哀婉動人佛氏慈善以慈悲化俗故當飾以闕衍之詞昔蒙古攻金至潼關謂其臣撒馬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今獨餘一兔耳又其臣言得漢人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豈茂以為收地耶律楚材善言之始用收納租稅法番子及蒙古部落遠廟其人奉佛猶中國用儒耳其人不知種植以殺奪為業勢使之然其不以殺人為不仁亦勢使然獨歸依咨稟於佛不匿其情此豈堯舜周孔之道所及化哉文仲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諒矣隋書李士謙傳云客問三教優劣答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較耕錄云字難魯辨言

癸巳類稿 卷十四

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中土以三教並論誠非達人之言後周武帝考論三教先道於佛則又不然道者九流之一家佛自西北之法數十國安危係之迎國師求舍利至以兵爭中土兵亂時或蒙其利或被其害承平無事搖筆著書號曰三教此僧徒之所樂聞者也僧非佛也僧之教亦非佛教也佛教人在推論報應衰宏後漢紀明帝紀云天竺國佛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魏書釋老志云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漸積勝因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操練精神乃至無生隋書李士謙傳云佛經言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論也至若蘇為黃熊杜



宇為鵝鳩襄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彭生為豕  
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龍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  
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皆非因佛說始傳可為前證今  
喇嘛亦言修練精神其轉世乃所自主真佛教也然則輪迴報  
應之說佛所深畏推己及人演說陳戒世人反謂佛造此欺人  
抑何聽之不聰哉古言三世為將道家所忌陳平自言多陰謀  
其世即廢不能復起李廣忼慨自陳殺降禍大不得侯自刎死  
其後族滅殺戮之慘加以機心老子化胡佛繼起而致戒焉後  
漢書西域傳云天竺修浮屠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其效甚明又  
言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梵言羅漢此言羅  
少年佛之化之後漢書注引本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  
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迴邪入正其言不  
必信佛實欲世人止殺後世慧點求食者始創參禪談心之學  
非佛法也好生乃天道殺即寓於中誠不能止而堯舜周孔化  
所不至有佛以為之導又幸而為人所服宜何如寶貴之元時  
薩斯迦之帕克巴與紅教明時甲勒瓦宗喀巴羅卜藏札克巴  
與黃教西與北外番奉之中國則元世祖置天師領江南道教  
以遏巫鬼之習均於儒術涉無涉亦何必並儒稱三教也推佛  
義為覺亦曰世尊言時宗也牟子理惑論云佛者諡也見宏魏  
書釋老志云浮屠佛陀轉為二音則佛言能仁靜覺西域或呼  
僧為佛世人望之過深且曰活佛宜不死此與雨行何聖之談  
何異羅泌妄引學記求之也佛解佛名或以香草初生解菩  
薩六根清淨一塵不染解和尙案後漢書佛作浮屠菩薩則一  
切經音義具言為菩提薩埵古人又書作扶薛和尙則音義云

梵言鄒婆索迦于闐言和尙華言知有罪無罪又如伊蒲塞為  
近住沙門為息心單字遺音非中國語就和尙名知回回初學  
佛教佛削髮實回回番子本俗今喇嘛衣似蒙古冠似古突厥  
突厥者此言兜整即回回帽或中叢紅黃細紙毛又作臺笠似  
安南人佛本無髻言髻者乃肉髻以此異相為教行中土之兆  
朝野僉載云僧鼎言如來螺髮菩薩寶首如能修道何必剃除  
遂長髮得杖一百不知佛糾髮則未剃時髮也中土僧則魏晉  
時處士冠服何者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是佛本  
俗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不言  
有他異知其冠服是魏晉制也天地間游氣必有所歸靈威仰  
五府祀廢泰山主生火神王南真武稱帝佛據金行含樞紐亦  
散為淫祀小鬼神三帛三正三恪制廢而方外不改易服色道  
教存漢制佛教存魏晉制鄭康成註經詳訂五府三帛若逆知  
後世之事蓋儒有深心者矣佛生天竺水經河水注云新頭河  
逕中天竺兩岸有國曰毗荼佛法興盛今温都斯坦厄納特珂  
克為古中天竺人皆惡佛習天主教藏為東天竺緬甸兼南天  
竺自藏東北佛教亦不同藏北回回則唐書回鶻傳云元和初  
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醢酪可汗常與共國今  
阿渾也天主之耶穌回回之穆罕默特佛之釋迦文乃後秦韋  
宗所謂九州之表五經之外正自有入者中土釋教僧尼各兼  
四窮民之三其黠者乃欲排陷道士獨據其利君子非之據南  
史顧歡傳夷夏論老子之天竺入淨妙夫人口中化夷而夷語  
又以道教書居佛前即欲伸道此大智度論迦頻闍羅鳥乘猿  
猿乘牛之鈍義也天行不取畫一師道期於成物西方之佛則







書管子後

嘉慶丁巳讀明人所刊管韓子管子宙合篇敖注云堯子也錄其義藏之在德州得劉績校房注足本始知向所見本有刪節房注謂敖是丹朱甚不辭也小問舍命因釋作澤合考工記大匡况與我齊國之政况作况合白虎通房解失旨前人已言之戒篇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四經而誦學澤亦釋也謂不考不正四經謂孝弟忠信而注云詩書禮樂流澤宙合篇夜有昏晨牛星謂昏旦夜牛三候中星也而注云星半隱半現大匡庶人欲通出欲通貴人子欲通出當作士本篇貴人子及士及耕者再見可以互證而注云出謂欲適他國牧民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即乘馬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而注云可以分與財皆非也小問云口

癸巳類稿

卷十四

管子宙合篇

開而不合是言苞也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撝古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作吐而不唵說苑重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賈作君口垂而不唵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用證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知是言苞亦怪謬矣立政云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宴以享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長懸紉刑餘戮民不敢服纁不敢畜連乘車春秋繁露服制云天子服制有章夫人不敢以燕養公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乘馬

癸巳類稿 卷一四

軍大夫適子戍吏皆給服呂祖謙大事記引作代吏皆給服代地名今本水經誤也貂服當武靈王八年胡服當十九年相十二年吳師道校戰國策謂貂服即胡服或以疑管子長懸紉之文尤非也管子古在道家或在法家別錄論道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尋其義亦有與韓非同君臣下云兼上下以環其私韓非八蠹則云古者蒼頡之作書也目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立政云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重令云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韓非二柄則引韓哀侯吳起二事以明之又韓故異於管管子五輔云為人夫者敦據以固為人妻者勤勉以貞韓非備內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法禁云修身則不以親為本聖王之禁也韓非八蠹則深非令尹殺直躬牧民云言室滿室言堂滿堂韓非難三則云言室不得滿室言堂不止滿室此同在法家之說然非亦解老其說管不善管在道家也心術下云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及內業篇皆謂語漢人改徹為通又姦管章璋之屬皆是別書輕重成云虛戲作造六崙以迎陰陽下有九九之數則崙計字也霸言云舉近而攻遠山權數云天毀坐壞姚寬戰國策後序謂坐見尤倉子謁冠子是就未見管書若竇莘謂武后坐古地也見戰國策戰國策却無之大匡有或曰法法有一日案山海經韓非子皆有 曰法法有春秋之記案公羊傳引不修春秋左傳韓宣子見魯春秋國語晉楚皆有春秋小稱有毛嬙西施案莊子齊物論釋文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謂夏時人小問有秦穆公或後人追改制國鄉與國語不同者

癸巳類稿

卷十四

管子宙合篇

軍大夫適子戍吏皆給服呂祖謙大事記引作代吏皆給服代地名今本水經誤也貂服當武靈王八年胡服當十九年相十二年吳師道校戰國策謂貂服即胡服或以疑管子長懸紉之文尤非也管子古在道家或在法家別錄論道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尋其義亦有與韓非同君臣下云兼上下以環其私韓非八蠹則云古者蒼頡之作書也目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立政云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重令云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韓非二柄則引韓哀侯吳起二事以明之又韓故異於管管子五輔云為人夫者敦據以固為人妻者勤勉以貞韓非備內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法禁云修身則不以親為本聖王之禁也韓非八蠹則深非令尹殺直躬牧民云言室滿室言堂滿堂韓非難三則云言室不得滿室言堂不止滿室此同在法家之說然非亦解老其說管不善管在道家也心術下云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及內業篇皆謂語漢人改徹為通又姦管章璋之屬皆是別書輕重成云虛戲作造六崙以迎陰陽下有九九之數則崙計字也霸言云舉近而攻遠山權數云天毀坐壞姚寬戰國策後序謂坐見尤倉子謁冠子是就未見管書若竇莘謂武后坐古地也見戰國策戰國策却無之大匡有或曰法法有一日案山海經韓非子皆有 曰法法有春秋之記案公羊傳引不修春秋左傳韓宣子見魯春秋國語晉楚皆有春秋小稱有毛嬙西施案莊子齊物論釋文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謂夏時人小問有秦穆公或後人追改制國鄉與國語不同者



管書未盡行也大匡云魯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閱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開如言封內食采耳管書文義自明漢人說關內侯為峭函讀管書反不能明則管書師說少之故也甲子七月

祭已類稿

卷十四

三才日錄

墨學論

墨者宋君臣之學也墨子又推宋學以合古道術周時韓非所謂顯學有三墨入儒其書三家鉅子附益倍謫不同其有非儒蓋不足怪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薄葬節財閑服生焉謂墨子學禹用夏政者以文辭推之知所從來遠史記自序傳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說苑反質篇云墨子言禹盤庚土階三等衣裳細布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則墨子亦述堯舜盤庚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古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於已類稿 卷十四 三才日錄



其後未怪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戰不利有是君則有是臣  
以此見墨學實君師所授墨子又言堯舜禹盤庚以證之非如  
諸家道術違離道本雖述古人猶為非法矣呂氏春秋當染篇  
言魯惠公時史角止魯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蓋兼通其義以  
證清廟之官墨又稱齊晏嬰徒以嬰毀孔子有儒者崇喪遂哀  
不可為俗之言嬰不足以首墨齊魯非墨所從出墨為宋學明  
也公孟篇云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子之古非古也  
是古非今漸染及儒至秦乃受其禍荀子言儒者法後王所以  
為儒墨以殷後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所以為墨後世儒者至  
乃喪服不知禮律用溫公家禮文公家禮豈非儒名墨行充塞  
天下哉戰國時廢學校墨學亦散推久服傷生之義計及牀第  
之間太儉約漫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荀子非  
墨已類稿 卷十四 荀子非 昭昭然  
為天下憂不足而不求誰亂之者荀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  
有見於齊而無見於崎荀子是其蔽也史記自序云墨子強本  
節用不可廢也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  
願天下之安定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其為人太多其  
自為太少蓋知言矣

非無鬼

易曰載鬼一車虛無不可知也不曰載空而曰載鬼立鬼之名  
載鬼之形是有鬼也高明之家鬼闕其室聖人見之矣人謀鬼  
謀聖人成之矣書曰予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人皆有祖  
人皆有鬼也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憯憯者人之性情也無  
其物何以有性情又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春秋曰有蜮有蟻  
則有鬼但不可得耳號有降於莘宋聞嚙嚙出出曹見君子立  
於社皆鬼也相與康叔皆在衛燕姑之祖予蘭非死而魂散也  
孔子諺語非其鬼曰非其鬼則有其鬼也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不諂亦不非也禮與乘人鬼參用之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無鬼則不祭禮樂或息矣儒明鬼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天神  
地祇人鬼是儒之事也道亦明鬼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無鬼  
癸巳類稿 卷十四 荀子非 昭昭然  
則無陰而道非其道矣陰陽家者流墨家者流固明鬼者也証  
鬼神者殃及三世不敬宗廟有誅法家者流亦明鬼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經言鬼神律言鬼神名之必可言也可行也名家者  
流亦明鬼也縱橫家者流明地勢察人情稱述先君亦明鬼也  
雜家者流言王治無不貫呂不韋淮南王亦明鬼者也農則祈  
年祈穀祭水旱逐田祖亦明鬼也亦是言之六藝九流皆言有  
鬼者也天子祭百神庶人祭於寢白天子以至庶人皆明鬼也  
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類亦祭魚豸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  
皆明鬼也娶妻如之何口共事宗廟軍旅曰社稷之事田獵曰  
宗廟之豆脯曰不廢先君之器幣和好曰遠福於先君征伐曰  
先王之鐘鼓自絕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皆明鬼也自四  
郊迎氣以至大饗逐疫善惡皆明鬼也衛以祭謂狄魯以郊謂



吳北有野祭南或淫祠是天之下地之上皆明鬼者也或曰如是則迂矣非鬼之說與六藝九流並起獨非天之下地之上者哉曰淮南言揚朱非鬼是天主教先聲也然吾推天主教亦明鬼也彼所謂瑪里亞及耶穌者其為烏有也久矣若無鬼何多祿寶錄何故於羅瑪奉之且無鬼之論雖辨聖人所不知以之說猶尤不可也無鬼之言曰聖人以教人耳使無鬼何以為教如無之是欺人也而自盡禮是自欺也以為無而祭焉是以先人為戲也不可言也又曰衣物不當有鬼鬼何有衣物不知物老為精未老而忽有異者人鬼憑之也其老而朽則物之鬼也人有知物無知其鬼亦然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禮曰體物而不可遺物且有鬼而謂人無鬼疑物無鬼而不信人有鬼不可道也又曰人猶燈魂猶燄人猶刀魂猶鋒也盡則滅矣不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求田蓋齋

燈滅復然刀缺復鑄人死不必又生則人不為刀與燈魂何據而謂之鋒與鏃也不可通也昔阮瞻執無鬼論而親與鬼反覆屈之無鬼何以屈之然則論無鬼者亦明鬼者也

緯書論

緯者古史書也通記天地人蓋靈臺所候傳古之藏書在史氏舊之天文察之地理知七政五步十二次之度五方剛柔習尚山川險阻明堂四門延訪得窮荒之迹合之三皇五帝外史之學太史小史焉相保章內史外史御史官為聯明堂太廟靈臺辟雍觀臺領官地相接其中書皆史也史者鄭注周禮云日官也而記事焉聖人以人合天故古為天稽古為同天商頌元鳥以天帝為古帝周書周祝解云天為古地為久古者天部之所掌也公羊疏云問曰六藝論言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其否非也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雜處取易於河圖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於洛書則洛書餘六篇漢人依經錄出者易有飛候書有五行詩有五際皆史氏之舊孔子定六經其餘文在太史者後人目之為緯則百二十國史皆緯也然則孔子不定緯何也緯記黃帝以來靈臺請史不必皆賢史記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圖殊腐文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祿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然則孔子不覽緯乎申鑒俗嫌篇云或曰燔之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易其燔意謂仲尼之作中亦有之其言非也史記言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則孔子畢覽緯始論六經緯緯不作緯也然則藝文志著錄不載緯者何也如漢律漢令在廷尉則亦不載也緯在太史不在秘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史官其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詩書百家雜燒之又云博士七十人候星氣者三百人蓋博士與史官官與書皆不相涉司馬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三求田蓋齋



遷報任安書言其先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漢舊儀言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太史別有天人書藝文有太一以下  
 及海中占而無甘石星經甘石書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  
 引之唐開元時猶存又漢志天文二十家有圖書秘記十七篇  
 蓋采緯文其他緯及甘石不入志者以在史官之故且文字時  
 時增積不定非秘閣所儲校後漢緯始入秘府後漢書尹敏傳  
 云帝令校圖書使獨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者發王莽時  
 說符侯也蘇竟傳云秘經文隱事朗檀弓正義引鄭志云謙引  
 秘書是也隋經籍志有緯八十一種唐六典秘書郎甲部九日  
 國緯以紀六經讖候注云河圖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東漢至  
 唐皆在秘書中更魏隋焚緯但焚民間傳本廷臣議禮師儒說  
 經猶檢緯則漢志不載緯無可疑也緯所記止哀平者以其漸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宋朱自注書

事知緯是古史書故為論質之好學深思者毋尚耳食致失藝  
 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宋朱自注書



古學書多論

古之學者冬夏教以詩書詩書未定以前其將無書可讀乎今案古人之書不得少也王庭誥命學錄之為書列國所陳學錄之為詩其學在明堂四門在公宮左天子祭天祖朝諸侯及諸侯祭享朝覲聘覲頒政視學請命視朔告朔諸大典服器官當考究者自古以來古今禮樂具焉辟雍靈臺領宮觀臺凡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致日致月九土分星五雲十二風妖祥祲象及四門外九夷六戎八蠻九狄九采四塞異域奇象殊俗見聞廣遠天日文地日理靡不萃集於學神聖所以昌昏暴所以亡皆著於明堂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又先君廟畫荒古瑰奇法戒之事諸生所講貫也虞夏殷周養老於學五帝憲記惇史三王乞言三老知天地人五更知五行更

終已類稿 卷十四

代宗均孝經注如此祭射燕饗合語大樂正授其篇數大司成課其論說合樂於學教者大司成以下五音六律八風八能之士博聞強識三才之道五行之術備矣出征受成定兵謀執有罪反釋奠訊敵矯矯虎臣淑問如皋陶皆至學其事學士記之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辟雍領宮之謂非謂文王武王也三才五行五禮六代之樂兵法訊囚學有故事蒐軍實則親射御有事執干戈衛社稷習射澤宮就武舞皆學也書則同文敷有九章其學術至廣其為書登靈臺就訪四門記惇史觀受成從訊囚詩書之外簡牘皆有用之文禮樂兵刑治民養身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抑又聞之舜於諸侯敷奏以言於海隅蒼生敷納以言周尚文乃不以言舉人其為學近於君使知朝廷制度知唐虞之言非後世文辭而周八百

年之文皆附於度數魏晉以後不悟其旨乃始謂古人無書可讀也

終已類稿 卷十四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占經目前張一熙識語據程明善本前為程明哲乙巳年書後為張一熙戊午年書開本合為一又刪削之不可讀矣程本無目錄開本有之開本脫條目錄依之目張所造也張鈔分野略例及麟德歷經彼此互錯亦程本完好凡緯文算書計數字轉寫易悞脫校者或慕恭慎不求其數旁注紛紜使六藝道喪今定其正數餘俱抹滅之百六至百十為星圖今有文無圖占經中所引緯如孝經雌雄圖雄圖三光占括地圖春秋圖彗星占引雌雄圖云彗星四出注云按圖如十字知天文地理應有圖故河洛九篇六篇古人謂之圖書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舉古祕畫珍圖有龍魚河圖鈞命訣圖孝經祕圖左契圖雌雄圖河圖又入詩緯圖孝經識圖二浸潭泥圖即酒潭巴河圖括地象圖另E類和卷十四

占日雲氣圖云京兆夏氏魏氏並有風角五音圖白澤圖一卷三百皆此書所載見于祕府其占引神農黃帝巫咸墨子甘公石申董仲舒京房翼奉劉向張衡蔡邕及緯書八十一種其時李淳風乙巳占皆入之淮南問詁者許慎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淮南問詁本疑之改作淮南人問訓甚矣明古書之難也嘗比其占五星之聚易緯以為至德之萌謂周文王及漢高帝春秋緯以為失命絕於天謂紂及子嬰兩義相反其實通也日之冠珥孝經內記所言實為瑣屑蓋緯書立義博士隨事條附取識天人之際以合時應非以為天語樂緯以五音配星二十八宿山經以山配星皆各守世業而已古法知天以日月五星與十二辰相推勸左傳國語淮南各史志具有其法不獨占經晉書習鑿齒傳占經引續晉陽秋並云桓溫戲謂星人曰君

徒三十年讀儒書不如一詣習鑿齒此晉以前星緯屬儒之證天人之際順受其正天官書言為天數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故記其已然非測其未至如此則占經為儒書不須禁祕人事變異或數百年一見其前後數年五行可記者周內史叔與所謂隕石鵲退陰陽之事吉凶由人假他占以對天官書所謂皇唐日石因時務論其書傳而談祿祥者依為知來之學后妃大臣日在嫌疑中亂人事且誣天也嘗論古緯書為馮相保章從太史所記靈臺候簿故曰緯候識候不然即謂之妖書亦無可辭也占經風雲望氣之占太白陰經武經總要乾象通鑑所載占風文同而題曰風角占經於緯亦多不著篇目或轉寫失之潛潭巴六十日日食占散見續漢志注者僅三十六占經則以次全載之壬申日食云水盛陽潰陰欲翔積

漢志注亦同而乾象通鑑云諸侯交攻乃是占經潛潭巴下京房說李季宋人殆未見緯以壬申日食占推之知是錄自占經其誤有蹟可案蓋信占經宋有傳本孫致古微書則錄自乾象通鑑而未見占經九執法云起明慶二年丁巳至開元二年甲寅置積年五十七算玉海九執法則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為算首錄自新唐書志或歐陽脩王應麟均未視此書書各有傳者程明哲謂有明巨公亦未之見則程未嘗知觀象玩占九十三家書日明人撰或云李淳風淳風安得下引占經及國史經籍志正有占經又歷志言正德時朱裕請推九執法亦在占經是可於李季所引朱裕所請知占經在宋明時皆有蹤蹟可尋書中有夾注又有大字注題以注曰其犀角戴通占孝經緯下引交州記南州異物志抱朴子或出漢以後常非緯注白魚入舟占中候後大字注日一



薛又宗均曰一條注是鄭注宗均是旁采緯注其夾寫不題注  
曰者修書人所說也嘉慶丁卯二月十日

卷十四

卷十四

四 求日益齋刻

書人身圖說後

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為  
百支主心則在近脊第四胸眼上而居左說曰心居胸中之左  
者其本性所定之界域至安至穩之所也其言至為顯白譯者  
又增言心最初生又言體甚堅厚無過不及之差此中土淺儒  
教之進退無據也其分脈絡血絡經絡不合靈樞其地人心居  
左脈又發自心左故不得分左右十二經其言血絡者養生脈  
發自右其單言脈者經心之血也其言血絡見脈絡不見者血  
絡是靈樞絡脈其脈絡則經脈然其經隧異矣其言公細綫則  
時辰表中發條初見其書意為奇偉反覆視之乃得其不同乖  
異之處此書在中國二百年矣未有能讀之者今求其指歸則  
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土三葉中土人心  
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舉九二彼土舉九四中土人腸二彼土  
腸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  
左中土人心帶五系彼土心有六耳二小耳十一則所謂四竅  
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向讀金樓子言紂剖比干心有十二  
穴其事無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說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  
之比于此書初譯幸與儒之不讀書不通經脈藏府者商之故  
得存其異趣惟謬慕文談心為生始無過不及及儒自捫畢二  
隱約其四翠之文耳人生質異宋淳祐洗冤錄卷十七云髑髏  
骨男子自頂至耳竝腦後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婦人止六片  
則蔡州人異矣洗冤錄云肋骨男子十二婦人十四集證云慶  
元婦人止十二則慶元婦人異矣明史占城傳云國采人臍置  
一器而華人臍輒居上况西洋地遠人稟質不與中土同不足







道笑論

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為傷蠹道法即於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今僧徒私竄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造吳書云闕澤對吳主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

齊巳類稿

卷十四

吳求日蓋齋刻

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按辨正論出道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堪撫掌大集經有所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驢根出見就之生子觀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匝又云佛化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如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道處尸在陰道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兜率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以泄氣為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泄氣與淫女合即云非違何取據固六周且昏劉畫傅奕人俱通雅扶僧隱私言僧尼不昏天胎殺子道譬狼餐釋乃鼠竊貪慕嗔整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為木男也釋生西方為金女也紫金克木官鬼為夫佛應是男道乃為女道家笑曰循檢後

漢佛書初入中國即有彌勒為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後漢失深開元釋教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行大義云男立命於寅女立命於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為夫則是專論女人年命古用六字以太歲言五色取間箕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四嫁丙豈得非女又日生於東是為陽宗月生於西是為陰宗盛德在木春東為陽盛德在金秋西為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驚不明理使陰陽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佛書南無是為梵語道言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子南化天竺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巽膜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怡僧徒本意強取南無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尙桑門亦是番名必芻芻夷優婆塞是此夷

齊巳類稿

卷十四

吳求日蓋齋刻

字今作尼者亦佛徒妄誕之證本有正音今則比邱比邱尼忽飾華文上比孔聖自是志高還譯語佛殆將不曉不夷不夏名號無稽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懷陀利為釋迦佛又尹喜等為佛使屬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遣三弟子儒童菩薩為孔子光淨菩薩為顏淵摩訶迦葉為老子空寂所聞經辨正云迦葉為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云應聲大士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佛生年有限不聞上及伏羲女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家去旨感見不定則道遣五佛即是禪會驚譏頓出識等醜難又老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虛又為女身經轉女身經後漢不諱殆諱憤陀利事魏書子闕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



甄鷲不達乃復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謗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  
 笑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頂三十三天不及道家八十一天  
 是為道妄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  
 遠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  
 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  
 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調言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  
 傳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週六千里直週二率不應道家笑曰  
 起世經因云日月天子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  
 云有一聖人名大威德語驢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日  
 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其數有八五星  
 日月羅候日月為星既昧日生之義至於羅候更不光明會此  
 不知又何為教樓炭經積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  
 癸巳類稿 卷十四 平求日蓋齋刻

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懟當莫發實中其弊乃僧徒棄外歸  
 內廣宏明集辨正破邪甄正原人諸論十門辨惑佛道論衡法  
 苑珠林辨偽錄嗔妒忿戾無復道心就鷲笑稍討比對使道伸  
 眉爾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劉向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在於佛經又云佛為黃面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時劉義農世說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儉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為多聞博識者遐覽焉梁僧佑宏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一若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所屏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破邪論引列仙傳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錄云惠王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大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三

史藏書辨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於今定檢實錄百四十六人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又引劉向傳云吾徧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法苑珠林亦引劉向傳云向博觀史冊往往見有佛經案所引向言俱似辨證向時尚無人知有佛者向何用辨是知作偽者之非賢矣

書武城家乘後

續漢書郡國志云南城有東陽城案左氏春秋傳哀公八年吳師從武城克東陽則春秋時武城確是東漢南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子南武城人後漢書王符傳浮侈篇云南城之冢曾子非不孝以為愛父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是漢人親見其墓制不肯浮侈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至唐猶存也春秋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注云泰山南武城縣是自晉縣名之晉又復武城名也仲尼弟子列傳又云澹臺子羽武城人蒙上南武城言之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游所宰及曾子澹臺子羽為春秋武城漢南城晉南武城今費縣人無疑知春秋武城必在今費者即以曾氏事證之史記既云曾子南武城人戰國策則云昔者曾子處費同姓名者殺人曾子之母織自若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說苑尊賢則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蓋越兵假魯伐三家者檀弓云季孫卒曾子倚其門而歌以曾皙在費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脫曰季孫之所賜也會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會子於嘉祥其為謬也甚矣武城家乘云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中得石碣篆曰武城曾某之墓未及壙不敢動鳴於有司因即瘞碑而為之塋茲事學者重議之碑又瘞曾氏修譜者偶見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謂嘉祥即南武城又妄與人爭是其識之愚也會子或以他故遠葬今嘉祥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顛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敗之道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三



也山 通志古蹟志云嘉祥縣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南武山縣南四十五里卽古南武城山南有宗聖廟墓又云南武城城子游宰處一名阿城阿武聲近武城家乘云南武山俗音呼阿山兗州府志云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濟寧直隸州志云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縣有澹臺山澹臺河曾子耘瓜臺凡此怪名皆成化後臆造今嘉祥城東門立數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曾子爲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臺子故里又曰黔婁故里鬼神有知徒爲先賢所惡鉅野嘉祥兩縣志沿革論至謂費無武城鉅野志且云史記所言曾皙南武城人子羽武城人太史公自鼓舞其筆不爲實據武城家乘至云舊言曾子葬父於費縣境內宗聖志在孝經豈忍安先靈於遠地其言可謂懸謬詳檢各書足證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武城爲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藝文有濟寧路教授趙思祖作魯秋胡廟記云廟在嘉祥縣南五十里蓋嘗考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至元元年主簿夏清禱雨此廟趙爲清子興作記刻石志不載年月案之職官表夏主簿元先至元八年任豈得元年至廟禱雨趙則濟寧直隸州志職官有元教授趙衡正云見嘉祥志檢嘉祥志無之州志云趙至元時任列元貞前是

以亂真則妨先賢且以襲嘉祥博士故而忍誣毀費縣祀墓又強徒武城於嘉祥則是自著其僞此與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伏墓考證用心頗同聞其言者反覺覽其書者掩卷心不悅而口隱忍之安得一有力者告以會氏博士不必在武城伏氏博士不必廬墓則先賢之真迹出而博士祿位亦無恙免使僞詞僞刻流布遠邇爲僞裔之玷也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書左傳精舍誌後

嘉慶壬戌冬過濟南值肥城邱氏挾左傳精舍誌于上官前有東漢人及宋明道時人記其譜系言左邱明太公後奔楚又奔魯裔孫左邱起後遊王莽召改姓邱明時立博士後失爵真荒誕之言其書載中古人文而署熏沐頓首拜載金人詩而云請看廿一史乾隆初年一知縣作序贊之稱文水司馬檢譜有捐職州同邱玉汜殆此君傳無智之人撰者向讀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始知邱明為邱氏及讀廣韻知吳興邱為姜裔邱明後自在魯又近人刊元和姓纂牽合左思為邱明後檢晉書則思家世儒學自言齊左公子後並不關邱明因聚歛舊書推排之信邱明後為山東邱氏而左傳精舍誌所言則無一不偽是非自有真而自著書以亂之左傳精舍誌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求日益齋刻

始未是三書者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時官山東者欲挾左傳精舍誌入請世襲博士嘗私言於司事者曰

國家方立伏氏博士邱氏事宜無不可然必不肯以世祿予偽者邱明子孫在古書有端緒者僅此一綫而誌以偽亂之應札肥城送舊族譜其族人必有能首作偽事者則誌可毀譜可出

博士可立不先為之計此書一出即入掌故或遭詬厲鄉里愚

人更毀舊譜滅其述賢裔不可復問矣矣亥夏在掖縣又言之

不聽以其書上請交部議時禮部不欲遽舉誌妄札山東更求

實據畧引邱姓及墓數事致詰而所說又誤嘗為左邱明事申

雜難一篇理其所詰甲子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者部駁部員

怒摘左傳精舍誌妄語粘簽進呈事遂止是年十月事也請博

士事當入史志部員不能分別古書山東官吏不能辨別偽書

邱氏子孫自誣其祖三難具而累及先賢故展轉乞得邱氏刊本書其事藏之能者但從禮部及山東撫院學院檢得左傳精舍誌未有不以邱氏為偽者此所以不能已於言欲使方來君子知邱氏真賢裔而為誌所誤世之妄引古書及偽造譜牒輕改先世遺文者皆可引以為戒也嘉慶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癸巳類稿

卷十四

五

求日益齋刻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伏生墓始見水經云潁水東北逕崔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伏生墓有碑漢書注張晏會見之云伏生碑名勝魏酈道元注水經亦云見之述傳授尚書事最為有據求伏生墓者當於魏時潁故渠北有漢鄒平故城在其東有東朝陽故城在其西三證合而後可定也出今鄒平城北行越潁水故渠至千秋嶺得故潁渠循故渠或決或涸或納別流其形相屬上至今朝城為水經東武陽下至今蒲臺為水經馬常亢千秋嶺西北土城鎮其北濱河為水經崔氏城又東南循渠得渠北魏王城水經注魏泰帝七年安平王所增築者中有天子墓則太平寰宇記所云東朝陽城有赫胥氏陵者也既得東朝陽城確驗又循渠東行五里於渠

秦已類稿

卷十四

秦已類稿

北得大冢元人立泰山神女祠於上遂名其冢曰青冢冢則水經所云潁水自東朝陽東逕伏生墓南裴字記所云東朝陽城東五里有伏生墓齊乘所云伏生墓在東朝陽城東五里者也又循渠東行於渠南得孫家鎮為漢鄒平故城案之地里三證皆合元于欽以前皆同此說乃今者越潁故渠而南得濟故渠又越濟故渠而南得古城曰舊口南望山色蒼然坡陀屬於足下舊口者所謂漢梁鄒故城也其城東一里有元時伏生祠旁有獺水才出長白山猶在翠微之閒祠後有小冢元末張起巖修祠碑以為伏生墓蓋妄說也其地與漢墓中隔濟潁二渠不可強合漢碑已沒而古書具在作志乘者幸於元墓則移古時潁渠北之城於濟渠之南與故在濟渠南之城相間雜濟潁二渠之所在則以為姑勿深考而歷城潁水東北二三百里之古

蹟不可復識矣鄒平成君璿著窮園日札詳考水經潁濟二渠因以得伏生舊冢真伏生子孫復見先人墳墓不致歲時叩頭他人墓下盛德事也博士年勿未學以潁渠北地今隔入齊東小人造言齊東有墓則鄒平不得有博士博士懼質之貴官亦不檢博士無世世廬墓之例也則為保全博士之說謂水經不足據而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何人所作考證一篇其言曰欲知伏墓當先知古城所在於是雜摘日札所引古城古書不別東西南北而雜列之謂今鄒平即漢鄒平而小冢實在今城之東謂獺即潁而獺源出岱陰實在濟渠之南人皆有德慧術智予以書不能讀此小過也故與先儒為難而湮其蹟則亦何所為而為此歟嘉慶丙申十月

秦已類稿

秦已類稿



彭祖長年論

彭祖之年其見故書雅記者蓋歷年八百有餘而說或多歧楚辭天問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垂遠莊子逍遙遊彭祖釋文引楚辭注作七百枕高作杖晚又引李云堯臣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崔云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七百年大宗師彭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為仙去不死呂氏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也亦自為兩說呂氏情欲篇雖有彭祖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執一篇彭祖以壽注云壽蓋七百為欲篇其親彭祖也注云蓋壽七百餘歲淮南子說林訓彭祖為天注云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天末書樂志魏文帝西山歌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河原

其不同若此抱朴子對俗篇引彭祖自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眾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入百餘年釋滯篇云彭祖為大夫八百然後西適流沙極言篇云彭祖逃殷時七八百餘非為死也又引黃石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神仙傳云彭祖顛頭之元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殷王聞之以為大夫藝文類聚引云已七百餘歲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云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之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抱朴言為大夫八百仙傳又言為大夫時還獨行或數百日或數十日則為大夫甚久史記正義以為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言之其年已足神仙傳止言至商而上溯少遇大戎之亂流離西域

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彭祖老聃為一人而仙傳分之楚辭補注引神仙傳有及周非其本文列仙傳云彭祖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傳注文選孫子荆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作年七百則怪其長年斟酌減之非達識也分言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彭水經護水注云彭祖國今彭城有彭祖樓下有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陽彭亡聚注引益州記云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蓋彭祖入蜀示終途人為之冢其國亦為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峰下嘉靖臨安志彭祖壽八百故其山為八百山昔蘇軾擊黃巢安兵屯八百里即此地也

俗師典故知死非其實冢不足據門人又遇之流沙之西單言彭祖之事核其年已八百餘莊子大宗師云夫道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兩說論語述而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成釋文引鄭云老聃彭祖也鄭注曾子問老聃云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經師亦言老即彭祖神仙傳言老子或隱或見彭及殷末老即生殷時大戴禮帝繫篇言彭祖母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六人出焉神仙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殷母右脇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徒極惡老子化胡之說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宣感通記言夏桀時見佛則是彭祖少流離西域百餘年正當夏時及復入中國又之流沙是為殷世至周敬王時又入西戎化胡是彭老行爲六佛之三其事至確其甚至美倫徒不當諱也



道後轉世為釋迦文佛則已西漢末矣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  
當染篇均言舜染於許由伯陽呂氏本味篇言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尸子舜之七友有伯陽周語伯陽父史記集解引唐  
固云周柱下史老子也伯陽上及舜下及幽王又史記五帝本  
紀云彭祖自堯時舉用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三曰彭祖  
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殷誤近之五子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五年彭伯壽率師征  
西河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  
之教士伎之教庶人漢書古今人表老彭仲虺相接則商初之  
事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之正義  
引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案鄭語韋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  
復興而滅之據彭祖國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質  
外類稿卷十五 三 珠日登齋錄  
言滅彭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嗣時彭祖為  
大夫以外諸侯入為朝臣世本言為守藏史是其兼官如後世  
之領職不害其爵之尊也商滅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虺時  
言之非謂紂時也國語注有經師緒言言後世失道者即末世  
政教官教伎教之失言殷復興與滅之者謂是盤庚時神仙傳言  
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  
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  
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  
柩日社兒六十人皆凍死僧徒又誣其祖師言彭祖解雲母御  
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謂其說出司  
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  
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

以鄭女為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餘年其事見  
大戴國語漢志顯然盡在入周則為老子為伯陽父為柱下史  
隨東遷閱五霸下至敬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適  
流沙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為  
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論語稱老彭述而不作神明  
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云舜記敘彭祖墳典不載不知太史  
公意云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繫及  
鄭語莊子列子荀子修身篇云堯呂氏楚辭世本皆言彭祖不  
知司馬貞何處得見墳典知其不載其兼謬與妄者則路史及  
注路史云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勳壽七百六十七注云彭祖  
傳言三百歲已謬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六十七  
正出彭祖傳乃為殷大夫年也今載此一語屬之堯時下又無  
文深可怪歎注言三百已謬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  
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  
誤讀之又落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為妄案  
南史梁宗室傳下云映見鍾陵老人顧思遠問之百十有二歲  
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  
當四十九妻路史以父子雜集一書遇事評斷謂古人皆妄元  
盛如梓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其語甚  
失忠厚之意然其評甚當也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釋迦文佛之生也以中土二月既望為角宿直日數至鬼宿直日當中土三月八日即佛生日也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並云取鬼宿日然後入於母胎摩耶夫人受八禁迦葉三兄弟品云爾時優婆塞頻螺仰瞻星還言此沙門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為餘星所逼共龍門決勝此旁出之言可為確徵佛國月日與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真佛日也若樹下誕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其佛蓮安國渤泥國或以為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以中憲論月日哉佛說灌佛經四月八日以期灌佛摩訶漆頭經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為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發生毒氣未形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以今為佛生日又漢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論佛四月八日生孟夏之月仲呂之時此中土之妄言或宏明集所附益佛所行讚則云三月八日生元李翀日閱錄云元初杭城每歲三月八日迎佛或新至香僧猶有所受唐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迦毘羅伐率堵國云菩薩以嘔咀羅額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佛國云菩薩誕靈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藍摩國刺髮率堵波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出家摩揭陀國菩提樹東北人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拘尸那揭羅國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菩薩誕靈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則一以為三月八日一以為三月十五日一切有部則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

日晉法顯傳云舍衛城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于闐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行像西域記又云屈支以秋分行像是西土記佛事及作佛事月日無有言佛以已月八日生者長阿含經阿闍世王言二月八日佛星出時佛生二月八日佛星出時出家二月八日佛星出時成道八月八日佛星出時取般涅槃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辨經音義云依諸經言佛以鬼宿日生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合時依日藏分經用二月九日曙以夜分屬九日故通史禮志云二月八日為悉達太子生辰金史海陵紀云正隆元年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其致誤有由案李紳尚書故實云佛教上屬鬼宿蓋鬼神之事鬼宿暗則佛教衰此占不足憑然以佛鬼宿生日相直故有此說其云後平八日者佛國以中國望後一日至中國次月望為彼土一月開元占經有五通仙人九執法瞿曇悉達唐時僧與釋迦文佛同名治唐憲以明慶二年二月一日起算唐志云開元二年誤其本術則云白博文二月春分朔於是曜躡婁以起算然則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當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言月自望至望則白半月黑半月則鬼直為後半八日謂黑博文節氣中氣不能齊則當以朔望範之取一歲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日起角直數之則西域記所稱佛國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生者於諸說中為獨合佛本行經佛若行六年二月十六日善生村主二女作乳糜至二月二十三日供佛言第二十三日乃譯經生諱收所未盡者十五日為一半則二十三日是後半八日也分別應辨音義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後半當屬西土之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



也吾思之十年讀開元占經而始知之然則佛以何時生也曰  
生於漢也成帝之末哀帝之初也漢書西域傳絕無佛法後漢  
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班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  
是都護所知將士所見譯使商賈所說後漢時有釋迦文佛事  
在不疑賢愚因緣經波婆梨緣品云波羅門波婆利思惟必當  
有佛我書所記佛星下見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  
是也波羅門種當在漢時剎利之王又在其後天主教言耶蘇  
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蘇生死不相能則佛生亦當西  
漢之末魏書疏勒傳云高宗時送佛袈裟一長二丈前後一丈又梁  
時天竺達摩至中國有迦葉傳衣乃西域屈晦布木棉花心織  
成者大唐西域記云那揭羅曷國有佛損壞細毼袈裟其色黃  
赤是其時去佛未久故衣不腐敗又魏書魏元時旃檀佛瑞像  
赤是

及日類刊

卷一五

七

求日蓋讀刻

殿碑云佛為授記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據法苑  
珠林則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像至揚都承聖時迎入荆都唐  
時在荆之大明寺鐵圍山叢談則天監十六年始自扶安送至  
瓦棺閣一作瓦官宋太平興國中移於東都始在中原由太平興國  
上溯千年當漢孝成時以滅度之後計之於授記之年尚細後  
漢書西域傳云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帝時佛必滅度  
始魂達感應僧徒以為感夢在永平三年庚申以推佛生六七  
十年當在西漢成帝元延時與耶蘇生於元壽時者相去不遠  
漢書元延元年四月丁酉實有佛星四面下至地之事隋書經  
籍志云佛說滅度之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  
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  
人今止五百年中阿含經林品瞿曇彌經云瞿曇彌求出家佛

三止之阿難為請乃制八尊師法後又求請少年比丘禮敬年  
老比丘尼佛乃說滅正法年數事時佛教廣行西域住於于闐  
隋開皇時回回謨罕墨特自立教逐眾僧自後漢建初丙子至  
隋開皇已未五百二十四年中有立回回教除佛教之漸正法  
所住正合五百年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諸部異議言佛沒至龍  
朔三年經一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云始  
過九百未滿千者以今計之實止六百耳微之班勇元奘之記  
證之佛星之說袈裟瑞像之傳旁質之以耶蘇謨罕墨特之事  
而五百千年之數可得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佛母泥洹經而  
知之佛國之文紀年月日均與中國不同僧徒以愚濟愚遂忘  
其初今為正告之曰春分後二十三日者佛生日也三月八日  
者以中法範之也漢成帝哀帝間者佛生年也明帝時佛滅度  
年也然而異說並起周建子為正則四月為今中法之二月佛  
法起春分則中法之三月為佛土之二月僧徒誤以周之四月  
為佛之二月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唐六典註並云釋迦生  
當周莊王九年魯莊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是也春秋莊公七  
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注云辛卯四月五  
日廣宏明集周釋道安上教論教旨通局注云春秋恒星不見  
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即周易筮之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  
夜明非中國之災也道安共董奉忠算依魯歷夏正二月七日  
依周歷夏正二月八日路史等妄辨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  
云周莊王十五年今止取六年入紀佛生莊王十年匡王四年  
入涅槃春秋魯莊七年恒星不見即是如來誕生王官之時也  
唐法琳破邪論云後漢郊祀志晉魏等書王儉史錄費長房三

癸巳類稿

卷一五

八

求日蓋讀刻

唐法琳破邪論云後漢郊祀志晉魏等書王儉史錄費長房三



寶記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作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漢末牟子博理惑論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宮謂四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八日西土之十月二十三日佛生不合鬼直謂四月八日生則中土夏正二月八日西土之十二月二十三日佛生亦不合鬼直而妄為置算辭多枝葉又取災異之事則其意必有所為案公羊壽秋莊公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眾星者萬民之類列宿不見諸侯微眾星隕隊民失其所夜中者為中國也齊桓起而救存之微桓公星遂至地

**蔡氏類稿** 卷之五 九 求日蓋滿刻

中國其良絕矣劉歆以為晝為中國夜為夷狄夜明者中國微也晉宋之間化胡經盛行僧徒深念以為齊桓功不出恒星分野外又夜中占為中國夜明則中國微佛生其時明非老化又可冀絕中國道教不悟天文志云庚辛主華山以西庚主秦辛主西夷辛日之夜星墜西夷大咎而僧徒為佛承之徒欲中國聖道衰微兼絕道家即以佛為不祥亦不暇念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僧之罪也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公羊春秋而始知之然而愚僧不知也愚僧不知其祖師欲絕中國之意以為莊王時生去老子未遠且不足為古則作偽弔詭推而前之曰桓王時生釋道安二教論云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言如來桓王五年乙丑生二十三年癸未出家莊王十年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宋史律曆志云至道二年屯

田郎中呂奉天上言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語亦奇謬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平王時生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言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詔問像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孝王元年人涅槃通歷云佛以孝王元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傳教異記云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僧智深續集古今佛道論衡明藏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於摩耶夫人以甲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大悅曰弟子此

**蔡氏類稿** 卷之五 十 求日蓋滿刻

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怡然與同又引魏墨謨最云案孔子天地人三備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則孔子言出在昭世但遠出春秋前非孔子所及記尋破邪論及辨正論九箴注並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汜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光氣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問於太史蘇由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昭王乃命鑄石埋於南郊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光氣乃西會塗山以厭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地動午後黑西方白虹十二連夜不沒穆王懼以問太史屢多厲多對曰此西方大聖人滅度之祥辨正論佛道先後論引姚長謙記云佛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言與周書



異記法王內傳法王本紀關澤曇最等所說不差法苑珠林云詔問姚長謙記歷佛是周昭甲寅生劉向列仙傳序古舊二錄準阿含經皆同所謂劉向書者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引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偽造劉文黃始宋世以與晉王浮化胡論辨不知劉向之時佛書未到中國即佛家法顯之言可以自證無緣謙稱爲經而世說注顏氏家訓素稱博雅亦引列仙出於轉販趙宋以後俗儒販引吳氏郡齋讀書志云佛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瑞像記亦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聖西域五十二年壬申入滅又或謂集佛道論衡爲王充論衡如皇王大紀及通鑑綱目前編言昭王時釋氏生不依魏書而用周書誤異記爲記異又誤爲二十二年庚戌俱出此書也趙宋王履正法世譜釋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亦云準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昭王以問太史蘇由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或猶以爲不古且見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夏恒星不見十九年王陟無所謂二十七年丁巳二十四年甲寅二十二年庚戌者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九年生宋僧契嵩傳法正宗記云佛生當周昭王九年甲寅歲舊講云然或者頗不以爲是大率意必追迂語必元妙年分有無千支錯謬俱不復問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殷末生依晉法顯佛國記計之佛泥洹以來至義熙十二年爲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其歿當周成王時則佛之生當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記言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經律始到新頭河當平王時新頭河者張騫甘英皆不至也渡河烏菟國即北天竺其

意以釋化胡之語且釋漢書所以不言佛而道士知之即謂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於元妙之胎與爲無涯涘或猶以爲不古又不足以敵陽甲庚申之說則又推而前之曰夏時生唐僧道宣感通記云天人言弟子夏桀時生已共見佛感見隨機前後何定案釋迦文前有六佛又古然錠佛古自有佛今正問釋迦文佛生年而牽引古佛以亂其辭誣天人以禪宗虛滑之派矣乃道家則從抑而後之曰周敬王時生謂孔子景王時見老聃後也老子開天經云周敬王元年西入化胡南史顧歡傳引道經元妙內篇云維術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其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則敬王二年也而僧徒有不智者亦從推而後之曰周貞定王時生歷代三寶記云梁大同元年廬山得康聖默記言周貞定王二年甲寅佛生是也其言雖出若此俱爲護法俱欲立之則又無可奈何而曰佛生前後不定梁沈約答隱居難均聖云佛生不當莊王育王造塔不當敬王釋迦之與不容近在周世感通記云天人言佛有三化身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不足歎也案化身隨感其義似通古佛今佛不可言一況言是二若指名釋迦文佛明具年月生歿有父母則修短應物生滅隨時物時有定應隨之者豈得無定感通記又言邠州藏本作邠石像秦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即周穆王所造州謂什方也法苑珠林云釋道安朱士行等經目錄言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來化被囚禁金剛破獄出之其言妖妄但欲證佛入中國在明帝前而造事悖亂爲委巷所不道又史記漢書匈奴傳均言霍去病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謂祭天



為主是也而崔浩以為浮屠金人張晏亦言佛徒祠金人魏書  
 釋老志以為不祭祀但燒香禮拜為佛教流通之漸不悟匈奴  
 祭金人乃是拜天殺牲飲福與燒香不相涉且魏書釋老志太  
 平真君七年三月詔云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言無有可知佛  
 非何奴種也後漢安帝末班勇列西域奉浮屠是為創獲並檢  
 張騫所記止言地多暑溼法顯記亦言新頭河有經律張騫所  
 不到漢書亦不言佛是班固法顯范蔚宗所見張騫遺說中無  
 浮屠而魏書釋老志言騫自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  
 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僧徒及事佛者所言若此豈復有一可信  
 者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魏志注引魏畧  
 云臨見圖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  
 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魏書于闐傳云于闐西五里有比摩  
 寺言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故址猶存而道士所撰化胡經語多  
 謾斥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服之方求悔過自斃自斃老  
 子大悲憫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陀乞食制克頑  
 之心藉服偏衣控強梁之性割髮形貌示為黥劓之身禁約妻  
 房絕其勃逆之種又偽造一魏明帝序辨正論據晉世雜錄云  
 道士王浮實作此書齊張融三破論又申之云浮屠言屠割也  
 僧曰喪門言無生也僧徒不忍其誣乃移佛於老前指稱恆星  
 不見以冀符中國良絕之占而元妙內篇又即其四月八日之  
 說而移其年於老後法顯達決棄恆星不見之義謂佛是殷時  
 生其守恆星不見之義者鄴中記言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  
 子之象宋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志俱在  
 化胡經後吳志劉繇傳言廣陵浴佛設酒飯不言其日蓋初學

外域行佛後人引之於四月八日不知化胡之事止是漸教釋  
 迦文佛未出世之先西域行老子化於釋迦文佛何害故東漢  
 時佛圖自承之迨化胡經出同於惡詈僧徒亦偽造周書異記  
 莊王別傳三備卜經法王本紀法本內傳列仙傳序古錄舊錄  
 傳毅異記又偽造郊祀志吳書及張騫王遵闕澤之言孤陋鄙  
 儒亦因言周書記異列仙傳序論衡奇書怪簡以誕相勝以妄  
 為常道詐而悍僧拙而很則致釁有由而作偽有迹是說也吾  
 思之十年讀化胡經遺說而始知之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元大德丙午歲趙魏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略謂菩薩  
為妙莊王第三女名妙善蓋元僧所述既裝成冊閱明胡應麟  
莊嶽委談譏其謫陋無識案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蔣之奇因僧  
懷畫說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之事則此說唐已盛行今世所  
演孽海記其事亦然乃謂其以猛勇丈夫易為女子此所謂知  
其一不知其二真蔽固之談也嘗覽佛書秦譯維摩詰所說經  
不二法門品有不胸菩薩菩薩即觀音也梁曇無讖譯悲華經  
云過去散提嵐界等持劫中時有佛出名曰寶藏有轉輪王名  
無量淨第一太子名曰不胸發菩提心眾生念我天耳天眼聞  
見不免苦者我終不成無上菩提寶藏佛言汝觀一切眾生欲  
斷苦故今字汝為觀世音劉宋曇摩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  
記經云昔於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彼國之中無有女人王名  
威德於國中入三昧左右二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即是觀  
世音右名寶尚即是得大勢觀世音為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得  
大勢為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據此二經觀世音菩薩出世不作  
女身而其示見中國實事可徵及秘記所傳則與傳略說合蓮  
社高賢傳曇翼見法華普賢大士正是女身北齊書徐之才傳  
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身長數丈亭  
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是女身也隋書北史王劭傳並云隋  
文皇獨孤皇后秘記言是妙善菩薩即妙莊第三女妙善故秘  
記以之比况皇后是隋時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云齊  
建元元年彭子喬繫獄誦觀世音經有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  
為美麗人子喬雙腋自脫是亦女身也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五求日益齋刻

觀音婢是觀音亦女身也秦隋唐所譯各經清淨觀世音說普

賢陀羅尼經云及見天人請受佛法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  
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於彼前見比邱尼身女王身  
國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女身而為說法妙法蓮華經觀世  
音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  
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觀世音本兼觀自在  
義梵本有異同譯者分為二人唐有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  
經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一  
卷則唐人以觀世音觀自在為二人明甚妙法蓮華經又分出  
妙音菩薩品云菩薩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婆  
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於王後官變女其事與普門品  
同善反復思之法華二品本是一章普門品乃觀自在妙音品  
乃觀世音譯者兩存之故疑誤其名示不敢專定又管夫人所  
采傳略其本傳言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三妙善今妙音見妙  
法蓮華經妙善見隋書法華言於王後官變女屬之妙音檢隋  
時天台智者觀音義疏云觀世音於王後官見女身者王者禁  
固不得遊散化物為難益知妙音品即觀世音今常德武陵梁  
山觀音寺有碑言宋孝建中妙音住錫于此唐天寶中改寺額  
為壽光有梵僧至開妙音塔見金鎖連環骨滿鉢以錫橫擔之  
冉冉而去乃奏復為觀音寺是唐時亦以妙音為觀世音妙法  
蓮華經多此一章也北夢瑣言唐懿宗喪同昌公主見左軍觀  
音像陷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土之道人  
意指公主為觀音示身亦是女身夷堅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  
許洞妻見觀世音皆婦人而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有漕矩吒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五求日益齋刻



閩商人建窳堵波言南海遭風同聲歸命觀自在菩薩俄見沙  
 門凌虛而來搖蕩不踰時而達本國述異記僧法義歸誠觀世  
 音夢一道人為治病冥祥記太平廣記畢覽逃竄誦觀音經見一道  
 人示途張與妻繫獄念觀世音夢一沙門使逃法苑珠林王球  
 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有所見為沙門蓋不必是  
 觀世音親見也唐僧伽大師傳云中宗問萬迴萬迴言僧伽化  
 身觀音也引普門品見比邱身而為說法真弔詭之辭不足為  
 據趙宋僧知禮觀音元義記云觀世音即真身義普門示見即  
 應身義真是內證之智應為化外之身若以為憑虛烏有實無  
 其人則又非也涼譯大方等大集經寶女品云寶女為舍利弗  
 說一切法佛說寶女前為轉輪王今以方便示女身普譯寶女  
 所問經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一以慈  
 悲為主婦女既是不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威德王出世之身  
 佛坐聽法見尊者相即猛勇丈夫亦示見之一不能謂為觀世  
 音時是男身也觀世音為女身其事見於南北朝名妙音妙善  
 則隋秘記引之唐菩提留志譯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  
 羅尼身經宋法賢譯有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是觀音必女  
 身而說歧於法華至唐僧義常宋僧懷畫復理女身義遂成此  
 傳略明人胡應麟王世貞覽太平廣記中報應一卷摘其數事  
 謂古時觀世音無婦人相李贄作觀音問言大道不分男女致  
 士人妻女若狂見明萬曆三十年閏二月禮科張問達疏豈非道聽塗說為管夫人  
 所笑哉王世貞作觀音本紀不能多覽佛書為之參考故所說  
 多誤傳略言妙善欲學道王為招婿不從使為僧奴又燒之又  
 棄市皆得脫王病斷手眼和藥進王王愈見妙善血淋被體額

天完之少頃手眼已千數矣後父子同沖舉案大悲心陀羅經  
 則云菩薩言昔千光王靜住如來為我說咒我於是時始住初  
 地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無由指實周有耶  
 舍嵬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有元奘譯十一面觀世音  
 神咒心經不空譯十二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著  
 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智通譯千眼  
 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悲心陀羅尼經不空譯金剛頂瑜珈千手  
 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楞嚴經卷六至云現八萬四千  
 樂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按梁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以  
 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  
 或日月梁時扶南多進佛說此天神即觀世音觀世音本慈氏  
 教也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言補陀落伽山  
 而傳略言老人啖以仙桃導至香山修煉得道香山在蔥嶺西  
 非額納特珂克之補陀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亦言聖觀  
 自在菩薩補陀落伽山官殿大唐西域記言南海僧伽羅王依  
 孤山式供養觀世音菩薩蓋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一在  
 西藏今布達拉山一在廣東南海宋丁謂朱崖詩云且作觀音  
 菩薩看海邊孤絕寶陀山由隋唐西僧多從此道歸中國也今  
 則為浙江之定海寧波府志云東海梅岑山即普陀落伽山上  
 有寶陀寺唐時日本僧慧謬留五臺觀音瑞像于此宋郭象睽  
 車志云紹興時四明巨商泛海十餘日抵一山飯僧得丹竹一  
 莖前至一國有老叟見其竹曰補陀落伽山觀音坐後旃檀林  
 葉竹也後遂於此立刹亦謂之南海世人奉觀音者真傳拾遺



太平云音實傳為呂護所伴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專心屬念鎖  
 械緩解逃免沙門支遁為謝敷具說其事觀音義疏云晉謝敷  
 作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之又續之神異久著觀音元義云景  
 摩羅懺法師亦號伊波勒菩薩沮渠蒙遜有疾患法師曰觀世  
 音與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患苦即除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  
 士碑引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示同  
 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  
 益衆生此黃教指釋迦文紅教為凡品而黃教自為教化之證  
 今榮陽有唐武德五年陸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寶建德  
 還軍廣武夜雨東南雲際光皎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像王頓  
 首拜瞻敬於其地建觀音寺杜陽雜編唐文宗食蛤蚧中有一  
 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苗苗上置于檀香合  
 賜興善寺宣聖慈云唐文宗以鼎烹雞卵方然火鼎中有聲微  
 如人言羣呼觀世音菩薩聲甚悽咽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像  
 觀世音菩薩像遼史禮志云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世  
 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為家神中外香火因緣當由此盛民間及  
 軍士私奉者不備記也魚籃觀音則由俗人謠傳佛說七月十  
 五日救面然餓鬼面然者觀音變相以附目連孟蘭盆經孟蘭  
 盆者正言孟蘭婆那言救餓如解倒懸而俗謠魚籃觀音感應  
 傳言唐元和十二年出陝右金沙灘美女子持籃賣魚即鎖骨  
 菩薩唐阿諦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有觀世音部有馬頭觀  
 世音菩薩法印咒品宋僧壽涯題魚籃觀音至云馬耶納敗還  
 盡幾多菩薩債此大妄也白衣者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  
 羅尼經云若造像觀音坐華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

聽佛說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向菩薩  
 佛說大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薩受記品云觀自在菩薩從  
 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禮觀自在持青蓮花瞻仰而住此即白  
 衣及童子拜觀音之所由起咸淳臨安志云晉天福四年得奇  
 木刻觀音大士像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即其  
 地建天竺看經院白衣本毗陀天女而俗人名為白衣觀音洪  
 皓松漠紀聞云長白山蓋為白衣觀音所居則其說始五季佛  
 正法衣赤而此陀羅尼言觀世音著五色衣是不專事寂滅又  
 天帝釋婆羅門皆衣黃侯鯖錄言唐末豫章有觀音黃衲則觀  
 音自有師法兼通佛法又護佛法不得謂即釋迦一派也宏明  
 集釋智靜作檄魔文云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  
 校尉中軍王觀世音吸釋道安作又加十九天都督此與寶林  
 被魔露布言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  
 刺史十地王巨金剛藏同一寄寓之言然古時僧徒尙知觀音  
 為護法之神故佛經佛於觀世音俱表異之不全待以弟子之  
 禮宋胡寅龍王山慈雲寺佛殿記云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住  
 僧創意徙佛右廡改殿為閣刻木像高三丈為千手觀世音紹  
 興時僧法讚改如常制寅以為得人生在三尊師之義是不知  
 派別之言今西藏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為伽  
 藍孜格此為失之余讀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中有觀世音  
 菩薩唐譯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言佛說書寫此咒  
 者於咒心中作觀世音及帝釋形心異其事因廣徵之今日見  
 此冊條比事附就其異同皆有陳義好古論世之君子所當知  
 者嘉慶八年太歲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於縣東門賃舍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觀世音所以止稱菩薩者觀音義疏云菩薩外國言為摩訶菩提質多薩埵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僧肇注云菩提者佛道薩埵者大心有入佛道之謂實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菩薩品云菩提不生薩埵非有薩埵者好施之意言以善施為事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菩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既不同俗復異於僧處季孟之間故居中又天人著生死菩薩不訢不着居中求宗故在兩間又涅槃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耽染又菩薩自言眾生不免苦者終不自取無上菩提普超三昧經云文殊深入菩提故不取道於佛則菩薩在佛家以救度為心不專尚清淨者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象佑新經世尊舊經扶薛新經菩薩其實狀薛菩薩偈對音不比象佑世尊義有新舊之別菩薩

品位宏明集笑道論云觀音極位大士劉宋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云第十觀觀世音菩薩觀音元義記云如來藏經觀音文殊皆未成佛案菩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摩男本經云佛言我為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晉法護譯等集眾德三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昔為菩薩時唐譯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月光佛所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劫中已作佛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眾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釋迦為彼佛作苦行弟子觀世音授記經云觀世音次阿彌陀後當成正覺名普光功德山王如來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小分云阿彌陀佛有二菩薩皆為第一一名觀世音一名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

方如佛分身遞次作佛分云彼佛樂泥洹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其次大勢至菩薩作佛施護譯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云此言菩提者即是正慧薩埵者即是方便作大饒益畢竟當成佛也或言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當成佛而阿彌陀願宏文殊志深觀世音心堅皆慈氏教非覺氏教也所以名觀世音者傳略云徧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間之善惡故有觀世音之號案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稱名即時觀其聲音皆得解脫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憶昔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教我從聞思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受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十方眾生觀其音聲是古所譯觀世音之義而又有觀自在義隋天台智者觀音元義云今言觀世音者

西土正音名曰阿耶那 娑婆吉低輪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觀世音者天竺言娑婆吉低稅思益明宋濂觀音畫像贊云梵言阿耨盧枳伐多唐言觀世音今檢大唐西域記云阿耨盧枳底濕伐羅唐言觀自在也阿耨盧枳多者觀也伊室伐羅者自在也舊譯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謬其說蓋以觀自在為義唐義淨求法高僧傳親在西域亦云觀自在不空亦譯觀自在在說普賢陀羅尼經又師會般染心經略疏連珠記言觀自在者鎮國謂三業歸依十通隨應鑒無遺照義無不周其或曰觀世音者梵言娑羅枳底者觀世梵言濕伐羅者自在攝伐多者音梵有二本故譯有二名觀世音菩薩授記經釋道應音義云梵言阿婆羅吉底舍婆羅此為觀自在天竺多羅葉本皆是舍婆羅雪山以來經本則作娑婆羅其譯為音或譯為觀世音



當以舍婆兩音相近遂致謬失蓋明繙譯者皆主觀自在義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又云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白佛言我從耳聞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象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為第一鳩摩羅什般刺密諦本是梵人譯此二經名是世音義兼自在則觀世音名必非謬誤又于手千眼大悲經則稱觀世音自在菩薩兼兩名之又唐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經則云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觀葉衣觀自在陀羅尼分作兩人而習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函中云光世音得大勢不知光字從何取譯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光世音新經觀世音按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函檢附元釋教錄已是漢錄舊經不作光字蓋俗僧所傳有作光者西域記衆經音義皆以為謬是也此觀世音菩薩之名義也

癸巳類稿

卷一五

三

紅教黃教論

西域佛分二教曹魏時譯七佛父母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剎利種婆羅門佛衣黃剎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始衣壞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閱世增飾隋譯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蠶服袈裟唐譯略教戒經則作染衣法苑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蓋釋迦文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教師多衣黃佛自染衣作壞紅色其徒衆從之佛本行經云佛為太子時作瓶天子化作一人剃頭鬚髮衣色純赤不同白衣在車前行乃利利紅教之先兆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牟融理惑論云今沙門剃頭髮衣赤布謂漢時西僧依其本法其後雜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寇謙之得錄圖真經經云佛弟子皆髡形染衣諸天衣服悉然是所見皆染衣法苑珠林云宋費崇先見福遠寺欽尼容儀端嚴著藉布袈裟是具儀必著藉唐支謙譯楞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被盜盜被收外道認苾芻赤石染服其言若今冒領賊賊言外道認苾芻赤石染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苾芻赤石染也未趙汝适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峇並云真臘僧有室家者黃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蒲甘僧則皆黃衣蓋真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鼈思城僧皆藉衣則皆釋迦文派其籍衣者中國僧常服釋經者就所見為存其名於經魔嬖亂經云剃頭沙門以黑纏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皂衣分與諸龍頌歡夷夏論云剪髮緇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推之四分律袈裟音義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然則或言皂緇黑者

癸巳類稿

卷一五

三



以初譯時見濁赤近緇黑因以黃之世名紅教為黑派亦以濁赤也宏明集釋法明云吳時衣黑衣宋書言文帝時慧琳道人孔顛目為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煥傳云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也辨政論云周祖以前忌黑齊宣欲誅稠禪師周祖曰我名黑獺足以當之既入關中令僧衣黃西陽雜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袈裟是漢西僧衣濁赤即壞色紅衣其後中土僧有濁赤皂緇黑青白字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教也明史烏斯藏大寶法王傳云洪武五年十二月賜紅綺禪衣及鞵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土皆以紅教為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為一派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布施竹圍品並云切利天帝釋化作梵志身著黃衣左持深瓶右持杖梵志為第六佛婆羅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為難

**釋曰類稿** 卷十五 法苑珠林 雜錄

者侯鯖錄云唐末謙章有觀音禪衲今天下皆謂黃袍為觀音衲觀音深入菩提為持世之人與帝釋同願力曇摩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華德藏問他方菩薩何人得此三昧佛言觀世音得大勢二大菩薩則觀世音於第七佛為他方本第六佛教亦依第七佛時婆羅門依第七佛者皆體著袈裟獨觀世音黃服或五色衣終不著袈裟故黃教入中國者觀音為始僧徒皆質質然也三國志烏丸等傳注引魚豢魏略云臨兒國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毛青爪赤如銅此言像其身服色黃服是衍文此皆言身相不應及服舍利弗問經言有五部黃赤皂木蘭青謂之五種律衣唐西域傳濫波國言集衣為禪黃赤不同則兼外道言之亦知五種各不相入也那揭羅曷國言有佛損壞細袈裟其色黃赤蓋年久不辨唐義淨南海寄

歸內法傳著衣法式云染作乾陀及或用地黃黃屑或復刺紫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真心赤土赤石土紫據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福力強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汁蓋黃教為帝釋為轉輪聖王為梵志為魔刺利目之為婆羅門四外魏譯賢恩因緣經二梵志受齋緣品云波羅門受八齋其婦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當語諸梵志使驅犢汝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經三摩竭經並云滿富城梵志求舍衛城阿那耶女為兒婦報曰種姓財貨足相傍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同答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曇無蘭譯佛說梵志類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婆羅門不信刺利佛能上天也刺利之言為田

**釋曰類稿** 卷十五 法苑珠林 雜錄

主取租婆羅門正言為婆羅賀摩舍衛貴種其前三佛福力必有大勝之時當明示樂時宗喀巴喇嘛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即會眾自染黃帽其事與釋迦文佛染濁赤色衣同宗喀巴乃觀世音分體之光化生本性不味常在輪迴神宗時河套諸部迎宗喀巴派者賴喇嘛鎮南堅錯邊音字依明史今鄂爾多斯述之音為素那拉嘉木贊至青海飲長生水部落數十萬無淫淫者黃教遂顯紅教弱矣大集經云佛滅度後五百歲解脫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百歲多聞堅固五百歲福德堅固五百歲門靜堅固佛以漢明帝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亦奉之鎮南堅錯與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丘正福德之限其事至隱而甚顯魏書釋老志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以彌勒之言屢啟亂階見於史冊不知彌勒即黃教與紅教異派



者也故特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喀巴爲文殊室  
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昭寺則以覺釋迦末尼爲唐公主從摩  
皆愚鄙失實又禪悟逃空則曰釋典微妙豈關紅黃不知尚白  
則殷王尚赤則周王不關微妙也深識正慧惟釋迦文佛親世  
音菩薩宗喀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癸巳類稿

卷十五

老求日蓮齋制

天主教論

西域有叢神謂之天祠有主祠者如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  
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  
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爲禮前王五百  
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  
品云摩訶賄賂仇利王有先祖天祠弓貝恒迦達緣品云恒河邊  
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  
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國王子死僞問天祠  
神主猶言當譽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是所謂天神者事火  
事日又雜乘衆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  
名之日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穌能成大宗耶穌亦作爾息亦  
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爲阿羅訶亦作阿羅  
癸巳類稿 卷十五 老求日蓮齋制  
通隋譯佛本行集經問阿羅邏品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  
遇仙人姓迦藍名阿羅邏仙人言五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  
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菩  
薩而說菩薩欲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種種彼等實勝菩薩  
又問劫盡阿羅邏默爾微笑菩薩背去何羅邏言惟願仁者所  
行之處常得吉祥於是菩薩遂行答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  
摩子優陀羅又舍去義諦各含遂留異派梵天勸請品云羅陀  
羅作飛狸阿羅邏在邊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邊地晉書  
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詭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  
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  
提婆羅跋忍此云天主教唐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  
素言天主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



十三天主施護譯佛說大堅阿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為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真羅刹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而阿羅邏辭之蓋以種姓不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蘇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薩寶府祇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祇祝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元 求日益齋刻

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元元真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為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訶存鬚削頂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真報記云貞觀時馬嘉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為天主即今所謂天主則其時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曆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九年至京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筆劄所記舛繆不相合同同幹爾塞經則云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立敬敬天為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蘇行教爾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真源馮秉正聖言廣

益全編及真詮自證等經元耶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塞提緣品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即通典注言大秦胡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且上高柱一手執柱端一足躡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裸形求仙是尼健法然則十字架者高柱及杙後不事日猶留其式耶蘇母抱耶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裸體張十字架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曰耶蘇磔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蘇誠磔死架上何忍賣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母何為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凌是專指天主教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元 求日益齋刻

言之時天祠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齋會聚集各為一處是猶同赴齋請其截然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刹力距佛佛以羅刹名被之夜又戾厲洋人巧器亦呼為鬼工而羅刹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為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為常在中國則為怪也乃好誘人為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蘇在羅刹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陳王廟徵文

道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上諭祁項奏神靈禦災捍患請賜給封祀一摺着禮部議奏欽  
 此廣西巡撫邱抄原奏賀縣芳林渡附近忠佑廟供奉陳王神  
 像始自宋代查府縣志載神姓陳氏逸其名生於隋代住居賀  
 縣屢顯靈應累封至惠靈公復查廟內懸有舊額載宋紹興時  
 岳飛破曹成藉神呵護因贈忠佑廟額嗣後嘉泰間封顯應侯  
 嘉熙間加封孚佑侯淳祐間兩次加封廣惠靈濟侯前明加封  
 惠靈王雖與志乘互異惟歷次加封確有可據云云今按平樂  
 府及賀縣志與廟中舊額所列神之結銜絕無所出惟言神姓  
 陳氏生於隋代宋岳飛贈忠佑廟額則必陳果仁也果仁見唐  
 書沈法與傳全唐文有徐鼎臣冊贈武烈帝碑文及釋德宣時  
 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此二文甚冗長皆果仁事德宜碑云陳  
 公諱果仁字世威先世自穎川居常之長城夢梁錄外郡行祠  
 引會要云仁和顯佑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福順  
 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  
 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為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泉墅所雪  
 顯靈申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佑廟又別告顯佑行祠今檢宋  
 會要不可得而唐書全唐文夢梁錄三書符合不可復治志乘  
 之說應正神名曰神姓陳氏諱果仁字世威也或作仁果或作  
 果仁者傳寫誤也至其封號惠靈公惠靈王云明時封者不見  
 冊籍大明會典八十八各處祠廟有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  
 臣陳果仁是廟在祀典獨無封號其見他冊籍者夢梁錄引宋  
 會要言唐封忠烈公梁加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改為福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三求日蓋齊刻

順武烈顯應昭德王全唐文武烈帝碑言神高標明紀禮得真  
 王則神實有王號洪邁容齋隨筆中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請  
 封江神為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帝則據俗間沿  
 南唐事言之非可為訓至陳王顯靈常州府志劉宗浩有武烈  
 帝實錄言沈法與剽掠神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其言不可  
 信神本事法與法與自沈江死也其唐忠烈公之封劉錄謂乾  
 祐中以陰兵助裴璋討王郢廣明之亂神力示見賊不入浙西  
 加封威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揚氏時封忠烈王宋陳彭年江  
 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乘虛圍常州命將軍柴克  
 宏往救常州有故隋將陳果仁祠克宏將戰夜夢果仁曰吾遣  
 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陣南唐師繼之乃大破之  
 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今廣西稱縛匪犯於廟中夜乘兵倦  
 解縛突門官兵捕時神廟屋瓦皆飛事竣墻垣戶牖半毀而神  
 像完整如故其助順與雅記相應至賀縣神祠則陳果仁之司  
 徒祠忠佑祠自淮以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甚多神實常州人  
 不必言賀縣居住廣西稱歷戰陣著靈且遇旱澇祈禱應  
 實為一方庇護江西沙河廟額記亦言宋乾德二年神見於土  
 步門以船粟賑饑檢咸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  
 應乞加封咸淳二年京尹潛說友初郊祈雪錢孫譽蒼上問仍  
 王爵是神司旱潦亦與雅記相應

癸巳類稿 卷十五

三求日蓋齊刻



韓文靖公事輯

韓文靖公熙載字叔言唐北海人弱冠擢進士第後唐同光中  
 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為留後天成元年八月平北海光嗣  
 見殺熙載奔吳馬令書時吳順義六年也上狀徐知誥曰熙載  
 本貫齊州隱居嵩嶽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  
 為賈出青山而納履渡長淮而棄繻謬處士倫與知人理足以  
 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江表知誥納之熙載時年十九  
 歐史南其家故富豪好侈汰不為知誥所禮約機又以熙載早  
 唐世家其家故富豪好侈汰不為知誥所禮約機又以熙載早  
 齊名場疎傳未更事陸游南熙載匿迹讀書溧水縣南無想山  
 禪寂院通志又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禮娶  
 之連補和常淦三州從事不以介意馬書知誥受禪復姓名李  
 昇是為南唐烈祖馬書除熙載秘書郎輔元宗於東宮熙載談  
 笑而已不與世務馬書烈祖昇元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熙載  
 時為太常博士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  
 訓時雖是其言而制書已行遂改元馬書拜虞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條  
 舉正之宋齊邱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使兼  
 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事皆咨於熙載馬書烈祖廟議咸謂  
 統繼昭宗合稱宗熙載議以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  
 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與中興之君廟號稱祖遂定稱  
 烈祖元宗益重之擢知制誥宋史南熙載性嫺朝直多闕為馮  
 延己所劾罷其職馬書熙載元宗舊僚驟見任用在朝廷挺諒  
 直不附權要以是見擠釣機保大四年宋齊邱薦陳巽為福建  
 路宣諭使往說陳仁達入覲仁達不從巽等還至建安矯制發

建汀撫信兵及防戍兵掩其不備徑至城下時魏岑撫漳泉聞  
 賢起兵遂發兵應元宗怒馮延己等為言兵已行不可復止  
 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為  
 南面監軍使魏岑為東面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使攻仁達  
 馬書時晉開運三年也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五代史熙載勸  
 元宗北伐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王北歸中  
 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馬書乃以連兵南闕未遑北顧  
 歐世劉知遠主中原是為後漢五代史覺等兵既結仁達送款  
 於吳越九國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又互爭功攻取進退不  
 相應諸軍皆潰元宗大怒時馮延己為宰相宋齊邱位三公為  
 稍解之延己延魯覺岑及查文徽以邪佞用事時人謂之五鬼  
 又與齊邱為黨馬書元宗既鎮覺等至金陵而不殺歐世熙載  
 上書馬書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齊邱延己內為請謝以之得  
 全夫擅典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全則行陣解體請行  
 顯戮以重軍威元宗曰齊邱延己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  
 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齊州延魯  
 舒州馬書齊邱等怒誣以醉酒猖披自虞部員外郎貶和州司  
 士參軍其質熙載生平不能飲即飲涓滴而已徐鉉作墓誌馬  
 宋齊邱初佐烈祖時召徐俊傑布在班行熙載及孫晟等皆有  
 特操及晚年惑於陳贊馮延己等更疎薄平素所知弊者新進  
 用事之人聲勢氣餒往往炙手可熱一日晨以言規齊邱熙載  
 問曰復往見日今日且出郊見小兒為飛鷲之戲竊有所感激也  
 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鷲之初遊也  
 其絲發於輪輹急在掌握之中或上或下蓋惟羣兒所欲爾及



空迴風迅線尾端直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謂曰此名索線也  
 慎不可縱縱即斷線而去矣執輪者心知其如此獨念其決起  
 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  
 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碎碎焉如鼓危弦其聲琤琤忽一得勢  
 則大挽裂以去或盤踞太虛之上或沒於滄洲杳渺之外或寓  
 於積莽翳蒼之間羣兒躡躡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決  
 衣穿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焉嗟乎天下事大有似此者願相  
 君以為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  
 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無忌孫晟字也及馮陳查魏之黨成  
 齊邱退居九峯之谷一日晨起攬鏡歎曰吾面有慚容應愧孫  
 無忌韓叔言也立錄卒俄死青陽市唐熙載既赴和州久之移  
 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真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  
 而拜中書舍人誌制詰典雅有元和風九國志保大九年中原  
 郭氏立是為後周時議用兵北方熙載諫曰郭氏姦雄雖立國  
 未久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時距用兵伐  
 閩六年矣熙載既以用兵非時諫元宗猶遣李金全等糧師淮  
 上周人數來侵奪乃盡失江北地以齊王景達為兵馬元帥而  
 起陳覺監之熙載諫曰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之不  
 聽馬書時國用竭交泰元年熙載議以鐵為錢先是大錢一當  
 舊錢十鐵錢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也以一當  
 舊錢二歐世家錢大行公私便之泉志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此  
 熙載為侍郎鐵錢使後錢貨漸弊頗悔之徙秘書監復  
 拜吏部侍郎及新錢行拜兵部尚書充勸政殿學士承旨誌後  
 元宗貶號奉周正期越三年又為米馬書明年辛酉歲後主立

元宗內禪也熙載盡忠敢直言歐世後主嘗校獵青龍山還憩  
 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貨甚微羣臣稱頌熙載獨上書言獄訟有  
 司之事固圖之中非車駕所宜至又請內帑錢二百萬以充軍  
 資庫川後主從之曰繩愆糾謬其熙載之謂矣馬書戊辰歲後  
 主立前周后之妹為后曰小周后禮不備熙載作詩諷之後主  
 知其忠不怒也馬書後主嘗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  
 豔曲歌之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淮  
 南故地割屬中朝亦以諷也江鄰義初後主即位宋元反疑北  
 客立錄多被醜者孫志惟恃熙載不衰立錄熙載先以保大十  
 二年周世宗初立聘於周歸為元宗言殿前典親兵趙點檢異  
 人也是為宋太祖清話歲在丁卯又出使被留作感懷詩題於  
 館壁曰未到故鄉時端謂故鄉好及至親到來爭如身不到眼  
 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滿滿旅館秋歸來窗下  
 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迎  
 爭向花前擁將去又曰僕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  
 舉目無相識金風吹人寒明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憶中原宰相哀其意為白遣還自是嫌疑稍息矣中朝伴使問  
 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紉故耳熙載已行人始  
 悟追之不及立錄歸曰五星聯珠於奎魯分也宋晉王以是年  
 出鎮兗州其將為太平天子矣則宋太宗也清話熙載能知人  
 孫晟初為尚書郎時得賜宅於鳳臺山西岡隴之間徙居之日  
 熙載見其門巷狹隘顧謂晟曰此豈稱宰相第耶明年晟擢御  
 史大夫正台席南唐晟與熙載善後出鎮死事歐史中原使  
 者至多備傲熙載接伴給之曰老夫觀吾子音容氣貌一似先



德况忝世舊使者以為然為熙載設拜鈞陶數自宋來以假  
 書為名扶大國之勢氣傲非常中原李穀熙載故人也與熙載  
 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者驕而喜奉宜善待之穀至則容色凜  
 然崖岸高峻初周世宗時穀來聘熙載遣家姬奉盤匱且得穀  
 啟曰巫山之麗質初臨霞分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鴻溝  
 熙載訊之曰是夕適浣濯焉及是有樂人秦弱蘭者託為驛卒  
 女云夫亡依父母弊衣竹斂擁帚驛庭弱蘭容止宮掖殆無穀  
 欲動乘隙遂失幽獨之戒翼日將行以春光好詞贈之且饒於  
 澄心堂穀威不稍霽不顧勸酬熙載知弱蘭事命樂中出一人  
 歌以送酒穀視之則弱蘭也其詞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  
 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  
 河岸即穀所作者坐上答聲歎美穀窘失勢而去穀陰險及歸  
 蔡世類稿 卷十五 孝 宋 日 益 齋 刻

而鸞膠之曲播於朝野竟不能為害熙載之力也唐近事王  
 清話相素雜記侍兒小名錄 又案若溪漁隱叢話云湘山野  
 錄謂此書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由言穀使錢塘贈驛卒女詞  
 冷齋夜話謂穀使江南其謾類如此鈞陶時江南稱中原為大朝  
 貧弱不能為有為歐世熙載終以北人故不自安因彌事荒謔殆  
 於廢日鈞陶家政甚寬墓誌愛妓王屋山俊慧非常熙載自擊鼓  
 屋山舞六么每醉以樂聒之乃醒宋祖無頗蓄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馬背傳恣妓出入與賓客生旦聚雜馬背傳玉第  
 列建橫窗絡以絲繩為帷侍窺規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所  
 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窗清異客有私其婢者留題曰最是五  
 更留不得向人枕畔着衣裳熙載知之不怪也南唐近事所得  
 俸錢多為諸姬分去陳雍者字致堯官太常博士熟于開元禮  
 與熙載善家貧多姬妾亦以惟薄取譏熙載贈以詩曰陳郎不

著世儒冠也好嬉遊日笑談幸有為巾與藜杖任呼宮觀老都  
 監江南熙載嘗着衲衣負篋令門生舒雅執手版乞食諸姬院  
 以為笑樂問見後錄賓客至者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謂誰殿  
 擊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後始緩帶以出五代又令幼婢疑  
 酥素質出家後主以熙載盡忠敢直言屢欲相之歐世而嫌其  
 荒謔使待詔顧闳中顧大中至其第窺其樽俎燈燭問門生朱  
 銳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兄妹觥籌交錯之態為夜宴圖一縱樂  
 圖一賜熙載諷使魏改而熙載反復視之冥然五代史補宣和  
 顯夜哀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歐世監察御史柳宣表雪熙  
 載後主叱之曰汝不是魏徵豈仰言曰臣不是魏徵陛下亦愧  
 太宗矣江表熙載不樂職事乃上表乞住闕下曰朽作無生之  
 骨猶思仰慕於聖賢生為萬物之靈豈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  
 蔡世類稿 卷十五 三 宋 日 益 齋 刻

關心滯金門程期已隔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三  
 七年便是 扞枕已歷於三朝無煢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  
 罪自果其身陛下以有為之時廣含宏之德在一命已寬於時  
 有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  
 志全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號泣馬背三千里外送  
 孤客而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江表此南都是今  
 武昌勁風振樹豈得長停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入未報馬背  
 於是盡斥諸姬單車上道後主喜留之復其位而諸姬稍復  
 還後主笑曰吾無如之何矣歐世已而曰吾乃今知卿之心矣  
 傳 使與兩省侍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分夕入直光政殿引與  
 談論歐世加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蔡誌馬背傳  
 長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訓舉朝未嘗拜一人馬背風采照物



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善談論聽者忘倦湘山審音能舞  
工八分及畫筆時謂之神仙中人馬書傳通或畫其夜宴圖題  
江南有人憶四句源隱美髯著紗帽筆談讀其詩者以為古樂  
府云源隱著紗帽者熙載嘗自出樣造輕紗帽匠帽者名曰韓  
君輾紗格清異故時人圖之僕射嚴績一作位高寡學為時所  
鄙以熙載負才名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葦珍  
貨萬緡仍綴一未勝衣歌襲質冠時者為濡毫之贈文成但敘  
譜系品秩莖蕘褒贈而已積嫌之封還冀增益熙載盡舉所贈  
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詩於泥金雙帶曰風柳搖搖無定枝  
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記尊前舊舞衣馬書宋  
齊邱嘗自著碑文求熙載寫之熙載握管以紙塞鼻人問之笑  
曰文臭而穢南野錄有投贊荒惡者使妓炷艾熏之俟其至  
癸巳類稿 卷十五 宋 求日 益 齋 刻

癸巳類稿 卷一五

遠播四方立碑版者皆載金帛求為之女而常俸賜資月不下  
數千緡所用之資月入不給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  
以月俸抵納熙載上書懇之曰家無盈日之儲野乏百金之產  
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曰言偽而辨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  
賜資尚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  
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曰伏蒙御批  
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疵復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於  
昏且賜綿絹俾禦此風霜神造真洪粉身未報馬書甲子歲以  
吏部侍郎修國史官知貢舉陸書人皆疑其巨題是夕熙載自  
賦五首且示諸生皆有可觀野錄放王崇古等九人及第門生  
舒雅與焉雅及馮候等五人以覆試被黜陸書熙載嘗薦  
史虛白才鈞張洎計借時首謁熙載一見待之如故曰子好  
守中書舍人洎擢第後不十年果主綸扉之筆南唐左僂有才  
不遇以詩寄熙載有謀隱謀官兩無成語偃卒熙載為之感歎  
者果日雜言已巳歲立鄂州石城山頭陀寺碑姪莛即莛字書  
署唐歲在己巳打本及五月作吉州元寂塔碑張藻書遂署開  
寶二年矣文先稱保大九年復書辛酉壬戌打本其國不振  
也熙載時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時不兼中書令及節使矣依理  
寶二年文熙載妻受封者隴西郡君李氏繼室北海縣君蔣氏  
靖官如此熙載妻受封者隴西郡君李氏繼室北海縣君蔣氏  
子八人瞻伉佩份儼僂僂藝誌十歲在庚午開寶七月續資  
綱長二十七日藝丙寅續資治通以服白朮敬齋食桃李下  
尤仁寸許江南野錄李治卒於金陵城南戚家山江表志江  
鳳臺里官舍藝家無餘財鈞後主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



也歐世 毅朝一日手批別轍朝一日誌賜衾被江表 棺槨以斂精資治通命檢前代贈同平章事例左右以劉穆之贈開府儀鑑長編同三司對後主印日出手詔贈熙載右僕射同平章事謚文靖使人選剛隴日須山峯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邱表相近使為泉臺雅遊也墓誌馬書傳鈞磯立談遂葬文靖梅國詩安墓側傳文靖著格言五十餘篇野錄論古今王霸之道首言陽九百六之數五運迭興舒雅序之晁公武讀書記為五卷自言曰吾見五星聚奎難其應以韓子格言五卷成之宋史南分司留都時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得失曰皇極要覽唐世家又自進格言續資治通文靖卒後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為定居集二卷藏之書殿馬書宋存文集五卷通考徐鉉祭文曰黔婁之衿揚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江表財散於士而忠見信於君也文靖好文墨嘗延歛墨匠朱逢於書館旁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名元中子麝香月文靖卒後妓妾攜去了無存者浙興文靖南奔時李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文靖曰江南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吾用中原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歐世後李穀為周宋宰相文靖欲報後唐後唐已早絕南唐又失時其後勢無可為文靖不肯為相又北人不自安以放誕自翫文靖以後主十年卒年六十三後主十五年南唐遂亡

述曰文靖可謂賢者矣荒謔蓋有託也李穀探囊之談儻文堂玉壺清話謂李相戲貽書言歐陽脩南唐世家以為正陽之言通鑑二百七十五及宋史李穀傳並云熙載將南渡密以語穀穀送之至正陽因有此言其說是也歐史譏文靖不能有為宋

史謂毅後果如其言然毅實未嘗取江南但元宗時擾淮南耳李擾壽陽不得退保正陽役夫芻糧均致陷沒未曾見大江也後人反附和之晉漢之間文靖固有言矣失此不為則無可為者其言不用即終身不肯作相真沈毅堅決者玉壺清話云李相親征江南賴文靖卒已數歲胡寅讀史管見則云文士高談非李沈毅有智略之比不知李穀卒于建隆元年其後十一年當宋開寶三年文靖始卒豈得云穀征江南文靖卒已數歲文靖痛心疾首之言亦非高談也文靖重立頭陀寺碑文書陰云鼎興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陸游入蜀記謂其妄謬誇誕似矣又謂李主恨不及相之其惑若此何以久存以一碑陰之故痛詆其君臣南唐未得罪於宋宋臣晉之不足為忠夫黨於其君人之常過且過頌其君與過頌其相者孰愈也南唐固不存矣元通南宋絕類宋通南唐宋居然有陸游又何嘗久存乎宋龔鼎臣東原錄云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熙載墨迹王子融宰益都將刻之其兄沂公以為墨迹難得不可刻至元豐中鼎臣守青州懼其滅沒卒刻之北宋之人識過南宋遠矣宋乾德五年為丁卯開寶元年戊辰二年己巳三年庚午文靖以庚午卒歐史云乾德五年卒者非也又言乾德五年以為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則云開寶元年四月以勤政殿學士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馬令南唐書則云贈中書侍郎今江南通志壇廟祠墓附云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墓在江寧縣梅岡亦依馬書以為最後贈官江西吉水縣上都右街龍光禪院故元寂禪師塔碑則署開寶二年朝



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韓熙載撰此官當最確今按年記之其贈同平章事鄭文寶江表志云左右言無此例後主言當自我始史虛白釣磯立談及馬書以史續長編皆言左右引劉穆之事今從其多者其右僕射惟墓誌有之亦最近最確也馬書傳與江表志所載分司使上表參差不齊江表志言表上遂免南行亦非也馬書言奉使臨川借官錢今不得奉使事但存其放免案耳徐鉉與文靖相接為作墓志云夫人李氏蔣氏而馬書傳云里民趙氏女有美色娶為正室其或誤記其姓即漂水蔣氏歟沈括夢溪筆談彭乘墨客揮犀並云文靖圖面小而美髯面小者對韓愈面肥言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自言家有此圖乞食歌姬院事龍袁江南野錄鄭文寶南唐近事許顯詩

癸巳類稿

卷十五

望求日蓋齋

話周密癸辛雜識皆有之世人皆言文靖不約束侍婢癸辛雜識邵氏聞見後錄言妓樂數百人陶岳五代史補言女僕百人續長編言數十人馬令書陸游書王壹清話馬端臨經籍考宋史南唐世家言四十餘人粥粥乎哉可謂盛矣女伶私人何足為諱故亦廣輯之編錄稱勞或亦熏艾之次軸矣

易安居士事輯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文章宋史文苑傳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古懽堂集有柳絮泉齊乘柳絮泉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趙明誠明誠父挺之時為吏部侍郎格非為禮部員外郎俱宋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美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詞女之夫也結縭未久明誠出遊易安意殊不忍別書一剪梅詞於錦帕送之曰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迴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妙處記餘俱如此詩餘圖譜前段秋字句易安有小令云昨夜風疏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詞話盡中天慢云龍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黃昏其秋詞聲聲慢云守定窗兒獨自恁生得黑黑字真不許第二人押也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寂寂下一十四叠字後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黃耳集云非又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切謝客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誦再三日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政易安作也易安之論曰唐開元天寶間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傲精神慘沮與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願既酒行樂作歌者進以曹元念謙為冠歌罷眾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唱或有怒者及



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  
 熾流靡煩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  
 漁父等詞不可備舉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尚文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之句及吹皺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  
 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  
 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稹吳  
 次鵬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  
 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  
 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  
 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  
 喜遷鶯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  
 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謂木平可  
通側不拘  
 上去入若本例則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  
 上去入不可相通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  
 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  
 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  
 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以上  
皆通  
 然素貧儉每朔望明誠太學講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人相國  
 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玩咀嚼嘗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二年明誠出仕宦挺之為宰相居政府親舊在館閣者多有  
 亡詩逸史汲冢舊壁所未見之書盡力傳寫或古今名人書畫  
 三代奇器質衣物市之崇寧時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出卷還之夫婦相對悅悵者數日金石錄  
後序 挺

之在徽宗時易安進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  
 甚力格非以黨籍罷易安上詩挺之曰何况人間父子情讀者  
 哀之和齋讀  
書記嘗和張文潛涪溪中興頌碑詩曰五十年功如電  
 掃華清花柳成陽草五坊供奉門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  
 忽自天上來逆胡亦自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  
 塵埃六師出戰輒披靡前致荔枝支馬多死棄功舞德誠如天安  
 用區區紀文字著碑刻銘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耀  
 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和曰君不見驚  
 人廢興唐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  
 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仙才苑中羯鼓玉方響  
 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  
 五抱嶽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魄深如  
 崖西蜀萬里向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  
 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專祇能道春  
 齊長安作斤賣清波雜志  
長安作斤賣乃高力士詩易安自少年兼有詩  
 名才力華瞻迥近前輩詩話傳誦者詩情如夜鶴三繞未能安  
 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風月堂  
詩話世又傳兩漢本繼  
 紹新室如黃沈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服周以為佳境朱子游藝  
論引評  
 又春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恨髮長梁燕語多終  
 日在香薇風細一簾香形管  
遺編明誠後屏居鄉里十年衣食有餘  
 及起知青萊二州皆政簡日事鉛槧易安與共校勘作金石錄  
 考證精整多足正史書之失每獲一書即校勘整集鐵題得書  
 善藝鼎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所藏紙札精緻字



畫完整冠諸收書家易安性強記每飯罷與明誠坐歸來堂烹  
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幾卷幾葉幾行以中石決勝負  
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往往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其收藏既富歸來堂起書庫大疇簿甲乙置書冊當講讀即請  
論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汗必懲責指完塗改又置副本便緝  
討書史百家字不刊本不誤謬者常兼三四本皆精絕家傳周  
易左氏春秋兩家文籍尤備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注神  
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靖康二年春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  
之明誠奔母喪於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炎其名  
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建炎二年明誠起復知  
江寧府以上皆金石錄後序後序 易安自南渡以後常懷京  
洛舊事元宵賦永遇樂詞日落日銷金暮雲合璧又曰染柳煙  
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後疊曰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向花  
間重去貴耳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  
句必邀賡和明誠每苦之清波三年明誠罷將家於蘭水金石  
序 四月高宗如江寧五月改為建康府宋史紀後序云至行  
其詔明誠知湖州明誠赴行在感暑疴發易安自明誠赴召時  
暫住池陽得病信解纜急東下至建康病已危八月明誠卒石  
錄後 易安為文祭之有曰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  
憐杞婦之悲深四六祭文唐人俱用駢體官祭文亦不用韻也  
閏八月高宗如臨安宋史易安既葬明誠乃遣送書籍於洪州  
易安欲往洪初學士張飛卿者於明誠至行在時以玉壺示明  
誠語久之仍攜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  
饋壁北朝也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易安方大病

癸巳類稿 卷一五

僅存喘息欲往洪不能聞玉壺事大懼金石錄十一月盡以其  
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州宋史金石  
舍人蔡崇禮左右之宋史按雲麓漫鈔云徽猷閣直學士沈該  
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十月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則學士  
在明年十月且政云內翰承旨故從宋史本傳稱中書舍人  
事解清照以與蔡舊親情作啟謝之曰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  
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友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  
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投進家器日抵雀捐金利富安往  
將頭碎壁失固可知實自繆愚分知獄市序慕為解釋日內翰  
承旨指神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收復本緣  
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共傳昌黎之筆哀憐無告義同解膠越石  
戴咸洪恩事真出已知故茲白首得免丹書序頌金事無形  
迹日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  
終已類稿 卷一五  
之誘漫鈔蔡字叔一作厚高密人也宋十二月金人破洪州  
易安所寄輜重盡失遂往台州依其弟救局刑定官李迓泛海  
由章安輾轉至越州四年放散百官遂借近至衢金石時蔡  
崇禮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翰苑題名壁記建紹興元年易  
安之越二年之抗年五十有一矣作金石錄後序曰右金石錄  
三十卷趙侯德甫所著書也取自上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獻兩  
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迹凡見於金石刻  
者二千卷皆是正謗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  
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  
輿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為  
惑則一也本又自序遭離變故本末甚悉容齋曰靖康丙午歲  
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書畫溢箱篋且恐戀且恨



恨知必不為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五月始為建炎奔大夫

人喪南來謂江寧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

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有監板者

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

艘渡淮至建康亦道時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

期明年春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遂為灰燼戊申九月

侯起復知建康已酉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於蕪

水上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建康為遂住家池陽

獨赴召六月十三日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

光矍矍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忽傳聞城中緩急奈

何戰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

次古器獨所備宗器者自抱負與身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途

次古器獨所備宗器者自抱負與身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途

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世念

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

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苓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

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逝殊

無分香賈履之態葬畢余無所之時朝廷已分道六宮宋史言

祐太后如洪又傳江當禁渡宋史言八月杜充守建康韓世

州宮人從之忠守鎮江劉光世守池州後光世

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

侍郎從衛在洪州從衛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十二

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

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又

唐寫本書十數冊偶病中把玩在臥內者獨存上江既不可往

又虜勢叵測有弟述任救局剛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

此建炎之刻出陸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

安台州府治西南章安市從御舟之温又之越庚戌年十二月

放散百官百官自便不慮從遂之衢以上建炎四紹興辛亥年

三月復赴越王子二又赴杭也此下復記建炎三年事先侯

病亟時建炎三年八月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復攜去其寶珉

也不知何人傳道妄言有頌金之語或言有密論列者余大惶

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

進到越已幸四明建炎三年十一月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刻此建

年後官軍收叛卒取去開盡入李將軍家惟有書畫視墨六七

簾常在臥榻下手自開合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宅忽一夕穿

壁負五簾去此建炎元年事余悲痛不欲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

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萬計求之其餘遂半不

可出今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餘一二殘奪不成却快書

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開此書

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標帶束十卷

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

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釋江陵陷

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揚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

書豈以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其菲薄不足以

享此尤物耶抑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宜留人間耶何得之

難而失之易也噫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建城知非之

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得

必有失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此者



亦欲為後世博雅好古者之戒云爾紹興二年元熟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書三年行都端午易安親聯有為內夫人者代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堯天大璇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上書襄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意帖用上夫人閣曰三宮催解綬團箭綵絲紫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國箭用唐開元內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浩齋雅咸以為由易安也時直翰林者秦楚材忌之五月命簽然愈押也諸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字似工部尚書胡松年字茂老仁人二人充奉表通問使使金通兩宮也劉時果續通鑑實其事在七月其後八易安上韓詩曰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聞帝若日岳牧與羣后賢寧違半千運已過陽九勿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

癸巳類稿 卷一五

巧匠亦曾顧樛栳芻蕘之詢或有益不乞隨珠與和璧但乞鄉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草中翁仲今何若遺民定向種桑麻敗將如聞保城郭發家祖父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年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如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漂零遂與流人伍願將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其序云以上二公亦欲以俟採詩者雲麓易安又有句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詩說忠憤激發意悲語明所非刺者衆又為詩請應舉進士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老學庵筆記九應舉者服其工對傳誦而惡之其感懷詩曰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虛室香生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真吾鳥有先生子虛子形管遺編去兩押所謂四年遊離西上過嚴子陵釣臺有巨艦因利扁舟詩止分平側打馬園約臺集或以其二十字韻語至金華卜居為名之歎為有曉夢詩曰曉夢隨疎鐘飄然踏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莠隸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鶉如船同食聚如瓜翩翩垂髮女貌妍語亦佳嘲辭門說辨活火烹新茶雖乏上元術遊樂亦莫涯人生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來斂衣坐掩耳厭喧譁心知不可見念念猶咨嗟形管馬圖曰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察大至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柳豆起蠅巾角拂棋皆臻其極者妙而已夫博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勝余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南渡流離盡散博具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

癸巳類稿 卷一五



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知所  
 之余亦自臨安奔流過嚴灘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  
 見窗軒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如此良夜何於是乎博奕之事講  
 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傳者打碁大小豬窩族鬼胡畫  
 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博蒲雙陸融近漸廢絕選  
 仙加減插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止容  
 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嘗恨采選叢煩勞於檢閱又  
 能通者少難遇動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  
 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  
 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宣和間  
 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文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  
 者是也余獨愛依經法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  
 錄已類稿 卷十五 三

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亦足貽諸好事使千百世後知  
 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其打馬賦曰歲令律徂虛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列  
 陳已行揖讓之禮主賓言洽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揚揚者  
 退實小道之上流競深閨之雅戲齊騁驥疑穆王萬里之行  
 別起元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瑚佩帶方驚玉鏡之敲落落星  
 羅忽訝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燕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  
 肥臨波不渡似惜幢泥或出入騰驥猛比昆陽之戰或從容啓  
 控正如逐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庚郎之失或聲名素昧倏  
 驚凝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馳鳥道驚馳蟻封安步崎  
 嶇峻坂慨想王良駒促鹽車忽運造父且夫邱陵云遠白雲在  
 天心無戀豆志在著鞭蹴踏黃葉盡道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

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最其嚴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  
 勝負以幾微之介且好勝人之常情爭籌者道之末技說梅止  
 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亦寓蹕勝之志將來遠效故臨難  
 而不迴留報厚恩或相機而豫退亦有銜枚緩進已踰關塞之  
 艱豈致奮足爭先莫悟奔重之墜至於不習軍行必占尤悔當  
 知範我之馳驅勿忘君子之箴佩况乃為之賢已事實見於正  
 經行以無疆義必合乎天德化乃叶地類之貞反亦記善姬之  
 式鑿鑿墮於梁家溯許循於岐園故宜繞牀大叫五木皆虛歷  
 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動別墅未輸決破淮  
 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  
 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之擲也亂曰佛狸定見卯年死是歲貴  
 賤紛紛尚流徙滿眼驕驕及驟耳時危安得真致此木蘭橫戈  
 來已類稿 卷十五 三

好女子者矣不復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本時易安年五十  
 三矣居金華有武陵春詞曰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  
 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  
 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流寓有故鄉之思水東日記云  
 於序金石其事非閩閩文筆自記者莫能知或曰依弟近老於  
 金華後人集其所著為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宋史藝文志其金石  
 錄後序稿在王厚之順家洪遵見之為述其大概容齊宋文公  
 言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詞後  
 有人於閩漢口鋪見女子韓玉文題壁詩序幼在錢塘師事易  
 安形編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明人陳傅良藏有易安畫  
 琵琶行圖宋莫廷韓買得易安畫墨竹一幅太平張居正  
 在政府口見部吏鍾姓浙音者問曰汝會稽人耶曰然居正色



變久之吏曰新自湖廣遷往耳然卒黜之以王若與談文忠語其意以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誚改易安與某學士啟以張飛卿為張汝舟以玉壺為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道彥術雲龍漫抄胡仔茗溪漁隱錄朱方擾離不糾言妖也

述曰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漱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約與擲蒲相類藝文志言文集七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則并詞五卷惜其文未見柳媛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學士啟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

蔡已類稿 卷十五 宋日蓋齊刻 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注言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似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采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龍漫抄所載謝某崇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訐訟必自證之啟何以云無根之訪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為文案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穆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疎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為辛棄疾造謠侂自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啟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配僞僧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兒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

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某崇禮婿陽夏謝似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似稱為趙令人李若崇禮為處張汝舟婚事似親其婿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為贅行迹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為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為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為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且啟言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擬以桑榆之末影配茲輒僧之下才易安老命婦也何以改嫁復與官告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是又閨房鄙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詔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為一鴛鴦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自某有淘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啟以飛卿玉壺為汝舟玉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閩閩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趙師舜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黜配日新而尚書以帷薄不修罷按白額隨云師舜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延喬木為門客喬教師舜

蔡已類稿 卷十五 宋日蓋齊刻 尉是又閨房鄙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詔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為一鴛鴦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自某有淘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啟以飛卿玉壺為汝舟玉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閩閩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趙師舜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黜配日新而尚書以帷薄不修罷按白額隨云師舜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延喬木為門客喬教師舜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子希蒼制古禮器於家釋菜黃尚書欲發遣之師彛乃毀器而  
逐喬是師彛與由以黜配門各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  
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  
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打馬圖言使兒輩圖  
之合之上胡尚書詩蓋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  
散落今於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輯之於事實有益可  
備好古明理者觀覽其僅見漱玉集者此不載也

子希蒼

子希蒼

子希蒼



# 癸巳存稿

# 十五卷

道光廿八年靈石  
楊氏稔道州何紹基記

癸巳存稿序

癸巳存稿者夥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為文題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秩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頌士侍郎所為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為難因與訂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為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人毅矣關文出穆為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而汰其繇縛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

癸巳存稿序

連筠修撰書  
靈石楊氏稔

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網束置高閣儀徵初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太傅於邗上太傅為述此事猶扼擊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為釀金付彫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為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為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增乙跨稿草屢積狎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



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得如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既竣賣其書稍有餘貲乃覓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卽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旣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正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襍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叔輪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議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恆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稿貯餘潤不足贖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

癸巳存稿

序

二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願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泰州道中因與偕謁祁淳甫學使學使厚飲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而月余隨輅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西高阜江流一鏡浮浮目前致爲幽勝脩脯所入亦較優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祐至於此極可爲歎歎矣其年冬學

使還 朝余從假得存稿副本又越七年丁未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爲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刪惟積精篇纒纒萬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爲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覈其著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爲庸陋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類稿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夏至日平定張穆序

癸巳存稿

序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黠俞正變理初

積

易大畜六五積豕之牙王弼注謂能積其牙柔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積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憬引說文曰積劇豕虞翻曰劇豕稱積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積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積以為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讀為互陸佃埤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為一字謂積豕宜制之與牯童牛意

癸巳存稿

卷一

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同且崔憬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積云羸豕也羊部羸云驂羊也馬部驂云牯馬也牛部牯云驂牛也皆展轉相訓而馬部騰則云傳也一日騰牯馬也然則積羸驂牯皆與騰同義騰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騰皆乘匹之名仲夏之月云繫騰駒亦今所謂兒馬是積正為未劇之豕故須制之說文不得云劇豕也爾雅釋獸云豕句子豬句豬積句么幼句爾雅豬積即說文積羸爾雅豬與子么連類明是豕子說文豬與豨連類明是未會劇大畜六四童牛六五積豕皆言陽將奮上牯之互之豕所謂能止健大正象所謂有喜慶也墨子非儒云觀鼠藏羝羊視責

疑起以其貪而抵觸善矣也定是小積未劇矣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卷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卷行陰陽卷即計策畫也周王循六卷則伏羲已有六畫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蓋

癸巳存稿

卷一

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卦變

易本義有彖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九五也案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為坤故云利西南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外往來上下之義已備其中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事事尺寸宗朱而卦變之說乃以滑汰之言攻之是亦悖矣



四載

尚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樁河渠書則樁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橈說文則制以行泥橈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橈者徐廣云他書或作莖孟康云橈如箕摘行泥上樁者字應從具作輦或作橈卽輦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榻者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榻或作橈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樁者直輦車又引說文輦直輦車輦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榻橈橋爲今山輦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楯行塗以橈行險以橈行山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莖山行以橈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捰泥用輦山用橈呂氏春秋慎勢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楯沙用鳩山用橈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鳩泥用輦山用橈不數乘車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名三邦卽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檠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底績熊羆狐狸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取著

爲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燕矣

織皮

禹貢織皮爲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藏璿璿及西寧邊外番族羶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禹貢璿組

禹貢璿組乃荊州三邦之貢璿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瓔珞

書禹貢地里古注攷後

大伾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

癸巳存稿

卷一

四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伾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爲然說與史記合大伾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尙見邊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互石壁如帶謂是晉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濬滑其地亦有一成之伾臣瓚魏王泰執以當禹時大伾胡朏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別定在安豐今霍邱固始界中大山禹貢大別卽左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質言江夏界者晉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注云然則在江夏界是其時江夏尙無大小別山名杜鎮



襄陽知之取親也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明中都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岐既旅豫州云荆河荆州云荆及衡陽三州荆山乃是兩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伾大別豈拘一名惟儒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馮翼自涿州寄示此稿搜采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三家之說取得古意不尙議論旨與自通是可貴也已乙丑十月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禹制也牧誓有癸巳存稿

卷一

五

連筠篲叢書靈石楊氏栞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偽也郭解食偽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偽也因以載爲事偽謨爲謀偽今案詐偽自爲一條載謨食偽乃平秩南偽之偽古言食爲用力之辭食哉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爲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僖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晉語云虢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僖十年荀息不食其言注云食受之

而消亾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爲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人罹外刑者金木訊之罹內刑者陰陽食之是也食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盤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乃五遷案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

卷一

六

連筠篲叢書靈石楊氏栞

癸巳存稿

於邢是亳爲一邦囂爲一邦相爲一邦耿爲一邦邢爲一邦凡五邦遷耿遷邢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取確五邦則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解史記邢爲耿漢馬融謂五邦爲商邱亳囂相耿其誼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遷序謂盤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又遷始爲五遷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乃誣之云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會誤人也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犛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豳風於十月言曰為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詁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為時不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為商書者箕子自記己與武王問荅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記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

癸巳存稿

卷一

七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采

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彛倫敘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鯀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鯀得之時彛倫猶不敘也鯀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彛倫由此以敘其書有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其下一五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為九道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箕子聞之在咎者此學宋元明人所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

怪圖入之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畫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常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為九圈一為十圈陳以十圈為洛書關以九圈為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

癸巳存稿

卷一

八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采

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闕澤誑主之言陳搏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眾辰之首萬曜之先為天皇上帝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為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為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為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



是

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儒詞怪說布滿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精蘊亦為所惑先天圖萬無通理而信其圖為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即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為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目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慌忽如此妄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癸巳存稿

卷一

九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皇極

訓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既明其間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為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湊會即是中轂即輪中輜車無輻亦有轂即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大極即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

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為九州之中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威用六極言罰當有中如呂刑屬於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慎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大乎又有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問朱子曰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之

癸巳存稿

卷一

十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為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殆之言布滿郵塾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肅是月為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為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為十四十五甲子命庶殷為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佗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



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依召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遣伴也據康誥三月哉生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己未至癸亥役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為衛國兼前者邶鄘衛之民以為康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迪屢未同即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為洛發者皆隨時數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

癸巳存稿

卷一

十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誥章段

洛誥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為一段告卜事為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為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為一段王即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為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為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為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為一段王烝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誥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誕休文武

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子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攸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露居

癸巳存稿

卷一

十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傳敬王云魯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為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為非謂遷洛之後始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友民而遠役讎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侯甸男邦伯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士載於經文者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即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召伯為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營謝及山甫城齊諸侯城邢及楚邛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



士人卻去別處調人來如漢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  
今建州南劔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里外赴  
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子並朱子之言  
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  
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  
病卒時尙在豐爲鎬京之西文選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封  
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  
正東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西  
爲東宋人以命公後爲留守留後爲周家增一後官使周公  
爲之太放蕩矣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萊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  
道故使爲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  
改爲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  
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戮蚩尤任昉述異記  
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得髑髏  
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爲帝製夔  
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燧牛皮爲鼓九擊而止  
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子云造冶  
者蚩尤也謂作兵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  
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爲何居何居卽何行也  
史以非及爲非其宜非其宜卽不合于古今也史言何度非  
及爲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尙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  
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  
則以尙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  
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  
宋人則以及爲逮繫案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正義云欺  
侮寡少而橫及之今干證之干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爲理

癸巳存稿

卷一

四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萊

極中也

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  
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  
臣以及爲逮繫及爲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此達詰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  
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  
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櫟  
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然則  
五極當何解真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注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卽孔壁尙書不在博士千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誣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亾失今案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

癸巳存稿

卷一

五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葉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此今文也今文雖無全篇伏生先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稟飫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邛也宋人劉姓者謂共是邛古文共邛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共邛相去甚遠且枚本孔序言邛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邛序言除之枚本亦存百

篇之序九共不除知枚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爲九邛也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九邛延篤引張衡云九邛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怠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邛爲九刑邛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爲九共者

高宗彤日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

癸巳存稿

卷一

六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葉

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爲無禮于棄道者豐是盛禮昵是棄道也書序言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昵爲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爲昵古者嚴父豈得以父爲昵今枚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適相反

書六體

典者尊藏之冊謨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誥者上誥



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詰洛詰也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詰依書序是湯詰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取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敵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尚書於涂暉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摯恂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入

癸巳存稿

卷一

七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棗

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贗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既不以爲僞則故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衛宣公籛條戚施說

新臺云籛條不鮮籛條不珍得此戚施爾雅云籛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口柔爲籛條者以籛條疾不能俯也疾名籛條者不能俯之人如籛條席困然面柔爲戚施者以戚施疾不

能仰也疾名戚施者不能仰之人如龍龍龍諸皮龍龍行龍龍常若有媿戚然初宣公烝於夷姜雉詩興言世世其羽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雉雉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惡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夫宣公必當媿之不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嘖嘖局踖如席困然如詹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爲敦厚也

詩涇見謂濁申箋義

癸巳存稿

卷一

六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棗

詩涇以涇濁湜湜其泚傳云涇涇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涇水以有涇故見謂濁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涇水濁釋文云故見涇水濁舊本如此一本涇水作謂後人改耳今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申傳解詩言已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湜湜然清譬涇清以入涇有涇同行而濁故人因涇水之濁而入涇水之涇亦見謂爲濁然入涇水後有湜湜之泚是涇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涇水意言以有涇水故人見謂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正義又引定本涇水以有涇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不似釋文舊本見涇水之謬正義言涇濁涇清其說已舊與鄭意相反儒生不



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渭水濁也涇出今平涼笄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憶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渭則出今渭原鳥鼠山經隴州至高陵納涇渭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蔚宗後漢黨錮傳贊云涇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存渭固清於河耳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衛未遷尙在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遺民渡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爲此

癸巳存稿

卷一

十九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棗

調停之說爲大全之學者以其違集傳大駭之又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爲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爲正邶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干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學河爲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獫狁

癸巳存稿

卷一

二十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棗

獫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獫狁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獫允韋元成傳則有狁字案獫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芣獫允序以爲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爲懿王時殆魯詩師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獫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獫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獫允至于大原焦穫藪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



伐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爲聊伐者失之出車薄伐西戎卽獫狁也謂獫狁大故獨言平獫狁亦失之

柅

詩斯干地裼瓦爲韻瓦傳紡塼也獲廬間評云瓦是屎形譌集韻屎女利切雙柄也收絲具於韻合案易姤初六金柅正義云王肅之徒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柅絡絲柅也屎屎同字女子初生弄屎尙可豈任弄塼瓦乎弄蓋佩玩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古者君行師從詩械撲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祗不欲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爲名今

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爲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白虎通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守巡功循牧別義也劉攽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狩本義也

詩

尚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

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

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往志也說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案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以命夔禮稱夔爲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夔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納言時而賜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詞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皆詩三代時甯戚歌碩鼠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爲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肄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亾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



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  
諷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  
不可歌則不采矣

闕宮章句

陳京兆崙金學士姓進呈

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闕宮分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  
句爲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鐘鼓嗶嗶一句  
於籩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爲十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  
此句仍依集傳署章句云五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  
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  
十卷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異卷毛詩各  
師授本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  
明毛意認識其事故知之審關睢序下正義及絲衣正義并  
云序是毛置篇端是也南咳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亾其  
辭箋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亾之其義則與眾篇義合  
編故存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闕其  
亾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  
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

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  
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及什題皆一人作毛承先師  
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  
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  
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  
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爽食采于召作上  
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  
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芟下何彼禮矣箋車厭翟勒面績總在  
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

癸巳存稿

卷一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  
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  
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  
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  
隋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  
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  
尤無此事也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  
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



鄆傳云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政當國則當國乃為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鄆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為鄆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鄆其時穀梁傳亦說克為殺且為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

癸巳存稿

卷一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咎在殷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即位三年不言亦是喪禮史記楚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淫樂居數月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即位三年無令發無

政為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喪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樊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適馬元正元正卒再醮三年不言息媯尹氏皆心喪儀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為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輻藩車是曲輻輜輶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即今牛魚皮詩采芣云象弭魚服采芣云簟芣魚服傳亦以為魚皮則牛魚

癸巳存稿

卷一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虞虢屠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虢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虢在南三國為鄰虢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虢道不由虞晉人伐虢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晉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虢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為唇亡齒寒又晉師



好行國中虞不能為備故舉虞甚易

達心而懦

穀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文選注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素者近於懦尸則達心而不忠矣韓非備內云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亾徵云早見而心柔慎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亾也

魯二女

癸巳存稿

卷一

毛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季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為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者以齊桓謀鄆而東略又城鄆東夷與鄆為讎故殺鄆子以媚之此宋襄之悖季姬不曰子季姬蓋

僖公姑姊妹鄆弱為魯姻親魯不恤鄆又欺陵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厄僖公非也公羊傳云遇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用鄆子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婁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憤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為邾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不書而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婁為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穀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已也注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穀梁

癸巳存稿

卷一

天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為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怨已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為已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為擇配胡安國遂云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鄆子何名為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鄆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為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為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鄆子非擇配



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會爲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齊儒穢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卽位七月商人弑舍九月來告書於經魯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弑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癸巳存稿

卷一

无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十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閔之也有罪何閔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弑冬初何得有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

單伯方苞則謂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弑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弑四十一日中安得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弑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母聲姜哀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爲妾人所誣故爲證明之

癸巳存稿

卷一

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眾說亦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談亦欲自得爲



一說春秋以左傳為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為之此聖經之蠹不可謂之說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采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故書執書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

癸巳存稿

卷十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仕魯者公穀不見魯國史多為擬度之詞疣贅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為三傳折衷以滑汰之文虛與委蛇如汗吏慮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訓也

葵邱之會

齊桓葵邱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為盛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天子賜胙下拜登受甚盛節也宰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晉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可謂誣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誦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為罪魁與孔子之義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入與

癸巳存稿

卷一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有貶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為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為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速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為速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參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譏貶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復推之速婦之貶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左傳引諺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韋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諺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儕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者文辭以相避爲工杜注云謙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謙義

鄙我亾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亾也伐我亦亾也殺楚使楚乃伐宋鄙我亾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亾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爲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亾不如先殺之鄙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追數楚此事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卽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干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爲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家大夫亦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癸巳存稿 卷一

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僕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爲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士句來聘射者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諡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爲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遺公巫姓氏表魯遺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僖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僉彌帥師伐滑注云堵僉彌鄭大夫注蓋失其讀僉彌卽寇也公子士詳宣三年不得謂之士洩蓋鄭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僉彌是也

晉復陶秦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使爲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爲皋陶之繇通陶爲繇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繇役而仕之爲絳縣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案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六二五



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為被此分句下注之弊也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為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即被復陶之被以翠為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為晉復陶注且質言之為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既主君衣服何能出為絳縣師也六帖云尚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為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案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為首古人目足曰跟曰底曰胫皆以在下為根抵故可以首為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栞

宮至孔子定詩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為新宮且作親宮怪矣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故本允征以為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筭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真矣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善言春秋者也古弑逆無手刃者闢弑餘祭僕與駟乘弑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弑隱公使公子翬鞏於為氏弑隱則討為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楚構机言之其記穆之弑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秋之言楚穆矣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翬其情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栞



一也晉趙盾弑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穀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穿弑靈公左傳記董狐之言曰子爲正卿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證其主使非異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晦盾爲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不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卽不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况營畫已定於郊關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翬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云又云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以龜故弑靈公合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爲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弑逆之情何敢復譖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弑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圉人犖卜齮耳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弑其君矣穿宋犖齮之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載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閔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閔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筭置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曆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啟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靡散我又太上之靡弊也子華子云太上遵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



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又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服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謂設難而通之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微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達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顯宗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是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

癸巳存稿

卷一

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成略誦述不復案本言能背誦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札實俱為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劉穎不同訓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為劉學今雜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識是故也條例自為卷數訓詁則賈為三十篇附經傳下杜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下叔向即曰叔孫賦匏有苦葉左傳襄十四年亦云賦匏有苦葉案文四年



傳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駟赤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虞業誦古自習則曰肄  
業以詩見意則曰賦豹實賦以見意謙言非敢自見其意皆  
於肄業會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韋注云業事也是直居  
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  
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爲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貪沓而  
忍史伯言謝邲之閒易取可長用者邲南謝北地後爲楚所  
取楚用之也韋注號邲在焉按號邲俱在邲北此邲謝之閒

癸巳存稿

卷一

望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  
韋疑於此故疑號邲在邲南耳又鄭語依歷華詩譜作依  
疇歷華周語摯疇爲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華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  
正義引韋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洧水注言卽華陽亭在黃崖  
東北或華莘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  
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莘之莘

癸巳存稿卷之一

癸巳存稿卷之二

昏禮攝視議

彭俞正燮理初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履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  
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婿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  
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爲  
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緇冕五品以上子孫九  
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絳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  
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癸巳存稿

卷二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  
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  
人昇輜則新婿四人昇輜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  
不合也休寧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輜迎新婿令遇  
於街管塔二十塔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  
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鬥當得杖忠宣見其  
容貌循謹膚體素完準罰放出此百姓遂爲完人一鄉化之  
無爭鬥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  
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



不能自存遂緩其事輟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遲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為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翀日聞錄楊瑀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此令難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  
大清會典固作宦者所當時時檢讀也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

癸巳存稿

卷二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日舉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輦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賀婚禮為邦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千石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行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猷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均之矣人也已矣

雜記笄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鬋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鬋首猶若女有鬋紛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即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即上句禮之言此禮之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憫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城且書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常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惟叶汁異文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為赤燠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周曰總章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孝文紀正義引靈府作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圖書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敞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誤拒矩皆是白墨子貴義篇云今警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皆三字帝命驗府皆一字蓋各述所聞

癸巳存稿

卷二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為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為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為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諸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配而不為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

祖宗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則商均

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此所謂禘則祭法之郊也祖稷也所自出感生帝

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自出為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

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圜丘曰禘宗

廟之祭亦有禘大司樂夏至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

癸巳存稿

卷二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舉孟春祭感生帝若後世禮言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圜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周二月兆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后稷配四月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出大報天反始因祈穀於靈威仰后稷所謂郊也亦禘也圜丘者爾雅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即禮器云先王之制禮為高必因即陵祭曜魄寶之即也郊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即亦不圜也此外有泰壇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築壇大雩靈威仰赤燠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享五帝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五人帝太皞炎



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武王配所謂宗也單言之則祖亦曰宗故孝經云宗祀王文於明堂猶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皞文武配立夏兆祭赤熛怒於南郊炎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紐於南郊黃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兆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之若以禘郊祖宗為宗廟之祀則有虞氏豈得郊堯宗堯是知違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帝故下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

癸巳存稿

卷二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言非王者則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為祖不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嘗吉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一為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隳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時其遺法也鄭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為異說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強引周書又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縱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指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偏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即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謂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禘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誇言也

癸巳存稿

卷二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注言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止言嘗義蓋夏殷酌禘嘗烝周則祠禴嘗烝以禘為廟祭古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禘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馭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親戚弭百苛舛讎屬合嘉好結親暱億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是嘗大也禘主於上嘗通於上下其義之見經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發爵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能其事者臣義者所以濟志也其二云周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蓋祭統所



言非周禮也 獲丁候反當近督音

###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驚冕守祧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墀無祧有禱焉始祭故日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祠祠絜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之禮故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

癸巳存稿

卷二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 禮器大饗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一節與觀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東帛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為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祫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為陔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閒示和也即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為祫祭者必不由內金和庭

實生義正義蓋失之鄭知為祫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其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 士臣妾義

喪服總麻三月章士為庶母貴臣貴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為庶母何以總也以其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貴妾屬大夫云貴臣貴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貴妾姪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字則為之總無子則已按注言士卑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

癸巳存稿

卷二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為一句傳以總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眾臣而注於斬衰章沒士之眾臣遂移總麻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餼賓介眾介注亦以老為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畫一今檢特牲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食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羣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自言士



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眾臣貴臣傳則士有貴臣眾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為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為宗子舊君亦隔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由奪士服以被之大夫也

特牲禮盥槃巾門內右義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又云尸盥匱水實於槃中單巾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

癸巳存稿

卷二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注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古義洗在東設槃匱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又云小祝設槃匱與單巾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盥亦洗東槃匱西是特牲注當為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統者統槃匱單巾非統洗於槃也特牲注侍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下云尸至于階尸升西階也如此則經注合

門左右以出入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匱巾等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為說不知門言內向外向者以人言之今經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地言之為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席門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為門外之西也

以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

癸巳存稿

卷二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蓋容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注云主于燕其餘可以無俎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為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為公祭與羣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為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



之盡飲實為賓而文若不為賓者以有實不為賓之事為之質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啜難為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為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敖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解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為禮法方氏讀之率然有當於心申之云他處不辭坐啐坐飲鄭說為非明矣敖氏說長也然則他處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爵敖說為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月令民工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

癸巳存稿 卷二

云舍止也因蟄蟲啟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為書仲春厥民析少舍為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閭扇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窒矣據少於古語為小謂小小閒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質劑期日

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為之契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券齋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外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逮或不在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愬官其證逮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控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



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一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置買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殘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稱貸有息之傳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置買恐其先有互為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貨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買奴婢十日後逃者豈得以質為過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為傳別故安石均輸之法蘇軾上神宗書云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

癸巳存稿

卷二

丙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即質劑之法安石不曉也

塗樹

周禮野廬氏比道路宿息井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表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相睹樹下談語超距八觀云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產治鄭桃李垂街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禁徑踰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云國中禁徑踰

者注云皆為防姦也論語云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蓋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即孝子不服闇不登危之義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漢書五行志中上云邪徑敗良田

仲夏黍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此嘗雛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為鄭說者以為舊黍若非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

癸巳存稿

卷二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豈待今而後嘗按鄭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書正義引考靈曜云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故謂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嘗者即嘉種也今鄆陵亦有早黍曰奪麥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孟春正義而大傳云張中種黍稷應即此黍蔡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景

詩衣錦裝衣禮引作衣錦尙綱儀禮作景皆以禪衣明透為義說文云景光也綱急引也裝縗也詩曰衣錦裝衣示反古則裝製如縗縗儀禮士昏禮云姆宵衣女從者被穎黼女純



衣纁袂乘車加景衣注云景今文作憬宵如綃綺屬姆亦元衣以綃爲領穎禪也穎繡爲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蓋以禪穀爲之賈說非也製爲明則必禪衣示反古則必用布其類製者則曰縹緜惟葛麻異耳詩正義云葛細麻者縹也質細而縹縹皆不用穀知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縹布冠明女子昏禮加景亦布矣姆元衣女從者穎繡領則女景亦縹布也

升布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齊衰冠者沾功也齊衰大功

癸巳存稿

卷二

夫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冠其受也縹麻小功冠其衰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縹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縹有事其布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既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功冠十一升總錫冠十五升斬齊

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總錫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縹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餘以二百四十粗縹爲經是三升也以六百稍治縹爲經是十五升抽其半升爲八十縹縹布經三十升冠二千四百縹近人或疑之案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卽稷說文稷云布之八十縹爲稷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縹布卽稷字是五百六十縹爲粗惡也晏子春秋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亦卽稷字是八百縹爲粗惡也縹布冠當有二千四百縹縹細布密若抽其半則似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宋時織筓用六成至十

癸巳存稿

卷二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五成成四十齒兩縹共一齒是八十縹爲成卽升卽稷也宋時十五成爲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縹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爲不儉孔安國以純絲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紵縹

內則婦事舅姑紵縹注云紵猶結也婦人有縹示繫屬也按說文云頤頸飾也嬰頸飾也縹冠系也紵衣系也冠系亦在頸垂於下爲飾所謂冠綏雙止婦人之縹由頸交於胸所謂親結其縹也男縹亦曰紵女縹亦曰縹縹與嬰字通用荀子富國篇云處女縹寶珠言頸飾縹珠也釋名云縹者自上而



繫於頸也嬰兒者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是嬰頸飾至胸婦人乳子者猶有纓是纓為婦人常飾也爾雅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縞也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邪交絡帶繫於體郭意以禕通禕為囊則香囊可為香纓甚不然也縷是系但有綫垂之縞如采菽縞縞維之亦維繫東山親結其縞傳云母施衿結袿即親紿其纓不應是香囊後代或繫香囊於上耳古佩草木香非必囊盛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紿縷皆佩容臭注云臭香物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亦云別具香物綴纓上非即纓也男未冠紿縷婦女皆紿縷曲禮云女子許嫁纓者不佩容臭以佩容臭是未笄女子之纓也知容臭癸巳存稿

卷二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佩於纓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了更言紿縷未笄女子則言紿縷了更言佩容臭知容臭與纓別一物也曲禮正義言婦人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一是許嫁時纓其說非也香纓晉人之名不得以紿縷佩容臭當之許嫁時即昏禮主人親脫之纓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纓既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駭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裸程平方氏云婦事舅姑紿縷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纓是矣案子佩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幅履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紿縷綦子言偃膝婦言飾眼未冠笄男女言紿縷皆佩容臭今以紿縷為

容臭之佩對文言之將使子佩幅履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說經曾不省視經文取害事也

玉藻元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朔皮弁以視朝以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神冕以朝以食皮弁以聽朔注言天子朔日聽朔諸侯祭之元端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正義云皮弁尊次神冕次元端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然司服元冕衣無章裳黼者亦祭羣小祀之服曾不及神冕疑此元端是元袞司服注云凡冕服元衣纁裳典瑞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毳冕祀山川癸巳存稿

卷二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上推之朝日當袞冕聽朔自先王廟出亦應袞冕上云龍袞繼之云元端則此元端既是元袞不煩改字即奕詩元袞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慤云元加冕為祭服元加冠為燕服以別於下元端而居之元端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紿人力且得以餘暇為儀故亦拾射登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至此制儀本意其不為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儀當在拜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為有司授弓矢此大射不言授而總眾弓矢福皆適次下



云初射既畢司馬正始命設福小臣師設福司馬正以弓爲  
畢既設福詳其文則此時庭中無福次中之福上亦無矢注  
意嫌於次中亦拾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福無所爲拾  
也經下再射取矢文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  
云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注言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袒  
決遂執弓也云一耦出及福却手覆手拾退釋弓矢于次脫  
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庭既入  
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  
經義取爲顯白敖繼公者作集說於經不能熟但務改正義  
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命取弓矢於次下當有袒決遂拾取

癸巳存稿 卷二 干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弓矢事文不具也方氏因之劫鄭云君子不爲冥冥墮行次  
雖隱蔽不應不拾又引王昭禹言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  
此禮命三耦取弓矢有儀欲設福安矢於次中而使三耦舞  
弓矢於隱蔽處其言瑣鄙咎在務以大言說經不肖省視經  
文 乏

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也乏春秋傳曰反正爲乏皆於射用之  
正者大射儀注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曰正鳥之捷  
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爲雋故射取名焉此與鵠取義同也乏  
者儀禮鄉射大射謂之乏周官服不氏亦謂之乏射人則謂

之容以皮爲之告獲者以蔽矢在侯之北大射儀云設乏西  
十北十凡乏用革鄉射禮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是設乏不至侯處鄉射禮疏云乏者謂矢於此置乏不去此  
容又名乏之義反正爲乏則制字之義必兼之義乃足反正  
者設正北面乏亦北面人則在乏南恃以爲容言射者當志  
正中正不當力乏之中乏司射所命無射獲無獵獲是也陳祥  
道謂正北面乏南面皆向主人若乏南面向主人則堂北矣  
非也

梓人祭侯

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  
此在周官爲攻說之祭故其辭例不諛於神不得以大全中  
鄙穢枝葉之語辨正之也周諸侯射以狸首爲節祭義載其  
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謂逸詩蓋四家詩不傳其文非  
不許禮記載之也詩譜云今無狸首者周衰諸侯並僭而去  
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  
序其所以以逸與僅存之故顯然明白方氏非之云鄭既以  
爲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是並不知逸爲何義又云曾孫  
之云拘拘事實古人寧肩爲此周公何以用之乎謂鄭乖刺



此則周公之過鄭不任受矣

安車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按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進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几案在式之上几上有幕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安也又以鄭注小車為一馬車亦非也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木車單馬則大夫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菜

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即後據子又小車或是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彫面鸞總有容蓋

旗物畫

司常常旗旛等皆畫其象焉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畫即日月之屬惟旛為通帛物為雜帛旛為全羽旌為析羽本無畫也大司馬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常之畫為書鄭康成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書為畫宋鄭鏐則謂事名號不能畫當從杜說為書今求鄭康成意

以九旗別徽識則事名號即在其中又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故書當為畫事號皆畫以雲氣鄭於漢末見兵事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徽識其號名事於日月交龍外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日日變易軍中自以為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畫為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之理鄭於司常並不作書止云徽識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雲氣近方氏誤謂鄭以日月交龍為異物又謂鄭以司常畫為書以大司馬書為畫反覆不定涉誣罔矣

蠶馬

周官馬質禁原蠶注云蠶與馬同氣耳蠶傷馬呂氏春秋淮

癸巳存稿

卷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菜

南子則皆以為殘桑宋戴埴鼠璞云俗以蠶神為馬明菩薩是同氣之驗搜神記言女足蠶馬皮被卷化蠶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與鳥獸言解

人能與鳥獸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詔隸掌與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來朝注云伯益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列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與鳥獸近



故能知之亦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義疏云有論釋雜書說  
公冶長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嫗失其子長告之嫗  
遂言長殺之告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粟驗之果  
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偉知田  
間旨馬及所乘蹇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  
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舍  
鵲言東北有婦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  
子李南知白馬言旨黃馬是其子又楊宣北齊張子信皆知  
鵲語梁高僧傳云漢安世高安息人知燕語隋經籍志有鳥  
情雜占禽獸語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其時廣傳其術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采

唐闕史咸通中渤海僧薩多羅解鳥鵲燕雀語解牡豕語法  
苑珠林潞州寺僧並解豬語雜寶藏經云迦尸王自向象所  
上古畜生皆能人語其說似得古人理致佛書于瑰奇之事  
皆言以福德神力現之至龍言象言金翅鳥言孔雀言獼猴  
言蛇言皆平序之不以為奇知唐以前佛國多能與鳥獸言  
也人隔方域尚須譯知之則與鳥獸言雖由於習亦必由偏  
智元時麗江人麥宗通禽鳥語今黑龍江人能與四不像語  
雲南廣西口外人能與象語然所謂與語者意而已矣

樂記

樂書子貢問樂吾子自執焉下樂記換簡失其次鄭注所定

與史同今讀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為句是王肅義魯世家云  
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魯社告紂之罪於天及  
殷民即下所云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之象

月生於西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  
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案祭義云日出  
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大戴禮誥志云虞史伯  
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  
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采

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  
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方之義  
也天保篇如月之恒傳云恒弦筴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  
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二日月  
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  
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後漸進  
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  
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從此後漸虧  
至晦按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西望以後月見於東明亦  
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以明子



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沈括筆談云以粉塗丸之半半黑半白轉側觀之本京房義公羊傳莊二十五年注云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則以日月為天淮南子天文訓云火氣之精者為日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則以日月為水火專精二說皆言月不假日光

泰山之側為魯林義

禮檀弓云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新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於路其哭甚哀此路蓋經泰山西今癸巳存稿

卷二

美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迹論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魯林中定賢篇云魯林中哭婦俱稱林中者殆齊配林之類詩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魯至泰山得祭泰山故季氏亦旅之亦有配林續漢志注引盧植禮器齊配林注云小山林麓配泰山者公羊成十七年何休注作蜚林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義本

在意誠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語至為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沒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為无妄也

中庸大學

戴記有中庸大學二篇元明人不錄其文乃為之辭日程朱已拔出之其不遜如此案史記孔子世家云伋字子思年六癸巳存稿

卷二

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禮中庸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中庸釋文十本載山嶽而不重今云載華嶽而不重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不是子思之文當是西漢博士所改也至大學則無有能知其作者姓名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蓋東漢時已不得作者姓名

自周有終

禮緇衣言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引尹吉云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注云吉當為告天當



爲先自周有終爲以忠信自終以周爲忠信者魯語叔孫穆子引詩諷諫詢度咨於周解之曰忠信爲周是古訓也枚古文采入太甲其傳亦曰周忠信也王柏作書疑乃曰周非忠信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按魯語緇衣皆可置之不問至枚文自集自注者亦欲改之則王柏之學可知已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止百餘篇後刊定乃詔名正義書詩左傳用劉焯劉炫禮記用皇侃其中復有刪理補修詳審永徽中又考正增損始成書人或非賢職又不舉禮注引詩異於毛者正義云鄭君注禮時未得毛詩詩生民傳云合馨香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也正義云郊特牲文馨爲膾鄭注膾當作馨字之誤也當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是皇劉各解今既合爲一書孔穎達等不曾詳審也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義引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春秋僖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過八流以自廣中候保乾以自廣則是并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衡流而彷彿爲句春秋哀十七年正義讀方羊裔焉爲句是二劉先不自詳審孔穎達等亦不曾詳審也書舜典鞭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始除之武成罔有敵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敘事得稱我者猶如

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隋耳呂刑官辟疑赦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官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敕考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正義雖是佳書而作奏之工乃葛龔力也

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康成言禮不誦故言執乃分詩書爲言執禮爲執持禮書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蓋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所當執者言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魯哀齊景言侯禮見孟孫季孫晏嬰言卿禮見孺悲等言士禮此雅言之執禮也

祭肉不出三日解

癸巳存稿

卷二

无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論語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胙兼生熟生日服熟日膳助祭者其人見在多得膳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孟子云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是祭於公者得熟肉胙故不可宿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胙於葵邱定十四年左傳天王使石尙來歸賑此不助祭者得生肉胙也雖置郵可達而專使與易人馳達者殊道遠或出三日周官大行人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是行人常職其祭於公得生肉胙當至三日故不宿也論語言祭於公不宿肉者公祭頒肉在賓尸釋彤之後已至三日又宿則出三日不食之故申之曰祭肉不出三日爲祭



於公不宿肉言之也集解載鄭氏分公祭家祭二義所以旁通非祭肉不拜之祭肉實則家祭饋肉於人亦必俟賓尸之後已是弟三日故知祭肉不出三日是不宿肉之解誼而鄭氏誤分之一若祭於公即以告殺日頒胙從祭之人不俟禮畢即歸食肉者至家祭則反遠緩之無是事也集註為之說云不宿為尊君不知不宿即是三日鄭氏偶未深思而反為之修飾則是故抑閣二口以自卑其祖無是理也

論語嚴氏春秋義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漢光和六年有成陽令唐扶頌云四遠童冠樞衣受業又云五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是本論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語為文也頌碑成陽閭葵班字宣高撰宜高修嚴氏春秋今嚴氏春秋不傳此當嚴氏自述業由七十二子五六三十七四十二而宜高傳之在北齊有石動筭倭幸之談見北齊書及太平廣記啟顏錄梁時儒士亦傳之見皇侃義疏隸釋有員興宗荅洪丞相書云堯祠請兩碑五六六七化道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若漢人言四七之將

如有所立解

冒繁錄清波雜誌並云東坡病革屬纊時友人叩耳日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又云著方便差

程子於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注云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按此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謂立於禮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謂克己復禮從事於斯不敢自己也無峻絕著力意北宋人以通禪為榮改顏子語意以自助耳何以知如有所立是立於禮也孔子云立於禮又云不學禮無以立又云不知禮無以立也又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又告顏淵云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顏淵亦云夫子循循然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故定知是言立於禮他說皆不足以奪之也論語之文云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恫恍之詞何也曰解者失之也所謂仰之鑽之瞻之者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也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克己復禮也所謂彌高彌堅者既竭吾才也所謂在前忽焉在後者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所謂雖從之末由也已者欲罷不能也皆言立也立於禮也質直詳盡無恫恍之詞也

言舉

舜典云敷奏以言謂羣后自能奏之益稷云敷納以言則海



隅蒼生須帝納之其言始能至也此唐虞之法也大載禮少  
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昔禹取人以言孟子云禹聞善言則  
拜自漢至今皆取人以言不以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尙  
文其選舉獨不以文論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是王章也

### 君子小人學道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絃歌虞命教胥子止屬典  
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  
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人學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學道者有虛業常語官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  
功曰不職曰閒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  
習業曰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古者背文爲誦冬讀書爲春誦夏絃地亦讀  
樂書周語召穆公云賧賦曠誦警史教誨植弓云大功廢業  
大功誦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聲子夏除喪而見子之琴  
子張除喪而見子之琴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  
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魏以後  
以學給口舌爲道今人厭其無稽譁訐則又以讀書爲學道  
其說皆通然絃歌之道六經之義合是聖人告子游本義也

### 太宰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左傳子貢  
三見太宰嚭說苑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曰夫子何如則  
太宰嚭有與子貢論夫子事又吳問專車之骨是以夫子爲  
多能植弓則陳有太宰嚭陳問隼矢事亦以夫子爲多能又  
宋有太宰列子云商太宰見孔子韓非子說林上言孔子見  
商太宰子圉入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  
細者也韓非書數有宋太宰莊子書有商太宰蕩孔子故家  
宋此或宋太宰又孔子嘗適楚楚亦有太宰公子辰及伯州  
犁又魯有太宰羽父嘗求爲之此太宰稱官而不言何國當

癸巳存稿

卷二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是魯太宰歟

### 直躬

韓非八蠹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呂  
氏春秋當務篇云直躬請代誅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  
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案此事當以韓非之言爲信韓非云令  
尹誅之而楚姦不上聞則直躬死矣莊子盜跖篇云直躬證  
父信之患也所言比于子胥鮑子勝子或云申屠狄申通尾  
勝或云太子申生  
生皆是死者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或葉公屬有此事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歟

### 管仲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蓋本孟子案周之僖惠未比殷紂齊桓之德不及文王文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坩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即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訾詆人者故知器小是侈泰也管子樞言云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亾爲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樞言云國之忘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

癸巳存稿

卷二

語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奢侈踰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成君瓘論語說 三條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成君瓘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注引詩日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義取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劣矣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晉范甯見皇侃義疏

南史王元規云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又張說

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野客叢書引如此

周頌檜檜在疚漢書匡衡傳成帝卽位衡上疏云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按權本黃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鍾亦取權名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

癸巳存稿

卷二

語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殺人以自生亾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謂權反歸於經然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反經之反爲十年乃字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爲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文子道德篇云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亦以反爲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並立子孔後則立伯有後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史記自序傳云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周勃反經合於權亦言權從呂實反歸安劉之經而晉人杜預左傳注云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爲權漢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



說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為天下君禪授之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兩居堯之宮通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

癸巳存稿

卷二

美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毀漢高廟厭勝之又毀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于河代夏政為帝夷羿夏猶存也泥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堯舜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殷宮皆存其統泥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泥為法而旁引舜禹為口實曾夷羿之不若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為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無專殺大夫

孟子言齊桓葵邱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

癸巳存稿

卷二

侯令皆無之惟大匡篇有毋專殺大臣案左傳桓十年云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晉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日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滅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蓋祁勝邯鄲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皆以專殺得重罪

癸巳存稿

卷二

美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爾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為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鄭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為草木之初是也今趙注若順也情性表裏情順性為善若夫為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也情者性之動才



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指且山木章材才分列則才非材質可知

孟子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事史記世家以為潛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以為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蓋伐燕者宣王為燕所伐者潛王也孟子書始見梁惠主非是編年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辱

癸巳存稿

卷二

美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於楚在襄王十二年蓋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年及襄王之十六年總為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史之襄王即哀王為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孟子至梁繫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意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國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去梁在襄王但不能質言其年耳

癸巳存稿卷之二

癸巳存稿卷之三

彭俞正變理初

若解書書孔傳後

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若為咸若時之若在為在璇機之在時為咸若時之時言如不能察此庶頑讒說之人則當侯以明之枚孔云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則不在是者亦同庶頑讒說之人若為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取豚若牂以醢若醢醢之若亦即律文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之若律注云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即者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並條述事取此

癸巳存稿

卷三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四字唐律名例六云若者因所陳之事而廣之以盡立法之意變此言彼未離乎此舍內言外未離乎內文雖殊而其意猶會上也漢書惠帝紀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當刑者皆完之注師古云若豫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豫及即廣之枚孔言若似律文故廣記之

於爰

爾雅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於音若烏皆語助蚺蚺云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言於何是我所歸之處及所止息及說舍乎四月云爰其適歸言粵此乃其適歸皆雅訓也王肅作家語改四月爰其作奚其集傳從之則蚺蚺之於不能通



遂言欲其於我歸處歸息歸說而作大全者又引一說云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有備無患乃怪語

展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申展傳云展其支體言舒布也今按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願兮如其意也詩展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誠也信也適的也信也信申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適皆得為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莫

宋史岳飛傳趙雄韓世忠碑章穎岳飛傳熊克小記俱言秦

癸巳存稿

卷三

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檜以張憲岳雲書無據為韓世忠所詰檜言其書已焚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名臣言行錄別集載此語作必須有非也其事體莫為句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文莫為句左傳昭二十四年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不克莫為句註云莫然蘇軾與南華辨長老書鐘銘子由莫終當作待更以書問之子由莫為句王鞏隨手雜錄云潭州神誤錄柳州張新婦綠衣神曰已來將奈何朱衣神曰既誤莫須放回既誤莫為句范公稱過庭錄云种太尉欲斬休息之卒公稱之父問曰太尉何遽若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其人莫為句此事檜言其事體莫為一句須有為一句蓋檜驕蹇反詰世忠謂其事體莫

示若遲疑審度之而復自決言須有故世忠不服橫截其語牽連為一句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記言之取工者也必須有則三字非奇不足折檜又或解莫須有為不必無蓋不知莫字絕句也

擡

擡拜之擡或作揖說文擡云舉手下手也揖云攘也一曰手著胸曰揖鄭注鄉飲酒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擡其擡字作厭儀禮擡揖字不分古人揖就位又怒其人則揖起之揖出之若今人拱手謝絕也其入禮節亦止拱手大祝九拜之肅拜不屈身今會典正謂之揖許云手著胸鄭云推手皆與拱手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互相成說文所謂擡舉手下手者屈身手至地古人謂之拜手大祝九拜之空首今會典正謂之打躬鄭謂之引手亦與舉手下手相足蓋舉手至額又下手至地又引舉至額也晉以後儒所言多不可解當以許鄭為正

唐肆唐園中唐

唐大也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唐廣也管子輕重甲云以唐園為本利北郭之毗唐園之利十倍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所以尊師也鹽鐵論孝養云葷茹腹臟而後見審老親之腹非唐園惟菜是盛亦謂廣大園圃管子又言黃唐無宜也惟宜黍稷



也亦言黃壤廣濶注以唐為虛脆於義不合唐人多訓唐為空由誤於僧說佛語空為曇音又近唐以說佛書則可中國古書豈有此也唐肆釋文引李云唐亭也亦雙聲字呂氏春秋權勳篇爭金美唐亦言亭肆又中唐為廷中路莊子列御寇篇孰協唐許言不洽家徐無鬼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於域有遺類矣言子在中唐遺而不視乃外域求之惑甚

管事

樂記云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鄭注云管猶包也荀子富國篇云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也楊倞注云管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趙高曰陛下幸舉在上位管中事李斯列傳云高

癸巳存稿

卷三

四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萊

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言典主樞要荀子儒效篇云聖人者道之管也楊注云管樞要也是已秦策云海齒管齊之權史記范雎列傳索隱引此策高誘注云管典也典主也典與當近韓非六反云夫當家之愛子管事猶言當家亦是典守今言管家猶古言家宰矣史記平準書云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張晏云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漢書食貨志管作幹師古云幹主領也與管同又言桑宏羊代孔僅管天下鹽鐵王莽傳云以太傳管四輔之事幹即管也字亦作筦谷永傳云昔龍筦納言孝元皇后傳云欲筦朝政是也又分地分事均謂之管食貨志云王莽張五均設諸管今保約亦曰某社管

抃

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云鼇大龜也擊手曰抃鼇何以有手易童牛之牯鄭志曰在手曰牯牛無手前足可以當之古人訓語委曲在不冝失字本義故能簡後人不務字訓語簡而意蕪矣

精其神

京城人勸勉出力曰精其神按道藏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太平經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以氣辨正論氣為道本篇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說老子夷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

癸巳存稿

卷三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萊

氣也初疑精其神是精氣神既悟其非也明楊士聰玉堂舊記崇禎丙子經筵一條內瑄言只是賜晏即與經了筵一樣又嘗見二兵爭門緣相諍以陣了亾弄說又見市人通文言深究利害使人毛骨竦出然此是一種文理不當非笑之精其神經了筵陣了亾竦出然即詩經楚辭句裏兮字

標

史記高祖本紀云項羽為人標悍猾賊標者標忽之謂諺云標勁亦曰標子也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花杰參四品卿銜郎中查有圻京城謂之查三標子言其多妄費標亦曰彪南史臧厥傳云百姓謂之臧彪顏延之傳云性既褊激兼有酒



過肆意直言會無迴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杜崩傳云崩父懷珪敵人憚之謂之杜彪或曰彪唐人諱虎改也演繁露引詩匪車嘒兮言嘒嘒無節度廣韻嘒讀如杓則今稱應曰嘒或亦曰臙子言壯而無義理卑雅云俗說熊羆富脂方春臙癢卽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臙今人畜熊以梃捷之更致壯長順治九年十一月刑部辦京城李應試案又別名黃臙李三

熏

史記酷吏列傳云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索隱云以熏逐大豪也案漢書作以動大豪注師古云諷動也動與熏

癸巳存稿

卷三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蓋形近矣杜周傳云欲以熏轅天下轅蓋是燎今諺猶是凡熏人者亦曰嚇人也詩桑柔云反予來赫傳云炙也箋云口拒人爲赫言汝反來赫我出言悖怒釋文云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今推毛訓赫爲炙則亦許嫁反正義云毛轉爲嚇言反來嚇炙我爲王肅申毛義毛言炙卽史記言君漢書言熏轅荀子富國篇云名聲足以暴炙之是毛義也鄭言悖怒則鄭讀爲王赫斯怒之赫赫爲光光而怒則有洸有潰之意亦是嚇也莊子云惠子以梁國嚇我此嚇是矜意一義數轉嚇之言炙炙兼炙義也

請

說文云請謁也廣韻上聲云請問謁也說文又云陳楚之間相謁食麥曰餅楚人曰餅秦人曰饌饌相謁食方言作相呼食則相謁相呼卽相請史記吳世家云光伏甲宿室而謁王僚飲此所謂謁與趙世家北登夏屋請代王之請同爾雅釋詁云請謁告也釋言云告謁請也以請釋謁卽以謁釋請說文繫傳云相謁食麥謂相見食麥飯如今人飲茶是未知請謁告呼同訓之義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哀公曰請燕禮云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漢書霍光傳云乃悟而請之南粵傳云胡置酒請使者外戚傳云聞

癸巳存稿

卷三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喬夫有女置酒請之元后傳云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晉書庾純傳云賈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純自劾云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並及臣此所謂請皆相謁食之請也公羊襄三十年傳云火至矣請出韓詩外傳云客有見周公者周公曰請坐此所謂請皆請謁也之請

喫酒

漢書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流俗本輒改食爲飲失其義矣林下偶談云漢書于定國食酒柳子厚序飲吾病痞不能食酒皆以多飲爲食酒按食酒自



可兼如淳解管子牧民云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亦言喜而盡之也洛誥云惟洛食是受墨漢書谷永傳云不食膚受之想據此諸義則亦性能受酒食即嗜嗜即嗜續漢書五行志云嗜復嗜者京師飲酒相強之詞也嗜亦作醕說文云醕飲酒盡也說苑善說篇云飲而不醕者浮以大白漢書游俠傳云郭解姊子與人飲使之醕白虎通爵篇云爵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嗜醕與盡亦一聲之轉嗜即嗜今言與酒喫煙喫茶不關多少也崔國輔詩云但勸提壺沽酒與社甫狂歌行云樓頭喫酒樓下臥送李校書云對酒不能喫舊唐書武宗紀云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羣於會昌二年

癸巳存稿

卷三

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五月十四日在阿顏家喫酒朝野僉載云則天時謠張公喫酒李公醉據言云崔昭緯以巨觥飲張曙曰但喫卻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北夢瑣言云明宗問宰相曰盧質近日喫酒否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有喫酒則唐時常語即古之食酒嗜酒也宋人過庭錄云范昇學究酒肆詩云喫酒二斤糴麥一斗磨麪五斤可飽十口又畫境錄云錢明逸於友人宿戒必詰之曰是筵席是喫酒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葢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其人怪其語常也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又梅熟許同朱老喫僧祇律有飲煙則今之喫蘭州煙也郎若閒時來喫茶亦古語也唐逸

史云奚陟夢與朝官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北夢瑣言云悟達禪師揖諸相於僧徹處喫茶元怪錄云馬總謂崔紹非人間茶不可喫陽官茶可喫矣盧仝詩云七椀喫不得亦喫茶也

齏

說文壹部齏云讀若戚此非今戚音也齏從蚤聲蚤從又聲戚從未聲古戚蚤同音周官眠瞭注云杜子春讀為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鋪師注云杜子言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掌固注云杜子春讀為造次之造是漢人戚促趨造蚤皆同音孟子萬章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

癸巳存稿

卷三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忠孝云舜見瞽瞍其容造焉是蹙造同音說文窳窳聲是窳窳同音而今不同音今窳宜讀造次之造言字母者云倉厯反千厯反皆似是而非

契

說文云契大約也與刻同字刻斷刻識皆是也書序正義引鄭君注易書契云書之於木刻其側曰契釋名云書庶也契刻也古言刀筆刀為契筆為書矣韓非子云契舟求劍後漢書劉陶云寬狹薄之禁契狹皆刻也

欽

李翌俗呼小名錄云案謂之欽欽讀去聲射經言欽身微曲



又言欽身弛外按此欽卽磬字如磬折也亦作傾傾音同頃  
詩頃筐卽傾筐也其言欽身者但避傾欠文非於欽中別有  
義也釋名釋姿容云欠欽也開張其口欽欽然也說文欠部  
欽云欠貌

窯壺

說文欠部窯云羔聲燒瓦竈也字或作窰於六書皆有聲有  
義詩陶復陶穴今西人依山居曰窯又河北言姦盜所居亦  
曰窯實則經史止作陶說文缶部匊云瓦器也加自者如階  
陛阼陔之義可爲燒瓦竈今陶器存其文阜陶存其音說言  
窯壺者壺音問亦音媿亦音門蓋卽壺字左傳鬲伯比曰讎  
癸巳存稿

卷三

十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貝勒

宋史金史字堇亦作勃堇今改譯貝勒以勃堇之音未全其  
時音應作勃極烈而金史兵志百官志則似部長爲勃堇官  
長爲勃極烈元人應知金語此語未能明也金在勃里鉢時  
太祖阿骨打初稱都勃極烈太宗初稱按班勃極烈又有國

論勃極烈靖康紀聞大金弔伐錄俱有骨盧你移資勃極烈

諸版勃極烈松漠紀聞有措版勃極烈阿盧禮移資勃極烈

愧郊錄有諸版李極列今知按班諸版措版勃極烈李極列

卽大貝勒國論骨盧勃極烈卽固倫貝勒勃極合爲貝烈書

爲勒勃極烈三音爲貝勒二字也元則祖元皇帝號敖羅勃

極烈是蒙古貝勒也今貝勒止稱多羅貝勒蓋金人初入中

原之時止自書李堇岳飛紹興十年捷奏云五里店金陣內

一名甲上着紫袍所下尸首并馬鬃上紅漆牌子上題寫阿

李宋李堇是名從主人作李堇之證故金史有太乙李堇聶

兒李堇牙合李堇忽魯李堇阿買李堇乙室李堇札室李堇

癸巳存稿

卷三

十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阿舍李堇戾李堇一本作吳李堇迭失李堇初官名未備李堇領兵

岳飛集有女真萬戶少主李堇劉合李堇阿主里李堇章賴

岳飛傳阿李宋李堇外有邪也李堇撒八李堇李堇粘汗

李堇韓世忠傳亦有牙合李堇又見趙雄碑

按班

按班如言首領大人金時或對音諸板蔡樟北狩行錄云諸  
板夫人致書太上惠藥物亦求內侍是也後審定爲阿麼巴  
又審定爲昂邦又審定爲按班此兩字乃三合爲阿麼巴取  
審也

阿雅



北齊儒林傳宗道暉謁任城王湝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其音卽阿雅偉俗書阿呀喂也單字還音者唐人朝野僉載郭勝靜不被打阿瘡瘡亦同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呼李林甫爲十郎使奏事回先問十郎何言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阿與我死也李龜年嘗效其語元宗以爲笑樂阿與卽安偉阿瘡瘡新唐書刪阿與字蓋不知爲單字還音語而疑爲亢字也其還音傳錄德山鑿語作阿唧阿唧元曲本多作阿噉又作咬啣又作阿燕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欽定清語於戲阿燕改阿雅若悲傷之嗚呼卽用哀字哀卽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唉之還音且兼義也

書盱眙縣志後

盱眙字義爲張目直視眙音同器今讀若怡古所謂南人不識盪屋北人不識盱眙以其讀眙曰臺也盪屋以山形取義盱眙乃單字還音謂義取登山直望者非也盱眙乃古善道春秋襄公五年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注云善稻吳謂之伊緩今案以善稻爲伊緩自穀梁所聞不審之音還之實則吳言自有本義的音盱眙地自言善爲宜稻爲禾然則吳名宜禾中土聞之爲伊緩又譯之爲善稻又還音爲善道而伊緩又爲緩伊緩伊又爲盱眙盱眙水田爲淮所蝕第見其

山乃言邑可登山直望以近事言之康熙十九年泗州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八年又以水移臨淮於周梁橋移泗州於雙溝十二年自雙溝移治虹縣稱泗州旋立虹鄉而州仍稱泗州盱眙山遂在湖中

書釋文後

凡字音異形同者意古止一音聲音遞嬗各就其時語音分之作音訓則當分指之此無可奈何者如朝廷之朝莊子徐無鬼篇云招世之士興朝呂氏春秋知度篇云凡朝也者相與招義理也則朝廷音招與朝夕一音一義孟子所謂朝將視朝是也或言朝將視朝在一句中禮檀弓我則食食能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一音乎朝將視朝如朔必告朔告朔無二音視朝何當有二音若食食則食其所食蓋食肉食稻故不瘠亦不當二音謂食爲飯粥獨非飯乎故一字二音從俗言之不能改若本原則不可不知也又假借字通用字陸加以反語亦非至誼辟之爲字見左傳者立辟則辟法也多辟辟王則偏僻也辟重辟女子則開闢也 杜謂辟女子爲避非也 辟傳則迴避也辟司徒則壘壁也辟離則圭壁也而左傳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一處辟重日辟傳見一處辟女子辟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苦不易曉多辟當云同僻立辟當云音壁辟重當云同闢辟傳當云同避辟女子當云同闢辟司徒當云同壁以此推



之辟王曰同僻詩之辟王則曰音壁辟雍則曰同璧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法是聞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嘉慶乙亥十月二日書於休寧榮荆堂東窗

書廣韻後

廣韻者廣切韻也前有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陸法言切韻序言開皇初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謂我輩數人定即定矣今返初服定爲切韻五卷唐天寶十載孫愐唐韻序亦稱陸生切韻盛行於世前列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同修檢隋書陸爽傳云魏郡臨漳人子法言釋褐承奉郎以爽事太子勇子孫屏黜除名卽序所謂

癸巳存稿

卷三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彙

反初服者也其書不見爽及劉臻等傳亦不見經籍志蓋隋時官不采錄唐初書亦未顯唐藝文志始有陸慈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廣韻亦是增廣之稱法言不應先有此名也切韻實用吳音或孫愐等依沈約改之北夢瑣言云李尚書浩全刊吳音欲上之會黃巢亂而止孫光憲又見有韻銓一書亦糾正吳音甚覈當今其書未知存否也法言家法極美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爲雍州司田爲河東令爲雍州司倉大同闔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則陸爽之遺澤遠矣而唐書孝友傳類序同居地氏亦無之蓋未經旌表

唐陸氏六相皆出吳郡人疑法言亦吳郡陸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言乖舛上聲爲去去聲爲上趙璘因話錄云八檢陸法言切韻謂吳兒齣字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向讀北周書陸通傳云吳郡人魏大統九年賜姓步陸孤氏封綏德郡公庾信步陸暹神道碑云本姓陸吳郡人也今爲河南洛陽人周太祖賜姓步陸氏周諱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亦同其言甚怪魏書官氏志云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步陸孤氏後改爲陸氏而此三人乃言陸改步陸蓋其時附託族望法言之陸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居長安老與兄弟同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

癸巳存稿

卷三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彙

音也道光辛巳九月十五日

詩韻辨字略跋

漢書東方朔傳齣塗亞牙同韻張晏齣音榷梨之榷塗則丈加反朔曰塗者漸洳徑是泥塗如今塗榻音也漢書敘傳楚人謂虎於擇注云擇字或作菟並音塗蓋擇鐸同音今黟言擇樹爲側加切則擇塗菟遮榻皆同韻今齣塗一韻亞牙一韻而亞亦讀汗加亦讀姑牙亦讀吾榷亦讀且是今兩韻古一韻然究不知古言從今何韻也墨子公孟篇云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子墨子曰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則音樂之樂與嘉樂之樂周時止一聲朔傳壺者



所以盛與徑命正敬廷定爭為韻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妾使  
令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于以盛之漢止去聲使令之令分  
爭之爭皆去聲豈與愷凱今不同音詩令德壽豈與零露泥  
泥孔燕豈弟為韻則愷凱古止讀如豈後漢書邊讓傳歡讌  
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  
而流散則彈琴瑟之彈正去聲俱不如韻書所言左傳弓朋  
為韻越絕書終榮為韻今言亦弓朋終榮同一韻而韻書不  
然是古今俱無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詩韻云古人韻緩  
此有韻書後遷就之論實則古今音轉古人各以方言為韻  
必無檢韻作詩之事謂古韻密者真一孔之論宋羅大經鶴

癸巳存稿

卷三

夫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林玉露引楊誠齋言吟詠性情奚拘禮部之韻魏鶴山言科  
舉之外賦詩不必以韻為檢洪邁容齋五筆亦詆禮部韻略  
分字絕不近人情為四聲切韻學者必強為之說終於非是  
元吾邱衍閒居錄欲就說文某聲析韻以讀古詩至律詩則  
各用其時韻此宋元人取通之論然則詩韻止以應試詩韻  
辨字略又應試者之至寶丹也此板刻於歙紫陽書院今無  
賣者忽得一本於長沙市上歸翻閱因述其所見如此道光  
丁亥六月

荅

荅當之荅應以合為聲其合聲從艸者假借小菽之荅在六

書也宣二年左傳云既合而來奔合即荅也注亦云合猶荅  
其合聲從竹者乃隸變之譌隋代俗字廣雅對禽曹憲以為  
俗作對答失之是也爾雅禽然廣雅對禽合聲從田實無此  
字或謂是說文官部竹聲之管轉寫作禽亦假借字雖善無  
徵也張有復古編謂是假借畝字則不善而無徵矣

消

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大羹消有司徹有羊消豕消少  
儀云凡有消者不以齊士昏禮注云大羹消煮肉汁也今文  
消皆作汁說文水部消云从水音聲與溼相次訓幽溼也而  
相承音泣按從音之消當音陰溼之陰不當音泣羅君有高  
癸巳存稿 卷三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云消之音轉液聲亦於古無聞禮之消字當从肉泣聲廣雅  
云羹謂之臚即此消字消臚皆古汁字禮經相承作从肉从  
泣佩觿亦云消消有別知禮文傳寫甚久容是說文汁下脫  
古文消後人乃讀消為汁耳

瘁

漢書功臣表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  
惠氏棟云保辜以二旬為限歟其說公羊襄七年注保辜有  
以傷辜死文有辜內辜外文今案漢書宣帝紀詔曰今繫者  
或以掠辜若饑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則以掠後死者亦計辜  
期然則辜者自為責傷義與漢律保辜均是瘁文之省說文



辛部辜云罪也女部嫗云保任也依公羊注有辜內辜外漢紀有掠辜死獄中表有坐棄市應是嫗無疑蓋辜是罪嫗是罪人別任狀漢律假辜為嫗耳顏師古注急就保辜云限內坐重辜如此則保為任辜為罪與辜內辜外文不合應云辜內坐重罪則合矣辜權或云當作酷權以今推之亦當作嫗權

架

詩采人其阻箋云采冒也釋文引說文從网今說文网部采米聲重文采亦從采米聲也隸變從口米聲其義甚通唐石經木上作內與米上作口者相去微范耳書手筆迹小移釋

癸巳存稿

卷三

六

連筠移叢書靈石楊氏榮

文通志堂本作木上閃抱經堂本作米上口而唐石經校文謂抱經失之蓋以木上四為唐時俗字存之為可喜耳其實楷應米上口也若作架則是篆从穴从火从求省之隸變說文云深也與箋說不相涉乃毛傳義

摹

漢書高帝紀贊云其規摹宏遠矣韋賢傳云其規撫可見師古云撫讀曰摹其字從木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撫師古云撫讀曰模其字從木案無莫同音說文云摹規也既以撫為摹則從手亦可

禊

禊從示契聲漢以前無此字蓋即祈字文選曲水詩序注引禮傳云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澣絜也禮傳不能詳而援堯典仲春民析之義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周禮女巫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是應劭謂禊有絜析二義禊字東漢人所造杜篤有祓禊賦其禊祝曰懷季女使不飡是三女為徐肇事一說始郭虞二女事祈禳自絜濯故謂之禊祠劉昭非之然字從示實以祠也晉書束皙傳言周公事或出竹書

舉

召見箋云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正義云其術在九

癸巳存稿

卷三

九

連筠移叢書靈石楊氏榮

章釋文云率字又作舉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按顏氏家訓云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蓋齊周隋唐不識字人野文謬種流傳遂以不刊又如稱旁着爾席下加帶舊內安叩令人氣塞不獨奮奪從龍龜鼉從龜靈底着器也夫俗便已非俗而不便無乃勞拙乎

準

農田餘語云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準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云云今案准是準草書見急就章宋順帝諱準昇明中取此字又魏人以淮為淮水不足不得謂寇準時去十作准又今字



俗者輒爭曰經子有之不可以為俗不知俗字當去者正由人以俗字寫經子若俗字寫俗書何足道乎

書金史國語解後

金史國語解諸札詳穩一條云邊戍之官札即軍字詳穩即長官見遼史按此館臣誤也應云札即糾字亦為札軍名也遼國語解云札轄札軍名轄者管束之義此札字轄字俱不得為遼金國語惟詳穩為金國語耳遼有遙輦札永興諸宮分札十二行札黃皮室札諸札中有正丁蕃漢轉丁騎軍諸目軍則名札軍官則名都札札轄亦為招募新兵亦為戍兵金史兵志則東北部二路五札西北西南二路札軍十其本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稜

說文艸部稜字即今芫荽字從俊聲讀如緩漢書地里志太原郡稜人縣師古音山寡反按廣韻馬部有俊沙瓦切與稜俊同而俊譌作俊字彙補又增一俊字不可理推矣此等後增怪字亦應有所比附廣韻俊云強事言語俊云俊俏不仁皆應從俊而田轉作凶又譌作允遂橫牽稜字亦入馬韻中而其字為謾為俊為稜為俊又為俊為俊皆俗別也宋人則

作沙江休復雜志云塵俗呼野人為沙塊永叔戲長文披沙揀金又戲馬遵曰舊沙而不俏今俏而不沙吳長文言沙於面不沙於心皆以沙為迂朴韓彥直橋錄則云物小甘美者曰沙如沙橋沙瓜沙糖沙蜜之類是南以沙為美俏北以沙為不美俏語言不同如此元人則以猷為俊角用俊字

突

淮南子地形訓云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突者生於庶人又云煖濕生突注云突人之先突字不知所從出干祿字書入聲突突云上俗下正五經文字穴部突云俗作突者非則是突生海人也道藏本作容者生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於庶人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於卷五凸體云作突卷九何凹云作窾卷十四凸云容墊下也突突也卷十一恐凹云作容下墊也凸腹云作突不平也卷十八則凹云作容卷十九凹云容突卷二十三凸出云作突坳凹云作容據此則突者是突即突凸也言凸生海人凡凸者生於庶人也作容者凹也言凹生海人凡凹者生於庶人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子能以窪為突乎注云突理出豐高也則突突義同此凸突突之所以為突也凹容皆音近突今笑亦作笑此凹窪容之所以為突也

嫻嫻記識語



此三卷是順治年間寫本署元伊世珍撰其文皆市井機鋒挑激相傳明常熟桑悅造悅作庸言一卷以繼孟子者也蓋妾人其書明末始出常熟毛氏刻津逮秘書近張君海鵬刻學津討源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叢書甚精而兼及此書蓋以其為常熟狂士今覽其書引姚鵞尺牘周達觀誠齋雜記言唐女子足小事又郭霄鳳江湖記聞言石尤風事文筆冗俗如出一手又嫫媿二字不可解所造嫫媿福地事不涉女子似嫫媿字皆當從玉謂琳環環之字匠筆誤從女好奇者因而不革耳向見明人徐象梅瓊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瓊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棗

龜

癸巳存稿 卷三

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罾純雄其名穉蜂注云大罾龜鼈之屬釋文引司馬彪云穉蜂細罾也文義相對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為雄又云蟪天地之性細罾純雄亦文義相對則龜說之廣肩定是廣罾之誤博物志亦云大罾無雄集韻疑于廣肩改云廣育無雄非也

偶桐人義

說文偶桐人也說文多言漢制此桐人疑緣江充獄事漢書所謂桐木人也漢俗多如此論衡亂龍云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埒以蘆葦為郭藉臥木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棗

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枉則木囚動出亦以桐為偶人漢時以桐人為偶常也韻會厚引說文作洞人也是桐之誤嚴氏可均云高誘說偶相人也桐當作相案相人偶見禮注高誘說乃是像人女子微明淮南繆稱俱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淮南注偶人相人也即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之像

書難字後

金山曹君同福宛平王君堂同集字一冊題曰難字皆取之學堂字書欲持以難塾師者余覽之多不識審視之則十九誤字也按七錄亦有魏張揖難字一卷今廣雅字多奇怪蓋

六五九



以隸承篆勢不能合汗簡之屬轉為楷書不得古意可知加  
 以字匠不精讀者奉為程式轉采轉誤適以惑世渠本有木  
 又槩省聲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巨作戶曲阜有魏張猛龍  
 碑其高祖仕大沮源時俗字也玉篇出一派字云強魚反撐  
 把也蝨蜻蚧也以共得聲不知何時誤多一筆而其作日大  
 集韻出一墨字云亦作蝨說文陸從先得聲籀文作隳春秋  
 昭十七年陸渾公羊當作蝨不知何時誤作貢集韻即列貢  
 字入聲力竹反今乃言貢卦上從三十貢渾上從十從廿說  
 文反爪為爪不知何時楷作人傍几梁四公記注云仇音掌  
 魯有黨氏溝音掌孟子母掌氏一作爪即魯黨氏也今亦作  
 癸巳存稿

卷三

西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不學玉篇列字畫豪釐別者可否从口屯否从几宋人班馬  
 字類列禿四紙此漢人所謂壞字方欲整齊之而隋唐以後  
 人乃集之以為楷即又甯寧同也漢書王莽傳承以康甯不  
 知何時誤多一筆心作必字書乃言甯從心者獨用從必者  
 通寧周官大司樂為角釋文云古音鹿劉宋謝靈運山居圖  
 祿里先生見文選注史記留侯列傳角里先生唐人資暇集  
 言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繁欽祿里先生訓亦  
 書為祿孔氏秘記者孔安國書見抱朴子及史記索隱是角  
 古音祿之證不知何時史記角少一筆毛晃作增韻出一角  
 字東都事略齊東野語姓氏急就章及注宋史儒林傳並云  
 癸巳存稿

卷三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人旁几至云魏公子仇脊之後魏公子謂梁四公其誤至此  
 燕禮祖朱孺从需也不知隋唐字匠何人誤影需為馬而釋  
 文出一禱字宋張淳儀禮識誤據禱以改孺且改喪服注孺  
 子室為孺子室史記秦紀云賀以黼黻兩字從禱也不知隋  
 唐以前何時誤作兩耑唐張守節正義云歷代史記本同宋  
 婁機班馬字類即列黼九虞敬八勿法苑珠林卷一百有黼  
 字字匠逞奇改耑上為草而黼作黼音義云黼方矩反同黼  
 史記周紀云襄王告急於晉晉從及也不知何時及誤作受  
 班馬字類列急於二十六緝漢書薛宣傳陰陽否扇否在不  
 部口部也不知何時誤口作几梁金樓子以屯否字从口為

崔嵬作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曰四皓中一先生  
 姓或言用上加撇或言加點爾知否對曰臣聞刀用為角兩  
 點為角一撇一點皆不成字孫奕示兒編云角里之角或作  
 角字角乃音覺白珽湛淵靜語云今人以角字中豎長者音  
 覺中豎短者音鹿誤也角楷從用實則從肉肉上出二豎為  
 象形蓋毛晃李覺一妄說崔嵬作孫奕一妄說白珽又一妄  
 說宋祁校漢書止云當作角其言明白宋元人卻不依之何  
 也玉篇云味噴也讀若榭味漱養鷹鷄之術其字從本得音  
 即噴之轉附也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本作木沈括筆談云  
 三館書有味漱三卷味音以麥反又不知何時誤移一筆而



本作朮埤雅云今三館書目有咻漱三卷注云咻竹凌反同一書目而沈陸二人所見不同當是三館傳寫行草之誤以麥竹凌寫工不辨沈陸皆自負著書之才又漫錄之趙叔向有繁錄則云見咻漱二字初不曉後見夢溪筆談注咻以麥反乃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不知讀此等書愈廣愈安必不當有味以麥反之說也王文簡池北偶談止從沈說吳任臣字彙補則從木作咻云以凌切又收一味字云同述蓋以折中沈陸兩說以矜博洽不知沈咻以麥木麥相近陸咻竹凌朮竹相近吳咻以凌萬無可通矣即用角咻咻字可知隋唐以後字學之陋不賢識小止資笑耳說文亾從入從

癸巳存稿

卷三

壬

連筠翁書靈石楊氏葉

音爲有亾亦爲亾失唐人語林云有亾之亾一點一畫一乙亾失之亾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觀之說文欸從欠矣聲不然之辭櫓聲欸乃或作藹迺皆單字還音又有還音作奧藹者柳宗元漁翁曲欸乃校本云奧藹謂一本作此非謂欸音奧乃音藹劉言史詩閒歌暖迺深峽裏亦依暖迺各還本音也而郭茂倩樂府解題程大昌演繁露高似孫緯略姚寬西溪叢語俱誤爲音至冷齋夜話引洪駒父言勢音奧可爲怪歎反譏世人分欸乃爲兩字此洪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說文山部迺從山從卩亦書作岳沈約藥名詩重臺架危岳是也玉篇山部岳

云古文危岳云同上集韻云危古文作岳從山從危省此岳自音危與說文子結切之岳岳不同龍龕手鑑山部岳云音危山名是也廣韻云山鳥后切山名在溧陽縣孔齊至正直筆云溧陽有山山讀作后字從了從口口犯溧陽縣志則作岳山引周處風土記岳姥得道於此誤從山上已楊慎丹鉛錄云桐城山山讀若偶亦作了下口文日繁多皆博雅人語實則怪繆正當依玉篇從危省字始可識又搜神記廬江有院樅陽二縣院從日完聲法苑珠林卷七引院誤作院音義乃云九究二音此等難字真不當識之至貝卽頰字今姓貝者自云音桂或別有所承路史以貝爲燧人四姓之一日誤

癸巳存稿

卷三

壬

連筠翁書靈石楊氏葉

作曰奇姓通遂收一貝字云音因是俗煙字矣又虔字俗作夷明人玉堂漫筆云顧玉贈夏國公當作夏音虔說皆奇怪廣韻有庭昌戰反壓給石不知何時字板模糊字彙補收一庭字云楚扇切壓給石又字彙補辰字似是反夷字似是北末北末反復視之皆可憫惻今略就所集者證之前人專輒造字或言金公爲鉛金昆爲銀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蘇兩隻爲雙神虫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覩必見爲覩豐色爲豔口王爲國文字爲學言反爲變人先爲老追來爲歸同田爲富衣田爲福上曰爲旨士心爲志齊心爲齋立心如一日爲恒自大爲臭釘丁審孔之可否爲可賢爲寶



臣元揚桓六書瓦為一元清異濕為河洑支流之累故從水

從累奴拜不全禮邦從半拜故奴為邦學教皆從孝孝字即

李字心字左點木右點金上點曉尖為火下曲鉤翹起為水

又短書言宋叶神示古忠恕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

書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謬叶神亦荒謬也言之津

津然告以非是即吼怒不可解自唐以來如此觀書不可不

慎也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鶴兒胡同慎德堂北軒

記字形狀法書字鑑後

凡記字有法論衡奇怪篇云姜嫄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

為其下土乃為女旁匪別通篇云明帝讀蘇武傳移中監問

癸巳存稿

卷三

天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葉

百官百官莫知美命隨牒之人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難哉

其云其下土女旁匪木旁多記字取為詳審六朝隋唐人多

學之北齊書庫狄千傳云千不知書署千字逆上畫之時人

謂之穿錐其狀如見又云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

成其外顏氏家訓書證篇策竹下施束筴竹下施夾秦權字

隗狀作狀貌之狀牙旁作犬音辭篇蕭子雲及郃陵王頗行

偽字前上為艸能旁作草長朝野以為式皆令讀者易曉宋

人白獺髓云趙希倉倅紹興判食單問吏茄字如何吏曰草

下加乃書為草下家極似蒙字其記字法亦審且極似蒙字

語有斟酌孫奕示兒編云廬陵試聖武為天下君賦舉人押

君子韻羣作群竟不挂名主文言韻書無群字其言是也恐

傳寫者不會其意致錯誤當云羣字羊不在下而在旁竟不

挂名則眾曉矣示兒編又云湖南漕試盡字作尺時謂之尺

二秀才作尺云云傳寫亦恐致誤不如云作尺下二也近人

多作金石題識跋尾尤宜知此法其文始可別傳單行至宋

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為好

也陋者謂之七謂女子少不成女也此蓋宋之市語如二

為空工九為未丸亦易傳總之求其形狀先定偏旁五代史

韓建傳云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因日

視之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日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亦以

癸巳存稿

卷三

天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葉

偏旁也

與程君式金書

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聲韻一家劉向之贍雅

且以夏厯不合為偽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

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疇人子弟安爭之杜預釋例曲循

經傳其義至通而欲削他人之足以度己之蹟者若劉恕通

鑑外紀反譏杜置閏不合不悟此春秋時史官置閏非杜置

閏也劉義叟作漢元以後長厯至與通鑑所引諸史日月不

合嘗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子證算則亂算必也通古法

而後經明必不讀書而後算明此非妄言也少時讀經見正



義中引元嘉大明麻私謂通麻家言必從大明始乃細求之  
覺其言與今不合泛覽史傳又與梁隋以後不合是知經自  
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算自  
有法今算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  
古音南齊書輿服志云伏曼容言三代服色以姓音爲尙漢  
不識音乃尙行運太子僕射散騎常侍等並駁之云曼容何  
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聖朝之律呂可爲撫掌此後更  
不足糾矣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  
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謬見人強言字母而自矜於方言致  
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

癸巳存稿

卷三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之當否乎適來數種書惟其有所見是以多窒古人所以惡  
一孔之儒也置之可耳

癸巳存稿終卷之三

癸巳存稿卷之四

道書經絡

影俞正變理初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平坐  
謂垂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溼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拓挽手互換極力三五度正  
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溼土

癸巳存稿

卷四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子丑兩手反據牀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立春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體轉身按拗頸左右後引三五度體尻  
骨一

雨水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脛轉身拗頸左右偏引三五度

驚蟄運厥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握固轉頸肘向後掣五六度

春分運少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伸手迴頭左右推引六七度



清明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正坐左右挽引七八度

穀雨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平坐一臂掩乳一手上拓左右五七度

立夏運少陰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閉息瞑蹲反握兩手抱掣膝左右五七度

小滿運少陽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正坐右掌拄案榻左手平上拓左掌如之三五四度

芒種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立身仰身手上拓五六度定息

癸巳存稿

卷四

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夏至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蹲坐環手屈腳平踏手中左右各五七度

小暑運少陽配手太陰肺溼土

丑寅反手據地屈壓一足直伸一足力掣各三五度

大暑運太陰配手太陰肺溼土

丑寅正坐拳手據地聳肩左右虎視三五度

立秋運太陰配足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兩手據地縮體閉息聳身上擲七八度

處暑運太陰配足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轉頭左右舉引反手椎背上五七度

秋分運陽明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掩耳反側其首三五度

白露運太陰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按膝舉頭左右推引三五度

寒露運陽明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丑寅平定坐舒兩手攀兩足各以膝掣之五七度

立冬運陽明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手按膝右手挽左肘拗頭向左右亦然三五度

度

小雪運太陽配足厥陰肝風木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丑寅正坐左右拗顧兩手左右按膝互挽三五度

大雪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起立兩手各左右拓兩足各左右踏五七度

右出道書聖賢保脩通鑑其法以時行功以經治病但合其所好亦可偏行之行功訖叩齒吐納咽液其法與易緯通卦驗脈應俱異導引之術通人可自為之貴合脈氣耳又胎息秘要云肺病瘡及鼻塞但呼泗心病口舌乾但呼呵脾病脹及唇焦但呼呼肝病及目但呼噓腎病及耳但呼吹三焦氣不和但呼嘻今喇嘛為婆羅門法其按摩見道藏備急千金寶要慈函十一卷中蓋唐以前古法也亦列於左



兩手相捉紐如沈手法其法共爲十八勢

兩手淺相又翻覆向背 兩手相捉共按胘胃腕左右同

以手左右如挽五石弓 兩手按胘徐振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作拳却頓開左右同

如折弓法左右同 以手反椎背上左右同

據地縮身曲背向上三舉 兩手抱頭宛轉胘上此是抽脅

大坐跌斜身排山左右同 大坐平舉脚虛掣左右同

據地迴顧虎視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兩相又左右足踏之

起立以足先後虛踏左右同

癸巳存稿 卷四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大坐伸左脚以手句置右膝中以手按之右同

胎

淮南子精神訓云精神者受於天形體者稟於地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魂魄處其宅精神守其根晉王叔和脈訣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證云婦人懷胎一月足厥陰二月足少陽三月手心主四月手少陽五月足太陰六月足陽明七月手太陰八月手陽明九月足少陰十月足太陽諸陰陽各養三十日活兒其手少陰太陽不養者下主月水上爲乳汁活

癸巳存稿 卷四

兒養母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四十一妊娠候云妊娠一月始

形足厥陰養之肝主血血流澀而不出二月始膏足少陽養

之膽主精精成包裹三月始胎手心主養之形象始化脈中

精神內屬於心四月受水精成血脈手少陽養之三焦內屬

於府六府順成五月受火精成氣足太陰脾脈養之四支皆

成六月受金精成筋足陽明胃脈養之口目皆成七月受木

精成骨手太陰肺脈養之皮毛成八月受土精成膚革手陽

明大腸脈養之九竅成九月受石精成皮百節備足少陰腎

脈養之兒脈續續皆成十月納天地氣於丹田亦心小腸脈

不在列三焦合心包即心也別石於土者道家之祕推所言

癸巳存稿 卷四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膏肌筋骨與淮南異其實道家初說胎以三月至五月成宋

聖惠方云一月胎如酪二月似果三月有形四月分男女五

月筋骨成六月髮生七月右動八月左動九月轉身十月生

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五

味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生

肉脾生鬲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具發爲九竅

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心爲口舌肺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

生故水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生焉此乃其精也蓋既成

形六月以後皆養之故有六七月生有十四月生者則管子

之言是也其分十脈養十月者元李鵬飛三元養壽書引產

六六五



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二月足少陽膽合肝三月手心主  
右腎養精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五月足太陰脾養肉六月  
足陽明胃合脾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八月手陽明大腸合  
肺九月足少陰腎養骨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五行相生各  
養六十日宋史錢乙傳云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  
藏傳養率以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  
母皆得全是五陰合五陽其以心主為腎蓋相火之義然必  
指為右腎亦難經之蔽三焦合腎本黃帝古義也若道與釋  
之說則金完顏壽重陽子王荜碑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  
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其說甚鄙餘十八

癸巳存稿

卷四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日既不宜指數且二十四月乃四十八氣土王十八日即在  
二十四月中不得別餘土氣法護譯佛說胞胎經流志譯大  
寶積經並云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胞胎地水火風眾緣和  
合漸得長成一七日如藕根十七日有短痊風吹冷暴卒以  
堅強之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八七日有風令長伸兩  
臂轉身向下以向生門依計之在胎止八月半也過此則無  
所為不及期又不能全故惟管子之說可通廣志云獠民皆  
以七月生東醫寶鑑云上陽子言四十九日始胎以後七日  
一變自二百四十五日至三百八日皆可生天方典禮云真  
主造人物成數用四十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坏土以四十晨

故四十日成胎四十日成血四十日成肉四十日形象備及  
其生也四十日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亦以五月形象備  
蓋必五月始成其後五月皆可生也

面長

荀子非相篇云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  
三尺而廣三寸呂功績今不能知而荀子稱之曰賢西陽雜  
俎壺史云道士邢和璞居終南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居  
其半言上帝弄臣蓋東方朔之流仙官之滑稽者也雲仙雜  
記云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出三寸五代史亦云桑維翰七  
尺之身一尺面漢書言陳孟公長頭大鼻後漢書賈逵傳云

癸巳存稿

卷四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問事不休賈長頭方言云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豐  
人大人首及面貴長大也周書蕭管傳云宗如周面狹長管  
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不謗經管曰卿不謗餘經當  
由謗法華耳以法華經曰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按法華隨  
喜功德品云若復有人語餘人言可共往聽面色不黑亦不  
狹長亦不窟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

額黃眉間黃

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湜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  
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云眉間黃色見歸期亦言相好  
事吉嘗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相掠髮取角犀豐盈削



眉取疏長施朱取脣紅墜耳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  
指尖長塗黃取額明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  
見蕭梁宇文周時南宋卽希見玉臺新詠梁江洪詠歌姬云  
薄鬢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利詠照鏡云留心散廣黛輕手  
約花黃皇太子倡婦怨情云散誕披紅帳生情新約黃戲贈  
麗人云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率爾成詠云約黃出意巧  
纏絃用法新簡文帝美女篇云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  
詠奉和率爾成詠詩云散黃分黛色熏衣雜棗香陳後主採  
蓮曲云薄落點花黃徐陵奉和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袂拂  
花黃庾信鏡賦云靨上星稀黃中月落舞媚娘云眉心濃黛

癸巳存稿

卷四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直點額上輕黃細安劉緩鏡賦云訝宿粉之猶調笑殘黃之  
不正盧照鄰古意云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駱  
賓王棹歌云寫月塗黃罷凌波拾翠通梁鎧觀美人臥詩云  
落釵猶冒鬢微汗欲消黃韋元甫木蘭詩云當窗理雲鬢對  
鏡貼花黃吳融曉看妝面詩云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李  
賀感諷云眼逐春暝醉粉隨淚色黃李商隱宮中曲云賺得  
羊車來低扇遮黃子效長吉云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早  
梅有贈云何處拂眉黃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蝶詩云壽陽  
公主嫁時妝八字官眉捧額黃温庭筠偶題云紅垂果蒂櫻  
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一言口一言額也又漢皇迎春詞云

癸巳存稿 卷四

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眉間黃又詞云粉心黃蕊花靨  
黛梅山兩點他如黃粉楚宮人芳華玉刻麟撲蕊添黃子臉  
上金霞細蕊黃無限當山額額黃無限夕陽山黃印額山輕  
如塵鴉黃粉白車中出學畫鴉黃半未成唐摭言裴餘慶游  
江云滿額鵝黃金縷衣太平廣記抒情詩孫處士柳枝詞云  
半額微黃金縷衣崔液蹋歌詞云翡翠貼花黃又蜀牛嶠女  
冠子詞云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宋陳允平醉江月詞云  
暈額黃輕塗腮粉豔周邦彥瑞龍吟詞云侵晨淺約宮黃周  
密四字令詞云眉銷睡黃春疑妝淚玉屏水暖微香元張翥  
水龍吟詞云沈水全熏縹絲密綴額黃深暈邵亨貞沁園春

癸巳存稿

卷四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詞云有喜先占長頻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黃子常綺羅香  
詞云凝素靨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葢花黃者濃淡相  
間微黃淡黃者淡抹之散黃者侵鬢約黃者安於額黃子者  
星月形又有靨黃酉陽雜俎云近代妝當靨如斜月日黃星  
靨李賀御溝水詩云入苑白泱泱宮人映靨黃又有眉黃周  
書宣帝紀云婦人黃眉墨妝唐王幹詩云中有一人金作面  
宋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朱或  
萍洲可談述其父師服使北見婦人面塗深黃黑眉紅吻謂  
之佛妝孟珙蒙韃備覽云婦女以黃粉塗額元楊允孚灤京  
雜詠云淡墨輕黃淺畫眉案佛面色黃法苑珠林云天女用

六六七



香采色塗額從所向也南北朝之末佛教大行故妝用石黃  
宋人或有或無南宋遂無之南宋及元人不深考以遼金蒙  
韃為禮異元人徐賁詠妓云蘭膏分鬢綠粉蕊間眉黃明時  
據楊慎詞品言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是古黃妝遺法他  
處不見今刊初學記劉緩鏡賦殘黃改作殘粧蓋不見其制  
因失其義

舌長說

太白陰經雜儀類鑑人篇云吐舌及鼻有壽復貴又藝文類  
聚載相書雜要云吐舌及鼻者位至三公案舌長所以壽且  
貴者元命包云斗者天之喉舌人舌法斗陽立於三在口中

癸巳存稿

卷四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者三寸象玉衡陰合於四淪入隘內者四寸象璇璣矣舌長  
能及鼻者由稟氣盛隘內者能助外故宜壽貴其本七寸亦  
及鼻而止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爾時迴向願一切衆生  
得覆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真實佛說寶女經云廣長舌者乃  
往古世世出言至誠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世尊從口  
出舌至二鼻孔還復以舌舐舌自覆其面已告五仙人若有  
妄語有如此舌神通力否普曜經云佛出舌覆面上至髮際  
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否佛說梵摩喻經云  
佛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  
而沒於頂上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舌廣長大柔輭紅

薄般若經云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宏明  
集牟子理惑論亦言佛出舌自覆面蓋舌以長為貴亦不當  
過鼻轉妙法輪品先言至二鼻孔乃為實相後忽覆面則神  
幻之事亦時有之宋史文同傳云崔公度見同於京南明日  
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  
餅狀引之至眉間崔大驚則同已死神鬼皆能幻不獨佛也  
泊宅編云左朝議大夫白同曰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  
長舒之可及胫予生平不妄語雖未及胫比之常人則已為  
長矣襄陽閒評云佛經言生平不妄語其舌可以及胫後見  
黃太史詩曰吾舌猶能及鼻尖恐是佛經之意也其實舌長

癸巳存稿

卷四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相貴不妄語相尤貴未必舌長為不妄語之報佛舌長兼言  
廣至覆兩耳則口不能容以此為能即是妄語之證佛本行  
集經向善提樹品云夜叉舌廣大下垂舌廣是夜叉僧徒誤  
譯也佛舌長又言薄華嚴經十迴向品云願一切衆生得輭  
薄舌恒受美妙清淨上味是又一果報佛本行集經魔怖菩  
薩品云魔女偈曰舌薄猶如蓮花葉蓋舌薄能歌唱太平廣  
記感應錄異記云王法朗舌大而長夢老君為翦其舌亦  
以便言也詩言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謂舌長多能言貴人褒  
姒不賢褒姒未嘗不貴正如佛言胸有已音萬字蔡京亦有之  
容齋三筆以為疑亦不賢而貴者也



心開

淮南子云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開言心不開則學不精素問八正神明論云目明心開而志先漢書酷吏傳云王溫舒居廷愒愒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言得展所長目明志先之謂也後漢書明帝答東平王詔云心開目朗王常傳云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異苑云鄭元夢人以刀開其心曰子可學矣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靈鬼志云聞君奏琴心開神悟晉書虞溥傳云作誥曰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北齊書吳遵世傳云一老翁謂之曰與君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開心符遵世晚取吞之舊唐書尹知章傳云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北夢瑣言云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心開俱言神王益智

蚤起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臥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臥晚起必待日光此無事業之人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臥晚起廢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寢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為齊文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

當時王侯或不得見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亦驕盈衰敗之象宋史周王元儼傳云子允良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奠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諡曰榮易說苑云盛于彼必衰于此長于左必短于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抱朴子云臥不及疲不欲起晚不欲多睡然則臥不及疲此蚤起之法消息之道也六韜云夜臥蚤起妻子之將也日出而作乃齊家之理宜爾

佛說行嫁年

雜阿含經云昔者人壽八萬四千歲人有九種病九病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晉譯佛說彌勒來時經東晉譯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佛說古來時世經姚秦譯彌勒成佛經唐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云佛言當來之世人當長命壽八萬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晉譯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無蘭譯國王不犁先泥十夢經並云王夢見十事有小樹生實佛言後世女人年少當行抱子長阿含經云劫轉滅人乃至十歲女生五月皆已行嫁按古人長壽儒亦言之然素問止言百二十歲其言實正王充論衡齊世云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皆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今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知其時尙無十萬八千歲三萬六千歲之說自張道



陵千古皇甫謐等妄造故實佛徒亦和之宋邵雍於道藏飲  
聞其說所謂前編外紀儒亦多誣以論衡證之豈得謂之道  
古之彥乎

女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婚婚  
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  
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  
云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  
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傳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為女卑陋  
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

癸巳存稿

卷四

西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生女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  
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  
妾如巖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  
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  
時一見一絕踰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  
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  
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  
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  
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  
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

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藹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  
吾不虐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  
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  
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  
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妻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性云壹與之齊終身不  
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為陽妻者棲也棲定是陰  
昏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

癸巳存稿

卷四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則妻不為齊明也儒說御妻為御  
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質稱也自天  
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婦人至母家

儒言古婦人嫁後歸寧此外無至父母家者或為遠嫁異國  
者言之儀禮士冠禮記云入見姑姊如見母韓詩外傳云子  
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謝也新序雜事云可因姑姊叔父  
謝也姑姊可在家何云婦人不至母家乎葛覃正義引鄭志  
云大夫妻以下父母既沒亦歸寧不得用王后諸侯夫人之  
義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猶見吠疑是蕭郎至刻鞮下香階窺  
家今夜醉李後主菩薩蠻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  
邊去刻鞮步香階手提金縷鞵蘇軾減字木蘭花云兩足如  
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欄干西  
畔鬢雲鬆羅鞵刻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鞮刻金釵溜  
和羞走倚門迴首卻把青梅嗅以手提鞵語證之則刻鞮是  
大脚不履僅有鞮耳刻如騎刻馬之刻草堂續集詞品俱載  
無名氏玉樓春云夜深著繡小鞵兒靠那個屏風立地王沂  
孫錦堂秋云早是弓鞵鴛小翠鬢蟬輕王觀慶清朝慢云結  
癸巳存稿

卷四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古事用之似是而非也  
嚴父母義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為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  
謂之人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悔厲  
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彖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  
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為慈威如為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  
身為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  
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日嚴  
癸巳存稿

卷四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陸放翁教子法

放翁寒夜詩云禪子忍寒守蠶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



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熒蓮勺燈稚子可憐貪  
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通云簡斷篇殘字欲  
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蚓滿  
幅阿繪學語鶯啼木畫窗沈壁誰忍嗔啼啼也復可憐人其  
教子之主于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與  
建子振孫登干峰樹詩云二稚慧堪憐猶餘志學年善和書  
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檠前不用  
嘲癡絕兒曹尚可傳感貧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  
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  
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

癸巳存稿

卷四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菜

示兒詩云讀書習氣埽未盡燈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  
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  
燈下晚飧示子通云通子挾冊于子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  
令歆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  
酒夜永臥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窗  
共一 鐙由南堰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  
父子窮相依出遊暮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却岑寂小兒同守  
短鐙檠示子詩云老儻簡編猶自力夜深鐙火漸當謀大門  
舊業微如縷賴有吾兒其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  
何曾負短檠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

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忍窮詩云尙餘書兩屋手校付吾  
兒卽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  
刻者所能曉放翁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窗分夜課雪迷長  
鏡共朝飢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  
飢讀書到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  
諸稚云義理開諸孫閑閱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尙冀得一箇  
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  
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遊歸喜遂初  
久閒棋格長多病釣徒疏漬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  
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  
癸巳存稿

卷四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菜

師道正義

學記云安其學親其師又云禁於未發當其可不陵節而施  
相觀而善又云教者長善而救其失又云嚴師爲難荀子致  
士云師術有四尊嚴而憚者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  
而論弟子通利則思師呂氏春秋誣徒云反諸人情則得所  
以勸學矣又云反已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  
之於已若此則師徒同體又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以譙詢



遇之譙詢遇之則亦譙詢報人又况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此皆太古所傳師道學記有言夏楚收威者乃官法虞書扑作教刑在典刑中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皆官也易言發蒙擊蒙者民及寇之蒙昧者也教者則包蒙弟子則童蒙聖人言子克家吉剛柔接不言刑也其不率教當罰者亦師道所不能廢後漢書劉祐傳注引謝承書云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云太守第五倫署夷吾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之禮時或嬉戲不肯讀書便白偷行罰遂成其業是業師不自行罰亦古師道貴重之證楓窗小牘言宋仁宗時開封民

癸巳存稿

卷四

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為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即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嚴敬也言敬師為難師可敬則道尊非謂暴酷舜告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子言君子之強寬柔以教顏淵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聖人之教其道尊而不嚴酷趙策武靈王謂周紹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其言可謂至矣今富樂者多輕師貧薄者敬師而師反無良禮云教然後知困荀子宥坐孔子云今學

癸巳存稿 卷四

會未如脫贅則具然欲為人師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已則不知何以教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出舍就傅竭財盡禮師導以醉焉穀梁傳云心志不通師之罪也法言學行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模不範為不少矣蓋師宜學行兼之韓非子八說云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不隨師則陷於刑法言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擇師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白虎通云雖有自然之性然必立師傅焉太平御覽載桓譚新論云諺云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是人師經師兼也童蒙之師字嚴於音文嚴於義程課有常威可畏儀可象是謂之嚴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諡法温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

癸巳存稿

卷四

壬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日師清波雜志云或謂童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為主豈宜闕略是典蒙亦兼人師經師也釋道亦必有師其名分恩義不同者文學師取給於弟子釋道工匠弟子仰教養於師此於禮法必不當混而同之者抱朴子云道教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故非師不成又云決須好師師不足事亦不能成鳩摩羅什譯持世經云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為師曇謨蘭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天下生子養者父母成者師也而八師經云佛自然神曜得道蓋釋迦文佛自染壞色紅衣與第六佛及諸外道師俱異故所從問法者不以師事之

六七三



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隱無犯國語樂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為宗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穀取魚鼈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與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慎辭令疾趨踰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為然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瞽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瑀師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

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

授譜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為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寶隔閭評言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為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洧舊聞云屯留王誥應舉夢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祿位年五十餘又應舉夢前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臨之也為師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蓋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志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為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瓊牖閒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餽遺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斂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饌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門客正義

晁氏客話云王荆公教元澤讀書求門賓須博學善士老學



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曹冠教其孫讀書曰門客避暑錄  
話亦有門客語夢梁錄聞人一條云訓導童蒙子弟者謂之  
館客筆記又云人多就聞人德茂求館客德茂自言作門客  
牙教讀人宋時所以謂之門賓門客館客者其義蓋古古者  
家有塾塾門側屋也人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即在門塾鄭注檀弓有若夏屋云夏屋今之門廡詩權輿夏  
屋箋云大具食我不用門廡訓者詩序無為師意師居門廡  
也官學亦然明堂之門堂曰塾牆曰序堂門道曰闈有門闈  
師保之學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太學者中學明  
堂之位也大戴禮保傅篇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影叢書  
靈石楊氏采

學太學皆在門側此官師弟子之地也其自設教者曲禮云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漢書孫寶傳云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辟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備寶自劾去曰君男欲  
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訓後漢書郭憲傳云王莽召王仲子憲  
謂仲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包咸傳云太守黃讜署咸  
戶曹史召入授其子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  
師之是古師自立門戶而學徒從之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正  
月詔今制王公卿士子息皆詣太學不聽師立學校違者師  
身死生人門誅蓋師不立門戶自此始而明史薛瑄傳云泰  
州周惠成蘭州恭順侯吳瑾聘為子師惠曰召役則可若以

癸巳存稿 卷四

為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始納贄焉蓋來學則學  
徒為門人往教則師為門客以學在門也呂氏春秋勸學篇  
云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  
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  
蓋古者道術書卷皆有傳授惟君學官當往教此外無為他  
人門客者曲禮呂氏春秋皆譏往教蓋未為太學國學博士  
為師者計而但以詆私家門客門客又難得佳者顏氏家訓  
勉學篇云音詞鄙陋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  
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北齊書元文遙傳云文遙子師盧  
思道文遙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而白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影叢書  
靈石楊氏采

擲劇飲甚得師風唐書李忠臣傳云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  
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為天  
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松窗雜錄  
云張燕公家教授書生通於侍兒捨得姦狀將窮獄于京兆  
山房隨筆云張倅家繡養娘遞羅靶子與館人劉啟之倅責  
劉即日遣出劉作詩自明墨客揮犀云有舉人因許懷德乳  
母求為館客曳襦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隱居通議云南  
豐劉氏前街汪姓因田事建醮館客撰青詞有日芒芒九土  
盡入吾疆館客慌忽見一將吏問之曰九土是何等語揭其  
面目自是頭不正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云太子八歲召

六七五



毗奢婆密多羅為師太子將升學堂毗奢婆密多羅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即使其身忽從座起屈身頂禮於太子足禮拜起已四面顧視生大羞慚據齊僧佑釋迦譜此師為跋陀羅尼漢言選友也明馬愉馬氏日鈔云京師姚生為門達館客自刻私印曰錦衣西席此皆門客之不自重者門客又居險地魏志袁渙傳注引魏書云穀熟長呂岐署朱淵為師友祭酒不受署岐杖殺之渙為梁相教曰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所論者邑長且殺師則王侯之師可知漢書言楚王戊為太子時不好學疾其傅申公戊立為王乃胥靡申公廣川王去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某

年十三四時師數諫正稍長則逐其師後又殺其父子晉書杜錫傳云愍懷太子暨針著錫所常坐禮中北齊書范陽王紹義傳云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蓋富貴所行如此其他強悍者還冤記云晉時孔傲使二子師孔基二子兇很趨尚不同基屢言之於傲二子殺基周書宇文護傳云母閭在齊與護書曰吾共汝在受陽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急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宋史馬仁瑀傳云十歲時就鄉校輒逃歸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答之仁瑀怒夜潛往放火燒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又為師儒之官者舊唐書良吏傳云陽嶠為祭酒薦尹知章范行

恭趙元默等為學官時學徒廢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筆學生相率乘夜于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官師嚴則被毆私家博士多至喪命又或主人暴肆雲溪友議云杜琮為節度使宏詞李宣古陪琮諸子視席宣古多侮慢琮使臥於泥中欲辱以槓楚夷堅志云觀察使張淵家居時杖館客馮元起逼令飲糞避暑錄話云章子厚嘗延一大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亦可危矣古之命師又有異者呂氏春秋壅塞篇云齊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某

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魏書穆壽傳云壽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又或學徒自能抵距其師北齊書彭城王浹傳云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未工曰今後宜更用心浹時八歲正色荅曰人論才具何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盧景裕傳云高歡獲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即浹兄弟也其誕謾如此而待門客之禮古又最簡南史謝靈運傳云時何長瑜在方明處教惠連讀書靈運謂方



明日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魏書宗室欽傳云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高僧高僧滑稽荅曰凡人七日絕粒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遁逃去食就信寔有所闕欽乃大慙五代唐家人傳云秦王從榮傳從容規諷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而竟日不召亦不得食趙善璠自警編儉約云汝州趙守請李若谷為門客而守尤敬韓億韓至則食設肉李戲簡韓云久思肉味請君顧訪也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滁州一先生以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訟於句當鎮事王向宋史洪皓傳云金陳王悟室使皓教其八子二年

癸巳存稿

卷四

天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彙

歸田錄則云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偶不御袍帶至今入謝俟上入內解袍帶後出見之以為定制教授例與學士諸臣別亦奇例也至宋人則以門客為下品孫公談圃云藝祖少從陳學究為學學究時時開諭使容人後從趙學究及踐位而陳居太宗南衙藝祖怒太宗遣之開門館于陳村驛舍而死蓋自上行下效如此門客又自古多無良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云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讀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胄封以奏武成乃斬百年大唐新語云崔宜家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宜家服役通于告宜者宜家自擒之金史完顏匡傳云章宗年十餘歲顯宗曰典教幼學須用淳謹者

癸巳存稿

卷四

无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彙



急變言如松私與倭和上命訊之無其事乃立柳龍光死儒風掃地盡矣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化鎮總兵許國柱奏二十三日卯刻城門不開緣口北道年裕署中教書之人乘夜逃走徧城尋覓無蹤迹分付今日城門不可早開四年十月十二日

上諭八旗云若果讀書之人何不出仕乃在各處教書為業使所學果優亦必不能掩也且現在教書之人俱係毫無所能希圖餬口之輩必有借此營謀射利而妄為者爾等甚宜留心將伊遠之諸事防閑勿為所欺八年正月十三日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時嫉俗之意每多幸災樂禍之言而又偽為剛方正直之概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遂誤以為端人正士而尊信之而暗中受其迷惑者多矣嘉慶十四年六月有戶部郎中劉洋家馬先生訐告主人案刑部訊明定罪枷號刑部大門前一月門客之事如此儒生議論不能一也要之當使自好者心知其意故就經生所未通獮祭類林所未詳者為之正義

先生釋義

釋名言古者稱師曰先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將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先生欲作先生

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詩外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道術之人冥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賈子新書先醒云世主恇恇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譬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為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生為醒生也師稱先生見於書者若弟子職又大戴禮五帝德云汝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列子黃帝篇云神巫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稱墨子先生孟子弟子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是也先生亦為有齒曾者孟子謂宋牼曰先生之志則大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矣趙岐注云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齊策孟嘗君云三先生高誘注云先生長者先已以生者也曲禮先生鄭康成注云老人教學者急就章先生顏師古注云先生謂老成之人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荀子臣道篇云者艾而信可以為師法行篇云孔子曰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然則教誨老者之業故曰先生孔子先覺早歲弟子益進則屈原橘頌云年歲雖少可師長古人以先醒說先生也師之師曰老師史記云荀卿最為老師如仙徒稱郝鑿為老先生是也同為師儒則年長者為老先生漢書賈誼傳云諸老先生對誼年少言之或又推







檻皆衣素注云柱屋柱檻軒前闌板丁儀妻寡婦賦云刷朱闕以白堊易元幘以素幘是純用素也宋書明帝紀云帝諱不祥宜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江謚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周盤龍傳云成買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聖世子則門施丹赭胡僧佑傳云僧佑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今則懸布黏紙及席門席棚禮終則去之

收養親戚

宋袁采世範收養親戚富慮後患一條云姑姨姊妹年老子孫不肖者不可不收養恐身故之後不肖子孫妄稱其人因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飢寒而死或稱有遺下囊篋之物須於生前令白之於眾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此必有所監而云然然家庭之事豈能盡以理處者靜齋至正雜記直筆四卷署元闕里外史行素居士著蓋深陽孔齊作專以示子孫所言家難由婦人愚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縱女女亦偏縱其女母敗其家女又敗其夫家養女終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嫁非嫁似贅非贅又分田少竊公堂資離間骨肉反詡其功家人終日皇皇神不歆其祀其事豈待其子孫不肖者始有他患也又言婦女不可出遊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湖術士說客不可使入門皆痛心疾首

之言又論書籍云近事禍福利病可為誠者以訓子弟勝於說古事亦通言也其言女擾母家顏氏家訓云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怨生虐婦則姊妹讒行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諺曰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夫婦皆人女女必為人婦久之即為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為可歎也

君前臣名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當通其意君前臣名者子在君前亦當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陳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談故抑父以尊君也左傳成十六年欒書將中軍其子欒鍼為公右公陷於

癸巳存稿

卷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渾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侃侃而談可謂喪心病狂書為逆臣固當有此逆子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辭於周行人曰昔陪臣書輸力王室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盈述書勞乞憐常態仇直無私定其父之罪而曰厲也厲也則倫常之醜至樂氏而極矣又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宴之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豈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耦無故名督而暴其惡亦天地閒戾氣所鍾晉父以求媚於君仁明之主所不受也



夢感

墨莊漫錄云東坡先生知揚州夢在山林間猛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吾本欲杖汝脊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退此知州聰明過人處元史釋老傳云張留孫留待闕下昭睿聖順皇后得疾召留孫祈禱既而後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即所祀漢祖天師畫像其事亦見道教碑由禱得之非如揚州道士橫相干也超勇公海蘭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困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牆外見倚牆有小閣登之有老喇嘛脚

癸巳存稿

卷四

美

連筠叢書  
靈石楊氏采

門地

溫體仁事也

癸巳存稿

卷四

漢書陳涉傳云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淮南子地形訓云聖人生庶人論衡云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此言人貴自立也韓非子亡微篇云種類不壽亦氣類所感左傳云部婁無松柏唐書來濟傳云護兒兒作相世男兒作匠將相豈有種哉蓋輕薄之詞左傳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言世德也晉書王沈傳釋時論云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北齊邢劭太尉韓公墓誌云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言門蔭子弟也史記孟嘗君列傳云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田叔列傳云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三國志曹植傳北史李彪傳俱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癸巳存稿

卷四

毛

連筠叢書  
靈石楊氏采

朝奉

徽州人稱朝奉讀書人多笑之按宋史職官志九云朝奉郎員外則朝奉即員外階夷堅志稱富人為員外言賜爵不在正員古有賜復有賜爵朝奉者賜爵階也如琉球築登之親雲上從七品築登之正九品築登之座從九品其民人相稱為某地築登之座亦古員外意徽州多唐宋舊族古言未改朝奉孺人非外間所知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



詩是宋時語證

俗稱

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史記季布傳云季心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枚乘七發云遠方交遊兄弟後漢書趙壹傳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魏斌洪傳云洪見紹呼張陳留為兄袁紹呼張

則府君亦宜為弟謂張超呂布傳注英雄記云布名備為弟

又引九州春秋云諸將共飲食作弟兄公孫淵傳注漢晉春

秋云權謂淵使曰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

為弟憂之蜀志關侯傳注引蜀記云徐晃下馬宣令曰得關

雲長頭者賞金千金雲長驚謂晃曰大兄是何言也晃曰此

癸巳存稿 卷四 連筠翁叢書 靈石楊氏采

國之事耳呂蒙謂魯肅曰大兄何見事之晚乎又馬騰韓遂

結異姓兄弟晉書載記涼張祚與張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為

異姓兄弟北史元文遙傳云文遙謂子師盧思道曰小兒比

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朝野僉載云來俊臣謂周興曰有

丙狀勘老兄韓愈詩云雲夫老兄有狂氣王季友詩云于公

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為生經云向獵師索鹿肉曰惟

兄施肉令弟得食報以偈曰此人為善哉謂我以為兄其詞

如支體便持一膊與白居易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又云攜

將小蠻去報得老劉來又云時時訪老陳

稱名

婦人謂嫁曰歸趙策云太后嫁女於燕祝其毋返故古人謂

之歸善頌善禱之義也以母家言之則曰出嫁故以其所生

者為外爾雅釋親云母之兄弟為舅又云謂我舅者我謂之

甥姊妹之子當曰外甥也釋親又云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

則經師纂集不足為據左傳陳我周之自出國語姬氏出自

天龍謂姜氏女出自自出以母姓言之非甥名也釋親又云妻之

兄弟姊妹之夫二人相謂俱曰甥如此又當相謂為舅耶劉

熙釋名云妻之昆弟曰外甥承謬飾非矣今稱曰舅母之兄

弟曰舅舅世宗憲皇帝上諭言舅舅隆科多亦曰舅父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妻之姊

妹曰姨詩邢侯之姨左傳蔡侯謂息夫人曰吾姨也母之姊妹曰姨母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癸巳存稿 卷四 連筠翁叢書 靈石楊氏采

索舅與姨者夫荅妻之稱婦稱夫之兄弟姊妹曰伯叔曰姑

故荅之一曰夫婦之間降就子稱穀梁春秋齊陳乞難言其

妻則曰常之母婦人亦多言兒父也

女人稱謂貴重

房山石經山雲居寺有遼清寧四年鐫經記碑稱刺史子婦

司徒娘子耶律氏女小娘子三寶奴京城憫忠寺遼石函字

有云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葢娘子以稱內主其閨女則稱

小娘子也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為貴妃第三娘子蕭

氏為昭容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至泉

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曰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



者娘子回程蓋初譯時以娘子為一家尊稱六朝唐人相沿  
遼金元皆承用之或笑其俚不知其託意至高也宋曾慥高  
齋漫錄云王安石在金陵貽老姥病疴藥老姥酬以麻線一  
縷曰相公好將歸人事相婆也安石好受之婆因公生義如  
言周公周姥又公婆公姥對娘子耶君對乾州唐乾陵有石  
刻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郎君是奴稱主知娘子亦奴  
稱主也

姬姨

姬者美女之稱漢書文帝紀注師古說取通蓋自周時人皆  
以王姬為貴女子美者稱姬猶男子賢者稱君子矣君子之  
癸巳存稿 卷四 罕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采  
義家語云是成其親為君禮則云君子之子或王肅及見佳  
本未可非也君子不必是君之子姬何必定姬姓乎如淳曰  
姬音怡蓋古音或曰今姨娘是姬娘此卻不然母之姊妹曰  
從母今日姨貴妾呼姨若以為主母之姊妹也者即古之姊  
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其意美矣

大人

燕策云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賈子新書云胡大人難親也若  
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加之惠大人對嬰兒之稱也召誥云  
有王雖小植弓云公輸若方小小對大之稱潛夫論考績云  
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情大學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隔閭評云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

出夫

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按娶妻故有出婦贅壻則  
有出夫太公汲人避紂於東海為贅壻又被出耳古人稱名  
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即寡與獨亦兼男女惟女不稱  
鰥嫌夜思人道也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注云偏喪曰  
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詁正義云偏  
喪之寡婦則望文為訓後漢書劉翊傳云鰥獨則助營妻娶  
注云無夫曰獨按此傳文獨當屬男管子云所謂合獨者凡  
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  
癸巳存稿 卷四 罕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采  
合之予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則獨  
亦兼男女矣

孀母

孀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恩倖傳云陸令萱鞠養後主  
後主謂之阿孀阿孀之稱又為尊矣非乳母之名也釋藏賴  
字函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孀母宋敏求唐大詔令二十五有  
贈孀婆元氏潁川郡太夫人制

諱法舊事

諱自周有之南朝有觸者必流涕而起唐律名例三疏議云  
假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名卿不得任卿職選司惟責三



代官名不得犯名冒榮若犯高祖名者非職制中疏議云父祖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名軍不得作將軍名卿不得居卿任蓋家諱惟責本身非通行於人唐語林云唐人諱及偏旁李衛公諱吉不受周衡諱衡詰以賈山家不言出謝石家不立碑又連載一條衛公語王起云姚頡不可在去流內則不受周諱非為偏旁周說誣矣五代史唐明宗紀云天成三年二月癸未貶工部尚書盧文紀時除于鄴為工部郎中文紀家諱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而中書未議改文紀自請連假鄴就位差延州文紀言候鄴還終請換曹鄴自經死故文紀貶亦偏旁事也宋王

癸巳存稿

卷四

望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林燕翼貽謀錄云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其官稱犯高曾祖父諱者不得冒居而張端義貴耳集云趙文仲在楚州有趙倡新至文仲問其何來荅言因求一碗飯方到此文仲怒其及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蓋趙方兒趙范也趙家聞家諱必哭蓋是作偽金史白華傳云字述魯久住入宋諱趙范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易其姓曰花其惡豈足倡乎惟顏氏家訓記一條云揚都一士人諱審而沈氏人不書姓又有諱友諱同諱清諱和一座百犯子姓辛苦無聊蕭管傳宗如周有一條云有人訴事於如周疑為汝州官稱為汝州如周怒

曰爾敢呼我名其人曰祗言官作汝州不知官名如周早知官名如周則不敢喚作汝州南史記一事云王攸子亮為晉陵太守晉陵令沈曠之犯亮諱亮啟代之曠之造坐言曰未知明府諱若攸若無骸尊旁大猷若大旁無骸尊猶若有心愆若無心攸乞告示亮下牀跳走周密齊東野語記一事云宣和中徐申知常州一邑宰言前有三狀申府未報申怒責之邑宰曰今申府不報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報方休言畢長揖退此可舒憤懣者也

癸巳存稿

卷四

望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